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柒輯・拾肆册目錄

續指月録二十卷首一卷附尊宿集一卷 〔清〕聶先輯 一
閒書六卷 〔清〕程作舟撰 二八一
菜堂節録十卷 〔清〕徐時作撰 四八九
續樸麗子二卷 〔清〕馬時芳撰 孫道恕注 六九七

〔清〕聶先輯

續指月錄二十卷首一卷附尊宿集一卷

清光緒十二年金陵刻經處刻本

序

天下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有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可以言傳者。理之顯焉者也。人得而指焉者也。其不可以言傳者。理之微焉者也。人莫得而指焉者也。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理至顯至微。若近而遠。若淺而深。將指以爲有。不知於何而見以爲有。將指以爲無。不知於何而見以爲無。嗟乎。難言之矣。余少涉獵經史。竊慨夫聖賢之言。洋洋灑灑。炳炳麟麟。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何人不可見。亦何人不可指也。至其微言妙義。心解神會。則多在語言文

字之外。嗟乎。是又烏可得而指耶。至於竺氏之言。余固未嘗涉其津涘。顧安所識其隻言片句。遂足以照耀今古哉。苟舍吾儒精實之理。而浸淫於彼虛無寂滅之宗。是猶舍康莊。而騁足於羊腸九折之坂也。不已僻乎。吳門聶子樂讀者。研窮經史。復沈酣於宗門家言。繼瞿公幻寄指月錄。緝宋南渡後上下五百餘年宗乘微言。鉤索源流。詳核世派。彙爲一書。名續指月。噫嘻。聶子之志可爲勤矣。七八年前聶子郵是編示予曰。佛祖慧命。不絕如綫。二派五宗法輪所寄。願吾子爲我了此弘願。余初不暇省。然竊笑所好之僻而志之勤也。去春來邗。吳菌次先生介而造余曰。吾得夢徵。此書必待子而成。得毋非夙因乎。余矍然起曰。有是哉。子之好誠僻矣。余何敢辭。復有鍾山劉覺岸先生。秦郵孫孝則先生。參互考訂。於是廣募檀施鳩工庀梓。亟爲刊布。第吾聞竺氏之學。以一絲不掛爲上乘。萬慮皆空爲絕德。不立文字。不下注脚。如指月之後。話月聽月。皆以月爲喻。嗟乎。其可以言傳耶。其不可以言傳耶。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耶。余皆不可得而指也。後之覽者。倘卽以余之所以笑聶子者還以笑余也。抑又何辭。

康熙十九年正月上元日古歙弟江湘拜題於廣陵之文選樓

續指月錄序

魏公子無忌矯竊兵符。椎殺晉鄙。奪其兵救趙。李光弼爲大將。御史崔眾犯軍法。勒兵欲斬之。適中丞之命至。光弼曰。爲御史則斬御史。爲中丞則斬中丞。竟斬之。而後以聞。有如此膽力。方可以辨綱宗之絕續也。韓信在漢爲治粟都尉。道亡。蕭何追之。言之漢王。拜爲大將。一軍皆驚。韓琦駐延安。有刺客入帳行刺。琦起坐問曰。誰遣汝來。攜吾首去。有如此識度。方可定綱宗之品位也。苻堅率兵百萬。次於淮肥。謝玄入請。謝安了無懼容。曰。

已別有旨。及玄破堅安亦無喜色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澶淵之役寇準勸眞宗渡河眞宗使人覘準何爲方閉門縱僮僕飲博歌呼契丹懼而請盟有如此襟器方可分綱宗之語句也嗚呼豈不難哉近世魔外盛行宗風衰落盲棒瞎喝予聖自雄究其所學下者目不識丁高者不過攜指月錄一部而已以此誑人實以自誑以此欺人實以自欺惟誑與欺不可以爲人而可以學道乎不可以學道而可以踞法王座秉金剛劍稱西來之嫡子提如來之正印乎故吾嘗以謂習儒者不讀四庫七略之書不覩經史典籍之大全止以通鑑集要史斷史

鈔爲博古遂自命曰通儒猶之習禪者不讀一大藏契經不覩經論撰述之大全止以指月錄一部爲談柄遂自命曰善知識皆自誑自欺者也故使從上綱宗源遠流長如水歸壑者固瞿子之功使盲棒瞎喝一知半解如螢竊火者亦瞿子之過也或者曰然則聶子之續是錄也功乎過乎余應之曰若聶子則有功而無過者也何以言之前錄迄南宋隆興而止隆興以後三十八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茫然無所知也若無續錄以續佛慧命則絕續不辨品位不定語句不分習禪之人如瞽無相安能如猓國狼䐉闇中嗅金哉故曰聶子

有功而無過且聶子竭三十年血力手胼足胝而爲此書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范金鑄鼎而禦魑魅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如波斯識寶無有漏失本隱以之顯事半而功倍吾故曰聶子有功而無過也或又曰聶子儒者也而强與宗門之事豈得爲無過歟余應之曰是則聶子之過也夫聶子固儒者也乃不辭呵斥不顧詬厲犯衆怒嬰大難手胼足胝而爲此書譬程嬰公孫杵臼之立孤南嶽雲雷萬春之捍賊但欲使隆興以後三十八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瞭然明白即遭明眼之呵斥諸方之詬厲亦怡然受之矣況瞿子亦以爲叔夜

之鍛遙集之屐婆娑跌宕於鑪鞲火蠟之間而自喻其僻聶子亦猶是耳使是錄也廣布叢林流行法界不識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嗚呼豈不難哉廣霞居士莆陽余懷撰於吳門之研山草堂

募刻續指月錄弁語

松陽老人東吳哲。斑毫譜出禪家牒、一花五葉自分明、如月得指指見月。近今復有三耳生。賦詩銘物多能聲。續成此錄在患難、猿檻雞籠渾不驚、我於禪宗兩不曉、展讀是書嘗了了。百川同自岷江來、泰華還借兒孫繞、側聞曹濟分兩宗、東西聚議還相攻、那知今人有頓漸、總在拈花一笑中。爰以此編告同志。大法流傳卅(音馺)八世。蜜分眾口不殊甘、穗結千畦均有利、願君同發歡喜心。琬琰鐫成益其深、不然請從闇中覩光生、筆畫皆黃金。

如是居士吳綺園次氏拜書

世間無上法。以佛爲總持。四十九年中、所在建道場。垂衍祕密諦。不獨顯文字、逮於東土祖。一葦渡海水。燈花燦五葉。分照諸方所。心心妙相印。歷劫無遺漏。公案千八百。彈指悉眞義。有不見月者。虞山揭其旨。繼席正偏知。瀰淪四天下。迄今卅七世。孰爲輯其成。吳門聶居士。親承大法寶。以我性慧根、應現光明藏。證明藉尊宿。偏參具眼人。考究不厭詳。鏤刻不厭工。功用詎易集、廣及眾信善。善哉轉輪王。匪伊異人任。六種成就益。允賚大檀越。布地須黃金。雨花徵妙相。我實聞此語、天龍應聲諾。普願諸大德。同發歡喜心。

靈巖學人范國祿汝受拜撰

緣起

古人著一書、動關千古事。雖復歷艱虞、願力依然摯。所以成不朽。述作垂千禩。今人能法古。乃可云無媿。禪源列五宗、緜亘歷年紀。宗宗傳不窮。紛紛各樹幟。譬之曾玄孫、競言祖禰是、誰爲溯源流、俾勿相爭惎。吾鄉瞿先生、指月標世次。以彼居士心。作爲平等視。傳紀如列眉。衣拂明次第。西來祖庭燈、庶幾勿墜地。宋元以後禪。續本罔與繼、懸阻痛中斷、聶子發長噫。

慨然續茲錄。旁搜奮勞勩。敘述闡微言、提唱宏宗旨。丁巳王正旦、纂集伊維始、揮毫龍象臨、振筆獅猊萃。閱夏復經秋、刪輯罔知瘁。前追隆杲禪。三十八代止。窮流并溯源。參訂靡有遺。靈巖昔曾言。茲書有緣起。前編雙目生。(謂瞿幻寄)後編三耳子。(謂聶樂讀)耳目詮禪源、人天共歡喜。豈期書未成。罡風生怖悖。聶子謂無傷。夙殃罔與致、能以智慧力。含忍且謹毖。倉惶力疾書。亟求遂初志。嚙雪復呵冰。哀稽忘寢食、圜中放光明。花雨繽紛墜。事釋寧廣陵、觀濤恣遊戲。流通賴明公。散金闡祕義、如以薪傳火。如以燈傳燧。火窮薪不窮。燈

傳燈傳矣。如以指見月，見月不見指，於指能得月，見月卽見指。我本塵鞅人，望道猶未至。大哉聶子書，研精復覃思。千秋有定評，茲因庶無昧。

虞山海印學人陳見龍拜題

孫孝則先生書問

昨於西關佇覓僊舟，竟不可得，悵然久之。正擬來朝發廣陵棹，奉晤台從於旌忠，乃接翰教，欣然信未我遠也。卽戒輿人造請大敎，盛使又謂曷晜他適，不獲相見，不得不卻。讀示編，知老道翁爲佛祖慧命，不惜眉毛，艮可讚歎。敢以管見上佐高明者：近日衲子家頗多徧見牙齒，又復尖利，吾輩必應使之帖然俛首，乃圖天下太平。如洞山近裔掀飜世派，其持論未嘗不堅，而濟上家各抱不平，多有向弟嘵嘵者，惟以蒼天蒼天一語答之。竊見大編詳於世裔，政可上接傳燈，而編名指月，顧名思義，指月重在法要，不在源流。倘以世裔爲主，則須鑿然闢之，方塞其口，否則貧之談柄，道我輩於指月二字顢頇了也。若據法要，其間詳略異同，首正尾正，止須竿頭商酌矣。及此棗梨初試，或仍傳燈之名，可乎？惟高明喝正之。弟雖同諸方草草往來，初無所見，若謂腳根隨人，久無此心。或以點綴行墨，斷不敢落在誰家。蔣虎老不知於諸方亦有所向否，惟與弟晨夕間語，略見梗概。容書出另請法誨可也。文選樓艮晤不遠，不盡欲言。弟宗彝頓首

近閱浙中諸刻，掀飜世次，自相互異，識者悲之。孝則先生乃當代法門尊宿，來書諄諄以傳燈世次爲重，甚合樂讀著錄苦心。文字禪永爲法護，諒佛祖龍天必同聲讚助云。　濟陽江湘識

續指月錄凡例二十則

虞山瞿幻寄先生指月錄一書。先是嚴天池先生。水月齋初刻。爲禪林祕寶。海內盛行。板經數易。後如破山禪師。翻刻東塔禪堂。具德禪師。兩鐫天寧靈隱。甚至斗大茅庵。亦皆供奉。腰包衲子。無不肩攜。儒者談禪之書。未有盛於此本者也。但前錄自七佛起。至六祖以下。凡十六世而止。宋孝宗隆興年後。隆杲諸老以下無傳焉。茲刻以隆興二年爲始。自十七世續起。迄今康熙十八年。三十八世而止。上下五百年。續佛慧命。靡敢或遺。惟現坐道場。無語錄傳紀塔銘者。不錄。

瞿錄所載。惟十六世。限以軸終。不無遺漏。茲刻不欲輕遺一師。故於十六世。凡大藏現有機緣一句一義可傳者。另成前錄補遺一卷。

瞿錄有應化聖賢未詳法嗣等卷。茲刻自南宋以後歷代祖師。凡有未表師承者。另列尊宿一卷。諸山召對機緣。另編奏對一卷。（現存原本無此卷候覓得補刊）

古德祇有語句見之舊本。並無悟道入室機緣。及姓氏生里者。祇載語句。不及備陳。

茲錄如二十世。玉溪玄通禪師。二十一世。慶壽教亨

禪師。箬庵續燈存稿。俱載之。未詳法嗣。覺浪傳燈正宗。載通爲洞宗普炤辯嗣。載亨爲普炤寶嗣。覺公以洞上子孫。師承必有所本。當從傳燈正宗爲是。餘可類推。

按傳燈正宗五十五卷。萬年貢嗣三人。有瑞巖景蒙。無天童從瑾。續燈存稿萬年貢嗣。亦止三人。有天童從瑾。無瑞巖景蒙。茲刻從正宗補蒙。從續燈補瑾。其餘嗣派。彙考諸刻。例此增補。難以枚舉。

按續燈未詳法嗣卷內。所載仙翁可觀禪師。於仙林雪庭禪師之後。查雪庭乃明英宗時人。可觀蓋宋高宗時人也。相隔二百餘年。不宜次敘若此。謹爲改正。

傳燈舊本。列大慧杲居虎丘隆先。續傳燈則虎丘隆居大慧杲先。遠公續略。則置洞宗諸祖於卷首。近如箬庵問費隱容。覺浪盛白巖符。遠門柱所刻諸錄。各高等身。互陳青原南嶽前後伯仲之說。所謂各爲一家言。以自尊其祖也。茲錄原承瞿先生以儒論禪。便於觀覽。並無人我。有滋法弊。讀者諒之。

五宗至宋季以後。海內止存臨濟曹洞兩宗。而濟宗法裔爲盛。故錄中行布次第。臨濟先於曹洞。率由

其舊以便海內學者之觀覽無異云

濟宗世次悉從南澗續燈南嶽單傳諸書洞宗世次悉遵洞宗續燈洞宗世譜傳燈正宗諸書各有所自並無冒濫

西蜀有大慧杲一支自鼓山永淨慈明以後其法嗣燈燈相續漢月藏公聞之曾通書問且近代有吹萬鐵壁巴掌耳庵諸公語錄現入嘉興藏中流通所謂承當有人繼絕爲重極深瞻仰愧未獲觀全錄另俟後賢詳爲補入

信史有闕疑之例傳燈有並載之條蓋以續佛慧命

重在師承萬難以臆見刪削也瞿錄並載兩天皇悟因符碑丘碑各承宗派遂爲千秋疑案紛端久矣茲錄有兩海舟慈而昭然不疑者有說焉兩慈皆濟宗之人有一家言可按也一爲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永慈一爲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普慈則有天童悟爲之立傳花城沈貫爲之作拈頌序現在也永慈則有南澗問之續燈存稿靈巖之南嶽單傳錄現在也惟續燈萬峰嗣下削去海舟慈之沈貫問答一則另詳註於二十八世普慈章之後

三峰初傳如橫山成海門棻顯寧垣華嚴鴻祥符銛安隱忍高峰聖皆不輕記人而同門爲之記再傳如能仁光興化宗德山賦亦不輕記人而本師爲之記又如穹窿範瑞光雲燮雲璣西林玄蘢皆爲三峰許可究不嗣三峰而嗣其子此等高風古今指不勝屈其間恐多未詳姑遵各有刻本可憑者然後載入

是書專在流通宗眼以機緣爲重姓名出處聊備查考

諸師之名系於號號系於寺院庵額額系於郡邑以便查考此傳燈之定式也如宋之平江即今之蘇州宋之臨安即今之杭州宋之慶元即今之寧波茲錄惟祖庭之名不易而郡邑隨時以系之如慶元天童寧波天童臨安靈隱杭州靈隱之類不可枚舉

錄中惟稱禪師者爲多其稱國師和尚法師西堂藏主庵主上座首座大士居士道人之類皆各承其舊並無臆見惟姚少師係徑山及法嗣出世普慶遷天龍唱道甚久且其得官後勵道益堅仍從嗣

法稱少師斯道行禪師云。

續燈不列章次者。亟爲補之。如徑山範下斷橋倫一支至二十七世。月溪澄失載機緣。幾至源流無考之類。

嚴天池水月齋原刻瞿本。每葉用十一行二十一字。海內翻本。無不宗之。惟揚之天寧杭之靈隱二刻。俱有句讀小圈。讀之甚便。且每葉板心註每師名號三小字。更便查閱。茲刻遵之。

是錄也。海內名公尊宿共加參訂。其三十四世以前。凡有未經箬庵費隱覺浪白巖遠門所曾輯錄者。

一字不敢纂入。其三十五世以下。因諸老未有成書。逐一商酌。凡有未經刊行語錄傳記塔銘無可憑據者。一字不敢纂入。足稱考核精詳源流有自。誠禪林之拱璧。法門之至寶也。

是錄起於丁巳春王。成於戊午長夏。鳩工始於嘉興楞嚴寺之藏經坊。終於維揚建隆寺之印經寮。繕稿於張劍園居士之般若閣。

聶先樂讀識

虎丘徑山二祖長少倫敘考

五燈會元載昭覺勤祖法嗣。徑山杲居首。而虎丘隆次之。蓋會元輯於大川濟公。係妙喜四世孫。推尊其祖。宜乎列徑山於虎丘之前也。但嚴統諸書。亦仍會元之舊文。先徑山而次虎丘。則不得不引虎丘塔碑及大慧年譜詳考二祖之年臘。著爲說以辯正其倫敘焉。按塔碑隆祖遷化於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則隆祖之示生。在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也。九歲去家。則元豐八年乙丑也。又六歲受具。則哲宗元祐六年辛未也。又五歲而行

腳四方。首參長蘆淨照。次參湛堂。次參死心。最後從圜悟於夾山。當機契悟。參隨二十年。歸和州省親。四眾請開堂於城西開聖寺。以建炎之亂南渡宣城。郡守李尙書光延居彰教四年。而遷虎丘。又三年而示寂。則住虎丘當在紹興四年甲寅。住彰教當在建炎四年庚戌。而出世開聖。則在建炎二三年間也。會元諸書。皆載圜悟於建炎初遷金山。二年正月奉詔入對揚州。賜號圜悟禪師。今隆祖語錄第一會住開聖開堂日拈香酬法乳稱現住金山佛果圜悟禪師。是則正在佛果住金山入對賜號之時也。其參隨圜悟

二十年則當始於徽宗政和之初年也會元載圓悟崇寧中還里省親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復出峽南遊張無盡留居碧巖復徙道林而隆祖塔碑謂趨夾山見圓悟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他書載僧問圓悟如何是夾山境悟答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然則夾山者卽碧巖也參考羣籍定其年甲則隆祖之常隨圓悟自政和而宣和而靖康而建炎前後蓋二十年也此則隆祖之始末合會元諸書所紀以證徐林所撰之塔碑並無纖毫可疑者也按年譜大慧生於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則齒少於隆祖

一十二年也出家於徽宗崇寧三年甲申則後於隆祖之脫白一十九年也請具足戒於崇寧四年乙酉則後於隆祖之得戒一十四年也政和年間依湛堂於寶峰至宣和七年乙巳始參圓悟於天寧則契機圓悟亦在隆祖之後十餘年也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始住海昏雲門庵則正當隆祖住彰教之年爾時隆祖先已出世於開聖也此則悉依大慧門人祖詠宗演所修之年譜其載筆諒無差謬者也考諸塔碑年譜以定二祖之倫敘豈非虎丘爲兄而徑山爲弟乎年譜載大慧於建炎元年丁未省侍圓悟於金山偕

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次虎丘遂館於前資據塔碑隆祖是時已住開聖未住虎丘意者二老皆以省侍圓悟相遇於金山遂同遊吳門館於虎丘耳他書又載應庵華祖先於彰教親依隆祖及隆祖遷住虎丘則華祖爲先馳意者隆祖於建炎中先已受虎丘之請至紹興中始來闡法故華祖爲前驅耳不然以著草鞋住院之華祖豈其居學地時曾爲子夏之先耶會元載應庵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

正脈通其歸重如此年譜載大慧於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頌代書答歸宗華住長老此之謂也會元又載應庵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又載應庵於虎丘忌日拈香有二十年來坐曲彔木之句又載應庵於孝宗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年譜載大慧亦於是年八月十日示寂於徑山明月堂則知應庵弘法二十餘年實與大慧同時行道也諸書列徑山於虎丘之前實爲傳誤久欲正其說以徧告諸方具眼適樂讀居士從邗上歸出其向日圜中所編指月續錄見示開卷便見

虎丘法嗣列在徑山法嗣之前觀其伯仲昭然頓使雁行成序且載筆精妙確有卓見高識為功於傳燈無盡矣敢抒管見以附不朽名之曰少長倫敘考云

康熙己未佛成道日虎丘二十一世法孫虞山檗巖本黃檗談拜書

予閱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係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則知虎丘為圓悟首座也又閱紫柏老人集其序應庵和尚語錄云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悟嫡嗣曰虎丘而虎丘嫡嗣為應庵則知虎丘為圓悟嫡嗣也及閱五燈會元昭覺禪

師法嗣三十餘人首徑山而次虎丘則不能無疑今閱檗公辯正一書其考諸塔銘按諸年譜二祖之得法行化年月次序可謂詳矣其有一事徑山在虎丘之先者乎虎丘為兄徑山為弟斷然無疑也夫兄弟之倫儒釋一理古人雖重嫡而輕庶然庶為兄嫡為弟長幼之序猶不可紊兄嫡本兄乎庶本弟也而可以顛倒其倫次耶五燈會元編於大慧之門人而推崇其祖是誠有之如楚石為大慧五世孫無相錢居士序其語錄云圓悟之後分為二宗一為妙喜一為虎丘是亦先徑山而後虎丘者譌傳日久幾莫能辯檗公得法於木陳老人為虎丘二十一世孫辯正二祖倫次非為推崇其祖實所以較正臨濟之正傳訂定圓悟之宗派公也非私也彤學識淺劣於禪宗未窺一二但宋文憲公為文苑鉅公所作禪林碑版之文甚多若育王約之裕公生塔之碑龍池佛心寧公舍利塔銘詳載原委未有不先虎丘而後徑山者是可信也敬書以弁於指月續錄之首俾僧史之信從有本云長洲念齋繆彤題

續指月錄總目

邗羅延甯學人聶　先樂讀編集

濟陽橙偲居士江　湘郢上參訂

鍾山劉思敬覺岸授稿

珠湖孫宗彝孝則論定

序

弁語

總目

凡例

倫敘考

卷之首

六祖下十六世 瞿錄補遺集

臨濟宗

平江虎丘元淨禪師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

衢州天寧梵思禪師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紹興東山覺禪師　岳州佛炤覺禪師

平江寶華顯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

成都正法建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　祖氏覺庵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已上十三人 昭覺勤嗣　台州瑞巖佛燈禪師 淨因成嗣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　慶元蓬萊卿禪師

隆興泐潭擇明禪師　台州寶藏本禪師

吉州大中清海禪師　漳州淨眾了璨禪師

隆興谷山海禪師 已上七人 李嚴徽嗣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

溫州淨居尼溫禪師 已上二人 龍門遠嗣　潭州大溈善果禪師 開福寧嗣

潼川護聖居靜禪師　簡州南巖勝禪師

嘉州能仁紹悟禪師　彭州土溪言庵主

劍門南修道者 已上五人 大隨靜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 五祖自嗣

饒州薦福擇崇禪師 黃龍達嗣　文定公胡草庵居士 上封秀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鼓山僧洵禪師

福州鼓山祖珍禪師 已上三人 上封才嗣　慶元育王介諶禪師

安吉道場慧琳禪師　安吉道場居慧禪師

臨安顯寧圓智禪師　安吉烏回良範禪師

溫州本寂文觀禪師 已上六人 天寧卓嗣　常德德山慧初禪師 黃龍震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祖庵主嗣　漣水萬壽普信禪師

平江慧日興道禪師　廣德光孝愍禪師 已上三人 勝因靜嗣

福州雪峰慧忠禪師 雪峰需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 天童交嗣

江州圓通守慧禪師　洪州黃龍觀禪師 已上二人 圓通旻嗣

揚州石塔禮禪師 明招慧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 浮山真嗣

湖南報慈淯禪師 祥符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 信相顯嗣

曹洞宗

常州華藏慧祚禪師（淨慈暉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大休玨嗣）

泰州廣福道勤禪師（雪竇宗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雪竇鑒嗣）

雲門宗

密州嵢山寧禪師（雪竇明嗣）　臨安五雲悟禪師（淨慈昌嗣）

臨安中竺元妙禪師（靈隱光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圓覺嵩嗣）

荆門玉泉思達禪師（雪竇海嗣）

卷之一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曇華禪師（虎丘隆嗣）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　福州東禪思嶽禪師

福州西禪守淨禪師　江州東林道顏禪師

慶元育王德光禪師　常州華藏宗演禪師

慶元天童淨全禪師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

溫州枯木祖元禪師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

潭州大潙法寶禪師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慶元育王遵璞禪師

眞州靈巖了性禪師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潭州大潙景暈禪師　臨安靈隱了演禪師

泰州光孝致遠禪師　建康蔣山善直禪師

福州雪峰蘊聞禪師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

臨安靈隱道印禪師　建寧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　溫州淨居尼道禪師

平江資壽尼總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修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已上三十四人大慧杲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

臨安淨慈師一禪師　安吉道場法全禪師

泉州延福慧升禪師　福州支提升禪師（已上五人育王裕嗣）

鎮江焦山師體禪師　台州國清行機禪師

常州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已上四人護國元嗣）

慶元全庵齊己禪師　臨安靈隱道濟禪師

撫州疎山如本禪師　日本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已上六人靈隱遠嗣）

臨安徑山寶印禪師（華藏民嗣）　浩州鳳棲慧觀禪師（昭覺元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常德文殊業禪師（已上二人文殊道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　台州萬年道閑禪師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　南康雲居圓禪師（已上四人雲居悟嗣）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　袁州普庵肅禪師（已上二人黃龍忠嗣）

隨州大洪祖證禪師　潭州大潙行禪師
荊門玉泉宗璉禪師　潭州道林淵禪師
隆興泐潭德淯禪師　常州宜興可封禪師
隆興野庵祖璿禪師　潭州石霜鑒禪師（已上八人大潙果嗣）
南康雲居德會禪師（石頭回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　成都正法灝禪師
成都昭覺辯禪師（已上四人佛性泰嗣）　平江覺報清禪師
安吉何山然首座（已上二人道場辨嗣）　義烏稠岩了贇禪師
侍制潘良貴居士（已上二人何山珣嗣）　漢州無爲守緣禪師（泐潭明嗣）
南康雲居德昇禪師　通州狼山溫禪師（已上二人竹庵珪嗣）

青州青原如禪師（白楊順嗣）　太平隱靜彥岑禪師
鄂州報恩成禪師（已上二人雲居如嗣）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西禪璉嗣）
饒州薦福休禪師　信州晦庵慧光禪師
眞州且庵守仁禪師（已上三人烏巨行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淨居溫嗣）
台州萬年曇賁禪師　南劍西巖宗回禪師
慶元天童了朴禪師　臨安龍華本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臨安東山吉禪師（已上六人育王諶嗣）
臨安靈隱道樞禪師（道場慧嗣）　悟初首座（光孝鑒嗣）

曹洞宗

慶元天童如淨禪師（雪竇鑒嗣）　東谷光禪師（華藏祚嗣）

雲門宗

溫州光孝深禪師（中竺妙嗣）

卷之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天童密庵咸傑禪師　衢州光孝善登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敎授嚴康朝居士（已上五人天童華嗣）　泉州法石慧空禪師
臨安淨慈曇密禪師　吉安青原禋禪師（已上三人教忠光嗣）
荊州公安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臨安淨慈彥充禪師　婺州智者眞慈禪師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　徽州簡上座（已上六人東林顏嗣）
福州鼓山安永禪師　溫州龍翔南雅禪師
福州天王志淸禪師　南劍安分庵主（已上四人西禪需嗣）
臨安靈隱之善禪師　臨安淨慈義雲禪師
臨安北磵居簡禪師　臨安徑山如琰禪師
福州東禪智觀禪師　湖州上方義銛禪師
臨安鐵牛印禪師　慶元育王宗印禪師
慶元育王師瑞禪師　慶元天童了派禪師
慶元天童師齊禪師　江州雲居梵琮禪師

慶元孤雲權禪師　石庵正玿禪師（已上十四人育王光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　臨安徑山德灊禪師
福州石庵知玿禪師（已上三人東禪嶽嗣）　慶元育王妙堪禪師
臨安靈隱希夷禪師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
慶元雪竇處南禪師　福州雪峰了宗禪師
相國錢象祖居士（已上六人天童全嗣）　福州乾元宗頴禪師
興化華嚴雲禪師　福州中濟才禪師（已上三人西禪淨嗣）
湖州何山慧淸禪師（華藏演嗣）　仙州山吳十三道人（開善謙嗣）
如如居士顏丙（雪峰然嗣）　慶元育王從廓禪師（育王璞嗣）
慶元天童達觀禪師　仰山簡庵淸禪師（已上二人淨慈一嗣）

常州華藏有權禪師（道場全嗣）　天童癡鈍智頴禪師（焦山體嗣）
鎭江金山道奇禪師（徑山印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雙林用嗣）
慶元徑山元聰禪師（龜峰光嗣）　平江萬壽月林禪師（大洪證嗣）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大溈行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雲居會嗣）
溫州龍鳴賢禪師　潭州大溈鑑禪師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　慶元雪庵瑾禪師（已上四人萬年賁嗣）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天童淨嗣）

卷之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夔州臥龍祖先禪師　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饒州薦福道生禪師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
臨安淨慈慧光禪師　太平隱靜致柔禪師
靈隱笑庵了悟禪師　金陵蔣山慶如禪師
平江承天允韶禪師　學士張鎡居士（已上十人天童傑嗣）
吉安青原宗廣禪師（青原禮嗣）　淨慈晦翁悟明禪師（鼓山永嗣）
徑山藏叟善珍禪師　淨慈東叟仲頴禪師
吉安龍濟宗鍪禪師（已上三人靈隱善嗣）　育王物初大觀禪師（北礀簡嗣）
淨慈偃溪廣聞禪師　靈隱大川普濟禪師

徑山淮海源肇禪師　婺州雙林石朋禪師
天童弁山阡禪師　平江虎丘曇禪師
龍溪文禪師　平江虎丘道源禪師
慶元大慈慧洪禪師　慶元壽國淸禪師（已上十人徑山琰嗣）
湖州道場法舟禪師　無極觀禪師（已上二人育王印嗣）
慶元瑞巖崇壽禪師（育王瑞嗣）　慶元無鏡徹禪師
翿峰定禪師（已上二人天童派嗣）　饒州薦福燦禪師（育王琎嗣）
福州雪峰信禪師（何山淸嗣）　平江虎丘善濟禪師
越州天衣文蔚禪師　柏岩凝禪師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已上四人天童觀嗣）　徑山荆叟如珏禪師

福州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天童顥嗣）　靈隱高原祖泉禪師（金山奇嗣）
隆興黃龍慧開禪師　興化囊山德秀禪師
潭州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三人萬壽觀嗣）　鼓山檜堂祖鑒禪師（乾元穎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育王鄭嗣）

曹洞宗

青州普炤一辯禪師（鹿門覺嗣）　天童雲外岫禪師（直翁舉嗣舉嗣東谷光）

卷之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江州雲居慈覺禪師

寧波大慈道儔禪師　靈隱石田薰禪師（已上四人臥龍先嗣）
天童滅翁文禮禪師　溫州江心希璉禪師
台州佛日嚴禪師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
淨慈谷源道禪師　湖州道場悟心禪師
寧波雪竇仲謙禪師　諾庵肇禪師
湖州道場普巖禪師　蘇州虎丘曇禪師
台州瑞巖光睦禪師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
雪竇無相範禪師　祕監陸游居士（已上十四人靈隱嶽嗣）
徑山癡絕道沖禪師（薦福生嗣）　淨慈清溪沅禪師
荊州公安錫禪師　福州西禪圓禪師

育王寂窗有照禪師　泉州法石元智禪師
報恩太古先禪師　呂翁滀禪師（已上七人天童統嗣）
平江虎丘元禪師（隱靜岑嗣）　徑山元叟行端禪師（徑山珍嗣）
溫州江心了萬禪師　奉化栯堂益禪師
婺州雙林開禪師（已上三人淨慈請嗣）　枯木榮禪師（無方登嗣）
徑山佛智元熙禪師（育王觀嗣）　徑山雲峰妙高禪師
湖州何山至明禪師　天童止翁鑒禪師（已上三人淨慈聞嗣）
天童石門來禪師　寧波雪竇同禪師（已上二人大川濟嗣）
靈隱悅堂祖誾禪師（雙林朋嗣）　廬山圓通逸禪師（弁山阡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無鏡徹嗣）　福寧支提澄鑑禪師（薦福燦嗣）

大慶尼智悟禪師（雪峰信嗣）　天童西江謀禪師
福州雪峰玉禪師（已上二人華藏淨嗣）　杭州中竺有禪師
臨安淨慈慶禪師（已上二人徑山珏嗣）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靈隱泉嗣）
溫州瞎驢無見禪師　臨安無傳祖禪師
杭州護國宗禪師　放牛余居士（已上四人黃龍開嗣）
福州皖山正凝禪師　婺州雙林介禪師（已上二人孤峰秀嗣）
葛廬覃禪師（容庵海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　慈雲十身覺禪師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　鄭州普炤寶禪師（已上四人普炤辯嗣）

明州雪竇大證禪師 天童岫嗣
卷之五
六祖下二十一世
臨濟宗
袁州仰山祖欽禪師　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台州國淸源禪師　天童別山祖智禪師
福州雪峰一禪師　天童月坡明禪師
廬山東林直禪師　雪竇希叟紹曇禪師
靈隱退耕寧禪師　福州雪峰可湘禪師
天童西巖了慧禪師　越州光孝輝禪師 已上十八人 徑山範嗣

杭州淨慈慧禪師　杭州中竺珂禪師 已上二人 靈隱嵩嗣
育王橫川如珙禪師　淨慈石林行鞏禪師
嘉興天寧衍禪師　平江虎丘靖禪師 已上四人 天童禮嗣
平江萬壽辯禪師　平江虎丘義禪師 已上二人 雪巖岑嗣
徑山虛舟普度禪師 華藏通嗣　平山萬壽嶽禪師 淨慈道嗣
平江承天夢眞禪師　霍山昭禪師
慧巖象潭泳禪師　一關溥禪師
台州國淸澤禪師 已上五人 雪竇謙嗣　徑山智愚禪師
天童石帆衍禪師 已上二人 道場欽嗣　杭州徑山心月禪師 金山閒嗣
福州神光隆禪師　高臺此山應禪師

天童簡翁敬禪師 已上三人 徑山沖嗣　湖州道場介淸禪師 月千照嗣
靈隱性原慧朗禪師　嘉興楚石梵琦禪師
徑山愚庵智及禪師　杭州天鏡元瀞禪師
蘇州萬壽至仁禪師　寧波夢堂曇噩禪師
徑山復原福報禪師　徑山古鼎祖銘禪師
杭州靈隱法林禪師　天寧歸庵祖闓禪師
蘇州開元善如禪師　杭州上竺本無法師
蘇州萬壽智湑禪師 已上十三人 徑山端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
南康雲居師大禪師 已上二人 江心[illegible]嗣　金陵龍翔大訢禪師
嘉興祥符念常禪師　寧波雪竇祖瑛禪師

杭州中竺正遠禪師　寧波佛巖天倫禪師
越州天衣子淸禪師 已上六人 徑山熙嗣　杭州中竺自如禪師
江州東林喆禪師　明州天童奇禪師
徑山本源善達禪師　龍巖眞首座 已上五人 徑山高嗣
恭都寺 何山明嗣　明州雪竇汝霖禪師 天童鑑嗣
湖州道場思珉禪師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江州東林宗廓禪師 已上三人 靈隱闓嗣　石門元翁信禪師 中竺有嗣
呂鐵船居士 風旛中嗣　金芝嶺鐵柴念庵主 華藏見嗣
松江澱山德異禪師 皖山凝嗣　舒州太湖寬禪師 傘訊嗣
無爲天寧敎禪師 遜翁則嗣　北京慶壽簡禪師 慶壽璋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　仁山恆禪師（已上二人大明寶嗣）

燕京慶壽教亨禪師（普照寶嗣）

卷之六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高峰原妙禪師　徑山虛谷希陵禪師

衡州鐵牛持定禪師　袁州鐵山瓊禪師

建昌牧潛圓至禪師（已上五人仰山欽嗣）　竹屋簡禪師

絕象鑒禪師　台州方山寶禪師

永宗本禪師（已上四人斷橋倫嗣）　蔣山忠禪師（無學元嗣）

崑山薦嚴妙道禪師　金陵古林清茂禪師

越州天衣覺恩禪師（已上三人育王珙嗣）　杭州靈隱德海禪師

嘉興天寧景曇禪師　蘇州虎丘永禪師（已上三人淨慈猷嗣）

杭州徑山淨伏禪師　天童竹西坦禪師（已上二人徑山度嗣）

越州寶葉源禪師　蘇州虎丘雲禪師（已上二人徑山愚嗣）

南叟茂禪師（徑山晨嗣）　育王東生德明禪師（育王彌嗣）

靈隱空叟忻悟禪師　少師斯道衍禪師（已上二人徑山及嗣）

徑山南石文琇禪師（萬壽仁嗣）　嘉興天寧力金禪師

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已上二人徑山銘嗣）　金陵天界慧曇禪師

金陵天界宗泐禪師　杭州中竺廷俊禪師

杭州靈隱輔良禪師　廬山圓通裕禪師（已上五人龍翔訢嗣）

淨慈孤峰明德禪師（靈隱蕭嗣）　福州天寶法樞禪師（天池信嗣）

孤舟濟禪師（鐵山昂嗣）　宜興龍池永寧禪師（太湖寬嗣）

杭州妙果水盛禪師（無能教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滿禪師　勝默光禪師（已上二人王山體嗣）

磁州大明詮禪師（仁山恆嗣）　鄭州西溪弘相禪師（慶壽亨嗣）

卷之七

六祖下二十三世

臨濟宗

天目中峰明本禪師　杭州斷崖了義禪師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　處州空中假禪師（已上四人天目妙嗣）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靈隱定嗣）　徑山竺遠正源禪師

婺州寶林紹大禪師（已上二人徑山陵嗣）　汝州香嚴思聰禪師（鐵山瓊嗣）

湖州石屋清珙禪師　淨慈平山處林禪師

婺州石門至剛禪師（已上三人道場信嗣）　海門天真惟則禪師（國清源嗣）

台州華頂先覩禪師　明州松巖元湛禪師

杭州鳳山靈禪師（已上三人瑞巖寶嗣）　天童平石砥禪師（東巖日嗣）

日本夢窗智曤國師（高峰日嗣）　台州瑞巖無慍禪師

天童了堂一禪師　徑山大宗興禪師 已上三人 靈巖道嗣
蘇州靈巖清欲禪師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
瑞雲松隱茂禪師　溫州仙巖猷禪師
越州龍華海禪師 已上五人 保寧茂嗣　育王大千慧照禪師
杭州徑山顏禪師　育王雪窗悟光禪師
徑山月林鏡禪師　建寧斗峰正璋禪師
明因湛禪師 已上六人 龍華海嗣　三空道人 天寧[illegible]嗣
金陵天界懷信禪師　天童舜田牧禪師 已上二人 天童坦嗣
金陵蔣山忠禪師 玉山珍嗣　育王月江正印禪師
徑山南楚悅禪師 已上二人 徑山伏嗣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雙林闇嗣

金陵保寧覺慧禪師 西白金嗣　淨慈佛鑑師頤禪師 竺曇敷嗣
金陵靈谷淨戒禪師 天界曇嗣　天童佛朗自性禪師 天界泐嗣
靈隱無文本斐禪師 淨慈德嗣　衢州烏石世愚禪師 止巖成嗣
淨慈逆川智順禪師 天寶樞嗣　五臺壁峰寶金禪師 徑雲翼嗣

曹洞宗

燕京報恩行秀禪師　竹林巨川海禪師 已上二人 雪巖滿嗣

卷之八

六祖下二十四世

臨濟宗

婺州千巖元長禪師　蘇州天如惟則禪師

日本古先原禪師 已上三人 天目本嗣　建寧古梅正友禪師 般若誠嗣
杭州淨慈普仁禪師 智者義嗣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
天界夷簡禪師 已上二人 淨慈林嗣　湖州弁山智安禪師 海門則嗣
處州白雲智度禪師 華頂睹嗣　天童元明原良禪師 壽昌源嗣
徑山敬中普莊禪師 天童一嗣　溫州江心慧恩禪師 天界信嗣
慈谿見心來復禪師 徑山悅嗣　慈谿無旨可授禪師 靈隱明嗣
杭州普明成禪師　淨慈照庵靜禪師 已上二人 祖芳聯嗣
瑞安太初啟原禪師　金陵非幻永禪師 已上二人 烏石愚嗣

曹洞宗

西京雪庭福裕禪師　燕京報恩從倫禪師

吾捨從寬禪師　華嚴全一至溫禪師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　屏山李純甫居士 已上六人 報恩秀嗣
順德弘明虛照禪師 仙巖德嗣

卷之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萬峰時蔚禪師　杭州天龍守貴禪師
華亭松隱德然禪師　婺州蘭室德馨禪師
婺州明叟昌庵主 已上五人 千巖長嗣　潤州慈舟濟禪師
一峰寧禪師 已上二人 古梅友嗣　杭州空谷景隆禪師 弁山安嗣

金陵天界俊禪師（磵林度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文泰禪師　太原中林智泰禪師

泰安足庵肅禪師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　安平守讓禪師

幷州太子久善禪師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

鞏昌廣嚴法興禪師　順德妙乘禪師（已上十人少室裕嗣）

燕京月泉同新禪師（林泉倫嗣）　關中林禪師

十方進禪師　嵩山法王暉禪師

泰安靈巖復禪師　護國圓禪師

崇孝普禪師　淨土里禪師

汝州寶應海禪師（已上八人復庵照嗣）　天寧仲復子顏禪師

太保劉秉忠居士（已上二人天寧照嗣）

卷之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寶藏持禪師　瑞州無念勝學禪師

杲林首座（已上三人高峰妙嗣）　建昌黃龍本來禪師（金山濟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　杭州虎跑皎禪師（已上二人天界俊嗣）

揚州素庵田居士（何密庵太守嗣）

曹洞宗

西京寶應福過禪師（已上二人少室泰嗣）　濟南秋江潔禪師

西京寶應永達禪師　封龍古巖就禪師（已上二人足庵肅嗣）

卷十一

六祖下二十七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慧旵禪師（寶藏持嗣）　建寧天界會中禪師（福耳來嗣）

金陵大岡澄禪師　舒州幻叟紹琦禪師

雲南古庭堅禪師（已上三人無際悟嗣）　佛跡頤庵眞禪師（田素庵居士嗣）

伏牛物外信禪師（月幻法嗣）

曹洞宗

鄧州香巖文才禪師　熊耳空相珪禪師

嵩山龍潭深禪師　嵩山龍潭端禪師

洛陽天慶江禪師　嵩山永泰祥禪師（已上六人少室遇嗣）

盤山遇禪師　太原斌禪師（已上二人寶應達嗣）

天界雪軒道成禪師（秋江潔嗣）　西京息庵義讓禪師

泰山靈巖容禪師　晉寧心庵主

白茅春庵主（已上四人封龍就嗣）

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海舟永慈禪師 東明海舟普慈禪師
冰心月江覺淨禪師 已上三人 東明旵嗣 邵武君峰慧通禪師 天界中嗣
金陵高座覺澄禪師 襄陽大雲興禪師
涿州金山寶禪師 唐安湛淵奫禪師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
松藩崇善智中禪師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
翠微悟空禪師 珪庵祖玠侍者 已上十二人 投子琦嗣
五臺顯通淨倫禪師 雲南堅嗣 夷峰寧禪師
杭州毒峰本善禪師 五臺孤月澄禪師 已上三人 月溪澄嗣
鳳陽槎山文全禪師 崇福大慧華禪師 已上二人 慶善澄嗣
處州白雲滄禪師 隱庵眞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 和庵忠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 潔空通嗣 性空和尚 雪峰瑞嗣
曹洞宗
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佛巖稔禪師
登封竹庵子忍禪師 登封華嚴遇禪師
陜州熊耳登禪師 古蔡元禪師 已上六人 喬巖才嗣
天寧才禪師 維摩懷禪師
天慶能禪師 韶陽雲門憨禪師

陜州安國仁禪師 大都天寧壽禪師
遼州定禪師 解州沿禪師
曜州顯禪師 已上九人 空相靖嗣 金陵靈谷正映禪師 靈谷謙嗣
陜州熊耳定禪師 舜都宗禪師
空杳偉禪師 廣平實禪師 已上四人 天慶謙嗣
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東明寶峰智瑄禪師 盧山碧峰瑛禪師 已上二人 海舟慈嗣
邵武君峰清祥上座 君峰通嗣 徑山天才英禪師 天寧寔嗣
南京碧峰顯禪師 東方裕嗣 杭州寶芳進禪師 夷峰寧嗣
曹洞宗
荊州圓通湛覺禪師 性空浩嗣
嵩山萬壽了改禪師 松庭嚴嗣
卷十四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荊門天琦本瑞禪師 寶峰瑄嗣 匡山天池智素禪師 碧峰英嗣
嘉興東塔曉禪師 寶芳進嗣 嘉興天寧道濟禪師 吉庵祚嗣
湖州天池法聚禪師 天通顯嗣 建寧古音淨琴禪師 嵩堂松嗣

杭州徑山慧林禪師金臺默嗣

曹洞宗

嵩山萬壽契斌禪師萬壽改嗣

卷十五

六祖下三十一世

臨濟宗

隨州龍泉正聰禪師　沔州古巖濟禪師

伏牛大休實禪師已上三人天琦瑞嗣　襄陽大覺圓禪師天池素嗣

嘉興無趣如空禪師野翁曉嗣　大休宗隆禪師無盡海嗣

嘉興雲谷法會禪師　嘉興東谿澤禪師已上二人天寧濟嗣

浮峰普恩上座天池聚嗣　建寧斗峰覺禪師雙峰琴嗣

曹洞宗

西京無方可從禪師萬壽斌嗣

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笑巖德寶禪師無聞聰嗣　五臺龍樹寶應禪師

五臺山楚峰和尚　玉堂和尚已上三人大川滿嗣

蘇州車溪性沖禪師　嘉興祇園虛禪師已上二人無趣空嗣

曹洞宗

嵩山月舟文載禪師定國從嗣

卷十七

六祖下三十三世

臨濟宗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　金陵靈谷曇芝禪師

五臺三際廣通禪師　鳳陽正宗悟上座

京兆高庵傑上座　天台天常經上座

武林素庵智上座　嘉興幻也慧禪師已上八人笑巖寶嗣

嘉興南明慧廣禪師東溪沖嗣

曹洞宗

北京小山宗書禪師　順德金山寶禪師已上二人少室載嗣

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　磬山天隱圓修禪師

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湖州淨名蓮禪師已上四人幻有傳嗣

曹洞宗

西山大千常潤禪師　建昌廩山常忠禪師

大伾隱庵如進禪師　龍岡大方遷禪師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　順德天然佐禪師已上六人宗鏡書嗣

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潙山五峰如學禪師　三峰漢月法藏禪師
四川破山海明禪師　徑山費隱通容禪師
金粟石車通乘禪師　戇州寶華通忍禪師
龍池萬如通微禪師　平陽木陳道忞禪師
雪竇石奇通雲禪師　古南牧雲通門禪師
逝村浮石通賢禪師　通玄林埜奇禪師 已上十六人天童悟嗣
夾山林皐通豫禪師　南澗箬庵通問禪師

天目玉林通琇禪師　南嶽山茨通際禪師
陽山印中授禪師 已上五人天隱修嗣　建寧衡石鈞禪師 鼇湖用嗣

卷二十

六祖下三十五世

曹洞宗

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少室無言正道禪師
內丘智空了睿禪師　宗敎鰲谷妙銀禪師
象城無疑眞信禪師　南宮令于居士 已上六人幻休潤嗣
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廩山忠嗣

尊宿集

茲則統名尊宿。自宋迄今。續入六十一人。謂之應化。謂之未詳皆得。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嘉興宣翁可覩禪師
臨安普覺滔朋禪師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
青州佛覺禪師　圓通善國師
燕山玄悟玉禪師　黃山趙文孺居士
高郵定禪師　潙山太初禪師
中觀沼禪師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
五臺子範慧洪大師　建寧奐山元模禪師
鄭州佛光道悟禪師　鴈山證首座

溫州省庵思禪師　文獻公黃溍居士
塊北和尚　奉化雪竇常藏王
台州黃巖丁安人　慶元育王勉侍者
鑷工張德道者　永福靈江浩首座
老素首座　淨慈元庵會藏主
天目一山魁庵主　溫州壽昌輝禪師
育王虛庵實首座　天童幻庵住首座
天童默中唯西堂　佛隴宜興可上座
瑞州九峰壽首座　天台無盡祖燈禪師
徑山傑峰英禪師　徑山敬庵莊禪師

淮南祐上座　佛妙禪師
杭州仙林雪庭禪師　吉州白雲明星禪師
徑山月林鏡禪師　金陵古淵清禪師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　雲棲蓮池袾宏禪師
紫柏達觀眞可禪師　黃蘖無念深有禪師
夔州白馬方象禪師　鵝湖養庵心禪師
眞寂聞谷廣印禪師　破山洞聞法乘禪師
達澄受昭禪師　介子黃毓祺居士
明州白雲西師太　青林如鑑老宿
優曇頤和尚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

寧波天壽新禪師　明州秀峰敢禪師
金陵紫竹林煥禪師　興化蘆渡權禪師
徐州龍山量禪師

續指月錄卷首

廬陵聶　先樂讀編集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六祖下十六世 瞿本補遺

臨濟宗

平江虎丘雪庭元淨禪師。吉安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二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金風吹渭水。落葉

滿長安。　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在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麽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眾曰。嶮。　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麽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昭覺勤嗣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叱咄 昭覺勤嗣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州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昭覺勤嗣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昭覺勤嗣

紹興東山覺禪師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 昭覺勤嗣

岳州君山佛炤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昭覺勤嗣

平江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眾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昭覺勤嗣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 昭覺勤嗣

成都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針峰上獅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昭覺勤嗣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舉百丈脫野狐公案頌曰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上晝角滿船明月泛江湖（昭覺勤嗣）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靑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昭覺勤嗣）

祖氏覺庵道人建寧游察院之侄女也幼志不適酉心祖道於圓悟示眾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卻所見始得自由氏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昭覺勤嗣）

令人明室道人自機契圓悟偏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書三偈寄呈草堂淸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　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鵠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妙蓮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眞

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昭覺勤嗣已上共十三人）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淨因成嗣）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頌

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太平懃嗣）

慶元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太平懃嗣）

隆興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　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脈。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太平懃嗣）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太平懃嗣）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去。（太平懃嗣）

漳州淨眾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槖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太平懃嗣）

隆興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說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太平懃嗣。已上共七人）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緜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輪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

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壘壘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卻被你道著。　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腳何似驢腳。往事都來忘卻。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　示眾。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彫

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祇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惟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於寺西。龍門遠嗣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

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龍門遠嗣 共二人

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　僧問。達磨面壁九年。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卻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為驗。曰。有時乘月好。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開福寧嗣

潼川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出家。謁南堂。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艸青。坐卻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為畔。泉為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大隨靜嗣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　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大隨靜嗣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仔細看。霧捲雲收

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大隨靜嗣）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絲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眾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為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眾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眾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大隨靜嗣）

劍門南修道者淯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賛禪師坐次賛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大隨靜嗣已上共五人）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腳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五祖自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卻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

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少喜多嗔　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眾曰還記得麼眾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卻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黃龍逢嗣）

胡文定公草庵居士名安國字康侯久依上封秀和尚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掘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秀偈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上封秀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會落卻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恁麼人喝一喝　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蕩子偏憐客自若貪杯惜醉人

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下座（上封才嗣）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卻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鎚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上封才嗣）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帀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為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　示眾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　示眾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上封才嗣已上共三人）

慶元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是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翦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　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顊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師性剛毅涖眾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天寧卓嗣）

安吉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

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誵訛。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天寧卓嗣

安吉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鎖卻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　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

上堂。舉臨濟示眾曰。一人在高高山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天寧卓嗣

臨安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天寧卓嗣

安吉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師召眾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卻五年分疏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天寧卓嗣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郡之永嘉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卻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天寧卓嗣已上共六人

常德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人。上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卻正法眼。拈卻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杜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黃龍震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與今日失利。祖庵主嗣

漣水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

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勝因靜嗣

平江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勝因靜嗣

廣德光孝果慜禪師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勝因靜嗣 已上三人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

麽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雪峰需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天童交嗣

江州圓通密印守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卻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圓通旻嗣

洪州黃龍道觀禪師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圓通旻嗣 已上二人

揚州石塔宣祕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眾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眾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拶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土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卻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明招慧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

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浮山真嗣

湖南報慈滈禪師上堂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麽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祥符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信相顯嗣

曹洞宗
常州華藏明極慧祚禪師。頌洞山喫果子話曰。洞山果
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點破。牡丹
花下睡貓兒。淨慈暉嗣
明州雪竇足庵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
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
於長蘆。大休首眾。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
夜闘悟。求證於廷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食。庵小
無牀可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
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其所得。呈一頌。然喜曰。鑑公徹

也。復見大休於岳林。試其機鋒辯才無礙。歎曰。佛祖
不柰你何。因為行乞。擔二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
出世為大休燒香。上堂云。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天童珏嗣
泰州廣福徹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
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
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
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
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

無心盌子貯清風。雪竇宗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
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
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
暖了無知。善權智嗣
雲門宗
密州嵆山牢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
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
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雪竇明嗣
臨安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

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
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
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
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
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
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淨慈昌嗣
臨安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截
斷眾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
入荒草。有時上孤峰。　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

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靈隱光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腳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圓覺曇嗣

荆門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嶽麓海嗣

續指月錄卷首

續指月錄卷一

盧陵聶　先樂讀編集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之黃梅江氏子。年十七。投邑之東禪出家。十八爲大僧。首參隨州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徧歷江湖。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後上雲居謁圓悟勤老人。一見拊勞痛與提策。迨勤入蜀。命師往依彰教隆和尚於宣。及隆移虎丘。師爲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悟圓悟爲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超越。道洽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以妙嚴請師出世。歷住明果薦福東林蔣山。歸宗。天童。諸名刹。　上堂。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撒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上堂。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

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見聞覺知
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瘂。蘇州
人獃。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
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
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山茨際云。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老僧仔細看。不見東西少南北。　碓庵青頌云。蘇常川浙到淮南。福
建江西又廣南。各路鄉談多打盡。自家仍被舌頭謾。】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
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
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
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

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
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
曾停。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
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
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辯龍蛇。　虎丘隆諱日。師設供
拈香曰。平日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
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
坐曲彔牀。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

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師於室中能鍛鍊
耆艾。故一時共稱大慧杲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
誡徒衆云。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
　師住歸宗時。大慧杲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
杲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師云。坐斷金輪第一峰。
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
通。其望重如此。　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師臨示寂。
猶挂入室牌。鉗錘大衆。至夜分。區處院事。纖悉不遺。
門人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常笑諸方所爲。豈自爲
之耶。奄然趺坐而逝。塔全身於天童太白峰。【虎丘隆嗣】

泉州敎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
梵唄則喜。十五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
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
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楚淮盜起。歸
謁佛心。後參大慧杲和尚於廣因。得荷大法。【機緣悟由備載
瞿錄大慧杲章】　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
放卻。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
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僧問。文殊爲甚麼
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問。罔明因甚麼卻
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

出黃河一派淸。師曰。一任卜度。大慧杲嗣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年二十五因讀遺敎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難之。師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爲比丘。一錫湖湘。偏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茅於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因敎忠光參大慧杲。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住西禪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於巨川。句劃意。意劃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挐風鼓浪。玩弄神變。腳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閒。大慧杲嗣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疏。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　上堂。啞卻我口。直須要道。塞卻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道泗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大慧杲嗣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譚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璧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祗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　上堂。文殊普賢譚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　上堂。閉卻口。時時說。截卻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麼卻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大慧杲嗣

江州東林萬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大慧杲。仍以書致杲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之。其後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

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卻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柰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大慧杲嗣）

慶元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早入大慧杲室。杲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師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杲曰。你是第幾箇。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 次年佛涅槃日。師頂禮次。因念佛身常住。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以告杲。杲曰。你這回徹也。杲再主徑山。拉以

偕往。後以偈并頂相付之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 師住靈隱日。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者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卻。嘗留宿內。又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大慧杲嗣）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腳。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上堂。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觀不足。卻來平地倒騎驢。（大慧杲嗣）

慶元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得清。復曰。適來松源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觜。（大慧杲嗣）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上堂。竺土大

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卻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卻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大慧杲嗣）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閩之林氏子。依大慧於洋嶼庵。危坐終日。妙喜目爲元枯木。因舉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再三。豁然領旨。（悟由載瞿錄） 紹興乙巳

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
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
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
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鞵卓拄杖下座　嘗居連
江福嚴庵食指猥衆日食不給庵有伽藍土偶頗衆
師揭偈於祠曰小庵小食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
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
山前檀越悉如所誡大慧杲嗣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
觀之始大慧杲謫戍梅州防送嚴戒或以爲禍在不

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
子追隨問道日衆杲以齋飯不給且慮禍常勉之令
去師必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拷栳行乞到晚每
聚衆數十人爲荷米麪薪蔬之屬成列以歸衲饒萬
指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多半在
戍所接引皆師之助也杲被旨復僧衣繼被旨住育
王師嘗在座下及杲住徑山師歸長蘆杲送以偈曰
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
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
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　後奉詔

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
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
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喝不止以白王王出見之遥望
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
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
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之利王未有可否因令辦
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
蘇州莊田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
上爲言聞卿將蘇州一莊施捨徑山朕當爲蠲免稅
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致徑山請師入城而師於

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痞瘵之際或少
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
善終斯爲究竟王即以莊隸本山此莊歲出十萬秤
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久蒙其
利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江浙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
尚再出云大慧杲嗣
潭州大潙法寶禪師福州人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
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
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　上堂
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

莫致錯卻山前路咄（大慧杲嗣）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子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杲和尚入閩知其所見未穩致書令來師遲遲杲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杲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即退院親杲究心一日入室杲問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杲喝出居無何杲忽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悟後住玉泉為杲拈香繼省杲於小溪杲陞座舉雲門一日

拈拄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杲因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卻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卻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云

頌玉泉為眾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大慧杲嗣）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住薦福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眾這一隊不唧嚠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卻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大慧杲嗣）

慶元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昭覺勤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杲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杲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於杲膝上打一拳。杲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杲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　後因杲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杲曰。劄。僧擬議。杲便喝。師聞遂領微旨。杲欣然許之。大慧杲嗣

眞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脩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

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大慧杲嗣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大慧杲嗣

潭州大溈了庵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搥。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大慧杲嗣

臨安靈隱誰庵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大慧杲嗣

泰州光孝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大慧杲嗣

建康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悟由機緣詳載瞿錄大慧杲章

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用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免拽破。便下座。　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勝。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喜而瞻禮。大慧杲嗣

福州雪峰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曰。旃檀叢

林旃檀囘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眾。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彫。無明荒草年年長。大慧杲嗣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川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卻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大慧杲嗣

臨安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

拔出重牙。有麼有麼。 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破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大慧杲嗣

建寧竹原宗元庵主。郡之連氏子。久依大慧杲。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師不就。歸舊里。結茆號眾妙園。緇衲士夫交請開法。示眾。若究此事。如失卻鑰提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這裏。如開箇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大慧杲嗣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杲。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杲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卻即禍事。杲後又問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大慧杲嗣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字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別。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

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偏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

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大慧杲嗣）

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機緣章）出家圓具隨眾坐夏徑山大慧杲禪師欲激其遠到但默而不顧一日正危坐間忽然大悟洞見杲平日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這老賊遂呈頌曰驀然觸著鼻孔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杲亦印以偈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 宋孝宗乾道六年七月集眾說偈畢遂寂然不動撼之則已化矣（大慧杲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紹興癸丑魁多士歷官宗伯深心參究徧探耆宿後謁大慧杲禪師（悟由備載瞿錄大慧杲機緣章）徹證之日杲特為陞座舉昭覺勤為張昭遠為鐵剗禪山僧卻以無垢禪為神臂弓遂授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韈 士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 我腳何似驢腳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 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上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大慧杲嗣）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參大慧杲因舉柏樹子話領悟大法（悟由載瞿錄大慧杲章） 士與敎忠光禪師在小谿雲門有同參之契因致光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眾生之句為叢林傳誦疾革以偈寄光倡和畢怡然而寂（大慧杲嗣）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杲禪師杲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不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大慧杲嗣）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後訪大慧杲於洋嶼庵隨眾入室杲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杲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後因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杲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杲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大慧杲嗣）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杲一喝下疑情頓脫杲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語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前曰是甚麼山曰瞎士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蠶香卻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大慧杲嗣）

秦國夫人計氏獨居寡處屏去紛華常自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杲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氏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

承當氏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遂歸氏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杲其一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大慧杲嗣）

已上三十四人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山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育王裕嗣）

臨安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上堂舉昭覺勤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　上堂東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含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癢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棙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育王裕嗣）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上堂

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唐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　乾道己丑秋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舍利五色塔於金斗峰（育王裕嗣）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逼逼塞塞了也若

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虻蚓。盡向平地上涌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育王裕嗣

福州支提道升禪師。建安吳氏子。生有肉環具在左乳。及出家肉環始隱。天資聰慧。十九披削。浩然有遊參志。遂至長樂見佛智裕。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不敢攖。泉州延以名刹。拂衣而還。作嬾散歌以見志。李敦老帥閩。延住支提。晚住鼓山。師持身以

法。蒞衆精嚴。每見法門下衰。僧尚奔競。爲之憂戚。常謂人曰。叢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弓鞭節漸尖去矣。　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今日何日。曰十六。師曰。是何日辰。曰辛卯。卽入室坐脫。育王裕嗣已上五人

鎭江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下座。　師嘗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希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宋孝宗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護國元嗣

台州國淸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密有契證。獨住莞山。刀耕火種。一十七年。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出。　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

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彙消息少人知。護國元嗣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儘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傍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泄。護國元嗣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淨發明己事。湻熙丙申冬。儈堂機歸住平田。遂通往來。丁酉秋示疾。修書延機。及國清瑞嚴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而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道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如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

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賜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護國元嗣已上四人

慶元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靑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靈隱遠嗣

臨安靈隱濟顚道濟禪師。浙江天台人。宋高宗李駙馬之後。父茂春。官春坊贊善。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甫十八。二親俱喪。投靈隱瞎堂遠公出家。得其密印。後居淨慈。放曠不羈。言行叵測。淫坊酒肆。不避譏嫌。時號爲濟顚。臨終作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入滅後數日。有僧遇於六和塔下。復附書歸。後有頌曰。看不著。錯認笊籬是木勺。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㓜年曾到鴈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

箭。至今猶自骨毛寒。祇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靈隱遠嗣

撫州疏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壬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靈隱遠嗣

日本叡山覺阿上人。族姓滕。年十四。於本國出家受具。習大小乘敎有聲。二十九。聞商者言中國禪宗之盛。阿航海來謁佛海遠禪師。遠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今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受位。已五載。度

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因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遠曰眾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遠便打阿即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遠之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遠東歸其偈之首章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絕蹄筌諸方參偏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遠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而遠已入寂矣（靈隱遠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歷參昭覺勤大慧杲之門久矣紹興中佛海遠補三衢光孝士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士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士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士擬議遠震聲便喝士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士惘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士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橛（靈隱遠嗣）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留心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全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遠居劍池士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為眾普說遠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遠遠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

遂復至虎丘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士加禮不已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士乃痛領法旨一士嘗問諸禪者夫婦二人相打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　宋孝宗淳熙六年守臨川有仁政至八年感疾一日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靈隱遠嗣）（已上六人）

臨安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契悟。印首肯。會圓悟勤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勤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勤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勤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杲。杲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杲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杲忻然掃室延之。　住保寧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

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　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　師住徑山。一日宋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辭入山居。　紹興元年十一月。師往辭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詔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華嚴民嗣）

浩州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昭覺元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曰。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

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文殊道嗣）

常德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　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漢瞞我不得。文殊道嗣 已上二人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曰。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譚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卻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雲居悟嗣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証人之罪。以罪加之。雲居悟嗣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次。高庵悟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悟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 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道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雲居悟嗣

南康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緜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後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悟。悟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築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悟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雲居悟嗣 已上四人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激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

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遂下座。黃龍忠嗣

袁州慈化普庵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母黃。生時祥光燭天。蓮生道路。或現阡陌。及長。夢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母。視胸有赤點如含桃。年十五。投壽隆賢公出家。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大異之。俾服勤七載。始獲剃染圓具。尋謁牧庵於溈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庵豎拂示之。有省。 師初受慈化請。雖乘願而出。濟物利生。猶日以所詣爲未足。脇不沾席者十二年。一

日聞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述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偈而別。自是異跡不可勝紀。或謂修何行業而得此。師當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談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宋孝宗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

亂雲橫。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坐逝。有語錄四卷。其釋談章。被諸絃管。用備梵唱。世稱普庵呪云。黃龍忠嗣 已上二人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炤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　問離卻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大溈果嗣

潭州大溈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大溈果嗣

荊門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眾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

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　上堂。舉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大溈果嗣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啟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啟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

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嚤呢嗟唎吽啜吒。　師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卻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答。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大溈果嗣

隆興汾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卻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大溈果嗣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秖如夜半華嚴池吞卻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大溈果嗣

隆興野庵祖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大溈果嗣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云。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

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大溈果嗣　已上八人

南康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石頭回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翼日入室。泰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卻。　師嘗頌酒糟話。荊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佛性泰嗣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證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搆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

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佛性泰嗣）

成都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一宿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佛性泰嗣）

成都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佛性泰嗣　已上四人）

平江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華倒生。（道場辨嗣）

安吉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辨久之。入室次。辨問貓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道場辨嗣　已上二人）

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腳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何山珣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眾參扣。在佛燈珣禪師座下。久參不契。後看南泉斬貓話。問珣。言下有省。頌曰。自己貓兒久已走失。別人家貓。問之可惜。落花流水。恁他唐突。（何山珣嗣　已上二人）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往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　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如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偏。你輩諸人。因甚麼卻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泐潭明嗣）

南康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

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
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
間掛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
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
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卽
領悟 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何是無
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
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
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竹庵珪嗣
通州狠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參竹庵於東

林未幾會庵徙閩之乾元師往省次庵問情生智隔
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
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
咬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
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
量不能剗除理熖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
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
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
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
祇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竹庵珪嗣已上二人

吉州靑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
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白楊順嗣
太平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上堂舉正堂辨和尙
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幷州
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卻望幷
州是故鄉雲居如嗣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靑州布衫
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
座雲居如嗣已上二人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

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摵翻玉露如珠直饒對
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
道野色倂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西禪璉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旛動邪風鳴邪鈴
鳴邪非風鈴鳴非風旛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
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柰何趁後也打鬨
瓠子曲彎彎冬瓜値儱侗烏巨行嗣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
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
煩惱更有己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

煩惱要爲諸人吞卻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卻又
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
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
及兒孫後來蓮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
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
查聚煩惱鉢盂無柄黿峰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
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
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
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
失卻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烏巨行嗣）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烏巨行禪師
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
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祇
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　上
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
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烏巨行嗣已上三人）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
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壋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
光追不及咄（淨居溫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
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
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
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卻教露柱患頭風　四明太
守以雪竇延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
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
眸（育王諶嗣）

南劍西巖宗囘禪師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
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
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
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

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坐逝（育王諶嗣）

慶元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
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
綠陰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
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
搦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
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入（育王諶嗣）

臨安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
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
自代曰天寒日短兩日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

中有釁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
牛在河南牛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叵耐雲門者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育王諶嗣
高麗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向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
四明錄無示諶語歸師閱之契悟卽棄位圓顱作書
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寄呈諶諶答曰佛祖出
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
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
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育王諶嗣
臨江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

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荼糊人
好師曰贓證現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
柰何千聖同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
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
倒寺中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耳賊
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
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育王諶嗣已上六人
杭州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
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
之要師答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

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
上爲之首肯後退居明教水安蘭若逍遙自適嘗有
偈題於壁上雪裏梅花春信悉池中月色夜精神年
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　湻熙丙申八月
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道場慧嗣
廣德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眾舉風旛話至仁者心
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
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
合醬切忌著鹽多光孝愍嗣

曹洞宗

慶元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
世法參足庵鑑公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
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
纔踍跳松蘿亮鬲笑掀騰鑑頷之出世屢主名剎勅
住天童開爐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
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
囫火爐動也便下座　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隨蕭
颾舉拂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
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寮　上堂
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如何太白

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師六坐道場。末言稟承眾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腳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腳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尚。弁書辭世頌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死生不相干。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雪竇鑒嗣）

東谷光禪師。上堂。舉船子覆舟因緣。頌曰。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

花坼。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　拈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曰。孝滿後如何。曰。曹山好顛酒。頌曰。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誑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　頌韶國師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曰。大海心中泛鐵船。隨波逐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華藏祚嗣）

雲門宗

溫州光孝已庵深禪師。本郡人。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閧。

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　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師品行高卓。每與同參靈隱蘊衷禪師。往來酬唱。深歎末法難乎其人。勘驗諸方。並無當意衲子。遂不付法嗣。雲門一宗自師而止矣。（中竺妙嗣）

續指月錄卷一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嚴門歷代祖（考妣）暨合族伯叔兄弟男婦等亡靈悉除
夙障離苦超昇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密庵咸傑禪師。閩之福州人。族姓鄭。母夢盧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後究心禪理。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未幾辭回省親。華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

省覲。切忌便埰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玉林琇頌云。踢過眼生盲棒來頭破裂。迅鷂趁生禽。凝盧皷枯骨。堯峰月函潛頌云。千金蕩盡一無存。衣食終朝取別人。不是五陵眞俠骨。回頭猶戀舊頭巾。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是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者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今日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闕一上。也要諸方簡點。乃召大眾。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迴迴。慣入洪濤。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簡點將來。蔽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　上堂。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

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鬬湊得恰好。　僧問虛空消殞事如何。師曰。罪不重科。　師晚年退居天童之太白峰。鉗鎚訓誨。學者雲集。後無疾坐逝。門人建塔於山之中峰。天童華嗣

衢州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上堂。白日鬧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草。撞著傅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爲作麼如此。喝一喝。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天童華嗣

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應庵華禪師。於趙州狗子無佛性

話參歷有年豁然契悟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華稱其脫略紹興初示寂於歸宗（天童華嗣）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志而不忘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華禪師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士駭然汗下華喝出士退參不旬日徑躋堂奧華深許可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

有鬻胭脂者亦久參華頗自負士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卻

來者裏喫拳頭（天童華嗣）

教授嚴康朝居士湖州長興人見應庵華得旨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天童華嗣　已上五人）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立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卻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　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得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　上堂舉金剛經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敎忠光嗣）

臨安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十六圓具習台敎棄去參大慧杲於徑山復叩泉州敎忠光和尚一日光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光光舉玄

沙未徹話詰之無滯光乃囑曰子今可見妙喜矣師秉命即往梅陽服勤四載　住淨慈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眾中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　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鶚跛足老雲門千錯與萬錯（敎忠光嗣）

吉州青原信庵唯禋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有一歲出閩依盱江禪悅廣公爲童子閱五白始獲僧服

一日廣以佛國白公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傍。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利。俾還閩謁佛心才。及東禪杲西禪需諸老。時晦庵光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日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光不覺解顏領之。　復出嶺見萬庵顏於番陽薦福。入室次。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眾駭愕。　復往梅陽見大慧杲。杲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逢。更無別法。杲曰。如何

保任。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杲北還。杲一日問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禮只管看。杲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杲據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杲。其世尊初生頌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杲為之擊節。　紹熙三年壬子。五月十九日示疾。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敘忠光嗣已上三人

荊州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遍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眾人前。分明是何物。咄咄。　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人。東林顏嗣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東林顏嗣

臨安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首參大愚大圓諸老。後聞東林應庵顏禪師。嘗謂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扎羹鐵釘飯。任你齩嚼。師竊喜之。造謁

陳所見。顏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於是憤然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契。乃曰。打草祇要驚蛇耳。次日入室。顏問。那裏是嚴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者老賊。顏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顏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述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顏然之。　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上堂。舉雪峰

示衆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跟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東林顏嗣

婺州智者元庵眞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出家圓具。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主。無能曉之者。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顏禪師爲西堂。

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顏深頷之。　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東林顏嗣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東林顏嗣

徽州簡上座。參大慧杲於徑山。時卍庵顏禪師爲首座。一日爲衆入室。顏問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顏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麼生。師擬對。顏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師於言下有省。遂呈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竪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　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東林顏嗣　已上六人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需於雲門。一日入室次。需曰。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當下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顏許可之。住後上堂。拈拄杖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面道著。木庵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　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西禪需嗣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病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坐。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

豈何足道哉柏堂恁麽道還免諸方箇責也無拍繩牀不合停囚長智（西禪需嗣）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者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者裏三世諸佛向甚麽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麽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麽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西禪需嗣）

南劍劍門安分庵主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胸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仍返西禪懶庵迎之付僧伽黎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西禪需嗣 已上四人）

臨安靈隱妙峰之善禪師吳興劉氏子高曾祖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賦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經論一見輒了大意參佛照光於鄮山以風旛話契旨印之以偈有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之句復遊衡湘還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十年學者尊之曰妙峰禪師後分座於鴈山能仁晚居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一或見之寒溫而已曾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具疏勸請勉師必赴師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　靈隱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次乃拋下柴辦曰一大藏教祇說者箇大小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示眾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端平二年師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書畢而逝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瘞於靈

隱之西岡（育王光嗣）

臨安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黃氏子幼業儒既冠遊國學因讀中庸有所悟入祝髮具戒後佛照光爲之印可住淨慈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迴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卻拄杖卽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麽生喝一喝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舉首山拈竹篦示眾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甚麽葉縣省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橛拋向階下卻曰是

甚麼山曰晴省便禮拜師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開禧二年五月示寂育王光嗣

臨安北磵敬叟居簡禪師潼川王氏子閱卍庵語有省後參佛照光禪師機契追隨甚久出世天台報恩光孝退居飛來峰之陰大參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師高臥不起後奉旨遷淨慈上堂識者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舉趙州一日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住曰賊在者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卽是祇是你不宜承當

師曰趙州收處太危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只可錯捉不可錯放　頌世尊初生話曰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　淯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寤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育王光嗣

臨安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蔣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維摩贊曰毗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育王光嗣

福州東禪性空智觀禪師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國曰卻安舊處著僧再問國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旣不薦來機國師只成空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曰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扶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育王光嗣

湖州上方朴翁義銛禪師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頌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　贊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育王光嗣

臨安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上堂。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直饒句下宗旨明。拈來猶較十萬里。何故。大慧祖師於此懸羊頭。賣狗肉。佛照老人於此冒姓名。佃官田。小比丘來坐斷芳塵。畢竟如何施設。拈拄杖。平生無所有。只此一枝藤。　上堂。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今知識。顯大機。彰大用。盡是闘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裂破面皮。還免得麼。良久拍禪牀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秀嵒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和尚曰。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和尚曰。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蓆帽下。元是舊時人。大眾。二大老隨機應用。即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搊住。灌溪曰。領領。濟乃托開。師頌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上堂。舉演化大師問報慈。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復請益護國。國曰。誰有。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唧𠺕。直饒未

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戶。然雖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　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覩。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瞞。為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捩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仔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審不審。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嘗口誦華嚴。詣各殿堂行香。及回方丈。已畢全部。行香告眾。眾皆不信。師乃令八十一人。各執一卷。師陞座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聞誦自所執經。始知師為華嚴菩薩應世云。育王光嗣

江州雲居率庵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　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庵無物慶生辰。只將一雲薔薇

露洗出湖山淨法身 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磵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磵寒泉時如何州曰苦僧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眾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磵寒泉時如何祇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 育王光嗣

石庵正玿禪師得法於育王後歸湖上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闊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颭蘆花落釣舟 育王光嗣共十四人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喝一喝玉本無瑕卻有瑕 東禪嶽嗣

臨安徑山德濬禪師號寓庵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彈指一下便入 東禪嶽嗣

福州鼓山石庵知玿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已彰可憐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線端然衣錦便還鄉還鄉一曲作麼生唱師曰罕遇知音曰祇如未跨石門一句作麼生道師曰百雜碎曰已跨石門又作麼生師曰依舊卻囫圇曰直得大頂峰點頭鼓山岃崩震動師曰未為分外曰祇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曰幸得與老師相見去也師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煙疏雨籠青嶂 東禪嶽嗣已上三人

慶元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參無用全禪師於天童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去 用室中每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師擬開口全以竹篦劈口便摑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領之即命侍

香已而報恩約公至請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住妙勝未幾詔住靈隱衛王以大慈完美請師開山及王薨師庵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 明年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 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

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流水可憐盲

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 後天童除書再至。大
叅退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
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
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
然。置筆泊然而逝。天童全嗣

臨安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
公案。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
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
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三十棒。趁出院也。趙州
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

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華。一片流經十
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天童全嗣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涉水。全藉者
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上堂。寂寂
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嘻。下載清風付
與誰。天童全嗣

慶元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
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
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 上堂。斬釘截鐵。
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
未審諸公如何理論。天童全嗣

福州雪峰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爲什麼却有許多煙雨。會得麼。若會得。
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天童全嗣

相國錢象祖居士。初守金陵。嘗遊保寧。問道於無用全
公。有所契入。後於鄉里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
名之。創止庵爲棲息之所。自左相辭歸。精修淨業。
嘉定二年。閏二月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
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
趺坐而化。天童全嗣 已上六人

臨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性燥漢。祇在一槌靠
拄杖。伶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良久曰。
比擬張麟。兔亦不遇。西禪淨嗣

興化華嚴別峰雲禪師。西禪印證後。初住福州支提遷
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
道不昧箇什麼。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
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
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回去。腳跟
下好與三十。西禪淨嗣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喫茶去話。

頌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急出家。翻手作雲作雨。
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
讀此庵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
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華三四枝。西禪淨嗣 已上三人
湖州何山月窟慧淸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
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
滴水。韶聞豁然開悟。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觜。
鷂省空啾啾。驊騮已千里。華藏演嗣
建寧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叩諸禪伯。茫無入
路。及參開善謙得法。後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 紹

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啟悟。呈偈曰。元來無縫罅。
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
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
負相期宿昔心。開善謙嗣
如如居士顏丙。有僧舉南泉有主沙彌話問。士以頌答
之曰。解把一莖茅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
道。眼中瞳子面前人。 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
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雪峰然嗣
明州育王妙智從廓禪師。聞之長溪林氏子。幼穎悟。喜
閱出世法。十五祝髮受具。時閩中多有道之士。悉往

從之遊。後依大圓。圓門風孤峻。始齟齬。久之豁然有
得。服勤數載。大圓撫之以爲類己。後出世育王。孝宗
詔舍利入禁中供養。親覩殊勝。召對碧琳堂。帝問舍
利從何發現。師奏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 晚
年建庵於烏石。杜門不與世接。示微恙而逝。育王璞嗣
慶元天童息庵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也。初參應庵。次
見無庵於道場。後於淨慈水庵室中。明得二老垂手
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 後閱四
刹。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總使言前開活

眼。那知已被老胡謾。淨慈一嗣
袁州仰山簡庵嗣淸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
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
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揑目生華立
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
也道寒。淨慈一嗣 已上二人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
度。十八歲參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全居第一座。
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
暗裏穿鍼。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

且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　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復見應庵華於歸宗參大慧杲於徑山洎無庵全禪師住道場命師分座　上堂今朝結卻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荼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

利無數葬於橫山餘骼塔萬年寺左（道場全嗣）

明州天童癡鈍智穎禪師舉達磨見武帝因緣頌曰提起須彌第一鎚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焦山體嗣）

鎮江金山退庵道奇禪師僧問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曰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鵝湖驟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徑山印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雙林用嗣）

慶元徑山蒙庵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晦庵會中得心要眾推為高弟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遷徑山　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頌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命禮馬祖仍申前問祖曰我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汝作麼生山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汝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師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　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次乃曰因我得禮你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龜峰光嗣）

平江萬壽月林師觀禪師俗姓黃福州侯官人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與

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意作麽生師曰錯僧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如今日和尚作麽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大洪證嗣）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綜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卻許伊具一隻眼（大潙行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讚出山相偈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髮鬔鬆彌天罪過今無數吡舍耶中一款供（雲居會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萬年賁嗣）

潭州大潙噉庵鑑禪師會稽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卻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　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谿流水紅（萬年賁嗣）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溫之平陽邵氏子年十三祝髮習台教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參育王裕裕問師鄉里師曰永嘉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未及答批頰而出寢食不安者累月忽聞鐘聲而悟卽造室中裕復理前問師曰卽日恭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裕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擬對被逐次日再造室次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歎曰俊哉　因省母歸里龍翔賁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祇如言詮不及處如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賁以拂子擊左

師又畫以右手賁以拂子擊右師又畫於手中以兩手拓呈賁以拂子當中畫一畫師禮拜而立賁大笑曰三十年揀苗今日得此烏喙遂令執侍盡揭底蘊（萬年賁嗣）

慶元天童雪庵從瑾禪師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禮普安院子回落髮謁心聞賁於瑞巖一日入室賁舉紅爐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閩見佛智於西禪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憨布袋麽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曰和尚不得草草智曰瞎漢過者邊立時賁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

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賁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賁笑曰。汝又眼花了。師卽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花。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　慶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賁禪師塔右。萬年賁嗣已上四人此據箬庵存稿補入

又查覺浪所著禪燈正宗所載直翁淨嗣亦同名同號機緣一則附刊備考　雪庵從瑾禪師僧請益倩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杖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淨禪師。値淨上堂。舉靈雲見

桃花悟道因緣。頌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翅。堪笑烏梅皷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示眾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　嘗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月黑雲龍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　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　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崖嵬。　兼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　兼中到。無舌童兒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渠。撒手回途還得妙。天童淨嗣近有位中符禪師博極羣書查有

鹿門覺親見芙蓉楷機緣云覺問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楷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覺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楷曰無舌童兒能繼和覺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楷曰禁取兩片皮覺從此契悟位中所著大統竟削去傳燈丹霞眞歇宗珏足庵如淨五世但傳燈入藏已久指月盛行於世卽位中向年所刻洞宗續燈及拈頌諸本皆遞代相承並未改削一旦以北直僧塌來青州塔記忽翻舊案謂天童淨下鹿門覺卽是芙蓉楷下淨因覺夫淨因嗣芙蓉五燈中自有列傳及上堂法語與鹿門何涉誤併兩人爲一人不知有何所據紊亂世次余深痛之近讀鼓山霈和尙辨謬一書知位中所據青州塔記其僞有三夫塔記旣是自敘何以略於問道機緣而詳於出處歲月無他不過以

歲月爲辨論張本是其所長耳其僞一也又敘得法原由而於本師師翁師伯皆直比其名曰政和問參襄州鹿門自覺覺使見芙蓉楷道經鄧州得謁丹霞啻迹此數語乃是老師大祕爲後生晚輩作傳口氣豈是自敘之詞不過以見芙蓉丹霞爲改鹿門爲淨因之張本耳其僞二也又敘示寂顚末云皇統九年臘八親書塔記十二亥刻示寂試問此數語爲是末死之先須爲敘耶抑亦死後復起再敘耶其僞三也有此三僞乃欲據削從上五代世系位中欲借以欺人而不知實自欺耳蓋代人草創潤色是位中平日手段如青州辨無機緣便作出一段機緣鹿門覺上堂語便安入淨因章中安知其不能改塔記乎若塔記果是恁麼說話則此記亦不足信矣何況彼之謬書乎是編也悉從傳燈世系指月定本相次而成並不諳謁讀者其議諸

續指月錄卷二

續指月錄卷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蜀之廣安王氏子。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聻。師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涓公祝髮受具。徧叩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卻頭。且置。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迨水庵謝事。往參密庵傑和尚。傑即命師典客。一日傑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語。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傑遇師於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傑呵呵大笑。　傑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盡得旨要。辭還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叩玄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　師至夔州。

尚書楊公輔以臥龍請。未幾辭去。復遊吳中。首衆於徑山靈隱。後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蘇州秀峰穹窿。楊和王請住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鎡請師於慧雲開山。凡六坐道場。　師首衆靈隱。時有道者。請益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時無準侍傍大悟。（木陳忞頌云。至仁天子調玉燭。宇宙風清八百州。寸刃不施王化徧。一人端拱坐龍樓。箬庵問頌云。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藹地江湖風浩蕩。一時吹徹渙春冰）　上堂。舉楊岐乍住屋壁疏。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曰。楊岐鬬勝不鬬劣。秀峰鬬劣不鬬勝。秀峰乍住沒親疏。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　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云。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堯峰潛曰。吹火長尖觜）　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嘉定四年六月九日。師將示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時客寓徑山。遺命

散骨林間。住持石橋。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之龍泉吳氏子。自幼卓犖不凡。早歲慕出世法。年二十三。秉家參學。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杲陞堂。稱蔣山應菴華。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朝夕咨請。一日華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華厲聲一喝。師有省。華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得度於臨安白蓮精舍。自是徧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木庵永。一日辭永。永舉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薯。師曰。矢上加尖。永曰。吾兒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卽答。傑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傑移蔣山華藏徑山。師皆從之。一日傑挂牌。爲衆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和尚道。開口不在舌頭上也。自是機辯縱橫。傑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　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　居靈隱六年。法道益盛。得法者衆。忽退居東庵。示微疾。作手書別諸公卿。且垂二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腳不起。開

口不在舌頭上。辭世日。示衆。久聚正路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沉。痛哉痛哉。雲居莊拈云。松源老祖。壓良爲賤。若是黑豆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問。斷貫索莫在和尚手中麼。莊云。者瞎漢。拈拄杖便打　遺書嗣法香山睦。雲居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逝。放翁陸游銘其塔。天童傑嗣

饒州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峰。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咄。　上堂。平

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門外數聲婆餠焦、拍膝一下曰、好大哥。　詠靈巖石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後住薦福、逾月示疾。（天童傑嗣）

慶元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謁密庵傑於靈隱、鍼芥相契、遂荷印記。　寶慶元年、被旨陞靈隱。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一拽石。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曾牧潙山牛。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蝍蟟吞卻虎。　上堂。

舉鶴林因僧叩門。林曰、阿誰。僧曰。行腳僧。林曰。非但行腳僧。我這裏佛來也不著。僧曰、因甚佛來也不著。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則不然。若有人扣門。即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胸搊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胸一拳。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窗下安排向上。（天童傑嗣）

臨安淨慈潛庵慧光禪師。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淨雪花生。乘時索起撩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天童傑嗣）

太平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杲和尚南還、道經於潮。師祖父邀延、禮甚謹。其母夢僧入室、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之。芟染完具、參密庵傑於蔣山。一日入室次、傑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傑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傑搊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箇什麼。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傑連揮兩拳曰。打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遂辭去。（法音漢頌云虛空處著拳頭這漢何曾沒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座管絃樓）　出住太平隱靜。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爲性燥漢。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

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潑潑、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且道是放行耶。是把住耶、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東山和尚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閒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華還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　師臨終集眾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眾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眾悟遺言、若有旨也。（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笑庵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天童傑嗣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姓范氏福州長樂人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開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眾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鰕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 天童傑嗣

平江承天鐵鞭允韶禪師參密庵傑記前後住承天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顛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為他拔一拔看便下座 天童傑嗣

學士張鎡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悟道述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庵先禪師開山疏曰捨林居為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彔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庵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拶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

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嘉定五年公復請滅翁文禮禪師相繼闡法今有專祠於慧雲 天童傑嗣 已上十人

吉州青原淨居正庵宗廣禪師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麼時憑誰委悉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線海雲生 青原禮嗣

臨安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庵華拈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和尚與麼道也是聾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於叢林 鼓山永嗣

蜀中佛道無價刊載明之嗣為苦口益益嗣筏渡慈慈嗣一言顯顯嗣小庵密密嗣二仰欽欽嗣無念有有嗣荆山寶寶嗣鐵牛遠遠嗣朝陽以迄聚雲諸法嗣為大慧杲繼絕大盛錦江俟求機語補入因嘉興續藏止有中興諸師語錄並無苦口諸師事實耳繼燈功德最大諸方幸勿吝教

臨安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也示眾云

古者道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 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獃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 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靈隱善嗣）

臨安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曰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鱍鱍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

秋 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飯 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卻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靈隱善嗣）

吉安龍濟友雲宗鎣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喜趺坐年十二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首謁妙峰值佛涅槃日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不出山 嘗自咏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峰以法衣竹篦幷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祕訣 至元丁亥忽示疾集眾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眾語也眾請偈師不答將二鼓復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靈隱善嗣 已上三人）

慶元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磵於

淨慈悟旨命典文翰後住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虫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北磵簡嗣）

臨安淨慈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十八得度受具歷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後參浙翁琰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琰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琰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啟吻琰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 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

隱徑塢等山。開爐上堂。舉趙州示眾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　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徑山琰嗣

臨安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題世尊出山相。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

空。師嘗纂修五燈會元行世。徑山琰嗣

臨安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琰於徑山。琰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琰曰。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琰曰。且喜沒交涉。師曰。自遠趨風。琰以師聱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話來。擬開口。卽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琰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琰既示寂。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

山。值歉餘遭夯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祔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徑山琰嗣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舉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眾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眾隨至立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沈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徑山琰嗣

慶元天童弁山阡禪師。舉李翺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

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凌霄幾片雲。　觀音大士偈曰。螺髻屈蟠春鳥碧。綠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說甚眞觀清淨觀。徑山琰嗣

平江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舉大梅常禪師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徑山琰嗣

龍溪文禪師。示眾。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窗外一聲婆餅焦。徑山琰嗣

平江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游歷兩浙。末後到蔣山。見浙翁琰禪師。室中舉即心即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清涼。遷蘇州虎丘。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閒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筋折攪滄溟。擲拄杖下座。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徑山琰嗣

慶元大慈芝岊慧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誕時。母夢前石佛高禪師入臥內。寤而生。師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徑山浙翁琰。琰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州。

琰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琰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琰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一分曉。問著行脚事。則茫然爲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琰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琰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毒龍行處草不生。琰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琰便喝。　忠獻越王。請住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爲剩語。禪亦强名。擊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　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盌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卻來屋裏販揚州。襴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研。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閒。　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徑山琰嗣

慶元壽國夢窗嗣清禪師。山陰于氏子。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卻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海水無痕。　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徑山琰嗣 共十八人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有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處。卻將魚目換明珠。育王印嗣

無極觀禪師得法於育王印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箇癡獃。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育王印嗣 已上二人

慶元瑞巖無量崇壽禪師。上堂。舉鳥窠和尚因白侍郎問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

露鋒鋩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育王瑞嗣
慶元天寧無鏡徹禪師上堂舉巖頭和尚因僧問浩浩
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頌曰百萬雄
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
關公也大難天童派嗣
鶖峰定禪師讚玄沙和尚偈曰靑蓑不肯換金章千古
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榔天童
派嗣已上二人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從育王堪得法增集續燈悞入無準範嗣寶
慶三年六月受請住薦福次遷開先五年復還薦福

續指月錄卷三　無鏡徹　鶖峰定　十五

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
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　上
堂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燦上座
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
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
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脩途一時
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
說看卓一下淸平世界切忌謌言　結夏上堂百不
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剋期取證須證如是
三昧　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

年勑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
可以呑三世諸佛則曲彔牀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
以爲何如某昔者入眾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
意不作書記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
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
舊時燦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
下百數十人遇五日撾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
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話籠罩
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
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

續指月錄卷三　薦福燦　雪峰信　虎丘濟　天衣蔚　十六

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
也蓋膽毛幾莖則知者鮮矣育王堪嗣
福州雪峰北山信禪師頌佛成道曰六年凍得眼無光
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
茫何山淸嗣
平江虎丘屻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曰雲鬢濃
粧苦强顏爲他閒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
尋常死貨看天童觀嗣
越州天衣嘯嵓文蔚禪師上堂舉雲門和尚示眾曰人
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無廚庫

此時明暗自然分。（天童觀嗣）

柏嵓凝禪師。作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囘和東倒。箇中消息許誰傳。（天童觀嗣）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上堂。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雄漢。開眼堂堂入死關。（天童觀嗣 已上四人）

臨安徑山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依侍癡鈍穎和尚。一日室中垂語。如何是佛。師遽曰。爛東瓜。侍呈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皺著冰霜透齒牙。根蔕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嘗作偈寄呈穎曰。鍾山白刃赤身

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　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惟有者箇。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卻法身。擲下拄杖。是什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天童穎嗣）

福州雪峰大夢德因禪師。作布袋和尚贊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口笑何人。（天童穎嗣 已上二人）

臨安靈隱高原祖泉禪師。舉鏡清在雪峰。一日普請次。峰曰。溈山道。見色便是心。還有過也無。清曰。古人爲什麼事。峰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清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钁地去。師拈曰。雪峰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清。曾請幾乎狼藉。又舉伏馱密多尊者。問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金山奇嗣）

隆興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渚人。族姓梁。參月林觀禪師。觀令看無字話。經六年。迥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卻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

向露柱磕。一日在法座邊。忽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踍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觀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觀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脗合。　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卽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　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覔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閒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舵。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聻。幾度黑風翻大

涙未曾聞道釣舟傾　師晚年倦於槌拂庵居西湖
之上參學者猶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
勑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萬壽觀嗣）
興化龔山孤峰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於蘇之寒
山祝髮上堂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
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雪峰令僧問生如何是
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涙出痛腸
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
第一句只向他道劍去久矣　上堂舉眞淨和尚曰
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

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衆要會麼聽取
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
不及（萬壽觀嗣）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進賢人族萬氏謁月林觀禪
師一日入室次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
齩破燈盞觀頷之歷住數刹後移石霜作對月看經
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
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師晚年築庵曰紫霞丞
相趙公葵燕居里第嘗延師問道寶祐三年示寂書
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
泊然而逝塔於紫霞（萬壽觀嗣　已上三人）
鼓山檜堂祖鑒（續傳燈誤作宗鑒）禪師徐氏子也禮鍾山眞薙
度往依瞎堂遠服勤五載及歸閩參乾元穎禪師始
得大事了畢出世滁之瑯琊無何徙眞之北山復主
資福泉守程公延至承天遷光孝　帥府葉公請住
鼓山凡七載　開禧乙丑謝事明年五月師將順世
乃說偈曰平生患語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
爐一片雪（乾元穎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仁和俞氏子參育王一夕聞霹靂
聲通身汗下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　元世祖請說

法稱旨授圓明通應之號一日謂弟子曰吾二十七
日去矣至期而逝（育王廓嗣）
曹洞宗
青州普照一辨禪師精究內典貫通宗乘及參鹿門覺
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覺曰汝被一卷經
遮卻也師擬對覺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言下有省
出住青州普照還東都萬壽當是時燕秦齊晉之間
參宗之士皆其後學　師於青州室中嘗設百問勘
驗學者一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
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愚庵盂拈云道卽不難恐落今時旁僧云請和）

尚道看盂打一摑云羞也不識要稱禪客龍唐柱拈云青州老人秉洞上宗綱爲天下歸仰大開東閤
迎賓不忘重閣禁殿要識空劫已前自已麽良久云從來無位次誰敢强安排　又問二邊
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麽處相見。得箇端的。百丈
源拈云和尚口乾叫侍者過茶來　又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
喚作畜生得麽。愚庵盂拈云嫦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又問念
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麽擬心卽錯。動念
卽乖。愚庵盂拈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又問有口讚不盡無言
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
處道將一句來。百丈源拈云莫裝聾好　頌浮山示投子十六
題一識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

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强求。二死中活。今時
及盡更何親。雲鏁幽巖凍瑣津。堪美嶺頭增意氣。雪
中獨綻一枝香。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
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
四不落死活。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
語未歸簾幕靜。晚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三峰華
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
纔動落階墀。六不背捨。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花開
徧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鶯囀。不顧春殘語未休。七
活人劍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

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勳。八殺人刀。凜凜霜風
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玄
微墮穽坑。九平嘗。春來幽谷水泠泠。策杖優遊傍
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十利道
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不安禪。回光一句
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
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疏。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
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吟花
笑柳含煙。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廛。十
三透脫不透脫。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趁妙哂傍觀

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寒
潭不與月爲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
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
柱燈籠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
十六方入圓。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薇。
香霧噴花煙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五位頌曰。正
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
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攜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
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
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橫無巧

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弊入鄽來。縱橫踏破今時道。賓主頌。其賓中賓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徧涉。義天空闊不容塵。賓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鎮寰區暉大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囊篋裏薦賢書。主中賓曰。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卻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煙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燄裏。木人運步覓知音。鹿門覺嗣

慶元天童雲外岫禪師。昌國衛人。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洞宗。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陞住天童寺。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卻了也。行到二十里。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眾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貪緣。直上寒松之頂。龍唐柱拈云。深山佛法。雲外一一發洩了也。且道如何是鬧市紅塵裏佛法。樓連謝野梅花。弄霽雪之天樂。作行營鼓吹。雜胡笳之曲。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　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益敬之。二時粥飯。必同眾赴堂。一日問無印證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證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曰。救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曰。和尚先行。某甲隨後。師呵呵大笑。遂示寂。龍唐柱拈云。可惜放過天童者漢。我若在。待云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即與挑起鉢囊。橫擔榔栗。看者漢去得去不得。若去不得。便與推倒方丈。纔見真獅子兒。豈不俊哉　塔全身於本山之麓。

東谷光下　直翁舉嗣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出家。長遊成都坐夏。請益坐禪之法於老宿堯首座。座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明年往謁佛照光於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光曰。帶得劍來麽。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貲剃髮。人皆以烏頭子呼之。久之復至靈隱。時破庵居第一座。同游石笱庵。庵之道

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麽。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傍有省。（牧雲門頌云城門失火臭煙熏殃及池魚尾盡焚無處更求三尺水直看振鬣上青雲　箬庵問頌云氣飲長虹已食牛血漫漫地照人愁因風吹火無多力春滿皇都四百州）　破庵先和尚過天童掃塔。師偕往。至瑞巖雲巢。留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姓茅。衣冠狀貌。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大闡宗風。繼遷焦山雪竇。被勅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以朝命主徑山。有旨召入內庭。師奏對詳明。上爲色動。賜金襴僧伽黎。復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

理宗垂簾而聽。賜佛鑑禪師號。師居徑山二十年。海眾雲騰。信施豐積。雖寺兩遭火厄。乃旋復旋興。爲東南法席第一。　師於寺前四十里。結庵一區。爲歸藏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築室百楹。接待雲建閣以藏後先所賜御翰。東西供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祠奉以旌孝慕。上聞嘉歎。　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歷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淅

春寒秋熱。　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柰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西廊東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麽。　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三月旦日。陞堂示眾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

親書遺表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傾而逝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臥龍先嗣）

江州雲居卽庵慈覺禪師蜀人也上堂舉雪峰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舉四十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部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　讚船子和尚偈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柰煩撐破船　師始登雲居先一夕宿瑤田莊夢伽藍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罷值堂中二僧相毆以新到例遣擯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至瑤田莊而寂（臥龍先嗣）

慶元大慈獨庵道儔禪師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臥龍先嗣）

臨安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初游石霜禮雷還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聞穹窿先道望遂往叩先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先異之每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礪久乃辭去復徧遊諸老門庭咸稱賞之　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鍾山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徧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開縱目春盡尚餘華老胡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便下座　淳祐甲辰三月望示衆曰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訣衆而逝窆全身於院後（臥龍先嗣已上四人）

慶元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六歲攜籃隨母採桑俄念攜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剃落謁育王佛照光和尚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肯一日光問是風動是旛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光曰不是風動不是旛

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卻腦蓋。光喜其俊邁。命典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於上天竺。時松源嶽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遂往見之。蒙印可。得盡其旨。辭去。徧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挽師分座。

嘉定五年。約齋張公鎡。請師開法臨安慧雲。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訪。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筍。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僧問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

何。師曰。沙裏無油。　有來上座入方丈曰。某甲有狀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裏。來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讐。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　新到僧至。師問汝名甚麼。僧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石林鞏頌云。白浪堆中下一鉤。錦鱗紅尾尚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笑入蘆花萬頃秋。)　師尤邃於易。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心法。朱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　師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

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遂怡然而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并遺骨。祔葬於應庵塔左。壽八十四。(靈隱嶽嗣)

溫州江心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卻。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瞥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靈隱嶽嗣)

台州瑞巖佛日雲巢巖禪師。作經題八字偈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　頌靈雲見桃華話曰。三月桃華爛熳

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牛是真情牛脫空。(靈隱嶽嗣)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靈隱嶽嗣)

臨安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草公案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靈隱嶽嗣)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

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什麽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柰全身入鑊湯 靈隱嶽嗣

慶元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庵庵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

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朝夕不解一日忽然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參松源嶽一日室中舉祕魔擎叉話師豁然大悟 上堂舉應庵華和尚問密庵傑如何是正法眼傑曰破沙盆華頷之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 靈隱嶽嗣

諾庵肇禪師華亭懷古偈曰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醮碧流 靈隱嶽嗣

湖州道場運庵普巖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靈隱嶽嗣

蘇州虎丘蒺藜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後至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兎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麽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驀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

虎丘落處麽靠拄杖祖禰不了殃及子孫 靈隱嶽嗣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禪師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麽處囘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囘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麽生囘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卻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靈隱嶽嗣

鎮江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庵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及子孫 靈隱嶽嗣

明州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箇師僧喫卻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靈隱嶽嗣）

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常謁松源嶽和尚於靈隱。從容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嶽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遂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無言要眼聽。（靈隱嶽嗣 共十四人）

臨安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稍長以進士業應詔不第。遂出家。遊歷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同翔荊楚間。時曹源生出世妙果。師造見。聆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生從龜峰。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游浙。有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之句。初應嘉禾光孝。道聞於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蔣山諸莊。皆瀕江易澇。下田多無收。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有三載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郎東畎曹公豳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眾集如海。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兩山。上堂。天童用底。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堪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還徑山。一日忽陞座辭眾。舉世尊臨入涅槃。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

四十九年。作盡伎倆。及至臨行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山僧今日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至夜分起坐。移傾而逝。壽八十二。荼毗舍利五色無數。遵遺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庵。學者分其半塔於菖蒲田。（萬福生嗣）

臨安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列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天童鏡嗣）

荊州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

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
春。卻憶西來胡達磨。天童鏡嗣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
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槌星火迸。螺江燒卻謝郎船。
讚豬頭。和尚曰。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
音。天童鏡嗣
慶元育王寂窗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鄧氏子。時枯禪鏡
唱道怡山。師往見之。一日鏡問曰。自從一見桃華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鏡
深肯之。鏡遷靈隱。師掌內記。以老母歸省閩帥趙公

汝愚。請師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蘗。　朝命補江
心。後遷玉几。適災變。竭力興建。聞奏朝廷。降金帛鼎
建舍利寶塔。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鵶鳴鵶鵶。鵲
噪鵲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華草香。善財
何處尋樓閣。喝。天童鏡嗣
泉州法石愚谷元智禪師。長溪薛氏子。參天童有省。呈
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
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　咸淳丙寅正月。趺
坐書偈而逝。塔全身於鼓山南院。天童鏡嗣
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

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且道汗下
後如何。驀喚侍者。將扇子來。　上堂。衲僧家游方行
腳。撥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
北。到處爲家。稍涉迂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
在那裏。擲下拄杖云。看腳下。天童鏡嗣
毘翁滔禪師。久參鏡和尚。得契。佛誕日偈曰。毗嵐毒種
毒華開。添得雲門醉後杯。今日河橋風色惡。炎煙疏
雨洗黃梅。雜毒海載此偈是西岳作未知何據 天童鏡嗣已上七人
平江虎丘雙杉元禪師。舉宋太宗夢神人勸發菩提心。
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雪竇代曰。

實爲今古罕聞。別峰印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師
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
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　冷泉兩廊畫壁頌曰。一
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
總是靈山會上人。隱靜柔嗣
臨安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之何氏子。世業儒。母陳。
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十二出家。十八受具。一切文
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甚處人。師曰
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收坐具。珍曰。放汝
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一日侍立次。

珍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尚聻珍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領之命入侍司洎珍告寂師至淨慈嘗自稱寒拾里人徑山請居第一座 大德庚子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 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事竣入覲加賜佛日普照陛辭南歸養靜於梁渚之西丘 至治壬戌徑山虛席請師補處師三被金襴之賜二十年來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集至無所容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磑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 又勘一僧曰棊盤石研破你腦門

盞盂池浸爛你腳板僧擬答師便喝 又勘一僧曰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爲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 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微疾問侍者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捨寄語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無語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沐浴更衣書偈訣眾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全身葬於寂照塔院 徑山珍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文有聲祝髮日芝產戶樞及游方值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遂蒙印可遊天台眾請開法寒巖瓣香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疏山又十年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寺眾數百懇留涕泣而莫之留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師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眾復以請師力卻之 上堂拈拄杖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

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放過一著 皇慶元年遘疾危坐不近醫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眾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目睛不燼鎔以烈燄益晶瑩齒牙頂骨錚然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寶藏世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焉餘骼舍利分葬東溪 淨慈顏嗣

慶元奉化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

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華如何
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
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卻遂起身曰立地待諸
人搆取便下座　臨終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
樹成佛虛空落地茶毗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淨慈
頴嗣
婺州雙林雲屋自閒禪師括蒼葉氏子烏巨行禪師之
九世孫也初參荆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頴於淨慈
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叟曰
何不道泯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蔀

徹見叟垂手爲人處後出世雙林遷智者皇慶壬子
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
逝淨慈頴嗣已上三人
枯木榮禪師讚三祖偈曰夙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
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無方安嗣
臨安徑山佛智晦機元熙禪師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
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從西山明公祝髮將
遊方其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
間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觀與語驚異留侍左右
至元間總統楊璉眞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

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
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
相起兵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　元貞二年
出主百丈居十有二載至大初應淨慈請入院日行
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悉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
一時輻輳　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螢
火出孤鶴過遼東　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
南山今日結卻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其中
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
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　居七

載復遷徑山已而策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
聞師退閒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
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衆擲筆而化世壽
八十二奉全身瘞於金鷄石下弟子在杭者分爪髮
塔於淨慈西隱育王觀嗣
慶元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
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中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
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
薙染受具上育王見偃溪聞禪師機鋒相契命掌藏
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

尾巴過不得。師劃然大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遂許可。蔣山虛席。奉朝命居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刀而去。至元十七年。遷徑山。寺罹回祿。師住後頓還舊觀。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京師有譖毀禪宗者。師曰。此法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詣闕。被旨集諸宗徒廷辯。元

世祖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譖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世祖大悅。師陛辭南歸。示衆曰。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宿負此山債耳。復竭力營建。匝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至元三十年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後建塔於寺之西麓。（淨慈聞嗣）

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王氏子。見偃溪聞於淨慈。朝參暮叩。久之始獲印證。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元大德庚子。復請歸何山。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豎起拂子曰。看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翛然而逝。（淨慈聞嗣）

慶元天童止泓鑒禪師。初住慶元眞如。移天童。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

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啻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下拄杖下座。（已上三人淨慈聞嗣）

慶元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翦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大川濟嗣）

慶元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濟。一日

入室次濟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濟遽枯竹篦拄之師豁然省旨後縛茅仗錫峰日扃戶書法華嘗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大川濟嗣己上二人

臨安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年十三告辭父母薙髮出家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卽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智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曰起居和尙智俾入侍司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倫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領之倫逝而介石

朋補處一日朋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議朋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卽命侍香　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幷金襴法衣　大德九年住靈隱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曰閩中師曰彼處如何住持僧曰飢卽喫飯困卽打眠師曰錯僧曰未審和尙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　居四載示疾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偈畢乃跏趺而化雙林朋嗣

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讚興化和尙偈曰中原一寶有來由掇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靑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弁山阡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玩長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盋盂中無鏡徹嗣

支提愚叟澄鑒禪師寧德張氏子參無文於薦福遂許入室至元二十年世祖勑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後將示寂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薦福燦嗣

紹興大慶尼了庵智悟禪師福州王氏女幼孤年十一白母願出家因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

然頓悟　往參雲峰信信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信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信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尙有什麼過信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在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信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　上堂拈拄杖天乖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淸淨境禪心頓覺悟眞空靠拄杖有甚共語處　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甚麼道未免

坐在者裏。大慶卽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
上堂。柳絮飄風。杏華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
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雪峰信嗣
寧波天童西江謀禪師。被勅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色
瘁。泣眾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理宗朝。三被寵錫。
其示眾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
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遂逝。華藏淨嗣
福州雪峰石翁玉禪師。禮雪峰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
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疇煙雨幾
鋤犁。華藏淨嗣

臨安中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
東海涌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牀日未斜。
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徑山珏嗣
臨安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鼓氏子。丱歲而孤。萍蹤
無寄。聞荊叟珏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舉洞山麻
三斤話。遂得大悟。出住宜興之保安。遷嘉禾之天寧。
後主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進仁宗覽而嘉之。賜金
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禪師。徑山珏嗣已上二人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上堂。蘆華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
彿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爲君卓破精靈
窟。無位眞人赤骨律。靈隱泉嗣
溫州華藏瞎驢無見禪師。舉興化打克賓頌曰。興化打
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黃龍開嗣
臨安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
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
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爲
下箇註腳。以拂子擊禪牀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
緘口過殘春。黃龍開嗣
杭州護國臯庵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
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

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
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
子廝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黃龍開嗣
放牛余居士。參無門開禪師。凡有所問。被開劈面截住
曰。不是不是。一日向同參臯庵宗問曰。吾師甚麼見
解。敢對人天顚倒是非。宗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
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兩字如何。宗曰。不是
不是。士言下頓悟無門爲人處。　安吉州沈道婆問
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舉。士曰。
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

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鷄逐鷄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九州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這箇本地風光士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黃龍開嗣已上四人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龍舒太湖人入閩禮孤峰秀和尚秀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得臻閫奧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秀曰你也得只是未在　一日秀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秀口即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華片秀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久之太傅賈平章魏國公劄請住鼓山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牀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　上堂六月旦夏已

中荷華開水面荔子映山紅無位真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　師化緣將畢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孤峰秀嗣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讚傅大士偈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入百有餘年孤峰秀嗣已上二人

葛廬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和尚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竪鐵鎚無孔舞春風容庵海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辨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辨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師禮拜辨曰可惜許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忽然猛省住大明上堂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用盡钁頭力放下臥清風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不居無影谷曳杖入煙村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掌上擎日月運照自無私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石人同木女相邀入海中曰此是今時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待汝盡卻今

時卽向汝道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針針相
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卻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
邊尋也不見卻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
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
驀然一劄曰原來祇在這裏（南庵依頌云百城煙水苦飄蓬樓閣門開未許通只有善財親得見德雲不在妙高峰位中符云爲惜明珠糞掃堆婆心曲盡幾多回精光撥動由人取蛟宅無須費打開）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
香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　偏中正曉天不
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煙映　正
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

絕纖埃　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
平熙熙風物從來異　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
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普照辨嗣）
慈雲十身覺禪師普照室中推爲上座辨垂百問以驗
學者一時鮮有契機惟師所答有同水乳略舉七則
以見其槩　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
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無
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　問曰不見一法猶是半提
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　問曰喫
飯忘其飢力克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克底人師曰巨
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問曰直得不恁
麼來者猶是兒孫邊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
鷄雪裏啼　問曰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
山萬里只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師曰牀窄先臥
　問曰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
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　問曰岸如欲止
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
曰下載清風付與誰（普照辨嗣）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嘗著百問激勵學徒其略曰沒底
船子爲甚麼無漏堅固豎起拂子曰爲你說禪了也

作麼生會又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
轉語底麼又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
裏許作麼生會復以手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
明甚麼邊事豎起一指曰俱胝和尚向這裏放大光
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又曰折腳鐺兒爲活計穿
心椀子作生涯通玄庵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
且道安然坐底是甚麼人（普照辨嗣）
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於滏陽造仰山寺忽有
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
柴便是家緣了師見之大悟卽入西山結茅以居徧

參諸山。遂入青州之室。後住珙珞寶巖寺。一夕大風震地。宴坐而逝。普照辨嗣 已上四人

慶元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鄱陽史氏子。幼頴異。年十四。薙落受具。出遊謁荊石玹思庵睿諸老。不契。聞雲外岫和尚唱道天童。師往依之。入室有省。遂命典藏。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師應詔竣事。上賜以織金屈眴之衣。 宋寧宗泰定初。南還。江浙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孝。既而洪之翠巖。饒之芝山。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固辭。 元至正十五年。遷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

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雙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飯。 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靑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庵。六年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建塔圓明庵後。天童岫嗣

續指月錄卷四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祖父母 伯父母 先父母 堂兄嫂 妻室 胞堂弟等深種
良因同登極樂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五

六祖下二十一世

臨濟宗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人(續燈存藁作閩之漳州人)初參天目禮令看臨濟三頓痛棒話一日纔上蒲團忽覺有省後參無準範和尚於徑山因鑄鐘令著語師呈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準即俾居侍司每遇入室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經十年偶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枝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

時颺下方始見無準老人立地處後舉示人曰正好與三十拄杖(菩庵問頌云大虫無齒爪牙危未透玄關只暗疑不是脚跟親點地此心能有幾人知) 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花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這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覓卻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眞可笑笑什麼等閒拾得蘇州梨看來卻是青州棗 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珪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似等閒脚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 準老人忌日拈香曰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卻有何憑據紫柏黃檀一處燒 僧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曰有口祇堪喫飯曰若不借問爭達本源師曰未敢相許曰如何是溈仰宗師曰父慈子孝曰如

何是臨濟宗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山自清水自綠曰五家宗乘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頭頂天脚踏地

師住袁州仰山世稱法窟第一咸淳己巳元帝賜賚尊禮 至元丁亥寄竹篦塵拂及綠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峰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徑山範嗣)

臨安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孕年十八落髮見谷源道於瑞巖聞三斤麻之話

疑之徧叩諸方一日於雲居見山堂閱楞伽至蚊虫
蠛蠓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　參無準範和
尚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
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眞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
云竟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師悚然良
久忽聞板聲大悟（介庵進頌云漏屋恰逢連夜雨夏多愁霧鎖柴門忽然雲靜紅輪擁疊疊青山插遠村　一初元頌曰頂門一擊汗如油捉敗當年老趙州自是黃河連底濁一翻㶁雨一翻愁）
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
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
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上堂

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緉
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裏躍
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末第儒生偸眼覰滿懷無柰
舊愁何　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
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
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牧公謙頌云千奇與百怪只在一毫端拈卻毫端看霜花六月寒）　上堂舉達觀頴示眾云七
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
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師云喚七佛
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

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眾要
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
樣花　師將示寂與眾入室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
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
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徑山範嗣）
台州國清靈叟源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眞如凡聖皆
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曰唵部臨唆師曰趙州禪只
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靈叟卻
向他道飢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梵
語此土唐言　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

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
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徑山範嗣）
慶元天童別山祖智禪師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
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
覺見無準於雪竇範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
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
喪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
而範移徑山命師分座天童燬州帥吳公奏師道行
師被旨擕一囊一鉢縛茆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
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盡還舊觀　一日忽示

眾曰。雲濟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
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
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環溪一禪師。題布袋和尚讚曰。逢人乞一文。
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 舉卽心卽
佛頌曰。卽心卽佛。砒霜狼毒。起死囘生。不消一服。徑山範嗣

明州天童月坡明禪師。得法後陞住天童。舉僧問雲門。
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頌曰。雲門者一劄。吹毛
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舉艮遂參麻谷

因緣頌曰。攜鋤不顧。便好囘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徑山範嗣

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
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病鶯亭前風擺柳。錦官城畔
雨催華。徑山範嗣

慶元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上堂。發得一機活。出
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喫棒。不待春風著意
開。暗香已在梅花上。舉僧問南泉。師居方丈。將何指
示。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頌曰。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
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寄天童和尚偈曰。翁翁八十
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
葉是曇華。徑山範嗣

臨安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杭之靈隱。
舉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
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
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疏。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絕岸可湘禪師。台州寧海葛氏子。舉僧問曹
山。雪覆千山。為甚孤峰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
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

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芒芒沈在
月明前。徑山範嗣

慶元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髫與羣兒戲。
必摶泥沙為佛塔像。既長遂出家。見無準範。自陳來
歷。範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範謂
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
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
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範移徑山。師居第二
座。自是聲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舉師開法
定慧寺。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大眾。黃面瞿曇。乃竺

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冤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旣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四海浪平龍

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師嘗題靈隱兩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華翳。去卻一重又一重。　晚年退居幻智庵。將終。誡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徑山範嗣

越州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徑山範嗣 共十二人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薰於靈隱。一日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薰遽曰。雪峰輥毬。師侍傍。聳耳而聽。豁然領悟。銜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頻紅蓼。明月孤舟。薰頷之。　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靈隱薰嗣

臨安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　師以宋鼎旣遷。卽謝寺事。時金山默庵雅禪師。尊師道行。　元兵下江南。默庵被總兵伯顏脇置幕中。從至武林。默庵言於伯顏。請師

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庵曰。和尙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　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尙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靈隱薰嗣 已上二人

慶元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人。姓林氏。始孩不肉食。年十五出家。後祝髮受具。登太白。謁天目禮。咨決所疑。禮舉南山筆筍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禮便打。豁然有省。　被旨住育王。僧問。如何是敎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玄妙。僧曰。恁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

緩緩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
來僧曰如何報得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下去
問如何是聞復瞖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
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笊籬　上堂地大水
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
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
飄如此卽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
無得　晚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
聽我說西東（保寧茂拈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一
日謂眾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

好西堂唯庵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卽命壘石爲塔復
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
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　將示寂書
訣眾語而化所著有三會語錄（天童禮嗣）
臨安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後住淨慈上
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與者箇相去多少擲
拂子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祕
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喝一喝下座（天童禮嗣）
嘉興天寧冰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

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
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天童禮嗣）
平江虎丘雲畊靖禪師上堂山僧若眞正舉揚河步亭
無汝著腳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
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
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
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
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漁人只看絲綸上
不見蘆華對蓼紅（天童禮嗣已上四人）

平江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
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
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悼雲巢
和尙偈曰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躕未決疑既是
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雲巢巖嗣）
平江虎丘淸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青途
路同行各奔程淸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雲巢巖嗣已上二人）
臨安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無
處俗意毋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奮志參方初

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淳祐初制府趙信庵以金陵半山請師出世　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　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一下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　臨終示微疾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塔於本山（華藏通嗣）

平江萬壽高峰嶽禪師讚初祖偈曰開旗展陣入梁邦

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欵翩翩一葦渡長江（淨慈道嗣）

平江承天覺菴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腳多見尊宿不能了決慕無準道風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戰悑話頭也不記得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私自歡喜遂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準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作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作麼生是生死底事師曰眉毛安眼上歇曰眉毛因甚安眼上師曰說著令人轉不堪歇又問汝甚處來師曰徑山來歇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峰依舊插天高歇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著遂挂塔歸堂師自知未穩心下常熱悶悶地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歇舉如何是佛三腳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跨跳歇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　承天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

杖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刹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剖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悔悟遂禮師回奏（雪竇謙嗣）

霍山昭禪師上堂卽心卽佛嘉眉果閬懷裏有狀非心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雪竇謙嗣）

慧巖象潭泳禪師上堂舉無著和尚至五臺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瓈盞問曰南方還有者箇麼著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師頌曰五臺凝望思

遲遲白日靑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喫茶時雪竇謙嗣

一關溥禪師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卽心卽佛我便向者裏住頌曰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雪竇謙嗣

台州國淸溪西澤禪師普說略曰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欵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衆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若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欵相應始得雪竇謙嗣已上五人

臨安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　師年八十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天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百疋後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　師嘗舉東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稺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師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昔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國王聞逝遣法嗣到山掃塔道場嚴嗣

明州天童石帆衍禪師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麼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正位師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沈沈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道場嚴嗣已上二人

臨安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舉晦堂與黃山谷問答木樨花香因緣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

忽聞巖桂送幽香。舉龐居士有男不婚。有女不嫁

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圞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嚗嚗聲。金山開嗣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示衆曰。卽心卽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襪不冠身自由。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閒倚闌干立清曉。紅芭蕉引碧牽牛。徑山沖嗣

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因甚骨裏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强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葢了。者僧無事可思量。徑山沖嗣

慶元天童簡翁敬禪師。增集續傳燈誤入二十世無準範下 上堂。舉大梅卽心卽佛話。頌曰。郞心葉薄妾冰清。郞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舉文殊問庵提遮女。生以何為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徑山沖嗣 已上三人

湖州道場龍源介清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於義興法藏齊禪師。往育王謁寂窗照和尚。入室契旨。俾為侍者。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上堂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為境轉。靜為法迷。不以色葢不以聲騎。風前閑聽杜鵑啼。育王照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明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氏子。出家首參竺元道於仙居。繼詣徑山謁元叟。叟問東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盡其底蘊。日纔涉思惟。皆為剩法。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為剩語。諸人到者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牀。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 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花峰。被蚪游食卻半邊。你因甚麼不知。

又曰。冷泉亭吞卻鏊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鬬額。是第幾機。衆莫有契者。 洪武十九年夏。師被誣。將逮。或勸師早自為計。師不顧。怡然詣有司。未鞫。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徑山端嗣

嘉興天寧楚石梵琦禪師。象山人。姓朱氏。生在襁褓。有神僧見而謂其父曰。此佛日也。他日必當振揚佛法。十六為僧。趙魏公見而器之。為鬻僧牒。得度受具。一日閱楞嚴有省。入歷覽羣籍。恍如宿契。往參元叟端和尚。端震威一喝。師愕然。一夕睡起。聞鼓聲。豁然大悟。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吾入手矣。因

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
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端迎笑曰。且喜大事了
畢。以第二座。參叩者。多令就師決擇。　出住杭州報
國。一日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
何是禪。師曰。正值歲朝公讌。丞曰。達磨西來。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麽處。師曰。管絃雜遝。
朱紫熒煌。丞曰。莫便是和尚見處麽。師曰。不敢。丞曰。
容在別日說話。師諾諾。　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麽
經。主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
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即不無。如何是眞法。曰。具

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脅屬。
主卻問如何是眞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主曰。是。
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
師曰。喫茶去。　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輥三箇
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
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卻有箇好處。好在什麽處。四五
百條花柳巷。二三千座管絃樓。　上堂。大事未明。如
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常
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聞聲悟道。塞卻你耳
根。見色明心。換卻你眼睛。薄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

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至正丁亥。帝師錫號佛
日普照慧辨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尋退歸天寧。
上堂曰。一毫吞卻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卻一
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
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　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
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
上大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賜齋文樓
下。親承顧問。師行。出內府白金以賜。　三年秋。上以
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召僧中博通
三藏者問焉。於是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

館於大天界寺。上命禮部勞之。又命膳部頒賜薪米。
旋命以所問條晰入告。師援據經論。成書將進。忽示
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
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
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
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
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
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
骼及諸不壞者。歸師所築西齋建塔。文憲宋公濂爲
之銘。（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愚庵以中智及禪師蘇州吳縣之顧氏子也
自幼出家於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聽賢宗法師講
華嚴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
涉言詞卽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謁
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彩一
時交相延譽有同參嶼公見師訶曰子才若此不思
擔荷正法乃甘作騷壇奴隸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
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
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一日忽見秋葉墜庭豁然
有省謁元叟端於徑山遂得法焉　江浙行省丞相

達識帖穆兒請住徑山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
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
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　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
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
穿卻解空鼻孔戳瞎達摩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
山猶在最高層　善權通長老書到上堂自從胡亂
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柏操任汝非心非
佛我只管卽心卽佛事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江
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善權方便固當如是只

如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
道得鉗斧子未到你在　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劃瓜
師問劃得幾箇祖師頭座曰三十箇師曰那箇皮下
有血座曰和尚何得重重相戲師曰好心不得好報
　上堂齩破鐵酸餡百味具足演出大藏教一句該
通三脚驢子弄蹄行萬里無寸草　上堂拈拄杖十
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
拄杖下座　有亡賴男子瞿範者日饕盤餐執事者
譏之致忿誣師以闇昧之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
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亦毫無慍色踰年省憲白師冤

復劄請再住徑山師入院拈劄曰前佛性命後佛紀
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
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
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陞座酬唱
畢復曰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
魚打𨁝跳一國之師展笑容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
慧禪師　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大天界寺
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
偈而逝荼毗火餤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
遺骨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

爪髮塔於徑山。（徑山端嗣）

杭州靈隱樸隱天鏡元瀞禪師。越州會稽人。姓倪氏。從弘教大師立公祝髮。參元叟端和尚。入門。端厲聲一喝。聲若雷霆。師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遂命居侍司。尋掌記室。追隨久之。得蒙印可。 師應召入京。從容問道。賜食而退。會靈隱虛席。諸山交致堅請。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 上堂。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未幾被逮謫陝西。途次寶應寧國寺。忽合掌端坐而逝。（徑山端嗣）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族姓吳。番陽人。父仲華。爲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眞牧純公受業。七歲得度。完具後。參元叟端和尚。端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端叱曰。參堂去。一日端見師問何處人。師曰。番陽。端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端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侍香。尋掌記室。端嘗謂衆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 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烝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召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 蒲圻魏公觀爲蘇郡守。見萬壽廢址。戚然有意興復。聞師寓虎丘。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返而應。 洪武十五年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别直指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徑山端嗣）

象山瑞龍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周氏。師自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往從雪庭於長蘆。遂薙髮受具。教相諸宗。靡不研究。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復往依侍。踰年雪庭示寂。寂照端禪師。來補其處。一見脗契。 住象山瑞龍。上堂。豎拂子。只者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緜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溈仰則父慈子孝。用劍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

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腳下 師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一日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交友集眾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有重修歷代高僧傳行世（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族姓方母張氏出家杭之梁渚崇福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見湖器之遂為祝髮受具參徑山元叟端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端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端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腳踏地端曰見

後如何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端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端領之 洪武初聘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後住徑山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洎合停囚長智 一日得疾甚篤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眾是什麼看取竟寂（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奉化應氏子元叟住靈隱師往參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端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端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端便喝師當下廓然至正七年元帝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 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荼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分建塔焉（徑山端嗣）

杭州靈隱竹泉了幻法林禪師族姓黃台之寧海人因

看睦州語有省參元叟端和尚端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 一日看經次端曰看經那師曰是端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端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端微笑 師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朝夕只輥三箇木毬趙州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

訪。只是敍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三千里外定誵訛。　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話。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　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慧理法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歳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至正十五年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衆。敍平生行脚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

化。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其時塔前古桂。當春吐華。清香滿路。見者歎異。徑山端嗣

明州天寧歸庵仲猷祖闡禪師。族陳氏。鄞人也。從佛智匡禪師剃染。參寂照端於徑山。得旨。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衆道不得。拈拄杖。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　上堂。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衆。且道好在什麼處。衆眼難謾。徑山端嗣

蘇州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麼滬瀆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卽沈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之而靈相巍巍。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開元寺所奉維衛迦葉二石像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虫看水磨。不作恁麼會。眞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卻。又作麼生。清平世界。不用誵言。　師晚年嘗居葑門直指

庵。人稱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趺坐泊然而逝。徑山端嗣

杭州上竺我庵本無法師。黃巖人。依寂照於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參湛堂於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旣爲湛堂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遺書囑其力弘教乘宗趣。餘無他言。　師於祭筵拈香曰。妙喜五傳最光燄。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溫。

我恩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
暮掣電討甚空中痕臨終無疾坐脫（徑山端嗣）
蘇州萬壽佛初智滔禪師送忠侍者偈曰烏窠吹起布
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
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
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
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徑山端嗣共十三人）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人族姓龍上堂六月行人口
吐煙匣匣只爲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
到曉眠拍禪牀乾明不惜口業爲你說破臘月三十

日到來閻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江心萬嗣）
南康雲居小隱師大禪師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
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
安能柰爾何（江心萬嗣已上二人）
金陵集慶龍翔笑隱大訢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參晦
機機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曰黃龍既得旨於
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
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機一日舉百丈野
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
狐身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遽震威一喝師

當下渙然冰釋　天歷元年文宗以潛邸爲大龍翔
集慶寺簡集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
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
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勑外
臺護視使安居終老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
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撑觸演說苦空豎拂子山僧
拂子穿卻汝諸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　師一日問
僧甚處來僧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徧參
底作麼生僧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卽
今爲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至正四年甲申

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游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
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黃
文憲公溍撰塔銘虞文靖公集著行道紀師著有禪
林清規及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徑山熙嗣）
嘉興祥符梅屋念常禪師俗姓黃華亭人年十二出家
十四薙髮受具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
師往參承值佛智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
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
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
所解佛智領之俾掌記室迨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

率一眾。後奉旨選召出世祥符。所著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徑山熙嗣）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祖師。吳江陳氏子。年十五祝髮受具後。卽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於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謝天童平石砥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嚴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噇飯噇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煙雨裏。筍輿來往亦風流。　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毲。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

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腳行萬象森羅。笑不輟。（徑山熙嗣）

杭州中竺一關正遠禪師。番陽人。族方氏。參晦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參中峰於天目。復謁徑山元叟。時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徑山熙嗣）

寧波佛巖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參晦機於淨慈。纔入門。機曰。湖山霽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師憚其繁。歎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爲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剗踪削跡。聞吳興桃花塢僻邃。乃往縛茆。一日灌園次。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頌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頭倒騎。蟭螟吞卻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

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　上堂。舉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曰。雲門一劄。猿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　師晚年卜築於鳳臺之西。曰新庵。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晨。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徑山熙嗣）

越州天衣業海子清禪師。年八十六。出住天衣。因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煑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古人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天衣則不然。供

佛嬾拈華延賓不煑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徑山
熙嗣已
上六人
杭州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元兵下閩遭遊卒挾師
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子讀書師
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既長俾師隸里中無
相寺爲僧參雲峰高於徑山得法天歷初中竺笑隱
訢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住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
政院具疏請師居焉徑山高嗣
江州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人族巢氏上堂過去諸佛
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

續指月錄卷五　一溪如　古智喆　怪石奇　三十一

甚麼卓拄杖下座徑山高嗣
明州天童怪石奇禪師普說其略曰參禪本無難易只
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
緣不存一法如大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
動無上眞乘方可希冀又曰此事如人飢渴說飲說
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效徑山高嗣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居常不設臥榻
夜則焚香燃燭端坐達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
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繒絮嘗以益貲建大
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

平生行脚事畢端坐而寂徑山高嗣
龍巖眞首座樂閒歌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
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
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
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
一卷三字經逐日爲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
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爲虛名被羈鎖我不
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强分人
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裝大閻王相請無親疏盡
付一堆紅餤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柁補破

續指月錄卷五　本源達　眞首座　菾都寺　竺田霖　三十二

遮寒暖卽休淡飯粗茶隨分過我作樂閒歌自歌還
自和不是閒人不肯閒世上閒人能幾箇徑山高嗣已上五人
明州菾都寺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鐵鏡上堂語遂
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
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
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何山明嗣
雪竇竺田汝霖禪師昌國王氏子從梅澗福公祝髮受
具聞天童鑑公道化往參命爲侍者一日室中舉趙
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誾於靈

隱堂器之。命典記室。後游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
出世雪竇。晚主萬壽。至元五年示微疾。更衣書偈而
逝。茶毗設利五色。天童鑑嗣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參靈隱閒和尚。
即蒙印可。後出住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
至順三年。廣教府聘主雙林。元統二年。行省選住道
場。示眾。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
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
也是不快漆桶。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
字。即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六月不熱。五穀不結。遂

下座。靈隱閒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倪氏子。自幼聰慧絕倫。
年十七。因誦楞嚴。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應當見
月。豁然開悟。遂謁悅堂。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
師曰。按牛頭喫草。堂奇之。後出世徑山。玄風遠播。晚
歲退居東堂。示眾曰。坐斷陵霄已十年。匡宗論道只
隨緣。於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　元統壬
戌十月三日。示微疾。當午集眾說偈曰。祖師門下客。
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語畢。乃趺坐
而逝。靈隱閒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人。魏姓。久依悅堂。一日
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莂。出世
雲居。晚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話
頭。　臨終。集眾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拔
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已上三人靈隱閒嗣

嘉興石門真覺元翁信禪師。開山日上堂。向上一機。末
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
來通箇消息看。　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
溪是。大眾。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三轉

五轉。豎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麼。莫是
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
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
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據我祖師門
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鐵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
界。是箇無孔鐵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
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麼。
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中竺有嗣

呂鐵船居士。母夢佑禪師至舍而生。弱冠時參空山。一
日山問曰。曾見趙州麼。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

人曰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州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達磨忌日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攜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卻是孤恩底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風旛中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鐵柴念庵主頌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曰出城入廓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

星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華藏見嗣

松江澱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謁虛舟舟問雪覆千山爲甚麽孤峯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凝和尚凝問光明寂照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答凝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凝舉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師曰邦有道則見凝深肯之　出世澱山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卻佛祖從敎謝三郎月下自搖艣阿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皖山凝嗣

舒州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巴鼻太湖梁山冷冰冰地二百箇鐵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下座　中峰和尚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幷鑒地虎齩大虫蛇吞鼈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大衆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金牛眞嗣

無爲天寧無能敎禪師於門首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爲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眞翁圓嗣

北京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讀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俾從中觀沼禪師受業納具戒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麽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衆逃散師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師泣曰因果有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經年至赤城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

臨行爲君通一綫。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偈畢。忽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師爲乞緣造塔供奉。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瞥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崖下。因擊火乃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初沼臨終。師問某甲當依何人。沼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讖。於是謁璋。璋先一夕夢異

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璋謂知客曰。今日但有僧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師至。璋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璋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音齋）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璋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璋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璋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璋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錢。璋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一日璋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田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師住慶壽。孔子之後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微言之。乃復襲封）師兩主慶壽。年五十六。忽患風症。呼侍者囑後事。乃集衆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算。謚佛日圓明大師。（慶壽璋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初參大明寶爲侍者。偶於出生臺見雀搶食。雀見手飛去。寶在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寶

曰。還是雀子孤負你。你孤負我。師罔措。寶曰。自可憐生。卻乃互相孤負去。師豁然有省。從此執侍十年。祕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寶云。侍者何往。寶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寶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衆方知已蒙印記。　師久隱太原西山。當道請住王山。創建禪席。嘗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若齊肩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狐犴猥勢。羊質虎皮。　師嘗發明洞上宗

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
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寶壽方拈云太原與麼提持要
明尊貴一路尚欠在為什麼不見道方外誰敢論量　愚庵盂拈云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煙。寂寂苔封臣
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　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
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　正中來。木人
攜杖火中回。趁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
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
橫無變異。　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
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草。　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

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
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
便打。僧吐舌。師曰。棺材裏瞠眼。僧珍重便出。師曰。似
這等行腳。有甚麼交涉。乃曰。同安老祖道。孤峰迥秀
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者裏。劍甲
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捉敗
此僧。則我達磨一宗。幾至掃地。喝一喝曰。逢人不得
錯舉。大明寶嗣

仁山恆禪師。久侍大明寶和尚。深入堂奧。寶付以衣法。
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寶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
伊。師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寶囑曰。汝既如是。第一
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晚住仁
山。僧問洞山邈雲巖眞。因甚到覩影始悟。師曰。不是
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不繫
裙。破山明舉示呂大器器曰全體畢露　法音灝頌云滿江風雨夜行船鮮血淋淋濺碧天二十四莖生鐵肋和衣脫出淚潸然
復示頌云。柳底黃鶯送好音。輕輕喚著
愈傷心。欄杆倚徧無聊賴。夢裏如何許我尋。無路尋
怨殺月明花下影。依稀拂斷枕頭琴。大明寶嗣　已上二人

燕京慶壽虛明教亨禪師。濟川任城王氏子。先是汴京
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任城有年。一日於芒山村倚

樹而化。夢求託宿。師果生焉。拳右拇指。同住僧往問
曰。安公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七歲出家。十五
游方。聞鄭州普照寶禪師法席之勝。遂往謁。朝夕參
叩。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於馬上憶
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警曰。師兄
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於隕涕。歸以語寶。寶
曰。如僵臥人似欲轉動。示以日面佛公案。師笑曰。兒
時已見得也。寶曰。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
參去。後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
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遂印可曰。吾瞞汝不得

也　師五坐道場復駐錫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蓊鬱中有一株高丈餘羣鴉以次來巢上下一十二級如浮屠狀見者賀曰和尚佛法將大振矣不數日奉章廟旨主慶壽　與定已卯七月十日索筆書頌其末句曰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荼毗燄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普照寶嗣

續指月錄卷五

續指月錄卷六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高峰原妙禪師蘇之吳江人姓徐氏母夢僧乘舟投宿而生離襁褓輒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嘉禾密印寺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敎二十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二十五請益斷橋倫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脅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欽和尚寓北磵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即被打出閉卻門再往始

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參叩無虛日後凡入門欽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後值欽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和尚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為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丈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曇問那裏來師拖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拖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暨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者一

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拌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雪嶠信頌云南北無門路不通分毫有主賊來攻直饒主客都星散大似楊花逐曉風朝宗忍頌云月落霜天夜正寒錦鱗透網潑天瀾枕頭落地何時悟遮覺從前被悟瞞）住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　德祐丙子春大兵至雙髻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戶履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

師卽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適雪巖欽於大仰寄師竹篦拂子遂拈香上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

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然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

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舌犂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盔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　示眾。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古南門云山僧亦有四句五更撞鐘脚落地三更接板狗子吠二時粥飯

濕匙筯半夜放參霜點被此四句中有一句全用有一句全體有一句全體卽用有一句全用卽體有一句體用雙忘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若人檢點得出便請歸家穩坐　示眾。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總向這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三生六十劫。　師嘗示室中垂問六則。一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二曰。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三曰。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四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五曰。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六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倘下語不契。閉

門弗接。自非具透關眼者。鮮不望崖而退。　鶴沙瞿提舉到山瞻禮。施巨莊贍眾。師固辭不受。瞿請於官。乃於蓮華峰。別營禪剎。曰大覺。議以歲入給常住。請嗣法祖雍領寺事。　師患胃疾已久。適雍來省。師囑以後事。元貞乙未十二月朔。黎明陞座。辭眾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眾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仰山欽嗣

徑山虛谷希陵禪師。字西白。義烏何氏子。家貧而苦學。

志求仕進。一夕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翦裁。由是有出俗志。年十九落髮。後參徑山雲峰高禪師。機語契合。高甚敬之。命掌藏鑰。尋命分座說法。出世歷遷至仰山。元世祖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　成宗加號大圓。詔住徑山。仁宗又加號慧照。轉藏經上堂。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是如何。師曰。親不相贈。僧禮拜。師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

法只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作麼生依若向這裏知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祇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千七百大衆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中卽取法相若不在其中卽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正當甚麼時還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來向汝說 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謚大辨塔曰寶華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仰山欽嗣

續指月錄卷六　虛谷陵　六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太和磻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贇九世孫也自幼清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峰肯菴翦髮得聞別傳之旨尋依雪巖欽居槽厰服杜多行一日欽示衆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師默領勵精奮發因患痢藥石漿飲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偏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偏體汗流其疾亦愈且詣方丈舉似欽反覆詰之遂命爲僧一日欽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盡卽出衆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欽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欽笑曰一彩兩賽 欽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臥欽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放過道不得卽趁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 大德壬寅將寂侍僧求別語師曰吾別久矣恬然坐逝龕全身於陶具越三年顏貌如生爪髮俱長後塔於寺北沙潭仰山欽嗣○其徒別流涇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虞點首笑曰吾試爲汝模畫之天如和尚頌曰鐵牛誰後復誰先口未開時欠一拳好本弄成模畫去牽犂拽耙錯流傳

續指月錄卷六　鐵牛定　七

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出家首參雪巖欽和尚一日室中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因緣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閑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欽深然之 謁東巖東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

屈東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麽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　上堂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者裏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遇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仰山欽嗣）

建昌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人姚姓父兄皆名進士師志慕空宗十九芟染元貞間出住能仁與高峰妙同秉仰山記莂所著有牧潛集其送妙智上人

入浙序略曰昔龍安悅公旣首眾於洞山猶以己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踽踽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庵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如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　大德三年戊戌示寂於廬山（仰山欽嗣　已上五人）

竹屋簡禪師舉孚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華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　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舉臨濟訪平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斷橋倫嗣）

絕象鑒禪師示眾舉洞山不安令沙彌到雲居處傳語乃囑曰他若問和尚安樂否汝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避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

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　示眾舉投子和尚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斷橋倫嗣）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眾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卻猫兒時如何眾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　鍼工丁生者久依座下冀明本分一日剔瑠璃燈有省述偈呈師曰提起提起放下放下者點光明

照天照地師喜其行業淸素乃印許之。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枯藤拄竹扉糞土埋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斷橋倫嗣）

示宗本禪師上堂舉夾山參船子和尚公案頌曰笑中棄卻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斷橋倫嗣 已上四人）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

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開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無學元嗣）

蘇州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攜禱於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爲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謁育王珙和尚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即說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郎峰纔發足五日到錢塘珙驚異顧謂眾曰此子再來人也。至元乙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嚴一晚與眾會茶舉東坡居士訪蔣山泉禪師山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秤山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舌頭底秤泉便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眾代語時別源遠起翦燭師笑曰源藏主翦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洎不過此。仁宗詔住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淨慈靈隱兩剎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籜之幽絕乃往終焉（育王珙嗣）

金陵保寧古林淸茂禪師年十三爲大僧聆老宿舉高

庵和尚勵僧語不覺涕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一著子淬志參訪偏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得法住金陵保寧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卻門前大案山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蒺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僧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

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桌。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在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鉤四海。只釣獰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卻吾宗。卓拄杖。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師著有續宗門統要行世。後示寂於保寧。（育王珙嗣）

越州天衣斷江覺恩禪師。族慈溪顧氏。幼依雲門廣孝祝髮。從延慶聞法師習四教儀。七日貫通。聞驚訝歎異。往參育王。室中機契。　一日室中眾侍立次。忽扶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育王珙嗣　已上三人）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鞏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鞏便推出。師即懷疑。一日入室次。鞏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鞏便打。從此徹證。鞏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卻猫兒。定是失卻狗子。鞏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鞏以竹篦擊之曰。亢吾宗者。海子也。至元二十七年。出世天台寒巖。遷姑蘇寒山。崑山東禪。敕賜金襴法衣。　延祐二年。詔主淨慈。至山門曰。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齩大虫。蛇吞鼈鼻。喝云。咄。　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胡猻子不死。嚼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飢人。波斯去帽。蔗咬甜頭。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眾答皆不契。泰定二年。復遷靈隱。四年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賜號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錄。塔於育王後山之麓。（淨慈鞏嗣）

嘉興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上堂。金烏東上。玉兔

西沈。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淨慈肇嗣

蘇州虎丘東山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何曾涉葢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　約齋居士張鎡入道話頌曰。一棒鐘聲到耳根。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淨慈肇嗣 已上三人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眾生是由妄相執著。

結煩惱葢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途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冤仇。或烹宰殺害。不了眾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畢大悅。問從上帝皇有戒殺者否。師曰。昔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飢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為常例。寧耐一時之飢。不忍啟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卽受帝師戒。徑山度嗣

寧波天童竺西坦禪師。僧參。師問從何方來。曰金鵝。師曰。金鵝山高多少。僧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華公案。其僧言下有省。徑山度嗣 已上二人

越州定水寶葉源禪師。上堂。舉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高姓。曰弟子張拙。霜曰。者裏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縫舞春風。徑山愚嗣

蘇州虎丘閒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問虛堂愚。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指示。愚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值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為師摩拵。因仰面舉前

話叩之。師乃掇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愚。愚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愚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乃釋然領旨。　舉興化和尚與唐莊宗酬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葢載。至今留得鎮中原。徑山愚嗣 已上二人

南叟茂禪師。嘗舉巖頭和尚。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巖問誰。或曰要過那邊。巖便舞棹迎之。一日有婆子抱一孩兒。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巖便打。婆曰。

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抛
向水中。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
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舉夾山參船子
和尚話。頌曰。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
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柰汝何。　舉龐居士賣漉
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作甚麼。女曰。
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孝順藏
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冤家。徑山月嗣
寧波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十六祝髮受具。
參頑極彌。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

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彌
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錫號佛日普光。　頌船子
公案曰。清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
上行人少。滄海難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育王彌嗣
杭州靈隱空叟忻悟禪師。蘇之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郡
城龍興寺祝髮。後參愚菴及和尚。及詰曰。如何是永
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及可之。遂容入室。
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
午。茶毘舌根數珠不壞。建塔靈隱東岡。徑山及嗣
長洲廣孝斯道道衍禪師。蘇之相城人。族姓姚。乳名天

禧。年十四。出家於里之妙智庵。參徑山愚庵及和尚。
咨叩禪要。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
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
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　洪武中。宗泐
禪師薦於朝。侍文皇於燕邸。　永樂中。以佐命功。上
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
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肯蓄髮。嘗賜二
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强。蓄一
大鷄。每鷄一號。卽起朗然誦經。　後師復以使事出
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

己。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師以
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遂示寂。封榮國公。謚恭
靖。後配享太宗廟庭。遷供大興隆寺。世壽八十五。所
著有道餘錄行世。徑山及嗣　已上二人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於紹隆庵。
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
次遷靈巖。後住徑山。上堂。十方無異路。爲甚麼南尋
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甚麼桃花紅。李花白。
良久。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　靈巖上堂。盡大地
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

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淅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長三尺　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居士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曰你俗人如何曉得衲僧門下事又問如何是宗門下事師曰今日忙無暇與汝說宗門下事士擬議師喝出　師纔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僧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僧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　師七十餘示寂門人建窣堵波於寂照塔左著有增集續傳燈四卷行世萬壽仁嗣

嘉興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參古鼎銘和尚舉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久而有契出世瑞光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幼孤母老無依築室城東奉養焉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宿因未了當償之遂示疾而逝塔於嘉興城西徑山銘嗣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迴避遂坐脫徑山銘嗣已上二人

金陵天界覺源慧曇禪師天台人族楊氏年十六爲僧受具聞笑隱訢和尚主中竺師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訢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訢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值半文錢訢頷之　一日師入門訢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訢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訢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訢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訢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訢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　住牛首祖堂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且道是何章句　上堂者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

人擔荷。良久噓一聲。下座。洪武初。師謁上於轅門。上一見。歎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元年。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號。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三年夏。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尚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卽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四年秋七月。至合剌國。布宣天子威德。館於佛山寺。其王侍以師禮。寅夜參承。合國士民。悉皆瞻仰。

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而逝。踰五日。顏色如生。王大敬歎。斫香爲龕。築壇而荼毘之。王與百僚親送壇下。薪火滅盡。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祔葬其國之世尊舍利塔中。七年九月。同行還奏。上嗟悼之。勑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奉師衣鉢。建塔於雨花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龍翔訢嗣)

金陵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依中竺訢。一日。訢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訢曰。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訢擬拈棒。師拂袖便出。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中天跨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舉拂子。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詔徵江南有道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用皮弁服。搢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凡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

徧應。妙濟。善成。勑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法丏。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命師主天界。嘗欲命師蓄鬚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師以胡黨坐罪。遣鳳陽槎峰建寺。三年。召還。上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薨。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問曰。今太后將就壙。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賜白金百兩。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峰。渡江。示寂於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

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聻。者茫然。師曰。苦。遂寂。闍維舍利無算。塔於笑隱訢窣堵波之右。龍翔訢嗣

杭州中竺用彰嬾翁廷俊禪師。據室。拈拄杖。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誓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　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了也。大人相在什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上堂。近來衆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

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潑潑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荼毘舍利無數。塔於杭之南屏。龍翔訢嗣

杭州靈隱介庵用貞輔良禪師。蘇之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也。示衆。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咎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　洪武四年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無算。瘞歸雲塔中。龍翔訢嗣

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毘陵陳氏子。參笑隱。舉無位眞人話。詰之。師不覺釋然下拜。訢曰。汝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訢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愼毋壓良為賤。　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洪武五年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作聲。鄰坐引踞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眞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已上五人龍翔訢嗣

杭州淨慈孤峰明德禪師。族朱氏。年十七得度。為大僧。杖錫遊方。首謁竺西坦。聆上堂語有省。復造淨慈見晦機。機問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竟出。復扺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遣使迎俊。師送至海濱。適晤竺田霖和尚於明州。霖挽師歸雪竇。處以第一座。　一日霖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羣疑頓釋。述偈呈方丈。霖曰。汝人天眼目。儼然猶在。　後師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依法荼毘。勿令

衣㧊而哭也。言畢。書偈泊然而逝。雪竇森嗣
福州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聞元翁主
秀之石門。造而諮叩。翁示以南泉三不是話。經三年
一日大悟。述頌曰。不是心佛物。撥出虛空骨。金毛獅
子兒豈戀野狐窟。喝一喝。咄咄咄。卽詣方丈。翁問作
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朵兩片皮。翁
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
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卽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
曰。離卻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

見虛谷陵於大仰。不契。謁海印如于饒之薦福。纔上
方丈。印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印曰。什麼處來。師曰。江
西。印曰。江西近日有甚麼事。師曰。集雲峰下藤條被
人拗折了也。印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
裏。印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乂手進前曰。卽日恭
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印曰。不涉泥水一句作
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印曰。一喝不作一
喝用。是如何。師曰。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
息。印曰。錯。師亦曰。錯。印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供
養。印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供養。
印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印曰。旣不曾見
人。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師曰。若見人。卽無者箇消息。
於是服勤爲淨頭。印嘗謂眾曰。永嘉樞侍者。是煆了
底金。　復遊東林。參澤山咸。値開室。爲眾舉竹篦因
緣。聲未絕。師奪卻竹篦。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麼卽得。
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
開室。舉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曰。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篦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
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意旨如
何。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一送曰。見說洛陽花似錦。

拂袖而出。　後復歸石門。信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
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劍去久矣。信曰。趙州無
塹。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信曰。古人與麼道
道道。師喝一喝。信曰。錯。師又喝。信曰。錯錯。師遂禮拜。
信曰。放汝三十棒。迺囑曰。善自護持。師又潛眾十五
年。至延祐戊午。出世閩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
覺眞空大師。　至元六年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
所與遊者入山。期而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
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

霞穿碧落。白日遷須彌。擲筆而逝。天池信嗣

孤舟濟禪師。月庭忠公居蔣山。師爲第一座。時竺源參月庭。至首座寮。師問源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源曰。形神俱妙。師叱之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參無能。舉師語。能曰。爲汝不解故也。源釋然大悟。蒙山異嗣

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虛幻子。族姓朱。淮東通州人。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寬門庭嚴峻。師方入門。厲聲叱之。師作禮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

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門須彌山話。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前。寬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虛剩。寬嗒然。由是執侍左右者三年。寬始以斷崖義所贊己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南。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受命南還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師授龍三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立如削。斲木爲棧。棲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　帝師稔師道行。降號弘教普濟禪師。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　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涌異常。時黑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荼毘現五色光。齒牙舌輪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蘖五所。建塔藏焉。太湖寬嗣

杭州妙果竺源水盛禪師。饒之樂平人。范姓。謁無能。盡脫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能撫師背曰。子後當大弘吾宗也。辭能東遊。隱居南巢。　天歷己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嘗示眾曰。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故槌拂之下。懸崖壁立。務期實證實悟而後已。未幾復還南巢。　至正丁亥。戒飭徒眾。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師揮叱曰。何以偈爲。端坐而

逝。無能教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照曰。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師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伴我侶頌云作家相見事紛拏佛法何如眼裏沙藥病頓忘無一物踏翻雲月復何家位中符頌云揆得磁州立地屎銛銛牙爪美年少倒握王山夢裏符尉斗煎茶別有銚　師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師資法屬。諍訟招譏。師虫自食身中肉也。某雖不肖。敢復蹈覆轍耶。後

造王山體舉洞山覩影因緣。師大疑。體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也。子知此病。卽子藥麼。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悟曰。今日方知病是藥也。去呈體。體曰。料掉沒交涉。師曰。老和尚這回瞞我不得也。天界盛云草頭方子撞采醫得一箇也拈拄杖云還有要識者草頭方子者麼卓一卓云料掉沒交涉　上堂。舉洞山解夏云。夏末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腦。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腳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卽不然。偏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偏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口初秋草。請看疏山臘月蓮。　僧問高郵定和尚。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師聞之曰。謝供養。法音森拈云是什麼人草草坐地　五位頌曰。正中偏。邃洞沈沈鎖翠煙。午夜碧空清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野景。雪屋靈明夢未醒。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人攜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足開。

兼中至。懶提妙印無眞僞。碧莎叢裏恣情眠。一任岩前花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炤。夢手敲空聽者稀。迥然不墮宮商調。王山體嗣

勝默光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意敎意。師曰。針頭削鐵。佛面剝金。曰此與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是同是別。師曰。傳言送語過猶輕。曰恁麼謝師賞罰分明也。師曰。亂統漢。乃曰。我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德山老齒不關風。作這敗闕。欲識綱宗。須先識句。岩頭老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此是他父子提唱。我石頭和尚明暗相對處。且如何是回互不回互的意。今日尋思去。

霻黿夜裏來　嘗舉九峰不肯公案。頌曰。元座徒亡一炷煙。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　示衆。舉痲谷振錫話曰。是無可是。非無可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饞得喚黿。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五位頌。正中偏。沈沈祕殿瑞雲攢。夜央秋水羣囂息。碧月寥寥朗炤寒。偏中正。江塽曉霽煙籠景。蘆花深處白頭翁。紅日三竿眠未醒。正中來。玉龍初躍一聲雷。十方齊和無私化。石筍穿開古路苔。兼中至。邊方無令清平世。耕夫釣叟恣謳歌。溪月巃雲同意氣。兼中到。無功轉

盡通身妙。華冠拈卻異中行。消落太虛不得號。玉山體嗣

已上二人

磁州大明詮禪師。久參仁山恆和尚。而性好詼諧談笑。山嶹定侍者常拘撿之。師曰。人生一夢。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撿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次日侍者抽單去。住後徒單二。騎馬赴南京。任道過磁州大明。入堂見僧面壁而坐。騎馬曰。一箇好淡漢。師曰。淡中有味。曰。恁麼味。師曰。今日被公著鹽醬也。仁山恆嗣

鄭州大覺西溪弘相禪師。訢州王氏子。參慶壽亨。十年乃佩其印記。初住大覺。晚住淸涼。一日雪後路峻石滑。師年已老。力不持足。一跌翻墜巨壑中。同行者失聲。莫能救。直下數十尺。礙大樹而止。衆驚問。師神色不變。徐曰。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所勘。聞者皆驚笑。有文集語錄傳世。慶壽亨嗣

續指月錄卷六

續指月錄卷七

六祖下二十三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老人持燈籠至家而生。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卽歌贊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年十五。求出家閱傳燈錄。至庵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往參高峰妙和尚。妙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懽然。許爲祝髮。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發。後觀流泉有省。詣

妙求證。妙爲打趁出。旣而民間僞傳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要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徹法源。妙乃自題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識。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牧雲門頌云。訛言日出古風沈。一問當前意自深。卻笑作家無眼力。眞鍮換去好黃金。）或問妙諸弟子優劣。妙曰。如義首座。固是莖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卻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　師居無定所。或船或庵。咸名幻住。僧俗爭相瞻禮。稱江南古佛。　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　師每斥學者但尚言說。不求實悟。乃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拚捨積劫以來積習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麽作生死。或者茫然無對。或者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師曰。直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

悟之則輪迴息。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　示衆。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徧地橫尸不露鋒。古人與麽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佛成

道曰示眾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眞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爍爍攔瞎髑髏背後眼光淨躶躶赤條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威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寱語大眾釋迦老子來也卽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顙上成等正覺你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 與大覺長老書曰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原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

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印證於一山萬和尙後復參師乃拈香欲嗣師師以是書卻之令嗣一山 至治癸亥八月十五說偈辭眾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建塔於本山之西岡 天歷二年敕謚智覺塔曰法雲敕虞文靖公集爲之銘 元統二年賜廣錄三十卷入藏號普應國師高峰妙嗣

杭州天目斷崖了義禪師德淸湯氏子年十七聞禪者誦高峰妙上堂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語乃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遂往參謁侍妙於死關妙令看萬法歸一話因名從一他日妙爲眾舉牛過窗櫺話師聞益疑日夕體究偶過盆孟塘見松枝墜雪有省詣妙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妙痛棒打出不覺隕身崖下崖懸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援磴以救之師若不知乃立誓七日取證未至期豁然大悟復馳至死關大

呼曰老和尙今日瞞我不得也復說偈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乃上堂曰山僧二十餘年布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蠏今日有箇蟭螟虫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 師謂同學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妙聞歎其俊快 尋回省親乃奉母入武康上柏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後還山見妙妙曰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爲薙落改

名了義妙既示寂師益韜晦頹然居下版四衆累請
勉住師子正宗禪寺 元統元年歲除日謂侍者曰
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
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
其夕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
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
翌旦跏趺而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冥及葬雪
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動山谷初中峰
示寂會葬齋次師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
衆未深信至是始驗 勅謚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

師天目妙嗣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寧海人侍高峰妙最久躬自舂爨
貌甚黑瘠戇而少文後首衆提唱超卓迨妙遷化衆
請中峰本居大覺本力辭推師主之 山居偈曰就
樹縛茅成屋住拾荆編戶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
惹得天書三度來後於中竺桂子堂書偈跏趺而逝
天目妙嗣
處州白雲空中假禪師得法高峰棲白雲山四方禪衲
聞風來赴屨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
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既免檀郍幾片

柴又省人言無舍利書畢坐化天目妙嗣已上四人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曰有志之士趁衆中柴乾水
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
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
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
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
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靈雲定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歐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
年二十七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虛谷陵陵舉龍潭吹
滅紙燭話師曰焦石可破層冰陵曰破後如何師曰

探索乃知陵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陵劈脊便打師
悚然喻旨住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徑山陵嗣
婺州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
爲號參虛谷於徑山佩服心印徧遊江湖一日慨然
歎曰吾今而後乃知法無異味也遂罷參手翻大藏
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 至順壬申出住郡之烏
龍後遷雲黃寶林一時法會號稱極盛一日示疾鳴
鐘集衆敘謝衆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
生寗復離此翛然坐化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
徑山陵嗣已上二人

汝州香巖無聞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峰。次見淮西無能教示無字話。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問曰。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拶。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偶到淨頭寮。與眾同坐。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胸次輕清。情想破裂。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省來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

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巖山過夏。單提無字。一日不覺身心如一座屋倒。卻四壁一般。無一法可當情。值鐵山瓊和尚。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瓊問何處人。師曰。汝州。山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曰。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徧。瓊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瓊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瓊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瓊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因求決擇。復入光州山中。前後十七年。方得穎脫。　示眾。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劍。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卻毗盧頂頸。豎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掛。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亦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和尚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鐵山瓊嗣

湖州福源天湖石屋清珙禪師。蘇州常熟人。族姓溫。首參高峰。示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無所發明。因至建

陽庵。參信和尚。問何來。師曰。天目。信曰。有何指示。師曰。參萬法歸一話。信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信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信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信曰。者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　一日入室。信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信呵曰。汝在此幾多時。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信曰。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信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語分明。庵頷之。後辭去。信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　廣教府馳

檄請住當湖福源。師堅臥不起。往返至再。師勉就。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鋩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卻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卻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庵畔。墾土耕煙。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九萬里鵬纔展翼。十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蓬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　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

落桃華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　至正間。朝廷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有聞天湖之風吟天湖之詩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眞得古先德遺型。　一日示微疾。遂集眾訣。眾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天湖之源。及菴塔右麓。果符同龕之讖。　高麗國師大古愚公。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勅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浙江。請師舍利歸國供養。道場信嗣

杭州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十七受具。辭母參方。母爲治裝。越數日復還。母誡之曰。大凡學道。當持不退轉心。何趦趄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遡濤江。謁及庵信於金華。信一見器之。留居侍司。一夕。信撚紙沁膏以代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信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信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缾瀉。眾咸懾伏。　洎信示寂。往依虛谷陵於仰山。居第二座。　臨終更衣沐浴。集眾說偈而化。勅諡普慧性悟禪師。道場信嗣

婺州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於及庵

信和尚。遊歷罷歸里。里人卽其地營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　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鋩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眞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由。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擎拂子。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　臨終訣眾偈曰。七十六年了然

寬廓。撥破虛空。須彌倒卓。道場信嗣已上三人
杭州海門天眞惟則禪師。吳興費氏子。謁楚石千巖無見無聞諸大尊宿。因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源和尚。親炙之。源終日不語。無所啟發。一日值源如厠。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師豁然頓悟。　洪武初。詔徵天下高僧赴京。天界住持西白金公。首以師名薦。俄以足疾請歸。一日侵晨告眾。瞑目而逝。茶毗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壞。匡廬源嗣

台州華頂無見先覩禪師。本郡仙居葉氏子。因白雲度

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師云。待娑羅峰點頭。卽向汝道。介庵進頌曰小姑臨嫁索根由嫂對歸時向汝訓待到歸來問端的半含笑語半含羞　示眾。風冷冷。日杲杲。薝蔔華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草。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阿呵呵。拍禪牀下座。　示眾。若論此事。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老和尚。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到者裏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涼。寒則向火。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爲珠。認橘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翁。卻向他邦尋禮樂

卓拄杖下座。　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瑩。於所居之西。敕號眞覺塔曰寂光。瑞巖寶嗣

慶元松巖秋江元湛禪師。傳燈正宗悞入未詳卷　久從龍象遊。後參瑞巖寶和尚。得旨。後遊松巖。愛其清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卽其處刱精藍以居之。　將化。別眾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晏坐入龕。藏華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　復謂眾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啟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眾亟

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瑞巖寶嗣　恕中和尚禮塔偈曰活葬松巖二十年眼睛鼻孔尚依然我來欲起那伽定石火光中話別傳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參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話。山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柰者婆子何。山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柰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　住鳳山上堂舉昔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已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瑞巖寶嗣已上三人

明州天童平石砥禪師。送愠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偈

曰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
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為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
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東巖日嗣）
日本夢窗智曜國師姓源氏本國勢州人宇多天王九
世孫也九歲出家十八歲為大僧每夢遊中國乃決
志參方初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
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
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峰日和尚日曰一山
有何指示師述前語日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
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

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日
日為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昇之後於本國大
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徑山範下無學元元下高峰日嗣）

台州瑞巖空室怤中無慍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
山寂照蘿落參方首謁靈石於淨慈後參竺元道纔
擬開口問無字話被道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
汗下遂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
裏壁上挂葫蘆道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
由玆感激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決不
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老和尚幾被知解埋
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　初住象
山之靈巖復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覬師
為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
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
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腳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
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
供養前住崑山薦嚴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
恩只要大家知委　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
五識為伴侶妄相觀眾伎大眾還識得心也未若識
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

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
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喝一喝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下座
上堂趙州與文遠鬭劣不鬭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
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展轉成
毛病瑞巖百不能愛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
欠剩以此為瑞為祥以此為坑為穽斷衲僧之咽喉
續佛祖之慧命　室中垂語曰穩坐家堂主人翁因
甚不識掀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腳不起
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

語多不契其機鋒峻拔學者莫能擬議一日謝事入松巖巖為秋江湛公隱處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蕲然獨處眾涕泣哀請堅拒不出　洪武七年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袈山石硯為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公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是年冬奉詔東還住鄞之翠山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　洪武丙寅七月示微疾諄諄勉眾以祖道自重索筆書偈曰七十

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遺命闍維煅骨散水竹間弟子居頂等不敢遵乃於唐磬之原奉骨瘞焉著有二會語錄并山庵雜錄淨土詩行世（萬巖道嗣）

明州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二年住台之紫籜次遷天童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覷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　示眾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猢猻戴席帽直上樹稍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上堂長紫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鉏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萬巖道嗣）

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庵三人結伴參方罷遊紫籜累歷名刹後遷徑山臨終忽歎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萬巖道嗣已上三人）

蘇州靈巖南堂了庵清欲禪師族朱氏台州臨海人得法於古林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上堂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向築著磕著處會得只會得祖師禪不會如來禪

若向悉皆消殞處會得只會得如來禪要且未會祖師禪山僧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性相平等且道是如來禪是祖師禪喝一喝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其餘是什麼　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腳潘閬倒騎歸攧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饡秤錘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保寧茂嗣）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住定慧日因兵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語默跌宕不可測識一日忽謝院事僑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

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爲我證明兼吾教下衰幸念佛法付囑國王大臣爲法外護愼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爲塵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衆是夜與華乞燥薪壘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師指其牀曰此亦足矣翌晨登殿與衆僧別乃升柴棚得火即烈燄熾然於大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

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燄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於是四衆始驚信拜禮煙燄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薪盡火滅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侯聞驚怛不已復爲建塔於靈巖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氷

保寧茂嗣

明州瑞雲淸涼實庵松隱茂禪師族鄭氏奉化人自幼喜習禪趺坐輒達旦年十八出家奮志參方謁古林茂於保寧茂問來作什麽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茂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茂便打師豁然悟入茂器之逾年同浙中月江印延師分座說法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噓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頷而逝火葬有天華之祥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

保寧茂嗣

溫州僊巖仲謀猷禪師謝藏主侍者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凝寒煞人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數蟬聲噪

高樹

保寧茂嗣

越州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十三棄家投徑山虎巖祝髮初詣旃檀林挂搭或見其舉止山野譏誚之師發憤即往天目參中峰求開示於是寢食皆廢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住龍華法嗣古林年九十三住育王守橫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淸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尚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師笑而言曰不見大慧和尚因病呻吟左右曰生平呵佛罵祖今乃

爾。大慧曰。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便禮拜。保寧茂嗣 已上五人
慶元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初謁晦機於淨
慈。一日閱眞淨語。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
纏。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於鳳巖。嶼問。東奔西走。將欲
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
什麽處措足。師拍案而退。嶼復召至。返覆勘辨。遂留
執侍。得法後出住樂淸之明慶。嘗示衆曰。佛法欲得
現前。莫存知解。參禪看教。皆爲障礙。何如一法不立。
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
洪武六年。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荼毗牙齒

目睛不壞。舍利五色。塔於蔓庵之後。靈隱海嗣
杭州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於婺之寶林。得法東嶼。初
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上堂。世
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今日人天衆前。山僧舉揚箇
事。汝等聞麽。若是聞。山僧畢竟不曾說。若是說。汝等
畢竟不曾聞。各自參取。毋勞耳目。璽書錫金襴法衣。
靈隱海嗣
明州育王雪窗悟光禪師。姓楊氏。蜀人也。虞文靖公集
嘗問道至山中。師曰。老僧這裏無道可談。若欲求道。
須自往參取。公退而歎曰。佛果一枝。師其鳳毛麟角

乎。 宋文憲公濂敍師四會語錄行世。靈隱海嗣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
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麽尋。驀然揪著箇鼻
孔。試勘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睨視曰。可是師與一
摑。由是名振叢林。靈隱海嗣
建寧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淸人。參東嶼海。聞海
頌俱胝豎指話。言下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海曰。作
麽。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海曰。旣不涉思惟。
汝來者裏作麽。師曰。請和尙證明。海曰。證明箇什麽。
師便喝。海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

覰者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唵悉哩蘇嚧。海撫而印之。
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
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合掌而逝。靈隱海嗣
檇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得法於東嶼。嘗依鳳山一源。分
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
乍捲。禹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
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
覺解顏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
金。堂頭老漢之謂也。靈隱海嗣 已上六人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爲富貴所奪見竺雲曇禪師示趙州無字話閱數年一日復見曇問曰生死到來時如何曇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曇覺其異於常時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曇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㯶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天寧曇嗣

金陵天界孚中懷信禪師奉化人姓姜氏年十五出家參天童坦和尚一日室中舉興化打克賓因緣師曰俊哉獅子兒坦頷之俾掌維那後出世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至正間住天童御史臺奉

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及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高皇帝親幸嘉之勅龍翔爲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瞋目叱之復哀請遂握筆書曰平生爲人列挈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帝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何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夢符異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荼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天童坦嗣

天童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聞天童竺西坦公道望往見之坦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天童坦嗣已上二人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寺苗翌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卻了也玉山珍嗣

寧波育王月江正印禪師郡之慈水劉氏子年十三禮

月溪受業後參虎巖伏機緣相契蒙印可赴育王上堂抱犁拽耙幾經年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鐵笛過鄞川臘八上堂我觀大地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蟭螟虫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士曠人稀相逢者少簡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結夏小參瑯琊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虫不可以語冰霜若是捎空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

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鎚蘸酢。喝一喝。下座。　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庵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徑山伏嗣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者箇是色。卓一下。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　師將寂。上疏辭世。如期坐逝。勅諡佛慈法喜禪師。徑山伏嗣已上二人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谿倪氏子。誦楞嚴至如標

月指。豁然有省。參雙林正庵閭。閭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羊頭喫草。後出住徑山。臨示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雙林閭嗣

金陵保寧敏機覺慧禪師。吳興人。看無字話。得法西白金公。出世嘉禾之祥符。復分座於天界。尋主保寧。與宋濂友善。著彌勒頌曰。彌勒眞彌勒。人人苦不識。倒轉布袋來。有無一時悉。西白金嗣

杭州淨慈佛鑑簡庵希古師頤禪師。嘉禾李氏子。參時庵敷和尚。敷問那裏來。師曰。江西。敷曰。曾見馬大師頂相否。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敷領之。後因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敷曰。待冷泉逆流。卽向汝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敷曰。見什麼來。師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敷喝曰。脫空謾語漢。三十年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永樂中。徵修大典。師應詔。事竣。勅主淨慈。宣德壬子。忽語眾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時庵敷嗣

金陵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於天界。原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

師言下大悟。　洪武初。詔住靈谷。示眾。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有續刻聯珠頌古。行於叢林。天界曇嗣

明州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禮慧海爲師。一日海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自此懷疑。蘊襟七年。時與草庵一幻生福友善。切磨激發。往謁天界全室泐和尚。師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

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室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牀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泐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鐵蒺藜槌當面擲。師便禮拜。後出住里之普光。復被旨遷天童。上堂。去年今日居楞伽山。彼四眾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四眾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一身為無量身。無量身為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一切坐。說甚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檢點將來。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眾生諸佛。諸

佛一切眾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露柱鬧縱橫。喝一喝。下座。天界泐嗣

杭州靈隱無文本斅禪師。四明定海人。姓謝氏。一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候問。值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辰。洪曰。爭柰氣急乎。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曰。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朶。擲筆泊然而化。淨慈德嗣

衢州烏石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謁古崖石門斷崖中峰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巖成和尚。倡道大慈。師復往謁。成舉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於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即述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喫盡孃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走謁成。入方丈。成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成曰。贓在何處。師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偏界明明不覆藏。成拈竹篦。師便掀倒禪牀。

成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即命為侍者。　後出世里之烏石。遷廣德石谿。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曰。與麼則覿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傅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

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記得經中道。大富長者。即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澗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捐貲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尚居住。是同耶。是別耶。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洪武三年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止巖成嗣

杭州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入閩參天寶鐵關樞和尚。究參踰月。因如厠覩園中匏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沈。見樞求證。樞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則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瓶鋪屋上瓦覆。樞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師曰。鷂子過新羅。樞曰。錯。師亦曰。錯。樞曰。錯錯。師禮拜而退。樞趣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朝廷賜金襴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天寶樞嗣

五臺壁峰寶金禪師。世稱金壁峰。乾州永壽人。族姓石。六歲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歎曰。三藏之學。皆標月指耳。遂更衣謁如海真公於縉雲。晝夜精勤。偶攜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真曰。入定耶。師曰。然。真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真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真曰。不是。師置筐於地。拱手而立。真又曰。不是。師便喝。真攔胸搊住曰。道道。師捏拳便築。真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

師由是脅不霑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徧。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真求證。真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真。真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真復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真再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真復畫如前。師於十字隅作卍字。又拂去。真總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真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

中有招師者曰此祕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為答曰一切不為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或為文殊化身云師因就山建靈鷲庵以待方來僧俗聞風千里趨赴常至萬指　至正間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勅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

洪武初詔師至京住大天界寺問法稱旨御翰賜詩寵賚優渥　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眾言別弟子

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尚為故紙吾言何為端坐而逝茶毗舍利成五色齒舌不壞（縉雲眞嗣）

曹洞宗

中都順天報恩萬松行秀禪師姓蔡氏古河內之解人也年十有五懇求出家父母不能奪其志禮邢臺淨土贇公為師後受具戒挑囊抵燕歷潭柘過慶壽次謁萬壽參勝默光禪師教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全無入由光曰我願你遲會師一日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語請益雪巖滿於磁之大明纔廿七日不覺伎倆已盡滿曰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猛提起覷見即便見不見且卻拈放一邊恁麼做工夫休歇也不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遂畱記室

潭柘亭和尚過大明師夜扣其門告侍者燒香請益亭便放相見師問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亭曰書記若會死句也是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師自此參究益力一日見雞飛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沙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虫也走見滿滿可之乃付衣偈自是兩河三晉皆欽師名搆萬松庵以自適耆宿敦請開法師應之次住中都萬壽　金章宗皇帝詔入禁庭陞座帝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僧伽

衣承安丁巳詔往大都仰山棲隱寺次移錫報恩洪濟　元太宗二年庚寅復奉勅主中都之萬壽晚年退居從容庵數遷巨刹大振洞上宗風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小參昔有跨驢人問眾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卻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

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這不
平公案更與花判曰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
不尅己那堪錯怪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啚與
闍黎道戶唵薩哩嚩　閏四月旦日上堂所謂道人
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埜僧即不然今年
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
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按節要
且無道人氣息埜僧以手掩鼻道退後退後為什麼
齅道人氣息太殺熏人　問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
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瞎　全真

問某甲三十年來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
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祇如妄心
作麼生斷只者妄心斷即是不斷即是眞聞廓然作
禮而去　問諸佛不出世為甚麼卻向王宮生師答
曰靑山常舉足問亦無有涅槃為甚麼卻向雙林滅
師答曰白日不移輪　問撒手那邊底人為甚麼不
居正位師答曰大功不宰問回頭這畔底人為甚麼
不墮偏方師答曰至化無為白巖符云芳花叢裏不措一足萬年牀上嬾去
安眠獨許萬松箇漢盡大地人無敢論量雖然你若作正偏回互會墮拔舌犂耕地獄有日在　問
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答曰天曉

不露　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
答曰切忌回頭　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
師答曰擔取去　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為甚
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答曰折殿了相見　晚住
報恩退居從容庵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
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
如何回互愚庵盂云偏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示眾去即留住住即
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
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愚庵盂云秤鎚醮醋　示眾動則埋身
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

買草鞋行脚始得愚庵盂云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　示眾踢
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行正令猶
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愚庵盂云瑠璃殿上無知識　示眾
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
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愚庵盂云閉眼食蝸牛一場酸
澀苦　龍唐柱云措大漢子隨人語脈裏去不識轉身一路　待云祇者箇更別有便縮卻指頭不惟與俱
胝相見亦乃使天下人摸索不著　崇先奇云報恩老人雖別音響怎奈欠一著在者僧善解龍吟只是
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是別寶遇著瞎波斯　師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
無不俱通三閱藏教恆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
束髮奉拜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編祖燈錄六十二

卷。又撰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從容。請益等錄。及文集偈頌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集。並行於世。丙師於四月五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舉。侍者驚報大眾。足甫及門。已圓寂矣。壽八十一。荼毗於通玄門外。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各分建塔。雪巖滿嗣

竹林巨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甚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真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

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師。師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惟此為快耳。已上二人雪巖滿嗣

續指月錄卷七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太師長　師長　同學諸友深種良因同登極樂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八

六祖下二十四世

臨濟宗

婺州烏傷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蕭山人。族姓董。年十九。薙髮受具。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眾入。中峰本和尚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若何。師曰。念佛。本曰。佛今何在。師擬議。本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本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雀聲有省。亟往見本。具陳悟由。本復叱之。師憤然歸。中夜忽鼠翻食貓器墮地作聲。恍然

開悟。即往質本。本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食。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本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本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庵。諸山爭相勸請。師逸至烏傷之伏龍山。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名聖壽。荒廢已久。當師入山。鄉民咸獲夢異。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共營起建。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鑒普濟大禪師。并錫金襴法衣。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

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刃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 示眾、舉德山拓鉢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大丈夫當為眞王、何

以假為、 示眾、良久曰、大眾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和尚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喫、不知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諸人近傍處、豈常情之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於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示眾、今年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譜、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閒唱

出千山舞大地。為琴、虛空為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度。 示眾、舉瑯琊覺禪師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和尚拈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箇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枝、樹倒藤枯響。 示眾、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 示眾、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

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 示眾。舉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曰。我雖在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阿難曰。汝還求出否。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曰。我豈有出地獄分。師曰。臨危不悚。眞大丈夫。 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盡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峰老祖。法衣一頂。今春對眾。請與高麗國金

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衆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下手看。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子下座。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曰。浙西。師曰。此間無飯喫。來作什麼。僧曰。求和尚佛法。師喚僧近前。乃打一拳云。會麼。僧云不會。師曰。呆子。拳頭也不識。（石車乘拈曰。若是箇伶俐衲僧。撥著便知來處。既然不會。累千巖老漢更打一拳。我當時若見。擬議連棒趁去。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法音濂曰。青山孤月近。趺坐意如何。要會拳頭旨。千山盡嚤儸）　學士宋景濂謁次。師問。

聞公閱盡一大藏教。有諸。士曰。然。師曰。公耳閱乎。目觀也。士曰。亦目觀爾。師曰。使目之能觀者。公爲誰耶。士揚眉向之。師於是相視一笑。（山茨際頌曰。林下尋師叩板扉。揚眉相向頗依稀。作家手眼天然別。笑殺全韜殺活機）　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靑松庵。（中峰本嗣）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廬陵人。族譚氏。受業禾山。得法中峰。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僧問。如來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各解。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蝦蟆跨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　華嚴會僧問。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玄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

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卻法界玄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　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行。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　問禪門一派。分爲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咬斷鸕鷀脚。白鷺鷥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　師不住山。居恆隨機開導。行省

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卻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搆地結屋名師子林至正十四年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於水西源(中峰本嗣)

日本建長古先印原禪師國之相州人姓藤氏藤為日本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頓捨出家剃染受具慨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於天台見指往天目參本和尚本命給侍師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本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

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不覺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本曰印原撞入銀山鐵壁去也本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師釋然領解本因囑曰善自護持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讚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中峰本嗣 已上三人)

建寧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參絕學誠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武夷幽勝遂入閩建陽簿蔣德懋洎長者陳益宗捨園作庵迎師開山勅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鎚勘驗不少假借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蚪(他口切)氣遇飢而餐遇困卽睡諸方撒土揚沙仰山心空及第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卻閑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為汝斷解夏

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鑽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似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小參日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般若誠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谿趙氏子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禪師弘大辨之道於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遂受記莂洪武初高帝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後遷淨慈一日示微

疾甚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
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智者義嗣）
杭州上庵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庵俱爲平山嗣德業
風雅爲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眾請說偈師忽倚座
曰者一隊噇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淨慈林嗣）
金陵天界同庵易道夷簡禪師主南屏淨慈福緣日甚
勑主天界進院日上堂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一
切國土中恆轉無上輪者無上輪如何轉去卓拄杖
云轉也轉也遂下座（淨慈林嗣 已上二人）
湖州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示眾

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弁
此土青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瑞華春仁者勤懃
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
明八十一（海門則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郡之麗水人族吳氏聞無見
覩和尚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覩
曰待娑羅峰點頭卻與你道師擬進語覩便喝師曰
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覩曰
我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此非殘羹餿飯而何覩領
之遂服勤數載辭去日覩囑曰昔南嶽受太鑑記莂

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針芥相契不在多言勿掉三寸
舌誑人須具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
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於蔣山師應詔後
還至杭杭人奉居虎跑秋趨華頂明年春示微疾仍
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眾可別
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齒牙
數珠皆不壞建塔瘞於院西（華頂睹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掃洞宗宏智禪
師塔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
成其深師非徧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大法

於古今（壽昌源嗣）
杭州徑山杲庵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參了
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
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
坐具作摵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
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
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徑山洪武初師應詔
說法稱旨後銜命祀廬山禮成　上堂老僧開荒時
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鍬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
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

慾不如颺向攔揎推裏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脚踏實地始得拈拄杖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
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

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只超宗眼在黃龍南禪師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顢頇擊拂子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大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鶴子貼天飛　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心　師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抛下鋤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　僧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
示眾夫為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為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

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衲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
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闍維煙燄所至舍利如貫珠塔於凌霄之陽（天童一嗣）
溫州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孚中信分座說法凡見人參叩便高聲示之曰休去歇去有再問則以棒趁出（天界信嗣）

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人姓王氏謁南楚於雙徑久之乃得證入命掌內記無何避兵會稽遂住慈谿定水　示眾舉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頌曰妙喜文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刹塵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　文殊令善財採藥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　百丈侍馬祖遊山野鴨子飛過頌曰野鴨羣飛過去忙馬師見處只尋常直饒扭得鼻頭破也是喪車後藥囊　洪武元年以高僧徵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鍾山大會勅師陞座

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師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曰禪宗正脈以心傳心單提徑示直接上根不涉言詮不存知解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見即便見了即便了得即永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用而無盡體不可窮若乃展轉思量取捨分別悉屬邪禪邪道非菩提智生死到來總用不著是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良由自證匪假他求昔閻王請羅山閑禪師開堂閑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閻王近前執閑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看他羅山作家不假言說而閻王天鑒自出常情後來洞山聰曰羅山忍俊不

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此古人直捷指示處宗眼明白與眾不同貧僧恁麼忉怛早是畫蛇添足冒瀆睿聰然蒙賜問不容緘默冀國政之暇少加垂覽　復答晉王問禪要曰殿下以菩薩應身乘願再來弘護佛法善世利生於統理國務之暇常切究竟佛祖一大事因緣此實不忘本願故也但於日用放捨諸緣休息萬念念起即覺常覺不昧行住坐臥飲食起居應事接物看得力不得力勿隨事物轉涉他機境蓋世間萬事萬理皆出於心心若了時無法不了所以曰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即空不用多工最為省要法華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經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先德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此乃佛祖直指示人處若日用工夫目前事物莫管他是善是惡是逆是順是淨是穢譬如寶鑑當臺洞照妍醜物來即應物去不留不要起一念分別揀擇心亦不要問他靜時鬧時苦時樂時儘與盡力真實做去若到無理會處卻是好消息便與一時放下忽然知解兩忘人法雙泯即是大休歇大自在大安

樂時節也。昔有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所。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卽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便是究明自性底榜樣。殿下宿具般若種智。必能照了。寔俟鄙言。　師年七十餘。因坐胡黨被逮。臨刑時怡然自適。所著有蒲庵集行世。徑山悅嗣

杭州淨慈休庵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參普覺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住中竺。將辭淨慈。諸勤舊爭迎。屢卻不聽。强居二載。撾鼓告退。　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骼。歸龍華塔而藏焉。靈隱明嗣

杭州普明立中成禪師。郡之錢塘人。姓孫氏。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聯禪師。一日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卻舊行踪。臘月燒山火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暖烘烘。聯器之。後於北郭建普明寺。以接方來。　正統辛未六月十三日。上堂說偈曰。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年日。至癸酉。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荼毗舍利無算。建塔於普明。祖芳聯嗣

杭州淨慈照庵宗靜禪師。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　永樂中應選。出主護國。尋遷雪竇。後淨慈虛席。舉師補之。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塔於藕華

之祖丘。有三會語錄。祖芳聯嗣已上二人

溫州瑞安護龍太初啟原禪師。日本國人。姓源氏。九歲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告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吳元之丙午二月。進京貢上表物。受齋襯畢。敕見季潭泐公。指令徧參。後謁烏石愚禪師。一日愚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示眾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峰曰。草庵上蓋琉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卻南山虎。愚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愚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師入室。　後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遷羅陽三峰。再遷護

龍。嘗垂三關語。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拖泥帶水。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鰍吞卻。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一日集眾說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擊百雜碎。白日繞圜。擲筆坐逝。烏石愚嗣

金陵靈谷非幻無涯永禪師。衡之西安人。年十二。投烏石傑峰愚和尚出家。愚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愚指鑪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愚奇之。旋為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

無礙辯。愚為印可。永樂間。擢為僧錄右闡教。勅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壇。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茶毗舍利徧布。烏石愚嗣已上二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五齡解語。日了千言。九歲入學。一目十行。遭亂喪家。道逢老僧。令師出家。曰汝能誦得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

佛法止此乎。莫更有向上消息否。老僧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他日必成大器。林欣納之。乃為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公同參者七年。次參萬松秀禪師。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作麼。秀曰。老僧過在何處。師曰。學人且禮拜。暫為和尚葢覆卻。秀大喜。遂為印可。法音潔曰。且道葢覆箇什麼。咄。千年田八百主　從此親灸十年。值壬辰之變。祖剎荒蕪。朝命以師補之。尋承萬松海雲。重以尺牘相招。遂應朝命。世祖潛邸。命師作資戒會。憲宗詔詣帳殿奏對稱

旨。俾總領釋教。世祖即祚。因論辨偽經。馳驛以聞。火其書。賜光宗正法之號。命師故里剏建精舍。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眾。時萬壽祖席乏人。眾請師主之。師姿穎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勌色。通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門人請梓之。師聞而叱之曰。此吾一時游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為哉。既老。勌於接納。歸棲嵩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龍唐杜云。有問如何是西來意。即向他道。直待乳峰點頭。亦不向汝道　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三宜盂公一字入公

門九牛拔不出　問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官不容針。曰一花五葉時如何。曰私通車馬。曰恁麼新豐一曲。因師唱出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　至元乙亥秋示微疾書偈告終。塔於寺之西隅。報恩秀嗣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見阿那律。得聞天眼因緣。忽有省曰。設使五眼俱瞎。又能開我向上眼矣。因舉似萬松。秀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秀曰。眞箇瞎。師復曰。瞎瞎。秀頷之。初住萬壽。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返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

年面壁眞消息。端的其中有祕傳。　元世祖至元九年。詔入內殿。從容問辨。薄暮將退。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今何卻有說耶。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中邊皆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　示眾。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颸。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氣節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　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啼花落碧巖前。　示眾。若論此事。如丹鳳沖霄。不留其跡。良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　示眾。妙用縱橫。智體不動。子雖依倚。父全不知。撒乾蓋而本自無心。踞坤輿而端然有力。此亦寂而不動。感而遂通之朕兆也。於此半遮半露。似晦似明。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孰能於是了別心佛之根莖枝葉者耶。雖倚蒲危坐。虛室生白。心月孤圓。秋天獨迥。猶須轉身不居一色。直得雁迴北塞。聲噎南樓。木女

初聞。石人遙聽。祇知日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何也。月滿猶虧半。烏沈始是圓。　示眾。黃河九曲。誰能直下承當。白浪千尋。孰解其間薦得。透與不透。儘自瀾翻。將心用心。休教蹉過。直須知有雲外立千峰不可言無巖前分萬壑。靈松帶露。怪柏欺霜。傲四時而莫可彫零。超萬象而敢為主宰。憑何道理。便乃如斯。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得一。鼻直眼橫。怕汝不信。試摸索看。　示眾。語忌十成。正雖正而不應居正。機貴回互。偏雖偏而莫滯於偏。所以道澄源湛水。尙棹孤舟。古佛道場。猶乘車子。爭肯教伊向死水裏作

活計。到此地面。活潑潑、轉轆轆、方有少分相應、雖則水澄月滿、一念萬年、正是道人可愁慮處、何也、有德非爲德、無功始是功、直得妙盡無依、功成不處、萬類千般莫能收管。有時橫身劫外、有時垂手鄽中。正去偏來、無非兼帶、這邊那畔、不滯有無、祇此建化玄門。便是抄直要路、若也於斯灑灑落落、了了明明、不枉向不響山中、善通音耗。未萌枝上、能辨春秋、咦、還達此意麼、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　至元辛巳。十月二十日。奉旨就大都憫忠寺。焚燒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下火、師陞座。以火炬打一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報恩秀嗣

吾捨從寬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報恩秀嗣

上都華嚴全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慧異常兒、六歲祝髮、參萬松秀和尚、秀命爲侍者、凡秀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文貞公劉秉忠。薦師有經世才、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內庭三載、多有贊益、將授以官、堅辭還山、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　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荼毗舍利無數、報恩秀嗣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遼人也、別號湛然居士、因金滅遼。公歸金、改稱移剌、時京師禪伯甚多、公獨重聖安澄和尚、常訪以祖道、屢舉古尊宿語錄中所得叩之、澄間有許可、公自以爲得、及遭憂患、求道愈亟、遂再以前所得訪澄、澄爲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公甚惑焉、問其故、澄從容謂公曰、昔公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譚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錘耳、今揣公心、果爲本分事、予豈得不爲苦口、然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宗說精通、宗門大匠、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公唯唯、往謁萬松、甚有契合、杜絕人跡、苦心力究者三年、乃獲印證、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爲部兵扈從西征、公言於上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報恩秀嗣

屛山李純甫居士初特文譽好排釋老偶遇萬松秀和尙於邢臺一言之下遂獲契證乃盡翻內典徧究禪宗注金剛楞嚴等經序輔敎原敎等論嘗著少室面壁庵記略曰達磨大師西來孤唱敎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敎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眞傳敎者非別傳也自師之至其子孫偏天下漸於義學沙門以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着而成書者淸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潁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

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間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士著述甚多開發後學大有功於宗乘臨終無疾趺坐合掌面西而逝已上六人報恩秀嗣

順德天寧弘明虛照禪師遼州申氏子參仙巖因默坐聞磬聲豁然有省乃振錫燕之歸義値太保劉文正公向道有契付囑畢乃沐浴更衣索筆書偈云四大無常名爲幻身擺手便行入無生滅汝當善自珍重趺坐而逝荼毗得舍利百顆劉文正公入奏塔舍利於天寧嗣法門人子顏子淇等二十有八人皆堅苦特立之士洞上一宗斯爲盛焉仙巖德嗣

續指月錄卷八

續指月錄卷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清金氏子。襁褓中見僧輒微笑合掌。年十三。從演慶昇法師受業。便知向上宗乘。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岩。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遂往明州達蓬山佛跡寺側卓庵。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倒淨瓶公案。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聞伏龍千巖長禪師直造

丈室。長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長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長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長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長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卻被旁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長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長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眾震聲一喝。拂袖便出。遂卓庵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長嘗寄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爲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付以法衣頂相。　上堂。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石車乘拈曰。此僧乘虛接響。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鐵樹華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

塵塵剎剎全彰。物物頭頭合徹。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巖頭密啟。咸宣至化。正與麼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片定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　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卻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斂僧伽黎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嵩山門下。令不虛行。　上堂。月頭是初

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
迦也道拈不出拈道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
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
此 解制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
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由脚頭脚底風雲起撒土揚沙
輥入流逼塞虛空無影像啼鶯元在柳梢頭畢竟作
麽生取用喝 示衆舉古德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無非淨法身堪笑古人猶在聲色裏作活計要見
清淨法身太遠在既不在聲色裏畢竟在甚麽處會
麽良久云須知更在青山外 中夏示衆云達磨的

的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性作麽生一喝於
此直下死團百雜碎便見青青翠竹顯眞如柳綠花
紅明皎潔風生虎嘯石龍吟燕語鶯啼爲汝決衲僧
家活潑潑滿懷撒出夜明珠獻寶波斯難辨別放倒
和衣打覺眠一任天崩與地裂其或未然參 示衆
大凡參禪做工夫者不得安然靜坐忘形死心澄空
守寂昏沈散亂須是抖擻精神猛著精彩急下手脚
剔起眉毛咬定牙關提起話頭立地要知分曉不得
今日也恁麽明日也恁麽便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上大起疑情疑箇一歸何處卽將此一則公案盡平

生氣力提在手中如一柄鐵掃帚相似佛來也掃魔
來也掃邪來也掃正來也掃是也掃非也掃有也掃
無也掃掃來掃去掃到無下手處無著力處正好著
力無掃蕩處正好掃蕩忽然掃破虛空突出一箇苕
帚柄來囮元來卻在這裏在這裏依前卽是箇張上
座一翻翻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盡是自家珍寶草
木砂礫盡是自己法身到這裏說甚麽一歸何處只
這一柄鐵掃帚亦乃和身放下坐斷常寂光超出無
生界喚作無爲無事人也若是打不徹透不過切莫
悤悤草草道我會禪會道不用參疑我問你臘月三

十日到來從前會得底道禪用得著麽所以參須實
參悟須實悟不可弄虛頭認光影不求正悟須向遮
裏將本參公案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併作
一箇疑團頓在眉毛眼睫上看定通身是箇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靜也如是參
動也如是參參來參去通身是箇話頭物我俱忘心
識路絕澄澄湛湛寂靜無爲驀然疑團子爆地一聲
直得須彌粉碎大地平沈迸出一輪杲日照耀山川
遮藏不得那時卻來嵩山門下喫痛棒 警策云大
凡參學做工夫者先將平日所知所見人我利名盡

情掃卻。然後將本參話頭。頓在目前。行住坐臥時也
參。著衣喫飯時也參。屙屎送尿時也參。靜鬧閒忙時
也參。喜怒哀樂時也參。但於十二時中。心心無間。念
念相續。不忘這箇話頭。須是大起疑情。大疑卽大悟。
不疑卽不悟。悟卽悟自本心。明卽明自本性。古人云。
佛見法見是二種鐵圍山。若有所見。盡成其障。所以
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
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此事不論根性利鈍。只
要信得及。行得切。時節到來。忽然觸著磕著。洞明大
事。祖師云。我本求心不求佛。法界元來無一物。佛者

覺也。如何是覺。囫。呵呵。方知此語。實無妄也。且道笑
箇什麼。經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然雖如是。須
經大善知識爐韝煆煉將來。方可續佛慧命。謹參。謹
參。西來直指正單傳。自念參疑意廓然。今古上乘無
別法。盡皆心悟未生前。　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
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眾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
　洪武十四年辛酉。正月二十九日。忽集眾曰。老僧
時節至矣。卽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
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門人奉全身瘞於山之西
岡。千巖長嗣

杭州天龍水庵無用守貴禪師。婺之甄氏子。十八歲往
投里之康侯山芟染。後游浙西。適千巖長禪師居龍
華。師叩之。默有所契。復謁中峰本和尚。羣疑頓釋。旋
退居嘉禾。　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
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
築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
衲。律身甚嚴。嘗墮一齒。弟子輩藏之函櫝中。生舍利
五色。千巖長嗣

華亭松隱唯庵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祝髮受具。徧叩
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

嘗參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
授之。師遵懸記。歸里築室於郭匯之陽。遂名松隱。足
不踰閫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
居民爲建寶坊。洎千巖遷化。眾請師繼席。　上堂。僧
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
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
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
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
早已點頷。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
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滄。千古意分明。師曰。蹉

過不少曰承師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瞖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蔴似粟僧曰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卻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我逢人

則出出則不為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真說非真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卓拄杖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

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國喝一喝　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亘天烈燄燒卻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蔴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幸是無瘡勿傷之也　結制上堂蠟人為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

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看取定南鍼　歲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蘂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娘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淨爭知春色上桃腮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腳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毗婆戶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示衆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

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應處看是什麽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眾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眞如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大師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 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裂工夫撥出來。瀉入碧瑠璃裏去。三千諸佛笑

顏開。 坐禪銘。參禪的的非細事。貴在當人發眞志。眞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墮生死。古德垂慈何太切。教人參禪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須猛裂。進前退後知幾回。恰似冰爐煉生鐵。冰爐煉鐵眞箇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撥火星飛。面門迸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眞。手兮眼兮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千將鏌鋣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輿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魂。鐵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此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爲報參玄人。趁此後生須努力。千巖長嗣

婺州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四。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復力抵諸方。久之歸覲。會千巖遷化。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後聖壽虛席。四眾請師主之。蘇平仲嘗過訪。師寒溫之外。不措一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娓娓不倦。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默然。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擊節稱賞。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眾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荼毘五色舍利無數。千巖長嗣

金華華山明叟昌庵主。本郡浦江人。縛茅於里之華山。

往謁千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 洪武丙辰十月三日。忽辭眾。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千巖長嗣 已上五人

京口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贓在甚麼處。竺拍案一下。師往復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卻搖脣鼓舌。瞋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倘有此子。善自護持。古梅友嗣

一峰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爲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

箭九回空（古梅友嗣 己上二人）
杭州正傳院祖庭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黿山陳氏
子。初見嬾雲。開示法要。後於虎丘。禮石庵祝髮。會庵
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峰祖塔。憩錫歲
餘。忽有省入。徑造嬾雲安求證。安為助喜。　後住碧
巖。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
靚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為真。曰南人如問雪。
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　晚年於西湖
修吉山。卜地為生壙。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　復
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為。蓋表佛

法流芳。靈蹤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
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峻嶒。峰
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
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萬象為
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
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
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
門。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嬾雲和尚。是景
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嬾雲。即南

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真。則無極
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
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為主。銘曰。
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恆無已時。佛祖垂應。
為導為師。痌瘝為幸。值師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
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窣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
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坦夷。　師所著有空谷集
尚直尚理編行世。（弁山安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之吳江人。祝髮受具。首謁
石屋珙。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於

高仰。禮拜起。即依實供通。打趁出。如是三度被打。遂
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撚一指。歷燃三指。
一日忽然瞥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眾。時
年二十八矣。眾推主席。師遁跡而去。留偈曰。半載相
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
重添眼上眉。韜光巖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隈岩
谷。三十年來嬾送迎之句。　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
至繁昌。眾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示眾。禪之一字。亦是
強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若是
發心不真。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

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卻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箇爲甚麼事香林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寶履踐剋苦用心爲甚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的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

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永樂丁亥復奉旨延師於天界寺終老焉（福林度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禮本鄉智禪師薙染受業精修僧事服勤有年辭師遊學獨邁太行經入東魯初習教乘於演三藏德律師法席麗領大義次扣禪關廣參知識始參濟下宗師依雲峰恆和尚參請累年親蒙授記仍付衣頌次參曹洞宗師後造太原深和尚丈室復蒙印證後詣燕京大萬壽寺參雪庭和尚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這裏叫屈師撫掌曰誰柰我何庭曰這風顛漢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侍錫十載受囑開堂少林祖刹（雪庭之門時稱二泰一肅師乃首推也）　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愚庵孟云

只如靈隱還拈得出麼若拈得出何不略借一覩若拈不出河沙妙德向何處去也隔牆恩怨如何說獨抱琵琶月下彈　龍唐柱云大小靈隱將奇珍異寶撒出當陽供養諸人了也拈拄杖云看看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僧參提坐具欲展拜師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曰本欲禮拜被和尚撐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撐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禮拜去也師曰當得甚麼椀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　元世祖至元己丑正月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卽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言畢遂掩息右脇而逝（少室裕嗣）

太原報恩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髮於華

嚴常事經律。一日喟然歎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
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往依數載。一日論
執事。以語觸庭。庭曰。有頭無尾東西。有甚交涉。師愈
出語不遜。庭曰。不但無尾。師生平疑礙。一時冰釋。遂
受囑累。溫研久之。乃奉詔宣任報恩。　僧問如何是
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踐履之境。如何是出
門便是草。師曰。纔動卽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
漫漫地。師曰。住著卽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
偏界絕紅塵。通身無影像。　一日示疾。集衆曰。吾緣
止於此日。汝等善自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聞者
咸相感泣。乃書偈。怡然而逝。少室裕嗣

泰安靈巖足庵淨肅禪師。保定永平張氏子。究心二十
餘年。參請知識十餘輩。皆不明了。最後依雪庭淘汰
有年。付以衣偈。　初主萬壽。次少室靈巖。後退席香
山。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
風。蟬聯岸遶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
聲聲轉根本法輪。諸仁者。若能於斯會得。則如面對
鏡眉目分明。方可喚作半箇衲僧。猶有俗氣在。若能
打破鏡來。便好與你相見。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更
有三十棒。且待別時來。　僧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胡漢不來時如何。師曰。桃花歲歲皆相似。人貌年年
大不同。曰此意如何。師曰。不因你來問。山中太寂寥。
且喫一頓了去。便打。　一日集衆告辭。右脇而逝。中
林泰禪師爲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
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偏叩其門。
受雪庭嗣。爲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
密固靈根。慧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
掀翻渤澥。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
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
虛空爛壞。斯道常存。少室裕嗣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
無卻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卻我舌。金剛推倒一堆
泥。踏著秤鎚不是鐵。且道是有說無說。良久云。等閒
失卻手中橈。只爲貪觀天上月。　僧參。師問會見我
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知
和尚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
去。少室裕嗣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上堂。良久云。喫鹽添得渴。便下座。
僧攔問。喫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
少室裕嗣

安平守讓禪師。示衆。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我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少室裕嗣)

弁州太子久善禪師。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箇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花瞎人眼。澗水毒人耳。雀不戀幽巢。龍不藏死水。(少室裕嗣)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上堂。古人皆稱我是達磨兒孫。卻道神光依位而立。是得髓。只這些子。便是做臭皮鞋

底塵垢。也做不得。何故。迷逢者少。負恩者多。(少室裕嗣)

鞏昌廣嚴法興禪師。因同參印和尚過訪。師曰。許久不相見。眉毛作麼生。印曰。將謂老兄忘卻。師曰。彼中快活法。還可舉似故人麼。印曰。愁人莫對愁人說。師曰。恁麼則同條不共命也。印曰。笑倒寒山子。師曰。謝老兄光重。(少室裕嗣)

順德妙乘禪師。垂語曰。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說甚明中有暗。洞山老漢。被他語脈轉。說甚五位正偏。牽得後世子孫。落在這等葛藤裏。擺脫不去。僧問。和尚何不斬此葛藤。別開一路。師曰。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少室裕嗣 已上十人)

燕京鞍山月泉同新禪師。從鞍山堅公剃落。能以苦行事衆。忽一日聰慧頓發。與同行人敘所得。衆雜笑之。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師謁清安方公。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柰腳跟不點地何。師拂袖便出。次參林泉倫公。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倫爲引座。師一音纔唱。萬衆歡呼。能於言下得旨者甚衆。示寂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豎拳云。且

道者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而逝。(林泉倫嗣)

關中林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鞦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羣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土偶笑哈哈。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忿怒那吒擘八臂。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拄杖風前還自靠。(報恩秀下復庵照嗣後同)

十方進禪師。僧問。逢橋拆橋時如何。師曰。那討這般人。曰。師意如何。師曰。從來好手不彰名。(復庵照嗣)

嵩山法王暉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境。師曰。五乳峰前

雪氣深。曰如何是法王人。師曰。嵩山頂上撩天鼻。曰人境交參時如何。師曰。看取令行時。復庵照嗣

泰安州靈巖復禪師。示衆。三十年後。大有人疑著。僧問如今便疑著時如何。師曰。平地無因得喫交。復庵照嗣

護國圓禪師。僧問國如何護。師曰。寰中天子敕。曰佛法何在。師曰。端坐受供養。復庵照嗣

崇孝普禪師。見山門因雷雨。乃呵呵大笑曰。痛快平生在此。日奴兒婢子共殷勤。復庵照嗣

淨土里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佛土。師曰。莫作穢汙。曰如何是穢汙佛土。師曰。徒自分疏。曰師意如何。師曰。鐵樹花開不識春。復庵照嗣

汝州寶應海禪師。一日病起。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曰。山益高兮水益深。進曰。覓起處不得時如何。師曰。良醫拱手處。法身別有源。復庵照嗣　已上八人

順德天寧仲復子顏禪師。別號虛舟。寧津人。姓楊氏。禮天寧虛照禪師下髮。參悟得旨。名重廟廷。元世祖欲及之。師堅執不從。錫寶書開堂本寺。僧參。師退身便入。曰。外面有賊。僧禮三拜。師復顧曰。作賊人心虛。參堂去。天寧照嗣

太保劉秉忠居士。瑞州人。字仲晦。初名侃。法號子聰。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刀筆吏耶。既棄去。隱武安山。投天寧照禪師為僧。力參有省。俾掌書記。元世祖征雲南。渡江攻鄂。每贊以不殺為德。凡克城擒敵。全活無算。雖位極人臣。而猶齋居蔬食。不改舊服。一時通稱為聰書記。至元十一年八月。索筆書偈曰。吾不負世。世不負我。吾之於世。如水中月。如空中花。花沈月落。是箇甚麼。咄。擲筆趺坐而逝。天寧照嗣　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九

續指月錄卷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參萬峰蔚和尚。徹證大法。蔚付以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 僧慧昷參。具述悟由。師斥之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石車乘拈曰。寶藏禪師雖用惡辣鉗鎚。祇是臭氣深重。若是金粟。待他眉毛動。定劈脊便棒。直使赤灑灑地快活平生) 一日室中。慧昷侍立。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昷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

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昷遂發憤力參。至第二夜。驀然徹證。詣呈方丈。師視而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昷既受囑。師以偈送之住山。偈曰。見得分明不是禪。竿頭進步絕言詮。發揚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萬峰蔚嗣)

武昌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人。族姓陳。年九歲。從本郡寶林無極緣公出家。剃染後一字不識。執苦經年。又自覺大事未明。義學無益。往謁無聞。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遂入嵩山。住靜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萬峰於鄧尉。頓於喝下領旨。蔚即付以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 一日蔚舉牛過窗櫺公案。令頌看。師曰。頭角崢嶸四足蹄。通身過隙月沈西。當機若解翻身去。哮吼一聲更不疑。蔚亦以偈證之。 後回寶林。道風遐著。繼住九峰。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賓天。楚王延聘諸山名衲。集於洪山。見師道容。驚異特留邸館。深談法奥。請叩彌篤。遂建刹。延師居之。上堂。師問眾。如何是達磨西來直指一句。眾無語。師

代曰。五乳峰前談少室。 洪武十七年。高皇帝欽師道範。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刹。師立辭。命中官送還九峰。 二十九年。高皇帝親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幷緘松實松花。復命中官齎送山中。諭慰諄切。敕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茲特遣人就見。齎有松實松花之供。兼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機之下究真玄。百草頭邊佛祖禪。毛孔徧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同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涌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

中官同奏上大悅 永樂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集眾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於師子巖謚清福廣慧禪師遣官致帛命詞臣撰塔銘萬峰蔚嗣

果林首座僧參次師擲下蒲團汝試道看僧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萬峰蔚嗣已上三人

建昌黃龍壽昌西竺本來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參一峰寧切究己躬大事一日頓覺身若虛空心絕邊表行住坐臥不知是誰忽聞人誦清淨

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豁然有省作偈曰幾年外走喪眞魂今日相逢迴不倫身伴金毛石獅子回頭吞卻鐵崑崙乃再參寧寧垂語曰僧堂有箇首座也無道卻說有道師曰如何說寧曰空手把鋤頭云云師曰某甲卻曉得寧曰如何是佛師曰空手把鋤頭寧喝曰此了事人話你敢胡說乃扭住曰你祇今還悟得麼師曰天然之道豈有悟乎寧曰且去晚下普集爲汝決斷及晚眾集寧厲聲曰今老僧舉話如何師曰舉起甚分明不與和尚道寧喝曰既分明因甚不道師曰與和尚道了寧乃痛打師推倒寧拂袖而去次日復見寧曰老僧棒下有一步工夫你若分曉佛祖也不奈你何你好生諦當去用心若不得此從生至死也祇恁麼復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獅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師遂往貫溪江東卓庵以居七年方得發明時寧已示寂乃往金山見慈舟濟濟曰聞你當初法嗣一峰師曰是喫他三十痛棒文書久已到手今日特來和尚處討箇印子舟指瓶花俾作頌曰當機欆破乾坤骨撒髓漫空瑩絕瑕驚得淨瓶開口笑常敷劫外四時花濟曰諸佛不說諸祖不傳除卻搖唇鼓舌瞬目揚

眉舉手動足還我到家語來師乃默然濟曰去聖時遙賢聖隱伏尚有此子龍天爲我大作證明從此向去眞實操持還他末後得大受用若是輕自暴殄孤我付囑龍天爲我翦除師拜起曰謹遵嚴命濟又曰古人到這般田地深入巖谷保養聖胎三十年不許開口直得嘴邊生白醭人天推出不得已說一言半句扶持末運師乃珍重而去 歸隱劍江壽聖後寧王聞師道邁遣使三請師不赴又呈偈問道師答以進修之要 永樂四年住新城壽昌上堂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眞機露無位眞

人覿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已躬事。黃龍最上峰。　上堂。花燦爛。日輪紅。心法昭彰觸處通。衲僧鼻孔尖頭下。浩氣騰騰宇宙中。眼空四海無家計。祗這拄杖子在手裏。要西便西。要東便東。卓拄杖下座。　小參。了了了。一片長空光皎皎。休休休。雲自高飛水自流。豁眼通身無向背。十方沙界任遨遊。後杉關福田寺廢請師重興。工將畢。一日焚香趺坐。索筆書偈曰。這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顚顚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澄空風淸月皎。擲筆而逝。門人奉全身於法堂。仍塔爪髮於壽昌西北之禪基嶺。金山齊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蜀之安岳通賢鎭莫氏子。年二十棄家。初未遇人。習坐禪入定工夫。後住樓山。訪淸菩薩淸舉趙州無字話。師於當下有省。自此靠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參古拙俊和尙。禮拜次。俊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脚。師爲直敘。俊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俊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俊曰。我棒頭有眼。不打者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俊復還坐。驀劄問曰。大地平沈。你在甚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俊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俊曰。因甚不道。師曰。亙古亙今。俊曰。亙古亙今卽且置。你在西川。什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俊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俊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尙。盡向者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裏成佛。卽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裏齁齁打睡。俊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　師嘗有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

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卻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　僧善堅參。自陳行脚工夫。做到理窮情盡。十方坐斷。凡聖不容。心同太玄。了無一法。卽如來淸淨覺地。是則和尙證明。不是求和尙開示。師云。那箇是如來淸淨覺地。僧近前叉手云。某甲自性。師云。我難與你證明。僧云。我是和尙道未是。和尙悞我。我未是和尙道是。亦爲和尙悞我。師云。何不別處去。僧云。天下有過我者。我不踏老和尙門戶。師云。子實我到家徒弟。僧正目不顧。師云。許你許你。僧亦不顧。師云。我道許你。更疑什麼。子亦如是。吾亦如是。僧近前。大展

三拜。師云。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舉似一徧。供養大眾。僧乃供說如上做工夫。至見諦處。叉手默然。師云。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僧以兩手大展云。者箇非別。師云。者箇還著言句也無。僧云。實無一字。師云。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已竟。子可深山茆蓬下。飢餐渴飲。任意消遙。爲子安號古庭。庭乃禮別。師云。子別到恁處去。庭云。佛祖行不到處。師云。還許人來否。庭云。坦然無礙。師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庭云黃檗。師云。子見黃檗麼。庭云。縱是黃檗。也須擯出。師云。敢在我這裏說大話。庭云。正眼無私。師云。觀子之見智過於師。今付汝袈裟拂子。珍重珍重。庭掩耳而出。

天界俊嗣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剝生蝤蛑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柰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必佛種也。乃命出家。後謁古拙俊和尚。因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俊。便震聲一喝。俊曰。如貧得寶耶。師曰。寶既不得。得卽非寶。俊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俊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俊爲助喜。　後住武林虎跑。臨終示眾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煙。惟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大眾。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怡然而逝。

天界俊嗣已上二人

揚州素庵田居士。世爲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庵太守。唱道東南。士爲入室高弟。鉗錘久之。頓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篦。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庵爲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　示眾。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

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示眾。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的。將光影門頭。自相覆卻。入地獄如箭射。　示眾。舉張九成居士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士曰。因甚某甲無箇入處。清出袖中素珠示之。士俯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士悚然。一夕如廁。究柏樹子話。忽聞蛙聲。卽有契入。今日舉揚箇事。汝諸參學人。切莫作談玄說妙

會亦莫作思維卜度會到那及時及節去處是然因地去也且道時節一句又作麼道　僧參問補陀路向什麼門出士曰上座卽今從什麼門入僧曰抑勒人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退後三步士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舉已前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在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僧誦經次士問誦什麼經僧云法華士云法華經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　僧入門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云你討甚麼碗僧喝士便掌　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爲庵四方參扣

之士日擁座下一日與衆禪人茶話忽然擲盞合掌別衆而逝何太守嗣法嗣和庵忠四明堪頤庵眞共三人皆各演化一方而眞公法裔最盛燈傳五世代出偉人嘉隆以前臨濟有揚州田大士一宗盛行大江南北云

曹洞宗

西京少室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落徧遊講肆雄辨如流聞少室泰禪師道眼圓明投依參究泰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纔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一日聞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語師穎悟卽承印可密付衣頌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曰此猶是聲色門頭事師咄曰賣私鹽漢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不同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苦方得覲堯天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面龍顏曰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師曰沒弦琴有韻人天那得聞　仁宗皇慶癸丑十月師無疾而化門人奉全身塔於少室祖塋少室泰嗣

濟南靈巖秋江潔禪師僧雪軒成參師問何處來成曰青州來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成曰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來時成拂袖出師曰此子得證悟矣俾參堂去　一日成遽造丈室師望而喜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成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少室泰嗣已上二人

西京寶應月巖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祝髮於州之天寧每以出生死爲策勵南詢參扣聞靈巖肅和尚法雷遠震乃往依侍肅一見器重親炙積久遂入閫奧

乃曰。發語由師。行之在己。遂之泰安閉關。道俗堅請不得已而起住寶應。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後萬松老直得計窮力盡。道箇看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麽。須知這一卷經。阿誰不具這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千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刹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拈出。乃彈指一下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錯過。良久。擊拂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乃擲拂子下座。足庵肅嗣

封龍古巖普就禪師。溥陽劉氏子。參靈巖肅和尚。肅以本分鉗鎚。重加煅煉。付以大法。封龍堅請出世。師勉受焉。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是披毛帶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斷聲色底。曰恁麽則如何名墮。師曰。鴈過長空。影沈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病。既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祇爲了事。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病卽除。因示頌曰。重重金鎖早敲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鴈過長空無繫著。影沈寒水任渠猜。　後歸隱靈棲。未幾示寂。大德六年。賜妙嚴弘法大禪師之號。塔於封龍之陽。足庵肅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十

續指月錄卷十一

六祖下二十七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虛白慧旵禪師。族王氏。祖貫湖廣。父爲丹陽稅課副使。遂家焉。幼穎悟。不類常兒。年十四。往從妙覺湛然受業。一日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疏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叩其心印。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日。方出定。舉首睹松豁

然有省。自此晝夜危坐。端如鐵幢。故諸方號之爲旵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首座。座指令參寶藏持和尙。發憤咨參。寢食俱廢。一夕驀然徹證。述偈曰。一拳打破大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期滿。至昭慶受具。一日至安溪古道山。見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載。影不出山。道風遠播。衲子爭趨座下。拓基營繕。成大精藍。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禪寺。復命度僧。以奉香火。檀施委積。師復損餘貲。往修淨慈大殿。正統六年辛酉六月二十七日。忽集衆敘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敎無人看。著甚手用得著幾句閒言語。至二十九日辰時。跏趺而逝。茶毘舍利無數。塔於東塢。寶藏持嗣

建寧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僧參。次師問從何處來。僧曰。逼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拕皮袋到者裏。僧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耶。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脚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驀地遙空

吼。野犴聞之腦裂開。福田來嗣

金陵大岡月溪澄禪師。參東普無際悟和尙有省。悟臨寂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師繼席東普。有僧本善。向師求證。師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日惟東敲西擊。暗垂勘驗而已。善一日侍師園中坐次。師曰。你向來看甚麼話頭。善曰。無字。師曰。如何是無字。善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劍。師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善曰。寒光燄燄。耀古騰今。師曰。還我劍來。善曰。擬動則犯他鋒鋩。師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善曰。佛來也殺。祖來

也殺師曰老僧來覺善曰亦不相饒師曰殺後如何善曰且喜天下太平師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善曰賍賊分明師曰賍即且置還我賍來善曰六六三十六師曰未在更道善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師曰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善曰了無一法當情皆爾通身露地師曰你即今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善曰何處不稱尊（無際悟嗣）

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荊壁紹琦禪師蜀之唐安雷氏子年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月溪海舟諸老咸稱賞之 正統六年再參

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是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柰勞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

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鳴鐘集眾畀以袈裟拂子 後出世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闊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頷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飯炊松粉冰鐺煮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卻玻瓈盞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

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 景泰五年還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過賣油翁曰雖然眼裏有筋爭柰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青外優鉢華開烈燄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

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指痒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齩殺　舉法燈示眾山僧本欲深藏岩穴隱遁過時蓋為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不免出來為渠了卻時有僧問未審清涼老人有甚不了公案燈拈拄杖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

在甚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己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為髑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渠了卻若有問髑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眾山僧恁麼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許他是箇同參　上堂眾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眾分明記取便下座　師到茶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篾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茶園裏有蟲　天順間由匡廬歸蜀韓都侯於方山迎師住持　成化九年三月望將示寂眾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青天霹靂呵呵呵泥牛吞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　無際悟嗣

雲南古庭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人首參無際悟和尚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十載方得透脫後於隆恩求悟印證悟曰子見處如何與老僧不同師

展兩手曰者箇非別悟頷之一日辭悟悟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悟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尚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遷皖桐浮山示眾舉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腳鐺煮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汩沒世途如短販之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師曰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於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

非知識除卻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麽生脫去不得認著箇死搭搭向冝久處妄想不得執著箇轉轆轆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脊梁生鐵鑄就機辯懸河瀉水未免閻老子打入呵波波呵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擊拂子昨夜蟭螟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岩前復召大眾珍重　示眾若論向上一著了無別說惟當人本自具足文字經論且無放處近來諸方學者盡被古人舌根埋沒不能決志透脫開口處情塵知見學解聰明於自受用中確無的實似者等豈非自喪己

靈爾若不信有日病來將所學所抱抵將不去那時方悔錯用心力學者既是實爲生死行腳豈可高心執見聞恁麽說便憤志決透去乃思前算後便拚此生大捨身命做大休歇工夫當知此非小因緣必猛利方能入劄且諸方諸宿說做工夫於自究竟處或一年半月一月或三年五載有些見解或聞師家舉似或看冊子便認著業識做模樣生大我慢便效古人行棒下喝瞬目揚眉學者不知被他惑了此箇樣子正是生死無明若或眞參實證卻不恁麽要向本分中緜緜密密下死志做將去莫論年久歲深一念子撥之不開蕩之不散時節到來荳爆冷灰天翻地轉打破疑團虛空粉碎方是自己大光明寶藏大受用處自然頭頭無礙物物全彰了無一法可當情說者邊那畔通明透徹凡情聖解宛爾一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總諸佛清淨無礙三昧到恁麽田地說甚麽文字情解根根塵塵悉是大光明寶所有時攝十方諸佛光明入一微塵光明一微塵光明現十方世界諸佛諸佛非來我亦非動寂寂如如無彼無此諸佛具大清淨無礙三昧大解空寂滅三昧大不思議海種種三昧乃至不可說微塵剎數剎塵塵剎一

一具足十方諸佛定慧三昧於一毫不從外來嗟夫學者於初立志處擔荷一担經書字句口耳傳習爲其已見認爲古人用處古人卻不如此語默動用別有生機豈等閒其與卜度須是具大根器者聞必敬信生難遭想其或我慢矜高退之遠之珍重　師既老乃歸昆明之古庭示寂一時古庭與盤龍南北並峙至今二大士之肉身存焉門人一貫編師語錄幷山雲水石集行世　無際悟嗣已上三人

佛跡頤庵眞禪師遊歷諸方多所契入後參揚州田素庵居士爲入室上首得獲付囑　住後示眾青山疊

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緇素。擊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謂腳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己解。弗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

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距定腳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猷椿椿地。卻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田素庵居士嗣

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九歲出家。長而受具。首見無際悟於隆恩。有省。歸而牛山結茅。復詣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裏。牛聻。師曰。覿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如是。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篦擲於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　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某甲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僧曰。意旨如何。師曰。馬大師去世久矣。　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富兒易驕。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即心即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盋盂。月幻法嗣

曹洞宗

鄧州香巖澮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童。長依絳明福巖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即法身之句。欣然契悟。愚菴盂云若向者裏悟去披毛戴角有日在龍唐杜云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春會麼山僧借手行拳去也乃舉長蘆上堂云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且道香巖悟底與長蘆道底還有差別也無 乃謁還源呈所解。源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親呈。

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師曰和尚作麼生源曰汝口聾師曰勘破了也源可之。・泰定甲子主祖庭尋隱香嚴詮釋般若心經并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淸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崇先奇云香嚴老人只知指疆畫界不覺通身水泥者僧會卽會也是紙上富貴若是四法界未夢見在　白巖符云盡謂香嚴老漢被者僧扯入葛藤窠裏東兜西搭殊不知善言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還知者老漢舌根不動處麼良久云切忌道山僧饒舌　至正壬辰師年

八十一。夕沐浴更衣呼門徒申誡敎且曰吾死火之。灰揚可也翼旦吉祥而逝葬全身於雪庭塔右少室遇嗣

熊耳空相珪禪師。上堂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胡喝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胡棒亂棒。我若除卻棒喝。敎他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便作女子拜不是揑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爪嘷云者裏還有獅子麼試弄弄爪牙看。一僧出師便打曰逐塊尋香未爲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你在曰恁麼則雲巖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怎怪我雲巖路絕。乃連棒打逐出曰寄與天下亂統漢少室遇嗣

嵩山龍潭深禪師。上堂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顚倒夢想處得箇究竟涅槃然後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槃成了箇顚倒夢想及乎見我遇老和尚問他古塚不爲家如何是禪老和尚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郎當山僧擬對又被老漢一掌山僧當時不覺如暗得燈乃大宣曰此回不是夢眞箇是廬山今日山僧不敢昧卻本源特爲諸人也須恁麼親見一回始得乃拍案一下云

噫山僧今日太殺逗漏。少室遇嗣

嵩山龍潭端禪師。僧問如何是少林宗師曰九重淵底起神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百劫冤家狹路逢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無口人呑栗棘蓬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手提寸鐵走西東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龜毛慣縛樹頭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喜把金樽勸醉翁曰如何是千聖不傳宗師曰現鐘不打何處鍊銅少室遇嗣

洛陽天慶江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鬼神茶飯曰古鏡已磨時如何師曰魔外冤仇曰銀椀盛雪

時如何師曰眼見卽瞎曰明月藏鷺時如何師曰動
卽禍胎曰不見不動時如何師曰推出者死漢曰乞
師更垂方便如何轉身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
籃兒盛將歸（少室遇嗣）
嵩山永泰祥禪師堅上座典客師曰今日有甚客來堅
曰憧憧不絕不過是胡張李黑師曰你還揀擇得出
麼堅曰一味教他喫茶去師曰儱侗漢奴郎不辨怎
消得常住物曰惟和尚命師曰吞鐵丸去堅笑曰和
尚亦恁麼師打曰你亦恁麼那（少室遇嗣 已上六人）
盤山遇禪師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

今日效顰也舉一則供養大眾良久云莫怪空疏便
下座復顧謂侍僧云拄杖在侍曰在者裏師曰各各
自領取一頓（寶應達嗣）
太原斌禪師上堂以手屈指數之曰西天四七東土二
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者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
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寶應達嗣 已上二人）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王之遠孫也父徒居
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受具已結三人為侶在青
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
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

門棟梁師叱之曰既作棟梁乃居土窟耶老人曰未
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自
勵聞秋江潔公大弘曹洞宗旨於齊之靈巖遂往禮
謁潔問師何處來師曰青州來潔曰帶得青州布衫
來麼師曰呈似和尚了也潔卽肯之俾參堂久之疑
情冰釋徑造丈室潔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未師曰
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潔頷之囑曰是汝本有之
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 洪武十五
年天下郡縣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道契親王
眷眷尤篤三十年秋八月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

不會佛法上製詩一首鐫於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
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
座從前數歲年 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眞機
紅葉千峯燦爛顯箇中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
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緜密獅絃錯落接指古
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
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
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剎剎未有一絲毫欠少大眾
還會麼夜來木馬雪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 上堂
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

子偏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兼帶百草頭上相
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眞
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
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
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
赫寰中歲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
使寒冰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
皎神光偏照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
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
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

月龜毛拂拄嶺頭雲　元旦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
新顯一眞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
津法筵大啟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共宗
風并扇祇如道舊歲已去新年到來未審去從何去
來從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誵訛敢問大眾衲衣下一
著子還有增添去來也無於斯會得便見臘盡陽和
無影樹春回花發不萌枝　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
薰風啼鳥偏巖扃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
聲記得夾山會禪師示眾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
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

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
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眾且道夾山天童
二老見處一一揀點將來總成漏短鳳山分上則不
然若是色見聲求即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
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
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三十五年七月太宗嗣位
奉使日本命師往宣聖化至永樂二年回與同使官
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囹圄
百餘日師坦然無慮上知其非罪宥之　六年春奉
旨就鍾山建普度大齋命師說法聽者數萬人　十

一年赴北京朝賀奉旨於慶壽建齋賜賚尤沃　宣
德三年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宣宗憫其誠遣內臣
護送南還天界西庵養老　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
辭眾說偈趺坐而逝上製文遣官致祭闍維之日煙
燄五色仙鶴翔空異香滿道彩雲縹緲四眾萬餘人
咸嘆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算塔於南畿安德
門外勅賜塔所為鷲峯禪寺　靈巖潔嗣

西京天慶息庵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丱歲薙落遍參
宗匠後往封龍抑古巖就公嘗作達磨得皮得肉等
頌就稱賞之曰達磨皮肉骨髓皆被諸子得去不如

隻履西歸者是甚麼消息師曰且喜和尚猶記得就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賴也就顧侍者曰我眼何如　出住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雒之嵩少僧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底偏正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　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裏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曰因甚便打某甲師曰你要我句內明宗麼　庚辰夏遘疾乃命門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至五月十二日囑後事書偈曰來時本淨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游右脇而逝（封龍就嗣）

泰山靈巖容禪師初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理會但於青州布衫與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透偶與同參上泰山日觀峯忽憶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小天下話驀地失足跌得悶絕同參扶起良久乃甦大叫曰此是師子一吼祖父俱盡時也孔孟未必到恁麼田地因謁封龍就和尚呈所見就曰更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就大喜呼而印之（封龍就嗣）

晉寧心庵主常舉拳頭曰天下衲僧只用者箇殺活他凡有僧來便打出無能搆者因是人稱為鐵拳頭菴主（封龍就嗣）

白茅春菴主常與心鐵拳往來僧問和尚用何法接人師曰但將冷眼觀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曰恁麼則冷眼鐵拳相結恨於天下也師曰衲子多好嚼屎蛆

封龍就嗣已上四人

續指月錄卷十一

續指月錄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按東山行實碑。載師爲蜀之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齠齔時。見僧輒喜。一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寺。投禮住持獨照月師剃染。後入西山。住靜八載。發志參方行脚。首謁太初和尚。請益開示父母未生前話做工夫。一日初問師曰。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參東普無際和尚不契。乃出峽赴京得度。(宣德二年)復還金陵靈谷掛搭。雪峯和尚請師充首座。制解。卽詣古道山參東明旵禪師。一見便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旵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旵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旵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旵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者僧。乃留旬日。欲付袈裟。師曰。某甲不爲衣來。堅不受。下山。自此聲譽叢林。 金陵牛首。請師領眾三載。退隱天界山居。太監袁誠(法名智海)欽師道德。請住翼善寺開山說法。 正統五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旵和尚留囑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如期果寂。白庵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薦。(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齎至東山。師祝香而受。(東明旵嗣)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按師七世孫天童悟和尚傳云。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蔚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二

十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麽？曰：虛白和尙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擧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麽？下語者皆不契。擧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尙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

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眞大徹者麽？僧云：無。師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麽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卽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敘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敘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麽處？師面赤罔然。明曰：若如此，不會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廢食俱忘，偶値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緜緜。乃擲下拄杖云：千鈞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隱元琦頌云：痛領萬峯白棒痕，洞庭搖拽小乾坤。無端一陣業風起，浪拍孤舟過海門。）師卽入方丈禮拜。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夜辭衆，二十

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嘗擧興化問克賓維那：你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克設堂飯。至來日齋飯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趕出院。師拈云：若爲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予昔蒙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爲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尙，乃明棒頭賞罰，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己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卽爲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已前無

師可也。威音以後。師師相受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已明。向上關棙子。洞達閫閾中事。不在言宣。失錢喫棒。受罰出院。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與化萬一。況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東明者。亦此也。古諺云。養女方知娘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有箇中大事。豈容草草。若與人抽釘拔楔。坐獅子座。爲人天師。抉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爲是。將綱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　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

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投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讚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有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身心

報佛恩。慟哭歸方丈。　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圓相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東明旵嗣○師著拈頌一帙行世花城弟子沈貫爲之序其畧曰海舟嗣昰公一事自佛至今無有其人人我四相些微未盡者不能爲之師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柰師年邁臘尊出世無何而入滅宗風未能大暢寰中惟有拈頌古機緣百則令慧日重開破培千古其頌或引人詩句出自手眼有合佛祖意者採摭而成之箇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操履人品爲法忘形去名存實自無苟足而其須拈量不妄意測度謬爲撰述者也明眼人見之究之奉行有日在嗟乎今時魔熾法殘拈花一脈參寥不顯於世眞正宗師煨鎗山穴保養

聖胎俟時待緣暗流支派使兒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靈根佛祖花開香浮震旦觸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時景泰丁丑三月九日○山曉哲禪師崇正錄云潭吉五宗救中之說總以未見永慈之碑誤之天童先師翁闕妄中答潭公書云老倉誠有意採討故刻小字印於語錄之前數年竟不能得邇來有法住山茨將海舟寶峯二祖機緣刻行於世蓋得之丹壑査居士家藏佛祖源流中者然則萬峯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旵旵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又得靜菴素禪師語錄素爲海舟二世孫敘聯芳圖始自釋迦遲代相承敘至東明旵海舟慈雲溪瑛瑛與寶峯瑄爲昆季焉據是源流的的相承海舟慈爲東明旵祖之嗣無疑矣當時潭公闇先師翁之言始得豁然嗣後竟無餘議但俱未見翼善之碑誤以晉慈爲永慈耳○樂讀氏曰海舟永慈翼善碑按康熙元年大咸咸公住東山時始爲刊布四方一時名衲皆宗之前人俱未之見焉其東明海舟普慈傳乃悟老人作於崇禎年間山茨際公住東明時刊行也不謂翼善一碑誵訛互異不得已而兼存之所謂余生也晚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惟有多聞闕疑

已耳古今僞碑甚多世之譜牒造端恆有之具戒祠子有是事乎昔之天皇天王今之永慈普慈並哉爲是知我罪我我何畏焉

水心月江覺淨禪師。蘇之沈氏子。十五歲往從古拙芟染。參峴山宗不契。後見東明旵和尚。親依最久。一日問旵。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旵曰。你那裏去來。師進前曲躬曰。那裏去來。旵便喝。師亦喝。旵便打。 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眾。說偈而逝。（東明旵嗣 已上三人）

邵武君峯大闡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參雪骨中禪師。一夕有省。即說偈曰。手把清風斧。毗盧頂豁開。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旦詣丈室求見。中曰。還我舌頭

來。師復說偈曰。坐斷恆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印可之。後住君峯。 弘治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集眾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處空獨露笑嘻嘻。沐浴更衣。趺坐而逝。（天界中嗣）

金陵高座古溪覺澄禪師。蔚州人。從雲中天暉昶芟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大慧錄中無字話染指。參投子琦禪師。言下機契。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於固始之荊山有年。後住金陵高座。結制小參。三條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還有不惜眉毛者麼。良入乃曰。有時三世諸佛。與火爐說法。覓火和煙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擔泉帶月歸。於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須彌納芥子也得。正眼觀來。兩箇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青州布衫。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歸於雲門胡餅。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齩又齩不得。大眾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眉間迸出金剛燄。露柱燈籠盡放光。 成化癸巳八月九日。沐浴更衣。集眾訣別。端坐而逝。少頃眾泣。師復開目慰眾曰。不須如是。復瞑目。（投子琦嗣）

襄陽大雲興禪師。久侍楚山琦和尚。一日琦出郡歸。眾途迎。琦曰。我不曾下山。亦未嘗出郡。且道甚處去來。師曰。大眾久立。請和尚回寺。琦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琦呵呵大笑。師便禮拜。後琦付偈曰。躬自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立孤危是作家。（投子琦嗣）

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琦和尚。琦問曰。面南看北斗。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取口好。琦曰。未在。師曰。瞞別人即得。琦曰。如何是透關眼。師振聲一喝。琦曰。向上一機。又作麼生。師曰。青天日卓午。琦曰。未夢

見在。師曰。木童拈玉線。石女度金鍼。琦曰。轉身一句速道速道。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琦拈拄杖師便喝。拂袖而出。琦曰。放汝三十棒。師轉身作禮曰。謝和尚慈悲。琦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俛首默然。琦深肯之。投子琦嗣

唐安湛淵禰禪師。參楚山幻叟琦和尚。親依最久。一日入室次。琦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琦曰。松風流水。為什麼卻說得。師曰。為渠無口。琦曰。你道他說些什麼。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琦曰。祇如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

琦曰。聞即且置。你道他說箇甚麼。師乃豎起拳頭。琦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以手指香爐曰。是渠卻聞得。琦曰。因甚渠卻聞得。師曰。為渠有耳。琦曰。汝亦有兩耳。為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得。琦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一日楚山琦和尚。至關前。擊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琦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曰。只為婆心切。肝膽向人傾。琦曰。不涉有無時如何。師曰。某甲到者裏卻不會。琦曰。待汝出關。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即今亦不在關內。琦指關門曰。爭奈者箇何。師便喝。琦曰。天氣炎蒸。善加保護。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謁楚山琦。問曰。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琦拈拄杖曰。聻。師便喝。琦便打。師又喝。琦又打。師便禮拜。一日室中侍立次。琦曰。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師曰。道不得。琦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琦曰。又道沒口。師曰。謝師答話。投子琦嗣

松藩大悲崇善一天智中禪師。彭縣人。體貌奇異。年十二。從月光受業。具戒後居松藩。一日楚山琦和尚過

其廬。師述悟由。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琦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琦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游。琦曰。向上奇特一句作麼生。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淸白眼。何用撒泥沙。琦即印可之。投子琦嗣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久從楚山琦游。一日琦閱經次。師詣前曰。和尚看底是什麼。琦便喝曰。你道是什麼聻。師亦喝。琦舉起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者一卷經流出。且道者一卷經。從甚麼處來。

師彈指一下。琦便休去。投子琦嗣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參楚山琦。琦曰。久聞上座嘗覽大藏是否。師曰。和尚莫謗某甲好。琦曰。白底是紙。黑底是墨。畢竟如何是經。師曰。和尚莫要不本分。琦曰。作麼生是不本分底道理。師曰。經聻。琦曰。似即似。是即未是。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琦。琦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琦曰。號聻。師曰。隱山。琦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嶺頭關。琦曰。或爲霖雨時如何。師曰。徧潤寰區。琦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青天白日。琦呵呵大笑。投子琦嗣

翠微悟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一日入室次。琦問踏翻大地無寸土。徹底窮源事若何。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琦曰。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即不可得。琦曰。只箇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師擬進語。琦震威一喝。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投子琦嗣

珪菴祖玠侍者。一日病次。琦往視。值心上座來。琦顧師問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琦曰。未在。師返顧心曰。何不禮拜和尚。心便就禮一拜。琦休去。後病革。有痛苦聲。琦曰。平日得力句。到者時節。還用得著麼。師點首。琦曰。既用得著。又叫喚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只如三寸氣斷。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琦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琦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復執其手曰。者是甚麼。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振身端坐而逝。投子琦嗣共十二人

五臺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古庭堅和尚居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　上堂。無孔鐵鎚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偎山轉身。即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醍醐。亦會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濬岳積而來。瑯瑯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瑠璃穽。等閒擊碎珊瑚枝。　上堂。

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燄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 冬至示眾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煙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老僧爲汝諸人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 示眾山高海闊月朗風

清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 示眾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便下座

示眾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兔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盌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華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查師有山居吟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古庭堅嗣

夷峯寧禪師參大岡月溪澄和尚久而徹證澄付以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證無授法無前亦無後藏本續後二句云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月溪澄嗣

杭州天眞毒峯本善禪師祖貫鳳陽吳氏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和尚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似明明曰我二十年看箇無字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知見復曰覷子

根器有異於人切莫途中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嘗誨即發願一味拍盲做工夫自誓此生以悟爲期慕無際道風入川參叩會際嘗召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幷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沈沈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澄和尚言下有契後澄遺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澄臨委息命送衣拂師得法住山凡四十餘載 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天眞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峯高鳥泊

難。　僧請益高峯和尚示衆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即向汝道。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普說畧曰。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虗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拶得須彌人藕

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己靈。不作奇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掛角羊。　壬寅示寂於天眞塔。於本山之崗。月溪澄嗣

五臺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澄和尚。令看趙州無字話。三日有省。澄異之。復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沈。虗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淸。　天順改元。還淸涼。代王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　師住山後。嘗有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　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定。都緣胸次畧無求。　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閑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青山靑又黃。　深隱巖阿不記年。名韁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愈轉鮮。　颯颯春風和鳥哀。淸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　後坐脫於本山。月溪澄嗣已上三人

鳳陽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巖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虗空粉碎。大地平沈。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浩月。今朝木馬吐淸風。傳曰。一歸何處。蹔。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蹤。傳領之。　復往金山謁無極。囑師見寶月。月問。有草鞋錢麽。師曰。青山不露頂。月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　一日月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　入室次。月拈拄

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麽處師奪拄杖擲地
叉手而立月曰看者漢撞卻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
出後蒙印可出世槎山上堂舉古人道扇子𨁝跳上
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
傾且道意作麽生眾無語師云不識匡廬真面目都
緣身在此山中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
言因言顯道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在且道作
麽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即不問直指事如何師
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上鳥啼華曰西來祖意
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有風千古秀澗

邊流水萬年清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
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
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
師曰蘇武不知青羝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
拍案下下座（廣善潭嗣）

崇福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
寶月於繁昌遂蒙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威音那畔
只是者箇如今目前也只是者箇若喚作拂子瞎卻
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瞎卻人天眼目大眾畢竟喚
作甚麽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
不可得紹如來傳燈續祖宗正脈良久曰千聖不能
識以拂子擊香案一下（廣善潭嗣）（已上二人）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示眾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
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
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為動
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樁樁地聞聲見
色管取囫地一聲去在（頤庵真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示眾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
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即落空也
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

作果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
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即打作兩橛只管勇
猛念將去終日如箇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
甕中走卻鱉（和庵忠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徧歷諸方凡五臺峨眉普
陀諸名勝道場及各祖開山處無弗參訪至靈峯度
夏聞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舉似寂照照曰無功
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生平復結冬於
景德一日於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
緣一一透得　參潔空通禪師從頭舉似之通曰不

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子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得蒙印證　後庵居古山示衆禪之一字學者須眞參實悟纔知其中平坦捷徑不可泛泛晋心或作或徹須要死心用功朝夕向三寶前發大誓願起大精進將古人晋下許多葛藤公案盡皆丟下萬萬不可將平日見聞增大我慢障我光明遲則十年二十年速則彈指剎那自然有箇透脫處直得千聖不傳之祕不異繫珠衣裏頓護故物自有一種眞切受用處卽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者是也　師住古山道風遐布慈心接引後學多增眞實工夫視師恩逾慈母示疾之日索筆書偈曰如此而來如此而去欲叩眞乘如此而已遺命脫化後七日封龕香雲繞室門下弟子及檀信千人共覩掩龕哀聲震谷云　潔空通嗣

性空和尚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撥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兒童街市鬧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關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山笑點頭百年狐兔形摧滅　雪峯瑞嗣

曹洞宗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緱氏縣人族姓樊幼多疾病父母許愿出家九歲投少林䨥雲師披剃十八受具博通內外典詩古文辭不學而能更遞酬唱下筆輒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照息菴讓皆有省發後參淯拙才禪師舉前所得質之才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否師曰也須吞得入吐得出始是好肚皮才曰蒼天蒼天更添冤苦師曰謝

和尚印可　復以參同契寶鏡三昧反覆徵辨大豁疑礙才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峯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萬安虛席延師主之　洪武二年主少林力田給衆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以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　僧問地藏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晝拈塊

石驅山鳥夜坐巢庵逐野豚。　問岩頭參洞山不肯
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岩頭有甚長處。師曰。若肯二
師。則孤負二師也。曰他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卻是
如何。師曰。賺殺一船人。問和尚陞座。秦封槐因甚不
來聽法。師曰。你還見秦封槐麼。闍黎若見。聽他說法
有分。　僧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早是魔魅了也。
曰如何得剿絕去。師曰。倒搓芒繩縛鬼子。杖人盛贊曰參了江
月照卻破松風吹再謁息庵讓臨機不見師撞開滄
拙鋪毒蠱能吞吐蒼天連叫冤靈鑰眞風度五乳獅
子兒哮吼超羣去岩頭何過師不肯洞德老賺殺一
船人煙波誰解討秦槐不聽法面壁已遺殃左搓箇
芒繩秋草
空斷腸
十三年冬。周王為國母慈孝皇后悼資

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　後退老開居。七十
而化。香巖才嗣
佛巖稔禪師。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
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
目。要打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為何如此。謂我太把
達磨心髓。為人都漏洩。今早他又求懺悔。只為愛我
之深。卻乃悞了此祕訣。決然無人能辨別。山僧亦欲
將他也拗折。豈不與彼成兩橛。乃卓拄杖曰。依舊兩
生歡喜。閑非且拋撇。香巖才嗣
登封嵩山竹庵子忍禪師。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

鐙欽開堂曰。法鐙本欲棲藏巖竇。養拙過時。柰緣先
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卻。僧遽問如何是先
師未了底公案。鐙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
在什麼處。鐙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云。者僧若是
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已有出身之路。亦
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山僧則不然。今日若
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云獅子咬人。
韓獹逐塊。香巖才嗣
登封華嚴遇禪師。上堂。說到不如行到。行到不如忘套。
如何得忘套去。靠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

心弄碧蟾。下座。香巖才嗣
陝州熊耳登禪師。上堂。達磨皮鞋一隻。不知是誰竊了
去。尚有此話大行。莫道無可憑據。噫。若是一向恁麼
去。則今日使箇全無些子興趣。乃拋下一隻鞋曰。者
箇還當得麼。自笑曰。也祇要此話大行。下座。香巖才嗣
古蔡元禪師。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
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拈拄杖便
歸方丈。香巖才嗣已上六人
天寧才禪師。上堂。山僧一生性急。了弄成病。又因性急
了弄去病。只因性急了多敗闕。又因性急了多補闕。

如今垂老急不得卻又不急不得如何是好仔細看來事到頭來不自由汝等又作麼生卓拄杖便下座 空相珪嗣

南陽維摩懷禪師上堂僧問文殊問疾時如何師曰擲水月在手曰維摩獨臥時如何師曰弄花香滿衣曰三十二菩薩說不二門時如何師曰穿花蛺蝶深深見曰維摩文殊互相激揚時如何師曰點水蜻蜓欵欵飛曰和尚是僧如今卻演俗詩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和尚善讀唐詩師曰我知汝不善讀唐詩 空相珪嗣

雒陽天慶能禪師示眾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杖子有幸麟鳳紛飛 僧問盲龜跛鱉時如何師曰好箇堂堂老大隨草鞋覆卻骨包皮 空相珪嗣

韶陽雲門愨禪師參空相珪問一見便去時如何珪曰太函莽生師曰深入堂奧時如何珪曰太穿鑿生師曰恁麼則節拍相應去也珪命維那明窗下安排者杜撰衲子維那曰既是杜撰衲子如何安排明窗珪曰你試杜撰看那擬對珪卽逐出師大笑珪攜手親送入客寮後出世雲門 空相珪嗣

陜州安國仁禪師上堂以手加額曰日早晚也侍者曰老和尚照顧眉毛好師曰善哉照顧眉毛去遂下座 空相珪嗣

大都天寧壽禪師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茫茫大地誰是放懷阿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待春回花自開 空相珪嗣

遼州定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地冬抽筍曰若遇客來時如何師曰你莫思量我別甑炊香飯供養你曰何以克當師曰茅屋麤疏聊喫一頓便打曰深感盛欵師笑曰小人偏揑怪 空相珪嗣

解州沿禪師僧問有一問犯尊諱時如何師打曰賞你

一箇大膽曰沿門乞丐是何行履師又打曰賞你一箇小心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合眼跳河 空相珪嗣

曜州顯禪師僧問打地和尚被人撤去拐子時如何只用口咬天師曰今日又咬者箇頑皮漢又問彼門人因人問便抛柴在鍋中時如何師曰龍生金鳳子沖破碧瑠璃 空相珪嗣 已上九人

金陵靈谷潔菴正映禪師撫州金谿洪氏子幼入安仁三峯爲沙彌洪武丙寅試經得度謁靈谷巽中謙禪師方入門懷中香忽墮地遂有省謙命領維那謙沒往天界參雪軒成公軒命典藏會泉州開元寺虛席

乃闔舉奉勑入院日上堂僧問法筵肇啟四眾具瞻皇恩佛恩如何普報師曰甘露泉開流大地曰報恩一句蒙師指西來祖意若爲宣師曰庭前石塔聳寒空曰恁麼則遍界不曾藏也師曰汝見箇甚麼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師曰切莫眼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兎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濱雲曰恁麼則龍天胥慶僧俗歸仁去也師曰且合取口僧禮拜師乃曰山僧蒙恩點住此剎親蒙天語叮嚀付以清心潔己四字此是傳佛心印亦是順海明珠既已頂戴南來亦要普施大眾須知世法佛法落霞與孤

鶩齊飛古佛今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普蓋而地普載大眾作麼生會聖意去莫是不染世塵麼莫是不貪法味麼莫是不飲無爲酒不坐涅槃牀麼若恁麼會非則不非是則未是山僧今日不敢久祕未免當堂指出去也木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下座（永樂元年朝京回福州諸山舉住雪峯寺時殿宇老敗師一舉而新之人咸以爲應雪峯再來之讖）後卒於金陵靈谷有語錄名古鏡三昧行世（靈谷謙嗣○祖派圖以師嗣清遠渭者非是蓋誤以報國謙爲靈谷謙也）

陝州熊耳松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命師主藏因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出世熊耳山　小參宗門中事號曰單傳一心之外更無餘法祇爲此土眾生好在言句中著腳甘在道理中埋殺於一心之法轉增迷悶所以初祖西來打破舊日窠臼闢開別樣乾坤非是好奇立異祇是見病與藥非爲得已如初祖一到少林三緘其口九年面壁坐斷一切枝葉單提向上巴鼻任你窺伺無門鑽研不入者裏不可以有言會不可以無言會不可向格內通不可向格外通直須忘情泯見方可得其心髓則諸佛之法印列祖之慧命無出於此

按一指而地轉天旋行一令而山崩海竭又安用劄截虛空巧立門戶隨波逐浪別生枝節哉今日許多禪和不知務本祇尋枝摘葉過日不知有甚用處如洞山玉線金針大似花前弄影臨濟三玄三要無非醉後添盃諸人還看得破麼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師之勘辨學者凜若秋霜烈日隨機應酬如盤走珠一日示寂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化時至矣汝輩勿以世情眷戀有乖道誼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泊然而逝（天慶讓嗣）

舜都宗禪師僧問如何是長老家風師曰飢餐鐵釘飯

渴飲木札羹。曰作家到來。以此相待。遇著俗漢。又作麽生。師便打曰。聊當點心。天慶讓嗣

空杏偉禪師。僧問忽遇大蟲時如何。師曰。還見大空小空麽。僧作虎吼。師曰。者畜生跨跳作麽。曰如何得不跨跳去。師曰。空杏門下無弱將。天慶讓嗣

廣平實禪師。僧問九籤十八洞中。是甚麽人教化得。師曰。拄杖子。曰他不會鄉談。師曰。獨有此子伶俐。曰敢乞和尚借去為引導如何。師便打曰。他那肯與人作情面。天慶讓嗣 已上四人

續指月錄卷十二

儀徵黃孟氏郎張老太施錢七十六千五百文敬刻此本連圈計字四萬二千五百一十五箇祈除夙障加增福慧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寶峯智瑄禪師。蘇州吳江范氏子。在俗為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恍然有警。遂求為僧。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柴次。舟見曰。將荆棘作麽。師曰。是柴。舟便呵呵大笑。師罔然無措。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起曰。和尚畢竟是甚麽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日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作偈曰。負薪和尚喚為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乃呈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只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果是從緣入者。永不退失。從疑得者。妙用隨機。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

邃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　一日天琦瑞參師問甚處來琦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琦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琦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琦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箇麼琦曰無師曰因甚卻無琦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琦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琦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

石車乘拈曰寶峯應機緜密覿面活埋不是天琦和尙洎合失卻一隻眼雖然如是且如何是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底第一貝久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金粟恁麼道卻是黑豆換眼睛　法音濼曰濼上座仔細檢點將來三大老總不出九十六種外道內何故有舌無口

琦拂袖便出師以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時座下得法五人琦居首焉　成化八年壬辰十二月九日師無疾而逝全身塔於東明寺右　海舟慈嗣

廬山雲溪碧峯智瑛禪師少未讀書苦不識字晚年信口成章時多奇之囑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孃生親面目從今保守者天眞爪牙養就崢嶸日哮吼一聲百獸驚　海舟慈嗣　已上二人

邵武君峯清祥上座大闡問曰何者是有何者是無有

無都不計後作麼生師曰有即是生無即是滅有無都不計非生亦非滅故曰佛性不生不滅佛性即是自性自性即是佛性有無不計獨露眞如自性更無別說有即是幻無即是化有無不計非幻亦非化是名離幻即覺常覺不住故曰眞如妙心有即是惡無即是善有無不計非惡非善生死永斷故曰菩提故曰般若故曰妙法故曰妙心故曰三世諸佛故曰列代祖師心印亦名自性圓通倒去顛來縱橫自在無坐無禪無修無證無定無亂望師慈悲證其虛幻復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闡曰宜深保養不宜速說　君峯通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尙平地上涌起波濤虛空敲出木楔中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卻多少人眼睛呀洎合饒舌　天寧宣嗣

金陵碧峯天通顯禪師玉芝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尙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師曰這漢死來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轉身歸方丈明日上堂舉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撥著箇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誵訛試爲酬一語看芝曰

前不遘村。後不迭店。曰未在。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
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芝
舉前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
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目風光足起
居。有誰平地別親疏。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
識渠。師曰。非非。芝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人
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
今之。落人圈繢。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師打一掌。曰
是落也。是不落也。芝聞師示。將平日所蘊。泮然冰釋。
卽展謝去。　師遊西湖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

說法。芝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
我說法處。芝曰。劍去久矣。師笑而領之。東方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參夷峯寧有省。付法偈曰。眞性
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師
臨終。呼門人問曰。有水否。從者以湯進。師叱曰。水以
取淨。何用煖耶。汝等可易來。從者易水至。師嗽口作
梵唄聲曰。生如水濁。死如水清。清濁無定。是箇恁麼
大喝一聲而寂。夷峯寧嗣

荊州圓通夢菴嬾牧湛覺禪師。長安曲江張氏子。幼慕
禪悅。從藍田秀芟染。矢志究明生死大事。朝夕孜孜。
至於寢食俱廢。一日有省。往見性空。求爲決擇。遂蒙
印證。　成化丙戌開法圓通。上堂。選佛場草深三尺。
空王殿浪捲千尋。圓通有一句子。囫圇吐不出。吐出
不囫圇。若有人檢點得出。許他具一雙眼。性空法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自齠齔繫
念空宗。依訓公剃落。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祖庭。廿
歲納僧服。初參月印於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
松庭嚴禪師主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己事咨扣。舉印
示衆。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語。從此深

明洞上宗旨。師乃問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
嚴曰。笑破山僧口。師聞罔措。嚴呵曰。你在鬼窟裏討
甚麼椀。師愈不安。一日嚴上堂曰。一言迥脫。獨拔當
時。師當下釋然。舉似嚴。嚴乃印可。歸隱二祖菴。　洪
武二十三年。請主少室。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
是無言。不是有知。不是無知。豈可向言句下硏窮意
識中揣度哉。昔日祖師初來。販得久遠滯貨。無人承
當。祇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卻似癡猿捉月。來問安
心。這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
二祖便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

故纔涉脣吻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麽出山僧今日與
麽道也好與三十棒　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
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知麽　師
嘗有山居詩曰嵩山萬丈絕躋攀長夏松風儘日閒
自笑鼻頭雙孔大氣通天地有無間　題石羅漢曰
巖頭一尊石羅漢蘚作髭鬚向風戰千年從不化齋
糧身心如一無更換　趺坐山頭數百秋也無歡樂
也無愁縱然血浸齊腰雪羨爾惟將一默酬　永樂
庚子無恙忽召眾敘別說偈曰壽年八十七出息復
入息撒手威音外緜緜與密密五燈續作撒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

杖人覺浪盛頌云香山月印再三撈還來松庭覓甚
碗路逢死蛇盛將歸鹵莽卻來弄擔板笑裂山僧鼻
口門一言獨拔出行款久販滯貨捉月凝猿句外明
宗大蟲紙裏得髓須教三十棒莫聽千峯啼杜鵑

師平日行止端莊王侯敬仰周蜀伊三藩登山供
養厚贈珍貝師泊如也松庭巖嗣

續指月錄卷十三

續指月錄卷十四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竟陵荊門天琦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
年二十忽念色身無常棄家遠遊投荊門無說能薙
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後遇高郵全首座同
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孃牆裏喚哪
哪途路師僧會也麽拶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
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染病甚劇有暉禪者勉師曰
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昔大慧和尚在徑山患背瘡

晝夜叫喚或問和尚還有不痛底麽慧曰有曰作麽
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
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
復往蜀中謁楚山問曰某甲聞時看來了然明白及
至臨機因何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
陵途中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懡㦬遂參寶
峯瑄和尚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　師一日對
普照太初舉云不論向上三玄要了末後一著初云
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曰風吹牆畔柳日曬澗邊榆照
云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初作噦聲云

正是弄嘴師云你作麽生初云如人上牆百無計師作嘁聲起身歸位石車乘拈曰一嘁聲百無所計一嘁聲起身歸位具眼的辨看

示眾曰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會得者箇無法歸家穩坐笑巖寶別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且請上居門外○法音滐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三生六十劫何也大似傍若無人

一日舉金剛經滅度一切眾生話師云先聖先賢皆要絕後再甦我卽不然何故松之本翠柏之本蒼去歲半斤今年八兩且道還有絕之與甦若能會得始是欺君不得若然不會切莫造次笑巖寶拈曰栥絕老人貴要圖箇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示眾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

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所謂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爲須知見性成佛性乃不是見他人之性佛乃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一之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祇在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時便看者行底是誰住時便看者住底是誰坐時便看者坐底是誰臥時便看者臥底是誰見色時便看者見底是誰聞聲時便看者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回頭轉腦屙屎放尿著衣吃飯迎賓待客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

看來看去不妨頭頭獨露法法全彰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寶峰瑄嗣

匡山天池林隱淨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早年父母俱喪年十五祝髮謁雲溪瑛得旨後住天池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羺羊挂角覓無蹤海底蟾蜍吞卻月

荊藩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

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祐此猶是者邊事且道
那邊事作麼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雲溪瑛嗣

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諾
一日謂趣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空聳耳而聽師但
笑而不語空再四懇請師復笑空始具威儀作禮跽
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
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
處空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雞鳴有省詣
師求證師反覆徵詰後付衣拂復示偈曰非法非非

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寶芳進嗣

嘉興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張氏子年十八猛省出
家父母難之至二十一歲投天寧爲行者祝髮參吉
庵祚庵門庭孤峻師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
徹庵印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
拂機用莫能湊泊　嘉靖初住金陵安隱僧問如何
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
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　精嚴晚參精嚴寺裏撞
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
衆還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
聞將甚麼聞卽今鼓絕鐘消聞底事作麼生試道看
卓拄杖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陸五
臺居士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
士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士曰現有六十四卦
何得無言師曰莫著文字士曰請和尚離文字發一
爻看師召居士士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普明用拈云畫前畫後論有論無總與大易無涉直饒一喚一諾爻象分明也未是衲僧極則畫前原有易否天寧者漢何不當頭便喚五臺待他應諾卻好云元有易否陸公者裏必然別有所入且免後來許多周遮轉玉林琇頌云倒垣破屋住幽林徹後通前不掩門北冏南接影響可憐咫尺隔千層　一初元頌云義皇殿上話庖氏夫子庭前毀仲尼共住部因不相識卻敎腦後擊金椎

士又問至人
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
體是夢認爲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
界爲夢所謂夢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
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泠然通徹
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
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
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　士又問夢裏須臾何以
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
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

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　問為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　問終日吃飯何故不曾齩著一粒米師曰吃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　士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　士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境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　示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

來爐韛受鉗鎚道本無為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閑花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剎剎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人人心上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法不知念念是彌陀　後遷弁山晚年復退歸天寧庚申秋示疾或請說偈師舉手搖曳而逝（吉庵祚嗣）

湖州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草念佛人皆為其親曰此兒他日必為佛

弟子稍長淹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法師受業芟染受具矢志參學夙夜匪懈　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庵祚不契復見法舟濟多所啟發偶會陽明王公於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納入袖中曰見麼師曰見王曰未在師疑不決一日聞僧舉僧問大顛和尚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峰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　後往結制於漏澤之雲峰忽憶雪巖和尚問高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便有見處

究未脫然一日聞友人誦天通顯禪師碧峰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峰纔見便問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不顯曰上座還見麼師曰總見也是金屑落眼顯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為他乞命便歸方丈次日顯上堂舉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誵譌試為酬一語看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顯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顯曰有甚得力句試舉看師遂呈二偈顯曰未免落入圈䙡師曰如何得不落入圈䙡

顯便掌曰。是落不落。師豁然大悟。平昔所蘊。皆冰釋。已而侍顯過杭。遊南屏。至宗鏡堂。顯登座曰。此處正好說法。師曰。說法已竟。顯便下座。顧師問曰。何者是我所說底法。師曰。劍去久矣。顯頷之。遂蒙印可。後歸隱天池。衲子日臻。遂成叢席。 示眾。至道無為。非有為無以造其深。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

樣也。柰茲禪林秋暮。法道荒涼。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便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唐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於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真。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 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華呈瑞彩。錦鶯翻調奏新篁。曰。周行指顧示真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羣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僧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疏親。便下座。 陸五臺居士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總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箇。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即蹉過也。士又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如者箇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箇作什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 師於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天通顯嗣

建寧雙峰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自幼卓犖不羈。每嘆曰。世間有求皆苦。不如早覓箇出身處。年二十五。從東峰祝髮。初見大闡。無所啟發。次謁性空闘主。一日見座下尊宿靜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箇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揆。不肯求人說破。不肯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

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廹勤將去。年深月久。忽
然心華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
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
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卽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雞鳴灘。忽然大悟。洎見
壽堂。鍼芥相投。卽承記莂。歸隱雙峰。　正德壬申。遷
瑞巖。示衆。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屛息雜念。單提本參
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
靜中所見。善惡境緣。皆由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
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靜境。致見種種

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
來抖擻精神。摩娑兩眼。齩定牙關。揑緊拳頭。專心正
念。切切偲偲。疑來疑去。到水窮山盡時節。忽然疑團
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箇時
節。纔名入門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
一法不明。直須辨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
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至於
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珍重。壽堂松嗣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從天目平

舒。獲聞心要。後遊金陵。聞僧誦丹霞禪師上堂語。遂
大徹。時伏牛空幻覺禪師寓廣德。師往謁。呈所見。卽
蒙印可。後往徑山。一日辭衆。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踪
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書畢而逝。金臺覺嗣

曹洞宗

西京嵩山萬壽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垣曲人。族姓王。從
重興院無相法師薙染。久而參方。謁凝然改禪師於
嵩山。求示心要。改曰。你向達摩未西來時道一句看。
師無以對。心甚疑之。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徑往
丈室。擬舉似間。改遽謂之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

改曰。喝作麽。師曰。和尚何得以賍誣人。然曰。趙州勘
破婆子。婆子敗闕在甚麽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然
曰。趙州意又作麽生。師曰。荆棘林中。重加陷阱。然曰。
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
然曰。靑原垂足。又作麽生。師曰。禍事禍事。然曰。洞上
一宗。密在爾躬矣。　景泰四年。主祖庭。僧問。如何是
空劫已前事。師曰。烏龜向火。愚菴盂云料掉沒交涉且道過在主家賓家者裏明得方許你會空劫已前底事如或不明且看烏龜向火○龍唐柱云恁麽舉揚還當得空劫已前事麽天色稍晚各自歸堂參取好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雞
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抱著石烏龜。曰。

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遍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既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如何。師曰。沙裏無油麥中有麪。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誰能窺測九重深。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山河點墨痕。曰。如何是君向臣。師曰。寶殿光含萬化新。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玉階仙仗龍顏近。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為天下平。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闍黎珍重始得。僧禮拜。師微笑曰。山僧今日不著便下座。 景泰壬申。師示寂。塔於少林之西塢。凝然改嗣

續指月錄卷十四終

續指月錄卷十五

六祖下三十一世

臨濟宗

隨州龍泉無聞絕學正聰禪師。邵武光澤人。族姓奚。母吳氏。髫年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詰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答之。宿衲訶而去。師從此激厲。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琦瑞和尚。纔禮拜。瑞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草觸忤和尚。瑞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

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瑞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太行莪。瑞頷之。遂蒙印可。 住後。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丧卻了也。笑巖寶拈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頌曰。古雲峰頂人難覲。偶被風吹映夕霞。百鳥未歸天已晚。夜深依舊宿蘆花。○石車秉拈云。聰和尚雖則不負來機。和盤托出。柰者僧依語生解。若問山僧。如何是本來面目。劈脊便打。待者僧云。恁麼去時如何。復打云。十萬八千。且道與古人

相去多少試簡點看　僧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
來降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
僧無語笑巖寶代僧作禮云盡界普禮　師一日忽遁去不知所之
門人蹤跡久而不得越二年師復歸山七月朔夕師
謂衆曰因心不了又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
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趺坐
而逝天琦瑞嗣

沔州古巖濟禪師中年目盲僧笑巖寶參師問何處所
來寶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麽巖曰好
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

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麽則不出常情巖
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
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骨只是太朴無博學巖
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麽則一
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
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見得無無博學師
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宜深根固蔕廣作利益非汝
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天琦瑞嗣

伏牛際庵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嬰疾苦甫數歲
父母慮其不育命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
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
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
風　後往謁天琦瑞和尚途中遇天眞月印二禪客
同至關子嶺琦問你三八一路麽師曰雖然一路來
處不同琦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琦曰未
在更道師便喝琦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麽師無語
而出自後數呈伎倆琦皆不諾　一日侍琦於承天
琦問曰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處莫藏身你作麽生
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琦爲助喜　住後
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

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
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金機舉拂子還有明
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麽便下座　僧
笑巖寶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寶曰
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寶便禮拜復敘問
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寶便喝少頃師
又問曰我那老兄別來四十年未知今日鼻孔如何
寶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麽
寶曰見師曰向甚麽處見寶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
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麽寶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寶

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實便喝拂袖而出（天琦瑞嗣 已上三人）
襄陽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叩净
庵默契庵付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
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　僧笑巖寶
同爽庵參謁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
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
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寶曰某恨晚進多無
恆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爲無事爾
等特來反無事生事少間辭不獲已方少允曰與麽
則粥飯自辦始得　師方便莫測最惡時機不宿誠

者一日室中以數則因緣問寶皆許可乃曰老僧以
一則爛熟底因緣問你昔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師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
亦是閒名正恁麽時外道悟箇什麽寶擬進語師遽
以手掩其口曰止止猶更挂唇齒在寶乃釋然曰可
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呈曰自笑當年晝
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
得未得師稱賞之曰奇哉斯人是從上果地中語也
寶侍四閱月師一日無病而終預前呼寶敘平生爲
僧始末畢乃曰今作沙門者皆是波旬之徒如來之

仇讐何止虎皮羊質而然也重囑寶曰當念從上付
囑之重子切勿易爲人師他日法門莫大之幸不在
吾多囑也語畢正午瞑然而逝荼毘建塔畢寶乃辭
行（天池素嗣）
嘉興無趣如空禪師本郡施氏子幼慕宗乘留心體究
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曉和尚徹法源底
嘗掩關禪定一日啟關示衆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
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
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
裏知歸室利謾誇好手恁麽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

虛空口若也未曾然再看鼇山顛倒走　參小參衆
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　示衆舉脩
多羅教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
燒須彌山師召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既是測度
不得底畢竟如何合煞喝一喝還見教意麽便下座
示衆云言前薦得巳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
鐵圍如粉碎雲天空闊雁行斜　除夕示衆時窮何
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
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箇時節因緣拈拄杖
只有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

涉蔓相牽擲下拄杖歷刼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 示衆佛是衆生屋裏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若要一樣但佛與衆生一時放卻則無了無不了卓拄杖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預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大衆且道此藥治甚麼病擊拂子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 示衆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

師一夕湖邊步月適遇一僧師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箇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僧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萬曆己卯仲冬師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行矣子宜知庚辰八月十六日沖以前期而至師示微疾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清風吟弄{佛日方曰皮囊既付丙丁白骨交歸斷橋畢竟將甚麼吟風甚麼弄月良久云爲見煙霞生背面因知星月繞簷楹}一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野翁曉嗣}

隨州七尖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薙髮寓成都北寺爲典座出街挑水忽然有省作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盤桓針芥相投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 出住隨州七尖峰垂三關語以示學者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峰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盡大地是箇火坑燒卻了也唯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

師在茄園架瓜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茄曰黃瓜茄子僧不契再問師曰莫勞叨黃瓜茄子僧終不契下山別參一尊宿宿曰你在何處來僧曰七尖峰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語尊宿合掌曰眞大慈悲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一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石門海嗣}

嘉興胥山雲谷法會禪師本郡嘉善懷氏子九歲芟染於大雲寺出家習瑜伽教年十七潛投天寧時法舟濟禪師方閉關屢策發之一日問師曰圓覺經云四

大分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師聞之猛省卻立巷側至四更不動濟呼與語未契未幾被本寺追回鎖禁越二年復出至陽羨見古林教參一歸何處續入吉庵會下庵問曰汝參話頭時中絲毫無不間否師曰不能曰如此卻是虛播光陰師曰雜念漸消本念漸熟或非虛度庵曰有消有長盡屬代謝非究竟法沐如河法師補續高僧傳云師年二十受具修天台小止觀往郡之天寧問所修何時於法舟濟公公曰夫學以悟心爲主止觀之要不離身心氣息何能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矣因示以旨要師力究之一日受食食盡而不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公與印可　師遊留都止天界毘盧閣閉關時覺胸中有月照寒潭之狀越三載報恩諸老迎於三藏殿朝盂暮榻蕭然適也自謂足矣偶有道者被褐訪之師因呈所見道者訶曰脫得見盡一切皆是平常汝所得自以爲極玄極妙不知皆是鬼窟中作活計師擬進語者厲聲喝曰汝道平常是甚麼玄妙是甚麼不告姓名拂衣而去師因大省二十年所得消釋都盡又三年北遊燕與徧融白雲相切磋回南都五臺陸公等送住棲霞結庵於天開巖

大洲趙公至棲霞聽法師講楞嚴自謂洞悉關竅及入庵見師恍然喪其所得問曰師熟楞嚴耶師曰不會趙嘆曰眞楞嚴矣　念菴羅公荊川唐公慕謁

羅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我者裏無此實臨別語羅曰性海非遙法流常注纔有擬議便隔萬山荊川踊躍稱快師曰公勿便快活茲事取不得捨不得若謂面前皆是即執妄爲眞若欲向上尋求又是撥波覓水唐拜之曰不至棲霞幾虛此生　復遊吳了凡袁公訪師師示以宗旨袁聞之灑然補續高僧傳云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對坐之晝夜不瞑目師問曰公何無妄念公曰我推我命無科第子嗣分故安心委命無他妄想耳師曰我將以公爲豪傑乃一凡夫耳聖人云命由自作福由己求造化豈能拘人耶乃委示以改過積德唯心立命之旨公依敎奉行竟登進士有子嗣焉　師復遊金臺旋歸棲霞鄉僧多潛奔之袁復訪師師問汝來作麼

曰專求佛師曰丹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有所馳求盡屬妄想袁曰我本是佛求即無求師搖首曰未在袁曰長安無別路曰然則任汝胡行曰終不向師覓路師曰究竟如何曰棲霞嶺上草青青師休去明年了凡邀師歸嘉善之大雲建立禪廡禪道爲之中興憨山清禪師爲沙彌時侍師彌謹一日請曰說者爲某甲壽不長奈何師曰壽夭乃生死法參禪乃了生死法若一念不生則鬼神覰不破造化何能拘之耶第患不明道眼耳清將北行師誡之曰古人行腳單爲提明己躬下事爾當思他日何以見父母師友耶愼毋虛費草鞋錢也　達觀可禪師參方時同平泉陸公思菴徐公謁師叩華嚴宗旨師發揮法界圓融之妙皆嘆未曾有禪道草昧於時復有起色　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

起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軀作鑑　萬歷戊辰冬主三陳菴禪會乙亥正月三日起行香偏閱僧房告衆曰此地清淨吾可觀化明日遂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五塔於大雲之右天寧濟嗣

嘉興精嚴東谿方澤禪師郡之嘉善人族姓任首謁法舟濟禪師於天寧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皇公案至何處不指示心要言下有省行蒙印可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作麼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又作麼生解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機爲此方便誑謔之辭其實

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箇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狼八藉竄身無地卻甚奇特諸上座彼既丈夫我能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

天寧濟嗣　已上二人

浮峰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十歲出家至年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悲叩無際首座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有偈曰返本還源便到家亦無玄妙可稱誇湛然一片眞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濟於天寧呈所見舟可之又謁萬松休於烏石峰松問何來師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是不是師曰天寧道是和尚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聚禪師復舉前話聚曰是與不是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聚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聚曰汝既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學支流辨濁清是非盡處出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天池聚嗣

建寧斗峰天眞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話久而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毋往見古音求證音稱賞之雙峰琴嗣

曹洞宗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雒陽許氏子禮福先芘峰剃落初參龍潭順超化宗入室請益稍有契入後參俱空斌禪師斌問子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斌曰因甚一花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鎚百雜碎斌曰掠虛頭作麼師曰某甲祇見盡天下祇解掠實無一人能掠虛者斌曰不打自招也師曰老和尚慣用底

不妨勘破。杖人盛云。龍潭未見龍。超化卻將化。空裏打箇筋斗來。詐明道士。鐵鍾豎天下。掠實無掠虛。不打自招。笑殺渠慣用老人。今勘破何妨收拾者巒驢。末後闢還透過百丈。甘為野狐。九峰不肯首座。果能平地生波。許你家中穩坐。斌以緜密閫奧。重加煅煉。偶撿傳燈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密契五位奧旨。遂承印記。隱於郟鄏定國寺。示眾。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須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知九峰不肯首座。百丈墮在狐窩。足見得人為難。而得理為尤難。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成化十九年。壬寅六月示寂。塔於少室。萬壽斌嗣

續指月錄卷十五

續指月錄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柳巷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之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早失恃怙。弱冠偶之講席。聽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云。世尊因中。曾作金轉輪王。時有乞者。來化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內外布施。王作念言。我今若不施與。向後百年。一旦空廢。全無少益。反招慳悋過失。不若施與。空我所有。益我功德。師聞之不覺身心廓然。嘆曰。古今同一幻夢中。遂決志出家。纔丱歲餘。就於本境廣惠禪林。禮大寂能公披緇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務期親證。徧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宿。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聰和尚。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聰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十數轉語。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攜籃到澗邊洗菜。一莖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忽有省。提籃喜躍而歸。聽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聽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入室。聽舉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聽曰。者則公案。不得草

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　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　後上關子嶺再參聰和尚一日雨寒聰命烘爐乃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麼曰某亦不見曰子何亦不見曰若見則非眞父母聰曰善哉師遂呈一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聰閱之甚喜曰如是如是只此一偈堪紹吾宗即說偈曰汝心即我心我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

佛心非我心木陳忞頌云水裏拾來火裏燒出頭天外自逍遙翻思未會機前著有一豪兮是一豪　牧雲門頌云千山歷盡草鞋穿任運騰騰度好年平實商量田地穩靈山慧命一絲懸　若菴問頌云一莖菜葉忽隨流喜躍歸來盡底酬父母徧身紅爛地瞎驢端許振宗猷　復曰佛如轉輪王佛法如王命佛子豎法幢能令邪作正囑曰汝諦受持遇緣熟者智愚皆度續佛慧命須待其人師蒙記莂復侍聰年餘乃禮辭去後底金陵寓靜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復還金臺初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刹　端陽上堂舉大慧和尚上堂曰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捶胸叫冤苦師曰大慧老漢大似少箇禁方向青天白日見神見鬼笑巖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箇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曰現前諸人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具有爲甚麼只少者一箇忽有箇見義勇爲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尚且莫壓良爲賤若論者一箇敢道人人不欠分毫放下拄杖曰汝宛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　上堂男兒固奮沖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　上堂舉南嶽讓和尚一日問眾曰道一爲人說法也

未曰已爲眾說法了也尚曰總未見人通箇消息來乃密遣一僧去探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何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尚深肯之師曰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麼盌以拄杖一時趁散　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　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漢月藏拈云俊則太煞俊未免著忙在頌曰不須賓主會來親占得神機絕法人雪夜梅花須春早滿園香草

未知新

僧問一言道盡。更不容其言時如何。師云。武陵谿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滿紅。遠菴僊頌云武陵谿畔杜鵑鳴萬語千言無別聲回首若知歸去好天涯遊子盡回程旅菴月頌云誰家桃李鬬芳妍杜宇聲聲喚客還曾踏武陵谿畔路洞中春色與人間　天岸昇頌云辭窮理盡舌頭乾海底珊瑚撑著月杜鵑聲裏落花紅多少阿師全漏泄

上堂。趣庭露溼階苔滑。行道藤牽山徑迷。禪者多詢眞祖意。夜來攜履獨歸西。拈杖指云。看看。祖師又越山門而來也。喚行童與我卽便逐出。

僧問良久云。是你諸人分上。著這等閒。家具不得。

僧問如何是和尚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云。會麼。僧云。某甲已識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什麼。僧無對。師乃打出。石車乘拈云僧問獲益師拂倒懸彼此分明誰知末後一撈如墮萬仞深坑至今起不得召大衆云還救得麼莫道賊過張弓好　雪巔持云黃四娘禮佛畢竟求箇甚麼乃吁一聲曰空中鳥跡原無見葉上風聲若有聞

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鬧犬吠。師遽顧侍者。看是什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什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

僧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

一僧請益金剛經爲人輕賤話。師曰。汝有疑否。僧曰。有疑。師

曰。有疑則爲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沈吟。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把出你不會底來看。僧曰。不會教某甲把出箇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歡喜禮謝而去。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箇什麼。師曰。灼然。畢竟得箇什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文錢。一箇大燒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喫在肚裏了。當下欣欣。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你無一文錢也只甘受餓。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雲門胡餅金牛飯。空腹而來滿腹歸。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僧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

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請問和尚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僧不肯。不禮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世。唯爲大因緣。屙屎並放尿。飢餐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玄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

一日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脩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

脩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
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
出廣長舌相作證今吾師說偈有何殊證師曰居士
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為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
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了師曰論年不
見箇葷腥作麼不槁瘦了　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
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舉趙州和尚
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師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
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　舉世尊拈華

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尋石火
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　舉經題卅字頌曰
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
聖鼻孔撩天總被穿　示座主偈曰荷鉏到處賣工
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
荒蕪　示僧法中幽趣眼中瞖向上玄機境上塵黑
漆桶邊箍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
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含法界
寬　師嘗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
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　又曰

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為建立不犯化門
道將一句來　又曰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
名言強立總拈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
又曰尋常閒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
箇如何是汝本有底佛性為甚麼卻反眼瞖口啞
又曰既為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箇佛字最不喜聞
師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
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無聞聰嗣）

臺山龍樹寶應禪師一日晨興覩明星有省述偈曰日
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天琦瑞下大川洪嗣）

臺山楚峰和尚獨居祕魔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
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豁然大悟占偈曰眼
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照四洲觸處現成人不委
幾回春去又逢秋（大川洪嗣）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腳下曰如何行履師
曰驀直去（大川洪嗣已上三人）

蘇州車溪無幻古湛性沖禪師秀水張氏子初以俗相
謁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薙染趣一日問師曰
徑山頌三玄三要曰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
遮護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為法你道取那一句

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卽得爭柰大衆何師曰取卽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趣曰如是如是 師往徑山結茅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覲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麽事師曰某平買得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聻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麽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金明進云我若作敬畏待云請和尚僉押便乃垂下一足他更如何但云念子還來且坐喫茶不特不負來機要且主賓有禮若作徑山待云者箇是我底你底聻還好與一掌何故大丈夫捋虎鬚未爲分外 古林如云我若作徑山待道者箇是我底你底聻便與作禮云今日念和尚老大 天峰性頌云相逢各自展家風祖業兒孫住用不窮大海無涯恣躍鯉長空萬里縱飛鴻

後示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昨宵時雨滴空階一片綠苔俱打溼 示衆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撥下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爲人好放行爲人好乾坤一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毬 示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鮎西院鏻刀渾如

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 浴佛上堂毘籃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淸大衆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麽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僧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麽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 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

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介菴進頌云大富須還長者家天然隨處有生涯可憐不識寰中寶錯過眞金在赤沙 牧公謙頌云脚下魚行總不知因憐鵲鵲亦何癡幾多負義忘恩者徒有雙雙兩道眉 僧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箯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 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尚尊重師便低頭休去

示念佛偈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卽靈念到公私俱不現唯心唯佛更何論念佛休論閒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刹刹塵塵是淨邦眞心念佛錦添華功德難量等海沙大處顯然全

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　火爆偈。團圞無縫罅。緜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刹土中。　示人。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既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爲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麽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歌。卽心卽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眞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　師菴居二十餘載。萬歷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荼毘塔於徑山。（無趣空嗣）

嘉興祇園古卓性虛禪師。繫籍儒門。潛心釋典。屢困場屋。遂禮無趣祝髮。力參數載。見紅日觸身有省。四方來者。多就師諮決。　許司馬以名刹相延。師力辭之。萬歷乙卯九月晦日。謂衆曰。我將行矣。乃說偈曰。好去了。好去了。無生路上人知少。他年再有相逢日。大衆修行須及早。呵呵。寂然而逝。（無趣空嗣已上二人）

曹洞宗

嵩山萬壽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虛白。北畿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祖才。從太宗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父淸。早無子。嘗禮廣濟白菴空禪師受戒。發願曰。若生子。必命出家。一夜淸夢老僧入室而師生。童時或結草爲菴。或聚沙爲塔。或塑泥爲像。撮土爲香。採花爲供。戲作種種佛事。人皆異之。九歲入鄉較。讀書輒了了。年十三。父以夙願語之。師欣然。遂禮白菴落髮。年二十。詣杭納具。北遊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牆者。久之忽省。乃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妙。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翛然出關。參無方從。問曰。某閱評唱。有言前露刃。句裏藏鋒之妙。而大慧要劈碧巖之板。其過安在。方曰。祇這一片嵩山影石。老僧久欲

推倒。爭柰病久無力。子試爲推。師擬議。方曰。推不倒在。及親炙一年許。每呈語。方曰。驢年去。忽一日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此豈不是大龍底轉身句。方乃笑曰。這漢桶底脫也。（百愚斯頌云。春雨山花爍錦。秋風落葉飛金。夜靜幽人得意。猿啼旅客傷心。咦。等閒若不登高望。爭見東流海漾深。位中符頌云。跳出葛藤窠窟裏。王線金針定文理。門外刹竿拈轉時。三十六峰齊立起）　正德改元。主少林。示衆。達摩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於單絲。汝等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箇事。直須努力。莫閑過日。　師住祖席一十六載。後退老於三十六峰之雲山深處。　嘉靖甲申。師示寂。塔於

少室祖塋送葬之日。伊鄭磁三府。積香如薪。四衆雲擁。霞光萬丈。觀者歎未曾有。無方從嗣

續指月錄卷十六

續指月錄卷十七

六祖下三十三世

臨濟宗

宜興龍池幻有正傳禪師。初號一心。溧陽李氏子。師自述云兒時體肥性好捕魚羅雀。靡所不為。八歲就鄉塾。十二三肌腴骨立。遂廢業。偶為母看誦香山卷偈語。乃知發念持齋。十六歲。父母强與婚。合未幾琴瑟不調。發心出家。又二年。病不戢。出家意始決。黎明起焚香。默對觀音像前誓曰。某若再近女身。此身當若何若何。其夜即遯去。後婦將產。父命使徧覓。終弗獲。一日值父於途次。强歸不就。仍以母疾篤候侍。歸又一年。既歿喪殯。乃辭父長往。入荆谿顯親寺。禮樂庵師薙染。示看父母未生前話。密自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爆聲有省。舉似庵。庵頷之。後庵遷化。師直造神京。謁笑巖寶和尚。於觀音庵。寶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寶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寶曰。若果識得心地。那更有工夫印證耶。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過。寶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寶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

斷懡儸而出通夕不寐翌旦寶出方丈見師猶佇立
簷下驀與上座師回顧寶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
師不覺脫然悟旨牧雲門頌云兩片唇皮正合開死蛇忽地觸人來天明毒氣方甦醒
翹作脩羅也怪哉箬菴問頌云夜靜燈花爆一聲瑠璃殿上露全身巨靈分破華山色赤脚波斯絕路
行晦山顯頌云閃電爲人機自別晴空霹靂太孤危回頭獨瞎頂門眼金鎖玄關當下灰師
後辭行寶乃書曹溪正派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
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出住臺山祕魔巖寺居十有三
載入京師寓普照後住龍池　上堂無上法王有大
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驀豎拂子曰會麼鵓子已飛天
外去獃翁猶向月邊尋　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
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　佛誕上堂今晨四
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
量起來二千五百餘年已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
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
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
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
迦如來頂相麼良久曰舉手扳南斗回身倚北辰出
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
擲拂子便下座　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你久參晚進
貴要正知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大抵不落斷

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
是正知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
座　萬歷甲申師講演法華於祕魔巖寺時有萬融
首座病目初愈仍來座下展本聽經師方陞座見之
言曰且喜萬融首座病眼重開幻人有賴彼悚身起
立云不敢師曰且問汝卽今目前所覩境界與向未
病眼時同耶異耶對曰無異師曰然正古人所謂三
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乎中間有箇入處則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老僧今日休歇得見山依
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是也師乃說經　上堂師云
鄙人將謂今時佛法門頭沒有可商量人仔細檢點
也有一箇半箇有僧出問誰是一箇師曰卽今如鬧
市街頭十字路邊盤膝坐地哇哇叫化錢者是又問
誰是半箇曰卽今認住客塵煩惱確定以爲主宰者
是或曰若說佛法原不曾許汝有商量處烏用汝顛
言倒語有許多饒舌師曰我不怪你雖然說得儘是
你儘做得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
頭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魚頭鵝頭鴨頭既
到汝案頭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汝把
箇死猫兒頭便不能破除得打發不開去於此打發

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也。或曰。將那死猫兒頭來著。
師乃笑曰。果然不識有人於斯。一似箇無尾巴底大
蟲。且道順毛還勒得伊麽。有人於斯。一似箇生鐵撾
子。有力者還拗得折伊麽。果乃順勒伊不得。拗折伊
不得。只是有一人。搖頭不肯。何也。第恐將箇臭鶻臭
布衫。做了貼體衣。至死不肯脫。總有青州布衫。堆滿
世界也沒用處。況今時善知識。都只要抱不哭底孩
兒。不敢觸著伊動著伊。只怕退了伊底道心。又恐斷
絕往來了。不唯不我供養。反被伊生謗毀。作禍害。便
不柰何。若是捹捨性命善知識則不然。饒他是生鐵

撾子。須要誘引伊一舉舉到那半天裏。沒劄殺處了。
始撒手。待伊自放下來。務要跌折了他底。又饒他是
箇無尾巴大蟲。先須掘箇坑子。隱覆卻。候待伊來陷
入內。務要使伊跳不出去。直待伊計窮力盡時。且問
他你還要活麽。待伊頷首時。更曰且緩緩。直須教伊
命根斷如死灰了。這臭鶻臭布衫。方得卸下。始可謂
我救得這死漢了也。不然。這畜生還踍跳在。雖然說
得也好。只可惜今時末法世中。無這等一箇知識。正
所謂賢聖隱伏。遇而不遇也。怪伊說不得。呵呵。李孟
曰。大夫問老師。修行多少年。方纔得悟。師云。貧道修

行未久。亦無悟處。雖然。貧道自持齋出家學道以來。
不過四十餘年。前二十年。止入得箇信位。於晝夜十
二時中。猶不知其飢飽。雖寒暑亦莫辨。後二十年但
醒得一一病痛。不從外入。俱是自己心中所發。近日
又增得箇歡喜處。始知得人人肚飢。都只是要飯喫。
然又恰如人從半夜睡醒了。只顧東摸西摸。信手摸
著了自己底鼻孔。不覺失聲呵呵一笑。　有客問某
等修行。當何用工。師提數珠曰。會麽。客曰。會得。師反
詰曰。汝作麽生會。客曰。若恁掐著數珠念佛。有什麽
不會。師曰。未也。客去。若更有別說。某便不會矣。師舉

數珠掐曰。但恁麽一粒一粒撥過去。　又有客如前
問。師反詰曰。汝擬修行。圖箇什麽。客云。冀會道耳。師
曰。果欲會道。直須放下。只要會道底念頭。便是真用
工處。若此用工。自當會道。客云。柰要會道。這一念放
不下何。師曰。去。汝正鬧在。　屢有客問道於師。師或
答。或不答。問嘗聞有如來禪。有祖師禪。作麽生甄別。
師舒手班指數曰。余今年五十六歲矣。客曰。老師耳
背那。傍有僧走過。師驀扯住。問今日是八月十五否。
僧答云。今日是十四。明日是也。師撒手對客云。唯這
僧記得端的。又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忽云。好

打好打、客作色曰、何只言好打耶。師豎起拳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客揖之而去。客有再扣之。畢竟何以為道也。師乃從容諭之曰。道無方所。無有形名指點。伊不得取舍。伊不得是非。伊不得向背。伊不得有無。伊不得增減。伊不得揀擇。伊不得動靜。伊不得好惡。伊不得逆順。伊不得可否。伊不得進退。伊不得語默。伊不得思議。伊不得垢淨。伊不得依倚。伊不得營為。伊不得對待。伊不得偏黨。伊不得閒忙。伊不得前後。伊不得難易。伊不得始終。伊不得人我。伊不得親疏。伊不得損益。伊不得寤寐。伊不得異同。伊不得男女。

伊不得老少。伊不得得失。伊不得新故。伊不得迷悟。伊不得固必。伊不得高低。伊不得貴賤。伊不得果如。是信得會得。則無往而非道也。客又曰。然則某意念不動時。還是道否。師驀以手插向腰間。摸得箇蝨子擲向地云。阿啞阿啞。跌殺我耶。跌殺我耶。便休。

有客問西來大意。師指古鏡云。是這箇。客曰。柰某不會何。師云。為汝未曾用工磨得。客曰。某作麼生用工。卽得。師云。卽目前古鏡。瞥復急索曰。還我西來大意來。客省曰。我會也。我會也。師云。會卽不無。試說來。客乃指古鏡曰。某既會矣。奚又止在是。師頷之。

僧問九峰不肯首座因緣。師舉拳示之曰。為伊不識這箇。僧云。識得後如何。師云。石霜住持有分。僧又曰。聞毘陵孫太史亦曾問此。未知如何答伊。師曰。山僧但答為伊道眼未明耳。僧云。卽如道眼明後。又作麼生。師云。則不見有休去歇去在。僧再擬開口。師叱曰。去。汝不會我語。李長庚居士敘師語錄後畧云余一日別師師問余云有何疑否余舉九峯不肯首座因緣問畢竟明何事師豎起拳頭余擬議師曰公不要開口且細參去越數年師歸荆谿余再請益師曰向年舉的公案記得否余曰和尚今日拳頭在那裏師厲聲曰沒有余曰和尚拳頭失卻鼻孔原止半邊師遂變色轉向面壁余卽出至階下聞師厲聲曰這箇人放鬆了不柰他何且拿住索套兒不由他三年五年不來尋我余曰和尚大機大用只怕我承受不來無何余轉外籓迄今為後序巳越三十年矣當日三年五年之語大負我師不覺泣下云云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僧曰。不會。師曰。溪西鷄齊啼。夾山豫云師翁答話雖則一椎兩當未免令者僧分西著北不肖孫則不然今日或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向道面臨江水闊早晚看行舟更曰不會向道兩岸蘆花裏清風引白鷗

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僧曰。恁麼則不奇特也。師曰。猫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僧曰。老和尚為甚麼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石車乘拈云龍池大開慈門手遣者僧爭柰者僧不諳來機龍頭蛇尾若當時待他道老僧有事你且去也與震威一喝可謂知恩有地何故只因漁父引如見浪頭高天笠珍頌云萬仞龍門透者難金鱗擬躍點波瀾電雷相送重燒尾腥血空流石上斑

居士訪師次。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試問和尙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　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　有山居偈曰、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　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眾察師意。懇請遺訓。師舉所帶帽者三。眾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建塔於本山之麓。笑巖寶嗣

南陽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寶。問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麼處相見。寶曰、慚愧殺人。師忽有省。頓領厥旨。遂忘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寶付以偈曰、微笑拈花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賢英力荷歸。笑巖寶嗣

五臺瑞峰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滬澄海。諸佛眾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僧無明經參問曰、某於古德機緣。倘有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舉看。經曰、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什麼。師曰、向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又問、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師曰、大似玄沙未徹。又問、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師曰、卻是婆子勘破趙州。經復請師頌之。師曰、知是般事便休。老僧不解恁麼。因卽命經呈頌。經各具頌呈答。其頌臨濟曰、醍醐上味出放乳。滴水攙中便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　頌靈雲曰、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閑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頌趙州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鑒。縱智難量。到家不上常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師然之。笑巖寶嗣

鳳陽正宗悟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此宗須信有眞悟。莫學諸方平實禪。異日寒灰親爆出。紅爐又放一枝蓮。笑巖寶嗣

京兆高菴傑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世出世間不二法。都盧祇在一塵中。俄然信手輕敲破。三世如來立下風。笑巖寶嗣

天台天常經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剗盡乾坤無實法。搜窮心佛有虛名。驀然黑白都翻轉。掌上新籌獨汝贏。笑巖寶嗣

武林素菴智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青蓮目瞬應時節。七七雄談非犯舌。識得文言義路空。何妨塵說熾然說。笑巖寶嗣

嘉興天寧幻也佛慧禪師。別號嬾石。會稽人。南宋史相之後也。母戴夢天台僧抵舍。孕師。及娠。鄰人共驚異。相見紅光盈室如火。六歲入童子學。授經知大意。十四慕空宗。走天台。見松谷法師於華頂之勝峰寺。求度不允。乃泛海求潮音僧度。復不允。遂發憤。莛身魚腹中。且死得救免。舟人愍之。爲剪髮詣谷。谷始納爲命今名。留習台教五載。一日晨課中。間豁然。不覺心

吻俱開。告谷。谷奮挺逐之。不得住。聞嘉禾有濟法舟者。走見之。會濟方屬纊。於是一鉢煙村。孤笻天外。南詢北訪。參笑巖寶和尚。得受記莂。出住天寧之優曇苑。疾當世學者走聲勢輸煩。一懲之以枯澹。數十年門無宿客。嘗示眾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柰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四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做出家。識文達理。叫做出家。能行苦行。叫做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做出家。感天供。叫做出家。緊要在著草鞋入釋迦腹裏。屙屎放尿。跨大步穿達摩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相鬪。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寂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咦。鳥嘑春晝閒。彌勒華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鉢盂添柄。幾處行來幾處險。猶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沈。空無柰雨腳風清。大家和會參方衲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諸人。那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焯然

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什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晚退多寶菴。足不越閫者。復十餘載。老且耄矣。忽思天台舊隱。即日拄杖還南。嘉禾緇素遮止天寧。崇禎戊辰八月。師示微疾。簡歷示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師笑諾爲更留三日。仍涕泣固留不可。俗弟子聞之。趣置龕室。初五日工適報竣。師即以是日午。跏趺榻上而逝。僧臘七十八。世壽九十一。語音如鐘。足有輪紋。軀畫番番黃髮齒落更生。皆其異相之著者。至若五臺睹文殊真境。司爨感天台聖僧。靈異可徵。茲不具述云。

笑巖寶嗣
已上八人
嘉興南明慧廣禪師。鹽官韓氏子。出家興善寺。謁無幻
冲禪師。示趙州無字話。一日遊徑山。就地拈得片紙。
有覩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釋然有省。乃往見
冲。遂蒙許可。　住徑山上堂。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
先喝石巖一任踍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
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
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
劍俱無。伶俐衲僧。簡點得倜儻分明。許你一生參學
事畢。　除夕示眾云。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

眼不完全。今年年。精骨獻青天。顧左右曰。廣上座禪
已說了。汝等作麼生會。良久曰。參。　一日茶次。有僧
持餅趨過師前。師問云。這箇餅。那裏買來的。僧回身
云。莫道無語好。師便舉手中半箇云。這半箇。那裏買
來的。僧云。這卻道不出。師云。情知汝道不出。　師在
皐亭進關時。有僧問云。師今進關。必待徹悟而後出
關。師云。恁麼盡未來際。出此關不得。　一夕下雪次。
有僧推窗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僧云。乞
師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　泰昌改元。仲
冬二十七日。奄然坐逝於祇陀庵。車溪冲嗣

曹洞宗
北京宗鏡小山宗書禪師。號大章。順德南和李氏子。其
在童幼。異於常倫。與羣兒戲。效作佛事。十歲學儒。已
通大義。即掩卷嘆曰。此皆世法。非出世法也。遂往郡
之開元薙落。聞月舟禪師法席之盛。入室請益。密踐
八載。蒙付正宗。後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
餘年。曹洞宗風。迨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
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隤跬可須也。某甲
雖慚付囑。其柰付囑何。遂主之。時值亢旱。河井乾枯。
既法席敷開。泉源復漲。南庵依頌云。地缺東南水自寬。波濤萬頃碧漫漫。賺他無

限癡男女。按著泥阬砌磯磚。位中符頌云。種就無根樹影長。大鵬肯逐枋榆忙。養堅九萬搏風翅。一旦飛鳴天下揚。
　嘉靖丙寅。師主宗鏡庵。遊履西山。至谷集
山三學洞。美其幽寂。遂結夏焉。至冬忽染病。臘月十
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即日圓覺。鏡
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荼
毘身骨。分為三分。一分留宗鏡起塔。一分送順德祖
塋。一分至少室起塔。其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
無故墮地。得疾之初。寨封槐摧一大枝。入寂之後。其
樹無故崩倒。月舟載嗣
順德內丘金山德寶禪師。山東陽津人。姓劉氏。禮北京

海眼寺惟安老宿。出家徧參天下叢林。至無念禪師會下發明大事。後依侍月舟載和尚。久之付以衣拂。出住燕南。說法二十餘年。後休老於表善觀音院。僧問如何是如來禪。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如何是祖師禪。師曰。象王回顧落花紅。　隆慶庚午。師年八十五。忽諴諭法嗣祖通云。為法求人。寧勞毋逸。日盈月昃。吾將示寂。乃趺坐而逝。塔全身於舊隱之南崗。

月舟載嗣
已上二八

續指月錄卷十七

續指月錄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寧波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字覺初。宜興蔣氏子。甫離襁褓。便喜兀坐。儼然若有所思者。八歲無師訓。知念佛。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釋鋤觀之。始知有宗門向上事。遂決志參究。一日負薪入市。忽見柴堆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歲棄妻孥。三十從龍池幻有傳和尚脫白。二六時中。一心究參。除備作雜務之外。時時以己事參詢。莫喻傳旨。日遭訶詈。至病而汗不蘇者浹

旬。殷勤四載。始納僧服。閱九載。究心未證。偶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時傳和尚移錫燕都普照。師往省覲。傳曰。老僧離汝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又作麼生。師曰。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珍重便出。（晦山顯頌云。迸破銅棺險出頭。煥然等現萬機休。劈空獨握掀天棒。塗毒聲騰四百州。）　師訪汝登周海門居士。士以道學門庭高峻。望隆一世。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略窠臼。士為手舞足蹈。館師別業。晨夕諮證。因晤無念有禪師於陶宗伯望齡府第。大為賞識。天台有無擇者。嚮師名。欲以機辯相見。適師路次栽松。遽爾

問曰。山有獅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钁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趁。　傳和尚再住龍池。師復往省。傳問汝到諸方。曾見甚麼人。師以脚打地。以手拍膝。傳曰。汝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一日傳上堂舉拂問曰。諸方還有這箇麼。師震威一喝。傳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傳顧師曰。更喝一喝看。師即出法堂。傳便下座。（牧雲門頌曰。一番風雪一番寒。寒盡春來暖氣寬。只者何勞重舉出。驛亭西去是長安）　師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傳即命師居西堂寮。一日撾鼓集眾上堂。付師衣拂。師辭再三。傳復命入室。囑累扶持佛法。師即

畫圓相五位。呈傳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五位圓相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傳笑而領之。遂得法。（時師年四十八歲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二月三日）　傳既寂。師守龕三載畢。始應眾請。繼席龍池。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眾兄弟已備知矣。舉拂子。一塵起也。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拂子。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下座。　普請上堂。據眾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冀明已躬下事。不合動靜眾兄弟。然而誌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百丈和尚創

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及諸尊宿。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令古風彫喪。法門澹泊。無他蓋主法者不舉之過也。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謂之大道。謂之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是畏刀避箭。躲懶偷安。不足為伴。雖然。卻有箇驗處。且道以何為驗。良久曰。打鼓普請看。　上堂。我覺洪師弟募萬人緣。要往臺山齋僧。今日先從家裏齋起。悟上座無以報答。驀拈拄杖曰。不但洪師弟。設使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諸大菩薩。乃至獅象狐狼泥豬疥

狗。法界有情。總到者裏。悟上座別無供養。總與他一頓。從教怨入骨髓。永劫不忘。擲下拄杖。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　上堂。六月日頭真箇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諸兄弟。無位真人徹未徹。若也徹。向無陰陽地上竪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明日熱如今日。下座。　上堂。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拈拄杖。擊香几一下。方便門開也。竪起拄杖。真實相示也。諸人還委悉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躲。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　通玄解制上堂。八月一結制畢。腰間包。頭上笠。通玄寺裏放門開。行腳衲僧攙先出。被人拶著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卻鼻。復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將謂忘卻。東去西去。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坐斷路頭。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奴見婢殷勤。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同坑無異土。者隊老漢。總被山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銷萬兩黃金。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

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要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再三思量。無可計較。何也。雄黃燒酒。固是不宜。要且無箇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底。平等法門。正好與世移風易俗。乃擎起兩拳曰。只將者兩箇大糉子。供養大眾。一任橫齩豎齩。忽然齩著自家底。管取人人飽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　上堂。僧問如何是過去佛。師曰。釋迦老子。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大地眾生。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莫妄想。乃曰。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只如老僧

終日趁著大眾。不挑甎。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緩。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作麼生會。還知老漢爲人處麼。良久曰。三生六十劫。　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眾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跡。唯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　上堂。師不陞座。竚於座前曰。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於地曰。眾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腳抹卻。歸方丈。　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卻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上堂。默時說。說

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怎如臨濟小厮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　上堂。舉拄杖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拄杖曰。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貍奴白牯卻知有。平地昇高。從空放下。無眾生可度。從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眾生度盡恆沙佛。無眾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道。披蓑側笠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冰消瓦解。何故。蹔不見道聞名不如

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上堂禪不在參道不在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曰卽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爲甚麼如此撫掌曰這裏放過則不可。　上堂樹彫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竪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　上堂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

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悞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也須各各自悟討箇分曉始得。　上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祇叫歸不耐時人猶不省年年三月又來啼大眾還委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卓拄杖一下。　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眾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祇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照顧[illegible]始得。　一日眾請

上堂師至法堂前以手揖眾云已爲大眾上堂了也轉身便歸方丈二隱謐頌云八十婆婆不識羞涌身晝閣賣風流深深揖下無人采只得懡㦬歸去休　一日挂牌入室有僧纔跨門卽曰不用拈提請師便棒悟曰爲什麼聻僧無語悟便打弘覺忞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尙虧一簣之土若是山僧待道爲什麼聻但向道橫趨金殿過定惹御爐香敢保先師拄杖子兩手分付　僧問狹路相逢髑髏粉碎當恁麼時無位眞人在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迴照去也師曰腳跟下好與三十棒。　僧問曹溪一滴直透龍池如何是直透龍池底事師曰腳穿過髑髏曰源遠流長一句作麼生

道師曰但與麼去。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這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法音濂頌云一頓胡餅兩頓粥衲僧千足與萬足慇懃說向參玄者六六原來三十六　僧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法音濂頌云虛空破了將你補明眼衲僧休莽鹵刹刹觀音妙知力塵塵能救世間苦　師於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凡六座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座下踰三萬指海內緇衲久已領徒匡眾者嚮師之風無不皈依座下。　崇禎辛巳國戚田公爲皇貴妃賫紫衣入山請師陞座復得俞旨請住金陵報恩師以衰老固辭　壬午春拽杖歸通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手書

復護法祠侍御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語侍僧倦甚登寢榻少頃方起坐跏趺泊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全身龕迎還天童塔於幻智菴右隴語錄題請入大藏流通龍池傳嗣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荊谿閔氏子自幼失怙鬻蔬奉母恆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弱冠聽講楞嚴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

眞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往投龍池幻有傳和尙出家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話久未有入一日隨傳出窰運磚次同事說四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傳曰者裏也不少師進曰如何是者裏神通傳曰快度磚來師於言下有得 一日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驀然打失本參會傳北行師掩關龍池閱古人公案復於雲門扇子話去不得力究兩載忽聞驢鳴大悟乃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遂破關與同參密雲悟禪師趨京都覲傳於普照寺傳曰別來三載各呈似看師進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傳頷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傳曰待汝到這田地與你道師便喝傳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 一日傳因事穿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師云汝上坐待我拜汝爲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鬧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傳覽畢笑曰此偈甚愜老僧意卽日命掌記室久而印可 出住磬山次遷法濟後住報恩上堂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眞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

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一念同光便同本有恁麼則釋迦老子睹明星時見箇甚麼來者裏透得頓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路在驀豎拄杖曰釋迦老子在諸人眼睫毛上放光動地祇是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眾流尙居門外且道誰是到家者顧左右云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時原來是饅頭到者裏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耳內藏得須彌山眼內著得四大海方有語話分且道此人渾

身在恁麼處委悉麼。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上堂。拈拄杖曰。老僧有時拈拄杖子。不作拄杖子用。有時拈拄杖子。作拄杖子用。有時以拄杖子。行遍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拋下拄杖子。獨自打頓去。諸人者裏見得。便會得我臨濟大師的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著。動著則打你頭破腦裂。莫言不道。卓拄杖。 示眾。今朝正是臘月半。大事分明須了辦。莫待臨時有屈伸。解脫門開成大患。堂中箇箇老成人。著著拈來要方便。言言見諦。剔祖燈。自古傳持吹毛劍。吹毛劍。有何驗。當陽

拈出與人鷹。驀擲拄杖曰。怕令停四長智。 示眾。靈源湛寂。智體自如。觸處洞然。隨方應用。目前無法。拈來物物全彰。箇裏無私。舉起頭頭成現。須是恁麼人。行得恁麼事。且道那箇是恁麼人。禾山打鼓雪峰輥毬。趙州喫茶雲門餬餅。到者裏總用不著。且道有甚長處。卓拄杖曰。偶然獨立千峰頂。閑看湖帆自往來。

示眾。今時禪門大變。總是箇弄虛頭漢。教壞人家男女。不肯指點人做實地工夫。剛剛學些魔嘴說話。不顧本分中。黑漆漆地。老僧者裏不比諸方。容人打口令。謂之參禪。若要在此住。須將從前學來的。盡情吐卻。淨淨地本分參究一回。討箇分曉始得。若不如斯。唐喪光陰。有何利益。王林琇書記攜二猫上方丈問師那箇好師指曰者箇好琇便擲下而去復入見猫在地幾死更與一踏師拈拄杖打趁琇轉身曰和尚也掙命師打曰你不知鼠之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琇高聲曰說甚祖師不祖師師曰與麼為甚踏殺猫琇曰和尚作者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師乃低頭歸方丈至晚小參舉前話曰老僧到者裏性命幾合不存眾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箬菴問出眾云大眾和尚今日普請拂袖便出師曰過去了也琇云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自己國裏擬議亦出師卓拄杖曰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曰。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 師風儀磊落。賦性恬退。親炙龍池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

辭遜。初入磬谷。值雪深五十餘日。炊煙幾絕。師於飢禽野獸中。安之晏如。獨念法門衰晚。師道陵夷。力恢濟上綱宗。大闡別傳旨趣。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四方嚮道之士。承風踵接。競喧宇內。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三日。示寂。塔全身於磬山之右。龍池傳嗣

杭州徑山語風雪嶠圓信禪師。寧波朱氏子。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自此發心。至二十九歲出家。熱病幾死。夢神告言。明日愈也。飲冷水汗出果瘥。即便行腳。嘗自恨云。既出家。當作何事。每日癡呆衣食多廢。隆冬骨露。遇無衿者。即解衲衿與之

赤體七日夜冷氣攻腹痛不可忍如此兩載苦無入
處（或强師還俗飲酒啗螺一月後忽空中垂金色大臂招斷鼻梁猶不悛數日後復垂大臂取喉內筋
扯去數寸痛欲絕捫頸上筋結成塊即捲衣渡江其塊始消其痕不滅）上秦望訪妙
禎山主主舉昔有他心通僧住山遇少林僧欲勘之
其僧早知預過溪候頃之少林僧至他心通僧問何
來答云天竺他心通僧即負過溪至急流問曰我聞
有三天竺汝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少林僧無語還負
擲溪邊謂之曰饒汝家裏死果如所言禎令坐中各
轉一語爲少林出氣各轉語竟禎叱師曰宗門中語
何得亂話師惶愧不已誓欲明此公案至五更聞報

鐘即揑拄杖躍大石上高提那一竺來自此通身是
箇疑情手指日輪曰午時決要明白石頭間跨上跨
下狠提從前妄想俱掃只此話頭不捨猛跨上石忽
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光又若山崩海裂內中所
有之物一一洞見無身相可得復喝一喝張三殺人
李四償命明日返天台求人印證擡頭見古雲門三
字乃大悟爾時發願弘雲門宗途中說句云一上天
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
他時打斷筋乃走西天目禮佛至活埋菴僧請偈有
香爐一箇折隻脚之句遂念蓮池宏大師決爲我印

證直走雲棲到時天晚次早大眾喧嚷云法堂上香
爐冷地爆碎堂頭要這僧出來懺悔封鍋不煑粥飯
師自念此讖天目題香爐峰因緣乃印證我也入大
禪堂跪曰香爐是某甲打碎特爲懺悔大眾即報方
丈宏曰不是他你去說與他他是客不是你打碎師
曰打碎香爐不分賓主又遣問曰打得幾塊生師曰
贓物現在旁一僧曰何不去方丈前禮拜求許開鍋
師往跪叩首數百侍者傳語云去開鍋也少頃僧又
云尚未開汝再往禮拜師復進跪叩數百頭欲破侍
者曰開也師謝而出宏命維那云新到是菩薩行人

好生留住師飯畢堂中禮九拜唱曰某甲不學好累
及大眾雨淋淋地竟去　後師再上雲棲問如何得
成佛作祖去宏曰問道於盲師曰道豈盲耶宏曰我
盲師打圓相曰總在這裏宏指圓相曰盲師曰見婦
不須垂下淚還他原是箇中人宏曰不是箇中人師
曰卻好宏曰好好師禮拜次日呈偈宏爲逐句著語
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雲棲宏著云低聲低聲）偶來塵世祇隨
緣（宏著云解也學也）三間茅屋傍溪住（宏著云溪深路滑）兩扇竹窗
閉月眠（宏著云春色滿園關不住）醉盡衲衣那有結（宏著云怎似寸絲不挂）
養長頭髮欲成顛（宏著云成顛亦不惡）自從會得吾師意（宏著語云）

明餅裹討汁 白雪飄飄六月天（宏云夏行冬令寒暑不正）復囑以頭陀
行住雙髻山續佛慧命（師初住時念高峰妙六年於此我亦六年及期滿石板自鳴師方腰包戴笠共房火起自燃後住徑山千指庵時年已六十矣）遂往參龍池傳和
尚室中機契卽獲心印出住徑山上堂師云咄咄咄
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日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
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朶佛殿又懷胎司理黃海岸
居士出問曰如何是鐘樓生耳朶師拈生香示之曰
會取這箇進云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士
禮拜師乃曰承命老人至此理荒殘之祖席這箇喚
做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魚船上謝三

郎郞不問新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人道
得麼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箇不光明復舉疏山
問潙山樹倒藤枯公案至明招處舉前話招云更使
潙山笑轉新山云原來潙山笑裏有刀師召大眾曰
要見潙山笑裏刀麼呵呵大笑下座　黃海岸居士
請上堂師舉臨濟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不離家舍有
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曰這
箇語話大似掩耳盜鈴瞞人自瞞諸人要識這兩箇
人麼餘杭紙貴一狀領過　黃介子居士請小參師
舉古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

得身心本性空斯人於佛何殊別徑山則不然鱣魚
水底聚鴿子貼天飛會得此中意成佛更無疑　小
參師陞座曰有一人超出佛祖千聖莫能窺諸祖不
敢正視良久曰諸人要識此人麼只在汝等動用中
還會麼會則不妨出眾道看舉洞山掇菓桌話師曰
當時首座恁麼下語至今還有下語者麼如無徑山
為伊下箇註腳過在動用中不得果子喫洞山太無
端咄咄咄咄咄　黃海岸居士問云入泥入水時如
何師曰滑殺人士云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
師曰日頭大士云雪鎔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士

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云雪老士禮拜　師
舉三日前夢室中火起老僧喝兩喝火燄漸微自占
曰般若如大火聚日來老僧舉揚家醜莫非正應此
夢余集生居士云早是大地火發了也師曰老僧甚
麼處安身一僧進云請師再下註腳師曰向居士鼻
孔裏士云打失鼻孔救取眉毛師領之　嘉禾三塔
僧慈雨自負有得師以婆子燒菴話扣之曰正恁麼
時如何下一語看僧云感恩不盡師曰太煞露筋骨
僧乞師代語師曰大似商人落夜僧禮拜（劉覺岸居士云今諸方訛傳感恩不盡是師語殊謬）　僧問高峰云人人有箇影子因甚

踏不著。師曰踏著即禍生。　僧問路逢獅子時如何。師即震威一喝。僧無語。師打出。　僧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進云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進云若然一切人皆相似也。師曰不墮諸數。僧禮拜云。望師慈悲。佛法布施。師曰窮。進云大師用不盡的。師曰慳。乃舉鳥窠拈布毛公案。師亦拈布毛吹之。問僧曰會麼。僧云這是鳥窠的。師曰鈍根奴。明明示汝。又道是鳥窠的。即喝出。　師真率不羈。詆呵諸方。無當意者。寡耦少徒。一笻孤往。後歸老徑山。一夕呼茶飲畢。唱自所書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

月清霜曉。一杯茶。坐脫去了。遂示寂。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也。覺浪杖人爲建塔雙徑。後弘覺忞公。復遷全身塔於雲門右麓。

龍池傳嗣

湖州淨名抱朴大蓮禪師。杭之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妙嚴祝髮。二十二往雲棲受具。初遊講席。一日自念數年以來。於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更衣入徑山禪期。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娘。徧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即往荊溪。參叩龍池傳和尚。傳曰。汝是何方人。師曰古杭雲棲弟子。傳曰雲棲說何法。師曰雲棲不說法。傳曰老僧這裏也不說法。師曰某甲自遠贍風而來。云何不說法。傳曰老僧牙齒疏缺。師曰道不在牙齒上。傳曰不是這箇時節了。師云道無古今。傳曰。上座明白了。師云不知還許明白否。傳曰已道過了。至夜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傳據座而已。師喚侍者點茶來。傳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耳聾。傳休去。　師一日禮辭。傳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傳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傳曰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傳付以源流拂子。　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僧曰佛

還迷否。師曰迷。僧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僧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蛺蝶穿花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窗看月明。　魚山熊居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盃曰請茶。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　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　示眾曰。冷地裏聞人說著修行二字。不覺失笑。何以故。心本無念。將箇什麼來修。亦復無形。又修箇什麼。且

本是絕待纔涉修行便成兩橛若有箇伶俐漢一識破便放下何等安貼何等自在雖然也須透過一番始得不是說了便休珍重　師於崇禎二年八月示寂（龍池傳嗣　已上四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幻休常潤禪師別字大千南昌進賢王氏子幼背二親從父遊常目擊翟優灑然若有所創知諸幻皆戲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坦然平公祝髮居三載知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謁萬松於徑山通所疑松詰之曰疑是

何人措者何物師未決退而至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疑甚乃聽講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處忽爾有省廓然如鏡中象不落空有乃知前境虛空直塵勞一息耳後參大方蓮公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決參小山書禪師始至舉前話書曰何必打破師曰其柰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有省一日書問師曰疇昔之疑決否師舉掌書曰將毋以罔象問罔耶師曰此外更無何有書曰試披衣撿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書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書曰子無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尙不借緣從何門入書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書曰善哉明日辭行書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書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唯唯逮書示寂僉議繼席非師不可師執意謙退再請再卻眾乃舉書

付囑之偈師遂墮淚不復言辭乃住少室師體貌豐碩聲若洪鐘與諸學人甘澹泊而襟度夷曠一力負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　萬歷乙酉四月念七日書偈告寂（宗鏡書嗣）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本郡人爲居士時嘗講姚江良知之學一日客遊鎮江鶴林遇一老宿號古溪者謂譚曾參月舟和尙乃從剃落老宿病又謂之曰子既出家可徧參知識去師遂往中州聞小山書和尙道風卽謁之書問來爲何事師云爲生死求出離法書曰生死在何處要你出離師無語書曰且去務下

者。一日師又問。如何得見性成佛。書曰。你喫飯也未。師云。已喫了。書曰。舌在你口裏。還見麼。師云。畢竟如何得成佛。書曰。佛是乾屎橛。汝咬得破麼。師擬再問。書搖手曰。不是不是。師益心疑之。乃辭書徧訪諸方名宿。久之有省。乃徹見書作用。因復返嵩山。適值書他出。師迎而問云。達摩面壁在甚麼處。書指曰。阿那青黯黯處。師云。東指西話作麼。書曰。南方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云。切忌魔魅人家男女。書拈拄杖便打。師禮拜。書便偕歸。會書謝少林事。往住北京宗鏡。師隨行服勤三載。深得玄旨。書每勘驗之。機鋒不讓。一

日辭歸。書付以偈曰。宗鏡門下萬株松。長年占斷白雲封。人間未許閒相識。一枝迸出笑春風。　師歸建昌於從姑僻處。每危坐。人或問之。師搖手曰。汝不會去。或曰。師且為我說看。師云。這豈不是不會人。咸笑之。因到覆船山。見紹隆大師故蹟。乃題詩於簫曲峰靜室壁間云。覆卻船兮賺雪峰。渠無生死太空空。玉簫聲斷千山冷。誰聽猿啼夜月中。蓋深有感也。盱江之新城有廩山。去郭二十里。八面秀拔。師遊喜之。因結茅棲止者二十年。不與人接。諸士紳故人多來相訪。唯默坐而已。羅近溪鄧潛谷二公。與論性命之學。

皆超出情見。及舉宗門向上事。人多未能領略。　無明經公嚮師道行高峻。特求出家授戒。師云。出家須出五蘊家。且待此事明著。尙不為遲。皈戒須皈自心法。豈必三壇為能圓。你知十六沙彌繼燈成佛麼。出家如此。是眞丈夫。經又問。如何是入道法要。師云。汝但能精進不欺。便可徹頭徹尾。經一日與諸兄弟論金剛義甚快。師聞之笑云。宗眼不明。非為究竟。經大驚。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經益疑之。一日舉前話問師。師云。我不如你。你自看去。經後隱峩峰。因如大好山語下大悟。走廩山以偈呈師。師云。悟則不

無。更要受用得著。若受用不著。祇是箇汞銀禪也。因舉南泉王老師賣身話勘驗之。云。子試道南泉是何心行。經曰。這老漢沒蓋載。待你頭出角著。又問甘贄行者請念誦。南泉打破鍋子。意旨如何。經曰。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奇之。乃云。他日子弘揚祖道。吾不如也。　師生平言行縝密。如美玉在璞。非有眞為法人。拒而不見。見人譚某於何處有省悟何處有證入。輒勃然呵之云。汝何所見。敢以此證據人耶。打破大明國。尋不出幾人能眞參實究。在你敢作大妄語。以未悟謂悟。未證謂證耶。有拈頌若干。超

絕卓異祕不示人。(鄧徵君與師交最久嘗有詩寄師云入海泥牛不見踪龍山太煞露家風誰知別有深深意韻出新豐調不同師見之笑云公可謂知得山僧一半也)　一日師無疾忽告眾曰。我有一箇未了底事。汝等須知。眾無語。乃命澡浴整衣。遂端坐而瞑。荼毘頂骨不壞。塔於本山。後司理黃端伯居士。同壽昌謐公。復遷塔於廩山之麓。(宗鏡書嗣)

魏博大伾隱庵如進禪師。廣平永年人。族姓陳。得法於小山書公。養道於大伾之興國寺。影不出山。足不蹈闤者數載。凡尼姑婦女。不許入門。無容面謁。久之開堂說法。機如走珠。口似懸河。衲子肩摩接踵。趨謁如

狂。一日應請北遊。遂宿三教堂。主僧進曰。此中向有憨布袋像。供西壁。後為羽士居此。於頂上安雙髻。改呼為鍾離仙。遷供東壁。每每緇衣黃冠。爭衡代位。至今葷酒淫祀。妖孽一方。殊為怪事。求和尚除之。師以拄杖指其像曰。者塊泥團。變怪多端。不守本分。惱亂人間。凭頭佛祖。了髻神仙。出乖現醜。魔魅閭閻。彼此搬弄。東那西遷。妄生喜怒。暮四朝三。不遇老僧行正令。多年冷地受牽纏。四大各復。返本還源。從此一方齊物論。即刻送汝上長安。咄咄。連棒粉碎。而邪孽從茲肅清。(宗鏡書嗣)

龍岡大方如遷禪師。陝西鳳翔岐山縣之李氏子。年十七。禮本郡無踪本公為師。首參悅菴喜和尚。授具。指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謁大章書和尚於立雪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　師至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至。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慈聖皇太后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至龍岡創寺安供。後師無疾端坐而化。塔於寺右。(宗鏡書嗣)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本郡王氏子。齠年禮大妙師祝髮

甫壯南詢。與伾山進往謁小山書禪師。一見直以龍象期許。久之。乃付衣法。後聞帝闕。奉旨開堂於眞定舍利寺。代王聘請開法於山西大同。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何不問己。僧曰。自己云何是道。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未幾辭歸。效陳蒲鞋養親。建願王菴以休老。後無疾端坐而逝。塔於菴側。(宗鏡書嗣)

順德鵲山天然圓佐禪師。邑之范氏子。偕大方遷公。參小山書和尚於少室。機契。竟付衣鉢。歸里隱逢鵲山

石河菴有請說法者。師辭甚堅。柱史吳公率四衆再三迎請。乃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會麼。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苟非忘形去智。喪偶息機。親到虛靈不昧。了了常知底田地過來。要見他拈花之旨。面壁之宗。大似數他桃李宮牆外。終非己有。諸人還要知佛祖直指底消息麼。乃以拂擊案云。適來山僧已自告報了也。便下座。　僧問。拈椎豎拂。舉古明今。皆是止啼黃葉。如何是金錢。師曰。只見雷霆施號令。那知星斗煥文章。曰和尚自把火行。其如學人何。師曰。閉目中秋坐。卻怨月無光。　蓬巖吳柱史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寂然不動。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感而遂通。曰如何是下手得力處。師曰。罔象到時光燦爛。曰如何是不得力處。師曰。離婁行處浪滔天。曰恁麼則儒釋未始有異。師指空曰。此儒耶。釋耶。同耶。異耶。公作禮曰。謝指示。　萬歷乙酉十月。師預知時至。浴畢坐逝。（宗鏡書嗣　已上六人）

續指月錄卷十八

蒙香子施錢四十千文

滋竹居士施足錢二千文

虔修子施足錢二千文

了一子施錢十八千五百文

共刻此本連圈計字三萬四千七百九十六箇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潭州溈山五峰如學禪師。關中臨潼任氏子。參密雲悟和尚。一夕茶話次。悟驀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之。悟笑曰。未在未在。師曰。和尚道看。悟倒臥。師曰。也只是困。悟曰。你又與麼去也。師乃禮拜。　天啟丙寅冬。金粟眾盈五百。悟乃舉師為西堂。林臯豫見師於西堂寮。問漢首座何如。師云。我也不知。豫云。宗師家具擇龍蛇眼。為甚麼道不知。師云。兄眼何在。豫便喝。師默然。豫又喝。師云。何不再喝。豫云。好不知痛癢。師便休　一日師辭行。悟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則分付汝。師則連跳兩跳曰。不要不要。悟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悟乃付源流拂子。　崇禎庚午。悟住黃檗。師在西堂寮。僧隱元琦參。向師豎拳曰。識得這箇。天下太平。識得這箇。天下爭競。如何決斷。師便打。僧再喝。師又打。僧連喝兩喝。師又兩打。僧遂呈所得。師云。此子徹也。乃呼進寮云。汝有悟處。試道看。僧云。道卽不難。只恐驚羣動眾。師云。但說何妨。僧打觔斗而出。師云。眞獅子兒。善能哮吼。　癸酉出

溈山之金陵祇陀林。忽示寂。龕歸建塔。所著五宗派敘。示衡州僧谷應。後黃龍牧夫。付梓行世。天童悟嗣

蘇州三峰漢月法藏禪師。無錫蘇氏子。年七歲就鄉塾。值湖水暴漲。家人徧尋不獲。卽乘一大黿。衝濤而來。里人神之。十五出家。十九剃染。究心教典。精析儒術。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文字處求之。乃著四書五經參同。一日憮然曰。宗乘中事。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志行脚。參萬法歸一話。徧扣名宿。皆不當意。遂隱虞山三峰。葺屋蘿牆。不設榻座。會窗外二僧夾籬拗折大竹。聲若迅雷。乃大悟。因閉關次。忽推窗見黃梅墮地。始得徹證。乃握一竹篦。亡曉夜開發學者。一時稱三峰鑪鞴。名重叢林。　天啟甲子秋。禮悟和尚於金粟。悟上堂舉黃檗參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師出眾便喝。悟曰。好

喝師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師禮拜歸位。悟復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堂。卽日請師居第一座。次日悟上堂。師問海衆雲從。慈霖普霔。現躍飛騰卽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悟便喝。師曰。恁麼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悟又喝。師禮拜歸位。未幾欲辭行。悟手書臨濟源流。幷信拂授之。　杭州安隱請師上堂。上首白椎未竟。師以拄杖橫截曰。千佛下口不得。列祖一場敗闕。今日直下拈來。依然是赤骨律。此事如千將莫邪。雙腕並運。如冰花若火燄。向報化舌根下一截正好銷兵鑄鑊。樂過平生。只今有恁麼漢子麼。不妨與安隱相見。（初安隱請雲門澄禪師。澄云。吾年邁矣。汝若請三峰爲首座。老僧卽來。衆詣三峰白其事。師欣然許之。及至。澄先一日化去。遺語曰。漢首座當世宗匠。佛法學識較我十倍。卽請主之。衆遵遺命請師開法）　上堂。若論此事。如迅雷貫頂。掩耳不及。吐出清風。一條鑌鐵。向須彌頂上一鎚。金剛山下透脫。倒卷虛空。萬仞壁立。若是臨濟嫡骨兒孫。便解向獅子口裏敲牙。驪龍脊上揣骨。主賓互換。通身縱奪。末後句裏出身。威音王前過活。還有如是操略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安隱示衆機先一句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

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此則法語諸方爭相傳誦。每爲三峰五決旨碓。龐青頌云。展開兩手任君看。鑿徹機先也大難。情與無情俱斷送。收來一併葬桐官。七百年來老作家。撒開捏聚驗龍蛇。饒君瞎略能籠世。到此如何敢勞牙）　上堂。頭上蔚藍天欲滴。脚底白雲千萬尺。手中拄杖腰下瓢。去去來來無順逆。好消息。踏破草鞋雙脚赤。三頭八臂腦後睛。日日相逢不相識。　上堂。攀蹻不住。忽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相手。始知無法向人間。　法座成上堂。巖巖獅座涌堂中。老衲披衣坐法空。跨下狻猊忽翻擲。一聲哮吼見威雄。喝一喝。曰。獅子踞地吼。佛祖倒身走。出頭天外看。只有萬峰叟。喝一喝。　室中嘗垂三問。勘驗衲子。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二曰。縱開楔棒。是何意旨。三曰。卷席挂拂。因甚不住。鮮有契其機者。（西蜀劉道貞入山問道。既有省。答師三問頌。一宅破家亡云。無錐眞勝去年貧。剝盡皮毛見赤身。夢到千嵒霜雪後。梅花籠外一枝春。二縱開楔棒云。莫將言語溷綱宗。劍在眉間覿露鋒。領取機先第一句。虎頭虎尾絕狐蹤。三卷席挂拂云。獅兒不戀舊時窩。躑過翻來雷影過。惟有蓮峰知此意。橫肩栁栗入煙蘿。師首肯之）　師嘗曰。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煆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承虛接響者。混我眞宗。若師家大法未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鐵壁溥頌云。商周彝鼎存家具。俎豆斯文起草萊。破竹聲中玄會得

眞宗繼響復誰來　師初開三峰法席。歷主淨慈北禪龍山錦樹眞如聖壽。復重興鄧尉聖恩祖席。一日上堂辭衆曰。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艱。分明都說盡。湖水洗山巔。　崇禎乙亥七月二十二日。將入寂。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牀頭老鼠偸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侍者擬再問。師擧手曰。放下幔子著。至中夜索浴更衣。泊然而逝。門人奉全身建塔於聖恩寺之右。曰天山塔院。著有八會廣錄。智證傳提語行世。天童悟嗣

四川夔州破山海明禪師。蜀之蹇氏子。年十九。出家姜家菴。聽講主說楞嚴。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

心。詣主請益未決。遂出蜀。徧參憨山清。博山來。雲門澄諸老。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到萬丈懸崖上立足。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起立到未時。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堆阜。擧意欲經行。不覺墮崖損足。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天明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父腳痛麼。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　參悟和尚於金粟。値猛雨轟雷。悟謂衆曰。假饒雷來打我。汝等如何支遣。師曰。用遣作麼。乃呈頌曰。囫地雷聲意自悠。幾人歡喜幾人愁。吾師縱有分身法。血濺黃沙倒逆流。一日悟落堂。惟默然。師問正恁麼時如何。悟云。你可到恁麼地否。師震威一喝。悟便打。師復兩喝。悟云。你再喝兩喝看。師掀倒禪牀。拂袖便行。悟追上驀頭一棒。師曰。恁麼爲人。瞎却天下人眼在。　師入座。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悟頷之。　出住禾之東塔。上堂。東風解凍。百草萌芽。行腳衲子。似粟如麻。拖泥帶水兮。草鞋獰似虎。混俗和光兮。拄杖活如蛇。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方稱英俊作家。切不可向萬里無寸草處坐。虛度生涯。大衆。且如山僧道裏。九旬禁足。三月調心。今

日解制。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摘楊花。摘楊花。　上堂。金鋤削盡千峰雪。露出天涯星月孤。照得世間人廓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衆。未審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且待山僧自畫去也。以拄杖打圓相。於中擲地曰。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上堂。福城東際煙水漲。大塔廟前樓閣開。千手大悲捫不住。無端放出善財來。大衆。且道善財來作甚麼。隨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卓拄杖下座。　上堂。解開布袋口。放出一羣牛。繞砌尋芳草。芒繩貫鼻頭。放去也

東觸西觸。收來也山悠水悠。正恁麼時。不收不放一句。作麼生道。拏雲自可容收放。喝月誰能使去留。

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塊打長空。就中一點眞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驀呈拄杖云。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是甚麼意旨。時一僧跨跳作舞而出。師以拄杖擲地云。穿過髑髏。　朱婆子問。一切時參究念佛底是誰。師云。你這一問。從甚處來。婆云。朝夕不離。師云。不離箇甚麼。婆轉身遶一帀云。不離者箇。師云。也是赤土塗牛奶。婆子又問。弟子現是女身。父母未生前。還是男是女。師卓拄杖云。還識者箇麼。婆云。無

去無來。師云。是甚麼所在。說來說去。婆云。卽今如何抵敵。師云。好與三十棒。　師住東塔三載。旋應銅梁之請。歷主邑岳。大峩萬峰。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剎宗風遐播。後當蜀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羣魔救免僇殺者。億萬萬計。　師無疾坐逝於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夔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屣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卽遣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天童費隱通容禪師。閩福淸何氏子。年十四。依三寶殿出家。一日聞指南壐指參禪。發心參壽昌經。示狗子無佛性話。因經上堂。與僧問答次。師在傍不覺身心奮發。話頭脫落。乃問經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經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經便休。　聞天童悟和尚寓吼山。師冒雨往謁。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悟以番菩提大素珠照頭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又喝。悟祇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所有伎倆知見。一時冰釋。悟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

便喝。曰。喝後聻。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後悟住黃檗。上堂曰。還是衝浪金鱗麼。出眾相見。師以坐具覆頂出曰。和尚還會麼。悟打曰。一釣便上。師喝一喝歸眾。悟然之。　崇禎癸酉。師充黃檗西堂。隱元琦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如何特地起風波。師曰。被闍黎帶累。曰。恁麼則翻騰去也。師便打。琦喝。師曰。亂作。曰。打著昔年舊痛處。於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後一頓。師打曰。舊瘡瘢上著艾。曰。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曰。如何是徹底意。琦一喝。師曰。喝後聻。曰。時淸休唱太平歌。師曰。祇引一半。　上堂。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

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

住金粟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於領上。玄妙理致。蘊於底裏。專用格外鉗鎚。獨距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閫域。未免橫身拶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他語脈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角相肖。且正、

當恁麼時。同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本來不借修因得。那管心明與法通。

住徑山上堂。舉臨濟祖師云。若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徑山者裏不然。若向第三句薦得。石筍抽條。第二句薦得。種麻得豆。若向第一句薦得。漆桶不快。笑看臨濟。强分節目。將刀割水。無事望江亭上立。山河盡在座中圓。

上堂。良久云。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

天章解制上堂。起期結制。依門傍戶。陞堂說法。起模畫樣。胡言漢語。攪亂衲僧。東扯西拽。轉不相應。山僧今日徹困。為汝諸人去也。遂拈拄杖。一時打散。

田頭栽菜次。師云。菜栽完麼。田云。栽完了。師云。無根菜又作麼栽。田無語而笑。師云。開花了也。

僧問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要汝入門便道。又問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百獸林中獨步。又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早已分身兩段。又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汝自理會。

師示寂於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門人荼毘。獲舍利如豆大。五色燦然。分建舍利塔於閩之黃檗。郢州之興陽諸處。晦山顯著有舍利記。天童悟嗣

嘉興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朱氏子。偶閱龐居士問石頭。不與萬法為侶因緣有疑。在家打七參究。至第四日。聞夜半風聲。覺有入處。廿六歲棄室出家。完具聞僧舉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忽然有省。述偈曰。正與恁麼時。面目未嘗迷。善惡都不到。獨露兩莖眉。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悟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悟曰。幾時起身。師打一圓相。悟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悟曰。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悟曰。者還不是。師翹右足。悟曰。錯也。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

悟休去。入室次。悟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作麽生。師曰。白日穿針。悟連棒打出。師豁然。懷香禮謝。悟遂舉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袖便出。復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得透上玄關。管取合著狗口。悟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麽時。以何爲界。師曰。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悟拈拄杖曰。早箇是出。是入。師一掌。悟亦打。一日悟舉薰風自南來。問你意作麽生。師曰。白雲彌宇宙。薰風自南來。卽呈偈曰。拂袖薰風宇宙清。園林殿角解翻身。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悟云。那幾分怎麽不說。師云。

靣與和尚。悟云。不疑言句。是爲大病。進云。天晴日頭出。有眼睛不得。悟云。紅爐煆過始得。師侍悟七載。不惜勞苦。後悟赴黃檗。命師領衆。師一日問悟。設有人問和尚如何是禪。如何對他。悟打云。一棒打透髑髏穿。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口裏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住童光。上堂。喝一喝曰。大衆還知落處麽。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眞風不墜。歷代祖師。於此廣度羣迷。正脈流通。山僧於此爲衆提持。只要眉橫鼻直。汝等諸人。亦肉團上有箇圓明妙體。徹頭徹底。佛眼覷不見。聖智難量。十方容不得。眞機獨露。直得絕踪絕跡。塞卻諸人咽喉。無處出氣。雖然如是。事無一向。更與諸人當場顯示。遂拈拄杖作釣勢曰。大衆還見麽。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住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麽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旣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下座。 司理黃元公。參府吳升。初請上堂公禮起曰。謝和尚說法。師曰。那一句是法。速道看。曰

人前不可吐露。師曰。也不可埋沒。曰。請陞座。公道。師曰。各與一頓。乃曰。一句截流。全心卽佛。萬機不到。全佛卽心。到者裏。心佛俱忘。復是何物。喝一喝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少室眞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衆有眼曰見。有耳曰聞。且道作麽生是父母未生面目。良久曰。牆外鳥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 僧問和尚。今日陞座。說甚麽法。師曰。松枝挑夜月。照盡世間人。孝廉唐祈遠問。經云。一切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憑箇甚得恁有力。師曰。天魔膽喪。曰恁麽則家家觀世音。師

曰還見觀音麼。曰雖然未見。卻也叫得應。師曰。現三十二相看。曰今日親爲學人陞座說法了也。師曰。且莫錯認。　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將示寂。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杳冥裏與和尚相見去也。師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天童悟嗣

贛州寶華朝宗通忍禪師。常州陳氏子。年少披剃。遇異人授以仙術。至二十二歲。聞無生之說。往參天童悟於金粟。悟問那裏人。師云。常州人。悟云。是我鄉里也曾帶鄉里物事來麼。師不能答。悟亦笑而已。次日入方丈拜問云。弟子要了生死。特來請問。不但無處下口。且無處著想。悟云。無處著想。便是好消息。師云。莫便是麼。悟拈棒連打云。未是在。師禮拜而出。胸中疑悶。每日入室。不下四五次。常至普茶時。亂問亂說。閧堂大笑。毫無慚色。悟亦笑云。你卻有得說。說得好道理。只如大慧杲參諸佛出身處話。後聞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得瞥地。你作麼生會。師茫然。參有月餘。忽有會處。述偈云。二十餘年染世塵。於今家業一朝傾。雙拳握著無他物。兩眼睜開沒半人。言路窮時無可說。義途絕處句難成。從此十年埋影後。如雲如雨徧乾坤。悟閱之。對眾稱賞。後入堂打七。力參三日。遂入方丈呈偈曰。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悟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孝廉黃居士問師云設使如今去見老和尚再索鄉里物事時如何師兩手捧起士無語便走師急叫云若是鄉里便拿了去次日至復敘前話士又問云如今再索鄉里物事時如何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一日悟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師被一拶。通身汗下。越兩日。偶從外寮進。推入寮門。驀然除去礙膺之物。遂入方丈。通所得。悟舉前問。師曰。惟人自肯乃方親。悟曰。與麼下語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三日後。悶悟自答曰。自食肉不盡。更猛

省得下語亦未之旨。翌日悟上堂。師出問。直下知歸卽不問。如何是大用現前一句。悟擬拈棒。師指曰。者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袖而出。卽蒙印可。　初住靈祐。屢遷名刹。崇禎辛巳。住曹溪。上堂。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眞。一一明妙。祇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覩。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爲佛祖嫡骨兒孫。試問諸人。既是現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

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　小參。僧問明歷歷路
堂堂。更有甚麼。師曰。猶是鬼窟裏活計。僧打一圓相
曰。脫體無依去也。師曰。依舊跳不出。僧一喝。師曰。三
喝四喝後如何。僧又喝。師曰。野狐精。　僧問倩女離
魂。那箇是眞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
又打。曰。切忌私奔。　晚參。師云。庭前草欲丈。扶疏樹
亦濃。明年作境會。誰契古人宗。良久。震威一喝。　順
治戊子春。寶華兵警。師應慶雲之請。十月朔。徒示微
疾。初八日上堂。舉洞山問雲巖云。百年後忽有人問
還貌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者是。復舉洞
山因供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山

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山曰。當年幾錯會先師意。僧云。
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山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
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云。汝等諸人。若透得者兩則
話。卽無關不透矣。衆下語不契。遂索水盥浴。更衣。復
索滾水。歛畢。端坐而逝。數日顏色如生。入龕時。紅光
燭天。衆疑庵中失火。趨救。寂然。莫不驚異頂禮。闍維
後頂骨牙齒衣環鮮好不壞。建塔於西堂。藏師昭穴。
語錄三十卷。幷迅雷指迷等集行世。天童悟嗣
宜興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興秀水張氏子。年十九。出
家受具。謁聞谷大師。開發無字話。歷扣名宿。偶閱楞
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
所得。往參悟和尙於金粟。棒下汗流徧體。打失從前
伎倆。一日入城。聞路旁人家毆叱小厮云。看你藏在
那裏去。師不覺躍然。口占一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
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撅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
悟七十誕辰。師懷香拜祝。入門便喝。悟云。胡喝亂
喝。師又喝。悟又云。胡喝亂喝。師遂禮拜。悟打云。你再
喝喝看。師云。蒼天蒼天。便行。悟呼曰。萬如。我直下疑
你者兩喝。道道看。師云。歇歇。與和尙道。遂出。　一日

悟在方丈經行。師見。僧問悟佛法的的大意。悟云。近
前來。僧近前。悟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
人來如何。悟云。老僧從來不曾眼花。僧罔措。師聞豁
然。遂蒙記莂。五更遣行。　住莆之曹山。上堂。前三三
後三三。箇中消息誰許諳。春風處處花成錦。秋水澄
澄月一灣。喚作眞如不壞法。此人曾未踏鄉關。喚作
無常生死法。管教累劫受餘殃。敢問諸人。畢竟作麼
生。卽是以拂子打圓相曰。生佛未形消息在。不知幾
箇肯擔當。擲拂下座。　住龍池上堂。有一人在孤峰
頂上。目視雲漢。把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不見有衆生

可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事上不足有一人在十字
街頭、三頭六臂、合水和泥、隨機接引、亦好與三十拄
杖。何故、理上不足有一人不離高峰頂上。目視雲漢、
嘗在十字街頭、和泥合水、有一人不離十字街頭和
泥合水、嘗在孤峰頂上。目視雲漢、二人到龍池門下。
正未有語話分在。且道龍池爲人在甚麽處、還委悉
麽。時擕榔栗當門據獅象狐狠一併敲。　僧問如何
是結制底意。師曰。澗深流水聚。曰學人則把住牢關
去也。師曰。山峻鳥飛遲。　問如何是破砂盆。師曰。風
不來樹不動。　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

穴。歸禽易見巢。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
虎行樵子徑。鳥宿故枝頭。　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
日示寂。龍池門人奉全身龕於寺陽立塔。天童悟嗣
寕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粵之潮州茶陽林氏子。
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
如見。卽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師志慕
禪宗、爲舉臺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
驗生死關頭未破。偏參憨山清黃蘗有諸尊宿。終不
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
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師曰。

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
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復回金粟、舉前話
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麽。師擬議、悟便打、後因參
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
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日臻玄奧、　繼
席天童。上堂。目擊道存。鋒鋩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
彰。猶是因高就下。曲爲今時。況復言中取則。句裏呈
機。舉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
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立地一著。如天普蓋。如
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赴。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

聲色、絕遮攔、亘古亘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麽。還汙
染得伊麽。還榮枯得伊麽。還推遷得伊麽。縱有德山
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只無伊
下口處。更說甚麽百問雲興。千疇瓶瀉。一毫端際。出
現無盡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裏洗
土塊、蝦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既有如此廣大門風、
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麽
直截承當去。正恁麽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麽生道。卓
拄杖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潮。　上堂。昨晚南嶽
與匡廬兩山爭論佛法。一山道南嶽讓和尚乃曹谿

嫡子。一山道。青原思大師。實寶林正宗。一山道。廬陵米價傳千古。一山道。磚鏡磨穿古佛心。互相競爭不已。羅浮山間得。出來約住曰。莫爭莫爭。饒你青原思大師。南嶽讓和尚。少不得從我嶺南者裏去。山僧驀頭與羅浮山一棒。天台合掌道。善哉。和尚打者一棒不妨透頂透底。暢快殺人。山僧遂與震威一喝。咄。縮頭去。於是四山各各懡㦬而退。拈起袈裟角曰。還見麼。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上堂。靈雲見底大家同。二月桃花在處紅。健美不須從外覓。故園大有好芳叢。卓杖云。看看。擲杖云。擬著眼。落千差。

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順治己亥。師奉

詔。賜號弘覺禪師。馳驛至京。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對召法語別見三世奏對集 示眾。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山僧一冬萬善殿。又且舉揚箇甚麼。只有清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 掃笑巖祖塔。黃金骨鎖玉玲瓏。鐵棘門栽不計重。佛眼難窺五祖意。兒孫若敢妄流通。拈香云。即此用。離此用。蟭螟眼裏繡鴛鴦。烈燄爐中飛彩鳳。 師晚號夢隱道人。乞歸金粟。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乃自相山擇吉兆塔於黃龍峰下。康熙甲寅。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世

壽七十九。著有九會百城北遊等錄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雪竇石奇通雲禪師。俗姓徐。家貧。就南廣寺脫白。見中峰垂訓。有蹭蹬不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句。乃往虞山住靜。刺血書經。後參金粟悟和尚。一夜黑地走出。因僧劈面撲破鼻子有省。呈偈曰。某甲今年三十二。向來鬼窟作活計。忽然撞破鼻頭時。但見鮮血流滿地。悟未首肯。後於棒下頓脫疑滯。時隨悟赴育王天童一十三年。值牧雲門同辭出山。得付衣拂。囑云。折箸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 住靈鷲上堂。爐鞴宏開烹佛祖。聖凡齊煆辣鉗錘。者同莫

作尋常看。大眾。應須高剔眉。當爐莫避。見義勇為。分明覷破。眞奇特。脫體風流。更是誰。驀豎拄杖曰。還見麼。直得萬象光輝。乾坤獨露。縱橫殺活。總不由人。把住放行。全歸自己。如或不然。山僧不免重重指點去也。還委悉麼。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擲拄杖下座。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麼說話。大似在孤峰頂上。等箇人來。大眾且道。他要等箇甚麼人。以拄杖擊香几曰。還委悉麼。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住雪竇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

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
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刹刹爾。突出
無位眞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
錐到來。箇箇退身有分。正當恁麽時如何。水歸大海
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上堂。瀟蕩春風二月天。
山花似錦碧巖前。深深古寺今來到。端的無如鼻祖
禪。前是山門佛殿。後是臥室法堂。當陽坐斷一句且
置。驀豎杖云。這箇喚作什麽。擊禪牀云。但見皇風成
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僧問一念無思時如何。師
云。死水裏作麽。僧喝。師云。喝那箇。僧云明月無私。師

打云。猶在死水。　僧問如何是安居樂業一句。師云
今日天寒。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來日向汝道。
順治辛丑。師返南廣。曰。我老矣。當不忘本也。迨癸卯
正月示寂。仍迎龕建塔雪竇。天童悟嗣

嘉興古南牧雲通門禪師。蘇州常熟張氏子。二十歲投
破山洞聞乘和尚出家。原名契門。力事參究。便有省
入。後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以偈呈方丈。悟略閱兩
行。問。卽今事作麽生。師擬議。悟以番菩提數珠便打。
師禮拜。悟又向背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
箭射。異日悟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驗眾。師呈
三頌。悟看至末首曰。不親切。師曰。前二首聻。悟曰。此
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師便問如何是親切處。悟便
掌。師卽豎一指曰。某甲也。悟曰。你未知落處在。師隱
隱疑。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
時誰覺骨清涼。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涼。師於
言下有省。又作活眼泉偈。賽中思索。偶然停筆。右手
將左臂一觸。忽然觸發。直下湛然。前所疑一掌落處。
不言而喻。一時呈行由曰。詣實供通。悟曰。者些都不
是實消息。你再供通實消息看。師進前展兩手。悟曰。
不是不是。師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悟曰。瞞卽瞞

不得。且惑亂你一上。後乃付囑。住古南因華嚴會上
堂。華嚴法界。理事無礙。懺罪消災。一彩兩賽。驀拈拄
杖曰。大眾。杜順和尚來也。在拄杖頭上口喃喃道。懷
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諸
人還見麽。若也見。未免頭上安頭。若不見。日日堂堂
無蓋覆。本來同是遮那身。　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
非他物。復擧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
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麽。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
敲來響殺人。　上堂。靈樞密運。四序推移。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看看冬到來。卽便春風至。長連牀上學得

底是第二機。若是第一機。天下老和尚未曾提著。山僧又如何折合。舉拂子云。看看五彩畫頭。黃金點額。復擊一下云。好好一隻春牛。被山僧一鞭粉碎了也。聞一知十。從他徧界分身。認影迷頭。一任眼睹瞎地。

上堂。向虛空中畫靑畫黃。本無甚事。對無位眞人說生說死。笑殺傍觀。卓拄杖下座。　夜參次。一僧禮拜起拍手。師云。作甚麽。僧云。搽去地上塵。師遂對衆拍手云。我手中無塵。且道搽箇甚麽。衆無對。師云。者一隊漢。如生盲人相似。到此間來。只管相我口皮動。殊不知我與者僧已作一場佛事了也。時有僧出擬

問。師云。山僧手癢。試與一抓。僧便抓。師云。是甚麽。衆擬議。師便打。　夜參次。師問一童子。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童俛首。師云。汝諸人反不如者童子。遂歸方丈。

師一晚入堂云。還有撞著壁底麽。衆無對。　住天童未幾。退隱京口之鶴林。久不陞座。檀護哀請說法。乃爲說偈云。山僧一向說禪。而今口似木橛。爲問以何因緣。年往精神銷歇。齒落髮白血枯。豈可不知時節。因而謝事天童。來到鶴林守拙。日用無別修行。一句阿彌陀佛。上堂說法領衆。讓與諸方賢哲。宗門日見滔滔。變態不堪言說。若是眞正高流。目擊自當改轍。先佛河沙法門。進修無甚優劣。廬山蓮社淸風。緇素不妨同結。今日檀護臨筵。大家飽餐禪悅。若論大事因緣。不怕甕中走鼈。夜來衲被蒙頭。一任梅梢掛月。此後絕不執拂上堂。往來無定。即問道者。罕能一見矣。示誡法嗣條約十章。其首章以饑荒薦臻。人情蕭索。稱和尚者。盈衢塞路。苟求糊口。人人皆生厭所施何來。此亦甚不知時節者。凡我會下人。寧去徒衆。猥鎗過日。如其違背。非我弟子等語。切中時病。

康熙辛亥。預定逝期於十一月望日。付最後弟子天樹植公。囑以大事。怡然坐脫於吳門之觀瀆恤廬。中弟子董奉全身塔於京口黃鶴山。未幾而塔示斜側。門人啟壙荼毘。獲五色舍利無算。有七會語錄嬾

齋別集行世。

天童悟嗣

蘇州逊村報恩浮石通賢禪師。嘉興平湖趙氏子。年十九。父母欲爲娶室。將親迎。師乃潛芟染於普陀。返雲棲圓戒。看父母未生前話。初參雲門澄於東塔。尋上鷹窠頂。參七女娑尸陀因緣有省。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到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往謁金粟悟和尚。問如何是即此用。悟打一拂子。問如何是離此用。悟亦打一拂子。師云。恁麽則儱侗不少。悟云。難道有兩箇。師禮拜出。　一日悟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麽生會。師不能答。連

呈數偈悟俱曰未在一日入室曰某甲會也悟曰如
何是你會處師曰鷂子過新羅悟曰未在師呈偈曰
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
悟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尚自不是禮拜而出遯村報恩寺迎
師開法寺額頂有古佛重光之識且石佛浮海亦符師號乃酉意卓錫焉　上堂烏飛兔
走急如梭明暗何曾昧得他箇裏本來無可說謂言
無說已成多豎拂云大眾且道是有說是無說下座
上堂心無自性假境而彰舉拂子云喚作拂子則
觸物無自體因心而現不喚作拂子則背心境俱泯
性體亦忘畢竟喚作甚麼若不會更通一線良久云

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宮裏撒珍珠　上堂假使頂
戴經塵劫身為牀座偏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
無能報恩者擲下拂曰新報恩今日傳法了也大眾
一時擔荷　天童上堂本是沒量人一切難描摹從
出母胎來將錯而認錯合掌云大眾會麼我不敢輕
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僧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
得梅花撲鼻香師曰猶為貪餌客未是絕求人曰如
何是絕求的人師曰衲被蒙頭睡正濃此時山僧多
不會　問如何是密移一步看飛龍師曰過得荆棘
林方名是好手　問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

更有眾生自代曰平地上死人多少　師居常以馬
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公案勘學人復垂語云報恩
水鄉非舟莫至還有不假舟楫而到者麼脫有當者
卒無可否人莫涯其旨趣　康熙丁未七月十九日
示微疾力拒醫藥默然危坐至廿四日中夜門人請
偈師曰吾無一字可說乃怡然而寂塔全身於徑山
之臥石天童悟嗣
台州通玄林野通奇禪師蜀之合州蔡氏子依黔之蓮
峰出家未幾出蜀寓當湖掩關偶檢天童悟和尚參
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疑情猛發偶因失

足墮樓口占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曾爾
揚雙眉大似眼無力即破關參悟於蘇之清涼便問
學人絕跡而來特為親近和尚悟曰莫妄想師曰未
審還有堂頭也無悟曰看腳下師曰不因漁父引爭
得見波濤悟曰莫錯會好　一日茶話舉洞山與泰
首座喫菓子因緣命眾下語師曰食到口邊被伊奪
卻悟即首肯後隨悟住育王悟上堂舉世尊初生下
地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椀
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結制日師
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

悟麽悟曰你還夢見麽師曰悟尙不悟夢箇甚麽悟
打曰你卽今是迷是悟師曰學人不在迷悟裏悟曰
且道打你在甚麽處師便禮拜悟爲首肯　通玄上
堂鼓已擊座已登爭柰無禪可說無理可伸幸喜時
逢結夏綠樹垂陰水流碧澗鳥囀幽林歷歷無回互
分明沒兩人所以昔日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
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先師亦道通玄峰頂別是人
間只緣不薦錯認靑山此二老宿與麽吐露山僧與
麽舉揚大似熟處難忘汝等諸人還薦麽若然薦得
方知不費纖毫力便登解脫場脫或未然山僧不免

再爲顯示玉竹高高揮驟雨楊柳紛紛舞翠煙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歷祖出興各有施陳拈拄杖
曰怎如山僧拄杖敲几曰信手擊開不二門復舉召
衆曰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門在甚麽處若向者
裏辨得出不妨緊梢草鞋如辨不出莫道通玄山勢
險前頭尤有最高峰　上堂第一義諦迥絕安排纔
擬分疏便成窒礙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
不寐諸寐自除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麽道向文彩
未彰以前直截擔荷卻較些子苟若涉於塵思未免
困於途轍祇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麽生道一氣不言

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偶
一日冷地裏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性命攝在
一微塵裏並無一人得知所謂藏山於海藏舟於壑
夜半有力者負去寐者不覺耳今日山僧普告大衆
還信得及麽如信得及見得徹便好休去歇去如信
不及見不徹不妨朝參夕參一朝參到無參處遂顧
左右云始知無處不家山　師示微疾遂掩死關入
室弟子俱不易見臨終別衆衆請偈師瞑目曰要去
便去害甚熱大旁有赤冶禪人求更名師撥筆書行
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塔全身於

寺西山翁忞爲之銘塔　師於示寂前囑上首二隱
謐白閑覺集諸法嗣逐一勘驗然後許令開法故通
玄門下得人爲盛云天童悟嗣共十二人
京口夾山林皋本豫禪師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
脫白於姑蘇之堯峰誦金剛經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句有省初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鳥兒
師曰鶴有九皋難翀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來曰運斤
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豎拂揚眉又得甚麽
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巖下
虎特地暗驚人次參密雲悟和尙其日已晚便問夜

宿投人時如何。悟云。者裏歇不得。師云。豈無方便。悟
拈拄杖。師接住一送。云。看破也。便出。後參碧山修和
尚。修問。那裏來。師云。武林。修云。怎知我者裏。師云。臭
名難瞞。修云。汙汝耳。師便喝。修云。喝後如何。師云。猶
是不知。修云。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麽。師擬掌。修云。猶
弄虛在。師禮拜。一日修云。今時學人。不肯著實用心。
所以法門寥落。師云。雖然如是。大約過在知識。如黄
龍南公。不得慈明和尚痛折。云何得知道出常情。修
云。豈口傳耳授之所得耶。師吐舌。又一日入室。修云。
我疑你不會鄺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云。不但和

尚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修曰。盡大地人疑你則
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麽則某甲罪過。修曰。只如
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
一棒也饒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
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箇消
息。修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賓主相逢縱奪家。喝下
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修
然之。　師開法中山石湫。乃過報恩謝法。修將如意
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指磨。不得有
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箇是堂上老人。爲豫上座作

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麽。良久擊板頭
一下。便出。　上堂。諸佛心印。祖祖相傳。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大衆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便可作一無事
道人。水邊林下。渴飲澗泉。飢餐松柏。逍遥放曠。任運
騰騰。逆順卷舒。縱橫自在。待因緣時至。坐曲彔牀。提
持向上宗乘。乃喝一喝云。還會向上宗乘麽。若也會
得。堪紹吾宗。其或未然。不見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
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
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復喝一喝云。且道
是金剛王寶劍耶。踞地獅子耶。探竿影草耶。一喝不

作一喝用耶。這裏明得。卽會得雲門大師函蓋乾坤
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
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且道這
是函蓋乾坤耶。截斷衆流耶。隨波逐浪耶。洞達此三
句。便明得洞上宗旨。五位君臣。正偏回互。昔日洞山
問曹山云。汝向甚麽處去。曹云。向不變異處去。洞云。
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恁麽酬答。且
道者是偏中正耶。正中偏耶。正中來偏中正。兼中到
耶。夜半烏鷄停雪上。天明石女鏡中分。透得麽。若透
得這箇。便知得溈仰父子。大用大機。不見仰山問溈

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溈山便下座歸方丈仰山隨後入溈山問子適來問甚麼話仰山再舉前語溈曰還記得我答汝否仰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仰便珍重出去溈曰錯仰回首云閑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好你看他投機暗合子孝父慈識得麼若識得這箇便識得法眼大師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不見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國師在旁聞之忽然大悟後住通玄峰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聞云只此一偈可起吾宗故悟心之士在於明眼人前一點也掩渠

不得所以從上五宗機緣聯綴料揀正邪總不出一心之用亦不別當處之旨若定當得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把手同行安邦定國坐斷春風唱無爲大化啟妙用眞機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無向無背無回無互輝古騰今光天徹地森羅萬象法法全該大地山河頭頭俱現不在思量豈煩卜度廓徹靈明直超情謂會卽便會設或未然山僧拄杖子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以拄杖卓一下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下座 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提斷百帀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卻突出孤危方致峻

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卽用要舍卽舍要行卽行要藏卽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應天眞頓致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 上堂般若無知假黃鳥而有聲法身無相應翠竹以彰形爾時金焦二山忍俊不禁將海門一口吸盡直致水泄不通山僧拄杖子款款向道儘你神力嗔怒還知法身無爲不墮諸數麼由是金焦二山只得懡㦬而退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驀拈拄杖曰你看山僧拄杖子得恁麼奇特千峰頂上挑

明月萬壑溪頭探水瀾復卓拄杖下座 示眾十五日以前汝諸人放出山水十五日以後汝諸人坐斷柴頭正當十五日山僧看破汝諸人一著要出出不得要入入不得出不得入不得火裏眉毛烏歷歷自家鼻孔急須參碧眼胡僧恆面壁 師一日開山次握枯藤於手謂僧云此是曹家女僧云卻少箇謝家郎在師云但得有女何愁沒郎僧云也要完全始得師度藤與僧僧擬接師卽擲下云卻不相當 僧問三更月落後古殿燈殘有一箇沒面目人來如何相見師云笑殺人笑殺人進云和尚笑箇什麼師咄云

你問頭也不識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倒卓半虛空進云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猢猻吞大象　僧問如何是虛空師曰你亦在裏許僧曰某甲不見虛空師云者瞎漢好與三十棒　師歷主武林寶巖姑蘇堯峰京口竹林雖日雜傭作不間操七箸不倚重外護舉足爲匡徒者法　順治丙戌冬預計逝日說偈辭眾瘞全身於山門之右天童忞禪師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并語錄行世天隱修嗣

杭州南澗理安箬庵通問禪師吳江俞氏子參磬山修和尚得法其自述云父美長先生晚憂無子建鷲峰

寺無遮大會百日應禱而生幼失恃病甚飲酒不自好年十六始自驚曰柰何使身心無措足之地哉奮志讀書一日偶過山寺見楞嚴經云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有疑特走謁磬山本師教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一日本師與客立澗邊提金剛經山僧多口本師驀劄云如何是其心當時不覺自失二十四歲姻事苦逼竟宵遁至武林脫白嘗夜跪佛燈下單提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不契決計參方聞金粟悟和尚在北禪腰包趕入吳中得蒙痛棒垂示復上磬山又遇山茨際兄同在山中五更聞得一陣風聲疑情頓釋目前淨躶躶地了無一法當情直是通身慶快作偈云千玄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呈似本師師云玄妙卽不問如何隔底句擬對被棒這裏卻又去不得本師見我疑滯示一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源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看頌亦自了了卻是臨機不得活脫自由一日頌百丈併卻咽喉唇吻云併卻咽喉唇吻三人口闊一尺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鐵笛呈似本師師云露柱還有口麼山僧云熾然說師

云道得一半進云和尚又如何師云此問復何來當時被這一撥直下如團熱鐵火相似次日呈似本師師云不得燒卻眉毛山僧便喝師云燒卻了也山僧轉身云看這老漢一場敗闕方纔不受人瞞　上堂望刹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喞嚁漢電影裏穿針弓弦上走馬也須是箇衲僧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劄不回底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云漫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我者裏禪無你諸人歇足處無你諸人依傍處無你諸人計較摶量處直下團熱鐵

火燄相似你纔擬歇足燒起脚跟了也纔擬依傍燎
卻眉毛了也纔擬計較摶量自己早打失眼睛鼻孔
了也你若一總不恁麽又有什麽氣息湊泊也湊泊
他不得躱避也躱避他不得除是你猛烈提取始得
道箇猛烈提取已是蹉過多時也到這裏你諸人作
麽生顧左右云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擲杖歸方丈
據室天台來也從者裏過南嶽來也從者裏過四大
部洲盈衢塞路無不從者裏驗行放開也由我捏聚
也由我卓拄杖云今日不可戲論　雪嶠信和尚至
問你是那邊爲甚麽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

成龍信曰不會興雲作舞在師曰今日放大師過茶
次信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
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莫瞞人
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底東西師
曰卻搔著大師痒處信呵呵大笑大眾作禮次信左
右顧視眾佇立師曰都是老實頭信曰獅子窟中無
異獸爲甚麽卻是老實頭師曰大師面前誰敢出手
　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
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以前答了也曰阿
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

我共知作麽生與先師了卻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
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莫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
拍板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
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箇甚麽師曰草賊大敗問拈
椎竪拂卽且置斬新條句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
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談玄說妙先哲
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的
爲人處師曰我不敎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心師曰
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順治乙未夏磬山解制後師
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爲遺念乃杖

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晤琇禪師備托法門細大
預定遊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
期坐逝弘覺忞爲之銘塔天隱修嗣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蓉城楊氏子童子時一長者
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回反觀念起眾童子各言起念
畢師良久云某甲反觀無念可得　參天隱修和尚
於磬山命充侍司隨堂坐香一夕未開靜卽進方丈
修見云今日香完何早師云自是我不去坐也修云
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卽今亦無不坐修驀拈案上
石屋錄問云者箇是甚麽師云卻請和尚道修云你

不道教老僧道師云情知和尙不敢道修云石屋鎅
我爲甚不敢道師云隨他去也修云臟誣老僧師者
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修單側
竟忘入寮至五鼓修呼云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
當初有箇龐居士初見人時也似你一般孤孤迥迥
開口便問人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
蹋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與汝道師
云某有一頌修云汝頌云何師呈頌云不侶萬法的
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
不相違修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

江水師於言下大悟迺拂袖而出自後凡有徵詰皆
當機不讓修深肯之　師掩關蓉城江干修遷武康
報恩連書促師云老僧在報恩精神日不如前當知
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卽來有最要語分付師得書破
關詣修不作禮近前乂手云狂兒國土爻不容過者
箇峰頭還是老漢住處麽修云你且站下脚與你道
師驀掀倒香案而出修高聲云將拄杖來師遙應云
劍去久矣次日修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喝住云待我
問了話白椎便問云昔日大唐國裏無禪師而今國
裏還有麽修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師便喝修亦喝

師復喝一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上
頭關便出修喝一喝師亦喝遙聞維那重白椎師迺
高聲云歎死氣　住報恩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
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舉揚今日旣遇
奇特人有奇特緣眞是驚羣處且道驚羣句作麽生
舉驀召大眾曰吳中石佛大　示眾舉道吾每執木
劍因緣云吹虛逐塊韓盧齩著半醒半醉漢子終不
免大家草裏輥道吾若於者僧纔欲取劍便一脚蹋
翻儻其知非不惟令彼頓易皮毛自亦頭正尾正那
堪不示本分草料木劍竟成戲具　示眾透脫末後

牢關雲庵正罵洞達歷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
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澀後嶺風
高鳥泊難　示眾舉殃崛摩羅產難因緣云且道世
尊者兩語是箇什麽道理得恁麽靈驗救得人家產
難驀喝一喝云莫做夢山僧爲汝諸人說箇譬喻恰
似人來買生薑世尊迺與他一大把人參其時將去
竟作生薑受用帶累人亂齩嚼吞了吐不得吐了吞
不得如今者裏有不亂齩嚼的出來山僧與汝三十
拄杖何故世尊當年折本山僧今日與他上利　示
眾舉唐州大乘遵禪師上堂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

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師云其時無量大眾
一時成道。僧問九峰看首座話師云富嫌千口少
貧恨一身多。僧叩門呈頌師云你門也入不得如
何呈頌進云早已呈頌了也師不開門僧久立[忄亭]懼
而退。僧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莫亂話進云求和
尙開示師云莫妄想。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云洪武門前紅檔中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
踢破鴻門樊噲怒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推
倒須彌山捏殺恆沙佛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云一華一國土一葉一釋迦進云四句已蒙師指示

末後一句事如何師便喝。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
與拄杖子師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兒童摸壁行
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卻拄杖子師云多少人飯
籮邊餓死。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世
尊拈花迦葉微笑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卻拄杖
子師云百萬人天悉皆罔措。師問僧正睡著無夢
無想無見無聞時主人公在甚處僧喝師作驚勢云
嚇壞我。師問行堂云飯桶裏多少逹磨眼睛堂罔
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
亦罔措師指旁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便

歸方丈。師問僧樹彫葉落時如何進云不隔一絲
毫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僧喝師便打。師放生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獵人捕我林中鹿賴有檀
那贖得歸。居士問明知日用不離者箇爲甚麼道
不得師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元昭居士迹前生
是芙蓉悅山長老并迹山之行緣師云賈島有詩贈
你士云其詩云何師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
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雪山
成道頌云家在深山別覓山眼開何處著慚顏殷勤
爲惜王孫醉月滿荷衣霜滿鬢。婆子燒庵頌云谿

頭逐日飯王孫臨岐咄咄好生驚白眼阿婆能將將
夾路桃花風雨聲。順治庚子師奉
詔入都說法
內廷有客問一冊。
世祖章皇帝勅大學士金之俊評註刊行機緣另見奏對集未幾
回山再詔入都路次槩辭參叩過高郵孫孝則居士
奉母姚宜人求見師特泊舟禮拜次師問姚云平日
做甚工夫姚曰誦持師曰正誦持時念頭淨盡無餘
否曰不能師曰爲何不能曰心中有兒孫事師曰兒
孫要世世相見好姚遽禮拜師謂士曰這裏還有做

者事的麼。士又問師入京幾時回。師曰。兩三月。士曰。何速。師曰。止許一箇道場。士曰。恐和尙作不得主。師曰。作得主。師到京聞森首座爲上淨髮。卽命衆集薪燒森。上聞遽許蓄髮乃止。師奉上命結制畢卽辭還山。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　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尙塔。在宜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往葺治。乃命豐首座督修。士人搆禍燬寺。豐羅囘祿。師聞盡屛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送隱東海。先是師初住報恩嘗作潛子傳以自識其畧曰。潛子不知何如人。自得法磬山人。不知而不慍。其志潛。值世危亂。其時潛布袋和尙。贈以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睹人少。問路白雲頭。其行潛。遂稱潛子。士乃拈師自傳系以偈曰

至清江浦慈雲庵。示微疾。室中不留一物。撤去牀褥。止留一竹椅危坐。惟飲冷水。日與南谷說梵網經。每至夜半。輒笑曰。也大奇。我被孫居士算定了也。至第七日。索筆作霞表子第一書云。本是無生。今亦無死。此是正說。餘爲魔說。擲筆而逝。時康熙乙卯七月初十日也。先是師過江都。以後事囑黃于升居士。士以問疾至。值師已寂。急爲治龕。送天目建塔。天隱修嗣

南嶽綠蘿山茨通際禪師。邗之通州李氏子。兒時父遇相師云。爾子骨格太淸。年未必永。乃捨之出家。初侍東隱若昧法師。聽講有會。禮辭參方。謁金粟悟和尙。

一見便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云。今日起動和尙。

上磬山參修和尙。問昔日聞風。今朝覿面。覿面一句。請師分付。修云。你試道看。師便禮拜。修云。也當不得。師轉身便出。　一日修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云。若有得。卽鈍置馬祖也。修云。他道三日耳聾。聻。師云。某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修乃休去。

一日修問古人道有句無句。子如何會。師云。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修云。如藤倚樹。聻。師云。吾常於此切。修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低頭出方丈。　一

日修舉四藏鋒句問云。如何是就裏藏鋒。師云。梁皇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師云。今朝雨落階前濕。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云。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修云此四轉語。可紹先覺。雖然。也是搕七搭八。　黃端伯司理。請住東明祖庭。師云。聞居士開先有省。推倒廬山是否。士云。還見廬山麼。師云。待你扶起。士云。乍喚東明。師云。作家作家。士休去。少頃。士問大師一向在甚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卽今在甚麼處住。士云。出此門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

卻是居士出此門不得。　上堂。舉翠巖眞點胸。常罵
雲居舜老夫。說無字禪。舜因而有頌曰。雲居不會禪
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師云。山僧亦
有一頌。東明不會禪。窮山住有年。朝來炊白粥。柴生
滿竈煙。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住綠蘿上堂。山僧
這裏也不論玄。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
你們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老子面前。喫
鐵棒的公招。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
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　住南源示衆。諸方有玄
妙禪。有性理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

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皷嚼。山僧此間
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
鈍鐵鋤頭。逐日要諸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
於己。手忘於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
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
眼睛。大衆。卽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云。當陽
拈出大家看。　僧問大死的人。卻活時如何。師云喚
來與山僧洗脚。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速禮三拜。
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分明記取。　僧問。古人云
三千里外逢人不審。逢甚麽人。師云。不是別人。　崇

禎戊寅。師登南岳愛祝融之勝。止擲鉢峰下。結茅而
居。蓋虎穴也。了不為意。桂林王聞而異之。親至問道。
遣內臣侍候。不絕於路。願迎入宮。堅卻之。不得。輒密
跡去。王不懌。而焚其庵。祝庵前石楷樹曰。南來僧果
有道耶。樹卽冬實。未幾開花。且結實。王乃益加敬信
訪師卓錫處。折節步行三百里。就見之。復為建庵供
養。　甲申春。流賊蹂躪三楚。山中日食不繼。採薇救
飢。悞食野芹。同食二人。皆覓療解。師曰。何必爾。遂逝

天隱
修嗣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烏程嚴氏子。年十七。投道場

山脫白。修和尚示狗子話。力參久之。一旦聞畫眉聲
大悟。遂得法。繼席磬山。上堂。門對千峰碧。溪沿一逕
幽。更求玄妙旨。撥火覓浮漚。遂下座。　師性恬退。以
應對繁。未幾辭去。深隱於蘇之陽山。僧問。如何是和
尚悟處。師曰。瞞人不得。又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殿角鵓鳩啼。　僧問雪峰陞座。輥出木毬。玄沙捉
來。安在舊處因緣。師云。陽山不妨再輥。便入方丈。
拈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公案。師云。趙州
這箇無字。十人五雙疑著。可憐自家性命。且無知猶
向狗邊討非是。　頌三玄三要云。第一玄。泥牛踏潑

水中天干星萬宿一時亂明眼何能別正偏第二玄暘燄橫谿白似泉笑看緣木求魚者不顧忙忙去下筌第三玄坐看虛空駕鐵船南北東西津莫問送風還把藕絲牽第一要夜半月輪照石女面私情不比尋常貌第二要龍吟并虎嘯驚起夢中兒頻把親娘叫第三要一曲無生調不是箇知音那識其中妙總頌云三玄三要祖師關無限禪人到此難畢竟問余玄要旨清溪流出水潺潺　師山居深僻問道者罕得一見自澤侍者領去衣拂並不再記一人海內高之天隱修嗣已上五人

福建建寧雲峰衡石鈞禪師錢塘潘氏子偏歷諸方每有夙契終不自諾復謁佛日方深得洞上微指方與鶯湖用友善用晚年多疾以不得其嗣爲己憂方效道吾與夾山故事遂指師參用於普明洞徹圓常一日用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見空花用曰臨濟有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用便打師又喝用又打師禮拜用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　上堂雲生寶樹風敲翠竹勘破鷄鳴徧地塗毒這是無趣老人的落處即今還有知落處的麼有即出來通箇消息　順治丙戌四月初六日示寂鶯湖用嗣

續指月錄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曹洞宗

北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淸涼，唐縣人，族姓楊。年十歲，矢願出家，投金臺廣德大慈老宿披剃。自念生死事大，受具參方。初遊講席，博探性相宗旨，於暹禮二法師座下，爲唱導之師。一日偶聽古道法主講楞嚴經，至七處徵心處，頓悟緣生不實，法海深遠，乃心自愧赧，腰包直上少林，參幻休潤和尚於立雪庭。禮拜次，潤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曰：恁麼則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潤可之，即命典維那。余集生云：二大老驀地相逢，如馬伏波陳師反正，俱妙似孫武子用兵，進退合宜，如龍插翼，似虎帶角，直是攖他不得，近他不得。然雖如此，回互處各見機宜，畢竟茫無涯畔。若據明眼人看來，各與拄杖三十。何故？蹔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掌中扇。一日師至五乳峰前，隨喜初祖達摩大師九年面壁處，忽然契悟從上大法，亟詣潤方丈，呈偈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潤即爲印證，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衆生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十餘年矣，今將從上佛祖心印源流付囑於汝，汝當上

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燈燈相繼，毋令喪失。然雖如是，尚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師禮拜受囑。潤復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風頭露。師掩關五臺，晝則一食，夜則孤坐，久之，自念差別智不可不明，乃肆遊諸方，一切苦行，人所頹壓者，師皆身親歷，後至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忽盲。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將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日，雙目復明。南遊普陀，歸由越之止風塗，衆請說法。湛然澄公來參，師問：止風塗向靑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復舉洞上宗旨，逐一問澄，澄乃說偈呈似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師閱曰：語句縣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師應請住禾之東塔，豫之雲居匡廬，後欲投老臺山，越中緇白力挽，師歸寶林道場。汰如河法師續高僧傳稱師爲淸涼國師後身示寂後，法嗣湛

然澄公迎龕塔於顯聖南山之麓(幻休潤嗣)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豫章新建胡氏子投上藍寺薙染年十五遇知休老宿指示禪要遂從休遊憩南嶽淨瓶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藤穿過始得指參遜庵昂昂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可以一知半解入渠胸臆第令南詢自參自悟休指張拙頌勘其履踐師曰眞如尙不可爲何頌之有休指往少室參幻休潤禪師潤上堂師問如何是洞上宗風潤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和尙還別有否潤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

悟卽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巖石人撫掌木女舒顏潤頷之乃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妙絕玄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　萬歷庚寅嵩山四衆請住少室祖庭周藩國主迎師說法主大開悟汝寧王聞之亦迎師至世子病足倚杖而視師乃引之周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卽瘳　僧問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豎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條在不假重重爲指陳　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一老宿又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師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逝寂塔於少室祖塋(幻休潤嗣)
內丘智空了睿禪師本邑張氏子弱冠出家禮羅漢覺公祝髮初事蓬山天然禪師次歷燕都徧訪禪伯靡不升堂入室深造其閫奧復聞鄴下古風和尙開法於眞定舍利摳衣座下決擇六載已而又值豫章大千潤和尙主少林結同志五人往謁潤一見以大器期之許入室凡室中徵詰皆迎刃而解服勤五載方領衣法頂像歸里京城衲子恭就廣慈蘭若請師開法　僧問懷才抱德來時和尙如何相見師曰看君

好似南陽隱不待茅廬三請來僧曰知音有幾人師曰還記得梁甫吟也無僧無語師曰蝦蟆打鼓蚓吹簫　師名振長安列刹相望禮聘開法日無虛席後因見達觀憨山二大師皆爲弘法罹難謂衆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直下抽身南還就內丘結草庵二十年足不踰戶　天啟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端坐而化壽八十五門人智融等塔於本寺之後(幻休潤嗣)
上黨宗教鰲谷妙銀禪師邯鄲苗氏子生有異相宛如梵僧父母知其非世俗中人送本邑杜家庵剃度一日看天童頌臨濟三聖不得滅卻正法眼藏機緣有

云心心相印祖祖傳燈想佛祖授受之道必肘後另有玄符豈直熟讀禮誦衣鉢束身能荷佛祖之事乎遂出參方謁大千潤和尚得法開堂上黨道聞帝闕說法內廷辭歸鄴下後遇流賊犯上黨眾請入城避之師曰有何不了乃避之耶是夜無疾笑談而逝門人奉全身塔於宗教院之東北隅 幻休潤嗣

象城淨業無疑眞信禪師別號西巖逢山皇親劉氏子禮城之中陽現公出家受具常書華嚴經一夕書入法界品至中夜無燈金光滿室緇素無不驚異現公以若作聖解即受羣邪語示之勉其往參大千潤和

尚潤教看父母未生前話力參數載始得有省呈似潤潤急索曰速道師曰貍奴今日翻觔斗報道娘生鼻孔眞潤乃付囑 幻休潤嗣

南宮令于鍾英居士字見明河南鄴下人生而胎素長舉孝廉屢上公車不第謂同胞曰人生各有夙懷願隨所慕今既不能遂志龍門想選佛場中心空及第亦不可獨讓龐公既就都門探賾禪講撥草瞻風深得智空禪師切磋深入少林閫閾 聞大千潤和尚奉命入都駐錫大悲禪寺士往咨決門下凡三載一日請益如何是自己清淨法身潤曰四肢百骸九竅六臟備眩而存焉又不許向這裏會取限三日道得契即為授記一夜至五更忽聞禪堂開靜鐘響豁然省契遂擊方丈告報曰我會也潤乃把住曰速道速道士呈偈曰迯禪來扣少林風末後鐘鳴一竅通我做維那師便問幾椎打破太虛空潤囑之曰竿頭進步現宰官身修菩薩行無不可者 後士第進士初知南宮旋棄去就鄴郡南北創廣濟寶蓮禪院二處開堂說法嘗有偈曰金榜慚將名姓傳濫竽三縣小烹鮮而今抛向雲霄外蓮社虎溪度歲年又曰久歷叢林每自憐為調心性不知年寂光法爾周沙界廓

落無依笑普賢 幻休潤嗣 已上六人

建昌黃龍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誕時難產祖父誦金剛般若經而娩因名經初生顯異長貌蒼古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麽塾師異之長依廩山忠和尚出家常疑金剛四句偈必有指據偶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遂辭廩山隱峨峰嘗登絕頂顧盼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峰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 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日夜提撕至

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南庵依頌云：廣州城外一片石，多少刺史移不入。老僧舉起示諸方，孟嘗夜渡秦關黑。神莫測，鬼莫測，三百年來大好山，巍巍占斷大唐國。巨音選頌云：處處春風草離離，不堪悲處更堪悲。巨靈劈破華山路，虎勢龍威在此時。 遂往廩山呈偈。忠和尚卽爲印可。始許薙髮受具。自此服勤左右。日夕溫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出住寶方。時師年五十一矣。師住山日，有僧問：師住山前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徧參蓮池宏、達觀可、憨山清諸大老，語各投契，名布叢林。 師至少室禮祖塔。會無言宗主。言見師舉揚奇特。乃與

河南當道熊公尙父請師就寺說法。 峨峰入院日上堂。大衆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的。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大衆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麼。函蓋乾坤。隨波逐浪麼。截斷衆流。擡薦商量麼。大用現前。探竿影草麼。當陽撒出金剛寶劍麼。據實而論。窮劫不盡。且要具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卽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者之邪正。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轍。然此道離微昧

之久矣。衆中有大智者。當拌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爲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拌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人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伶俐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此。不得春風華不開。且謾道及至華開又吹落。 上堂。臘月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下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若恁麼。則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坊不免連貍奴白牯一齊趕出三門下。何也。

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首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卽得。某甲則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座曰。問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問弦子。下座。 觀音誕日上堂。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話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只知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情無情。從何而起。道得。卽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饒舌。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 上堂。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

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機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死
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峰
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趕金
毛歸野窟直追鐵嶺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人間
之孽層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
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
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且道出格限量
外一句作麼生道咦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撥聖
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
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

惟九有霑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力睜
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眾生亂描摸　上堂青山青
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
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眞正龍象子有時提
得起放不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將
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會麼水
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也鳥安詳　僧參師問趙州
道臺山婆我爲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麼處僧
曰和尚今日敗缺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不柰何好
教你知若實會舉似來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云者

掠虛漢（竺庵成拈云臺山一案拈卻多少人鼻孔換卻多少人眼睛者僧也解詐明頭及手老漢拈出箇柴頭向他面前一吹直得退身無路且道者一棒他還知落處麼）　師問僧如何
是佛僧無語師云佛也不識僧云某甲初機請和尚
慈悲指示師云野猿峰頂空哀哭僧禮去　僧問和
尚因甚不行腳師云木馬休鞭橫兩腿鐵牛不索莽
低頭白鶴啄魚頸項直斑鳩呼雨嘴頭鉤會麼僧無
對師云行腳去　僧問經年不會請師方便師云且
將不會底來曰鐵橛子師云未是不會底曰和尚也
不得拗直作曲師云老僧眼若摩尼曰某甲不會師
喝出　僧問有人不通宗教不達性理和尚還接否

師云不接曰爲甚不接師云爲伊不通達曰已通達
者卽接耶師云亦不接曰爲甚不接師云爲伊已通
達也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若得恁麼老僧接
之曰請師接師卽打曰情知和尚只會恁麼師連打
出　僧問未相見時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相
見後如何師云向道不答話僧又擬伸問師卽打云
鈍置殺人　僧問如何是壽昌境師云雲散晴空不
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天地清平海眾寧如何得
不被境風飄泊師云挂印封侯猶不樂作麼生得大
安樂師云不雜碎無繩自縛曰和尚還安樂否師云

你試看。僧喝。師即打。　洞山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如意珍藏鑑眾賢。雖然萬派皆相應。究爾無離玉座前。　偏中正。應物現形不涉定。但見千差共一宗。不分貴賤皆寧靜。　正中來。九重勑旨偏天涯。發令通行寧朕兆。玄音利樂絕纖埃。　偏中至。靈機廓運撐天地。一塵不控大慈威。唯克自心存利濟。　兼中到。妙不拘玄玄契妙。親賢避惡悉無依。入聖超凡俱不要。　師住寶坊峨峰壽昌三刹。別建庵院二十餘所。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每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

萬歷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謂眾曰。老僧自此不復砌石矣。眾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新正十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不懌。師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可笑無生法忍。將何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聊安此道場。十四日書辭道俗。十六日作舉火偈曰。無始劫來祇這箇。今日依然又這箇。復將這箇了那箇。這箇那箇同安樂。復命侍者代為發火宣偈。次晨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迺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茶毘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即於本寺方丈建塔。

麇山忠嗣　憨山德清禪師題師像曰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钁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鞏箭只要射箇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狨羽一齊限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續指月錄卷二十

續指月錄尊宿集

盧陵聶　先樂讀編輯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尊宿機錄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云。祇是箇草裏陣。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錄。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　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

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云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又云莫。　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云。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云。吽吽。　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眾。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　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　冬至日示寂。書辭眾偈曰。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恰逢冬至日。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密。偈畢而逝。

嘉興聖壽宣翁可觀禪師。出家南屏。從車溪得省。住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鉢也。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適重九。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臨安靈隱普覺湣朋禪師。因奉旨斷還九里松。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腳頭并腳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東西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爲薦福古嗣法上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青州佛覺禪師。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

一日佛日堯禪師詣師道場自撾鼓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座不辭而去。

圓通善國師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撥著一箇會佛法者師叉手進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 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 得法後住延聖示眾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祗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大陽曰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即今脚根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到人間

燕山慶壽玄悟玉禪師金世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曰者是甚麼字時圓通在座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挂礙佛佛心心佛若依心也是塵師答謝曰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佛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爲圓通善入室弟子記前後常作頌曰妄想元來本是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別人

高郵定禪師初參玄悟室中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於言下有省 僧問透網金

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潙山太初禪師字子愚溫陵人世爲儒者師倜儻有大志所爲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遊佛於尊勝以律自撿盡去豪舉之習出嶺徧參叢林有聲久之罷參歸閩會南劍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未幾眞德秀西山居士延師主大潙二十餘載日繞萬指師說法縱橫博大不讓古尊宿西山既致政每與師游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故諸儒雅重之

中觀沼禪師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常誨海雲曰汝所

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大死一場休
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後同海
雲爲元兵所劫北渡至朔方元國主署師慈雲正覺
大師之號及師將示寂有羽客楊至愼求偈師命執
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
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
曰三日後時五月二十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
而逝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懷安聶氏子屢叩名宿後得法於
雪峰佛海禪師郡帥舉住雪峰凡七載退居西菴

皇慶二年復奉旨再住賜佛智之號凡六年謝去至
泰定二年仍奉旨補前席又居七載師三住雪峰百
廢具修大爲法門盛事嘗序雪峰錄有曰老眞覺自
德山一棒桶底脫後直得鰲店月寒象峰雪霽攪醍
醐於一杓彰大用於三毬讐之轟百億雷霆於四天
之下曠數百世眞聲愈宏所有垂示流出胸襟葢天
葢地廣陵一奏么絃下里不復聲矣　元統二年示
寂塔於佛海塔傍
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十
方銷殞忽悟遂造河朔汶禪師陳所見汶可之臨終

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
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獎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修習禪定遐邇
皈仰一日於定中游獎山至玄奘禪師道場有老人
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
旣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衆曰吾
今化緣已畢卽當入滅復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
如今卻顯箇中尊巖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
春　鐵船無舵亦無篷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
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　大地山河覽無跡虛空

撞破見端的縱教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
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
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往象鼻
巖前亦當如是乃入龍奮迅三昧時雲霧四起雷雨
大作繼而化火自焚衆收靈骨塔於菴之西
鄭州普照佛光道悟禪師蘭州寇氏子偶宿灣子店聞
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曰何
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
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往
參白雲海禪師遂承印記　元泰定二十四年出主

普照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游於雒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卻向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滅。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晨朝躬自汛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問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箇甚麽。座亦豎起苕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煙。淸溪有水何曾飲。綠野不耕長自眠。箇箇腳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作麽牽。

溫州靈雲省菴思禪師。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祖父遺業。悉散眾親。徧叩諸方。後出世靈雲。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籃菜籃。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晚年退居靈雲之前山。　至正甲申。空室偕數衲往謁。時師年踰九十矣。龎眉皓髮。頎然淸聳。拽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空室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室曰。謾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吃茶。

文獻公黃溍居士。字晉卿。婺之義烏人。元天歷初。詔天下僧儒善書者。會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尊經。士亦預焉。每食必與眾僧共處。若別爲治具則不樂。甚至詬罵不食而去。嘗題懸崖墨蘭曰。蝺蝺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他自作顚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　題東坡像贊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覽他年身外身。　題山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

坱北和尚。姓蔣。不知何許人。年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邃。鬈首垢面。動靜不羈。至正初。抵松江沈氏家園。常題詩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　又曰。不偏不倚立於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　一日謂眾僧曰。吾垂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蛻。

奉化雪竇常藏主。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爲常達磨。云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百煉爐中輥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　頌海門偈曰。業風吹起浪如山。

多少漁翁著腳難拌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戶不曾關。頌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眞。又息菴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台州黃巖濠頭丁安人法諱覺眞號竺心初見絕田耕於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涌泉古愚泉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安曰特來禮拜和尚泉曰者裏容你不得安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泉便休去。往鴈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

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曰不是不是安擬進語被際喝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安問是什麼僧曰行腳僧安遽指其足曰草鞋綫斷爲甚不知僧無語安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禪師相看安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明曰且道是男是女安曰鷄銜燈盞走鼈齩釣魚竿。

慶元育王勉侍者送同事僧遊台鴈偈曰烏巢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鴈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杈俱胝豎指。

鑷工張德道者鄞之下水人一日大雪沙彌團雪作佛像眾皆述偈詠之德亦隨後占偈曰一華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圞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永福靈江浩首座依古林於饒州永福居第一座結夏秉拂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牆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

天歷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有僧得其

山居述懷三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華。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猋掠黃葉卻如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自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修涅槃堂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

杭州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也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巖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

子弟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主乘肩輿至其舍覺
而產一子翌旦登山候之果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
元幼讀書補邑庠娶妻生子年三十一旦忽自猛省
遂棄家縛茅於東峯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
和尚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閒雅應對從
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為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
身與平石翁為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
何不通箇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主欣
然揮毫作偈寄之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
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溫州壽昌絕照輝禪師嘗坐夏於淨慈東園寮壁間有
水墨大士像師朝夕禮拜懇禱甚切一日忽見淨瓶
水從壁涌出通身慶快從此智鑑日明嘗有偈曰工
夫未到方圓地幾度凭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
雪霜容易上人頭

明州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
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華千樹雪臥雲一枕
夢同時

明州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祖塔偈曰眈眈睡虎管
窺斑便把中峯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箇兒孫乞活
也應難

明州天童默中唯西堂詠蠶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繇
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拌得入為人只在一絲頭

佛隴宜興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已眾
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瑞州九峯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喫十
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柴半邊

天台雲峯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詠公於
天寧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
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卻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

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師便喝師遽禮拜溪曰見何
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即錯溪領之出參諸方尋
卓錫上雲峯影不出山者五十年 洪武二年二月
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
曰和尚正當此際如何師笑曰昔德山疾僧問還有
不病者麼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㖿阿
㖿師良久曰如此喚作病得否眾無語師曰色身無
常蚤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
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
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

而逝。

徑山傑峯英禪師。金華人。初為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有偈送之曰。凌霄峯頭第一座。摩訶衍法皆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誰敢和。 上堂。衲僧行履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又偈曰。清平世界罷干戈。無柰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拋直釣。錦鱗不遇枉哆囉。尋常持金剛般若經。一日持經畢。即泊然而逝。

徑山敬庵莊禪師。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廣慈菴出家。久之徧參知識。了徹宗源。會於越中主二剎。稍不如意。即辭去。往依全室於天界。全處以二座。未幾推主徑山。道化隆盛。 永樂十二年。奉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三載。少師姚公等交章薦師住持。堅辭不受。歸徑山示寂。塔於水嶺小池上。

淮南祐上座者。久歷叢席。儕輩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疏。居無何。語眾曰。吾去矣。或謂其戲也。迫之求頌。即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趺坐奄化。主事僧亟呼撼之。師復張目舉手謝曰。不致上累。善為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

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佛妙禪師。昆明人。出家於天華寺。洪武十六年。赴京。賜衣鉢杖錫。遊浙之徑山。宣德四年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為參尋。世緣今已畢。擲筆端坐而化。

杭州仙林雪庭禪師。杭之仁和桂氏子。毀齒喪父。患痘風。因雙目短視。數求出家。謁休休於仙林。一見契合。閱楞嚴至一毫端現寶王剎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有省。後因除夕聞鐘聲。不覺數年行履忽爾浩脫。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 師自號梅雪隱人。又曰幻寄。嘗曰。夫幻即寄之蹤。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真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吉州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之長汀張氏子。落髮受具。專修止觀。忽歎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如生死何。遂徧叩名宿。機緣有契。隱瀟峯二十餘年。太守汪公勉師出世。師復移茅深入。學侶嚮至。漸成精藍。一日辭眾曰。吾去矣。眾問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本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

身塔於本山。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少穎異。稚齡出家。聞扣名碩。俾參本來人。久而有省。作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麽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

金陵永寧古淵清禪師。聞鷄鳴有省。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乇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和尚。隨眾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有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之句。過方求證。方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喝曰。卽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方大笑曰。如是如是。

杭州雲棲蓮池袾宏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和尚祝髮。北遊參徧融。後謁笑巖於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麽開示。師怳然。辭歸。過東昌。道中

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　住雲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卻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日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己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二高臥不起。令慧日顯異惑眾。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沈痾潰散。毒血淋漓。萬派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眾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祇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麽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來堅實心。　題自像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

不兩樣三十棒。問參禪念佛。可得用融通否。師曰。若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箇甚麽。新春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卻昨日作麽生。

萬歷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師將示寂。預別衆曰。半月後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

徑山紫柏達觀眞可禪師。吳江灘缺沈氏子。年十七。剃

髮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遂遊江南。居無定所。後住燕山。有居士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士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士遂問。師忽擊案曰。聞麽。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麽。又曰。汝是有心聞。無心聞。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麽。復說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萬歷癸卯秋。忌師者以他事陷師。羅難。先是神宗皇帝手書金剛般若偈。汗下漬紙。疑當更易。亟遣近侍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師被逮日。上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曰。著審而已。拷訊時。神色自如。備嘗苦楚。抵死以傳燈未續。則我出世慧命一大負。餘無他言。始終不屈。至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法司定案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緣來別有因。耶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樹花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侍者痛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

仍作此去就耶。時有吳生者。侍問大法。復爲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語畢。端坐而逝。御史曹學程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張目笑而別。獄中香雲不散。侍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浮葬於慈恩寺外。後迎龕建塔徑山。著有紫柏集行世。

瑞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年十六。患痘垂絕。叔兄議許出家。乃甦。祝髮藹山。有老僧謂之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聞悚然。即事參訪。聞僧舉僧問大休。如何是西

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徧參江浙名宿、謁廬山大安禪師。安問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猛然開悟。偶見麪一盆在當路。掇起送入櫃中。見有果籠。將手推開。不覺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流。笑曰。徧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將前疑滯。一齊打破。　萬歷辛巳往龍湖同李卓吾居士至駟馬山。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依文講訖。士曰。無念你說看。師將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這箇聾師忽猛省。乃知十地菩薩。夢見衆生身墮大河。欲救度故。

起勇猛心。發大精進。人法兩空。始得入門。全無干涉。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　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　問古人迸除卻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卻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卻口。　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　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尚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

夔州白馬儀峰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繇。用盡機思無處求。窗前移步竈門下。白雲青峰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籌。　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嬾插堂前者炷香。無幻聞之曰。此人曾作細密工夫來。　萬

歷壬辰秋。歸達州中興白馬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　師平昔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蠹字。一面犇字。凡答話。多舉而搖之。示寂。塔於龍神山。

廣信鵝湖養庵心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譚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雒之太平落髮。南歸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住。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故里。　住靈山。晝大圓相於壁

聞。題曰。內寫莫敎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腳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懡㦬。後住鵝湖。十年不立座元。博山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鵝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道眉毛八箇綴。須知佛祖不容前。 師嘗以無門鎖置丈室以驗諸方。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 萬歷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杭州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嘉善周氏子。母夢玄武神仗劍卒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常瞑目端坐。父母送之杭州開元寺。剃度後。師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師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儀峰和尚結茅清平。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敎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上雙徑結茆白雲峰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卻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於是往雲棲。盡得蓮大師之益。 次參龍池傳和尚。適傳負暄階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傳曰。恰好不在。師即展禮。人事畢。傳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看。師即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諵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傳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傳曰。更欲如何。師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傳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瀕行。傳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

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傳曰。如何是密啟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傳。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遊五臺。還眞寂。四眾懇請開堂。師堅持不肯。遂南遊。隱建州廢寺。及自閩歸。司理黃端伯復以爲請。師曰。某孀居久矣。豈更適人耶。 師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外馳。雖洞透祖關。而挽回流俗。終不以悟自居。敎律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爲眾演說。聞者靡不心服。 崇禎丙子臘月。辭眾告寂。塔全身於孔青之陽。

海虞破山洞聞法乘禪師。別號雪柏。吳江李氏子。少從

華山剃度。單身行脚。參紫柏可尊者。可問一句中具
三玄。卽不問。一玄中具三要如何。師屈指曰。也是死
蛇當頭。可大悅。以禪虎稱之。一時名重叢林。　師住
天目中雲庵。雪嶠信參次。師坐火箱口喃喃地。信卽
跳入火箱同坐。曰口喃喃地作甚麽。師笑曰。汝從何
處來到此。天目信曰。從無陰陽地上來。師默然。信卽
跳下火箱。　林皋豫參師。適在山門相遇。師曰。那裏
來。豫展兩手。師曰。這裏天王殿倒卻。還知麽。豫曰。既
是天王殿。爲甚麽倒卻。師曰賊。　師一日謂巖天池
曰。穹窿山昨夜點頭矣。不知居士道箇甚麽。勿謂三

世諸佛口挂東壁也。如居士灑灑落落。不妨我多多
和和。　師住破山。舉漢月藏爲首座。每言近日禪病。
往往摶量公案。註解因緣。磨楞合縫。稱斤度兩。不惟
自隔千生。更復陷人無算。　天啟三年七月。臨示寂。
呼侍者至。卽爲坐脫。供全身三七日。儼然如生。世壽
七十二。塔於破山寺南。牧雲門禪師刊師語錄十卷
行世。雪嶠信和尚爲之敘。

達澄受昭禪師。通州人。不言姓氏。嘗參天童悟。充西堂。
未幾忽棄去。人莫測其意。或嚴寒履冰。或深夜陟巘。
或俗其頂。或民其衣。獨語咄咄不休。或談鬼幻事。聞
者疑駭。遇衆環拜。視如路人。輒叱之曰。我不識汝。或
反拜之。　林　和尚迎師住天童丈室。禮敬甚恭。少
頃所有牀坐。一時擊碎。擲階下。衆愕不知所謂。更爲
陳設。師卽掩戶不語。粥飯從牖入。徒衆每隔戶稱名
禮拜。師皆不內。忽一日遠去。不知所之。四衆悲戀。牧
雲門爲師立師行道。

江陰黃毓祺介子居士。晤費隱容於金粟。自敘到過天
童。容云。曾住幾時。士云。七八日。容云。還得天童意旨
麽。士云。不得。容云。既不得。莫是蹉過麽。士云。若有得。
則眞是蹉過。容云。今日識得居士也。士乃休。　士久

依悟和尚。大有入處。悟化後。同門法嗣請士結集悟
和尚語錄書問行世。後鼎遷。士被執石頭城獄。留題
山翁忞像云。憶自黃巖。嗣席天童。踞先覺堂。卓卓孤
風。楔以楔出。毒以毒攻。蛇吞鼈鼻。虎齩大虫。正令全
提。孰敢嬰鋒。出語成詠。百折不窮。佛果銜官。大慧附
庸。穅秕之導。往來愚衷。國難以來。蹤迹西東。兄遊天
外。我戲圜中。世出世間。皆大英雄。不負先師。舊衲蒙
茸。眉毛結供。鼻孔氣通。曹谿正脈。臨濟眞宗。是木上
座。亦號山翁。粤三日將決矣。復作絕命詩曰。劍樹刀
山掉臂過。長伸兩脚自爲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

波旬豈是魔。㵎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
來夢作脩羅手。其柰雙丸忽跳何。以一破篭書寄牧
雲門禪師。然後坐脫圜中。

明州白雲延祥鹿門西師。太楚之襄陽人也。姓氏未詳。
早歲博通教典。至濠泗間。士大夫皆尊禮之。不啻蓮
社遠公矣。於壽霍適中之地。營塌房化城二刹。後聞
密老人唱導天童。師易服腰包。卽詣座下。悟一見契
重之。深錐痛劄。盡捐寶惜。未幾呈偈曰。幾度喫棒最
親切。歷劫狂心當下歇。不用擬議問如何。覿體分明
皮破血。悟印可。久之。密老人過通玄遷化。師聞白雲

相距不遠。卽往觀之。曰吾夙緣在矣。有一虎出林伏
師前。衆皆驚愕。師曰。莫驚。乃護三寶神也。卽廬其址。
虎乃爲侍。人皆言爲之常禪師再來也。郡伯韋公嚮
師風。訪於廬。果見其道行精嚴。容貌雍肅。虎侍之異。
曰予與龐公霄壤之不侔。而有同然也。卽捐資贖產
聿成梵宇。爲白雲之中興也。師於順治戊戌臘月一
日辰刻。集衆囑曰。本寺當作十方叢席。無違我願。闍
維後。將吾骨爲粉。散於東湖。令水族得利。切勿營塔。
言畢書偈。跏趺而逝。當晚侍虎悲嚎。三日亦終。弟子
奉師全身三年。顏貌不變。後闍維。舍利無數。弟子將

半骨散湖中。尊師之願。半骨塔於本山右麓。

青林如鑑老宿。侯官林氏子。十八矢志慕道。出嶺禮雲
棲宏。又參顯聖澄和尚。看無字有省。以偈呈曰。趙州
狗子無佛性。脫下袴子來遮面。面子未曾遮得全。半
身露出令人厭。澄撫而印之。師不自當。後以省親歸
閩。及祝髮。復出嶺侍澄。久之歸鼓山。居東庵。及博山
無異和尚開法茲山。宿傾心事之。遂稱得旨。自是深
埋頭角。潛修密煉。至年八十七。示寂於石林舊隱。闍
七日茶毗。火光金色。香氣馥郁。平日所持木念珠不
壞。

優曇頤和尚。湖廣人。族姓甯。十九投顯愚衡祝髮。後參
天童悟和尚。依侍久之。悟一日見師擡石。遽喝云。翻
轉石頭來。師於言下有省。悟深然之。次日辭去。結茅
深隱。後住靜江都。參徒日集。師終不自肯。口喃喃梵
唄不歇。凡有請益。皆叱之曰。參方去。　康熙壬子五
月朔。示微疾。至初八日。命諸參徒入室。問汝等還知
老僧去處麼。恩侍者云。月明照見夜行人。師云。套語。
進云。師意如何。師云。壬寅年不生。壬子年不死。汝再
道看。進云。壬寅年卻生。壬子年卻死。師振聲大喝云。
得恁麼途汙老僧。進云。畢竟如何。師示偈云。咫尺雲

程九十州。脚跟任意把拳揉。門前柳色開金眼。檻外諸峰笑點頭。偈畢問甚麽時候了。侍云。午矣。師乃索茶嗽口。跏趺擲盞而寂。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江南金壇人。謁鐵舟海禪師於金山。問山河大地俱有壞時。且道金山壞不壞。海伸一足云。向這裏下得一轉語。便見端的。士云。下語也不難。祗恐與師隔一層了也。海云。恁麽道又爭得。士云。和尚又如何。海云。切莫當面錯過。士諾諾。又問蘇長公與佛印禪師玉帶機緣。請師代一轉語。海云。山衲若代語。玉帶又要還了也。士云。畢竟下甚麽語。方得

相應。師云。莫謂山衲無語好。士云。將謂別有。海云。今日方始瞥地那。士一日舉似同年孫孝則。孝曰。何不道是語何有。是坐何處。　士寓孝則居士園久之。孝問曰。遍來不見兄有禪。士曰。禪可見麽。孝曰。試道看。士曰。想不必道。次日孝謂士曰。大悲閣記。是兄的是古人的。士曰。是我的。孝曰。兄忘卻了也。士點首。後入都寄書云。此行良苦。幸蚤爲我賦招魂也。孝復曰。安得便心動。北風有何惡。士請告歸。道經高郵。乃別孝曰。予將浪蕩了此一生。孝曰。何處去。士曰。過得廬山又峩嵋矣。後果終於峩眉伏虎寺。臨寂留詩一律云。

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直向鑊湯求避熱。又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一念祝能仁。題畢趺坐。擲筆而逝。

寧波天井天壽鏡宗新禪師。早參。拈拄杖曰。大眾。米裏有虫。飯裏有沙。總是尋常事。爲甚麽須菩提咬落拇指。良久曰。有些脚酸。　示眾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高聲曰。且道是甚麽時節。買帽相頭。　早參。卓拄杖曰。老僧祗解這箇。諸人又作麽生。又卓拄杖曰。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明州天井秀峰敢禪師。本郡邵氏子。因僧問。諸佛妙理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一喝。僧一喝。師曰。且道那一喝是賓。那一喝是主。僧又喝。師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　因僧問。如何是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這問最親切。僧曰。學人不會。再乞方便。師打云。正好向者裏會去。

金陵紫竹林卉堂旋煥禪師。楚之武岡羅氏子。心慕內典。棄儒入釋。禮圓照佛語和尚披剃。歷有年所。遂傳心印。建峩山住五臺。弘演敎律。道風遠振。江南諸護法請住紫竹林。除夕示眾。月月有箇三十日。惟茲三

十休兒戲闍羅老子算飯錢試問諸人何所敵若敵
得炎炎火宅清涼域若敵不得二六時中須著力且
道如何是著力一句紅爐燄裏翻身轉邢怕閻君面
似鐵　著有祇園小集藥師法懺清磯集說楞嚴綱
旨法華提綱紫竹集等書盛行於世

江南興化蘆渡大威權禪師本邑程姓投五台祕魔巖
徧融老宿薙染參憨山清達觀可笑巖寶最後謁龍
池傳時值密雲悟繼席執侍最久嘗發願云如今生
不明此大事因緣誓不倒單晝夜端坐如一座泰山
相似悟見師如此行履一日悟問汝在此多少時師

曰三年悟曰三年前在甚麼處師打一掌曰在這裏
悟曰這是三年後的事如何是三年前的事師又打
一掌悟曰一掌不作一掌用時如何師曰今日被和
尚一問只得嘴挂壁上悟曰如何是日用中事師曰
飢則喫飯寒則添衣即呈偈曰一撥通身冷汗流全
然放下任悠悠西來祖意何須問魔佛從今一筆鉤
　師一日請悟沐浴次師曰清淨法身作麼生浴悟
便打師曰本來無一物又打箇甚麼悟痛打曰這漢
若不打三十年後罵老僧去在　師一日告眾送信
檀樾曰老僧某日去矣侍僧問曰和尚往甚麼處去

師以手指西而逝世壽九十九僧臘八十八

古徐州龍山容止量禪師興化王氏子參山茨際和尚
於東明際問曰汝是何鄉人師曰江北際曰可曾帶
得鄉里物來麼師豎起拳頭際曰我不識這是甚麼
東西師曰非但和尚不識三世諸佛亦不識際曰不
識箇甚麼師一喝際便打師拂袖曰今日識破這老
漢師於康熙壬子忽示眾曰吾行矣言畢泊然而逝

續指月錄尊宿集

徽州管文芳施銀十兩
徽州汪心宅施錢二千文
金陵范承基黃恩元共施銀十兩
金陵方嚴氏施銀五兩
金陵鄭老太施錢四千文
金陵嚴德成堂施英洋二十元
共刻此本連圈計字三萬七千一百一十六箇均祈
速增福慧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清〕程作舟撰

閒書六卷

清康熙尃園刻本

閒書叙

人不閒于境而閒于心以境害
之富貴利達力爭從容而自
得乃甘作勞薪以畢世者衆
矣若夫天壤之内有数人焉
坐擁萬卷勝握百城讀之胸
脱之手不獲以其臣之潤色
太平而時出其緒餘爲博雅
君子遣情之一助非有深於
以至不暇爲此之至友星槎居

余序　一

士閒書之所爲編次也友星槎
具絶異之姿嗜古篤學愈不
惶中無號此其志豈忍以閒
人終哉且自幼工舉子業試輒
劉軍穿袖斷鬚爲詩字密
匠其閒困于公車阨于火盜
數矣以境言之非亦宇宙之窮
人耶乃若述之餘又爲此書六
卷列目十有五繕寫校讐皆
出手定嗚呼以其閒也觀其

餘叙　二

旁搜遠引不涉書淫焉自喻
風以好綺語如人情世態如
草木禽魚如朋友晤言如閨房
龍爭戰點綴片語題眉畢現
感遇情隽旨寄託深微若罣

徐序　三

身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嗟
此書豈易聞也然我特亦聞人
不能作耳夫人心閒則能空
空則生慧之業文人皆手閒心
得力處不可爲與包夢忘人籍

口發讀義靜神遊之庭稿子
此言盡之矣予蜀秋來識誌
此書晝夜蹶然起曰居士能
有得乎心也邪從爲傳稿君
學也是爲敘

徐序　四

同學弟徐人元拜
譔

徐留印元

覽伯

跋

辛未春訪程子星槎于小蘭亭花木扶疎琴書清古扣其所學諸子百家莫不淹貫歡談竟日樂而忘歸憶昔于三十六奇集中讀星槎應制諸作輙爲歎絶今見其人益歎名下無虛士也稍聞見其案頭有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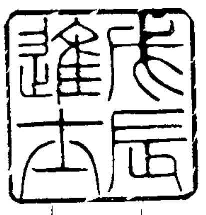
書十六種心切異之以爲開卷有益安得有閒書且星槎方欲挾其長技旗鼓中原又安得有閒書及授而卒業乃知書以閒名志暇也蓋其姿頴過人凡詩歌古文詞不勞餘力而爲之故其時常暇其才常暇其心思常暇也不寧惟是予以爲星槎之

心術之人品之經濟俱于此可見矣今人讀書雖多才情雖富而功名富貴之念廹于中奔競逢迎之習尋于外遂至勞其精神銷磨其歲月以我生有用之才力不用之上下古今而用之馳逐聲華不用之道德文章而用之聲音笑貌讀星槎閒書未

有不爽然自失者也謂是閒書也歟哉予因之有感矣蘭亭宛在其間山林之福禽鳥之奇清茶好香之勝徒從篇什間覧其什一不能升堂入室共君一夕話而拾慧業文人餘唾大是恨事自分性拙才疎無能打破疑團剖决几希作高明談客然無

情之物亦尙情痴祿祿如予得毋貽笑蘭亭花艸乎然謂予非閒人不能如星槎著閒書則予無辭若謂予爲忙人不能與閒人姑妄言也則予不受

鍾陵年家弟舒寬拜手書



閒書自序

閒者何無事也無事矣何爲而書書非無事者也看之則目忙抄之則手忙讀之則口忙思之則心忙何云無事哉且人世間未有相忘于無事者也天無事者也然而爲日爲月爲雲爲雨一日而爲晝夜一歲而爲春秋吾不知其何日而閒也地無事者也然而爲山爲水爲丘爲壑植而爲草木動而爲禽魚吾亦不知其何日而閒也而況人生天地間自襁褓而成人而老死不過數十寒暑而此數十寒暑之中士者農者商者賈者爲名爲利如此其皇皇也其小者爲冠爲婚爲喪爲祭又如此其皇皇也尤其小者爲飲食爲言語爲酒掃爲櫛沐又如此其皇皇也其皇皇者皆有事者也有事矣而何以云閒乃或謂視有事如無事則閒矣夫視有事如無事強制者耳不則混沌者耳非眞能閒者也眞能閒者立定脚跟芟薑芑醋不奔走于勢不鑽營于利往來閒人也坐立閒地過日久閒時也何者其心閒也然心閒矣而又無所事事則

營謀復起故大藏云是大空海常自和合非見面
法常自寂靜非別離法如是衆生沉在妄想顛倒
海中妄想爲因作諸顛倒顛倒爲緣復生妄想雖
以如來大慈大悲方便說法極大巧妙猶不能令
得度脫也何況以下須陀洹人斯陀含人辟支佛
人而能爲彼作大度脫然則人生斯世非閒之難
而消閒之難也消閒有法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唐堯虞舜周文孔子至德參天不復作矣
若夫禹平水土稷告稼穡燧人火祝融鍋宿沙鹽

儀狄酒功在飲食伯岐衣於則華武靈靴成湯笠
馬周巾功在衣服黃帝碓燧人鏡勾芒網昆吾瓦
秦皇橋郭賢棺功在器用蒼頡字蔡倫紙蒙括筆
田真墨子路硯功在文房下此則立言者矣易陰
陽之言也書政事之言也詩性情之言也禮經曲
之言也春秋賞罰之言也司馬編年史之祖也蒙
莊南華子之祖也屈原賦之祖也宋玉騷之祖也
山濤啟之祖也秦皇會稽刻石銘銘之祖也漢武
三皇策策之祖也淮南王代圍表表之祖也班固

東平王牋牋之祖也李斯逐客書書之祖也武帝
秋風辭辭之祖也王母白雲謠謠之祖也虞帝勅
天歌歌之祖也董仲舒詣公孫弘奏奏之祖也司
馬相如凡將篇篇之祖也王褒僮約約之祖也東
方朔非有先生傳傳之祖也賈誼吊屈原文文之
祖也杜篤女誡誡之祖也傳朝幹楊元伯行狀狀
之祖也殷仲文從弟墓志墓志之祖也淮南王謝
郡令令之祖也韋玄成罷郡國廟議議之祖也楊
雄五官箴箴之祖也司馬相如封禪贊贊之祖也

馬衍德詔詔之祖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頌之祖
也武惠帝四皓碑碑文之祖也陳琳檄曹操文檄
文之祖也偶成一體爲萬世法豈不費紙費墨費
工夫費精神然而消閒則一也夫子問人也于古
人三不朽皆有志而未逮焉以閒人當閒時處閒
地而不得一消閒之法依然強制者耳混沌者耳
非真能閒者也佛言善哉汝善思維我今當說消
閒法者朱子讀書先立程限是一消閒法也邵子
之學推原理數是一消閒法也邢子才喜思誤書

是一消閒法也陶隱居聞時鳥變聲欣然有喜是一消閒法也程羽文秘集月令數紅記白是一消閒法也謝康樂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是一消閒法也陸鴻漸攜都統籠野服煎茶是一消閒法也燕子瞻在嶺表無事強人說鬼是一消閒法也趙子昂以一曲顏回高天下是一消閒法也白太傅列陶餅于榼集所記爲六帖是一消閒法也燕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時事必抄錄之幷記所言之人是一消閒法也閒消矣

可以無事矣而又費紙費墨費工夫費精神拉扯古人煩惱今人何以故于是拈香一瓣向佛前發誓但願來生世既無書我亦不閒有事無事庶幾兩忘忘之又忘是爲真閒

閒書一卷目次

讀書譜
山林清福
新編琴操

讀書譜叙

昔陳眉公作讀書十六觀爲讀書榜樣又作讀書鏡十卷教人尋頂門着力處接引後學一片婆心然而搜奇援奥體用兼該皆爲中上人說法余性本鈍凡讀書非一二次不能通曉其義非十餘次不能久記實中下人耳五行俱下非余事也一目不忘非余事也必檢出處非余事也不求甚解亦非余事也乃摹自己性說自己話集讀書譜十篇總爲中下人說法後學若才拙而有志者循此而

求之不致自悞以悞人或亦能自得師之一助也若夫天資頴異才思敏捷者自有眉公二書觀之鏡之有餘師矣何以譜爲

讀書譜

星槎程作舟編

讀書法

虛心　文武火　無間之功　隨處莫放過

淨地　收放心　有益之友　常使有餘力

趁時　耐誦字　日新之知　忽然有悟處

讀書戒

坐馳　畏人知　記誦刻期　貪多而無實得

奪視　不求解　自以爲是　蓄疑而恥問人

驚外　無常性　畫地自限　目在書前心在書後

讀書課

早起平旦之氣易於強記讀制義數篇雖無好意亦可識一時風氣

上午心閒氣清講解章句務求貫通不可草草看過釋然蕊然

下午人事昏耗隱几少息以清塵氣然後溫習經書以寄尚友之意

晚間萬籟俱寂挑燈獨坐披讀古文朗誦一次默識一次毋失作者之意始爲有得

三八會文早起焚香默坐不親書卷飯後命題不許工拙以適意而止

凡功之餘或拈韻或學帖或焚香或浣花或清談或靜坐名曰課餘

讀書時

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在先王必有取義然亦不必太拘還是一卷完再讀一卷

董遇曰爲學在三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冬者歲之餘予謂夏月天暑日長便於讀史倘得良友分編共校更爲有益

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月出之光予謂少時所見有限若識老肥壯畢竟還在壯時

唐文宗甲夜視事乙夜讀書是以書驗其事耳在我輩只是將書熟習異日行事自有用着處

吳季子曰讀史宜映雪以瑩玄鑑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此亦名士適興之語耳不知無雪無月將置子史於何地

徐笠叟云一日則宜夜月下精神倍清於旦晝一年則宜冬雪中意興倍爽於春夏余謂夜氣固清不如清曉眠鶯初起曉風乍來起讀數聲紙窗漸白當不減短檠相對時也冬氣過寒不如涼秋碧梧

薜樹鴻雁唳天朗誦一篇再歌菊笑又不比擁爐
促坐時矣

讀書目

四子書雖專重本註然必從大全或問參過始知本
註之妙外此則四書聚考一書必置案頭以便考
訂

五經皆學問之宗不可偏廢然或天資不足且將本
經講解精熟其餘但備參考可也

四書五經而外惟通鑑爲經世之書論世知人莫備
於此每年檢點一次或易混者將朱筆註明在旁
始易稽考

性理乃先儒明性之書義理精奧後學恐不能卒讀
俟成才之後潛心理會乃得之

諸子如南華之離奇離騷之沈鬱乃千古絕業若經
制如管子性學如文中純粹如賈誼錯綜如淮南
屈奧如楊雄通達如劉向風雅如劉勰皆一時著
作手其他亦在所可畧

字書不可不讀正韻字彙二書各從一家應開卷了
無滯義然最詳確莫如正字通一書

唐詩雖是外書然亦風雅之遺熟讀此書則拈風弄

月無六朝習氣

八大家時之所尚然後學入門不如左國二書更爲緊要

西廂乃千古詞宗文人慧業至此皆窮胸中若無此一卷書便覺肺腑皆塵

法帖前如羲之後如徵明二家小楷最便後學小楷既工則行草隸篆各隨筆資所近可也

○○○讀書訣

楊龜山曰某嘗有數句教人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意象之表

呂獻可曰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黃山谷曰學者喜博而常患不精泛濫百書不如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他書

東坡曰少年爲學者每一事作數次讀之如欲求古今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其餘又別作一次

朱文公曰讀書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便且放下待他意思好又將來看　又云書只貴讀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也不濟事只是要讀讀來讀去少間不曉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的越有味　又云讀書須到不忍舍處方得真味若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便於此一書猶未得趣　又云讀書須見有疑不得處方是長進更

就此闕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庶得聖賢之意　又云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一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上去了　又曰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今人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此是不立程限之故

呂東萊曰讀書心務精熟若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若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明日便忘與未讀何異又曰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就人授讀不惜與人商確切勿以此爲耻

陸象山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

尹和靖曰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用得

張子曰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則思不起

程伊川曰讀論語者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萬正淳欲將諸書循環看朱子曰不可須看得一書徹了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反爲所困

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乃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讀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

趙季仁有三願一願讀盡世間好書解之者曰盡則安能但隨處莫放過耳

陳眉公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讀書樂

一好文字隨口讀去便能記憶如夙搆者然不亦快哉

一平日有疑而未解者忽於一書中得之不亦快哉

一小齋靜讀忽有小風從花裏吹來覺振紙落墨皆成香氣不亦快哉

一讀史進退由我儼然操予奪之權不亦快哉

一臨古法帖至得意處卷舒自如不煩追索不亦快哉

一讀古人山水記奇峯怪壑宛如身歷其境樂而忘歸不亦快哉

一故人久間忽然來訪不及叙寒温忙取近時批點古書互相校訂不亦快哉

一讀倦時隻手擦額忙酌清茶一杯洗去睡魔不亦快哉

一小疾初愈讀古人一切詼史拍案大笑餘病霍然不亦快哉

一悶時讀韻書偶有會意處隨拈數句以續之不亦快哉

一無事檢書囊見素所賞心之語一唱三歎如逢故人不亦快哉

一長夜不寐起行數步殘月猶明取大字古文朗誦徹曉不亦快哉

一讀翻板書字句錯落徘徊之間忽得善本以訂其訛不亦快哉

一聽高人談古了然於口即能了然於心不亦快哉

一多事時展讀古人閒書逸史悠悠忽忽儼如無事不亦快哉

一佳山水間携書坐石上朗誦數聲山鳴谷應不亦快哉

一讀舊記書復得一番新意不亦快哉

一讀未見書皆平日所欲爲而未能者不亦快哉

一讀書有常課拈在壁間逐日行去既不忙廹又無問斷不亦快哉

一抄書完自草題跋儼如功成身退不亦快哉

一枯坐無聊忽有人送新出奇書一本語語解頤不

亦快哉
一家會與同事約法三章不到者從脫逃例不完者
從拖欠例字錯者從挂誤例行之數月漸幾刑措
不亦快哉

讀書人
匡衡家貧嘗鑿鄰壁引光讀書諸儒語曰無說詩匡
衡來匡說詩解人頤
高鳳好讀書家嘗曬麥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
誦經麥盡漂去
闞澤家貧好學每為人傭書所書既畢便自誦讀後
劉芳亦傭書給讀
車胤博覽不倦家貧無油夏月則以練囊盛螢火以
資讀

范雲家貧嘗映雪讀書孫康亦映雪讀書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觀書
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并掌內以記之
顧歡家貧鄉中有學舍不能受業嘗於壁後倚聽無
遺忘者夕則然糠以卒業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校售嘗曰此日思誤書便是
一適
朱買臣家貧好讀書嘗賣薪給食肩荷薪手持書且
行且讀後為會稽太守

趙至嘗讀書聞父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
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勤苦至此
鼂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韓文公云凡爲人者宜
畧識字
江泌隨月讀書月光斜則握卷升屋嘗至倦而墜地
沈士麟嘗織簾讀書手口不息
李謐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
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劉峻自課讀書嘗燎麻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然其鬚

髮及覺誦讀如故
李密乘一黃牛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
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
孫敬性嗜學讀書欲睡乃以繩繫其頭髻懸之梁上
人稱閉戶先生
司馬光幼好學嘗以圓木爲枕少睡則枕轉而覺復
起讀書名曰警枕
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期年揣摩
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主矣

范純仁好學嘗置燈帳中夜分不寐帳頂盡成墨色
後公貴顯夫人以其帳頂示諸子曰此汝父苦學
燈烟迹也
李白少讀書未成欲棄去道逢一老嫗手磨鐵杵曰
欲成針白難之嫗曰但須工夫深耳白感其言遂
卒業成才子
沈攸之晚好典冊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
讀書
蘇東坡讀書每夜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展卷

至倦乃寢
蘇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
新事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
語子容新事莫語君實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者二人
取兩漢左氏諸書更讀於旁終一冊則易一人飲
之酒乃退
北齊崔儦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毋入此堂與從
先曰我欲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毋出此堂

藏書家

溫公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釋子老氏皆知尊敬其書何況吾儒

李及知杭州失白集一部終身爲恨

郎基清慎無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笑曰觀過知仁亦可矣

孫蔚家積書甚富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爲之辦衣食

顏之推每讀聖賢書必肅衣冠對之其故紙有五經

字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

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者澄神凈慮凈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書勿以作枕勿以夾剌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贈此法

張華雅愛書籍身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罕有皆備焉時朝廷校書必轉借於華家

曹曾慮先文湮没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人謂之曹氏書倉

丁顗盡其家貲置書八千卷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丁度仕參政謚文簡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損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陸文通藏書尤揀出則汗牛馬

劉孝標患所見不博聞有異書雖遠必往求借人謂之書淫

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癡還書一癡又李濟翁云借書一癡索書二癡還書三

癡

柳氏序訓余家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故世之藏書者以次道家爲善本

芸臺香辟紙蠹魚故藏書稱芸臺五雜俎曰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尤爲篤論

勸學文

宋真宗勸學文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仁宗勸學文　朕觀無學人無物堪比倫若比於草木草有靈芝木有椿若比於禽獸禽有鸞鳳獸有麟若比於糞土糞資五穀土養民世間無限物不比無學人

司馬君實勸學文　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父教師嚴兩無外學問無成子之罪煖衣飽食居人倫視我笑談如土塊攀高不及下品流稍遇賢才無與對勉後生力求誨投明師莫自昧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室中若未結姻緣自有佳人求匹配勉旃汝等各早修莫待老來徒自悔

柳耆卿勸學文　父母養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人

王介甫勸學文　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書顯官人才書添君子智有即起書樓無即置書櫃窗前看古書燈下尋書義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愚者因書賢賢者因書利只見讀書榮不見讀書墜賣金買書讀好書在心記

白樂天勸學文　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

愚倉廩虛兮歲月乏子孫愚兮禮義疎若惟不耕與不教是乃父兄之過歟

朱晦翁勸學文　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韓退之勸學文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汚渠三十骨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耳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凉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小蘭亭勸學文　凡爲讀書人前生有福根凡生讀書家指點路不差几秉讀書質正好加學識凡逢讀書友討論將疑剖凡及讀書時年富莫憂遲凡亭讀書利大快男兒志讀書要潛心鹵莽業不精讀書要努力悠忽終無益讀書要耐煩強記莫辭難讀書要無間不常功乃喪每見人家後生輩終朝淹忽成三悔無事不讀有事悔窗下不讀場中悔人生光景幾多時少年不讀老來悔

山林清福敘

世之言清福者輙曰山林豈金馬玉堂皆無福之人哉予謂福一而已矣特山林較清耳夫金馬玉堂福有由致而山林之福隨在皆有不煩經營二者雖有難易亦顧人之能享何如耳有福而不能享雖金馬玉堂猶成苦境何況山林予寒生靑氊久矣鬱鬱居此不能開口以吐其奇而又時勢廹之利害乘之計數十年來並無一二年享人生應有之福然而胸無机心遇景成趣不問花朝月夕

隨時不問山阿水曲隨地不問園翁溪叟隨人不問烹茶掃地隨事偶有所得即謅數語於壁間顧盼之餘幾於無處非福矣夫清福上帝所忌而山林巳得私之使金馬玉堂亦作如是觀則以得爲之權行得爲之事其爲福當十倍於山林彼藉寵榮而戚戚以終日者非無福也是有福而不能享者也予本薄福人當行惜福事爰合而紀之以俟世之能享是福者是爲敘

山林清福

星槎程作舟編

山齋曉起胸無宿物煮山茶搨腹細酌一片寒香流晝夜來塵夢亦清享也

窗下種芭蕉數本夏秋之交着新雨數點片片綠陰瀉入窗中覺几席無非綠意

冬夜讀至四更萬籟俱寂遥聞隔江漁鼓與書聲共嘈雜耳爲之豁然

梅雨初漲乘小舟垂釣江上水色空明游魚歷歷可

數不減蒙莊濠上之樂

入市見生適有便錢急擲下買而放之以適其海濶天空之性是一篇廣放生論也

木樨初黃竹窗內外皆被清香布護以此身往來其中如以刀畫水隨畫隨合不復有離合之迹此中享用決不許鹵莽家白晝搶入也

無事入山中看刁鼠度樹枝每逢絕處倍見神通忽悟文章飛渡之法

道人過訪談性命說因果久之松際月來浮光逼人

各拂衣而起手背蒲團踏樹影而歸旁觀者歎爲

烟火神仙

閒拈往來尺牘如見故人連床夜話時也研朱旁加

數圈亦堪助韻

霜飛木脫時入踈林深處坐樹根上飄飄黃葉打人

衣袖勝一部悲秋賦矣

小齋無事只一覺美睡耳睡醒清茶一尊好香一爐

何必花酒美人

日暮歸山隴頭人靜谷口雲昏惟有竹籬茅屋數聲

雞犬耳可謂别有天地

飯罷拾餘粒置堦頭石上以飼鳥雀久之鳥亦會意

每飯時輙立簷前窺之分食與山雞真實録也

小鳥被籠聞林外喧噪之聲呆立不動頭毛上指不

悶主人竟開籠放去頓覺天地皆寬

秋夜天空雲澹月明如洗偶尋知己步月於平岡之

上佇立四望覺天地俱在浮光之中不復知有人

間世矣

堆石爲山年久罅隙皆生蒼苔每雨過月明望之覺

有雲氣

小雨坐茂樹下聽葉上洒洒聲環顧坐間竟不知雨

點在何處亦異景也

一陣曉風驚人殘夢披衣坐床上聽百舌弄晴如十

五六女郎調胡絃習梁州小詞歌喉宛轉令人如

不勝情

長晝偃息於茂林修竹之下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

竹坪花塢間事是亦小華胥也

春雨步田坂聽農人挿田歌低徊之聲與風雨相鬪

續令人如見擊壤遺風

江頭晚眺見暮烟漠漠起水中瞬息不辨帆影惟聞

櫓聲上下耳

小園無事携帚自掃落花玉骨未消香魂猶在令人

益動五更風雨之感

夏日晝眠忽聞籬雞報午聲忪起汲清泉浣手并嚼

數口以解塵煩覺滿腹皆氷雪也

荷花盛開與知己臨池散步荷葉荷花皆扇清香佇

立移時令人忘暑

泉流石上作潺湲聲月夜聽之如奏笙簧可當山林樂府

日薄西山反照在樹牧子橫坐牛背弄土笛數聲遲望村墟暮烟籠樹令人名利心灰

春夜坐田畛上聽青蛙喚月乘風高下斷而復續頗有孔稚圭兩部鼓吹之意

小窗讀倦汲清泉煮茶至水火交戰如聽松濤既熟瀉入杯中清香撲鼻沁我詩脾但恨不遇盧玉川與之較多寡耳

知已過訪長揖罷清茶一尊各述所得互相校訂既倦停卮聽月箕踞放歌不復知門外有酒杯花事矣

寒夜獨坐爇水沉一爐清香再再繚繞几席恍置我於烟雲深處

冬山空寂曳杖獨行驚起小兔子奔躍於黃茅衰草之間兒童爭逐亦堪助興

夜來無事拈韻作小詩少焉新月穿簾閒花匝砌繞堦散步倣古人尋詩之意偶得好句自加賞鑒此夜便不虛度矣

月下乘凉聞籬邊促織交喧疾徐高下自合宮商未知嬾婦驚否然亦可以忘暑

青瑣寒坐溫習經史忽憶爲兒時向蒙師座前與群兒爭奪狀元牌如隔世事也曷勝禿翁之感

野客過訪對坐庄門剥菱談時事遇不平處輒拍膝大罵旁若無人

春日坐花下振衣拂帶皆成香氣而蝶使蜂媒撩亂無主令人撫景悵然

花蘂初開含香作態如對絕世小女郎癡嬌羞澀令人近之不能遠之不忍

春事將完落紅滿地獨坐花下螢光點點浮沉於葉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良宵獨坐四無人聲惟有堦下寒蛩唧唧不息增人淒切耳

一二故人聚首不覺樂別後相思徒勞夢想每空齋獨坐歌雲茀茀兮山寉鬼思美人兮姝不來時發一歎

菊黃雲白夕陽在山偶得新句拾紅葉書之置之樹間任風吹去但不知秋思落誰家耳

竹窗獨臥夢與故人促坐談心既醒覺笑言猶在枕上是亦歷鄉樂事

松深竹冷閒寂無人焚香趺坐看浮雲送雁若斷若連恍作天際真人之想

山中客來無肴無酒呼童握新筍作湯收花露作飯相對飽啜雖東坡羨無以過此

野菊滿籬望之如金花屏若得美人點綴其間是一

幅出像大士圖也

時懷好友過訪不遇見竹籬茅屋常護白雲高人行徑彷彿遇之

子夜睡醒聽窗外雨打芭蕉點點如在枕上真一片迷離夢事也

和古人詩偶有一二得意語焚香朗誦嘗恨古人不見我

暑日北窗茶話手揮白塵尾一以拂塵一以驅蠅名曰助談使者

冬月着屐看雪行至數百步雪光炤人不辨道路而屐齒漸高每顛仆不能起不知灞橋驢背有此佳景否

山齋小飲談及少年得意之事雖其事已往然言下猶有起色

月下看花迎露一枝一瓣皆作勁挺欲並之狀古人云清夜月明之時花始有醒態真會心語也

夏日看山雲起處頃刻化為山川樓閣之形令人心目俱幻嘗欲作雲起圖以傳之

曉起巡花見葉頭露珠點點如水晶丸但少妃子吸之耳

一夜密雪聽之無聲但見紙窗上一片白光射入床頭殘夢初醒疑是屋梁月落影也

夜半月痕清苦明星冉冉欲墜倚窗獨坐忽有孤雁橫空戛然如落秋聲令人聽之冷然

閒時檢書校訂古人一二訛字彷彿李公喜思誤書之意亦寒窗大有益處

小圃無事看雙蝶穿花柔風低扇若連環不可斷絕

真情癡也
挂琴壁上媿不知音忽驚風打絃作隱隆之聲儼爲
天然妙曲
里中有一二工於指摘之人使我身心俱束亦能自
得師之一助
小蜂飛入花房始攀其葉既吮其心將畢視其眷上
有黃珠一丸負之而去疑此乃花之精氣也
春夜燕坐綠暗紅稀忽聞枝上子規叫歸去好一聲
令我毛骨悚然

竹爐茶熟隔窗呼知已同酌數杯清談幾句亦小窗
樂事
菊花初黃有客贈白旗一竿上書東籬清興四字每
乘風夭影恍如花下白衣來也
無事靜坐讀古人山水記遇奇峰秀壑恍如身歷其
境自謂樂古人之樂
十日雨枯坐少好懷忽聞故人呼名扣窗之聲雖尋
常會晤亦若喜出望外
秋日採甘菊花貯以青囊作枕獨臥其上清香撲鼻
覺夢寬亦有陶意
欹枕不寐追憶十年前與二三知已青燈夜話茶熟
香清既倦抵足而臥月照床頭真不可復得之事
矣
客從遠歸談所過名山川瞭如指掌如閱寬畫新豐
雞犬皆知門戶真樂事也
春深約友修禊事淺酌低唱以盡一年之興日暮行
吟而歸覺担頭皆春色也
心中偶悶遇僧舍談一切身外事覺四大俱屬假設

惟有舌根一片青蓮香耳
每逢家會與同事約法三章不到者從脫逃例不完
者從拖欠例字錯者從呈誤例行之既久始幾刑
措之風
四時佳節如泛蒲登高之類約友携琴修古人故事
游覽之餘自覺風景逼人
池邊散步看小雨打浮萍點點自爲分合古詞云吹
破一池新綠真佳句也
訪古人勝蹟登臨之餘拓數字於壁間以寄懷古之

意雖無好句亦復欣然
每日持竹竿掃去花間蛛絲非獨有功花神且爲蜂
蝶輩開一面綱也
場中落卷回鎖窗細閱一番如見場中揣摩之苦恍
酌醇酒數杯以補之欣然竟醉不復介得失之念
於胸中矣
夜有異夢研朱記之他日偶然拈出宛如復得此夢
勝一卷奇夢曲也
新京入戶無俗客到門研朱自改舊詩偶得好句亦

足以破岑寂
除夕酌酒祭詩禮畢自持大紙爆向門前放之一年
塵跡不知鎖向何處
讀書有常課拈在壁間每日逐件行去不廢事亦不
勞神是爲文壇二益
曉起巡菊去其蛛網蠹虫并摘其旁枝小蘂及花開
時倍覺有力亦人定勝天之一証
夜半不寐欹枕懷人而檐頭小雨淒淒楚楚隔个窗
兒滴到耳邊使人十分惆悵

雪霽獨步山林浮光映日樹皆白色忽小風一陣吹
落枝頭碎雪幾片如濯予魂於氷壺
日暮登高山四望無際惟有村烟朧樹迷離於落照
之間是一幅山村夕照圖也
盆中貯清泉養石數片久之石色皆綠閒居相對亦
堪醒目非敢云襲米家風
小塘席草看魚子吹浪踈踈密密儼如浪裏梅花亦
園中清玩
曉起看花房宿蝶斂翅卷鬚惟恐露痕沾其香粉美

人春睡有此佳致
山齋岑寂留故人夜話童子煮松茗以佐談塲勝讀
十年書於此益信
夜半迅雷作拜衣而起整容危坐以敬天怒亦山齋
省心之候
夜來睡醒聞隣人發憤讀書之聲自媿天資不居人
先學力常在人後爲之悵然
偶過舊館寂無人聲惟餘鳥跡蛛絲與蒼苔數片耳
掃石坐片時咏大半主人非之句令人三歎

堤邊新柳垂條綠烟籠水偶乘小舟屏去篙楫挐柳枝而行飄飄乎若游魚無所依者亦片時圖画中人也

一燈熒熒無可與談起行數步見風搖花影恍疑故人來訪也久之乃覺不勝悵然

日負書債或作者未抄或抄者未讀讀者未完新者又積故終年作屠賴債主也

清夜聞鐘猛然自省媿心悔心數滅數起直至曉風促雞聲乃得散去

日暮閒行看返照在樹遥聞庵中比丘敲鐘作晚課一片魚聲幾聲佛號令人生世外之想

小鳥睡醒忽作操更聲唧唧交喧宛然竟任屑公云此山中真宰漏也

京秋無事讀道書數卷欣然有得墻頭木樨吐華香風滿苑如置身十洲三島之間

春日山中樹長新枝草鋪新綠遥望江天盡變綠色不復知世上有紅塵矣

追凉於修竹茂林之中一陣清風從葉底飄來披衿當之可以忘暑

風入松間四時異响春則悠然如讀書咿唔聲夏則潺然如流水傾瀉聲秋則颯颯然如鳥飛振羽聲冬則烏烏然如軍行號令聲非靜坐數年未易解此

奚囊中檢出故人書札披讀之下如接晤言令人歎蕙帳空兮猿鶴怨也

梧桐老矣白雲黃菊妝點秋容惜少閒人共話使此景終落寞耳

山中閒坐一二老農述往時某人某事數十年塵跡倏然言下如聽老宮人說開元遺事

小缸洗硯墨痕點點如雲光繚繞紅魚逐隊而出或吞或吐自饒逸致

春花爛熳忽被小鳥踏落幾片乘風飄入書案展玩久之欲為春光罵薄情也

新制小屏置之案上每得好句輒書於屏新句一出則拭去舊者名為騷壇傳舍

東坡居士夜讀以三鼓為率予嘗謂之靜坐一鼓狂

讀一鼓統廓默識一鼓

一夜塵夢被山雞喚醒遥覷窗間微有白色如在楚
山清曉圖中

清齋幽閒一塵不來獨坐胡床上捫腹自得所怡者
明月入戶尋幽人耳

岩頭月白谷口雲昏清嘯一聲山鳴谷應孫登逸興
呼之或出

堦頭蘭花盛開香風陣陣從窗隙中吹來拂案點書
覺振紙落墨皆一片蘭香也

客中遇一二愜諧之人恣談古今小說一片新詞引
人入勝不復知有逆旅之苦

舟行遇順風看艄子鼓棹揚帆頃刻數十里亦快事
也

重陰匝月朝眠未起忽聞衆鳥昊晴推窗覷之日影
在樹林木如洗雖草木亦有喜色

久客歸將到郭門遥聞兩岸兒童皆作故鄉之聲令
人心目俱爽

夏日午後汗流如雨怴呼熱湯於私處沐浴浴罷闔

土中隱隱雷聲暴雨未來凉風早至不覺遍身怡
然

小雨連綿主人閉關隨手取架上書朗誦數篇覺雨
濃時借書聲助豪讀倦時又借雨聲續韻

夜深讀倦看烹茶童子敧坐昏睡垂頭撞壁不能自
主亦是睡鄉佳客

山人好事夜則後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尋聲記色
直至鶯老花殘猶怏怏也

家庭小飲全任天機兒啼女哭一如金縷歌聲何必

席上客常滿乎

睡本佳境然使胸中有事倦而思睡止能睡目不能
睡心故論睡方者以無事爲第一

偶有心上過不去事怏怏不樂忽思古人布薩之法
曰不自覆藏補過之法曰知不復行亡羊補牢未
知晚否

一生大變故不可遺忘或明書或隱語銘之座右亦
觸目警心之法

朝眠初起聽佳子弟讀書信出沖出如餅瀉水亦人

生快事

山中岑寂無可與談偶得小鸜鵒歲久能作人語每

曉風寒月共數晨夕可作竹窗小友

春日園中是花皆香無草不緑得會意女郎攜胡琴

坐草花深處快作數弄頓覺春光無主

山中得隙地為園日課兒童種四時佳蔬客到自摘

苗為羹共食亦日涉成趣之遺意

空林歲晏枯坐無聊有人從姑蘇來送新出奇書一

本展讀之語語快人真如錫我百朋

山齋乏炭每讀倦攜竹籃拾山上松毬以為煮茗之

具亦是韻事

遊名山歸滿腹皆飽丘壑靜坐竹窗作小記以傳之

書罷自分段落留作山中臥遊録也

讀書每苦訛字間從藏書家借得一二善本校訂無

訛頗覺快心

購得好花一二種調養得法及時盛開攜酒與家人

賞鑒含香吐色似解人意

山中老樹婆娑日與二三知己息陰於其下或談古

事或述新聞既倦枕樹根而臥此中受用不換與

銷金帳裏人

凡患難之來皆有數定平心以處之既過仰天浩歎

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亦自作消遣法也

事至乏錢煩惱無益或典衣或變產且了此事又作

理會是又一消遣法也

新編琴操

星槎程作册編

思賢操

余内姑江氏善琴指授思賢一曲低徊唱嘆發人悲思昔趙子昂以一曲顔回高天下其在此乎然舊譜文詞亂錯且多重復大聖人以正樂自任豈有此等音律哉因取太易鄒公所傳之譜删繁補缺令江姑從旁調而叶之寧拙毋巧寧節毋淫雖未必盡當乎雅奏然而亦正聲之

一助也

第一回入調

杏樹壇邊泗水清及門相聚共傳心顔氏之子今何在一曲清商兩淚橫

第二回起意

大哉顔回惜乎大哉顔回思憶顔回不幸短命死也顔回兮在汝何敢死也顔回天喪予惜乎顔回哭之痛惜乎顔回有痛乎惜乎顔回痛哭嗚惜乎顔回

第三回勸學

大哉顔回思憶顔回語之而不惰也惜乎顔回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惜乎顔回於吾言無所不說惜乎顔回得一善拳拳服膺惜乎顔回不違足發惜乎顔回聞一知十惜乎顔回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惜乎顔回

第四回安貧

大哉顔回一簞食也顔回一瓢飲也顔回在陋巷也顔回賢哉人不堪其憂也惜乎顔回回不改其樂也惜乎顔回其庶乎屢空也惜乎顔回

第五回樂道

大哉顔回有德行也顔回三月不違惜乎顔回不遷怒不貳過惜乎顔回博文約禮知吾善誘也惜乎顔回克己復禮請事斯語也惜乎顔回賢哉一間未達也惜乎顔回

第六回用世

大哉顔回王佐之才也不傷財不害民回之志也惜乎顔回無伐善無施勞回之願也惜乎顔回夏時殷輅周冕韶樂非回爲邦而誰與也惜乎顔回

第七回同契

大哉顔回惜乎大哉顔回自吾得回門人加親惜乎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汝有是夫惜乎顔回思憶顔回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惜乎顔回

第八回傷逝

天地有推遷我思顔回世事有循環我思顔回幾度桑田變滄海我思顔回天喪斯文道學亾我思顔回顔回顔回哉非夫人之為痛而誰為哉

希音

噫吁嚱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思覺後悄然兮使我心悲

梅花三弄

宋廣平較萩再北感圯墻梅花托非其所遂使出群之姿同于凡草乃作梅花賦以寄意時年纔二十有五耳今予之年且倍于廣平矣予文戰之不利且數倍于廣平矣讀至胡雜遝于衆草又蕪没于蓁棘未嘗不廢書長嘆也適有琴友弹梅花三弄音調可聽而按其文則雜亂不成章矣乃僭為此曲命友按嶽調之以發予幽憂之思云

起調

孤山處士研硃點易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把吉凶消長之機進退存亾之理包藏在那河洛裏大人乘時聖人研幾悟得歸藏與吉好尋思晝前象尾無數真消息空空峒峒忽聞一點先天氣尋香籬落正黄昏幾點梅花疎箬伊吾伊撫絃動操正無腔聊學桓伊三弄笛

第一弄玉骨冰肌

玉骨兮冰肌凌霜遨雪兮争奇嬝娜其榦參横其枝

磊磊落落不隨時一段疏狂情性爛熳天機任金馬玉堂不換與茅舍疎籬咿吾伊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怒枝

又暗香疎影

暗香兮疎影斜斜正正杳杳冥冥問孤芳何處似有如無遠更清映水寒枝瘦歸風古韻新未綠葉而萉吐纔絳萼而蓓分飡風吸露養成秘府靈根只因滋味與蜂蝶總難尋伊吾伊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第二弄歲寒三友

記得歲寒三友竹翠松蒼兮青青竹直松高兮亭亭竹苞松茂兮英英異其骨格兮仝其情性宜其結爲伴侶兮數晨夕而素心匪知希而自貴傲歲寒而縱橫伊吾伊歲寒然後知凋性惟有松篁是故人

又梅雪爭春

風可櫛兮雨可沐露可餐兮烟可環雪冷兮梅煖雪凍兮梅芳雪六出兮梅五出雪散花兮梅點敓本乘時以結契乃爭春而不降豈出奇以玩世亦素志之難忘伊吾伊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第三弄漏洩春光

只此數點雲環攢三聚五漏洩春光抱素質吐幽芳橫女字贊青皇含正氣兮散群芳領春風兮下大荒南枝向煖北枝寒識造物兮無盡藏伊吾伊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又獨占花魁

占花魁啓後承先牡丹芍藥兮爭研石榴菡萏兮含烟木樨芙蓉兮秋月冷臘梅水仙兮冬月暄一枝先

出吐寒烟紅紅紫紫纔識春風面伊吾伊衆芳搖落獨鮮美占斷風情向小園

掉尾

不數羅浮之夢不數昭陽之顰不數傾城之笑不數南枝之吟不數江城之笛不數灞橋之行不數驛使之贈不數承旨之文飽霜露而出衆駕桃李而先春雖冷淡而無味待商鼎以調羹只因惧識林和靖惹得詩人吟到今

楚辭

按琴譜中屈原問渡乃借漁父辭以成篇而音調鄙俚不如本詞之雅馴偶弹及此忽得其言外之意乃因漁父而并引入其婦以達其不得已之情而寫其無所從之意謂之補騷可也謂之廣騷亦可也

第一回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唫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滞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第二回漁婦辭

漁父鼓枻而歸歌聲未絶其婦笑而迎之曰今往何所見乎曰楚放臣三閭大夫也大夫何言曰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夫子何答曰人濁掘泥而揚波人醉餔糟而歠醨大夫又何言曰安能察察而受汶安能皓皓而蒙塵夫子又何答曰我蓋長言之不足而留連歌嘆之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于是鼓枻而歸不知大夫所終婦曰夫子之言過矣夫掘泥揚波餔糟歠醨是以醉與濁同乎人也水清濯纓水濁濯足是以

清濁聽乎水也皆非大夫之心也且人醉有醒時水濁有清時何不答曰必能轉世之濁乃爲真清必能解世之醉乃爲真醒大夫其翻然悔霍然有起色乎如夫子言恐速大夫于水也漁父急操舟絶流而渡尋向與言之處而大夫已痕籍于羅江

漁樵問答

柳子厚漁歌纔六言耳後人添作琴聲洋洋灑灑使人留連不盡毛敏仲樵歌音調豪爽與漁歌相表裏楊西峯漁樵問答與子厚敏仲皆出一意獨邵子漁樵篇所言皆陰陽性命之理通幽達渺有琴德焉惜未得高人指點爲可惜也妄意增刪譜入絃中非敢云音律聊當晤言耳倘遇幽人韻士撫絃動操或者其有同心焉

漁者垂鈎于伊水樵者息肩于盤石閒將鈎餌問漁翁叅透陰陽與消息

樵者曰魚得餌而見害人得魚而蒙利漁者曰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利吾亦利魚害吾亦害鈎取之害小不食之害大以人食魚魚害小以魚食人人害大水陸異而同利財餌異而同害

樵者曰魚以濟子之烹薪以濟子之魚漁者曰子但知其體之所存而不知其用之所至薪者魚之用火者薪之用衕是火也將子之薪與余之魚而俱棄故薪無用待火以爲用火無體待薪以爲體水以體爲用以用爲末故靜火以用爲體以體爲末故動是之謂相濟是之謂相息于是析薪烹魚飫而談易

樵者曰天地萬物無心可致漁者曰無心者無意無意者不我物不我物者能物物以物狥我物亦我以我狥物我亦物天地亦萬物也何有於天地萬物亦天地也何有于萬物我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何有于我與萬物

樵者曰天於何依地於何附漁者曰地附天天依地

天依于形地附于氣有無相生形氣相息天地所存終則有始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參天兩地害生實喪小人之志養身以利貪夫狥焉故害生之立身以名衆人狥焉故實喪之夫賄與贓一物而兩名者利與害異夫譽與毀一事而兩名者名與實異利至害生名與實喪又何況乎地之附天與天之依地

樵者曰天下何以治何以亂漁者曰天下將治人尚行天下相亂人尚言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

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人尙義天下將亂人尙利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尙行者焉五伯尙言者焉尙行者必入于義焉尙言者必入于利焉言焉行焉利焉義焉此之謂治亂之相懸

樵者曰天地萬物觀之何方漁者曰觀萬物者非以目觀而以心觀非以心觀而以理觀有理則有性有性則有命窮之以理盡之以性至之以命是爲天下之眞觀鑑能明而不能隱萬物水能隱而不能一萬

物一之者其惟返觀返觀者其惟不以我觀還以物觀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口爲口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中無爲而外無端過此以往作如是觀

樵者曰六物得魚天乎人乎漁者曰得魚者人也所以得魚者非人也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不得魚者天也

樵者曰禱神求福得乎否乎漁者曰禍福者天善惡者人維天之道福善禍淫自作之咎不可逃天降之災自有因惟修德而積善乃君子之常行至于爲善而遇禍爲惡而獲福蓋亦有幸有不幸焉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可逃乎而何求於鬼神

樵者曰親莫如父子疏莫如路人漁者曰利害在前則父子過於路人父子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而況非天性之親路人相逢則過固無利害之心如有利害在前又何擇乎父子與路人夫義者讓之本利者

害之根因利而生害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豈若夫相逢之路人

樵者曰吾嘗負薪矣擧百斤而無難加十斤而遂傷漁者曰汝樵維不知吾漁則可明嘗釣得大魚棄之則不舍取之則不勝終日而後獲没溺逮乎身以貪而爲傷因魚而知薪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事在力分外一毫猶足爲累而何況乎十斤而今而後量力而動其斯之謂智人

樵者曰子既知易矣易有太極極是何物漁者曰是

無爲之本乎太極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之謂乎兩儀生四象四象者陰陽剛柔之謂乎有陰陽然後生天有剛柔然後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乎四象生八卦乾坤離坎兌艮震巽其迭相終始乎因而重之六十有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不已備乎

樵者曰復何以見天地漁者曰已盡先陽後生後陽天地始生之方日月始周之鄉星辰始終之邦死生也無傷寒暑也無傷晝夜也無傷窮則變化通則久長故象有言至日閉關

樵者曰無妄何以爲災漁者曰妄則欺也得之爲禍欺有妄也順天而作非有禍及是災非禍如農不勤其荒也禍而非災勤而水旱其荒也災而非禍故象有言對時育物

樵者曰姤何以爲遇漁者曰以柔遇剛與夬正反夬始遍壯姤始遇壯所以名姤陰始遇陽聖人德化罔有不昌故象有言命誥四方

樵者曰四時何以一氣漁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凉陰極則寒温則生萬物熱則長萬物凉則生萬物寒則殺萬物萬物分四時四時由一氣

樵者曰萬物之生人何以靈漁者曰目收物色耳收物聲鼻收物氣口收物味人之用鼻口耳目物之體氣味色聲體無定用惟變是成用無定體惟化是生是故人者物之至聖者人之至物之至者謂之物之物人之至者謂之人之人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身人或告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別有萬物吾不得而知也亦不得而名

樵者曰百世之遠何以可知漁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由是而損益百世皆可知豈惟曰百世能通于萬億一動一靜外天地無妙處仲尼盡三才其行無轍跡時行與物生于欲無言語

樵者曰天下之事有權與變漁者曰大哉權與變惟聖能盡此變知消息機權知輕重勢消長在乎時輕重從乎事時有否與泰事有損與益否泰不隨時安知變所謂損益不隨時安知權所取若知變與權道與聖人一

閒書卷之二目次

無情癡
反幾希
恤人閒事

無情癡敘

余讀古情史而知天下一情而已矣情之所鍾無古今無遠近無貴賤親疎無疾病夢想一往逆深可以忘食可以忘寢窮而極焉并可以忘死情安得而不癡夫情之癡者莫如佳人才子非佳人才子獨有情緣也而傳奇家因其彼此憐惜之意往來纏眷之情感之爲夢鬱之爲疾又其甚者激之爲私奔爲離寬曲折顛倒無所不至而後情之量乃窮故忠臣孝子無非至情而傳奇家大半出於佳人才子亦何足怪至於草木非所謂無情者乎乃三百篇勞人思婦之什往往托興於此及觀花能奉詔草復化螢諸如此類情復何極歐陽公云草木無情有時飄零然則無情者不更爲情之獨癡者乎偶拈數種不次不倫類而推之則謂名花芳草即無情中之佳人才子可也

程希庵自敘

無情癡

星槎程作舟編

奉詔

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則天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次日駕幸花果盡放

擊鼓催花

羯鼓錄云唐玄宗時二月初旦柳杏將吐命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發折笑謂妃子曰此一事不與我作天工可乎

松變色

金樓子云梁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皆變色

杜鵑居喪

名山記云四明山上雙石如笋有杜鵑花叢生其顛春時爛若雲錦宋朝每遇遏密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云鼎湖龍去著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

應運珊瑚

說林云河伯宣神禹於河上獻四時寶花禹受珊瑚樹二株植明堂左右及受禪樹上有五色氣光明燭天至太康荒逸樹死

杏有雄雌

本草綱目云銀杏核三稜爲雄二稜爲雌雌雄同種乃結實或雌者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之亦易於結實

雌雄梨

金鑾密記云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樹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

嫁杏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言揚州所居堂前一杏極大花多而不結子一媒姥見此謂家人曰春來當嫁此杏冬深携酒一尊日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女裙一腰繫杏上奠酒祝詞來春結果子

聲音樹

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有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者省中即有入相俗謂之聲音樹

夜合簾

通志草木畧云何首烏以夜交名夜合䕺

開合菽

酉陽雜俎云胡椒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夜合合則褁其子於葉中

合歡菜

番禺雜記云南海有菜四葉相對晝開夜合名合歡菜

皂莢合歡

𥮶客揮犀云唐清華宮有皂莢一株相傳爲明皇與

貴妃同植每歲結實必有數十莢合歡者移植他處則不復合

並頭蓮

宋起居注云泰始二年豫章體湖生嘉蓮一雙同花並實合蔕同莖又北窻瑣言云貞元十八年神龍寺前生合歡蓮其花一莖兩房權德輿柳宗元以表賀之

夜合花

圖經云樹似梧桐枝甚柔弱葉似皂莢極細而密互相交結至暮而合一名合歡一名合婚其花令人歡樂宜植於庭

懷夢草

洞冥記云夢草似蒲晝縮入地夜則抽出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進此草懷之果夢夫人因改名懷夢

搖草

文苑彙雋云此草載之令人夫婦相愛生嶺南頭如彈子尾若烏尾兩扇開合見人自動故名

義笋

雜錄云明皇遊後苑有竹發密笋不相離顧謂諸王

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號義笋

合歡草

拾遺記云魏明時苑中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日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一名神草

淚竹

博物志云舜崩蒼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痛哭淚下沾竹遂成班點

花合四時

燕昭王時有長春樹其花春色碧春盡則落夏色赤
夏盡則凋秋色白秋殘則萎冬色紫遇雪則謝

十二時竹

暘谷漫錄云周俊叔家得竹一根植之家庭十餘年
笋凡三生其竹繞節而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十二字

連理枝

拾遺記云宣帝元鳳二年于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
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上枝跨於渠水下
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名連理枝

虞美人

白孔六帖云此草出雅州獨莖三葉一葉在莖端兩
葉在莖半有人歌虞美人詞則搖動如舞

思鄉棗

寰宇記云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常憶
長安築一城於易州如長安象城中有棗樹花而不
實枝皆向西南俗謂之思鄉棗

合歡橘

楊妃外傳云明皇蓬萊宮結一合歡橘上與妃子持
玩曰此菓似知人意

胎生杏

說聽集聞化縣有銀杏一株巨甚其實不由枝生只
從榦上擁腫處剖出人目此爲胎生銀杏

貞栢

六書精蘊云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指葢陰木而有
貞德者故字從白白者西方也

掌中芥

烏衣國有掌中芥實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
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乃可移於地中不經掌中吹
者不生食之能空中孤立一名躡空草

落花生

閩中落花生者其莖葉俱類荳花色亦似荳而黃枝
上不結實其花落地即結實於泥中又一種名滴滴
金者秋時開花荳如金色葉落滴地而生陶弼詩九
秋珠露滴成芽葢謂此也

離合草

稾書云守宮樹似槐夜則葉合晝則葉開候潮草莖
開有英如榆莢潮至則開潮退則合宵明草夜視如
列燭晝則無光望舒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媚草

博物志云詹草右詹山帝女所化也其葉鬱茂其實
如荳服之多媚於人亦名媚草

相思樹

寧野別紀云相思樹生嶺南其子即相思子古詩云
紅荳生南國此物最相思又一種荳頗圓小半段紅

半段黑豈所謂單思子耶

宐男花

說文云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婦人懷娠佩其花多生
男即萱草也一名忘憂草

斷腸紅

洞微云錢仁伉見隣家牡丹一本開花三百朵其色
如血每頂上有碎金絲如蛺蝶之狀仁伉踰墻取之
置盆中忽聞空中吁歎聲曰一開三百朵含淚向春
風明年三月裹朶朶斷腸紅

花妖

纂要云明皇沉香亭畔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
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
之妖也以賜楊國忠

斧痕荔

太平廣記云王媪荔屬宋氏名宋香被黃巢斧傷以
後結實雖千萬一一皆有斧痕

情樹

頓遜國有淫樹晝開夜合亦名有情樹花似牡丹而

香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必二根並種乃
生花

蹉跎樹

雜俎云月中有桂高五百尺名曰蹉跎吳剛學仙有
過謫令伐此樹隨斫隨合

交籐

李翱何首烏傳云首烏祖名能嗣閹弱無子嘗在山
中見籐二株相去三尺餘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至旦
採其根歸爲末服疾愈生子延秀孫首烏年皆百餘

歲至今此藥名曰交簾

艷種

鸎粟花九月九日及中秋夜必穿女子艷色衣服種之其花乃大而有色

發日樹

十洲記云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出時雲來蔽日其樹枝乃拂開之

相思木

述異記云魏苦秦難以民戍秦其妻思夫而卒既葬

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處因名爲相思木

笑舞花

李時佮云曼陀羅花即風茄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舞

抱尸木

泊宅篇云上虞縣曹孝女廟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一枯榮者枝榦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

紅草

名勝志云東鹿縣有紅草坡唐裨將張輿之墓草也餘草皆綠而墓草獨紅相傳爲忠血所化又塞外草皆黃惟明妃冢上草獨青故名青冢

茶頭樹

名賢錄云宋僧行滿棲華頂峯智者院知衆僧茶寮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客滿出坐寄生木必枝葉下垂滿去復亭立時稱此樹作禮茶頭

應禱

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銷恨花

太眞傳云禁中千葉桃盛開明皇與妃宴花下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媒葉

僖宗時于祐于御溝中拾得紅葉上有詩云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後娶得宮人韓氏乃向題葉女也故曰方知紅葉是良媒

合歡竹

九疑山第二重麓臺側笋長獨莖及生枝葉即分爲

兩梢人謂之合歡

三友柏

草木編云此柏每一株上分三色有扁柏有茨柏有綠柏蒼鬱可愛名曰三友

芙蓉王

石林燕語云慶曆中有朝士曉起見美女三十餘人麗服靚粧丁觀文按轡於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奔何之荅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王耳

戀子樹

戀子樹枝葉茂密結子如蓮實至冬葉皆萎其子經霜雪不落俗名苦戀子

花有歎聲

楊州事蹟云太平園有杏數株每至盛開設宴一株令一妓女立其下立牌曰爭春每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夫娘子

文苑彙雋云草子甚細有芒刺人過之輙粘人衣上名夫娘子又酉人謂其妻曰夫娘又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

義荆

集異記云京兆田真用慶田廣兄弟三人議分財産庭前紫荆一夜枯死真感而歎曰樹本同株聞分尚且憔悴遂不復分荆乃復榮如故

同心結

劉夢得詩云御柳青青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如今綰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故後人名柳絲爲同心結

悲秋葉

耳目志云立秋日梧葉即落故古詞云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皆秋

兼葭倚玉樹

晉毛曾與夏侯玄並坐丰姿綽約人謂之兼葭倚玉故下定啟云自分兼葭得倚玉樹

兎絲附女蘿

古樂府云冉冉孤竹生結根太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故婚家用絲蘿取其交結纏綿之意

義蘭
草木記云蘭喜叢生分之則經年不茂故名
人柳
溫公詩話云漢苑中有柳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故江之嫣賦云不比禁中人柳終朝剌得三眠
連理槐
摯虞連理頌云東宮正治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株
連理而生一幹一心以蕃根本
合歡梨

王鑽梨頌云太康十年梨樹西枝與中枝相合生於
玄圃皇太子令侍臣作頌
助嬌
開元遺事云明皇折千葉桃插貴妃鬢歎曰此花亦
能助嬌
孝竹
杭州孝竹冬則生筍叢外以衛母寒夏則生筍叢內
以解母熱
指佞草

博物志云堯時有屈軼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
名指佞
護門草
酉陽雜俎云常州有護門草寘諸門上夜有盜過其
門便叱之
不死草
太平廣記云秦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啣一
草伏其面即活鬼谷子曰此瀛洲不死草也
懶婦箴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思睡一名懶婦箴
老少年
俗名雁來紅其草老乃轉紅色故名老少年又名還
童草
人參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
兒啼
天尊芝
天寶初臨川郡人李佳徹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象

竹人
幽怪錄云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物長數寸儼似人形俗謂之竹人

松精
金陵記云方山野人見使者牽一白犬野人問其所居荅曰偃葢山隨至古松下而没意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

仙樹
陝西名勝志云祁連山有仙樹如人形山中飢渴者

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黃精
奚堅志云徐君方居與敎寺每日見黃犬往來訪其主不得烹而食之乃黃精也卒仙去

合歡棠
古今注云青棠樹似梧桐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董子云欲忩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

憐愛草
北戶錄云嶺表有鶴子草當夏開其花麴塵色形如飛鶴羽嘴俱全云是媚草採曝以代面靨上有虫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故名

鴛鴦草
益部方物記云鴛鴦草春葉晚生其稚蕊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鴛鴦並翅贊曰翠蕊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

節義花

馮子猶笑史云揚州瓊花天下無雙隋煬帝移植金陵而枝葉枯帝怒杖八十發回復活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趙棠國有詩云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脩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又禪智寺有紫牡丹一本每花各十二瓣值閏年輒開十三瓣宋政和間宣入御苑種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此時人稱爲節義花

義松

山川記異云南昌翊真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榦號曰義松

雌雄羅漢樹

泰和縣南有羅漢樹二株縈纒絆結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雌雄

獨根樹

南越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東向一枝名木威樹南

向一枝名橄欖樹

讓木

潯陽記云黄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張華曰交讓者此也又江隣幾雜志云楠樹直疎枝葉不相妨亦謂之讓木

陰陽柏

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柏兩株種於永懷寺殿左右毎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女香草

奚囊摘抽云女香草甚繁績婦女佩之則香開數里男子佩之則臭語曰欲知女子強轉臭得成香

待女花

採蘭志云蘭花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香

不死神芝

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

飛禽芝

羣芳譜云謝幼貞階前庭中忽生一枚如飛禽狀沈

子曰此飛禽芝也以處子中單覆之則活

相思竹桃

吳僧箚譜云昔人在涪陵相思崖吹竹神女見而悅之投以桃竹釵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名相思桃竹

墨竹

外紀云東坡於富川常以餘墨洒竹上明年新竹葉上皆有墨痕

項刻花

太平廣記云韓愈姪孫韓湘言能開項刻花愈未信

因聚土以盆覆之俄生碧牡丹二朶葉上有小金字
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後貶潮州
至藍關遇雪乃悟

將離

本草云芍藥一名可離一名將離故別離以此爲贈
鄭風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含環

北窗瑣言云元和中蘇昌遠居蘇州與一女幽會嘗
以玉環贈之一日廊前白蓮開見花房中有物乃所
贈玉環也因折之

槐來救

吳世澄與朱廷佩友澄夜坐有六老人扣門而揖曰
予輩與朱廷佩爲隣近聽讒言欲害予輩求君解之
翌日備述所求於佩佩驚曰門有槐六株意欲伐去
作室於上何物亦愛生如是遂舍之

母桑

文苑集云伊尹之母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
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名曰伊尹

相公竹

寇萊公死於雷州詔還葬於洛陽公安民迎祭斬竹
插地以掛紙錢後遂生笋成林邦人異之號曰相公
竹

梅花女

龍城錄云趙師雄遷羅浮日暮於酒肆旁見美人素
粧出迎語言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飲一綠
衣童子歌於側師雄醉寐既醒乃在大梅樹下又摭
遺云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扃鑰人莫能窺忽

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笑語郡侯駭之啟鑰閴不
見人惟東壁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
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

並蒂瓜

唐書云李融爲政得吏民心有祥瓜生六子而共一
蒂又漢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時以爲
嘉瓜

向日葵

說文云黃葵常傾葉向日朝向東暮西又名衛足

化生

許氏說文云萍無根浮水而生有青紫二種乃楊花所化也

蚊樹

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如枇杷子每熟郎拆開蚊子飛去名蚊子樹

化蝶

酉陽雜俎云百合花盒之泥其隟經宿化爲蝴蝶

化鼠

蔡州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如鵪鶉巢拆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如皂莢子目尚未開啾啾有聲矣

蝦苗

爾雅翼云蘆蝦青色乃蘆葦所化泥蝦乃稻花所化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

藥蠅

文獻通考云唐太和九年鄭注藥篋中諸藥化爲蠅飛去

楓葉魚

海物異名記云海樹霜葉風飄浪溺化而爲魚名楓葉魚

荇芹化鱓

異魚圖贊云土龍之屬荇莖芹根化而爲鱓形有黃白之異

腐草化螢

格物論云螢火腐草所化初猶未成蟲腹下便有光數日變而能飛一名夜光

反幾希叙

孟子別人禽之門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專以幾希屬之人矣然人有時而去禽獸反有時而存如烏得食而反哺雞見食而呼羣騶虞不殺麒麟好生仁之幾希也鷹不擊伏隼釋懷胎豸見邪而觸獬赴類而以義之幾希也豺祭獸獺祭魚鳩居不亂其匹雉雊必推其雄禮之幾希也燕伏戊己蝠忌庚申狨自斷其尾麝自决其臍智之幾希也玄鳥春來丹鳥秋至熊入冬而穴蟄猫及

午而睛豎信之幾希也孟子於人求其異我于禽獸求其同使得此而長存焉則平旦之幾希不特於牛羊而深山之幾希可同於鹿豕集成復取孟子之言而反之曰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幾希

反幾希

星槎程作舟編

象德

韓詩外傳云黃帝問鳳象天老曰鳳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伏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故郭璞贊曰鳳凰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

五行之精

月令章句云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王者視明履修則麒麟至又廣雅云麟含仁懷義行中規矩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遊必擇土不犯陷阱

律本

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篇以聽鳳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少皞氏以其鳴合十二律故設鳳鳥之官以爲曆正

玉書

闕里志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
日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

赤文綠字

尚書中候云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
綠字又述異記云堯時越裳獻千歲龜背上有蝌蚪
文記開闢以來事帝錄之號龜曆

陰陽變化

埤雅云龍鱗八十有一具九九之數陽之極也故爲
辰而司木鯉鱗三十有六具六六之數陰之極也故

變陽而化龍

應天干

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又埤
雅云月者陰之宗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

神守

魚經云魚滿三百六則龍引而飛出水內有鱉則魚
不隨霧去故一名神守

氣化

外史云蜀山之西崗有蓍禽焉曰鵙鵙之孕不精而
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覭此之謂氣化

介性

埤雅云雉性耿介善鬭妒壟護疆雖飛不越分界一
界之內要以一雉爲長餘者莫敢鳴雉不處卑溼故
又名原禽

賓主之禮

主奴之分兄弟之序

月令疏云仲秋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鴻
雁八月來其大者也先至爲主其小者以九月至爲
賓焉又物類志云雁在江淮洲渚間大者居其中令

雁奴圍而司邏飛有先後行列人若傷其一則飛行
中缺一焉

仁言

說文云黃鸝倉庚鳴則蚕出當椹熟時在桑樹上鳴
則蚕熟

卜易

埤雅云虎奮衝破又能畫地以卜食又類從云虎行
以爪坼地觀奇偶而行今人觀奇偶者謂之虎卜

避諱

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閒謂虎爲李耳故虎食物遇耳
即止以觸諱故耳

善樂嘉賓

禮書云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至麑尤出於天性故聘
禮取焉詩云呦呦鹿鳴善樂嘉賓

祀先

埤雅云豺足似狗其色黃季秋霜降之日取獸四面
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又
汲冢書云雨水之日獺祭魚大戴禮云豺祭獸謂之
反幾希

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

自愛

廣雅云犀自愛其角每歲一退角必自埋於山中又
山雞自愛其尾每栖必先擇置尾處一名避株

任重致遠

春秋說題辭云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
合功故人駕馬負重致遠以利天下

斷獄

論衡云獬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
者以羊觸之

養如木雞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日方虛憍而恃氣又
十日日猶應影響又十日日猶疾視而盛氣又十日
日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
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識字

金城記云衛濟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凡
濟川檢書悉令鶴啣之一一無差
反幾希

救子

隋書云烏程有樹高踰百尺上有鵲巢人欲取之不
能上將伐其樹鵲恐殺其子乃自拔氄毛投於地下

戀主

異苑云檀道濟鎮潯陽臨入朝與家人別所養孔雀
來啣其衣驅去復至戀戀如不忍別者後道濟果被
誅

救人

續搜神記云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忽墮一坑不能出

其中有數熊子一大熊出菓栗分諸子噉視此人亦
以一分與之其人啖之日以為常後熊子大其母負
子出亦負此人出遂得無死

獨忿

杜陽編云懿宗同昌公主出降帯獨忿犀其犀圓如
彈入土不朽爛帯之令人獨忿怒

報恩

異苑云陽山縣有人行田間忽遇一象以鼻卷之入
深山見一病象脚有巨刺此人為拔去之病者即起

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人還本處又晉郭文見一虎
張口口中有一橫骨文以手探去之虎至明日啣一
鹿置郭堂中

感孝

先賢傳云伍襲丁父憂廬於墓墓側有一鹿每襲哭
輒悲鳴焉

救主

晉書云石勒傭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鹿過軍人
爭逐之勒乃獲免俄有一老人謂勒曰向鹿者我也
君應為中州主故來相救耳

求助

呂公義鷹記云江南陸氏畜猴雛每見婦女必跳梁
主患焉謀殺之猴先覺登屋夕則潛下有臂蒼鷹者
陸與語縱鷹擊之猴舉瓦折身不能得鷹乃逝去次
日有兩鷹相繼搏翔下擊先者揚翮繼者疾至猴不
備就擒臂者招其鷹還而來助者乘風載揚不知所
之

誦經誦詩

法苑珠林云東都有人養鸜鵒以其性慧施於僧教
之能誦經一日在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
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又明皇有白
鸚鵡號雪衣娘授以詩篇數遍即能諷誦

不忘故主

建炎實錄云宋徽宗時西龍貢鸚鵡徽宗置之安妃
閤教以詩文及宣和末遣中使送還本土後郭浩至
隴口見一白一紅鸚鵡語於樹間問浩來自杭州知
上皇安否浩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浩賦詩

云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止妒

英華云梁武平齊獲侍兒子餘輩頗娛於目爲郗后所妒左右進言曰臣讀山海經以鶬鶊爲膳可以止妒梁武從之後郗妒稍減帝神其事

恩愛

文苑彙雋云鴛鴦文禽也一名匹鳥毛有文彩雌雄不相離日並翅夜交頸人傷其一則相思而死今世

鴛鴦錦鴛鴦枕鴛鴦被鴛鴦尨本此

報時

天寶遺事云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其下因謂之報時猿

垂韁救主

異苑云符堅爲慕容冲所襲墮而落澗追兵將及馬躊躕臨澗垂韁與堅澗深不能及馬乃跪而授之堅攀之得岸而走

待喪同歸

幽明錄云吉翰帶一青牛之任後翰以疾卒牛流涕不已吉氏喪未舉先遣牛還牛不肯行人知其異留以待喪喪既下船牛乃隨去

節婦

燕女墳記云宋有節婦姚玉京室內有孤燕集玉京臂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曰明春復來次年至縷如故因贈以詩曰昔年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如是者六七年後玉京死燕來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郊燕尋至墳所亦死

傳書

文苑云任宗客湘湖不歸妻郭紹蘭見堂中燕歎曰夫壻離家數載生死不知爲我附書可乎燕即止於膝紹蘭作詩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書完繫於燕足燕飛去止於宗肩視之乃妻書也感而遂歸

啣環報德

齊諧記云楊寶幼時見黃雀爲梟所搏墜地寶收養瘡愈飛去後化黃衣童子啣玉環四枚來報曰令君

子孫世世潔白位列三公

聽經

兩京記淨影寺沙門慧遠養一鵞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鳴呼不止僧送入京至寺竟入遠房每講經輙入堂伏聽一日忽哀鳴不肯入堂而遠卒

五德

文苑云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

窻下談玄

幽明錄云晉兗州刺史宋處宗買得一長鳴雞養在窻下當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溼草救主

搜神記云李信純養一犬行坐相隨一日於城外飲酒醉卧草間會太守鄭瑕出獵縱火焚草犬見火來口曳信純衣不動有一溪相近犬即入水溼身來卧處周圍以溼身滚之獲免犬困運水困乏遂斃信純醒見犬死毛溼周圍看火跡乃知其事聞於太守命具棺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

互乳

僉載云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旌獎

好爵不動心

傳奇云戍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中見一人吟詩曰爲懈肉食王忌深日晏蟠蜒卧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熟視之乃一大駁猫也

易腸

博物志云唐房升仙雞犬並去惟以鼠惡棄之其鼠自悔一月凡三吐其腸又錄異記唐鼠腸出數寸三年一易之名易腸鼠

認心

崑崚天墉城中有獸象腹獅心日食醉仙玉草飽而醉則伏地而嘔其心隨嘔而出少頃醒以爲此我心也復吞而入世號爲認心獸

掃地焚香

東晉時鞞陀羅尊者譯經於天寧寺有二青蛇自蓮

池中出爲尊者掃地焚香自旦至暮俟其收經卷乃去

欠債還錢

獨異志云揚州嚴泰見漁舟載龜五十泰出錢五千文贖放之是夕有烏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父母受錢怪其無由及泰歸乃述贖龜之異

怒停當車

淮南子云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公曰

若爲人必爲天下武勇矣廻車避之

依窻什讀

車胤好學家貧無油夏日囊螢火以照時値風雨胤歎曰天不成我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窻比常更倍每讀訖乃去

破賊

南越志云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掠民將入府庫其郡公常養蜂忽有蜜蜂數萬同出螫羣賊身首腫痛兩目盲合乃棄之而走

立功異域

蘇武使匈奴留之詭言武死昭帝遣使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匈奴驚乃遣還

催歸

寰宇記云蜀望帝讓位於鱉靈遂亾去化爲子規格物論云一名杜宇三四月間夜啼云不如歸去自夜達旦其聲哀切或啼苦則倒懸於樹

巧舌

格物論云百舌鳥形如鸜鵒能反覆其舌效百鳥之

音至五月後即反舌無聲亦候禽也

致書郵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時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依所教飛往投之名曰飛奴

知幾

列子云海上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之至者百數一日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羣鷗皆飛而不下故李商隱箴云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

高隱

列女傳云陶大夫妻曰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

辟寒

開元遺事云交趾進犀一株色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殿中暖氣襲人上問其故曰此辟寒犀又孔帖云文宗延學士於內庭李訓講易時方盛暑命取辟暑犀以賜之

義不拜賊

南楚新聞云明皇所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紿之曰此自海南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殺之

知水脈

博物志云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脈每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掘之即得

聽水

述征記云北風動河水合須狐行此物善聽冰下無水然後過河

黃耳傳書

述異記云陸機好獵在吳有快犬曰黃耳後仕洛語犬曰我有家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機爲書以竹筒盛之繫犬頸犬疾走到家家人開筒得書仍作荅書置筒內犬復馳還洛後犬死葬之至今有黃耳冢

黠智

南越志云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往啄之

乃捲烏而去又行動恐人見常吐墨以自蔽

好客

竹屋奇書云仙都縣山中有鹿甚老將有客至輒夜鳴故縣令嘗以此候客之來未嘗或失

歸隱

周穆迎意而居靈甲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

凌霄之姿

支公好鶴任剡東有人遺其雙鶴公恐其飛去乃鎩

其羽鶴軒翥不能飛反顧其翅如有懊恨意公曰既有凌霄之姿豈甘爲人作耳目玩養令翮成放之

隨緣

滇中有鳥蒼色類鴇凝立水際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其處名曰信天緣

守拙

三書云班鳩一名拙鳩不食葷腥爲巢不奢賓志公偈曰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道家緣了

知時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二月作聲云春起也三四月又作聲云春去也人呼爲報春鳥

忠義

唐昭宗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朱梁簒位取猴令備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前跳躍奮擊之

訴冤

溫璋爲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鈴聲視之乃鴉也璋曰是必訴人捕其子者吏視之果然

知言

長安城西雙闕上有雙銅鵲高丈餘一鳴三穀熟再鳴五穀熟

覆庇

崑崙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張右翼覆西王母

得過且過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有翅不飛盛暑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寒毛盡脫落乃自鳴曰得過且過

起死回生

秦始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神鳥啣祖洲不死草覆死人面即活

指揮如意

竹屋奇書云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羣鹿隨麈皆視其尾所轉爲準故古之談者揮焉

朋友有信

北方有獸其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食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巨虛巨虛見人來必負蹷而走

父子有親

武平有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人以藥矢斃母取母皮痛鞭之子乃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母皮而後可養

情癡

南方有比翼鳥飛止飲啄畧不相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

通姤

竹屋三書云昔有男女相愛書扎相通皆憑一鳥一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乃以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來有如白日至今名此鳥爲情急了

塡海報仇

精衛生北山初赤帝之女游東海溺死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

敬長

世傳八月一日蟹取稻芒二枚長一二寸東行輸送其長

斷腸

顧敬亭云吾孫圃旁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縶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見其偶者突然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之其腸寸斷矣

貞烈

徐天池云衛衙梓巢鸛父死於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計拒之雄怒啄殺其四雛母哀頓而死雄乃遁去

吞蝗

名勝志云永樂間葉宦知衛輝府適有蝗災一日羣鳥飛食之蝗盡而鳥亦死命收葬之名曰鳥塚

隨人念阿彌

史天志云天台寺畜一鴝鵒每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日立死籠中舌端生紫蓮花大智律師爲之頌曰立

亾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花也太奇

積聚

洞冥記云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自丹州來啣青沙珠積成隴阜名曰珠丘

符讖

尚書中候云呂尚釣於渭濱魚腹中得一玉璜有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飛騰

嶺表異錄云雞子魚形如鷂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

尖而長每風濤即乘風破浪飛於海上

交歡

一統志云廣西橫州有蛤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於地人往捕之亦不知以手分劈雖死不開

比翼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鶼

長相思

彙書初編云蘇杭有相思鳥雌雄不相離人得其一置之籠中其一則棲於籠外守之不去

懷刑

饒州樂平馬廷鸞讀書披雲閣下有池嘗苦蛙噪偶以楮爲三木曰再喧罪汝自是池無蛙聲名曰靜蛙池

夫婦有別

陰陽變化云雎鳩不再匹常立河洲之上爲儔偶故俗傳雎鳩交則雙翔立則別而異處

寄子

博物志云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代爲飼之

長幼有序

天中記云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凡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食之

惜春

九華志云蘐山鳥一名惜春似燕而小春深見人輒啼曰莫摘花菓

詩詞

彙書云禽言如杜鵑之呼曰歸去好竹雞之呼曰泥滑滑鳴鳩呼曰家家布穀鷓鴣呼曰哥哥行不得也號呼曰鳳凰不如我淘河呼曰提葫蘆沽美酒

懷土

字說云蝦蟇懷土取置遠處一夕復還其地雖或遐之常慕而返故名蝦蟇

知雄守雌

本草云天下之兔皆雌惟月中兔爲雄故以中秋望月而孕

反幾希

忙人閒事叙

魏豹傳云人生如白駒過隙夫隙影亦無幾耳少時既不解事稍長即有世業有人事有家計有父母葬祭兒女婚嫁矻矻窮年殆無虛日何其忙也乃一二名人墨客出名利之塲入烟霞之表尋山問水栞月披風花奴鳥使酒董茶顛行本分事絕自在緣桃花流水别有天地又似於忙中另闢一閒境借閒時了閒事說閒話結閒情嗚呼又何其閒也偶拈數事置之案頭借彼神賞適我瑯言或亦隙影中偷閒之一法乎夫看之忙事閒中忙也余之閒事忙中閒也集成復爲晨雞暮鼓者下一轉語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怡人閒事

星槎居士編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登峴山置酒詠歌嘗歎息謂從事中郎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望遠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陶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禾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袁豐居宅後有梅六株嘗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

情少傾城笑耳

謝惠不妄交門無雜客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惟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禽魚自來親人

李白登象耳山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顧長康畫人每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衛洗馬初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會稽多名山水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

孫子荆少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

流王曰石可漱流可枕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長孺徐益孫曰吾有目有足山川風月我所能到便即屬我我便是山川風月主人

桓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聲已而思得歎曰鼓吹自來人思

潘師同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至問所須師同對曰臣所須者茂林清泉山中不乏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　聞巢由買

山而隱

許謹遇任放不拘小節與親友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但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茵

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謝孺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

瑜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李永和杜門却客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嘗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米芾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覩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王摩詰在京師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酒臼經案繩床而已

袁粲家居負郭每策杖逍遙欣然忘返郡南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嘗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李建勲蓄一玉磬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淸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急起擊磬數聲曰聊代淸耳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名百花帶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

吳立夫好遊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有司馬子長遺風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文亦兒女語耳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宴一株令一美人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李岩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味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

唐賈島嘗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孫公仲新宅落城市聲不入耳俗軌不到門客至共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客談世事便以大白浮之

成芳隱麥林山剡苧織布爲短欄寬袖之衣着以沽酒自稱隱士衫

關文行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練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無紙知慈恩寺多柿葉乃借僧居取紅葉學書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閉戶著書或獨行野外誦讀不得意則痛哭而歸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坐而觀之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懷素居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本以供揮洒名其居曰綠天庵

沈悠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何喬守溫常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

居無所得乃出新醋一餅共酌劇談竟夕而别時稱何虞醋交

魏去非與余敬止張來儀結破浪社盟曰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者不得入吾社

虞仲翔放棄南歸嘗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宋宇嘗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圃內曰天苗此

徒助予鼎俎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對月獨飲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語酒盡各散去

七月七日人皆曬彩衣郝畜乃於庭中向日仰卧人問其故曰但曬我腹中書耳

謝靈運好遊山涉嶺必造其巔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名登山屐

許渾好遊山水體便登陟時云許渾非但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許由隱箕山無杯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猶以爲煩卒去之

覺林僧志崇收茶有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

陶隱居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乍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白居易每良辰美景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援琴操宮聲快弄秋思一遍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曰粗羹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

阮宣子通率簡易不喜見俗人每出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家便獨酣暢

司馬溫公居洛與故老遊集相約酒行菓食數不過五爲真率會

蘇子瞻在嶺表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遊者亦不盡擇有不能談者則强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于是聞者絶倒

晏元獻公佳客至必留飲不預設但人設一空杯數行之後案上乃粲然矣歌樂既罷曰汝輩呈藝已徧吾當呈藝具筆札相與賦詩以爲樂

郝詵嘗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淨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停驂久之而去

天游子號負圖先生展茵徧名山或問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

王子猷雪夜憶戴安道便乘小舟訪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入而返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每借人宅住便令種竹或云暫住何煩乃爾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羊元君有山當戶峯巒亭秀每踞胡床終日嘯傲數

曰此翠屏宜晚對後名其山為翠屏山

韋蘇州每所至處輒掃地焚香而坐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于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或問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耳

張季鷹任縱不拘人號為江東步兵或云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呼吸之間想通帝座恨不携謝脁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掃帚沾泥汁以書壁蝓蜒斐亹極有好勢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漢侍中習郁于峴山南作魚池池邊有高隄隄上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山簡每臨此池未嘗

不醉曰此吾高陽酒池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二日醉三日病酒

李愚云余夙夜在公不得浪游華胥欲作蝶庵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而以陳摶配食特怭者難為注籍供職耳

殷洪喬為豫章郡臨行都下人附書百餘函至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以情死

王處仲每酒後輙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敲唾壺口盡缺

北齊崔儦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孫子荆臨王武子喪痛哭畢向靈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之賓客皆笑子荆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校讐嘗語人曰誤書思之便是一適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起舞望見者以爲仙人

張功甫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淸夜與客以梯登之飄搖於雲表

鄭棨嘗騎驢踏雪而行謂人曰吾詩在灞橋風雪驢子背上

魏去非拈香一瓣向佛前發願今世不敢妄求唯願來世讀史三年讀藏三年著述三年

韓文公遊華岳之巔下視險絶恐慄不能下至痛哭欲絶遺書爲訣

林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嘗畜兩鶴或泛小艇出遊客至則放鶴以爲娛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茶租自判品第每登舟設篷席賫束書茶竈筆牀釣具自號爲江湖散人

張敔居許之西城有園號小斜川花木泉石互相掩映公處其中行吟坐嘯旁若無人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歌

劉伯壽居玉華峯下號玉華庵主有妾名蕊草芳草伯壽每出乘牛吹鐵笛二草以蘄笛和之聲滿山谷

及歸必命觴共酌

張聖清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罍洗管絃之屬皆具客至清酒一尊枯棋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聖清披紅牙倚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

蘇頲與李義甫同掌文誥于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諸學士玩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命撤去今相傳爲撤燭會

庾亮鎮武昌佐史殷浩等乘秋月夜共登南樓俄而

亮至諸佐史欲避之亮曰老子至此興復不淺遂共登樓談詠盡興而返

王元寶每遇大雪必令僕夫掃門巷爲徑迎賓客宴飲爲暖寒之會

謝安集子女論文俄而雪下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絙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上元放燈前後三夜唐時錢氏納土進金錢買添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

陶淵明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就酌大醉而歸

阮籍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

司馬相如攜文君之臨卭盡賣其車騎爲酒舍令文當壚身自傭雜作滌器於市中

司空圖預爲冢壙每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

中哉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東海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下成連刺船而去伯牙四望無人但聞海水空洞山林窅冥鳥獸悲號歎曰先生移我情矣遂援琴而作水仙之操

崔詵愛吟咏一日病其友視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病耳至今以爲口實

王晞仕齊爲并州刺史未嘗以世務爲累每良辰美

景登山臨水以詠燕爲事人稱爲方外司馬

呂徽之逃名不仕以耕漁自給一文士慕其名造訪之徽之在溪上捕魚隔溪語曰公且到舍我得魚將換酒矣少頃携魚酒至盡歡而散

祖納好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奈何奕棊納曰聊以忘憂耳

匡衡勤學有富家多書乃爲客作不求其價但借主人書遍觀之

王羲之學書池水盡黑素性好鵞聞山陰道士有羣

鵞求市之道士曰爲我寫道德經當以此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去

蔡邕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宋纖有遠操馬岌造謁拒而不見岌乃題詩石壁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珍室邇人遠徒勞我心

阮籍隣家處子有才貌未嫁而卒籍與無親且不識而竟往哭之盡哀而返

霍定與友游曲江以千金購人竊貴侯樹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女士爭買擲金錢

鮮于伯機得怪松一株植於齋前朝夕撫玩呼爲支離叟

李衛公守北都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公愛之令其寺僧每日報竹平安

邢道人常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福山曹氏植梧桐數畝主人將納凉其下令人以新水沃之謂之洗桐

桓伊善蔡邕柯亭笛王徽之聞其名因赴召京師遇桓於岸上徽之請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矣即廻車據胡床爲作三調三畢即上車去不交一言

鄭公慤伏日率賓僚避暑取大荷葉以簪刺之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以盛酒名碧筒

薛道衡每欲搆文必隱處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

孫山人雁洲有屋數椽外隙地半畝悉種名花異草

紅英的的籬落間日與同志唱和題其居曰衙門之下

楊誠齋七十強徤退居湖南老屋一區僅蔽風雨嘗自贊曰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淸風

閒書卷之二終

閒書卷之三目次

蘭本紀
菊縉紳
姑妄言
草史

蘭本紀敘

余齋之中劃土而王蘭且集本紀一帖以作實錄客有難之者曰牡丹之為花王久矣子獨以蘭為王其亦有說乎曰是非余之言而孔子之言也孔子於隱谷之中見芳蘭獨茂曰夫蘭當為王者香孔子王之矣余安得不稱之為王客又曰子之王蘭似矣然世之所重者皆夏蘭如高濂蘭譜李奎種蘭訣是也子獨有取於春蘭其亦有說乎曰是亦非余之言而孔子之言也孔子厄於陳蔡語子

路曰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是亦率土皆王之意也若李奎高濂所稱夏蘭培養收藏殊費人力而主人性懶但欲以花供我不欲以我供花故獨有取於春蘭且百花皆盛於春今集本紀始於春王正月春秋之義也是亦孔子之言也

蘭本紀卷之三

星槎居士編

紀年

春王正月

按花曆正月月令云蘭蕙芳

紀名

本名春蘭　一名山蘭　一名草蘭　一名祕蘭　一名女蘭　一名幽蘭　一名弱腳蘭　一名獨頭蘭　間有一莖兩花者名並頭蘭　又性喜叢

生名義蘭

徽號　爾雅翼云蘭為王者香　王龜齡十八香詞稱蘭為國香　張敏叔十二客稱蘭為幽客　居本畯士八士稱蘭為芳士　文苑稱蘭為燕尾香　陳稍公云古人名蘭為香祖

別派　建蘭　玉蘭　木蘭　紅蘭　風蘭　四季蘭　真珠蘭　秋蘭　報喜蘭　又蕙名九節蘭　水仙名儷蘭　梔子名林蘭又名杯蘭

紀績

蘭芽　詩云蘭茁其芽稱人佳子弟也
蘭英　周履靖菉譜有蘭英
蘭蓀　譜云花之實名曰蘭蓀
蘭膏　眷公云蘭有一滴露珠在花心名曰蘭膏
蘭佩　離騷經云紉秋蘭以爲佩
蘭湯　荆楚記五月五日人多藝蘭爲湯以沐浴
蘭閨　女子之室幽閒貞靜名曰蘭閨
蘭若　佛氏取清淨草庵之意名其居曰蘭若
蘭舟　魯班嘗用木蘭造舟故後人有蘭舟之名

紀事

孔子反魯見隱谷之中香蘭獨茂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而賦猗蘭操

鄭文公妾名燕姞夢天使與巳蘭花曰以是爲汝子後生穆公名曰蘭

曹操欲殺楊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蜀先主欲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

漢官儀尚書郎懷香握蘭

霍定與友遊曲江以千金購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

梁武帝目送謝覽曰此生覺芳蘭竟體

汗漫錄云王維家貯蕙蘭以黃磁斗養以綺石故經年彌盛

楚俗賤蕙而貴蘭故養花之室西養蕙東養蘭

文苑云蜂採百花多置翅股間惟蘭花則負於背脊入房則獻於王

張翊花經一品九命首蘭而次牡丹

毛伯成自負其才氣嘗自謂曰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左傳行潦蘋蘩季蘭尸之注云季蘭服蘭之女也

端人種蘭有三品紫梗青花者爲上青梗青花者次之紫梗紫花者又次之

郭橐駝種樹書云種蘭忌洒水

草木疏云以蘭浸水人食之致死

文苑莊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山林之間大抵九蕙

而一蘭

黃山谷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
而香不足者蕙也

紀雜

漢武帝名旨酒曰蘭生

馬經曰馬青之別有二其一曰護蘭

海外有樓蘭國去長安八千里

張正甫觀音碑云自騰蘭之演教中國也殆將千歲

齊敬兒曰我車邊猶班蘭物注云謂劍也

目連亡母具百味盂蘭供養大德佛

僚國依樹積木人居其上名曰干蘭

都梁有山專生蘭花俗呼蘭爲都梁今以名其縣

皐蘭山名霍去病合短兵鏖皐蘭山下

蘭名如秦弱蘭蘇若蘭之類

蘭姓中山宮音鄭穆公支孫以王父字爲氏漢有蘭
廣爲武威太守蘭欽爲衡州刺史

紀贊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韘

孔子家語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

屈子離騷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畮

許氏說文蘭香草也叢生山谷紫莖綠葉一幹一花
幽香清遠

孔子猗蘭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
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
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韓昌黎猗蘭操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于蘭何傷今天之
旋其昜爲然我行四方以月以年雪霜貿貿薺麥
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
子之傷君子之守

梁宣帝蘭詩

折莖聊可佩入室自成芳開花不競節含秀委微
霜

明章皇帝猗蘭操

蘭生幽谷兮嬅嬅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
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戲賢人兮汝其予輔

張正見蘭詩

披襟出蘭畹命酌動幽心鋤罷還開路歌喧自動
琴華燈共影落芳杜雜花叢莫言聞逕裏遂不斷
黄金

廣陵女士花殿最

品曰伍衆草於叢林貞姿獨異托孤根於空谷芳
藹自殊典歎者援琴行吟者紉佩

余君翼花錫命

一品芳卿錫詞曰春蘭如美人不采羞自獻時聞
風露香蓬艾叢不見此咏蘭隹什也嗟嗟國香與
衆草爲伍孤韻托空谷以全何怪典歎者援琴行
吟者紉佩

張九齡詩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羨旨蓄豈欲近名
園遇賞寧充佩爲生莫礙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爲
人論

舒芬蘭詩

謝庭分植兩三叢天下何花可與同質伴菊籬堅
晚節香隨芝室散秋風屈原援入離騷裏燕姞移
居佩服中一種國香依衆草托辭曾入孔絲桐

楊廷秀蘭詩

靈徑偷開淺碧花氷根亂吐小紅芽生無桃李春
風面名在山林處士家常坐國香到朝市不容霜
節老雲霞江蘺圃蕙非吾耦付與騷人定等差

許振光種蘭詩

蘭爲王者香比德於君子披拔衆草中未嘗自爲
美有德居尊位衆草自莫比吾得與之親芳香染
衣履彼夫蒼萊葹望望遠將徙
燕姬偶徵夢玉麟自投懷蘭孫久延佇今始列吾
齋或云葉可愛孃孃如嬌娃種蘭有與譜孕毓在
根荄根叢葉自茂森森玉筍排人事既已盡天意
當無乖所以謝車騎惟願生庭堦子弟我何預正
欲使其佳
芳香本天性陽和氣常溫臭味堪永日如與同心

言十步所必有蕙林自翩翻寧以人勿服而遂花
不絮浮靄鬱蒼翠三徑繞幽軒種蘭固有道但無
使當門
幽蘭在空谷乃與衆草伍夫子顧見之停車援琴
鼓自傷不得志窮老媿俯脯念茲感予心握蘭淚
如雨蘭與夫何傷芬芳自終古
周弘讓山蘭賦
爰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裁通視
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衆情之服媚寧紉

結之可窮乖延佇之能洎稟造化之均育與卉本
而齊致入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於
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顔師古幽蘭賦
惟奇卉之靈德稟國香於自然灑嘉言而擅美擬
自操以稱賢詠秀質於楚賦騰芳聲於漢篇冠庶
卉而超絕歷終古而彌傳若乃浮雲卷岫明月澄
天光風細轉清露微懸紫莖膏潤綠葉氷鮮若翠
羽之羣集譬彤霞之競然感羇旅之招恨狎寓客

之留連既不遇於擧採信無憂乎剪伐魚始涉以
先萌題雖鳴而未歇願擢穎於金陛思結蔭於玉
池泛旨酒之十醞耀華燈於百枝
徐文長山蘭詩
莫許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縱令摘向韓
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星槎猗蘭操
我有幽蘭猗猗揚揚春夏長養秋冬閉藏吸風飲
露應乎陰陽常含劍氣時吐幽光春風骨格秋水

衣裳其色古淡其神清剛中豈無德如松如篁爲
花盟主誰曰無當世無識者甘老窮鄉抱道而處
蔚其文章落落自好馨聞四方豈以無人而或不
芳爰有桃李睥睨其旁羣曰某某素名國香中林
獨茂鬱乎蒼蒼採而佩之爲國爲王胡爲泥中與
草爭長千紅萬紫各擅勝場傷哉蘭也終日伴凡
神色沮衺志氣徜徉以陰以雨負此氷霜援琴而
歌刻羽引商嗟彼蒼天莫予云良蕭敷艾榮使我
憂傷

小蘭亭種蘭三十首

東

茅亭虛敞四山通種得幽蘭谷可空弱態盈盈羞夜月清香冷冷笑春風依人偏覺令人遠伍草何嘗異草同莫道違時無識者芳心曾寫入琴中

二冬

一點嬌娥性所鍾移來不覺綠叢茸雖無桃李繁華面頗有林泉冷澹容月照芳叢莊閒靜風飄翠帶舞衣鬆謝家分植堦庭後時聽花間笑語濃

三江

臘雪春風未肯降蘭芽出土勢如扛為憐空谷多幽客時送清香到小窗佳話曾留燕姞夢高懷常在屈平江豈甘一化成蕭艾又惹閒花恨滿腔

四支

蘭亭未及敘蘭辭我種蘭花為補遺春色不隨流水去香情偏與茂林宜露芽滚處堪攜酒風葉叢中好賦詩自喜生來無俗態莫愁空谷少人知

五微

幽花原自愛庭闈分植堦頭日影微未許繁華輕助艷全憑空翠暗添肥滋來香噉遺騷客夢與芳枝報貴妃任是東風多薄倖不教蜂蝶亂春衣

六魚

春蘭分植在春初蓓蕾纍纍已半舒只為幽情難結客自甘空谷獨憐予梳風常愛芳叢密映月偏宜花影疎縱使當門何用刈繞堦原不礙羊車

七虞

村居四顧笑無徒臭到蘭花氣味殊自愛春風三徑滿肯同秋草一時枯枝頭摘葉分疎密花下尋香化有無揚猗滿庭眞可佩何妨自命作花奴

八齊

春草萋萋綠滿蹊謝庭移植一枝低臨風蕭灑渾宜佩帶雨扶疎澹可攜覓藥蜂兒難入室尋香蝶子易沾泥自從賦就采蘭後多少才人費品題

九佳

貧居無物稱蕭齋覓得山花致頗佳瘦葉高抽分劍氣芳心細吐慨幽懷抄書不厭香堆案踏月渾

疑綠滿鞋一種幸姿留世外問誰招隱到天涯

十灰

千紅萬紫總塵埃采采幽蘭滿苑栽未許芳情留翠幙且分綠意襯蒼苔新聲漫寫爲琴操逸態爭傳是草魁最愛月明人靜後一叢香雨拂窗來

十一眞

日暖風柔草色新喜君蕭洒自成隣移來堦下千層碧留得人間一點眞隔檻青芬人解佩繞庭紫綠客鋪茵雖然不作溫柔態占盡烟花無限春

十二文

春塘草滿蔓慇懃曠世風流逈不羣根與土般香不染花同葉樣綠難分宜山宜水皆成譜爲國爲王不在茨寄語讀書窗下客當前早已見青雲

十三元

種蘭千本自成村三徑非徒松菊存我獨相憐同入室世皆欲殺爲當門性情雅澹良朋友氣味幽閑好弟昆讀罷悠然懷往事一枝猶可薦王孫

十四寒

亭以蘭名好種蘭年來漸覺綠成團疎而又密三窗滿直似還斜一徑漫語有同心君子臭味如適口野人飡也知不是貪空谷留取幽香好辟寒

十五刪

新種蘭花手自刪欲留春色滿庭間時嘗覺花如葉茂處還疑室是山煑茗應憐芽易老抄書不厭露猶斑與君對酌堪忘醉貰酒何妨笑主慳

一先

從來幽客愛林泉此地宜蘭亦夙緣欲養雖無王氏石相親喜有謝堦甎三春花發都粱縣一燕香飄燕尾鈿分付園丁休亂摘曲江曾記擲金錢

二蕭

庭院春光尚寂寥英英欲立是蘭苗肯辭春藥三分媚不讓秋棠一段嬌露滴花心香點點風飄葉尾綠條條只因不改松筠操也令羣芳識後凋

三肴

蘭子蘭孫種滿巢半依石砌半堂坳但期一色皆風雅無慮千株似草茅雖折肯貪榮是艾不才終

覺繫非匏村居久巳嗟離索喜有同心物外交

四豪

花中君子美蓮操我愛蘭花韻更豪常喜風情搖玉珮不貪日色洗宮袍彈琴擬續幽人曲作賦嫌同放客騷一種風流堪自賞肯隨凡草薦溪毛

五歌

空林無語自婆娑碧色幽情混太和時訝半天香作隊忽疑平地綠成波雨晴風露天然譜花葉根芽自在窩解得春光留戀處不妨搔首共吟哦

六麻

盡道蘭爲隱逸花看來偏覺有英華巧於避石抽新蕚擅自穿廊長舊芽伴草流霞迷石徑助蕉分綠上窗紗莫言大地春無主早是清香第一家

七陽

室有蘭花典便狂何妨猗猗又揚揚風情雅淡真堪佩骨格崚峋不用粧時訪草書尋字聖偶評花史識香王等閒占盡三春秀莫羨當年黃四娘

八庚

幽谷逢春處處生蕭然物外有餘情皆頭得蕙爲朋友室內惟芝是弟兄徹骨幽香尋不出穿林小葉織難成一枝堪作羣芳主分付流鶯莫亂行

九青

手倦拋書坐草亭問蘭何事綠青青一枝終日伴凡艸三徑何人識異馨騷雅會須成國色英華原不借山靈春風花柳等閒度對此猶堪語獨醒

十蒸

村落知無耐久朋皆頭蘭蕙氣如蒸獨頭不碍冠

爲籜弱脚何須襪是菝閨閣幽閑堪伴女草庵清淨又宜僧真香一點尋無跡爲問騷人佩未曾

十一尤

春雨春風氣味投繞階鋪得綠陰稠生而伍草林方茂久不聞香室更幽澹雅何曾隨客步風流幾欲上人頭山中自古誇盟主莫怪閒花一見羞

十二侵

半世閒居笑陸沉爲君今日一開襟既無高榦遮庭日又有繁枝匝地陰自愛露風堅素骨肯教蜂

紫亂芳心偕頭若解憐同調細譜雲和幾曲琴

十三覃

種蘭最喜向窗南日暖庭前草亦酣香夢迷離分曉色柔情綽約帶晴嵐不嫌葉密風難入偏愛花開露半含奕奕丰神眞絕世何妨一上美人簪

十四鹽

春來芳艸自熙恬香到蘭花不可添點點凌霜丰骨瘦枝枝濯露性情廉和芝占盡三春秀與麝分來一味甜只爲清芬曾竟體繞庭未許落花粘

十五咸

種花一日滿空岩蕪艸還須十日芟九畹遺芳風自古三春標格品非凡紫莖羞澀佳人鬟綠葉扶疎處士衫對此儘堪酬素志何須紉佩吊彭咸

蘭爲花王詔

蘭亭主人於花陰深處設清茶一尊好香一爐啟請花神而言曰自李唐以來洛陽牡丹號稱花王按牡丹香不及桂色亦如蓉若取其魁太則芍藥亦未嘗小若取其富貴吾觀其春老花殘枯枝骨立幾如寠人以此稱王於花中正恐羣芳立叛余考古典爾雅翼曰蘭爲王者香孔子見香蘭獨茂曰夫蘭當爲王者香鄭燕姞夢天與蘭花曰蘭有國香王龜齡十八香詞亦稱蘭爲國香張翊花經錫命亦首蘭而次牡丹據此則蘭之爲王也久矣且其德之宜王者有八春獨早一也種獨易二也色獨碧三也香獨遠四也不貪日五也不擇地六也叢生不妒七也經霜不凋八也具此八德受命而爲花王又何多讓焉若牡丹之爲王自唐以前

無聞焉即在唐時沉香亭畔寵幸極矣然名花傾國以之比后未嘗以之稱王然則牡丹之爲王本無所據其能與蘭爭此土乎其宜勅牡丹奉璽讓位以正羣芳之主蘭亭主人爲之草詔曰

惟皇上帝愛惜春光千紅萬紫割據爭長有木芙蓉易名牡丹久竊神器帝用不臧乃降邁種錫以國香崛起空谷馨聞四方當春獨茂彈壓羣芳受茲大命百世其昌布告中外咸使來王

菊緍紳敘

星槎居士極愛菊嘗欲搆一圃種菊數十本圃中以陶處士爲開山第一祖而以劉蒙配食居士爲之酬酢其中列爲東籬主人客有會意者贈以二十種黃牡丹爲王白牡丹爲后其餘列爲正品爲從品爲清品爲艷品爲外品嚴之以黜陟寵之以名號明試之以政績異日者白雲在天黃花滿地秋色老於籬邊清香霤之世外以此榜之圃中當成一部菊緍紳矣

菊緍紳

星槎居士編

王后第一

王

黃牡丹　黃者土之正色土能生金其王於秋固宜

后

白牡丹　西方金氣其於色也爲白稱后焉

臣品第二

正品

金黃　花心極小枝葉穠密一名疊金黃

銀臺　類龍腦菊但花形差大濟黃不甚香耳

紫毬　如荔枝菊千葉紫花其花最圓而大

雪毬　形似紫毬但色純白耳

從品

金鈴　色黃花中皆細鈴外有大瓣緣邊

玉鈴　色純白花葉皆如金鈴

金裊絲　花黃而大其葉卷爪如裊絲云

銀裊絲　花白形如金扭絲

清品

銀杏菊　澹白中時有微紅枝幹纖弱

波斯菊　花頭極大喜倒垂久則微卷色白

垂絲菊　如垂絲牡丹枝葉柔弱花色淡黄

野菊　旅生田野花单瓣其香極幽不煩種植實菊中本色也

艷品

鴛鴦菊　花常相偶其葉淡碧

燕支菊　淡紅淺紫色奪胭脂按古今注燕支山在

西方土人以爲染故古詞云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今用胭脂字不知何據

十樣菊　一本異花或大或小或紅或黄十者舉成數而言也

醉楊妃　如杏色但紅較多耳花小而枝硬

外品

夏菊　花小莖長葉如蒿一名六月菊

冬菊　花小通體皆成鈴色黄如金白者亦帶微黄

墨菊　其色黑或云以墨沃根或云艾所接也

藍菊　花小而根纖如大青色亦異種也

黜陟第三

黜類

苦雨　贈貴客　一日無主

狂風　談錢穀　折枝插瓶

飛塵　村婦簪　對花噴嚏

蟲蠹　指角痕　開時有俗事不得玩賞

陟類

幽窗　韻士吟　主人無事

淡月　佳人對　解人定品

分種　去旁蘗　正開逢故人

含香　露洗粧　插旗助艷

洗葉　久不謝　花下與高士清談

名號第四

佳客

曾端伯十友中稱菊爲佳客

壽客

張敏叔十二客中稱菊爲壽客

冷香

王十朋十八香詞稱菊爲冷香

介性

蘇東坡云嶺南地煖百卉皆先開惟菊性介烈不與衆卉爭盛衰須霜降後乃發

隱逸

周茂叔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

傲逸

佘君翼花錫命品菊曰傲逸

霜下傑

花史云蘇明允稱菊爲霜下傑

傳延年

本草云菊花一名治蘠一名節花一名傳公一名延年

花中大族

星槎居士云花之族莫繁於菊古譜有二十七種劉家譜敘花總數有三十五種范至能譜敘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餘種高濂菊譜有一百八十一種

養生上藥

神農書以菊爲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

政績第五

菊潭

南陽酈縣有菊潭谷中居者飲其水皆獲上壽司空王暢太尉劉寬皆患風眩令酈縣每月送此水二十斛飲之皆瘳

菊酒

漢俗九月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

菊枕

秋採甘菊花盛以青布囊作枕能清心明目

菊書

永壽出墨菊古用其汁以書見終南五老洞碑

菊仙

康風子食甘菊花後仙去又朱孺子于玉笥山服菊亦仙去

療饑湯

昔明國有紫菊名日日精味極甘食之終身不知飢渴

三異

劉蒙敘云凡花皆以春盛以秋實而菊獨以秋花其得時異也凡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以食菊仙此其花異也凡花可食者根葉未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可採以供杯又本草云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

五美

史正志譜云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正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仙食也

德比君子

范成大云山林好事者多以菊比君子蓋以歲華婉娩草木變衰乃獨燁然秀發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不改其樂者也

屈平食英

離騷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飧秋菊之落英

陶潛摘菊

陶處士九日無酒籬邊有叢菊摘之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共醉而歸

王歐題咏

王介甫題菊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介甫曰獨不聞離騷夕飧落英之說乎後人以為東坡且云黃州菊落葉故貶刺黃州不知何據

飲酒消災

費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急囊茱萸登山飲菊花酒可以消之景從其言舉家登山暮回見雞犬皆斃

菊名黃花

星槎居士咏菊詩敘云菊有黃白紅紫不同而世之稱菊者輒以黃花槩之他日讀九月月令云菊有黃華始知菊以黃者為正色故也

姑妄言敍

天何言哉時行物生皆妄耳妄何可言哉乃孔子既欲無言矣而又删定六經以傳後世夫六經皆孔子之言也至秦而付之一炬秦真妄人也哉且天既已行之生之矣可以無言矣而爲之時物者何難打破行生圖套宜其聲臭別作領會乃循沾沾焉風號露泣草呻虫吟令廣長舌上妄添二毛不又多乎哉是誠妄也請試言之屠赤水之清言清亦妄也敖清江之雜言雜亦妄也祝無功之小

言小亦妄也李長卿之贅言贅亦妄也屠本畯之空言空亦妄也陳眉公之長者言長者亦妄也雖然尤莫妄於東坡之說鬼夫鬼妄矣强人說鬼又一妄矣至於無鬼可說而猶曰姑妄言之是則妄之尤妄者也噫予妄人也所拈之數聯亦妄語也六經無當矣至此於東坡之說鬼其或庶幾乎不然寧奉孔子之教曰予欲無言

姑妄言

星槎居士編

蹊山清雅誰寫輞川之圖雞犬優閒欲訪桃源之路

不知已之人不交相識半牕秋月不干已之事不問閒來一枕梅花

林下明月鶯見睡花之態牕中人靜微聞落葉之聲

詩句未成聽野鳥啼春恰來湊韻書聲初罷看山花醉露好助談心

小廊花蕚娉婷學少女之粧靜夜鐘聲淒楚斷幽人

之夢

弄月吟風千古師生之契翻雲覆雨十年朋友之悲

曲檻花開脩然有態深山鳥語如在無腔

太乙然藜之杖好助談經監門流民之圖儘堪文壁

風入松而奏曲如傳羽衣之歌月挂柳以爲梭欲織天孫之錦

踏雪橋邊馬有沉吟之意爭春舘下花留歎息之聲

聽巫峽之猿聲歌如當泣看廬山之瀑布暑亦生寒

世路悠悠白首按劍亦常耳予懷渺渺青山爲友總

怡然

黄花數朶籬邊酌酒之杯白石一堆竹下留賓之榻

望遠懷人怨王孫之芳草臨風寄語想少女之咽花

多行一日善多讀一卷書自有梧桐留夜月少交幾個人少說幾句話但憑楊柳送春風

架上海棠學楊妃之睡態枝頭杜宇借子夜之歌喉

卷石爲山長揖呼爲石丈盆花作供相憐過於美人

郄嘉賓之買山烟能臥客王子猷之借住竹亦宜人

花開纔半樹樹美人之粧猿啼第四聲聲遊子

之淚

雨中山色辛苦行歌之屐月下湖光逍遥書画之船

雲可爲屏蔽人情之反覆水堪作鏡照世態之炎凉

村姑頭上花全無半分羞澀蕩婦樓頭月應增十倍凄凉

梅花作帳夢追蝴蝶之魂竹筍爲飡腹帶烟霞之氣

風飄飄而不去應知秋葉之情水冷冷以何之誰解春花之意

綠珠樓下年年芳艸萋萋紫玉墳邊夜夜烏啼啞啞

竹屋花香蝴蝶帳中尋夢紙窗燈影杜鵑枝上離魂

說到千秋事業誰知案亦生塵看來半世交遊惟有花能解語

看古樹之横鋪如登画閣聽新桐之初引絶勝鶯簧

移春檻前寄傷心於紫陌護花鈴下嗟薄倖於黄鶯

花間吹笛怕聞折柳之調月下調箏喜按落梅之曲

任他棟梁佳木難經一面之刀可惜聰慧才人空騎兩頭之馬

停車柳下怕驚脫網之魚却掃門前厭對乘軒之鶴

披槲葉之蓑雨中尋石擁蘆花之被月下敲詩

貧時恩怨情人語我亦難忘邊地文書妓女心誰云易信

歌稱宛轉偏多慷慨之詞鄉號溫柔自有羲皇之俗

志士愛功名幽人愛山水總是一般經濟女郎怕脂粉秀才怕頭巾原無兩様行藏

空山猿嘯低徊淋雨之歌靜夜蛩吟點綴秋聲之賦

欲語不語梨樹花間同夢有情無情牡丹亭下離魂

爲無解語之人親栽芍藥偶有臨池之興旋採芭蕉

月暗羅浮索笑詹前梅處士雲迷巫峽交歡枕上竹夫人

樹底蟬鳴冷〻英雄之熱夢庭前蛙聚溷壯士之清歌

樂道自安貧淡菜咬來滋味古脩行在補過清香焚處夢魂幽

岩頭有雪方知松柏之心厨下無烟且看梧桐之月

弱柳初眠黙黛乍添新翠曉花猶睡舒衫常帶餘香

姍姍女史衣薰荳蔻之香落落奇文手浣薔薇之露

登達士之塲與若來雲山有主入騷人之座吟方就

風月無邊

貪成世界空憐彭澤之花妒是人情誰惜廣陵之曲

三徑名園有酒鶯能作客四時佳節無詩花亦笑人

古樹鎖空烟已識秋容老矣淡雲籠浩月還憐夜色嫣然

青山作屏遮風原不遮月白雲為牖留鳥更能留花

有客共談廊外喜聽風弄竹無人獨坐牕前驚見月移花

石上蒼苔毋為尋詩踏碎林間芳艸多因看月坐殘

分緗校帖山林考課之書種竹栽花風月銜艮之致

交世上無足怪之人頗適往來之興談人間不相關之事聊存是非之心

橋號銷魂常恨柳絲難繫馬人非避世縱遇桃花不放船

木葉低飛片片堪尋春夢山雲初起絲絲不染風塵

花落香猶在魂銷風月之塲鳥啼聲已希夢斷鼓吹之部

秋色堪憐夜夜梧桐驚夢蝶春光可愛年年風雨惱

啼鵑

浣枝上之新花美人堪惜掃林中之落葉高士誰憐

吏不到門世外清閒之福書常在手山中富貴之緣

洗硯池中魚子不忘翰墨囊螢窗下兒亦解詩書

吹牧笛一聲如見橫牛樂事聆農歌十畝猶傳擊壤遺風

羽衣楚楚看花亦可舒衫葛巾峩峩對客何妨洒酒

三生白石饒他翡翠之歡半熟黃粱足我梅花之夢

石榻睡殘焚好香一縷如散夢中烟雨燈窗讀罷酌

清茶數杯欲生石上蓮花

萸飯菜羹自有胡麻之意竹冠蘭珮不忘仙袂之風

石中菖草綠萋萋常有懷歸之意盆內金魚紅簇簇全無驚餌之心

曉日三竿喚起少年塵夢夕陽一塢消殘老衲禪心

夜來呼稚子烹茶時有清香來茗椀春到喚家人剪綵不將芳事讓花神

水上流觴欲倣蘭亭之蹟山中對石偏饒米芾之顛

片片山花斑雜遊人山屐絲絲烟柳支吾漁子蓑

無塵處栽數種自在花莫非生意有容時說幾句尋常話誰是知心

思能穿袖必多稱心之言吟必落鬚始有驚人之句

檢画篋中忽見穿窗雲氣尋泉竹裏時聞洗耳鶯聲

坐破蒲團是處皆堪悟道揮殘塵尾誰人可與談心

子夜鐘聲驚醒夢中之夢清秋月影照殘身外之身

靜眼底之浮沉止有碧雲數片消耳邊之喧寂惟聞清磬一聲

花月不言偏惹美人歎息山川有主空勞壯士馳驅

曉日三竿睡未醒無如黃鳥催詩夕陽一塢客思歸又有白雲遮路

非草非花亦韻可想詩情無亞無鳥不鳴試參禪意

世外佳人玉爲肌而氷爲骨山中高士兮於月而清於香

朝眠竹屋懶從山頂携雲夜泊蘆灣好向江心釣月

牛女渡河妒殺廣寒仙子鴛鴦戲水惹開並蒂蓮花

春在花枝尋到花枝春不語月來窗戶揭開窗戶月無情

爲尋詩料常分隔巷之歌聲偶之花棚且借隣家之樹色

高士怕名踪跡白雲深處才人失勢支吾黃葉堆中

世事何如退一步別有領會人情若此讓三分又作商量

纔聽婦女言兄弟如同陌路一涉利名事朋友即是冤家

客於連床夜話總是虛文險似覆雨翻雲寧逢惡客

貴妃捧硯發李白之詩才文君當壚助相如之酒興

推窗有興頻看月不妨倩鳥傳更閉門無事只披書何必强人說鬼

不忮不求心上梧桐之月無德無怨面前楊柳之風

天涯兄弟爭開北海之尊座中朋友誰剪西窗之燭

最是恨難當酷吏行時之役真箇容不得斯文保歇之家

洞口桃花朝傳燕語之香門前楊柳夜聞烏啼之曲

盆內金魚鬭水鶩而出食簷前瓦雀窺人散以分食

好山好水好烟花有福當享悍妻悍子悍奴僕無藥可醫

蠹魚蠹虫慘刻無如衙蠹奴才奴婢卑污忘似財奴

繁桃艷李人間富貴之春明月清風林下清閒之福

眼為情竇莫將瞳子作穿窬口是禍門常使舌尖如處女

一點真一分慎養才人之傲骨三個好三不知處亂世之良方

貴人見客遲於小兒進學堂俗子談文謬似村巫傳咒語

三戰三北未了英雄之心半啞半聾便少丈夫之氣

閒事少管是非若來尋人只如還債好書多讀得失不須留意總是隨緣

妄談時文前輩不如後生賭說笑話愁人亦多喜色

巫山夢裏牡丹亭下可憐一夜情癡燕子樓前鴛鴦塚上真乃千秋恨事

小妓歌喉較鶯聲而多宛轉滚山處士比佛子更少貪緣

佳句成疑事解真覺快心好花落美人亡終成恨事

聽得聽不得醉漢罵街看得看不得醜婦對鏡

月色水色花色柳色秋雲色曉晴色色色佳人松聲泉聲鶯聲磬聲落葉聲賣花聲聲聲韻士

兄弟分財戈矛起於骨肉朋友交財荊棘長於門庭

種竹栽花借住亦何煩乃爾讀書論世腐文不過想當然

閉戶即是滚山看雞犬優閒桃洞何須問路讀書能知大意任典墳荒畧名山自有傳人

但說古來大學問大經綸徒生愧悔之心每見人間

好兒郎好朋友曷勝欣慕之意
暮雨朝雲不作風波於世上春花秋月别有天地非
人間
青白眼不存薄面雌黄口實可寒心
咬淡菜數莖是甘乎是苦乎各人領會焚清香一縷
爲功也爲過也自已商量
烈士心如鐵亦可寒美人貌如花宜開不宜落
一日小輪迴子午卯酉時時自有定盤千秋大戲局
生旦丑淨脚脚皆能出色

花放鳥啼自信老當益壯香清茶熟且從忙裏偷閒
巫峽雲峩嵋雪瀟湘雨洞庭月打開兩塊窗兒天地
奇觀便了了摩詰畫少陵詩右軍帖昌黎文收拾一
張棹子古今絕學只些些
天地本虛空要佳脚時難佳脚古今皆夢幻得回頭
處且回頭
四面有山皆入畫不愧村庄一年無日不開花甘成
老圃
好鳥枝頭結小窗之卿友落花水面假大塊之雄文
月移梅影令人塵夢俱清風送蘭香使我熱腸乍冷
雲可贈人不數金黄銀白書能下酒何須筍紫蝦紅
千古薄情掩月浮雲妒花雨一生恨事嚼書老鼠鬧
床蚊
若待兒女債完只恐頭生白髮直到利名心了方知
腹滿紅塵
朔望一爐香知道人有事必告晨昏三個揖對菩薩
無福可祈
酒喚小兒斟醉來時莫提起油鹽柴米詩煩老嫗解

興到處且收拾月露風雲
杏臉桃腮柳腰蓮步花底美人鵝頭燕額烏喙鷹爪
鳥中豪士
已飢已溺如當禹稷平時一簞一瓢且尋孔顏樂處
竹裏煎茶切恐因茶而病竹花間撲蝶不如留蝶以
憐花
兎走烏飛長途孤客假幇忙梅開桐落大地浮生真
扯淡
唐突紅兒每在花前月下銷殘白日多因蝸角蠅頭

存心可對神莫只管燒香拜佛作法能遵祖也不在
問舍求田
乞得新花幾種耕雲耨雨誰云懶作花奴借來古帖
數篇美月吟風自分甘成書癖
若能留福與兒孫即爲善士不敢得罪於天地乃是
英雄
茶熟香清爲人總要知福花殘鶯老凡事不在多言
半畝三間自在天靜坐好觀世態百年一日尋常事
閒談喜共家人

菊徑松棚雞犬優閒世界竹風梅月琴書娛樂人家
富若可求不惜忙生腳底貧如可樂何勞愁縐眉尖
行可以告天之事則幽獨一如大庭充無欲害人之
心則宰官即爲佛子
讀書如撑上水船必要篙篙著力處世如推下嶺車
還須步步留心
于陸愛菊于水愛蓮當思古人所愛意以雷鳴春以
風鳴冬須知吾道有鳴時
爲飢爲溺當來禹稷之憂是道是貧尋出孔顏之樂

世情鬧得慌東鬧西鬧只是爭名奪利家事忙不了
左忙右忙無非吃飯穿衣
一項心田爲世業自爾逢年五車鄴貨是生涯何曾
折本
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我亦聞風而起狂也肆矜也
廉愚也直人當與古爲徒
縛住假英雄只是及其即若八個字消磨好歲月無
非之乎者也七篇文
辭達而已矣知文章自有本原才難不其然歟選舉

全無憑據
執鞭雖可爲也不如從吾所好聞政但日得之其諸
異人之求
縱云是玉亦無用嘆卞和枉作刖人偶然一夢有何
憑笑宋玉漫稱神女
費我追尋春草池邊詩夢動人憐惜露花枝上琴心

草史敘

天下有名花何獨無名草草者花之友也或山或水或野或園涨於烟清於月幽於香冷於雪花若有情賴此粧點者多矣使大地皆黄塵則數紅記白亦覺無色昔人謂花如天邊皓月而草即月下疏星乃世之愛月者玩之賞之甚而焚香拜之未嘗有一言及於星者天工有知何難盡撤星娥而使落落嫦娥獨步廣寒耶然而千古之下動人留連覺闘山一片與淒涼四星一樣悲切耳而頗疑

草之無當於花彼萋萋陌上不幾怨殺王孫乎余讀十友十二客并花經餅史香詞殿最紙上香魂不愁狼籍矣而草獨零落不傳即傳矣如本草一書又止以供湯炙之用春風至此徒當啼鴂而靈運夢中之句夢得入簾之銘徒虛語耳偶於靜坐之餘取其別情別致者集爲本紀爲世家爲列傳而世外異域亦附焉言在草中意在草外雖寥寥片紙直使洛陽名艶一時減價後之學者得其大意之所存則此一庭芳草直作史記讀可也

草史

本紀第一

星槎居士編

太史公曰牡丹之爲花王尚矣草之王惟蘭爲近之然芝草屬土蓂莢司天非其盛德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至於三百篇必首關雎后妃之德蓋若此之難也爰合而紀之

天皇本紀

蓂莢

博物志云堯時有草生於堦名蓂莢十五以前日生一葉十五以後日落一葉○太史公曰混沌之初曆數未定也孰推行是而或生或落具天地盈虛之數乎謂之曆祖可也

地皇本紀

芝

漢舊儀云芝有九莖金花綠葉朱實每至夜間若有光怪○太史公曰嘗讀王充之論曰土氣和芝草生芝其以土德王者乎及讀瑞命記曰王者德仁則芝草叢生苟非深仁厚澤入乎人心未有能崛起而在此位者也

人皇本紀

蘭

爾雅翼云蘭為王者香孔子於隱谷之中見芳蘭獨茂曰夫蘭當為王者香○太史公曰余聞吳之幽蘭其花獨早其時獨久葢言力也其色獨碧其香獨遠葢言德也以力若彼以德若此百卉擁而王之雖古帝王又何多讓焉

后妃本紀

虞美人

雅州有草花葉並嬌人或抵掌歌虞美人詞其葉即動搖如舞一名舞草○太史公曰垓下晨風耶烏江夜雨耶烈哉草也直與賢姬子並湧千古矣

世家第二

太史公曰天子而下則世其家者也家何以世以其有功於人爰賜之盟曰世世子孫毋相害也由宗伯以及外戚尚其各供乃事以無負先王封建之意也與

宗伯世家

蓍草

五行傳云蓍草百年一本生百莖古人揲草以五十莖合大衍之數○太史公曰三禮之傳久矣而蓍之所兆陽本乎天陰從乎地吉凶定乎人可謂無曠官矣以此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謂非洋洋美德也乎

司馬世家

護門草

酉陽雜俎云常州有草名護門寘諸門上夜有小人過其門便叱之○太史公曰國有六師天下所以不敢輕爲亂也捍衛其門過輒叱之非古之良司馬乎書曰統六師平邦國此草以之

司寇世家

屈軼草

博物志云堯階有屈軼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太史公曰天下何時無佞何地無佞但無人敢指如屈軼者也誥奸刑暴唐堦得此賢於殿下金吾杖矣

司空世家

鹿活草

宋元嘉中射一鹿剖其五臟以此草塞之乃蹶然而起○太史公曰鹿獸之易驚者也使之各安其生非時地利者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得斯草也翳白骨猶可起矣而况林林有生者乎

翰苑世家

翠雲草

其莖纖弱蔓生日照葉上有五色雲意李笠翁云天上彩雲偶一幻此非尋常蒼翠之色也○太史公曰雲大塊之雄文也紫綠萬狀頃刻而變文人慧業至此窮矣此草幻而成之所謂翰苑英華是耶非耶

外戚世家

蕙草

司馬彪云蕙香草也廣志云蕙綠葉紫梗魏武帝常以此燒香○太史公曰世言蕙者必兼蘭其附蘭以成名者耶予聞蕙之遜蘭不在花而在葉善養蕙者稍加剪除亦古先王强幹弱枝之遺意也

列傳第三

太史公曰余讀本草而三歎曰草固各有性乎因其性之所近而列其名上自儒林下至日者雖非實錄聊寄余懷讀斯傳也毋以文害詞毋以詞害意則得之矣

儒林列傳

書帶草

三齊志云城東有鄭玄教授山下生草如薤士人名為鄭玄書帶草○太史公曰書於帶志不忘也假令衣帶刻銘書紳志儆則茲草其選哉庭下已生書帶草故君疑是鄭康成其見懷於東坡也固宜

循良列傳

不死草

太平廣記云秦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啣一草覆人面即活鬼谷子曰此瀛洲不死草也○太史公曰天下紛紛多事矣死於兵死於歲死於征役死於催科其為枉可勝道哉向非此草有好生之德其含恨曷有窮焉

游俠列傳

萱草

發蒙云萱草可以忘憂又述異記云吳中稱萱草為療愁花○太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身家之計兒女之情得失榮枯之累其動人憂愁者多矣而此草能代人療之使人忘之非所謂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者乎

滑稽列傳

醒醉草

開元遺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葉細心紅醉者嗅之立醒故名○太史公曰世人皆醉我獨醒其此草之謂乎然糟丘之禍烈矣不獨自醒而兼能醒人此草真滑稽之雄哉

刺客列傳

辟汗草

逸史云其蘂如粟其香似孩兒菊六月間佩之可以辟汗氣○太史公曰暑氣之薰人甚矣哉人且不堪而況於物乎獨出其香以辟之非橋下豫子殿上荊卿曷克臻此

淫邪列傳

夫娘子

文苑云草子甚細如刺其氣臭惡美粘人衣○太史公曰按諸酋人稱其妻曰夫娘又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則此草殆淫邪者流也彼桑間濮上其遺風可勝道哉及讀法林辨正論云閤內夫娘悉令持戒則改行易轍于夫娘子有厚望焉

高士列傳

迎涼草

李輔國夏日設迎涼草其色碧其榦類苦竹其葉之細如杉○太史公曰世之趨炎者多矣迎涼者曾幾人哉而此草談於庭中若與泰岱長松峨眉古雪共成清涼散矣謂非遺世獨立之高士也乎

遺行列傳

虎耳草

葉有毛上青下紅狀似虎耳故有是名○太史公曰以虎爲名何其猛也而實則無殺人心獨被惡名何哉豈其或有遺行與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吾於虎耳亦云

酷吏列傳

左行草

唐段成式云此草能使人無情范陽所貢也○太史公曰天下一情而已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情之所致也自左其行而絕人之情其草中之張湯也夫

幸佞列傳

詹草

博物志云此左詹山帝女所化也其葉鬱茂其實如豆服之多媚於人○太史公曰人有情者也化而爲草宜其無情矣以無情之物而猶獻媚於人又何怪乎巧言令色之多也雖然人自好媚耳于帝女又何尤焉

貨殖列傳

破錢草

蔓生山谷青莖可愛其葉似錢而少缺故名破錢草云○太史公曰古之多錢善賈豈如是耶不居於通都而棲棲於山徑所獲能幾何哉然已爲守錢奴放一破綻矣

流寓列傳

萍

許氏說文云萍無根浮水而生有青紫二種又吳氏本草云浮萍一名水廉○太史公曰余聞季春月萍始生者於月令矣又聞楊花入水化作浮萍豈誠然哉夫草之有本者當瘁則榮沒則已焉乃楊花已落復能化生亦何德而臻此至於與世浮沉不踏祖地亦流寓之雄傑者也

漁父列傳

溫草

浮生水中其葉如松無根逢節即生魚缸中往往蓄此○太史公曰草之生於水者多矣而此獨以溫爲德雖風波不惡焉殆世所謂賢豪聞者耶予聞古今高隱之士往往托跡於漁家者流此類是也

神仙列傳

還童草

野蔌品名雁來紅一名老少年一名還童草○太史公曰予每聞人談黃白之術輒引翁公識嫩之言以解之及覩秋背老少年又何異人之不可復見乎徐竹隱詩云葉從秋後變色向晚來紅直爲此仙傳神矣

醫藥列傳

菖草

格物論云菖蒲生池中一寸九節者佳又一種根苗纖細人多以磁盆種之即菖草也○太史公曰聞之菖有吉日忽生九花菖亦靈怪矣哉而安期生以食此得仙有以也夫韓子曰菖陽引年雖古藥王何以加茲

方士列傳

夢草

漢武帝時異域所獻枝似蒲晝伏入地夜若抽萌帝思李夫人懷之即入夢○太史公曰予讀武帝思李夫人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竊歎李少君眞奇術也而孰知此草之開人情竇乎一念不除雖夢魂亦亂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日者列傳

陰陽草

田野志云生丘壟間破開一葉半奇象陽半偶象陰故名○太史公曰異哉草也與陰陽通矣以之定時察變安知不與司馬季主並傳乎

懶婦列傳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則令人思睡一名懶婦箴○太史公曰嘗讀詩至雞既鳴矣而歎其風俗之勤也見則思睡何一懶至此然余觀洞冥記云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予將爲懶婦進焉

附錄第四

太史公曰司馬遷作史記附錄匈奴予作草史附錄世外異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世外逸民傳

苔

廣志云空室無人則生苔一名綠錢○太史公曰其閒也類道其靜也類禪忽然而生非種植之所能致何其傲也及其既生無草形而有草色名花佳卉頼其粧點者多矣又何其流風餘韻之令人思也豈必附青雲之士始能聲施後世哉

異域流芳傳

寄生草

本草云生桑樹者謂之桑寄生陶隱居云寄生隨樹得名一名寓木○太史公曰草之生也不依於土則依於水而此獨托生於空中彼蒼之鍾奇於異域往往然也寄生之草何難與大宛之馬並傳乎

閒書四卷目次

諢圜客談

茶社便覽

君須記

諢圜客談敘

人生一客旅耳人在客中便多客况關山之險風塵之勞饑思食渴思飲疲倦思休息最不堪者孤燈夜雨四顧無徒一肚皮不合時宜更從何處開口固知雞聲店月人跡橋霜盡是無可柰何語耳苟得一二同伴連床夜話不獨旅懷漸開且不復覺有長途之苦客之不可廢談也如是哉雖然談亦有道古今之善談者有三戰國之世策士游談而以人國爲僥倖是縱横之客也降及晉世清談揮麈指爲王謝家法物是風流之客也迨有宋關閩濂洛之儒講道論德闡盡性命宗旨是道學之客也除是三者談何容易哉然人盡是客客盡可談如瑣談叢談麈談筆談菜根談如面談種種開言盡成佳話與其坐屋子下促促窮年何如對客掀髯將人世事宜自已病痛說幾句錄幾行猶勝背人作咄咄聲也今而後倘有會意名流坦懷高士請入諢圜作片時談客而去

誰園客談

星槎程作舟編

人生有四不宜眼不宜太空行不宜太僻口不宜太直心不宜太熱

世人稱牡丹曰姚家黃爲王魏家紫爲后豈有王后同出一家之理乎余謂牡丹爲王則芍藥當爲后

昔人云偷閒取樂可見世上少閒人亦少樂事特在人偷之取之耳古釋云爲求歡樂是生煩惱頂門針也

予村居之堂名曰三省客問其義曰一省言省是非二省事省煩惱三省費省經營

小園梅花盛開戲作小詩云蜂蝶欲尋香問花花不語適以客至遂止是夜夢人投一簡云爲予報主人香在無花處

有嘲人鄙吝者客曰儉非鄙吝也一爲天地惜財一爲人生惜福

客言人有十世救世如湯武名世如伊周持世如夷齊混世如展禽避世如巢由出世如老莊度世如孔孟玩世如稽阮傳世如朱程愚世如鄉愿我輩自揣當從何處着脚予時惕然有省

有談修短之數者客曰人生惟佳言美行傳流天壤爲不朽耳苟碌碌無能雖生百年何益

予欲戒殺又恐類僧乃爲之約法曰見殺不食聞殺不食人專爲我殺不食無事自殺不食客曰果如此約雖終日食肉實無殺意

客言陶公愛菊亦偶然寄興耳使必待菊然後見陶彼春夏時陶公安在哉

昔人云看書要眼力寫字要手力作文要筆力客益二語曰做事要腳力處世要勢力

世人以巧言爲口才以華服爲人才以納粟爲文才客笑曰此之謂三才掃地

有不肖之人苦索祭文客書數語與之曰貪到這般豺狼廉士壽到這般虎豹善士慾到這般盜跖懦士奸到這般鬼神庸士一座失笑

人生有五可惜好書不讀一可惜好人不交二可惜好事不做三可惜好子弟不教四可惜好山水不遊

五可惜

古人云度日如年予嘗靜思之從前忽忽不覺數十餘年光陰瞬息反覺度年如日矣可歎

客談人生快事一親健二妻賢三子孝四友直五僕忠六里仁予笑曰如此恐天下無快人矣

客述古對云三間茅屋一先生訓五六蒙童盡是千文百姓予妄意屬之曰一度科場二主考課三千舉子必先四書五經

古今夸風流者首推晉代今讀晉史多板重不快人意固知史才之難

有問人生多憂之故客曰不見小兒初生即啼耶余曰人言初生即笑毋多不育是又厭此苦海故含笑而歸乎

節歲掃松也今人祗尋梅耳清明省墓也今人祗踏青耳風俗之薄大率如此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又有三多多讀多講多寫

昔揚州太守圃中於杏花樹下立爭春館每花開時使美人侍立其下夜闌人靜遙聞花有歎聲予謂花與美人兩相憐惜何至興歎李青蓮名花傾國兩相歡之句實獲我心

天下有四種快事故人過訪佳句忽來少年登科惡人暴死有四種愁事客途久雨新婚遠別花逢春盡債到年終有四種可愛事娉婷女聰慧兒良宵花月名公書畫有四種可恨事醜妻奇妒貪吏高遷美人嫁村漢俗子索詩文有四種没趣事醜婦簪花語詈排筵貧士攀高老年娶妾有四種難忘事得意書情人語良友箴規平時恩怨

曾記九歲從父遊春時閔萬子先生見予口啣一稻苗遂出對云程小子口頭禾黍予應聲曰閔先生肚裏文章父為之擊節今不覺二三十年矣曷勝禿翁之感

世人謂晉人以清談廢事客曰今之不清談者多矣果遂能不廢事乎一時稱為快論

小窗讀罷推窗看月忽憶蘇子承天夜遊憐少閒人如吾兩人之語時家人送茶至乃代為轉一語曰惜

少閒人無君與月耳
予座右有二銘一曰閒人免交閒話免說閒事免管
一曰着棋不如抄書沽酒不如煮茗戀妓不如看花
浪遊不如酬歷施恩不如還債諂富不如交貧
客談古今奇遇予以四事實之一貴妃捧硯一文君
當壚一金蓮送翰院一駿馬換名姬
客言人有四莫看莫看已圓月莫看盛開花莫看大
河水莫看有名山語似不情實有至理
有問兩頭馬之說者客曰如今人做官的又要貪賍

讀書的又要攬事做和尚的又要吟詩做強盜的又
要朝香心生兩頭便是騾馬種
昔人云隨緣一日即解脫一日客廣之曰安貧一日
即樂道一日讀書一日即醫俗一日省心一日即造
福一日靜生一日即長生一日
客言家聲有四一兒女聲一紡績聲一絃誦聲一雞
犬聲
魏夫非破浪社盟曰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者不得入
吾社予社中亦有盟曰凡有錢谷氣酒肉氣市井氣
頭巾氣道學氣者不得入吾社
客言美人是的更韻正如花鳥野的更艷山水畫的
更清亦是會心之語
吳延祖云世無花酒美人不願生此世界予謂花酒
美人隨地皆有但恐當面錯過耳
世人以醫治病予欲以病代醫蓋病中每自悔過不
生一切計較心名利心子孫千百世心則因病而得
生理者多矣
戰國顏蠋有處窮方一無事以當貴一早寢以當富

一安步以當車一晚食以當肉吳從先有處窮方少
言語以當貴多著述以當富載清茗以當車咀英華
以當肉予始有處窮方慎交以當貴藏書以當富扶
杖以當車咏詩以當肉後又有處窮方自重以當貴
知足以當富素位以當車適口以當肉既而解之曰
賤而多能何必當貴貧而自樂何必當富足不妄行
何必當車饑者易食何必當肉
客有論交者曰交權貴者近諂交市井者近俗交艷
冶者損身交機變者喪德同社者奔走之協結盟者

標榜之籍变道至此令人三歎

昔人謂碧雲在天黃花滿地誰謂秋容令淡乎予謂月清於水石瘦於山雁影排空泉聲在樹野菊献東籬之杯芙蓉點江上之色此景正以冷淡勝也誰謂秋容不冷淡乎

天下名山本是奇觀柰誦讀東我錢財窘我歲月短我遂令此種奸懐竟成虚度爲可惜也

歲旦以男子爲婦人之飾尼姑以婦人爲男子之飾此之謂反常

客問風是何形水是何味雲何以聚於天之中月何以員於月之半以針落水而何以定向以鏡掩目而何以助明予不能答

酷暑薰人揮汗如雨兼之食時蠅子睡時蚊子都來助紂爲虐人生苦境大抵如此

人生有四不可盡讀不盡的書說不盡的話治不盡的家事看不盡前世情

客言世不可過抑魚之在水心不可染如蓮之出泥亦經歷之語

予儗林下清聲賦客拈十事以實之曰松聲泉聲鶯聲蛩聲落葉聲賣花聲風弄竹聲雪洒窗聲堦頭滴雨聲月下搗衣聲

魏去非録歷方莊周陳摶陶淵明王介甫四君子爲君胡床竹榻梅花帳石枕加四物爲臣布被蘆絮薪州簟虎丘席用四味爲引春夏紙窗竹屋秋冬幽房暖閣飲下忌人作伴茶酒并時候未足鄰家罵詈[illegible]豚聲予近日得一冊方只胸中無事一味以讀書爲引服之立效

予家居自號五耐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客益一條曰耐俗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嚏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也予益以二事一曰飯後捫腹一曰睡時濯足合之當爲六暢

客言人有三不入不入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入藏物之所亦是善身之要

佛言富家財産爲五家所共一曰王二曰吏三曰盜四曰水五曰火誠是格言

秦王以連環遺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曰已解矣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拔刀斬斷之曰已治矣臨事無此胆識徒躁妄耳

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人急難處出一言解脫之即是無量功德

客言却病八法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煩惱現前以死避之二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造物以生勞我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宿孽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衆生各有病根常自省察六風露謹

防嗜慾澹泊七覓高朋良友說開懷出世話八予常拈在壁以當山齋醫案

客言勤有三益早起晏眠衣食不缺可以免饑寒晝勞夜寢欲念不生可以遠淫佚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可以致壽考予謂儉亦有三益酣飲厚味昏人志氣故養神者不可不儉浪用侈費必至苟求故養德者不可不儉受用過度恒多夭折故養壽者不可不儉尋常家訓莫切於此

佛言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客言云自我而上祖與父皆前世也自我而下子與孫即來世也眼前指點可謂儒禪

昔人云言要慎交要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客曰若是佳言良友予正恐其不多

客傳秘方云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澹無慾腎水自足予謂養生家得此可廢一切服藥運氣之法

每日無事默憶嬰兒時如何乳哺如何襁抱如何語言行動讀書成人自然痛癢相關勝讀一篇蓼莪之什

無事聚談未免口過故著六莫箴云莫言朝事莫言家事莫言閨閫事莫言隱微事莫言已無干涉事莫言人有關係事

予嘗書二語以自儆云肯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客乃轉一語曰寧可無志而讓古人不可有量而讓今人

李卓吾作尊重口以自儆客書其尾曰言名利者處以淡心言是非者處以平心言學問者處以虛心可補是書之所未及

持家有二字符曰勤曰儉予謂斂於進德而後爲勤約以省心而後爲儉今人所謂勤儉特貪耳鄙耳

客問人生受用予書數語以答之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懶惰老來有受用

客言利有三可取多積陰德請福自至其利取之於

天盡力務本加倍收藏其利取之於地親師取友後嗣賢達其利取之於人

象以牙成擒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取亾鸚以舌受羈犀以角致命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善居才之難

客言人有十富各安生理本等富粗衣淡食知足富量入爲出積漸富取與無傷公道富謹守法度安分富平時積谷凶年富奴婢衛主幇助富妻妾常和安樂富于不失教長保富不忮不求貧亦富

予謂人亦有十窮遊手好閒放蕩窮手頭鬆快虛花窮日高酣睡懶惰窮朝魚暮肉嘴頭窮揭債攀高扯淡窮結交匪類撒弄窮生事創謀妄想窮嫖賭爲生徹骨窮筭計不到一世窮越奸越巧越貧窮

予有養生禁方名三放湯放寬手免慳吝病放寬眼免嫉妒病放寬心免煩惱病

世人稱牡丹爲花王予圓獨以蘭爲盟主客解之曰花有草木二種牡丹爲木花之王蘭爲草花之王亦是持平之論

異和尚說戒予自呈云日親經史已犯書淫時咏詩歌未忘綺語平分風月難去貪心閒蒔花鳥漸成癡癖和尚曰慚愧闍黎會得

寇萊公有六悔銘官行私曲失時悔藝不勤學過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予益二語云生不孝親死後悔豐不節凶年悔

予遭三恨求客解之一有大志而不能早歲登第二好結客而每遇負心之人三娶婦而不得有才有貌

之女客曰予不能解有同恨巳耳

魏人伐蜀甚急費禕與來敏對棊如故事與謝安同然安以破賊而禕竟爲郭循所害得失之不可強同也如此

口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者也展轉相代漸至文不應口口不對心亦是文章之蠹

客讀孟子云四仲二孟祭有常期齊人安能日日醉飽於墦間亦孟子少檢點處

越破吳而誅伯嚭惡其賣國可見人心不死來俊臣

按周興即以其法治之請君入甕亦是天道好還

客言人體豎而心亦豎禽獸體橫而心亦橫此是人禽之別

呂洞賓三舉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授以長生之術五十道成自號純陽子及唐咸通中始舉進士予謂純陽既仙矣宜薄天子而不爲何沾沾以一第爲榮哉

韓信於淮陰市上受二少年跨下及封王呼二少年各予百金人服其量客曰祇是自掩其恇耳亦是詐

心之論

予天地之中而有房屋于房屋之中而有床帳于床帳之中而有被褥于被褥之中而有皮毛于皮毛之中而有肺腑于肺腑之中而始有心此之謂包藏禍心

客謂世人多爲兒孫作馬牛予觀世之無兒孫者營營逐逐不知更爲何人作馬牛也

予家居杜門不與公事或譽之曰高或怒之曰懶或詈之曰傲或鄙之曰彼無治事之才又解之曰彼家

厚無藉於此其說似矣予自揣惟二字極合予生平曰守拙

今之趨奉官府者動輒製屏予謂屏之義有二一屏者屏也有屏絕外人之意一屏直則仆必曲而後能立又似專爲行私之地世之製屏趨奉者不知自居何義

歐陽公不喜杜詩蘓子瞻不喜史記予自揣亦不喜離騷

客言戒牲可除三業殺生業爲地獄饞汚業爲餓鬼

償債業爲畜生
一道人買枯魚放生人皆笑之客曰亦可救其油鍋
刀山二地獄
客言一日到午後便覺凄凉一年到秋後便覺寂寞
人壽幾何而事必欲做盡心必欲用盡是惑矣
荊人泣玉巳知其爲玉矣何不剖璞以獻而乃以足
殉也和豈一愚至此
楊子雲著太玄成有賈人以萬金求列名字子雲却
不許其人亦遂不傳予謂賈亦當時知巳也何妨却

金而列其名
堯知鯀而猶納四岳之薦孔明知馬謖而猶與其受
吾節制使之將於街亭古人虛心愛才如此
古詩三千孔子删之僅三百有零而三百篇又雜出
勞人思婦之什不過人存數篇篇存數語耳今人刻
詩動輒數千安得有佳者此詩之盛衰也
客讀西廂琵琶二書曰一則樂而不淫一則哀而不
傷予服其讀書有眼
毛聲山作雪恨傳奇一曰汨羅江屈子還魂二曰博
浪沙始皇中擊三曰太子丹蕩秦雪恥四曰丞相亮
滅魏班師五曰鄧伯道父子團圓六曰荀奉倩夫妻
偕老七曰李陵重歸故國八曰昭君復入漢關九曰
南霽雲誅殺賀蘭十曰宋德昭勸問趙普予亦擬十
條以補之一曰夷齊諫止周師二曰子糾活捉管仲
三曰人彘生啖呂后四曰武穆監斬秦檜五曰太傅
詔還長沙六曰范丹一朝暴富七曰劉蕡晚歲登科
八曰子驥尋見桃源九曰靈運赦還遊山十曰元祐
雷擊黨碑

客言讀水滸傳不如讀三國志水滸傳是虛事乃人
揑出來的三國志是實事乃人揑不出來的非讀書
有得者未易語此
客讀史至介子推焚死謂二人皆失晉文君也非親
也其出亾亾也非疾也何至割股予推隱也非逃也
欲其出報德也非怨也何至焚山
客言人有三大惑做事業不求之心而求之命當刑
害不求之理而求之數貽子孫不求之德而求之地
眞大惑也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頗有得處可見穿衣吃飯事事不容苟且

昔人云與人善而遽信其醫是以身命試與人善而遽延爲師是以子弟試與人善而遽許以婚是以門第後嗣試予讀因不失其親忽然有悟

予村居舊約云親友過訪近者一茶遠者一飯尤遠者一宿客做而行之謂有四便一者性懶不耐酬酢二者才拙不善逢迎三者村居不能辦供給四者家貧不能厭需索故日省言省事省氣力省煩惱有如此約

客問人夢騎馬墮地而竟死者是夢而竟眞矣予笑解之曰是人而竟死矣又誰知其有騎馬墮地之夢哉各發一笑

設酒招客本在合歡令人嚴令苦勸有面吐者有醒而駡座者有因勸不飮遂成終身之隙者有勉強從命醉而墜樓墮井者不能合歡徒階禍耳以酒自豪者當書此爲戒

客言學道不成學佛無益日對數卷殘書於身心性命都無是處脫却衣冠只有一副頑骨頭耳予聞此言霍然汗下

茶社便覽叙

居士何嗜嗜酒不能一斗嗜詩不過百篇而於茶獨勝每日以盧玉川爲式早起可以清夢飯後可以清塵上午可以濟勝小晝可以導和下午可以怯倦傍晩可以待月挑燈讀罷可以足睡其故人過訪促坐談心則烹茶細酌不在此數然介中火候非樵青所能知也爰集前人之言爲社中便覽一曰紀茶名二曰辨茶性三曰生茶地四曰採茶時五曰煮茶水六曰煎茶火七曰收茶法八曰酌

茶器九曰投茶候十曰飲茶人十一曰理茶具十二曰傳茶事山居岑寂雖乏佳茗然按譜遵行嚴於令甲倘遇李季卿其人乎急擲三十文以償風債毋使桑苧翁貽媿千古也

茶社便覽

星槎程作舟編

紀茶名

未考其實先志其名蒙莊有言名者實賓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見茶經

又早採者爲茶晩採者爲茗見爾雅

僧志崇收茶有三等待客以驚雷筴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見蠻甌志

胡嵩曰不夜候　光業曰苦口師　田子藝曰如侍

人　楊粹仲曰甘草癖　杜牧曰瑞草魁　謝宗曰酪蒼奴見穠志

名茶十種　顧渚嫩筍　方山露芽　陽羨春池　西山白露　北苑先春　碧澗明月　霍山黃芽　宜興紫筍　東川獸目　蒙頂石花見文苑

御用十八品　上林第一　乙夜清供　承平雅玩　宜年寶玉　萬春銀葉　延年石乳　瓊林毓瑞　從品呈祥　清白可鑒　風韻甚高　暘谷先春　價倍南金　雲英雪葉　金錢玉華　玉葉長春

蜀葵寸金　政和曰太平佳瑞　紹聖曰南山應瑞

辨茶性

或純或駁受命於天性相近也物亦有然

茶者南方之佳木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性儉不宜廣廣則其味黯澹見茶經

茶性淫易於染著無論腥穢及有氣息之物卽各香亦不宜近見茶解

又茶酒性不相入故製茶者切忌沾腥見茶解

茶性畏紙紙於水中成受水氣多紙包一夕隨紙作

氣見茶疏

茶與墨二者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見溫公論

茶猶人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見茶評

茶之精者淸亦白濃亦白初發亦白久貯亦白味甘色白其香自溢見茶解

芽紫者爲上面皺者次之團葉者又次之光面如篠葉者則下矣見韻書

生茶地

惟木有茶得土以麗豈曰徇名地靈人傑

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野者上園者次陰山坡谷者不堪採掇見茶經

吳楚間氣清地靈草木頴異多產茶荈右於武夷者爲白乳甲於吳興者爲紫筍產禹穴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徑山希見煮茶泉品

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陽羨僅有其名建州亦非佳品惟武夷雨前者最勝見茶䟽

茶產平地受土氣者其質便濁岕茶產於高山渾是風露清虛之氣其味最佳見岕茶記

茶地南向爲佳陰向遂劣又曰茶地不宜雜以惡木惟桂梅辛夷玉蘭玫瑰梧竹間之見茶解

採茶時

雖毋過早亦無過遲非曰同流物生有時

採茶在二三月之間茶之筍者長四五寸若薇蕨初抽淩露採焉茶之芽者其上有三枝四枝擇其中頴拔者採焉又云有雨不採有雲不採見茶經

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再遲一二日香力完足易於收藏見茶䟽

又云岕茶非夏前不摘初摘者謂之開園茶摘自正夏謂之春茶又七八月間重摘一番謂之早春其品

甚佳見茶䟽

採茶以甲不以指以甲則速斷不柔以指則多濕易損見試茶錄

茶以初出雨前者爲佳惟岕茶立夏開園吳中所貴梗桷葉厚有蕭箬之氣見岕茶記

凌露無雲採候之上霽日融和採候之次積雨重陰不知其可見茶說

茶初摘時須揀去枝梗老葉又須去尖與梗恐其易焦此松蘿法也見茶箋

煮茶水

酌彼流泉留清去濁水清茶善水濁茶惡

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擇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湧湍漱者不可食見茶經

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見煮泉小品

山頂泉清而輕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白濕黃石者爲佳出青石者無用見茶錄

烹茶水之功居多無泉則用天水秋雨爲上梅雨次之秋雨冽而白梅雨醇而白見岕茶記

貯水以大甕甕中宜置一小石忌新器亦忌他用見茶疏

煎茶火

木取其清火取其燥不疾不徐從容中道

其火用炭凡經燔炙爲脂膩所及及膏木敗器不用古人識勞薪之味信哉見茶經

火以堅木炭爲上然木性未盡必有餘烟烟氣入湯湯必無用必先燒令紅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熾水乃易沸茶疏

又火紅之後方投木器乃急扇之愈急愈妙毋令手停若過之後不如棄之見茶疏

爐火通紅茶銚始上扇起要輕疾待水有聲稍重疾乃文武火也過乎文則水性柔柔則水爲茶降過乎武則水性烈烈則茶爲水降見茶錄

調茶在湯之淑慝然柴一枝濃烟滿室安有湯耶又安有茶耶見仙芽傳

收茶法

收而藏之爲久遠計半是天工半是人力採之蒸之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乾矣見茶經

其茶初摘香氣未秀必借火力以發其香性然不耐勞炒不宜久多取入鐺則手力不勻久於鐺中過熟而香散矣炒茶之鐺最忌新鐵須預取一鐺毋得更作他用炒茶之薪僅可樹枝不用幹葉幹則火力猛熾葉則易熘易滅見茶疏

炒時須一人從旁扇之以去熱氣否則色黃香味俱減炒起出鐺時置大磁盆中仍須急扇令熱氣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鐺文火炒乾入焙見茶箋

火烈香滑鐺寒神倦火猛生焦柴疎失翠久延則過熟速起却還生熟則犯黃生則著黑帶白點者無妨絕焦點者最勝見茶錄

藏茶宜箬葉畏香藥喜温燥忌冷濕藏時先取青箬以竹編之焙茶候冷貯其中可以耐久見岕茶記

凡貯茶之器始終貯茶不得移爲他用又切勿臨風近火臨風易冷近火先黃見茶錄

酌茶器

一壺一盞不宜姿置雖有美食不如美器

鍑以生鐵爲之洪州以磁萊州以石磁與石皆雅器也見茶經

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磁缾有足取焉幽人逸士品色尤宜見仙芽傳

金乃水母錫備剛柔味不鹹澀作銚最良製必穿心令火氣易透見茶錄

茶壺往時尚龔春近日時大彬所製大爲時人所重

蓋是擣砂正取砂無土氣耳又云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則香氣氤氳大則易於散漫見茶疏

茶其洗滌覆於竹案俟其自乾其拭巾只宜拭外不宜拭內蓋布巾雖潔一經人手便易作氣見茶箋

投茶候

茶與湯和無過不及發其眞香如爐點雪

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一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堪食見茶經

投茶有敘無失其宜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復以湯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見錄

又釀不宜早飲不宜遲釀早則茶神未發飲遲則妙馥已消見茶錄

一壺之茶止宜再巡初巡鮮美再巡甘醇三巡則意味盡矣見茶疏

飲茶人

佳哉茗香何關毀譽可者與之不可者拒

茶之爲用味至寒爲飲宜精行儉德之人見茶經

飲茶以客少爲貴客多則喧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見茶錄

煮茶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蕕飲者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見煮泉小品

巨器屢巡滿鐘傾瀉待停少溫或求濃苦不畀農匠作勞但資口腹何論品賞何論風味茶疏

茶侶翰卿墨客緇衣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中超軼世味者見煎茶七類

理茶具

天下之物獨力難成矧茲佳具以友輔仁

陸鴻漸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竹爐曰苦節君筶籠曰建城焙茶箱曰湘君焙泉缶曰雲屯炭籃曰烏府滌器桶曰水曹收貯茶葉幷各器者曰品司煮茶罐曰鳴泉古茶洗曰沉垢水杓曰盆盈準茶秤曰執權藏曰支茶幷司品者曰合香竹帚曰歸潔洗茶籃曰漉塵古石鼎曰商象相火斗曰遞火銅火筯曰降紅湘竹扇曰國風茶壺曰汪春支腹竹架曰

靜沸鏡火刀曰運鋒茶甌曰啜香拭抹布曰受汚見四紀

傳茶事

事亦何常知名長價一日雅懷千古佳話

鬪茶 唐子西　茗戰 建人

水厄 王濛　湯社 魯成績

茶會 錢起　茶社 和凝

一甌月露 党懷英　再巡破瓜 許次杼

四瓶遺蔡 能仁僧　日凡六舉 尚文甫

七碗清風 盧仝　久服悅志 神農

苦茗益意 華元　芳茶換骨 黃山君

流華淨脫 顏魯公　一啜滌煩 丁晉公

剪箬助香 周龍　芒屩易茗 朱桃椎

杯中著果 邢士襄　五載絕味 竟陵生

心為茶荈 左氏女　載茗一車 權紓

一甌及睡 蘇東坡　活火三沸 李存博

烹而玩之 蔡君謨　茗花點茶 屠緯真

毀茶作論 陸羽　竹裡煎茶 張志和

掃雪烹茶 党家姬　樞越觀湯 僧福全

六班解酲 劉禹錫　啜茗忘喧 田崇衡

茶如佳人 東坡

茶通仙靈 羅廩

君須記敘

人生如寄耳自未有我以前無數好景已化為冷烟荒草矣而我於其中忽然而受生自受生以來至於數十寒暑其間無數好景幸而未至於冷烟荒草又或為時之所移勢之所廹身家之所累是非得失之所縈繫疾病老死之所顛倒眼前目下已覺無主又何况我生以後百千萬載之冷烟荒草乎昔人云人生在世如駒過隙今日之無數好景不過隙影中之車塵馬跡耳未過不可必既過

不可留纔入隙中停鞭一瞬覺車之一塵馬之一跡皆我所當憐惜者也有好事者隨時寓目即景興懷則覩兹舊聞漸成新俗古人云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欲人於烟之未冷草之未荒策馬驅車憐此好景耳予亦隙中人也敢執鞭以從之

君須記

星槎程作舟編

春

鞭春牛

詩林正宗云立春前一日進春牛於府次早府僚鞭春百姓皆賣小春牛

剪春幡

韻玉云立春之日士大夫家剪綵為小幡謂之春幡或懸於佳人 或綴於花枝上又剪為春蝶春錢春

勝以為戲

宜春

歲時記云立春之日剪綵為燕戴之人家帖宜春二字於門壁

鬪花

天寶遺事云長安士女春時鬪花以多奇者為勝時有以千金市名花植於庭以備鬪花之會

擲金錢

文苑云唐玄宗時內庭妃嬪每至春時于禁中結侶

擲金錢以爲戲

移春檻

開元遺事云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采組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聽黃鸝

清紀云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黄鸝聲

梨花洗粧

韻府云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携酒飲其下曰爲梨花君須記洗粧

元旦 正月初一謂之三元歲之元時之元日之元

屠蘇酒

歲時紀麗云屠蘇草庵名昔有人居草庵中每歲除遺里人藥一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傳其方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屠蘇酒

椒柏酒

崔實月令云元日進椒柏酒椒乃玉衡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柏乃仙藥凡年少者各進此酒於長老

君須記

膠牙餳

荆楚歲時記云元日食膠牙餳取膠固之義又服桃湯桃者五行之精能伏邪制鬼

雞符

歲時記云元旦貼畫雞於戶揷符於旁百鬼畏之

椒花頌

晉書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云璇穹週廻三朔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美哉靈花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于萬

元旦放生

孔叢子云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王大悅子

順曰正朝放之示有生也

傳坐

文苑元旦以後家家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坐

春餅

熙朝樂事云正月朔日置酒待親隣以春餅爲上供

又爇栗炭於堂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

插芝蔴稭於簷謂之節節高簽柏枝於柿餅以大橘

承之謂之百事大吉

君須記　卷之四　兲　専用

人日

正月初旬一雞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

金縷人

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勝爲人或金縷爲人

以相遺取改舊從新之意

梅花粧

宋武帝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簷下梅花落額拂之

不去後人效爲梅花粧

上元

正月十五漢祀太乙之神從昏達旦今人望夜觀燈乃其遺迹

蚕神

齊諧記云張成見一婦人立宅上南角曰此地是君

蚕室我即此地之神元夕以膏粥祭我蚕即百倍後

祭之果得蚕利

祭門

歲時記云望日祭門先以楊插門上隨楊枝所指门

酒脯及膏粥祭之

火蛾

開元遺事云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

君須記　卷之四　罕　専用

金錢買夜

候鯖錄云京師上元前後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金

錢買添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

傳柑

歲時記云上元貴戚多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

金吾弛禁

西都雜記云漢設執金吾以戒夜行惟正月十五夜

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

紫姑卜

異苑録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殺之於厠今正月十五夜迎於厠間以卜一年休咎

撒荔枝

影燈記云正月十五夜玄宗於常春殿張臨光宴撒深紅錦荔枝令宮人爭拾之多者賞以紅綾帔

踏歌

朝野僉載云唐睿宗元夕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然燈五萬盞望之如花樹宮女皆盛服于燈輪下踏歌

預賞元宵

宋宣和五年令都城自臘月朔放鰲山燈至次年正月十五夜謂之預賞元宵

社日祈農 月令擇元吉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之以

社翁雨

提要録云社翁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有雨名曰社翁雨

社飯

夢華録云社日貴戚以猪羊㕑子及肚肺之屬切成片滋味調和鋪飯上謂之社飯

治聾酒

海録云兵部李濤寄李文公詩社公今日没心情爲乏治聾酒一尊故俗傳社酒治聾

開聰明

北史云社日小兒以葱繫竹竿于窗中擲之曰開聰明

停針

文苑云今人家女子遇春秋社日皆停針線謂之忌作

懷肉

漢社日詔賜諸郎肉東方朔拔劍割肉曰社日當早歸遂懷肉而去

花朝 世傳二八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十五爲花朝八月十五爲月

撲蝶

熙朝樂事云二月十五花朝節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起涅盤會談孔雀經猶其遺俗

寒食 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暴雨謂之寒食節按曆當在清明前二日

桃花粥

金門歲節云寒食裝萬花輿煮桃花粥寳典云令人煮大麥粥研杏仁爲酪以沃之

楊桐飯

瑣碎錄云蜀人遇寒食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名青精飯

画鴨

鄴中記云寒食日人多画鴨子以相遺

禁烟

琴操云介子推焚死文公哀之令人斷火三日故至今名寒食爲禁烟節

半仙戲

開元遺事云唐時寒食日令宮人共戲鞦韆以爲樂人呼爲半仙戲

清明　去冬至一百零五日即清明節

進火

歲時記云唐朝每歲清明内園官兒于殿前鑽火先得者進上賜絹三疋

祭墓

聞見錄云曹公過喬玄墓致祭其文悽愴清明祭掃多本於此

鬭雞

父老傳云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鬭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使飼教之

淘井

志林云蘇軾在黃州夢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云火固新矣泉何能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故云

戴柳

熙朝樂事云是日人家插柳滿簷男女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白首

嫁九娘

是夜於檻壁間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則夏月無青蟲撲燈之擾

上巳　續漢志官民三月上巳皆禊飲於東流水上自魏後不復用巳但用三月三

曲水流觴

晉東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出捧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伯乃於此立曲水祠後羲之蘭亭會本此

踏青

歲時記云上巳錫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故曰踏青

油花卜

文苑云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蘸之水中若有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柳圈

唐制上巳祓禊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者可免蠆瘟疫

骨肉相見

中朝故事云唐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與骨肉相見更相遺贈往往如此

射木兔

燕北襍錄云三月以木雕爲兔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者奉酒於馬上飲之

結錢龍

粧樓記云長安有鼓樂三月三日結錢爲龍作錢龍宴

夏

七家茶

熙朝樂事云立夏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細菓餽遺親隣謂之七家茶

迎涼

杜陽編云李輔國家夏日設迎涼草榦似苦竹葉細松雖乾枯亦不凋暑日挂之則涼風自至

龍皮扇

開元事云王元寶家有皮扇暑宴客置之座間以水

灑之颯然涼風驟至客有寒色明皇遣中使取看曰此龍皮扇也遂留之

水宴荷杯

因話錄云李少師宗閔善飲與賓僚會宴暑月臨水以荷爲杯

含玉

文花蘂傳云楊貴妃夏日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於口中以其涼津沃肺耳

浴佛　四月八日相傳爲釋迦佛生辰

龍華會

熙朝樂事云四月八建龍華會以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之提唱偈頌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呱聲未絕已稱尊攪得三千海岳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　五月五日爲天中節

角黍

風土記云以菰葉裹稻米爲粽以象陰陽相包未分

散耳又續齊諧云楚人以竹筒貯米祭屈原一日謂歐回曰君所遺米苦爲蛟龍所竊今當以楝葉塞其上以五綵絲縛之二物蛟龍所畏也後人作粽是其遺言

艾人艾虎

歲時記云五月五日人皆蹋百草採艾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又風土記云端午以艾爲虎形或剪綵爲虎粘艾葉戴之

蘭湯蒲酒

風土記云五日蓺蘭爲湯以沐浴又以菖蒲根爲屑
泛酒飲之

梟羹

郊祀志云漢令郡國進梟五月五日爲羹賜百官以
惡鳥害物故絕之也

辟兵符

抱朴子云或問辟五兵之道曰五月五日著赤靈符
於胸前今釵頭符是也

長命縷

風俗通云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辟兵及鬼不病瘟疫
名長命縷又名續命縷

綵藥鑄鏡

夏小正云是月採藥以除諸毒又異聞集云天寶中
揚州進水心鏡背有盤龍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
之其龍有靈大旱祠之乃雨

競渡

荊楚記云屈原以是日死於羅江人搶舟截流以拯
之今競渡乃其遺俗

射粉團

天寶遺事云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盤中以小弓
架箭射之中者得食

取蟾蜍

月令云五日取蟾蜍可合惡疽瘡

剪鴝鵒

歲時記云五日取鴝鵒兒剪其舌尖則善語

伏日　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即伏

冰鳥獸

天寶遺事云楊國忠伏日取堅冰鏤爲鳥獸繫以采
索金鈴遺送王公

碧筩酒

酉陽雜俎云鄭公慤三伏日率賓僚避暑取大荷葉
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焉許
而飲之名碧筩酒

避暑飲

典略云劉松北鎮袁紹軍三伏日與紹子弟晝夜酣
飲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又開元遺事云

長安家每伏中各於林亭下植畫柱以錦結棚設座具召名姝共飲遞請為避暑會

秋

竿影卜

月令占候云立秋日午時豎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則五穀熟

楸葉

熙朝樂事云立秋日男女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插鬢

閉蟋蟀

開元遺事云唐宮中每秋時妃妾以金籠閉蟋蟀置

枕畔夜聽其聲民家皆效之

草露洗眼

述仙記云八月一日取百花露以洗眼

朱墨點頭

歲時記云楚俗以八月十日用朱墨點小兒頭名為天炙

七夕　七月七日織女牽牛相會牛在河西女在河東

鵲橋

淮南子云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又爾雅翼

云涉秋七日鵲首皆禿是日女牛相會役鵲爲梁故
毛皆脫去

祈河鼓

風土記云七夕露設幾筵陳酒脯時菓散香粉於筵
上祈請河鼓織女各懷私願以禱之

蠟嬰兒

歲時紀麗云七夕以蠟作嬰兒浮水中爲婦人生子
之兆謂之化生本出西域謂之摩睺羅

五色縷

西京記云戚夫人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

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憐愛

穿針

荊楚記云七夕婦女以綵結樓穿七孔針又齊武帝
起層觀七夕宮人登此穿針名穿針樓又唐宮人七
夕執九孔針以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

乞巧

桂苑叢談云鄭釆娘年十六於七夕設筵祈織女是
夕夢織女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

三日勿語當得奇巧不久化爲男子

金盒盛蜘蛛

天寶遺事云唐宮中每遇七夕以蜘蛛納之金盒中
至曉視蛛絲稀密以爲得巧之多少

晒腹

世說云七月七日人皆晒衣郝隆於庭中向日仰臥
人問之曰晒我腹中書耳

曝褌

七賢傳云是日諸阮庭中舖陳錦繡阮咸乃竪長竿
標大布犢鼻褌於庭日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中元　道經七月十五地官赦罪之辰

照冥燈

熙朝樂事云七月十五地官赦罪人家持齋誦經追
薦祖考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湖中及塔上謂之照
冥燈

中秋　八月十五爲秋之中一名端正月一名月夕

月餅

熙朝樂事云八月十五民間多以月餅相遺取團圓

之義

金蝦蟇

酉陽雜俎云長慶中八月十五夜有人玩月光屬林間如匹練焉就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此即月中物也

遊月宮

唐逸書云開元中秋夜玄宗與羅公遠升月宮見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是何曲答曰此霓裳羽衣之曲

撤燭宴

翰苑名談云蘇頲與李義同掌文誥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諸學士玩月備文酒之宴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撤去

重陽　九月爲陽數其日與月相應故曰重陽

菊酒

西京襍記云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在宮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茱萸囊

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房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花酒可免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皆死房曰代之矣後人登高本此

麪糕

夢華錄云都人重九日各以粉麪蒸糕相遺

落帽會

王隱晉書云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遊龍山參僚畢集有風吹落孟嘉帽嘉不覺溫勑左右勿言以觀其

舉止良久令取還之

採菊

續晉陽秋云陶淵明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就酌盡醉而歸

登高作賦

文館記云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幸臨渭亭登高賦詩學士皆屬和御製序云萸房薦馥菊蘂含芬陶潛盈把既浮九醖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年之興人

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

戲馬臺

南齊書云宋武帝在彭城九日登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故事

賜菊

文苑云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云律中無射芳菊獨榮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冬

掃疥

熙朝樂事云立冬日人家以冬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疥

賀惡歲

宋書云魏晋冬至受萬國及百僚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

書雲物

左傳云僖公五年日南至乃登臺以望而書凡分至

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添宮線

䄙錄云唐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添一線之工

獻屨

崔浩女儀云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於姑舅踐長至之義也

觀雲

易通卦驗云冬至日見雲送迎下鄉來歲大美民不

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

肉屏風

楊國忠冬月選妾肥大者行列於前蓋借人氣以相煖謂之肉屏

十月朝盖初一日也

掃松

熙朝樂事云十月朔日人家祭奠祖考舉掃松澆墓之禮

臘八 十月初八

臘八粥

文苑云十月八日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蕈棗栗之類作粥名臘八粥

下元 十月十五

解厄

熙朝樂事云十月十五為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人家亦持齋誦經

臘日 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也

椒投井

養生要云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勿與人言投之井中以除瘟疫

祀竈

搜神記云漢宣帝時陰子方家臘日晨炊而竈神刑

見子方再拜受慶宰黄牛以祀之遂致巨富故後人
以是日祀竈

口脂

史云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遍宴群臣

交年 十二月二十四謂之交年

辭竈

熙朝樂事云民間以竈神上天祀以膠牙餳糯米搗
豆粉團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儺索乞財
物

除夕 三十夜謂之歲除取除舊更新之意

宿歲飯

荊楚記云除夜具肴蔌謂之備宿歲之儲家人相聚
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棄之

爆竹

異聞錄云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名山臊見者即病
寒熱但畏竹爆聲故除夕放此以辟之

餽歲分歲

風土記云歲晚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除夜祭其先祖
長幼聚飲而散謂之分歲

儺

呂氏春秋云前歲一日擊鼓驅疫厲之鬼一日儺一
日逐除

照虛耗

夢華錄云都人年夜以酒糟塗竈門謂之醉司命於
竈中然燈謂之照虛耗

相煖熱

吳風土記云除夜各於門首然薪滿盆謂之相煖熱

又以火炬縛長竿之上謂之照田土

祭詩

襍記云唐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
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守歲

熙朝樂事云除夕家庭舉宴男女終夜博戲藏鉤謂
之守歲

閒書卷之五目次

程子說苑

程子說苑叙

五官之用唯口之義爲獨多鼻臭之而已矣耳主聽别其義不過聞焉耳目主視别其義不過見焉耳唯口則有言有語有談有話有議有論而其雜出者尤莫如說或者曰說者悅也言之聽而可悅者也或又曰稅也以言誘人使從已也是二說者其出好興戎之微幾乎言之有說也自儀秦始也儀秦同師鬼谷學縱橫之術故秦一出而六國拒秦儀一出而秦幷六國此說之雄桀者也說之有

苑也自劉向始也劉向校書天祿太乙燃藜杖以照之因外戚之日盛也乃集五行傳以上之因宮禁之不輯也乃集列女傳以上之已而又採古人雜事爲說苑一卷于主德民情尤兢兢焉則說苑者又說中之雄桀者也自晋人以清談相尚麈尾蠅拂指爲王謝家法物而臨川王世說一書遂起而擅談場矣劉孝標先生詮釋之何元朗先生增補之王元美先生删訂之李卓吾先生批點之佳言逸事採擇無遺後人更從何處開口哉雖然人

各有口何必說何必不說何可說何可不說或人世情形或自巳病痛偶觸一事即錄數行以示鑒戒以其體類于說苑故從而說苑之也以其不敢上擬古人而自成一家言故從而程子之也事既不該文復不馴非子非史不次不倫如記事珠如調笑令出好興戎皆未可知也然巳爲人世增一說端矣

程希庵自叙

程子說苑

希庵程作舟著

唐書生何諷買得古書一卷卷內得髮捲規如環諷因絕之斷處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按仙經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今人果能讀書識字又何患氣質之不變化乎

曹子建爲丁敬禮潤飾小文敬禮謝曰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有定吾文者今人攘他人文字以爲巳有吾甚媿之

猴性愛子而多疑一生子洗之澗輒疑爲鷹攫必按之水以石壓之少舉頭必復按之故多淹死獨手中抱洗者乃得活耳或小猴肉突起即疑爲彈所中以抓穵之至骨乃巳故亦多致斃世人愛子而不以道者類此

九方皐善相馬伯樂薦于秦穆公公使求馬期年反命公曰何馬皐曰牝而黃及至則牡而驪公召伯樂責曰物色不知何能焉伯樂曰皐之所相天機也得

其內故忽其外用之果良馬今之皮相者多矣誰實鑒於牝牡驪黃之外哉

登州城上建一閣名曰蓬萊可望海市每自三月至九月間有時忽見初時其氣蓊鬱少時湧出高山旋開城郭人民交易一一可指世間貨物無一不備須臾變爲殿閣浮屠金碧輝煌倏忽萬狀良久乃隱每見官府人民齊集往觀然而幻境也切莫認眞

錢樞密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作別沂公曰曾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于公蓋以搢紳之士畏公不

畏曾也故賢才者與其令人畏毋寧令人愛

天閹有五種見于佛經其最幻者二形並具遞相爲用月半以前則女形爲人所御月半以後女形內有物突出又可以御女然男子中不乏是人不知何以名之

關中有涇渭二水一清一濁涇水弱至不勝毛葉深至數丈亦能見底人溺其中即沉無一活者渭水至悍而濁人墜其中浮行數十里猶不沉二水皆無魚族蓋一淸太甚一濁太甚皆不能容故耳

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虫唐子西以黨痼謫羅浮嘗作詩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沙虫今尚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沙虫之可畏如此愼行哉

張率先以詩示虞訥每爲所詆一日更作以示託名沈約大見稱賞率先曰此實吾作也訥乃慚世之重耳輕目往往如此毋怪乎士季假論于嗣宗陸生託傳於孔明也

天墉城中有認心獸日食醉仙玉草醉飽則伏地而

嘔其心隨嘔而出少頃醒以爲此我心也復吞入腹其屬或有斃而心出者見之亦以爲即我心也亦吞入腹故名之曰認心世之能認其心少矣能認得物我同心者不更少乎

仙人唐公舊宅山中有易腸鼠一日三吐易其腸人稱之爲仙鼠人苟能洗心滌慮何患不超凡入聖

石花者佳茹也種出關西生岩石中甚茂神蛇愛之常盤踞其上吐霧以蔽之採者必伺日午俟蛇出霧散頃轡奔馬採得即驟馳稍遲則蛇囘追及人即斃

矜矣此與永州捕蛇何異人之見利而輕生往往如此

鴉鳴報凶故生人戒懼心鵲鳴報喜故人生與幸心是鳥皆有鳴防微杜漸是在聽言者善悟之

喇麻烏斯藏國人也解幻術工呪禁其俗尚淫善御女常迎佛于西青海忠順夫人三娘子國之酋長也邪迎三百里及至舉國拜迎三娘子親薦枕席沐浴入房以得御爲福王今流毒中國無貴賤皆尊奉之殊爲可怪

窮奇似牛而狗聲逢忠信之人則噬而食之遇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好惡之不同如此哉

西域黄山出鸚鵡紺趾綠衣聰慧能作人言人多羅而致之鎖其足爲架以居之然而飛鳴豕息終不得其性也愼言哉

孫叔敖没後楚莊王思之優孟爲叔敖衣冠言笑抵掌王前王驚以爲叔敖復生欲命以爲相天下情之所至往往爲人所惑故曰優孟善粧假還是莊王太認眞

廣西路有畫山懸崖上人物花鳥之類無不備儼然一幅名畫行者過此無不詫以爲奇然或多誇美之輙有奇禍甚至殞命故識者寓目嘿嘿不敢出一言世間好物足以爲祟無多美焉

支公好鶴任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鶴翅長欲飛支公意惜之乃鎩其羽鶴軒翥不能飛乃反顧雙翅垂頭視之如有懊恨意公曰彼有凌霄之姿何堪爲人作耳目近玩哉養令翮成縱使飛去然則耳目近玩中何足以容天下士乎

周穆王迎意而居靈畢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此誠高隱之士也今之居靈畢宮者亦知有雲中之樂否

夜郎係播地其男女相配不用媒妁年長之人道則縱之使夜出與男子互相歌唱兩相歡則拉至女家與合一家輙喜謂招得夜郎來矣然不即爲夫婦天明各散至夜又出歌配如前有孕則認爲某甲人産後迎婦始正夫婦禮夜郎之名本此習俗之不同如此

澤雉五步一啄終日乃飽而羽毛鮮澤奮翼爭鳴聲響山谷有捕之者置之囷倉中常啄粱粟不移時而飽而羽毛盡憔悴低頭而不能鳴人苟不得志雖粱肉終非所願此戴晉生所以不屈志於梁王也

班鳩能知陰晴不食暈腥爲巢不過數枝足以長子孫已耳寶志公偈云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道家緣了彼好與造者窮土木之力以爲華者其拙甚矣

舒芬讀書山館有白鬚道者謁曰公刻有雷震厄須

用大缸覆我汝讀易其上乃可免公如敎頁久雲湧雷轟電光繞舍舒謂得罪於天安可幸免下缸跽俟天罰纔下跪缸以掀起震死一老猿雷電俱息蓋猿性本狡欲借舒免而詭云以已免舒以欺待人而卒以欺自斃悲夫

薛若杜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卧則血不歸心恐非延益之道乃就水中投一魚赤色與薛曰此知更之魚每一躍即一更也薛蓄之盆中以爲候每三躍即就寢名曰代漏今人若肯讀書至三更吾當以此贈之

顏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小蒼黃色每正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四月又作聲云春去也人呼爲報春鳥鳥何心哉以時至則然耳

高仙芝伐大櫓得訶黎勒五六寸置木肚中腹中作痛仙芝以爲祟欲棄之大食長老曰此香人帶之能消一切病其作痛者吐故納新也人能吐故納新則隨在有訶黎勒矣然則須耐此一痛也

艾衲松皮上蘚衣也非香屬也然諸香必合此燒之

其烟始團聚天下事以無功爲功者正不少也人奈何不審所以知之

鰒魚生海中堅附海石人捕之者乘其不意以鐵椎鑿之初落則得一鏟不下再鑿則奮怒以死相抵即片片碎之更無完膚蓋其性如此古人以之拒諫名之曰愎取鰒之義也有以哉

皇城圈內有獸名激孤其體三折如斷可曲折而行或云即捕黃鼠之獸陝中多有之黃鼠穴中委曲深窅物不能入惟激孤三折其身以通之故能捕出可

見物各有制巧蔵何益

宋世文陞乃文山之後也文山忠義凜凜千古而陞仕元爲集賢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絶調也然爲陞者媿死矣

唐昭宗播遷時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緋袍號爲孫供奉羅隱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誠有感之言也

蛟可掘食廣信山中多有之土人以爲蜡其味甘滑或曰與蜃同類皆雉種而卵生未蟄時皆可取氣動

雷作則乘風鼓浪誰得而睥睨之天地間誰非氣之所至哉

漢馬伯威爲廣陵太守有治行蝗飛入海化爲魚蝦若遇蒼鷹乳虎在土安知魚蝦不化爲飛蝗乎

長安城西雙闕上有雙銅雀高丈餘一鳴三穀熟再鳴五穀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木族有鰻魚者口銳如刺生三日即食魚蓄魚者有此殘害必盡世稱骨鰻取義以此然鰻不擇善惡自傷其類忠臣鰻直必當蔑正觸邪非如鰻魚之肆虐也余恐世之隨聲戻實者多矣因談鰻魚有感

黄村耕于山禾豆苦爲猴所耗村人患之一日見其羣集于田乃聚人犬逐之攔截諸路窘甚羣棲一大樹上人犬從下踞守積薪將焚之一老猴忽嗥嘯若有所授者少頃一猴冒火突下奔赴村民家舉火焚其屋火光燭天衆慌忙奔救一鬨而散村火未燎羣猴皆逸去無一傷者此田忌伐魏救趙之計老于兵者或不解老猴眞狡猾矣哉

五臺山有鳥名曰寒號當嚴冬時夜寒無巢乃自鳴

日不到天明便做窠及日出朝陽寒稍减又自鳴曰得過且過世之懶人每每善于自解雖然徒自苦耳

祖洲在東海中上有不死草昔秦始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神鳥如烏啣此草覆之死者即活今之死于兵死于政者纍纍矣誰啣此草以覆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以問御者對曰故公家蓄也罷而不能用故出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出其身仁者不爲也乃東帛而贖之不忘舊勞子方有焉

魏去非每日拈香一瓣向佛前發願今世不敢多求

但願來世讀史三年讀藏三年著述三年此等願力固自不少但恐非佛所能主也

李明龍被棄歸遇耕牛于路大罵曰汝腹無文章尙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不知牛能耕田出粟此其所以有角也敢與之觸哉

司空表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賓壙中賦詩飲酒曰幽明一致豈獨暫遊此中達生者不以生爲樂不以死爲苦亦顧其所樹立者何如耳

草搖之墟有鳥焉一身而九頭一頭得食九頭皆爭呀然相齧啄毛洒血食之不得下咽而九頭皆傷嗟呼一本也而啄食以敗獨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飡苦菜和羮此淸福耶九韶搖手止之曰淸福上帝所吝無輕言也人能消受此中淸福雖膏粱文繡奚加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令鶴啣取之一一無差今人讀書者多識字者少若

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其有媿于鶴者多矣

王孫很野之物也非重麓不棲非山食不食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致馴而教之命之舂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木負壺而汲命作兜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蹡蹌而起故曰天下無父兄不可鞠鎔之子弟

崑崙有大鳥名曰希有張左翼覆東王公張右翼覆西王母世之爲王公王母者得此覆庇足矣然亦知其名爲希有乎

杜默累舉不第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徹醉拜訖升座拊神頸而大慟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得成名語畢淚如迸泉廟祝扶杜下同視神目淚亦湧曰英雄失志千古同心無足怪也

蘇子美豪放善飲在外舅杜祁家每夜以一斗爲率公密覘之時方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也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

難如此復舉以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矣是可爲文字飲矣

魏去非語友人曰人生世上不能如鳳凰翔亦當效鴻鵠舉寧可向雞羣中爭食耶此眞英雄熱語也然苟能如鶴立雞羣雖爭食何害

張子卿過新都與黃玄龍石嶺看梨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子卿曰予意正在凄凉凄凉有何可樂正以世之趨炎者多矣

猩猩獸之嗜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

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怒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相率而去已而聞其香乃羣相商曰盍少嘗之愼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飲之飲而甘焉遂不能自禁乃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羣相嬉笑着草履而不能脫麓人追之卒顛仆而就縶其始非不知其誘我乃貪心一起而卒甘受其誘豈獨猩猩爲然哉

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痴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史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婿家是亦嫁取便宜法世之婚姻論財者其鑒之哉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妻澼洸助之猶不給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能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人能存此心則可以息營求之妄念矣

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即拂雲開日光人心之蒙蔽久矣安得此樹以發之

北方有獸其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兎得食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蹷而走食人之

食者事人之事巨虛可謂盡職矣

武平有金絲猿大者不可得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捕之者先以藥矢斃其母取母皮痛鞭之子輒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母皮而後安不然則死母子天性也本不可離而世俗尙分居親老而視爲棄物者獨何心哉

麝自珍其香香滿臍痛剔即以足抓出之覆入黴中犬逼且死猶倒拱四足以衛其臍不知石生玉反相剖木生虫還自食麝生臍亦還自殺耳然苟非慳吝

之心至死不舍當不至此

劉孝先博學能文而名不成嘗歎曰古有一說而致卿相立談而降白璧者書籍皆妄耳然自仕途雜進冗塞紛紜則談說又爲多事矣何況書籍

虞仲翔被放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甚矣知已之難也司馬遷恨没世而文采不彰楊子雲俟知已於後世亦此意也夫

楊子雲著法書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於其

中而子雲曰不可卒却之予謂此人即子雲知已也當急書之若今之富人雖以法言易一文錢不可得矣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求憐才者無有即忌才者亦不再得使世有曹老瞞楊阿麼在郝瘦頭顱久作草際塵耳士生斯世求一忌才者不可得可慨也夫

彿彿狀如人而長臂黑身披髮迅走食人見人輒大笑不已此所謂笑裏刀也人其愼之

司城子圉人之子鮌鮐而死圉人弗哭司城子曰子死弗哭何也圉人對曰鮌鮐壽魚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口腹之累人如是哉

楚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告之曰虎獸王也凡獸見之皆讋伏焉乃作象虎以虎皮蒙之立于牖下狐見之果逸去楚人喜以爲象虎可以驅天下之獸矣適野有獸如馬被象虎而趨之人止之曰是駮也真虎且不敢當況假虎乎不聽及駮見雷呴而前遂攖死世之慣假虎威者須知天下尙有駮在

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羣鹿隨麈出皆視其尾之所轉以爲準故古之談者揮焉淸談揮麈指爲王謝家法物有以也

精衛生北山初赤帝之女游東海溺而死化爲此鳥常啣西山木石以塡東海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物且死而不忘而況於人乎

東海青鷹之鷙而猛者燕子之弱能剪之歐陽玄有詩云鷹房持獵同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然則天下極小弱之物其不可忽畧如此

張禺山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常書一紙寄楊用修云野花艷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蟻綠觀此則吾人行事各有得力處何必隨人步趨乎

王伯孝曰名士不須奇才但得常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然則天下之奇才果屬何人乎甚矣名士之僞也

庾信自北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溫子昇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若是乎解語者之難也故陶公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共晨夕

燈蛾小虫也有翼能飛見燈光則從暗地飛來繞繞不去卒投火而死昔王黼爲相恣于淫樂或規之曰君不見夫飛蛾乎粉羽翩翩飛遶燭上戀戀不去終爲燋首之客不聽果及于禍詩云趨炎原不知生死信然

東海有獸名殘畜形小似犬人面仰生能見上而不能見下每見猿升木欲效之乃附枝攀幹而上既上不能下無有全其天年者亦可爲好高者戒

樂廣爲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對曰前在座飲酒見杯中有蛇影歸而得疾時壁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是弓影也乃命仍坐舊處與飲杯中果有弓影其疾遂愈甚矣疑之爲害也

張良從老人于圯上老人乃命之納履告之曰兩眉致其美于人而人卒不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于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良受其教以爲帝者師人能以無事處功以無心處怨可以自善亦可以善世

米元章知無爲軍見石屏中立石甚奇乃取袍笏拜之呼爲石丈朝廷傳以爲笑或問之曰誠有是乎芾答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此與陶之菊林之梅何異是知物亦何常各從所好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羽既視之知爲石也復射之矢摧而石無跡不誠故也夫誠之至而金石失其固而况于人乎

郄超每聞人尚隱退者輒爲辦資并爲造宅第在剡常爲陸逵起宅甚精此一片熱腸偏于冷處用之真

千古快舉也

李建勳常蓄一玉磬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世之塵談滿耳矣安得此磬以清之

吳立夫好遊每過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鬭之場慷慨悲歌呼酒自慰其文章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文之不易爲也如此吾當與學者共勉焉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爲言溫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之意也彼遺金于子孫者徒長其奢侈耳亦可謂之不善遺矣

東都僧敎鸚鵡誦經一日忽不言不動問其故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子人特不自檢束耳苟能自拑其身心吾道中亦自有舍利子矣

柳子厚得韓退之詩必以薔薇露浣手薰以玉蕤香然後開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今之讀人文者先有不屑之心無怪乎大雅之不作也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宴一株令一妓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聞花有歎聲始知妒之一念花亦不免在惜花者善調護之

唐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作詩者倘能字字從精神而出未有不可傳者也

唐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相好爲放誕常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此亦名士好奇之過也不然名敎

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有此精神契合其所書安得不妙絕天下乎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乃石也欲取水者皆洗滌心志以拖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水亦伺人之敬肆可畏也哉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具此一幅氷雪心豈必尋仙訪道

雅州有虞美人草聞唱虞美人曲則按拍而舞雖曰物之聲氣偶爾相應然安知非其精氣所憑耶古有弔虞姬詩云精魂夜逐劍光飛英氣化爲原上草誠哉是言

利瑪竇著友論云友者我之半即第二我也從來論友未有直切如此者一部絶交論未免鄰刻自處矣

貫爾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後能爲牛面啼牛面笑者怪哉鬼之能易人頭也雖然實人之自爲易也世之忽爲啼忽爲笑忽爲啼中之笑忽爲笑中之啼者牛面之中啼笑並舉安得如此多鬼隨人而易之耶

和神國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緞可爲衣世之游手好閒者多是此國中人不然未免饑寒自悮也

後梁爲北魏影國謂附庸國也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是也然則世間一切依附之人即謂之影人也亦宜

山谷老人曰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書耳乃有終日讀書不能醫一俗字者眞所謂膏肓之疾也

趙季仁曰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駁之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凡事只是隨處不放過便自領畧不盡也

李愚常告人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謝事居其間庵中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而以陳摶配食此誠睡鄉佳客不比世人開眼而夢夢也

張載每出行小兒以瓦礫擲之以其貌之惡也夫人心之醜惡有甚于面戈矛之慘甚于瓦礫噫亦危矣

張旭見驚蛇入草公孫大娘舞劍欲盡其勢取酒醉握管淋漓猶恐未肖乃解髮蘸墨一呼百行如雲之

在天龍之在霱漢武凌雲臺成命王次仲坐藍輿上
作徑丈書下而頭髮盡白悔習其技變爲飛鳥去一
書耳旭變神工變形人無此等精神力量而欲其技
之絶世也豈可得乎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輙躬自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
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一事之微其見信于人
也如此細行可不矜乎

阮裕在會稽剡山家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一人
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

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此古人公物之心也豈
可與好施者同語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讀書若無此眼力未免爲古人所欺

鍾會嘗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
也始必欲使嵇叔夜一見置之懷中畏其難不敢出
手但于戶外遥擲之急回便走雖是嵇公太令人畏
然亦著書者之虛心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成時人互有譏訾張華曰君文未
重于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于皇甫謐謐乃
爲作叙以傳之于是前相譏訾者莫不悔而讚歎之
今日之刻文集者動求巨公一叙正恐三都賦不易
作也

阮仲容爲南阮獨貧諸北阮皆富七月七日北阮晒
衣錦繡粲陳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幝于庭中人或
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是以君子貴從俗

張季鷹任縱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耳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卽時一杯酒杯酒何足羡特爲敢名者下一捧
耳

殷洪喬作豫章郡都下人附書若干既至石頭悉擲
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
郵逹則逹矣然當附書時卽以此語謝之豈不爲長
者

袁尹踈放好酒常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
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謁彼知遇指門求通袁曰昨日
飲酒無偶聊相邀耳今之所謂知遇大率如此

蘇子瞻在黃州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詼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彼相見而談家事及朝政者其爲妄更甚也東坡眞善聽言者哉

邢子才聰明強記日誦萬言有書甚多不甚校讐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思誤書何由便得邢曰若思不得便不勞讀書故知善讀書者當于疑處得悟

稽中散臨刑神色不變索琴奏廣陵一曲曲終歎曰昔袁孝尼嘗請學此散余靳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世之有絕業而各教者當鑒于此

苻堅入寇謝玄爲前鋒破之時謝安方與人圍棋俄而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終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賊矣然而舉止異常歸而折其屐齒事之能強制者有矣然此何等事而可以漠然處之耶

晉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惡之夜飲華林園中舉杯屬星云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乎災祥之說本不足信孝武可爲達生之言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琰代之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荅曰魏王雅度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此亦識英雄俊眼也然適足以自禍愼之

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此語不獨有先見而且有深情

石勒不知書每令人從旁讀之皆能解其意一日聽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至留侯諫止乃曰賴有此耳多少知書識字不能有此隻眼

張翰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必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幾然則秋風羹膾皆託詞耳

謝太傅謂王安北見之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天下固有見之覺其可厭而去後實令人思者亦擇交中之一格也若太傅之不思安北不過惡直言耳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後却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憾可見罵人亦復有道雖信口胡謅亦不同于譏刺也

王敦在西周時見周顗輒以扇障面雖寒日亦然及度江左不復爾乃歎曰不知是我進乎伯仁退乎伯

仁何曾退蓋敦自渡江以後漸覺得志故無忌憚耳人不可以自滿生事創謀皆此志也慎之

張裕曉占候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劉氏祚盡矣先主銜其泄言下之獄將誅之武侯表請其罪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是可爲泄言之鑒

王藍田清貴簡正而性極急常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上圓轉未定瞋甚遂下地以屐齒蹍碎之或云天性褊急可以涵養勝之理固有然

何攸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十餘次猶恨未足人稱之爲水淫由此觀之好潔亦是一病不可不知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見背上有黃絹幼婦外甥齏臼八字問楊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毋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始悟令修各記所知修云黃絹色系也于字爲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爲妙外甥女子也于字爲好齏臼受辛也于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所記亦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三十里始覺後竟不免甚矣才之不可露也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吾人當失志時正復少客不得何獨傳一孔北海也

王處仲每酒後輒咏魏武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讀至此未免生遲暮之感

陸士龍好笑常着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遂大笑不已幾至落水世之笑人者多矣能如士龍之自笑者乎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柩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發一聲以送之人各有所好雖死不異故萬里薤露二歌不如此一聲驢鳴也

向子平讀損益二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兒女嫁娶畢敕斷家事與禽子夏遨遊五嶽然必俟嫁娶畢而後敕斷家事吾恐老于牖下者多矣

蘇養直高隱京口紹興間與師川同被召養直不起師川應召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

高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不覺自媿不知此一着今人所不屑下者也養直悞矣

桓車騎沖不喜着新衣夫人王女宗嘗于浴後送新衣與之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夫人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桓公笑而納之苟能不以新易故足矣女宗之言淡而中矣

荀勗常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左右曰此必勞薪炊也帝不之信密遣問之果以故車脚爲薪也薪之勞尙知之而况民之勞者乎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水可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記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水性之不同如此可以察民情矣

王敦常荒恣于色其體漸敝或有諫之者敦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閤驅婢妾數十人出任其所之可見丈夫行事自貴當機決捷若復欲行不行

便是無用之才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奧耳（李冗獨異志云其僕名杜亮）世不皆杜亮之僕毋過爲箠楚可也

謝無逸常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潘荅曰秋來景物件件有佳致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稅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催稅人之敗人意也如此至詩亦不容作可畏

也夫

李白謁時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相問何物爲餌荅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相悚然此等餌天下甚多但不知巨鰲肯食否

阮德如于厠見鬼長丈餘色黑眼大着單皂衣平上幘與阮嘶近阮笑而語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而退凡人遇可憎之物止宜笑而遣之然而能慚者鮮矣

蒼頡作書鬼夜哭屈原作山鬼篇四山啾啾鬧鬼號

哭聲可見世間之鬼專意妒人文字也如此

河洑山有王婆廟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其家常飲酒婆不索其值道士將去曰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一井井成水皆醇酒道士去婆不復釀酒即以井水應沽者三年得錢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又至問曰酒好否婆荅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而去貪得者從來無厭婆眞曉人也道士俟矣

郭恕先放曠不羈宋太宗召至闕館于內侍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笑而荅曰聊以效顰耳謂效顰至此進于東施一籌矣

朱野航工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火盜及得其故乃取酒更酌今有吟詩而得佳句者雖驚起主人何害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果能公私兩便不媿作華林蝦蟇

北史庫狄伏連室內患蚊輒杖門者曰何故聽入今之却遊客者多用此法凡士大夫各宜自重焉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策云不須與兵但遣將于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此兵法之所不載然而主招撫者意亦同此

開元間上東封泰山杜鍾爲兗州參軍掌廐馬芻豆日御馬至多臨日煮之不給必需先辦乃煮栗豆二千餘石爇納窖中及至皆臭爛矣是可爲爲身後計者勸

二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上我日中已無妓今日齋中汝心中還有妓伊川自謂不及其所謂不及者何着相故也

周仁熟嘗訪米芾芾言得一研乃天地秘藏待我識之周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僞各半特善誇耳隨索巾滌手請觀硯芾喜出硯周知其佳詭云此誠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磨墨芾變色曰研汚矣不可用周乃携去凡性癖者每爲人所賺不足怪也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功焉而猥須厚賜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耶凡自以爲有功于人當鑒于此

賈島在京師于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已欲改推字爲敲字商之未定遂于驢上作推敲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冲其道左右拉至愈前尚爲手勢推敲不已愈問故乃曰敲字更穩遂定交焉今人心中有所籌算往往有此景象特不過韓吏部耳

祝京兆有債癖常托言款客往友家借錞銀盃數事旣借主人心疑遣僕隨後察之則已汲汲擕其銀而棄瓜于路矣僕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卽我物也汝欲用亦拿一二事去此亦物我同體之心也更惜多一借字耳

劉公榮與人飮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飮不及公榮者不可不與飮是公榮輩者亦不可不與飮此數語勝一篇齊物論

燕宋該性貪太祖欲厭其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重不能勝卒至僵項不知性之貪者特患不賜耳雖僵項何惜

彭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以書召歸乃跨一驢一黥挾其布囊親知相慶曰可免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及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匣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草稾一束餘無所有凡客遊者大率類此傳諭家人愼勿過望也

齊王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蝎于皿

器罝徂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試之喜劇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世之爲州者多以人命爲戲是其遺敎也

齊燕榮爲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取以試人其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果犯小過將撻之人曰前許見宥榮怒曰無過尚爾況有過乎搒捶如初世之酷刑者往往具此利口可畏

周興性酷每法外立刑人號牛頭阿婆一日有罪詔來俊臣鞫之俊臣方與興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

何興曰此甚易耳納囚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起揖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入甕設法害人適以自害人多不省

呂氏春秋云齊勇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塗遇而飲索肉不得乃笑曰子肉也我肉也何必別求因抽刀割肉相啗啖之肉盡而死世之貪饕而不顧其身者與此何異

皇甫湜嘗爲蜂螫手指乃大怒散錢數千與里中小兒箕斂蜂窠山積于庭命搗碎絞汁以酬其痛錢神可畏如此然施之于蜂蠆亦不爲過

天后疾徧祭神廟給事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張元一乃畫代犧圖以進后觀之大笑極獻媚之心無所不至羞且不顧況乃笑耶

宋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素負聲譽交以詣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纔升堂瀛已先在相顧愕然竟廻清議而去媚已不可何況偸媚媚君已不可何況權貴

崇寧末蔡進士蔡嶷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認爲叔父京命二子攸修出見嶷急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叔父行也今之攀宗認族者往往如此可發一噱

韓平原作南園于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而喜曰景致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忽聞庄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睪所爲也或謂乞哀取憐人也而變爲禽獸不知其人本是韓家雞犬耳

蔡攸嘗省京京正與客語攸前執父手作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去客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設法爭權至於父子哀哉

金陵吳擴有詩名一友展其詩册開卷即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笑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作到臘月晦亦未暇懷及我輩也吳亦笑而慚焉我見今之懷人詩大半類此爲之轉一語曰我輩本不足懷耳

馮希樂謁長林縣令設語以媚之曰昨入縣界見虎

狠相尾而去眞古人所謂仁風所感虎狠出境是也須臾林老來報昨夜大虫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必便道掠食耳令笑而遣之世不少便道掠食之人希樂眞善于用佞者也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荅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凡赴召者誰不有此心誰不爲此事特不肯出是言耳又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于所在自投供狀求試所謂有是人不得不須是敢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不敢忤乃敕虎賁不得

進大荆子于古櫃內者當奉此爲怕婆王

武歷陽女嫁阮宣宣家有一桃樹花葉灼燿宣嘆美之女大怒使婢持刀斫樹摧折其花此與蘇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水而死者何異一花一賦尚不能容可謂千古奇妒矣

太宗賜尙書任瓌二姬妻悍妒秃爛其髮帝怒僞爲酖敕柳飲之立死如不妒免飲柳即拜敕曰妾與瓌俱出微賤兩相輔翼遂至榮貴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一飲而盡此可謂妒矣却妒得有禮可謂悍矣却

悍得可憐

徐絲庵眇一目常贊千眼觀音云汝有千目衆皆了了我有雙目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世事之不平如此不知慈悲菩薩作何渡脫法

鄭畋有少女愛羅隱詩嘗欲委身一日隱來謁畋命女窺之見其貌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此女可謂愛才矣然到底愛才不如愛貌

五代楊光遠病禿婦又病跛後舉兵友人嘲之曰世寧有鬎鬁天子拐腳皇后耶世之不量力不度德而

輕舉妄動者當鑒之
高祖讀郭璞詩以爲絕佳石動筩曰臣詩勝郭一倍上問何以見勝石曰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一倍乎今之擬古者多用此法可發一笑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曰有又問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

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世之談天者多是想形會意此語可以槩之
王荊公作字說每隨意穿鑿蘇東坡問之曰以竹鞭馬曰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時發一笑文人之好爲杜譔者須防東坡此一折也
憲廟承年言官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恢諧有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餂之即愈人問故曰不語蠱可治疥故也此是近日禁方果非御醫不知
李義安謁富人鄭生生辭不出義安于門上書一午字而去蓋譏牛不出頭也奇語富人出頭便是好漢特不可強出頭耳
北京吏部前小兒賣食物者動云三星相公買些初不解其說問之乃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粟監是富星近日惟富星當令賣食物者切不可

亂呼
顛卅者馬腹中所藏之物用之念呪即致風雨凡畨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顛卅隨身也平生結納而緩急一無所恃其有媿于顛卅者多矣
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一兎三日而獲之剖之其腸似鐵工云可以爲劍今人苦勸不回者謂之鐵石心腸蓋此類也
番禺人端午日常採鶴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婦人多貨之取以爲媚藥夫媚人有藥受媚

者愼之毋勿爲藥所中也
魏時晃明國貢漱金鳥色黃形如雀帝蓄于靈禽之圃飴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可以爲器此鳥畏霜雪乃築辟寒臺以居之當時官謡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此鳥可謂金種矣然必如此奉養恐所得不如所失也
彭州釋知玄足痛楚萬端一日流出一珠珠上明明有晁錯二字時謂知玄乃袁盎後身也晁袁尋仇歷世至宋猶不捨此又水戲外之一案矣

海中有銀山生樹曰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晩老日没死卽此已成小天地矣世之慕長生者求仙訪道服氣煉丹抑知日出日没已盡人間三萬六千場乎
東海有獸狀如驢名曰海驢毛長二寸晴則下垂陰則豎立舶估得其皮以爲卧褥善人御之竟夕安眠不善人籍之魂必驚散善惡亦自分明莫欺驢頭之無角也
唐時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自宋至明生員之服皆白衣至洪武二十四年始易藍色故宋時有三學生頭烏身上白之謡毋怪乎今之士籍大半皆白衣也
唐明皇沉香亭畔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内香豔各異帝曰此花之妖也以賜楊國忠世之愛花者須知花中有妖
贛縣王奇少爲縣吏見令題詩于屛云隻隻町蘆背曉霜盡飛鴒鷺立寒塘吏密續云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遥天字一行令異之使遊學京師眞宗偶見其

詩召見賜第奇謝云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世之吟詩者求如此知遇可多得哉
陳琳作書及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正患頭瘋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殆愈我疾也世之作文者果能如此經驗否
無敵國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而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吾人名利奪于外嗜欲鑿于内未死而心先朽矣又安望復得人身乎
洱河由石穴中出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劃岸下分

水爲兩南河北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即返界限如此分明可免人世多少侵漁之弊

永某氏禁養猫爲鼠所苦一日市一瓦器貯米器上有瓦蓋羣鼠環集不得進各屹立若有言者須臾數鼠去扛一老而病者置器邊病鼠熟視之于瓦器旁以嘴作挖地狀羣鼠從之未幾地半空瓦器斜傾而米出矣各飽食而去鼠本黠也雖老而病而工于竊奪如此眞可謂老奸也哉

公冶長嘗聞一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今人少有所得輒私之爲巳有貽媿于雀者多矣

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座語無不酷肖有生雖鼻其語難學乃納頭于甕中以效焉甚矣學語之難也今之摹倣時文者得毋類此

唐武德初有于藤州峽內得馴鸚者能言語歌舞獻之內庭歲餘不語怪而問之荅曰身居南土生長禽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遣之歸今名其灘曰金環灘鳥之不忘所生也如此若貪戀富貴而驕語奪情眞匪類也

張鷟隱言庚子歲穗城中有白鏹數萬錠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將軍方焚香拜之漸飛下近簷兒童羣逐之乃復飛去錢之有定分如此世人逐逐何爲哉

賓西横州多蛤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墜于地人往捕之彼亦不知以手分劈雖死不開世之爲情死者或亦此類化身也

拾遺記員嶠有水蚕長七寸有鱗有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釆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人能以水雪爲心自然水火不能害矣

梁武帝尊奉佛法犧牲用米麪甚至捨身同泰寺羣臣出萬錢贖之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求蜜汁而不可得世之佞佛者可以鑒矣

漢武帝寵方士欒大求神仙不死之藥後坐誣罔又用公孫卿言築甘泉諸觀持節以候神人至起巫蠱之禍宋徽宗奉道士林靈素張虛口造爲清華帝君

正晝臨堦火龍神劍夜降內宮而卒羅北狩之慘彼求仙訪道者其愼之

後漢史弼活平原之黨千人而其後不昌晉之羊祜唐之崔祐甫皆一代良善而皆無後張湯酷吏其子安世援立宣帝封富平侯四世襲封杜周酷吏也其子延年爲御史後生讖爲魏列侯幾生恕爲幽州刺史恕生預卽杜征南也報應之說何足信哉

唐肅宗甲辰近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喜製玉寶芝詩以志之是歲肅宗崩代宗庚午華州

至陝西黃河水清一百里是歲吐蕃犯京師莊宗入汴司天監言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聽乃自此有天下明文皇起兵日星尾墮地而靖難功成災祥之說又何足信哉

葬經作于郭璞按本傳璞母葬于暨陽千古佳城也後王敦起兵收璞詣南岡斬之吳雄生平不問葬地而三世廷尉世之篤信堪輿者破產營地甚至曠日遲久陷親于暴露者惑之甚也

庾𤨏狀貌豐美家饒于財相者謂必爲方伯及魏克江陵𤨏以餓死唐柳惲幼時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後仕至宰相徐陵八歲能屬文慧雲法師相之曰當蚤死後仕至太傅年七十終可以爲風鑑者戒

浙中庚午利陞鳴勳夢中解元其題爲博厚則高明且醒與門人曹振龍課此題陞文先成振龍贊美不置曰若在場我必寫此文先生另作可也及入闈果是此題振龍抄陞文果得解元夫振龍之才自足取元而天必假之陞手以示功名之有定分也

海賈嘗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相會問之其陰晴無不同者故東坡詩云常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至于人心則刻刻不同矣可歎

古嶺右風俗淳厚虎不傷人村人視虎如犬然靖康時有客遊者繫馬于民舍虎來窺之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旁一喝而虎遂去今則風氣一變其虎噬人與內地無異風俗澆薄亦及禽獸可畏哉

符生既立猛獸及狼不食畜而食人一年殺人凡七

百有零百姓苦之建炎四年胡兵圍陜有鳶鴉數萬
飛噪城上如戰鬬聲胡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
失守此獸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助敵而不助宋眞禽
獸中之禽獸也人當鑒之

煬帝大業二年州縣課氅羽網羅無遺類焉烏程有
樹高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而不得上乃
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鶴之愛子如
此不知其子當何以報之

果然獸似獮猴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食必先

與老者喫之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
眞獸貌而人心者哉

竹雞之性多忌而好鬬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馴者
于中此雞一鳴則野者尋聲而至閉目躍入城中直
前欲鬬而爲人所網今人以善鬬爭強者得毋類此

鰥魚健而難取吞啗同類力取而喫物者也其性獨
行故名曰鰥池中有此不能畜魚人之敗類而啗人
者多矣吾于鰥魚有感

異物志云昔有嬾織婦姑撾之死爲嬾婦獸其膏以
炤紡績則暗以炤宴會則明此獸名嬾婦者也酉陽
雜俎云奔鮬一名瀱有兩乳在腹下如人相傳嬾婦
所化一頭可得膏三四斛炤宴會則明炤紡績則暗
此魚之名嬾婦者也古今註蟋蟀一名秋吟蚕得寒
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此虫名嬾婦者也述異記
桂林有睡草見則令人思睡一名嬾婦箴此草名嬾
婦者也由此觀之何天下嬾婦之多乎

麗水縣岑峯有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每年花開
凡十二瓣遇閏月各開十三瓣宋正和間宜入御苑

栽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花之不忘故土
也如此哉

唐太液池有竹數叢芽筍不相離密如一本帝語諸
王曰此竹宗本不相疎眞義竹也彼人世兄弟相忌
而生離間者覩此可以爲鑑

孔平仲談苑吳國武庫封署甚固一日開庫兵刃俱
無但得雙兎殺之有鐵膽乃鑄爲二劍雄者干將雌
者莫邪世人若有鐵膽何愁劍之不利乎

東海有鳥名意怠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故人卒

不能害焉然則世之好奔競者而又欲免害烏可得哉

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之具可入而不出滿則撲之錢有聚而不散者恐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云與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第眼穀又不應吏即以第三眼安之既覺雙眼深碧後相者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何世所謂見錢眼開者或即此意

紀昌學射乃懸蝨而望之及二年望蝨大如車輪故射之貫輪心吾人志專而功深天下何事不可為乎

鄭世翼過崔信明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心甚愛之願見其餘信明出眾篇示之世翼覽未終篇擲去之曰所見不逮所聞然則今之聞聲附和者亦未知其所見何如耳

卜式牧羊肥息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今之敗羣者多矣欲其肥息不可得矣

陳壽三國志名史也然以求米不得而不為丁儀廙立傳後世不能無議焉魏收著魏書亦良史也而以受爾朱榮之金而滅其惡人稱為穢史焉然則任史責者可不慎哉

陶靖節因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乃作閑情賦以擬之梁昭明太子敘云白璧微瑕乃在閑情一賦可見文人立意命題不可不慎

霍光擁昭立宣功在社稷死未三年以顯禹謀廢立事族誅議者謂帝初謁高廟霍驂乘帝嚴憚之如芒

刺在背以為霍氏之禍已萌于此甚矣權位之難全也

宋弘為大司空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瑟愛其聲繁常使鼓之弘聞之不悅曰臣所以薦譚者望其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薦書之不易作如此

馬援奉書洛陽入見光武帝帝袒幘坐迎援頓首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潤達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故知士當存亡之際

貴能擇主
光武徵劉昆爲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
後守弘農虎北渡河果何德政而致此對曰偶然爾
左右皆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今之買
舉卓異者當思之
漢章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謂羣臣曰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
難之仕路之不可不清也如此哉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有吾兄子病一夜十往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弄　專圜
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
謂無私乎此亦長者之言也世之假裝公道者可以
自反矣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
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世之爭買好田宅者當
鑒此
漢武帝時尊用酷吏東方盜起上使范昆等繡衣持
節捕之作沈命法由是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盜案
太嚴卒至諱盜有以哉

漢高帝寵愛戚姬生趙王如意上欲廢太子立之及
高帝死太后酖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置之廁中號
爲人彘然則閨閫之中匿愛太過難免人彘之禍矣
漢惠帝崩太后哭泣不能下侍中張辟疆謂陳平曰
太后哭不悲由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耳宜請拜諸
呂爲將以安后心從之諸呂權由此起人臣妄希意
旨以悞國事大率類此
漢質帝生而聰慧即位初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
軍也冀啗之置毒餅中乃斃以此知聰明之不可淺
程子說苑　卷之五　垂　專圜
露也
諸葛亮居隆中先主因司馬徽薦三往乃得見屛人
曰漢室傾頹孤欲申大義于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
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樂爲之
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殆天所以資將
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暗弱不知存恤將軍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則

覇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觀此則鼎足之形盡于隆中數語始歎古人事功具有成算如此

曹操敗備于當陽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覇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今之事人者其方寸果可自問乎

陶侃微時日夕運甓曰吾方欲致力中原以此習勞耳後督荆襄軍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若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傳

於後是自棄也與言及此令人有感時失事之媿

殷浩被放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桓溫將以浩爲尚書令浩欣然將荅書恐有謬誤開閉者數四竟達空函文人之臨事忙亂如此可發一笑

魏公李密敗徐世勣據其舊境魏徵勸之降唐世勣曰此人民土地皆魏公有也吾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者也乃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唐主曰世勣眞純臣也世之背主邀功者可以媿矣

唐秦王破劉武周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降既而尋相等叛諸將因敬德秦王命釋之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從秦王爲王世充所圍敬德躍馬橫刺翼秦王突圍而出是亦驅策英雄之一術也

項羽既破秦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里如衣錦衣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今人以富貴誇耀鄉里者誰非沐猴而冠者乎

唐太宗幸翠微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

文名振京師初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詰之對曰其人文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矣是可爲文體輕薄者戒

唐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者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必記之凡畏史書者當知此意也

梁武帝初徵謝朏朏高不就之節逃寘年餘一旦輕舟詣闕梁以爲司徒朏性憚煩不省職事衆皆失望

近汪氏亦蹈此弊名士之無實行大率如此爲可歎也

劉備奔劉表數年慨然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讀此數語益足生遲暮之感

卓畢爲吏部郎比舍釀熟夜至甕間盜飲之醉爲掌酒者所獲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晉惠帝時賈郭横恣賄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曰錢

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爲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身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此眞千古同慨也錢神眞可畏哉

東晉孝武帝二年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能違衆舉親此子足以不負所舉矣今之舉親者多矣能如玄之不負所舉者幾人乎

漢成帝時楊雄以奏賦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舊轉爲大夫恬于勢利欲以文章成名乃作劇秦美新以頌莽功德君子醜之文人失足其習氣往往如此可不慎乎

唐李義甫叅知政事容貌溫和與人言必微笑而其心極險刻時人謂其笑中有刀今人爲是笑者多矣須防其中有刀在

盧藏用指終南山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

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今之爲仕宦捷徑者多矣何必終南

唐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苟清其原何憂不治然則今之恃才擾民者直謂之庸人可也

郭曖與公主爭言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恚奏之帝慰言令歸郭子儀囚曖待罪帝曰不痴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耶凡聽婦人言者當法此

唐高宗時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禮部裴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後果不終世之以文章著名者愼之

唐玄宗以楊國忠爲右相或勸進士張彖曰謁之則貴可立至彖曰君輩倚之爲泰山吾視之特氷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毋失所恃乎是可爲倚勢者鑒

唐肅宗久不詣上皇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唐曰上皇思見陛下一如陛下念公主也上感之泣下此可爲千古勸孝之格言

郭子儀毎見賓客姬妾不離側一日盧杞問疾子儀悉屏之或問其故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類矣凡見惡人者不可不知

唐僖宗委任宦官田令孜嘗召朝士飲酒張濬恥于衆中拜謝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衆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今又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愧無所容今人若得於隱處謝酒且恐人不知矣可歎

後唐明宗始命刻九經板令印賣之後人易於得書自明宗始其嘉惠後學豈淺哉

曹彬取江南還宋太祖曰本欲授卿使相以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雖是回護太祖語然已爲貪官下一砭矣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知其姓名終身不忘矣處謗者當知此意

趙普本無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家人視之乃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今之讀論語者多矣果能定天下佐太平否

宋太宗以呂端同平章事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及帝不豫王繼恩陰謀廢立奉皇后命往召端端疑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見后奉太子即位此眞大事不糊塗也

宋眞宗嘗問李沆何獨無密奏沆對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
也此語是一則辯奸論
王欽若譖寇準于帝遂出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
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
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凡遭貶議者能存此
心可以無怨矣
富弼使契丹男生女死皆不顧得家書輒焚之曰徒
亂人意耳及議成還帝以為翰林學士弼辭曰增歲
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不敢以死爭

敢受賞乎凡為朝廷立功者不可不存此意
宋仁宗時罷夏竦而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同時登用
國子監直講石介夫喜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
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師孫復聞之
曰介禍始於此矣後果為夏竦所中好語之不可亟
說也如是哉
王安石常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自足司馬光
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不在民則在官設
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

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凡言利者當以是說進
宋哲宗以蘇軾為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曰
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為奇才卿今至此乃先帝意
也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大泣人生知己之感
深矣哉
朱熹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害繕寫已具
諸生以為必且賈禍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
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然則經生家可易言上書哉
明太祖御東閣靜坐學士危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

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以為文天
祥耳素惶恐汗下凡以老臣自稱者當思此言毋致
臨時汗下可也
太祖齋日尚書牛諒請宰犢為膳以助精神上曰齋
三日而供三犢豈事神之道乎諒曰周禮所定也上
曰周禮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必欲法古何哉世
之法古人者大率類此
永樂元年月當食不食羣臣稱賀上曰適以陰雨不
見耳豈果不食耶是言可為稱辭紀瑞者之鑒

姚廣孝初爲僧其姊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請難兵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堅欲見之姊乃出立堂中廣孝下拜姐笑曰安用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耶今之做和尚的正不必問其了不了矣

成祖嘗語胡廣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矣是善于讀易者也

尚書吳中性貪鄙一日迎封誥其妻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言耶其子曰亦翰林代草也

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爲人耳何曾有清廉二字世之請誥者亦曾細思誥中之義乎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乃拜大理少卿至京或勸詣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往然則受爵者可不知公私二字哉

禰正平遊許下懷一刺終無所適出視之刺字皆漫滅矣今之投刺求謁者何其字之鮮明乃爾耶

唐王起于天下之書無所不讀每經一目終身不忘今之讀書者正恐釋卷便茫然矣

吳中陳體方以詩名有妓黃秀雲謬謂體方曰我欲嫁君乞詩百首爲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首未終而沒天下有如此聘金者乎秀雲亦雅人也

陝中出半翅鳥性極痴又名半痴好視紅物人每着紅裙襖以誘之乃飛近人前凝視不去故得而烹之然則痴而趨炎者有不禍及其身者乎

翠鳥作巢最高所以避患也及生子愛之恐其墜也

乃稍下其巢及子長羽毛益愛之又更下其巢而人遂得而取之人之逐其愛以即于亾也有如是哉

華濟之言其郡守多忌諱初下車丁長孺來謁拒不見以其姓不祥一日讞獄牘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見文義不屬以筆擊其吏指忽見此字勃然變色取文書于案足下旋轉數次口誦乾元亨利貞不已世之好忌諱者觀此可發一笑矣

宋侍讀林瑀自謂知易常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須頻宴遊務娛樂始合卦體

而天下治不知今之精于易理者以爲何如

尙書張剔子聞壁魚入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名爲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字碎剪入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食而卒不可得寄語今之求仙者但日捉壁魚可也一如讀書者但日捉螢火可也徇名失實一至此哉

石𥙿嘗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生平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爲補之是又爲嗜酒者别設一席矣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叟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以門第相尙后恐爲已辱乃曰妾離家父已亾矣安得有此命驅出杖之世之以門第認親者何所見之不廣也

李廷彦獻詩於上官中有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亾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于此廷彦曰實無此事乃取對偶親切耳世之吟詩家取對偶精工而不顧文義者何以異此

徐彦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閣爲鵷閣以龍門爲虬戶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今之文字相率求新極矣吾懼其害文體不淺也

蕭穎士常至李韶家見歙硯頗佳語同行者曰此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災也文辭不優二災也窗几狼籍三災也世人以刻文者爲災梨亦知作字者爲災石乎

湘妃竹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舜哥麥其種無玆熟時望之若火燎色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王莽竹每竿一二節必有剳裂痕云是莽

將篡位藏銅人于竹中以應符讖而然一時附會之說遂傳千古矣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問其子均曰我作公天下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但海內嫌其銅臭耳銅臭二字出自家庭可畏哉

宣德中指揮同知傳廣自宮願效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而自殘其身以希進用下法司罪之嗟乎人苟一念欲富貴亦何事不可爲乎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不貳過題見黜于陸宣公翔歲

公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尚爾也文之無定價如此可慨也夫

無錫劉生好誇詡嘗會弔鄒氏家客問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生前問姓名客笑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今人好如此扯淡者多矣當留此作榜樣可也

翟永齡母奉佛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母母應之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聲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爲母呼千萬聲其怒又當何如耶是可爲終日念佛者下一痛棒矣

郭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之云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恐類困字時徐孺子在坐曰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不成囚字乎郭乃止是可以訂八宅周書之謬

李泌嘗賦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以爲譏己訴于明皇皇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世有摘詩句以罪人者可以已矣

閑書卷之六目次

記事珠

記事珠序

白太傅博物君子也然其集六帖也嘗列陶餅于楹凡有所見即書而納之餅中積之數年而後六帖成焉甚矣强記之難也予性本拙而又好拈古事夫古事旁薄靡有紀極每一失記未嘗不煩探索耳目所未及者無論矣即耳目所已及一過而輙忘者又十八九也于是思所以强記之法而得其説于張燕公矣昔張燕公家藏一珠凡事有失記者取此珠弄之即恍然而悟名記事珠夫此珠之失傳也久矣然古今事類遂可不記乎予集此帙自一而十自百而千萬纍纍如貫珠焉以視燕公之記事又何多讓焉取此意以讀此書則滿屋散錢庶幾就索矣拈出與世之好古事者共証之

程希菴自序

記事珠卷之六

希庵程作舟著　男逵參註

一數

一畫　伏羲畫卦始得一畫以分陰陽

一中　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後人謂之一中相傳

一貫　魯論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一身　張子西銘乾吾父坤吾母吾茲一身藐焉其中處

一世　書注三十年爲一世

一德　商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一理　性理西銘理一而分殊

一心　周書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朱子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總是一個天地之心

一石才　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

一縷　枚乘傳一縷係千鈞之重

一統　史華夷一統

一識　李白生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一足　史一夔足矣後漢章帝命曹褒定禮曰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一抔　討武曌檄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一得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一本 蓋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一脈 注一脈相傳

一體 書萬物一體

一源 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一源也

一點紅 詔放也劉倅詩云坐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器成千鍾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泡鳳都成虛

一夕話 詩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一字師 齊已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花開[illegible]日不如一枝齊下拜日谷爲一字師又張[illegible]

詩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才改恨字爲幸公日此書一字師

一龍 魏華歆與邴原管寧爲友人號爲一龍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

一面網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日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日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一井 九百畝爲一井

一成一旅 十里爲一成五百人爲一旅

一介 郎一个也秦誓如有一个臣又滕王序一介書生又一介不以取諸人

一丸泥 隗囂將王元謂囂日請以一丸泥爲太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一割 王敦謂譙王承日足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材也承答日公未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出晉

紀承音整

一門二相 呂蒙正呂夷簡謂之一門二相出青瑣集

一裘三十年 晏子相齊食脫粟飯一裘三十年

一柱臺 江陵有臺甚大止有一柱衆梁皆拱其上

一木四香 禳組云一木有四香根日旃檀節日沉香花日鷄舌膠日薰陸

一臂三首 山海經海外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一目中面而居又有三首國一人有三頭

一顧 蘇代欲見齊王說淳于髡日昔有賣駿馬者三日立于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環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十倍臣欲以駿馬見王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出春秋後語

一捻紅 唐玄宗時洛陽進牡丹貴妃方勻脂以手捻之明歲開花上有指甲痕因名爲捻紅

一字千金 呂不韋爲秦相著呂覽成懸之國門日能易一字者與千金

一紙書 晉書劉弘爲荊州每有興發手書相輸莫不感悅人爭赴之日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一終 晉侯日十二年矣是謂一終蓋一星終也左傳十二年一週天

一葉百影 瀛洲有影木日中視之一葉百影出花木錄

一撥 撥發土也國語云王耕一撥公卿大夫次耕庶人終畝

一指禪 有僧過天龍禪師師豎一指示之僧大悟日吾得天龍一指禪用之不盡出傳燈錄

一軍 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出周禮

馬祖一喝 百丈恒師參馬退而言日我被馬大師一喝自得三日耳聾

二數

二帝　孔子删書斷自唐虞故後又稱二帝

兩儀　天地爲二儀

兩稅　楊炎作兩稅法一秋糧一夏稅

二豎　亥豎章豎

兩漢　高祖號西漢光武號東漢

二南　詩周南召南

二銘　一曰訓廉二曰謹刑　宋理宗制

二典　尚書有堯典舜典

二生一死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

二分三至　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兩造　謂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二天　蘇章爲刺史有故人爲吏贓奸乃舉酒敘懽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刺史案法者公道也　見史

二廢　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二毛　髮有黑白二色名曰二毛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二酉　大酉山道書第二十六洞天小酉山一名烏速山石穴中舊有藏書千卷

二陵　秦伐鄭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

出左傳

二王　羲之獻之並工書號大王小王張融曰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臣法

二京　東京西京爲兩京張衡見侯王踰侈擬兩都乃作兩京賦以諷之

二東　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大小皆取于東國也

二周　武王伐紂都鎬京號西周　平王東遷諸侯不朝號東周

二隗　晉重耳奔狄獲二女公子娶季隗以叔隗娶趙衰

二背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　趙安仁善書但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出見聞錄

二妙　唐戶部郎中韋維善裁判員外郎宋之問善詩號戶部二妙　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號尚書二妙

二陸三張　二陸陸機陸雲三張張載張協張亢時人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二難　陳長文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祖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故曰二難

二病　柳子厚云好辭好書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日思針砭攻熨卒不能去

二科十二目　唐取士之科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

二喬　喬公二女皆國色孫策納大喬周瑜納小喬策曰二喬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

二策　檜自金還楊言曰我有二策非相位不行高宗遂以爲尚書僕射乃陳二策一以河北人還金一以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朕將安歸乎

二字 富弼使契丹丹曰南朝既增歲幣辭當曰獻弼
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丹曰當爲納弼
亦不可丹曰南朝增幣是供我也于二字何有
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不
憚更成何名爲懼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
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

二曜 日月爲二曜

二惠競爽 二惠爲子惠子雅皆出齊惠公也故晏子
曰二惠競爽猶言二子強明可以爲國

二紅羨 東坡在齊安作麥飯雜以小紅豆妻笑曰此
新樣二紅羨

兩晉 司馬炎禪位號西晉中宗元皇據金陵號東晉

二氣 書注鬼神二氣之良能

三數

三皇 天皇取天開于子之義也地皇取地闢于丑之
義人皇取人生于寅之義 又孔安國校書以
伏羲神農黃
帝爲三皇

三王 禹繼舜國號夏湯放桀國號商武王伐紂國號
周

三辰 地皇氏定三辰以分晝夜謂日也月也星也
又名三光

三多 帝堯巡方岳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
壽多男

三綱 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 夫爲妻綱

三寶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又道家
三寶一太上無極妙道二古今傳教宗師三三
十六部尊經 又修
煉三寶曰精氣神

三畧 黃石公授子房書曰上畧中畧下畧

三星 福祿壽爲三星 又詩云三星在霤

三仁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三考 三年一考九年凡三考 書云三考黜陟幽明
後世三年考滿之法本此

三歸 管氏有三歸朱子曰台名又舊注云婦人謂嫁
曰歸蓋娶三姓女也

三國 曹丕篡漢國號魏 孫堅據東吳國號吳 劉
備正位于蜀國號漢

三禮 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也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三品 金銀銅也

三江 松江婁江東江也

三壤 九州穀土又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也

三風十愆 三風者巫風淫風亂風也十愆者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殉于貨色恒于遊畋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是也

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三事 常伯常任准人巳居其位曰三宅未任以事曰三俊

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

三孤 少師少傅少保

三后 太王王季文王爲三后 又畢命三后協心謂周公君陳畢公也 又呂刑乃命三后謂伯夷

記事珠　卷之六　八

降典禹平水土稷降播種也

三郊三遂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則三郊三遂

三主 北極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星

三台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台色齊則君臣和不齊則乖戾一名三能

三春 一時爲三月每一月爲一春故曰三春夏秋冬倣此

三元 元旦乃歲之元日之元時之元又解元會元狀元爲三元又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爲中元十月十五爲下元

三伏 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

三朔 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

三餘 董遇好學有從學者云苦無日遇告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 出魏畧

三門山 黃河中流有砥柱山一名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 出陝州志

三山 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諸仙人皆在焉見史記 又名三島 又泰山在山東太行山在山西龍虎山在江西名曰三山

三窟 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 出戰國策 又王衍以弟澄爲荊州從弟敦爲青州曰是爲三窟矣

三彭 洞神玄訣上尸居上丹田腦心也其色白而青名彭居使人嗜欲滯凝中尸居中丹田其色白而黃名彭質使人貪財多喜怒下尸居下丹田其色白而黑名彭矯使人愛衣服好酒色

三焦 上焦出胃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并胃中出上焦之後下焦別迴腸注膀胱

記事珠　卷之六　九

三司 御史大夫中書省門下省凡儀同三司此也

三物 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婣睦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三休 司空圖去官居中條山作亭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瞶三宜休 出本傳

三不開 廢帝時馬胤孫爲相人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 出五代史

三院 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三善 子路治蒲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皆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深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雖三稱爲
善庸詎美乎 出家語

三異 魯恭爲中牟令虫不入境一異也化及于雉二
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三鳳 唐薛元敬與從弟收族兄德音齊名于世號河
東三鳳

三傑 朱光庭調萬年主簿程伯淳主鄠陽簿張山甫
主武功簿皆以才見稱關中號爲三傑

三同 劉孝標曰余與馮衍有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
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余亦有妬婦家道
坎坷三
同也

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裴炎嘗言妻有
三可畏少年視之如生菩薩一可畏及男女滿
前視之如九子母二可畏至五六十薄施鉛華
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三可畏

三災 水火兵

三教 儒孔子釋釋迦佛道李老君

三宥三赦 司制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二宥
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二赦曰
老耄三赦曰愚蠢
出周禮

三不遇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習武景帝好
老而臣尚幼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不
遇

三白 西北諺曰要蒸麥見三白蓋言雪色

三祖 圖有三祖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圖神通稱
爲三祖 又吳夫人有三絕指間織錦號機絕
刺繡號針絕髮
髮爲幔號絲絕

三緣 一爲已身轉迴生處二爲紹隆三寶三爲四生
六道皆爲緣語 出語錄

三絕 梁元帝初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帝工書
善畫自圖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爲之三絕
又馮吉酒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人謂
之三絕 又顧愷之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三易 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
出顏氏家訓

三體 以聲律爲竅以物象爲骨以意爲髓

三反 劉實云王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一反也性
嗜榮貴而不求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
穢三反也又卞望之云郗公有三反方于事上
好下佞己一反也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反也
自好讀書憎人
學問三反也

三宮 天子太后皇后謂之三宮 又明堂辟雍靈台
亦謂之三宮

三殿 蓬萊拾翠紫

三層樓 陶弘景于句曲山建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
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出梁書

三臺 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囿
臺以觀鳥獸魚鱉

三笑 慧遠足跡未嘗過虎溪一日送陶淵明陸修靜
不覺過溪大笑而別後人于此建亭名三笑亭

三翼 舟也三翼浮中沚出文選 大翼一艘廣一丈
五尺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小
翼一艘廣一丈二尺
長三丈 出越絕書

三雅 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

三緘 孔子觀周入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出說苑

三漏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爲人通與利除害決江
疏河

夢有三賊 眞誥云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賊三
曰尸賊

三牲五鼎　三牲牛羊豕也　五鼎牛羊豕魚麋也

三徑　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與之遊

三足烏　日中烏凡三足三者陽數也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子鋤爪三足萃其冠　又弱水非龍神不得至有三足神爲王母使

三章　漢高帝入關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三傳　魯太史左丘明作左傳三十卷子夏弟子公羊高作公羊傳十一卷魯人穀梁赤作穀梁赤傳十一卷故名三傳　又胡寅作胡傳名春秋四傳

三鑑　太宗謂侍臣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鑑

三偷　武帝故事王母出桃七枚以五與帝自啖二枚曰此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實指東方朔此兒不良已三偷矣

三五　良宵正月十五上元節七月十五中元節十月十五下元節

三策　漢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三醫　傳云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

三巴　閬水東南流三曲如巴故曰三巴　出三巴記

三藏　唐永徽三年沙門元奘立慈恩寺浮圖藏梵本諸經數十匣太宗撰三藏聖教序

三叉　十字皆路口也坡詩大路三叉口

三加　士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記冠義云三加稱尊

三商　商刻也日入三商爲昏　出詩東方未明疏

三長　作史須有三長謂才學識也　出劉子高傳

三生　華寺僧語一省郎云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劍南安撫官第二生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世矣

三庭　披芙蓉城願君收視觀黃庭謂黃庭有內景外景中景又云三丹

三登　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三登日太平　出食貨

詩有三偷　偷語偷意偷勢

三中　張于野人呼爲張三中謂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　出古今詩話

三空　陳蕃諫桓帝云今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三紅　應子和詩蠟炬知燒紅風過落花紅雨岸夕陽紅人號三紅秀才

三容　王射三獲三容諸侯二獲二容大夫士一獲一容注云容自防也如林頭小曲屏風以自防蔽者也　出禮記

三池　膽爲中池口爲華池小腹爲玉池　出黃庭經

三無私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出閒居記

三傑　蕭何轉運　張良畫計　韓信將兵　號漢三傑

三衣　一日僧伽梨即大衣也二日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日安陀會即五條也　出圓覺經

三驅　易王用三驅此卦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充君之庖

三吳　漢分會稽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　又指掌圖以蘇常湖爲三吳

三齊　謂齊及濟北膠東也　出田儋傳

三藐三菩提 梵云阿此云無梵云耨多羅此云上梵云三此云正梵云藐此云等梵云菩提此云正覺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也 出心經

三槐 禮云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又王祜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 出言行錄

三推 出月令 躬耕耤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

三身 六祖曰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

三勤 [illegible]梁傳謂民勤于力勤于財勤于食又苦也楊[illegible]知日民有三勤一吏惡二政惡三吏驕惡

三源 中秋三源夫人會于桃源謂桃源王源靈源也

三關 口爲天關 手爲人關 腳爲地關 出黃庭經

三玄 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玄中玄即截斷衆流句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

覺 出語錄

三遷 孟軻舍近墓少嬉遊墓間母乃遷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復遷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居吾子矣 出列女傳

三銓 唐以三銓官天下之才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流外謂之小選出官志

三朝 正月一日爲三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東都賦云春正三朝班役之重三朝者本此

三茅 天茅君盈漢地節中得道于句曲山次名固次名衷號三茅君

三豪 歐陽公豪于文 石曼卿豪于詩 杜默豪于歌 出

三多 學者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 出談苑

三豕渡河 有誤讀史者曰三豕渡河子貢曰非也巳亥爾

三獸渡河 聞佛說法各有淺深譬如象馬兔三獸渡河

三觀 華嚴法界有三觀一曰揖境歸心眞空觀二日從心現境妙有觀三日心境秘密圓融觀

三妄想 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種種閒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此現在妄想也或期望後日富貴榮華皆如其願功成名遂告老歸田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 眞空寺僧語

三品上藥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 出心印經

三秋 詩采葛篇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三游 荀悅論世有三游德之賊也 謂游俠游說游行

言天三家 一蓋天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盤也一宣夜言天無質日月星浮生太虛之中一渾天言天包地外如雞卵也

作曆三家 以蓍法起者日唐太衍以鍾律起者曰漢大初以晷影測者日元授時

唐兵三變 府兵變而爲彍騎 彍騎變而爲藩兵

唐文三變 高祖太宗時沿江左餘風有王勃楊炯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厭雕琢有燕許張說蘇頲爲之伯至大曆正元間英才輩出涵泳聖道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輩和之遂爲前代所不及 出文藝傳

禮有三本 天地生之本先祖類之本君師治之本 出荀禮論

三館 公孫弘爲相開東閣分三館曰欽賢曰翹才曰接士 出西京雜記

三兆四兆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玉兆二瓦兆三原兆原田也又掌開龜之四兆一方兆二功兆三義兆四弓兆

三捨 內外身心一時俱捨是謂大捨行道布德無希冀是謂中捨修行衆善有所期望是謂小捨 又過去心不可得是謂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謂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謂未來捨 出語錄

三不幸 伊川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藉父兄勢爲美官有高才能文章

三緊 拾遺立緊評事出緊赤尉坐緊 出西京雜記

三不肯 魏劉類爲弘農守荒耄苛暴民患之書其門曰三不肯謂迂免上也 出史

記事珠 卷之六 十六 步閣

三耦 司射選子弟中德行道藝高者以爲耦王六耦侯四耦大夫三耦

三斬美人 石崇以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斬之時王敦固不飲已斬三人王導譲之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出飲韻

三問三打 義玄禪師初見黃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打

三沸茶 湯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 出茶經

三費 曾子語子夏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少而學老而忘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二費也久交而中絶之三費也 韓詩外傳

三珠樹 唐王勃與兄勔勮號三珠樹

三害 周處少年凶暴與義興蛟南山虎號爲三害處聞之殺虎刺蛟勉爲賢士

三恨 薛元超曰吾富貴過人然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三粲 人三爲衆女三爲粲詩云見此粲者

三語椽 王太尉問阮千里云老莊與聖教同異答曰將無同尉善之辟爲椽號三語椽 晉史

夏姬三少 夏姬扶使術老而復壯者三語云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三豹 王旭爲監察御史與李嵩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諺云若違教值三豹 出孔帖

三拘 皇祐中長沙有三拘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蘇推官李父樂飲酒林察推李妻盧氏

三好 梁蕭探言少年三好音律書酒長年二事[illegible]惟書籍不衰耳

記事珠 卷之六 七 [illegible]

三謝 靈運惠連元暉詩六十四篇號爲三謝詩 出唐子西語錄

三日僕射 周顗爲僕射飲酒無醒日三日罷之

三舍 魯陽公麾戈日返三舍 又宋熒惑徙三舍 凡師一宿爲一舍又三十五里爲一舍 出左傳

三命 正考父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三秀 靈芝一年三秀楚辭云采三秀于山間

三壽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見莊盜跖

三斛珠 石崇以三斛珠買綠珠

三足記 唐盧景亮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天下士天下可爲也著書號三足記

三就 書五服三就注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

三罪　子夏哭子而喪其明曾子曰汝老于西河使西
河之民疑汝爲夫子汝罪一也汝喪親使民未
有聞焉汝罪二也喪汝子喪汝明汝罪三也子
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
矣
檀弓
三田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三爲充君之庖
三喪　親致喪三年　君方喪三年　師心喪三年
三栟　栟通作蘖詩云苞有三栟謂韋也顧也昆吾也
三鼓　曹劌曰凡戰必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出左傳
三命之士　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
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
禮注

三不出　婦有不出有所取無所歸不出更三年之喪
不出先貧賤後富貴不出　見家語
三爵　君子之飲酒一爵而色二爵而言三爵而油油
以退
三樂　君子有三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一樂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
榮啟期曰天生萬物吾得爲人一樂也又得爲
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五矣
三樂也
見家語
三閣　陳後主作三閣臨春後主自居結綺張麗華居
望春龔孔二妃居
三易　簭人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首艮商曰歸藏首
坤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周禮
三適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三不惑　楊秉所至以清白自稱曰我有三不惑　謂
酒色財也

三毛　顧愷之畫裴楷象頰上加三毛神明殊勝
三業　如來以身口意爲三業難調服也
三甲三壬　管輅言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三不失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見禮表記
三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見祭儀
三家　孟孫季孫叔孫魯之三家三家自立桓公始又
謂之三桓
三門　涅槃有三門一空門二無相門三無作門
出智度經
三年大比　禮卿大夫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
比興其賢者能者
三箭　唐薛仁貴九衆十餘萬挑戰仁貴發三矢殺
三人虜衆悉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
士長歌
入漢關

元祐三黨　洛黨以頤爲首蜀黨以軾爲首朔黨以劉
摯爲首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入黨
三韓　韓在帶方之南有三種一曰馬韓一曰辰韓一
曰弁韓　見魏志
三酒　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三夢　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
陟
三典　三典以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
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三刺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三射　一大射二賓射三燕射　三射之外又有鄉射
三統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三更 昭帝役民有三更之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三禮 周禮其綱目也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疏義
也
治河三策 賈讓三策放河入海謂之上策多穿漕渠
謂之中策若繕完固隄增卑倍高此下策
也 又歐陽公治河三策曰疏曰濬曰塞
又董思白治河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
遥堤勤
掃捲
三體 史體有三一曰編年本于左丘明二曰紀傳本
于司馬遷三曰實錄起于梁
三門 天下有三門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
自人門由于聖智入自聖門 出法言
三用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見史
記
三停九似 龍有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
停也有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

蛇腹似蜃鱗似魚爪
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三死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居處不理飲食不
節病殺之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殺之少敵
衆弱敵强忿不
量力者兵殺之
三寶刀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
曰漏景
三讓 一曰讓 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見博物志
三寶劍 楚王有三寶劍一曰龍泉二曰太阿三曰上
市 又歐冶子造五寶劍一鈍鉤二湛盧三
豪曹四魚腸五巨闕 見博物志 又干將
陽龍文莫邪陰漫理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
邪干將妻也夫
妻善作劍故名
商三宗 太甲爲太宗武丁爲高宗大戊爲中宗

唐三宗 太宗 玄宗 憲宗
三陽 子丑寅爲三陽
三弊四畧 程子言學有三弊一文辭二訓詁三異端
有四畧一立志二居敬三窮理四反身
三御 司馬三御一君德二御臣三練軍
三案 張差挺擊 李選侍移宫 李可灼進紅丸
出明朝要典
三科目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
有制科 漢舉士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
弟子
也
三滿 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
兵感而不止命曰武滿 見管子
青苗三弊 王安石行青苗之法其害有三一徵錢也
二取息也三抑配也

三儀 渾天儀即璿璣玉衡之遺也宋因之爲儀三重
其在外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
曰四
游儀
三不祥 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
賢 見荀子
朝廷三大弊 歐陽修曰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謹號
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
宋兵制有三 天子之衛兵曰禁軍諸州之鎮兵曰
廂軍選于戶籍以爲所在防守曰鄉兵
當官三事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
出童蒙訓
民生於三 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 欒共子曰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
三輔 建都者于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漢以京兆左馮
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
宋三馬政 林駉曰宋朝馬政蓄于監牧曰官馬畜于
編戶者曰戶馬市于邊郡者曰戎馬

三農　山農　澤農　平地農　出譚

三父八母　三父者皆繼父也一同居二不同居三[illegible]不同居八母一嫡母二繼母三庶母四慈母五乳母六養母七出母八嫁母

三才　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借己出墳

三墳　伏羲連山易爲山墳　神農歸藏易爲氣墳　軒轅乾坤易爲形墳

三木　范滂以三木囊頭謂監項及手足也

三垣　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太微者朝廷之位也紫微者宮室之謂也　見郭岳蒙泉記

三老五更　樂記注云設三老知三德五事者又云老人五行更代事或云當作叟漢顯宗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三峽　一明月峽二巫山峽三廣澤峽　見巴陵記

三晉　韓魏趙三家分晉是爲三晉

三昧　三昧者佛法妙處也故以寂滅爲無聲之三昧　見傳燈

三眠　漢苑中有柳一日三眠三起號爲人柳　三輔故事

三秦　項羽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翟王皆秦地

三途　科目　鄉貢　三考

三耳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藏三耳一耳主聽二耳形也兼聽而言是爲三耳龍甚辯穿弗應

三足　莊子蘊藏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爲三矣

光武三大政　光武即位舉卓茂起太學徵周黨嚴光王良三[illegible]士

三科　唐代宗時沈既濟上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德也才也勞也

三字獄　万俟卨誣岳飛致書張憲王貴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岳飛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三法司　都察院　刑部　大理寺

內三院　秘書院　國史院　弘文院

三塗　一日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日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日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

三虢　周封虢仲之地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故云文王咨于三虢

君子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

三芝　抱朴子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得此三芝食之白日可昇

君子三思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君子三患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弗得學既學之患弗能行

外行三至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故曰外行三至而財不費

丘吾三失　丘吾子告孔子曰吾少好遊歷遍天下還奁吾親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二失也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三失也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

三魂　人有三魂　靈爽　台光　幽精

四數

四象　太陽少陽太陰少陰爲四象

四科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四民　士農工商

四君　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　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

四友　秦顛閼夭散宜生南宮括是爲文王四友　又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爲空門友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

四知　楊震門生贈震以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四瀆　江水漢水淮水濟水爲四瀆而以河爲宗

四體　耳目手足

四方　東南西北也

四凶　黃帝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即驩兜也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即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即三苗也時謂之四凶

四罪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載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蓋禹治水乘此以跋踄山川者也

四仲中星　鶉火爲春分之中星大火爲夏至之中星虛星爲秋分之中星昴宿爲冬至之中星

四時　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斗柄南而天下皆夏斗柄西而天下皆秋斗柄北而天下皆冬

四雲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波　見呂氏春秋

四德　子華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　出尸子　又筆有四德曰尖齊圓健

四海　東海南海北海西海　又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　海凡四海謂之裨海

四皓　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先生漢高帝欲廢太子張良使太子迎商山四皓及至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我今何從吾兒遊乃指示戚夫人曰羽翼已成不可動矣　出史

四重　漢明帝爲太子樂人歌詩四章以贊其德一歌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

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云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授以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嘗作三畏堂于後圃揚文公戲曰當作四畏堂公問其故答曰兼畏夫人

國有四凶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見管子

四難醫　郭玉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自任不用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出後漢書

四恩　僧家有四恩一父母二師長三國主四施主　出大乘本生經

四寶　博物云蒙恬造筆　蔡倫造紙　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　海篆曰帝鴻氏之硯　號文房四寶

四壁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家徒四壁立

四淡　氣象氤氳淡于體勢意度磐薄淡于作用用律不滯淡于聲對用事不直淡于義類

四聲 梁沈約定平上去入爲四聲韻譜 梁武帝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

四愁 張平子作四愁詩

四癡 李濟翁云借書一癡借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四癡 出蕺苑雌黃

嘉祐四眞 富弼公忠眞宰相 包拯剛直眞忠臣 歐陽文章眞學士 胡瑗經術眞先生

文廟配享四人 張玉 朱能 王直 姚廣孝

四難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出靈運詩序

四銓 唐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也 出杜祐通典

四多 月支使者見漢武帝曰帝有四多曰多顰則貞忍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好則寺佟 出十洲記

記事珠 卷之六 三十六 萬園

四休 山谷四休居士詩序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

四始 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射有四節 王以騶虞爲節 諸侯以貍首爲節 大夫以采蘋爲節 士以采蘩爲節

四輔 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爲四輔 出禮運注

四釜 禮地官均人食 注云豐年月食四釜爲上歲三釜爲中歲二釜爲下歲

四盡 梁魚弘累歷郡守嘗曰我爲郡有四盡魚鱉盡麞鹿盡米穀盡人庶盡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

四異 梁劉孝標云子比馮敬通同之者三異之者四 敬通總兵食肉子臧臧無歡一敬通有子子獨同伯道二敬通老而益壯子有犬馬之疾三敬通雖死久而彌芳子寃鬼一去將同秋草四

四大 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大 又此身毛髮齒爪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唾涕膿血津涎痰淚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常在何處 出圓覺經

中興四將 張浚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宋高宗中興時也

四姓 漢四姓小子侯注云尚書以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

四杖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出王制

四術 禮樂正崇四術詩書禮樂四者乃入德之術也

四不出 康節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也

記事珠 卷之六 三十七 萬園

四絕 東坡云文與可有四絕詩絕楚詞絕草書絕畫絕

四飲 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

四香閣 楊國忠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麝香乳香和泥塗壁謂之四香閣

四銖 五銖 漢文帝造四銖武帝造五銖唐開元始鑄通寶錢

四善 大抵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 見筆談

四飲 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四籩 籩人掌四籩之實一曰朝廷之籩二曰饋食之籩三曰加籩之實四曰羞籩之實

四豆 醢人掌四豆之實一曰朝廷之豆二曰饋食之豆三曰加豆之實四曰羞豆之實

四兆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四校 中春校振旅以蒐田中夏教茇舍以苗田中秋
教治兵以獮田中冬教大閱以狩田

四弩 夾弓庾弓唐弓大弓

四時之祭 春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又周禮注云四時之祭禴祠烝嘗

四享禮 一諸侯來朝二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三戎
狄之使來四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周周禮注

四士 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者升
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
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
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見王制

四記 史官記事有四一曰時政記二曰起居注三曰
日曆四曰臣僚事狀

四部 班固依七略爲書四部 又鄭默刪定舊文分
爲四部一曰甲部二曰乙部三曰丙部四曰丁
部 又玄宗命馬懷素編藏書四部一曰經二
曰史三曰子四曰集

孔子四友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
回門人加親非胥附耶自吾得賜遠方之
士至非奔走耶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
非先後耶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于耳非
禦侮耶

四怪 木石之怪爲龍罔兩木之怪爲夔罔兩土之怪
爲羵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四機 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
力機

程門四先生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楊時

明從祀四先生 薛瑄 胡居仁 陳憲章 王守仁

四善 唐考課之法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
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
懈自近侍至鎮
防有二十七最

報國之道四 一曰貴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
利 出忠經報國章

四刑書 唐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

四傑 唐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謂之四傑

四方里數 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
千里 見黃帝

四德三從 婦德婦言婦工婦容是爲四德 在家從父
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爲三從

四喜 古詩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
金榜掛名時

四靈 麟鳳龜龍爲四靈毛虫三百六十屬麟爲之長
羽虫三百六十屬鳳爲之長介虫三百六十屬
龜爲之長鱗虫三百
六十屬龍爲之長

四維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見管子

四特筆 漢高之與綱目特筆有四誅無道秦一也書
項羽弒二也用邊兵三也天下定始即位四
也故于秦書伐于項籍書討用邊兵書致助
即位書即皇帝位

四祠 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毀一千七百餘所獨
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四時改火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
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
之火

四大金剛

五數

五帝 易繫云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胡宏曰五君有先天開闢之仁後天制作之義故孔子稱之又答康子曰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

五穀 黍稷稻菽麥也炎帝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蒔五穀而農事興焉

五幣 珠玉爲上幣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刀錢也以錢爲刀以其利民也 見史注

五霸 齊桓公 晉文公 楚莊公 秦穆公 宋襄公 又莊注云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霸

五味 五行傳云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濁 劫濁 見濁 煩惱濁 衆生濁 命濁 見彌陀詩

五色 青黄赤白黑

五音 宮商角徵羽

五侯三后 漢元后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逢時高平侯 后漢梁冀家一門三后

五畝 一夫受宅地五畝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市故云五畝之宅

五瑞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一名五玉所以合符于天子者也 見書注

五刑 墨刑劓刑剕刑宮刑大辟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大辟死刑也又後世五刑曰笞杖流徒死

五采 青黄赤白黑即五色也

五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爲常理曰五常又曰五典以爲教訓曰五教

五辰 木旺于春火旺于夏金旺于秋水旺于冬土旺四季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者是也

五服 一曰甸服二曰侯服三曰綏服四曰要服五曰荒服每服各五百里故書曰弼成五服

五運 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是也

五遷 孔氏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居耿盤庚遷殷是爲五遷厥邦

五行五事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休徵 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五咎徵 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五輅 玉輅以祀不以封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

五罰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宜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五老遊河 堯舜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乃

飛爲流星入于昴
見論語讖

五出六出 梅花爲五出雪花爲六出

五風十雨 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又吳俗以十月初五爲五風生日此日有風則五日以風故日風信

五雲 二分二至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見周禮注

五里霧 河南張楷能作五里霧時關西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爲不如往學之楷竟不見 出後漢書

五臘 道家以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初一爲民歲臘十二月正臘爲王侯臘

五夜 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謂之五夜又名五更

五地 一山林二川澤三丘陵四墳衍五原隰

五嶽 中岳嵩山三十六峯東爲太室西爲少室東岳泰山一名岱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南岳衡山聳拔九千餘丈差次七十二峯又有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洞九井三穿三漏爲最著云西岳華山高五千仭上有石池生千葉蓮花服之可以羽化北岳恒山高三千九百丈有飛石窟兩崖壁立中空相傳飛至曲陽縣

五嶽君 泰山君神姓圓名常龍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恒山君神姓登名僧嵩山君神姓壽名逸羣呼之可以郄病 出龍魚河圖

五湖 一名具區其派有五故曰五湖又張勃云五湖即太湖也周五百里故名五湖如范蠡泛五湖是也 又或云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滆湖名五湖又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名五湖

五色雲 長安東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土德王則黃雲出火德王則赤雲出水德王則黑雲出金德王則白雲出木德王則青雲出

五常 馬良眉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而季常爲最時人號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五虎 蜀將關羽 張飛 馬超 趙雲 黃忠

五代 前五代宋劉裕 齊蕭道成 梁蕭衍 陳霸先 隋楊堅 後五代梁朱溫 唐李存勗 晉石敬塘 漢劉暠 周郭威

五禮 吉禮以祀鬼神凶禮以哀邦國賓禮以親邦國軍禮以同邦國嘉禮以親萬民

五射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五御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兵有五教 一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教其心以賞罰之誠 見管子

五鳳 大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

五花判 唐中書有軍國政事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五王帳 唐玄宗殿中設五幄與五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

五馬 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 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

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
故以五馬太守美稱云
五道 三洞道科曰道有五種一天真道士二神仙道
士三山居道士四出家道士五在家道士
五明扇 舜廣開視聽以求賢人作五明扇漢公卿皆
用之 出古今注
五荒 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
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
又墨子云一穀不收曰饉二穀不收曰旱三穀
不收曰凶四穀不收曰餽五穀不收曰大侵
五恨 李淵材有五恨一金橘太酸二鰣魚多骨三海
棠無香四蓴菜性冷五曾子固不能五言詩
出冷齋
詩話
五學 漢書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尚齒而貴信
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
小學承師問道
通孝經章句

五陵 漢五帝塋陵也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
武帝茂陵昭帝平陵 杜詩云同學少年多不
賤五陵裘
馬自輕肥
五科 醫有五科曰脉曰因曰病曰證曰治 出準繩
序
五兵 一云弓殳戈矛戟一云矛戟鉞刀楯弓矢 穀
梁注云五兵凡有八說
五丁 蜀人使五丁力士掘石牛通道秦遂得伐
五窮 知窮 學窮 文窮 命窮 交窮 出韓文
又鼯鼠五技而窮
五噫 梁鴻過闕作五噫歌云
五花馬 唐人尚剪騣馬三騣者三花五騣者五花
五宗 臨濟宗 溈仰宗 曹洞宗 雲門宗 法眼
宗 令臨濟宗獨盛 出傳燈

五松 始皇登泰山逢疾風暴雨避五松之下因封為
五大夫
五知 趙宋任布拜樞密使歸作五知堂知恩知道知
命知足知幸
五綦 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
綦佚注云綦極也 又綦帛蒼艾色
五柳 陶潛隱居門栽五柳作五柳先生傳
雞有五德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告哀公曰臣
將去君黃鵠舉矣夫雞能戴冠文也足有
搏距武也敵在敢鬭勇也見食相呼仁也
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烹而食之
以其從來近鵠無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
從來遠也 出韓詩外傳
五裁 肝病禁辛 心病禁鹽 脾病禁酸 肺病禁苦
腎病禁甘是名五裁 少素問
五辛 立春日有五辛盤

五雲 韋陟封郇公使侍妾掌五采箋裁答授意但陟
自書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
五寒 國有五寒水凍不與焉 出說苑
五禪 禪有五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
禪 出傳燈錄
五不留 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太早任臣太重
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 見肅宗紀
五陰 即五蘊也 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
五禽 虎鹿熊猿鳥 後漢華陀曉養性術體有不快
起作五禽之戲
五始 王褒頌春秋法五始之義 元者氣之始 春
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 正月政教之
始 公即
位之始
五星 周天 水行速金流布故一歲一周天火三月而
改故二歲一周天木十二月而彫故十二

歲而周天土博厚不遷故二十八歲一周天　出朱翼

五行　即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

五餌　賈誼欲施五餌以係单于盛車服以壞其目盛食味以壞其口音樂婦人以壞其耳堂宇府庫以壞其腹來降者寵幸娛樂以壞其心

五蓋　貪欲　嗔恚　癡眠　調戲　疑悔　出文選

五間　用兵有五間因間內間反間生間死間　出孫子

五正　勾芒木正　祝融火正　蓐收金正　元冥水正　后土土正　出家語

五性　暴淫奢酷賊上元夫人謂帝曰捨爾五性反諸柔善　出漢武內傳

五姓　崔盧李鄭并太原王氏號爲五姓

五覺　有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　出語錄

五就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記祭器

五絕　虞世南太宗稱其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五液　五臟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　出古今注

五則　權量衡度準

五挾　挾貴　挾賢　挾長　挾勳勞　挾故舊

五日　風土記五月五日爲天中節　風俗通云五日以五采絲係臂辟兵令人不病名長命縷　荊楚記屈原是日沉于汨羅江人以舟拯之今競渡是其遺風

五鳳樓　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才爲五鳳樓

五利　毘奈耶曰嚼楊柳有五利一不臭二不苦三除風四除熱五除痰

五德　王有五德溫潤而澤似知銳而善似仁抑而不撓似義有投于內必有于外似信垂之而墜似禮　見五經通義

從祀五人　宋寶慶四年詔曰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潛探聖域又得朱熹學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大明于世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五客　宋李昉畜五禽白鷳曰閑客鷺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

五不彈　琴有五不彈疾風暴雨不彈廛市不彈對俗子不彈不坐不彈不衣冠不彈

五士操　宮德士操伏羲　商隱士操始許由　角道士操始軒轅　徵儒士操始孔子　羽黃士操始東方朔　見琴譜

五齊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五物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五刑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五聽　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五禁　士師掌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五戒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五懸　禹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爲銘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

擊鐸教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 見鬻

五聽 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竽簫管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聲則思將帥之臣 見樂記

五祀 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 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 白虎通

五門 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 見通典

五紀官 伏羲氏以龍紀官共工氏以水紀官神農氏以火紀官黃帝氏以雲紀官少昊氏以鳥紀官

五恥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一也有其言無其行二也既得之又失之三也地有餘民不足四也眾寡均而倍焉五也 禮襍記

五惡 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桀雄也 出家語

五陣之法 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二鼓舉朱旗則爲銳陣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五鼓舉黃旗則爲員陣 見裴緒陣法

五難 袁松云史有五難煩而不整一難俗而不典二難書不實錄三難賞罰不中四難文不勝質五難

鼠有五伎 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故曰鼫鼠有五伎而窮 出[illegible]記注

五龍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 見廣雅

五精舍 佛圖有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

兵有五起 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

兵有五名 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

兵有五事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兵有五勝 知可以戰不可以戰者勝識寡眾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

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五蠹 一學者二言者三帶劍者四近禦者五商工之民 韓非子

中興五相 李綱 呂頤浩 趙鼎 張浚 陳康伯

五規 司馬光上五規一保業二惜時三謹微四遠謀五務實

五不欺 黃治五不欺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

入試五等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有奏廕有攝署有流外有從軍五等

五術八計 德宗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請以五術省風俗一聽爭訟二納市價三訊簿書四覽車服五省作業八計聽吏治一計戶口豐耗二視墾田贏縮三視賦役厚薄四視案牘煩簡五視囚係盈虛六視奸盜有無七視選舉眾寡八視學校興廢三登科雋又一曰茂異二曰賢良三曰幹蠱四賦經財實一閭稼以奠稅二度產以差征

三料丁壯以計庸四估商賈以均利六德保罷癃一敬老二慈幼三救疾四恤孤五賑貧窮六任失業五要簡官事一廢兵之冗食二蠲法之撓人三省官之不急四去物之無用五罷事之非要

書有五厄 隋文時牛弘請開獻書之令謂書自孔子删定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師入郢焚之城外五厄也

死刑有五 罄絞斬梟裂

五兵 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 漢魏相書

五交 一勢交二賄交三談交四窮交五量交 劉峻絕交論

五服 一斬衰三年二齊衰三年三大功九月四小功五月五緦麻三月

五車 莊子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蓋言惠子著書甫五車也

國有五害 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虫一害也

五露 甘露赤露玄露青露黃露

五雷 天 地 水 龍 社令

五太 太虛太元太素太質太極

五侯 漢桓帝呼單超徐璜具瑗左琯唐衡收梁冀誅五人同日封侯故曰五侯

五聲 呼笑歌哭呻

五臓 醫解云心肝脾肺腎也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又包絡藏精故名六臓

五府 醫解云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膽為傳化水谷之司也膽為清淨之府胃為水谷之府小腸為化物之府大腸傳導之府膀胱為津液之府三焦為决瀆之府三焦獨無盛貯以氣融于上中下之間故止名五府

書有五變 書史紀原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

五至三無 子夏問民之父母孔子曰致五至而行三無何謂五至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何謂三無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諫有五義 孔子曰諫有五義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吾從其諷諫乎

五忌 格弱則詩不老字俗則詩不清才浮則詩不雅意短則詩不深詞雜則詩不純

五疵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六數

六律六呂　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爲律屬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爲呂屬陰合之爲十二律　射音一

六術　黃帝綜六術以定氣運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　倫音媌

六書　伏羲作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六璽　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　皇帝信璽　天子之璽　天子行璽　天子信璽　見漢舊儀

六宗　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六府三事　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合六與三爲九功敘之則爲九敘之則爲九歌

六事　湯有七年之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訖乃大雨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服　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王畿周制五服在王畿外又周禮載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爲九服

六卿　冢宰掌邦治天官卿司徒掌邦教地官卿宗伯掌邦禮春官卿司馬掌邦政夏官卿司寇掌邦禁秋官卿司徒掌邦土冬官卿

六氣　月令四時各有六氣如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是春六氣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是夏六氣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是秋六氣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是冬六氣即二十四氣

六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六經　周易　毛詩　尚書　春秋　禮記　樂記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

六卿　即六官左傳云六卿之長皆名卿

六氣　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皇極內篇

六親　父母兄弟妻子

六虛　易周流六虛

六條　聖諭有六條　孝順父母　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　各安生理　毋作非爲

六義　賦比興風雅頌爲詩中六義

六轡　詩六轡如濡　一車四馬各兩轡以驂馬內兩轡係于軾驂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轡分置于手

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

六計　太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六夢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六爻 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三爻爲內卦三爻爲外卦

六操之柄 所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 管子

六子 乾父坤母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

南斗六星 天府 天機 天相 天梁 天同 天柱

六絕 李邕號翰林六絕 文學 書翰

六入 眼入色耳入聲鼻入臭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六通 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六義 日雄渾日悲壯日平淡日蒼古日沉著日俊逸

六禮 古者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請期六親迎

六朝 金陵爲六朝佳地謂吳自京遷于此後晉宋齊梁陳皆都焉

六禽 鳧雁雉鶩鶉鷹也

六安枕 滕放夏枕一文石忽暴雷震其枕旁人皆恐怖而放殊不覺蓋此石乃六安枕也 出異苑

六月霜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王信譖棄衍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 出白帖

六同 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律以竹同以銅言助陽宣氣與之同也 出禮大司樂

六丁 韓詩天官叱六丁雷電下收將後梁節王傳從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注云若甲子旬丁卯爲神其神可致遠方物及知吉凶

六奇 漢書陳平六出奇計一間楚二疑增三封信四擒信五解滎陽之圍六解白登之圍

六彝 小宗伯長六彝之名物雞彝鳥彝虎彝蜼彝斝彝黃彝

六飛 陛下騁六飛六飛之馬謂六馬疾如飛也 出袁盎傳

宋六君子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邵康節 張橫渠 朱晦菴

六一泥 五日午時于韭林中面東取蚯蚓乾收之謂之六一泥人有爲魚鯁者以少許擦咽外立消 出歲時記

六材 禮冬官爲工取六材 謂幹角筋膠絲漆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界 出梵語

六閑 武后置馬枋仗內六閑 飛龍 祥麟 鳳苑 鵷鸞 吉良 出羣

太守六條 後周蘇綽爲太守六條 定心志 敦教化 盡地利 擢賢良 恤獄訟 均賦役

六觀 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 見東坡六觀堂贊

六如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象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氷雪如冶銷鐵 誌公誌

六幽 上下東西南北 文選云光被六幽

六箴 唐李德裕上敬宗丹扆六箴謂宵衣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也

六舞 春官樂師教國子六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六字引 導引有六字嘻吁呬噓呵呼

六可畏 五代唐康澄日爲國有可畏者六 士藏匿 四民遷業 上下相徇 廉恥道消 毀譽亂眞 直言 聞

六宮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六成 周樂六成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强五成而分周召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出樂記

六逸 專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旁日沉飲號竹林六逸

六典 太宰掌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六敘 以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六屬 以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官

六職 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

六聯 以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 以數人而聯一官曰聯

六服 司服掌王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緣衣素沙

六息 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六俗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六儀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六節 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

六幣 周禮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物以和諸侯之好

六龜 龜人掌六龜一曰天龜二曰地龜三曰東龜四曰西龜五曰南龜六曰北龜

六祝 大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六祈 六祈以同鬼神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六辭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大祝掌之以通上下遠近親疎

六號 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六弓 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

六馬 校人掌六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駑馬一物

六象九苞 鳳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有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達聰舌屈伸色光彩冠矩周距銳鋭音激揚腹文戶

六寶劍 一曰青冥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白虹六曰百里

六不戰 一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四鄰之助大國之援

六敗 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 孫子注

六水 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軒轅六相 風后太常太鴻祝融

晉六卿 趙襄 范宣 智襄 韓簡 荀文 魏襄

六器 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 青珪赤璋禮東南 白琥玄璜禮西北

眞宗六條 賢良方正 博通文典 才識兼茂 詳明吏理 洞識韜畧 軍謀弘遠

黜陟六事 以六事定黜陟一戶口增二田野闢三詞訟簡四盜賊息五賦役均六增常平

六韜 文韜 武韜 龍韜 虎韜 豹韜 犬韜 太公著

六順六逆 石碏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也 左傳

六荒 徵君諫楚王曰國有六荒者𠁣一獸而無度二色而無度三味而無度四役而無度五音而無度六棄賢而事鬼神

六道 天道 人道 魔道 地獄道 餓鬼道 畜生道

六工 攻木之工七 一輪 二輿 三弓 四廬 五匠 六車 七梓 攻金之工六 一築 二冶 三鳧 四㮚 五段 六桃 攻皮之工五 一函 二鮑 三韗 四韋 五裘 設色之工五 一畫 二繢 三鍾 四筐 五㡛 刮摩之工五 一玉 二楖 三雕 四矢 五磬 摶埴之工二 一陶 二旊 音倣

七數

七政 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七稽疑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曰貞曰悔此占卦也

七廟 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故曰七世之廟

七夕 七月七夕牽牛織女相會淮南子云七夕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荆楚記云七夕婦人以綵結樓穿七孔針又唐宮中是夕宮女以五色線穿九孔針過者爲得巧

七德 楚子曰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竹林七賢 晉稽康 山濤 向秀 劉伶 阮籍 阮咸 王戎 號竹林七賢

七畧 劉歆總羣書而奏七畧曰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

七情 喜 怒 哀 樂 愛 惡 欲 是爲七情

七絃 琴乃伏羲作本有五絃以象五行曰宮曰商曰角曰徵曰羽後文武加二絃文絃少宮武絃少商共成七絃

七書 武經七書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李衛公 尉繚子 六韜 三畧

七國 齊 楚 燕 韓 趙 魏 秦

七碗 盧仝茶歌云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生平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但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七星 北斗凡七星第一生帝爲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 出步天歌

七志 王儉撰述七志一經典志二諸子志三文翰志四軍書志五陰陽志六術藝志七圖譜志

七錄 阮孝緒集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伎術錄六　錄七道錄

七法 管子 一則二象三法四化五決塞六心術七計數

七戒 一差錯不貫串二直致不宛轉三妄誕不切實四綺靡不典重五蹈襲不新穎六穢濁不清新七硬合不純粹

七貴 呂霍上官傑趙丁傅王稱爲漢庭七貴

七德 唐太宗功成製七德舞

七子 曹植劉楨王粲徐幹阮瑀應瑒號鄴中七子

七襄 終日七襄本大東織女從旦至暮七辰每辰一移也

七聖材 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 出報恩經

七縱七擒 諸葛亮將孟獲縱使更七戰而七擒之獲曰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七出 婦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辟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

七業 晉劉殷七子五子授五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成 見晉書

漢七制 高帝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光帝

七科 武帝役民有七科之謫有罪無命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

七步詩 曹子建七步成詩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建安七子 王粲 孔融 徐楨 劉幹 阮瑀 應瑒 陳琳

七策 胡寅上七策一罷和議二去虛文三立國紀四强兵革五利財賄六置行台七任賢才

封禪七失 光武按河圖文行封禪胡致曰不法三代而法武帝一失也讖文九世封禪則孝友之世乃自綴于元帝而削去成哀二失也王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謂百姓怨氣滿腹豈有三十民怨後兩載卽歡洽四失也勅成都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今詔墨未乾令梁松等論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降廟主歸圖寢六失也卽位謂終身不改元今又改之七失也

內修七教 孔子語曾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

肺下七鬼 其名尸狗伏尸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辟臭

七哀 曹子建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數而哀鼻酸而哀

枚乘七發 聲音 珍饌 駿馬 樂遊 較射 賞獵 觀濤 修仙

傅武仲七激 妙音 美食本少一段 駿馬 觀獵 宴遊 少章

張平子七辨 宮室 滋味 音樂 女色 輿服 神仙 功業

魏曹植七啟 飲食 衣服 觀獵 宮觀 聲色 遊俠 訪求隱遯

陸機七徵 珍饌 宮殿本少一段 聲音 姬妾 遊觀 任賢

湛方生七歡 宮室 田獵 遊覽 聲音 讌飲 征伐 修鍊

八數

八卦 伏羲先天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文王後天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隔八相生 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皆自黃鐘左旋如黃鐘九寸下生則倍其實爲一尺八寸三其法乃爲六寸而得林鐘林鐘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爲二尺四寸三其法乃爲八寸而得太簇餘皆倣此 出前漢志

字之大變有八 宋鄭昂論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隸書曰八分曰行書曰飛白曰草書

八元八愷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伯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太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

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節 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八風 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

八水 蔣山之水山龍爲之門一沼名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疴 出方輿勝覽

八座 後漢有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凡五尚書二僕射并令爲八座

八龍 漢荀叔博學有高行桓帝朝出補朗陵侯生子八人曰儉曰緄曰靖曰燾曰汪曰爽曰肅曰專俱有才時號八龍

八索九丘 八索以象八卦九丘以紀九州左傳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丘之書

八誥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同大約以人心不服而作也

八磚 德宗時學士視日影及五磚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日過入花磚乃入時號八磚學士

八珍 龍肝鳳髓兎胎熊掌鸚鵡豹蹄猩唇鯉魚尾

八陣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出風后握奇經後孔明八陣圖本此

八體 泰焚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作也三曰刻符四曰摹印五曰蟲書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

八分書 佩觿集云八分篆生二分隸又云勢如八字或云蔡伯喈于八體之後又分此法

八妙 滕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蔓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揀練揣摩思之約也顛頓纍貫運之齊也混沌純粹質之檢也明雋潰員詞之藻也

八達 光逸渡江適胡輔之與謝鯤阮咸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酣飲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頂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此必我逸也呼入與飲累日人謂之八達

八詠 沈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題八詠于玄暢樓時號絕唱遂更其名爲八詠樓 出金華志

八彩 春秋元命苞曰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又家語云孔子眉十二彩

八珍 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淳音諄母音模牂音臧一云牛羊麋鹿麕豕狗狼名八珍

八牕　五戶八窗明堂之制　出冬官制

八愚　柳子厚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愚溪愚丘
愚溝愚水愚池愚亭愚島及柳子

八材　天官太宰節化八材謂珠象玉石木金革羽

八還　佛告阿難吾今還本所因處明還日輪暗還黑
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
悖還塵清明霽諸世間所有不出斯類
出楞嚴經

飲中八仙　賀知章李璡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
旭焦遂　出杜甫飲中八仙歌

八佾　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共八八六十四人也
諸侯六六爲行大夫四四爲行　出白虎通

八行取士　宋徽宗立八行取士科謂孝友睦婣任恤
忠和有此八行即免試補太學上舍

八义　溫庭筠工賦每入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
出瑣言

八書　司馬遷史記有八書禮書樂書平準書河渠書
封禪書律書曆書天官書

八字碑　蔡邕題曹娥碑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曹操
問楊修修曰黃絹色系也幼婦少女也外孫
女子也虀臼受辛
也當是絕妙好辭

八山　申公言天下名山有八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五山謂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也　出史記

八法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日官屬二日官職三日
官聯四日官常五日官成六日官法七日官刑
八日官計

八則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日祭祀二日法則三日
廢置四日祿位五日賦貢六日禮俗七日刑賞
八日田役

八柄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日爵二日祿三日予四
日置五日生六日奪七日廢八日誅

八統　以八統以馭萬民一日親親二日敬故三日進賢
四日使能五日保庸六日尊貴七日達吏八日
禮賓

八職　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日正二日
師三日司四日旅五日府六日史七日胥八日
徒

八成　以八成經邦治一日聽政役以比居二日聽師
田以簡稽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四日聽稱責以
傅別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日聽取予以書契
七日聽賣買以質劑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八刑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日不孝之刑二日不睦之
刑三日不婣之刑四日不弟之刑五日不任之
刑六日不恤之刑七日造言之刑八日亂民之
刑

八命　八命以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一日征二日象
三日與四日謀五日果六日至七日雨八日瘳

八辟　以八辟議邦法一日議親之辟二日議故之辟
三日議賢之辟四日議能之辟五日議功之辟
六日議貴之辟七日議
勤之辟八日議賓之辟

八矢　枉矢絜矢殺矢鍭矢增矢茀矢恒矢庳矢

八成　一日邦汋二日邦賊三日邦諜四日犯邦令五
日撟邦令六日爲邦盜七日爲邦朋八日爲邦
誣

八蜡　天子大蜡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五猫虎
六坊七水庸八昆虫　蜡始于伊耆氏

八十一鱗　龍鱗八十有一具九九之數陽之極也鯉
鱗三十有六具六六之數陰之極也
見廣雅

八可戰　一疾風大寒早典寤迁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二盛夏炎熱晏典無閒行驅飢渴務于取遠

三師暴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
四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五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際不至
六道遠日暮士衆勞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八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八事 呂夷簡上八事一正朝廷二塞邪徑三禁賄賂四辨佞壬五絶女謁六踈近習七節冗費八罷力役

八俊八顧八及八廚 靈帝時李膺等以黨人被廢更相標榜以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以郭泰范滂尹勲尹肅宗慈夏馥以蔡衍羊陟為八顧以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以裴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

八駿 穆王乘八駿馬一驊騮二騄駬三赤驥四白兔五驍渠六黃騟七盜驪八山 見廣記 又拾遺記云一絶地二翻羽三奔宵四越影五踰輝六超光七騰霧八挾翼

九數

九州 禹治水分天下為九州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荊曰揚曰豫曰雍曰梁

九官 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皐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

九疇 禹敘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

九族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見宗族圖又書疏云高祖至玄孫之親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

九德 皐陶行有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三德為大夫四德而為諸侯

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是為九河或合簡絜為一是為八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云

九成 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

九天 天有九野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見呂氏春秋又太玄經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又佛經另有九天每一天又別置三天合三十六天

九春 陽數成于三故一時三月陽數極于九故三月九十日故曰九春夏秋冬倣此

九地 一沙泥二澤地三沚崖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

九江 江至潯陽分為九道一白烏江二蚌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浮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 又荊江在荊州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楊子江在潤州吳江在蘇州楚江在江州湖

江在潭州漢江在荆州南江在洪州

九爵 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開國縣侯食邑一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

九流 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劉歆所定

九府 太公望立九府圜法 九府掌財幣之官圜卽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 太府王府內府外府京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

九圍 商頌式于九圍卽九州也

九守 一主位二主明三主聽四主賞五主問六主因七主則八主叅九督名 見晉子

九惠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九鼎 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爲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九標 蕭瑀陳上達于龍昌寺看李花相與論李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夜月宜綵牋宜泛酒無異色

九仞 爲山九仞注云七尺曰仞

九曲 黃河九曲 又武夷九曲一曲慢亭峯二曲玉女峯三曲仙機岩四曲金雞岩五曲鐵笛亭六曲仙掌峯七曲石唐寺八曲鼓樓岩九曲新村市

九娘 清明日人家賭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可遠蚊蚤之類 出熙朝樂事

九皐 易鶴鳴於九皐

九錫 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九旒 天子之冕朱絲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者也

九泉 一名九京一名九幽

九思 論語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首 周禮大祝辨九拜曰稽曰頓曰空曰吉曰凶曰奇曰褒曰肅曰振動今人書九首本此

九準 立意 鍊句 琢對 寫景 寫意 書事 用事 下字 押韻

香山九老 白樂天與胡杲吉旼張渾劉眞鄭據盧眞狄兼謨盧貞作九老會時人慕之繪香山九老圖

九歸 一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

如九 二歸二一添作五逢二進一十逢二進
一十二一添作五逢四進二十逢四進二十二
一添作五逢六進三十逢六進三十二一添作
五逢八進四十逢八進四十二一添作五 三
歸三十三十一逢三進一十逢三進一十逢三
進一十三一三十一逢六進二十逢六進二十
逢六進二十三一三十一逢九進三十逢九進
三十 四歸四一二十二逢四進一十四三七
十二逢四進一十四二添作五逢四進一十四
一二十二逢八進二十逢四進一十四三七十
二逢八進二十四二添作五逢八進二十四一
二十二 五歸五一倍作二五二倍作四五三
倍作六五四倍作八逢五進一十逢五進一十
五一倍作二逢五進一十五二倍作四逢五進
一十五三倍作六逢五進一十五四倍作八
六歸六一下加四逢六進一十六三添作五六
四六十四逢六進一十六三添作五逢六進一
十逢六進一十六一下加四逢六進二十逢六

進一十六三倍作五　七歸七一下加三七五
七十一七四五十五逢七進一十七二下加六
逢七進一十七四五十五逢七進一十七四五
十五逢七進一十七五七十一七四五十五逢
七進一十七五七十一逢七進一十七二下加
六逢二七進二十除一未歸　八歸八一下加
二八四添作五八三下加六逢八進一十八二
下加四逢八進一十八一下加二逢八進一十
八七八十六逢八進一十八六七十四逢八進
一十八五六十二　九歸九一下加一九三下
加三九六下加六九六下加六逢九進一十九
三下加三逢九進一十九一下加一逢九進一
十

九章　九章筭法周公所作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又曰九數
又屈原作離騷有九章篇

九轉八瓊　黃庭經九轉八瓊丹九轉者謂丹成九轉也八瓊者一朱砂二雄黃三空青四硫磺五雲母六戎鹽七硝石八雌黃也

九容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頭容直聲容靜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出禮記玉藻

九夷　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出東夷傳

九畿　夏官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王畿之外有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

九夏　鐘師奏九夏一王夏二肆夏三韶夏四納夏五章夏六齊夏七族夏八祴夏九驁夏

九穀　禮天官云三農生九穀　謂黍稷稻粱麻大小豆大小麥也

九曲珠　有得九曲明珠不能穿孔子教以塗脂于絲使蟻通之　出坡注

九就　袞冕上公繅玉九就鷩冕侯伯繅玉七就毳冕子男五就玄冕諸侯之孤二就再命大夫再就一命大夫一就　就成也出五冕圖

九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之九棘孤卿位焉　植棘者取其心赤而外刺也

九日　九月九日並陽數故謂之重陽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佩茱萸食糕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費長房謂汝南桓景日九月九日汝家有大難可囊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以消之景如其言是夕還家雞犬皆死長房日代之矣今人登高本也

九穗　永和元年麥一莖九穗　出雀鴻前梁錄

九畹　楚詞云既茲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畮

九尾狐　白虎通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　又吳越春秋禹娶塗山有白狐九尾之應

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六騄駬七聰龍八驎駒九絕塵　見西京雜記

九職　九職任萬民一日三農生九谷二日園圃毓草木三日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日藪牧養蕃鳥獸五日百工飭化八材六日商賈阜通貨賄七日嬪婦化治絲枲八日臣妾聚斂疏財九日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賦　以九賦斂財賄一日邦中之賦二日四郊之賦三日邦甸之賦四日家削之賦五日邦縣之賦六日邦都之賦七日關市之賦八日山澤之賦九日幣餘之賦

九式　九式均節財用一日祭祀之式二日賓客之式三日喪荒之式四日羞服之式五日工事之式六日幣帛之式七日芻秣之式八日匪頒之式九日好用之式

九貢　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日祀貢二日嬪貢三日器貢四日幣貢五日材貢六日貨貢七日服貢八

日旁貢九日物貢

九兩 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日牧以地得民二日長以貴得民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日儒以道得民五日宗以族得民六日主以利得民七日吏以治得民八日友以任得民九日藪以富得民

九簭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一日巫更二日巫咸三日巫式四日巫目五日巫易六日巫比七日巫祠八日巫參九日巫環

九祭 一日命祭二日衍祭三日炮祭四日周祭五日振祭六日擩祭七日繚祭八日絶祭九日共祭

九伐 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內外亂鳥獸行則滅

九儀 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名九命

九邊 一遼東鎮三面頻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二薊州鎮京師左輔也起古北口至山海關謂之內邊三宣府鎮東距黑水南距紫荆關西據枳兒嶺北據西高山有八驛四大同鎮古雲中郡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分東西中三路五三關鎮有偏頭寧武雁門三關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與直定唇齒六榆林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餘里橫截河去之口七寧夏鎮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盎四塞之地拓跋魏都于此八甘肅鎮即漢河西四郡蘭州即漢金城郡涼州即漢武威郡甘州即漢張掖郡肅州即漢酒泉郡張騫所謂斷匈奴左臂者也九固原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

九年之學 一年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五年博習親師七年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九地 用兵之地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九道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道也 書疏

九山 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大行羊腸孟門

九塞 太汾澠阨荆阮方城殽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九禮 冠婚喪祭朝宗軍賓學

九品官人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一品至五品並大夫六品以下皆郎官

九如 祝壽者多用九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毛詩

兵有九章 一舉日章則晝行二舉月章則夜行三舉龍章則行水四舉虎章則行林五舉鳥章則行坡六舉蛇章則行澤七舉鵲章則行陸八舉狼章則行山九舉韓章則載食而行 韓韜也 見管子

龍有九子 記言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一日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日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獸頭是也三日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日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五日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日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日睚眦性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日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

立于香爐九日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首

文九品　正一品榮祿大夫從一品榮祿大夫正二品資善大夫從二品中奉大夫正三品加議大夫從三品亞中大夫正四品中順大夫從四品朝列大夫正五品奉議大夫從五品奉訓大夫正六品承直郎從六品承務郎正七品承事郎從七品從仕郎正八品迪功郎從八品迪功佐郎正九品將仕郎從九品將仕佐郎

武九品　正一品榮祿大夫從一品榮祿大夫正二品驃騎將軍從二品鎮國將軍正三品昭勇將軍從三品懷遠將軍正四品明遠將軍從四品宣武將軍正五品武德將軍從五品武備將軍正六品昭信校尉從六品忠顯校尉正七品忠翊校尉從七品敦武校尉正八品進義副尉

文九品服色　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雁來五品白鷴惟一樣六七鷺鷥鸂鶒宜八九品官并雜職鵪鶉練雀與黃鸝風憲衙門專執法特加獬豸邁羣彝

武九品服色　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裘一二繡獅子三四虎豹優五品熊羆俊六七定爲彪八九是海馬花樣有犀牛

九重　天子之門有九重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

京師九門　詩云要識京都九座分正陽宣武及崇文阜成東直與西直安定朝陽德勝門

九曜　太陽　太陰　太乙　紫炁　金星　木星　水星　火星　土星

九霄　神霄　青霄　碧霄　丹霄　玉霄　振霄　紫霄　景霄　太霄

九華山　青陽縣有山峯巒聳其數九節號九子山出李白後號九華　出東坡雜記

九竅　左耳　右耳　左目　右目　口　左鼻　右鼻　水道　谷道

九法　註曰制畿封國　設儀辨位　進賢興功　建牧立監　制軍詰禁　施貢分職　簡稽鄉民　均守平則　比小事大

九變　一變天神　二變天神　三變天神　四變天神　五變天神　六變天神　七變地祇　八變地祇　九變人鬼

九氣　小寒　大寒　雨水　驚蟄　清明　穀雨　小滿　芒種　小暑　大暑　處暑　白露　寒露　霜降　小雪　大雪　氣至朔虛

十數

十干 一日閼逢二日旃蒙三日柔兆四日強圉五日著雍六日屠維七日上章八日重光九日玄黓十日昭陽 一名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也

十日 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泉 見山海經 又黃帝常射十日

十形 地有龜龍體麟鳳貌弓弩勢斗升象張舒形塞閉容隱真之安累卵之危膏英之利埒埇之害 出物理論

十王 一殿秦廣王 二殿楚江王 三殿宋帝王 四殿五官王 五殿閻羅天子 六殿卞城王 七殿泰山王 八殿都市王 九殿平等王 十殿轉輪王

十洲 海中有十洲 瀛洲 玄洲 長洲 流洲 元洲 生洲 祖洲 炎洲 鳳麟洲 聚窟洲 皆神仙所居

十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十亂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榮公 太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 其一則邑姜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十大洞天 王屋山委羽山西城山西玄山青城山天台山羅浮山句曲山林屋山括蒼山乃十大洞天 出壺史

十世 三十年爲一世 魯論子張問十世 又王者受命爲一世

十行扎 漢武帝御極手詔賜藩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十等人 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

十悟 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紘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注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

十盜 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燒火十盜也 出太公六韜

十友 曾瑞伯十友 蘭曰芳友 梅曰清友 臘梅曰奇友 瑞香曰殊友 蓮曰淨友 薝蔔曰禪友 菊曰佳友 桂曰仙友 海棠曰名友 荼蘼曰韻友

十離 薛書記醉件元相公出幕作十離詩以獻 離池 燕離巢 珠離掌 鏡離臺

武十哲 玄宗令兩京置太王廟選古名將以備十哲 右廡 張良 穰苴 韓信 李晟 李靖 郭子儀 左廡 孫武子 管仲 樂毅 諸葛亮 李勣 范蠡

十身 自身 衆生身 國土身 業報身 聲聞身 圓覺身 菩薩身 智身 法身 虛空身 出語錄

十藪 魯大野 晉大陸 宋孟諸 楚雲夢 越其區 秦陽紆 鄭圃田 齊海隅 趙鉅鹿 燕昭餘祁 出爾雅

十驥 唐太宗取回紇十驥 皎雪驄 飛霞驃 翔麟紫 奔虹赤

古琴十操 水仙伯牙作 猗蘭龜山孔子作 越裳獻雉周公作 拘幽岐山周公爲太王作 履霜 雉朝飛 別鶴 殘形曾子作 凡閉塞憂愁而作者名曰操言遇笑不失其操也

十日 堯得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仰射中九烏皆死墮羽翼 出淮南子

十旬　正月十旬一日鷄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谷　齊魏收語

十翼　孔子作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下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十里長亭　六帖云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謂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李綱十議　建炎元年李綱辭相帝不允綱上十事賜之施行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二日議巡幸三日議赦令四日議僭逆五日議僞命六日議戰七日議守八日議本政九日議久任十日議修德

十思　太宗時魏徵上疏云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盈滿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十漸　魏徵見上志漸不克終上疏曰初清靜寡欲今索駿馬訪珍怪一漸也初愛民如子今用民亦[illegible]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今近小人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今玩好雜進五漸也初舉賢即用今好惡由心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御下有禮今奏事不接詰其細故八漸也初孜孜治道今無事與兵九漸也初荒旱民無亾去今關中勞敝怨離十漸也

十輝　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一日祲二日象三日鑴四日監五日闇六日瞢七日彌八日敘九日隮十日想

十命　劉峻論所謂命者廢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十過　一日小忠二日小利三日行僻四日好音五日貪愎六日耽女樂七日離內遠遊八日過不聽諫九日內不量力十日國小無禮　韓非子

大曆十才子　盧綸　錢起　韓翃　吉中孚　苗發　崔峒　耿諱借　夏侯審　李端　司空曙

配享孔廟十人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朱熹　司馬光　呂祖謙　張栻　許衡

十科取士　司馬光論　行義純固　節操端方　智勇過人　公正聰明　經術精通　學問該博　文章典麗　盡公得實　長于財賦　明習法令　出哲宗記

十事　程明道上十事一師傅二六官三經界四鄉黨五貢士六兵食七民役八四民九山澤十分數

十惡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

不義十內亂

十月胎形　一月如露珠　二月如桃花　三月分男女　四月形象具　五月筋骨成　六月毛髮生　七月遊其蒐左手動　八月遊其鬼右手動　九月轉身　十月受氣足

漢麒麟閣十一人　博陸侯姓霍圖形不稱名　張安世　韓增　趙充國　魏相　丙吉　杜延年　劉德　梁丘賀　蕭望之　蘇武

明配享十二人　徐達　常遇春　李文忠　鄧愈　沐英　湯和　趙德勝　胡大海　張德勝　桑世傑　耿再成　俞通海　右高廟

十二支　一日困敦二日赤奮若三日攝提格四日單閼五日執徐六日大荒落七日敦牂八日協洽九日涒灘十日作噩十一日閹茂十二日大淵　一名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戌亥是也　閼音越䍧音莊涒音敦

十二筩　伶倫截竹爲十二筩以聽鳳凰鳴雄鳴六雌鳴六而别十二律

十二鐘　榮援鑄十二鐘協月筩毎月氣至則葭管灰飛以應之

十二州　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

十二章　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虫也六者繪之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

十二時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二荒政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賊

十二牧　牧長也凡十二州毎州各建一牧書云咨十有二牧

十二峯　巫山之上凡有十二峯　望霞　翠屏　朝雲　松巒　集仙　聚鶴　淨壇　上昇　起雲　棲鳳　登龍　聖泉

十二客　張敏叔十二客牡丹貴客芍藥近客蘭幽客桂仙客梅淸客菊壽客蓮淨客茉莉遠客丁香素客瑞香佳客荼蘼雅客

十二金釵　白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贈牛僧孺句

十二闌干

封禪十二家　管子曰古者封禪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十二瑶臺　崑崙山瑶臺十二第九層有芝田芸圃　出拾遺記

十二因緣　觸受愛取　有生老死　憂悲苦惱

十二樓　漢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爲十二樓以候神人

十二州分野　角亢氐三星屬兗房心二星屬豫尾箕二星屬幽斗牛女三星屬徐昴畢二星屬冀觜參二星屬益州井鬼二星屬雍柳星張三星屬三河翼軫二星屬荊

十二幅被　孟宗少遊學其母作十二幅被招賢士共臥之

十二教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一曰以賢制爵十二曰以庸制祿

十二職　頒職事十二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

春秋十二公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春秋十二國　魯齊燕蔡曹陳　衛宋晉楚鄭秦

十二分野　壽星屬鄭　大火屬宋　星紀屬吳越　析木屬燕　玄枵屬齊　諏訾屬衛

大梁屬趙　降婁屬魯　實沈屬晉　鶉首屬秦　鶉火屬周　鶉尾屬楚

唐律十二篇　一曰名例　二曰衛禁　三曰職制　四曰戸婚　五曰廐庫　六曰擅興　七曰盜賊　八曰鬬訟　九曰詐偽　十曰雜律　十一曰捕亾　十二曰斷獄

十二金人　始皇并天下銷天下鋒鏑鑄爲金人十二

屯田十二便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事一屯田致穀三據肥饒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奇兵五令士卒修河湟漕谷六閒暇繕治郵亭七不出兵八無經遠阻九不損重威十無驚動羌开十一治湟中橋十二息徭役

太平十二策

十二脉　手太陽經屬肺足太陽經屬脾手少陰經屬心足少陰經屬腎手厥陰經屬心包絡足厥陰經屬肝手太陽經屬小腸足太陽經屬膀胱手少陽經屬三焦足少陽經屬膽手陽明經屬大腸足陽明經屬胃　厥者盡也

記事珠　卷之六　圭　專閒

十二卦名　正月泰　二月大壯　三月夬　四月乾　五月姤　六月遯　七月否　八月觀　九月剝　十月坤　十一月復　十二月臨

十二材　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任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任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
見人物論

十三經　周易　毛詩　尚書　春秋　禮記　樂記　周禮　儀禮
周衰樂亾而六經僅得其五　後分周禮儀禮戴記而三之是爲七經　又于七經之外益以孝經論語是爲九經　又分春秋爲三傳爲三合孝經論語爲一是爲十經　又于六經之外加以六緯是爲十二經　又合周易詩書三禮三傳孝經論語而益以孟子爾雅是爲十三經

十三徽　一徽名太簇正月律角音二徽名夾鐘二月律角音三徽名姑洗三月律宮音四徽名仲呂四月律徵音五徽名蕤賓五月律徵音六徽名林鐘六月律宮音七徽名位君居中象閏八徽名夷則七月律商音九徽名南呂八月律宮音十徽名無射九月律宮音十一徽名應鐘十月律羽音十二徽名黃鐘十一月律羽音十三徽名太呂十二月律宮音

十三耆英　宋元豐文潞公彥博與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趙南正劉幾馮行巳楚建中王慎言張問張燾王拱辰司馬光十三人爲耆英會閩人鄭奐繪之

記事珠　卷之六　圭　專閒

明律十三卷　明律因唐采用巳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二條共六百有六分爲十三卷

十四書法　伏羲有龍書　神農有穗書　軒轅氏有雲露書　太昊氏有鸞書　帝堯有龜書　夏后有鍾鼎書　宣王時史籀作大篆　始皇時李斯作小篆　程邈作隷書　王次仲作八分書　鍾繇作楷書　劉德升作行書　史游作草書　蔡邕作飛白書

十五道　唐玄宗分天下爲十五道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

十五國風　周召邶鄘衛　鄭齊魏唐秦　陳曹檜魯
楚

唐兵十六衛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金吾
左右領軍左右監門左右千門　自左
右衛至領軍皆掌宮禁宿衛金吾掌京
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見衍
義

十八學士　唐李世民開館延文學之士十八人杜如
晦　房玄齡　虞世南　褚亮　姚思廉
李遁　玄　蔡允恭　薛元敬　顏相時
蘇勗　于志寧　蘇世長　薛收
李守素　陸德明　孔穎達　蓋文達
許敬宗　恩禮甚厚　士大夫謂之登瀛洲

十八姨　天寶中崔元徽月夜見青衣女伴曰苑中每
被惡風相撓常求封家十八姨祖庇頻處士
作一朱幡立苑中花崔如其言後植東風大作折
木飛花而苑中花獨無恙

十八娘　三氏女行十八好荔枝故人呼荔枝爲十八
娘

十八香　王十朋植十八香于園中異香牡丹溫香芍
藥國香蘭天香桂暗香梅冷香菊韻香荼蘼
妙香薝蔔雪香梨細香竹嘉香海棠清香蓮
梵香茉莉南香含笑奇香臘梅寒香水仙柔
香丁香瑞香
仍共巷名

十八地獄　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鄷都獄拔舌獄剝
皮獄磨挨獄碓擣獄車崩獄寒冰獄脫殼
獄抽腸獄油鍋獄黑暗獄刀山獄血池獄
阿鼻獄秤杆獄

十八班　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

十八侯　漢定元勳十八侯蕭何　曹參　張敖　周
勃　樊噲　酈商　奚涓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王陵　陳武　王吸　薛欽
周昌　丁復　蟲逵　而張良陳平不與焉

新法十八條　王安石新法一青苗二均輸三市易四
保馬五方田六免役七免行八更戍九
水利十農田十一監法十二手實十三
試刑科十四新義十五更定科舉十六
策武舉十七太學
三舍十八保甲

十八羅漢　一位西瞿耶尼洲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
二位迦濕彌羅國迦諾迦伐蹉尊者
三位東勝神洲跋釐墮舍尊者
四位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
五位南贍部洲諾矩羅尊者
六位躭跋羅洲跋陀羅尊者
七位僧伽茶洲迦哩迦尊者
八位鉢剌拏洲伐闍那弗多羅尊者
九位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
十位三十三天注茶半托迦尊者
十一位畢利颺瞿洲羅怙羅尊者
十二位半度波山那迦犀那尊者
十三位廣脅山中因揭陀尊者
十四位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

十五位鷲峯山中阿逝多尊者
十六位持軸山中注茶半吒迦尊者
十七位執獅子國勝軍王都難提密多羅
唐言慶友尊者
十八位南天竺國摩利支山應供賓頭盧
尊者

三國名臣二十八人　諸葛亮　龐統　蔣琬　黃權　以
上蜀人　周瑜　魯肅　諸葛瑾
張昭　陸遜　顧雍　虞翻　以上
吳人　荀彧　荀攸　夏侯玄
袁煥　徐邈　陳羣　崔琰　王
徑　陳泰　以上魏人

二十一史　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史　齊史
梁史　陳史　後魏　北齊　北周　隋
書　唐書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二十四風信　始梅花終楝花凡二十四番花信風
出歲時記

二十四孝
虞舜耕田　漢文嘗藥　曾參心痛
仲由負米　董永賣身　剡子供乳
陸績懷橘　唐氏乳姑　吳猛飽蚊
王祥臥氷　江革行傭　郭巨埋兒
楊香打虎　壽昌棄官　黔婁嘗糞
黃香扇枕　王裒泣墓　姜詩躍鯉
萊子斑衣　閔損单衣　蔡順拾椹
丁蘭刻木　孟宗哭竹　廷堅滌器

唐凌烟閣二十四人
長孫無忌　元王孝恭　杜如
晦　魏徵　尉遲敬德　房玄
齡　蕭瑀　長孫順德　李靖
秦叔寶　李績　程知節　劉
弘基　屈突通　張公謹　虞
世南　高士廉　張亮　唐儉
劉政　柴紹　殷開　段志玄
侯君集　出太宗紀

宋景靈宮配享二十四人
趙普　曹彬　薛居正
石熙載　潘美　李沆
王旦　李繼隆　王曾
呂夷簡　曹瑋　韓琦
曾公亮　富弼　司馬光
韓忠彥　呂頤浩　趙鼎
韓世忠　張浚　陳康伯
史浩　葛邲　後益以趙
汝愚　出理宗紀

二十五絃　瑟也　昔庖羲氏作瑟凡三十六絃以修身理性　又史記云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二十七最
近侍之最　選司之最　考校之最
禮官之最　樂官之最　判事之最
宿衛之最　督領之最　法官之最
校正之最　宣納之最　學官之最
將軍之最　政教之最　文史之最
糾正之最　[illegible]之最　監掌之最

役使之最　屯官之最　倉庫之最
曆官之最　方術之最　關津之最
市司之最　牧官之最　鎮防之最

二十八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　斗牛女虛危室壁　奎婁胃昴畢觜參　井鬼柳星張翼軫

二十八字媒　趙德麟細君王氏常作一絕云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德麟因此遂娶之人以為二十八字媒　出王直方詩話

二十八將　漢光武圖中興功臣二十八人于雲臺
鄧禹　馬成　吳漢　王梁　賈復
陳俊　耿弇　杜茂　寇恂　傅俊
岑彭　堅鐔　馮異　王霸　朱祐
任光　祭遵　李忠　景丹　萬脩
蓋延　邳彤　銚期　劉植　耿純
臧宮　馬武　劉隆　後又益以王常李
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
親不與焉

三十乘　晉張華好聚書常徙居載書三十乘

郇模三十字　唐代宗時晉州男子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

三十夜月數
初一　月光三刻三分　月體大四十八抄
十一　月光三十五刻三分　月體大八分四十八抄
初二　月光六刻六分　月體一分六抄
初三　月光九刻九分　月體二分四十八抄
十二　月光三十八刻六分　月體大九分二十六抄
初四　月光十二刻十二分　月體三分十二抄
初五　月光十六刻　月體大四分
十三　月光四十一刻　月體大十分十四

初六月光十九刻三分　抄
月體四分四十八抄
初七月光二十二刻三分　十四月光四十四刻十
月體五分三十六抄　二分月體大十
初八月光二十六刻　一分十二抄
月體六分十四抄
初九月光二十八刻六分　十五月光四十八刻
月體七分三十六抄　月體十二分圓滿
初十月光三十三刻　十六月光照十四夜
月體大八分　月體照十四夜
以漸而退至三十夜月光三刻漸滅無光體
漸晦至朔夷光

漢黨錮三十五人

竇武　陳蕃　劉淑　李膺
荀昱　杜密　王暢　劉祐
魏朗　趙典　朱寓　郭泰
范滂　尹勳　巴肅　宗慈
夏馥　蔡衍　羊陟　張儉
翟超　岑晊　范康　劉表

陳翔　孔昱　檀敷　度尚
張邈　王孝　劉儒　胡母班
秦周　蕃嚮　王章

三十六郡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一內史二北地三隴西四上郡五九原六三川七碭郡八潁川九南陽十邯鄲十一上谷十二鉅鹿十三漁陽十四右北平十五遼東十六河東十七上黨十八太原十九代郡二十雁門二十一雲中二十二東郡二十三齊郡二十四薛郡二十五瑯琊二十六泗水二十七漢中二十八巴郡二十九蜀郡三十會稽三十一南郡三十二長沙三十三黔中

三十六洞天

一霍童山名霍林之天二泰山名蓬玄太室之天三衡山名朱陵太虛之天四華山名太極總仙之天五恒山名太乙總玄之天六嵩山名上帝司眞之天七峩嵋山名虛靈太妙之天八廬山名仙靈宗眞之天九四明山名丹山赤水之天十陽明山名極玄之天十一太白山名眞德之天十二西山名天寶極眞之天十三太爲山名好生玄上之天十四潛山名天柱司玄之天十五鬼谷山名太玄司眞之天十六武夷山名昇眞元化之天十七玉笥山名太秀法樂之天十八華蓋山名容城太玉之天十九蓋竹山名長耀寶元之天二十都嶠山名玄實之天二十一白石山名秀樂長眞之天二十二勾漏山名玉闕寶圭之天二十三九疑山名朝眞太虛之天二十四洞陽山名洞陽隱觀之天二十五幕阜山名洞眞太玄之天二十六大酉山名大酉華妙之天二十七金庭山名金庭崇妙之天二十八麻姑山名丹霞之天二十九仙都山名仙都祈仙之天三十

青田山名大霍之天三十一鍾山名朱日太生之天三十二良常山名良常方會之天三十三紫蓋山名紫玄洞照之天三十四天目山名太極玄蓋之天三十五桃源山名白馬玄光之天三十六金華山名金華洞元之天

三十六雨

一歲凡三十六雨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太雨以斗運也　出春秋說

三十六天罡

天魁星宋江　天罡星盧俊義　天機星吳用　天閒星公孫勝　天勇星關勝　天雄星林冲　天猛星秦明　天威星呼延灼　天英星花榮　天貴星柴進　天富星李應　天滿星朱仝　天孤星魯智深　天傷星武松　天立星董平　天捷星張清　天暗星楊志　天佑星徐寧　天空星索超　天速星戴宗　天異星劉唐　天殺星李逵　天微星史進　天寵星穆弘　天退星

雷横　天壽星李俊　天劍星阮小二
天平星張横　天罪星阮小五　天損
星張順　天敗星阮小七　天牢星楊
雄　天慧星不秀　天暴星解珍　天
哭星解寶
天巧星燕青

三十八子　河陰石榴中有三十八子故名石榴爲三十八

五十五數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辭

京房六十律　黄鐘子　黄鐘生林鐘未　林鐘生太蔟寅　太蔟生南吕酉　南吕生姑洗辰　姑洗生應鐘亥　應鐘生蕤賓午　蕤賓生大吕丑　大吕生夷則申　夷則生夾鐘卯　夾鐘生無射戌　無射生仲吕巳　仲吕生執始子　執始生去滅未　去滅生時息寅　時息生結躬酉　結躬生變虞辰　變虞生遲內

亥　遲內生盛變午　盛變生分否丑　分否生解形申　解形生開時卯　開時生閉掩戌　閉掩生南中巳　南中生丙盛子　丙盛生安度未　安度生屈齊寅　屈齊生歸期酉　歸期生路時辰　路時生未育亥　未育生離宮子　離宮生凌陰丑　凌陰生去南申　去南生族嘉卯　族嘉生隣齊戌　隣齊生內負巳　內負生分動子　分動生歸嘉未　歸嘉生隨時寅　隨時生未卯酉　未卯生形始辰　形始生遷時亥　遷時生制時午　制時生少出丑　少出生分積申　分積生爭南卯　爭南生期保戌　期保生物應巳　物應生貿未子　貿未生否與未　否與生形晉寅　形晉生惟汗酉　惟汗生依行辰　依行生包育亥　包育生謙待未　謙待生未知寅　未知生白吕

西　白吕生南授辰　南授生分烏亥　分烏生南事午　出性理

六十四卦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七十二賢　顔回字子淵　閔損字子騫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宰我　端木賜字子貢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　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　曾參字子輿　澹臺滅明字子羽　高柴字子羔　宓不齊字子賤　樊須字子遲　有若字子有　公西赤字子華　原憲字子思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縚

字子容　公晳哀字子流　曾點字子晳　顔繇字季路　高瞿字子木　漆雕開字子若　公良儒字子正　秦商字子慈　司馬犁耕字子牛　巫馬期字子期　梁鱣字子魚　琴牢字子張　冉儒字子魚　顔辛字子柳　伯虔字楷　公孫龍字子石　曹卹字子循　陳亢字子禽　叔仲會字子期　秦祖字子南　奚箴字子楷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輿字子上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石處字里之　薛邦字子從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晳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祗　顔噲字子聲　原桃字子藉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集　勾井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　邦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恒　申科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顔之僕字子叔　孔弗字
子茂　漆雕侈字子斂　懸成字子横
顔相字子襄　內有二子期二子從二子
聲二子之二子思二子有外多一人再查
見於論語者
二十八人

七十二地煞

地魁星朱武　地煞星黃信　地勇星
孫立　地傑星宣贊　地雄星郝思文
地威星韓滔　地英星彭玘　地奇星
單廷珪　地猛星魏定國　地文星蕭
讓　地正星裴宣　地闊星鷗鵬　地
闔星鄧飛　地强星燕順　地暗星楊
林　地軸星凌振　地會星蔣敬　地
佐星呂方　地佑星郭盛　地靈星安
道全　地獸星黃甫端　地微星王英
地慧星扈三娘　地暴星鮑旭　地默
星樊瑞　地猖星孔明　地狂星孔亮
地飛星項充　地走星李衮　地巧星
金大堅　地明星馬麟　地進星童威
地退星童猛　地滿星孟康　地遂星
侯徤　地周星陳達　地隱星楊春
地異星鄭天壽　地理星陶宗旺　地
俊星宋清　地樂星樂和　地捷星龔
旺　地旺星丁得孫　地鎮星穆春
地霸星曹正　地魔星宋萬　地妖星
杜遷　地幽星薛永　地伏星施恩
地僻星李忠　地空星周通　地孤星
湯隆　地全星杜典　地短星周淵
地角星鄒潤　地囚星朱貴　地藏星
朱富　地平星蔡福　地損星蔡慶
地奴星李立　地察星李雲　地惡星
焦挺　地醜星石勇　地數星孫新
地陰星顧大嫂　地刑星張淸　地壯
星孫二娘　地劣星王定六　地健星
郁保四　地耗星白勝　地賊星時遷
地狗星段景住　見水滸傳

七十二候

正月　東風解凍　蟄虫始振　魚陟負水
　　　獺祭魚　候雁北　草木萌動
二月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玄鳥至　始電　雷乃發聲
三月　桐始華　田鼠化爲駕　虹始見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四月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靡草死　麥秋至
五月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六月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始摯
　　　腐草化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七月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八月　鴻雁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蟄虫壞戶　雷始收聲　水始涸
九月　鴻雁來賓　雀入水化爲蛤　菊有黃華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虫咸俯
十月　水始氷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虹藏不見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閉塞而
十一月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十二月　雁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雞始乳　征鳥厲疾　水澤復堅

七十二福地

蓋竹山在台州地肺山在潤州石磕山
在台州東仙源在台州青嶼山在西海
赤木山在眞誥巖郁木坑在臨江軍丹
霞洞在撫州君山在洞庭湖桂源山在
桂州靈墟在天台山沃州剡縣南天姥
岑在唐興縣若邪溪在會稽金庭山在
剡縣清遠山浦在陽縣安山在交州馬
嶺山在郴州鵝羊山在潭州洞眞墟在
長沙青玉壇在衡山洞靈源在南岳光
壇在南岳洞宮在長溪縣閩山在溫州

三皇井在溫州爛柯山在衢州芹溪在
建陽縣龍虎山在信州靈山在饒州泉
水源在龍川金精山在虔州閤皂山在
臨江軍始豐山在豐城逍遙山在洪州
東白源在洪州鉢池在楚山論山在潤
州毛公壇在洞庭湖鷄籠山在和州括
柏山在台州平都山在忠州綠羅山在
武陵縣彰龍山在澧陽縣抱福山在連
州大西山在鄂州虎溪在江州元辰山
在都昌縣馬蹄山在饒州德山在武陵
藍水在河中玉峯在河中天柱山在杭
州商谷山在商州張公洞在常州湖燕
洞在婺州白山中條山在河中司馬悔
山在天台山絹竹山在蜀西川甘山在
黔中現山在溪山金域山在古限戌雲
白在竹州北邙山在東都亢宿上佳封
州女几山在洛州少室山在東都臣山
在江州西仙源在台州南田山在京房

玉瑠山在樂城縣
抱犢山在鎮州

黃鍾八十四聲

十一月	黃鍾宮	黃鍾角	黃鍾徵	黃鍾變宮	黃鍾商	黃鍾變徵	黃鍾羽
六月	林鍾宮	林鍾角	林鍾徵	林鍾變宮	林鍾商	林鍾變徵	林鍾羽
正月	太簇宮	太簇角	太簇徵	太簇變宮	太簇商	太簇變徵	太簇羽
八月	南呂宮	南呂角	南呂徵	南呂變宮	南呂商	南呂變徵	南呂羽
三月	姑洗宮	姑洗角	姑洗徵	姑洗變宮	姑洗商	姑洗變徵	姑洗羽
十月	應鍾宮	應鍾角	應鍾徵	應鍾變宮	應鍾商	應鍾變徵	應鍾羽
五月	蕤賓宮	蕤賓角	蕤賓徵	蕤賓變宮	蕤賓商	蕤賓變徵	

十二月	太呂宮	太呂角	太呂徵	太呂變宮	太呂商	太呂變徵	太呂羽
七月	夷則宮	夷則角	夷則徵	夷則變宮	夷則商	夷則變徵	夷則羽
二月	夾鍾宮	夾鍾角	夾鍾徵	夾鍾變宮	夾鍾商	夾鍾變徵	夾鍾羽
九月	無射宮	無射角	無射徵	無射變宮	無射商	無射變徵	無射羽
四月	仲呂宮	仲呂角	仲呂徵	仲呂變宮	仲呂商	仲呂變徵	仲呂羽

百千萬數

百刻 一日十二時凡百刻今定爲九十六刻

百姓 書疏云百姓畿內民庶也後有百家姓

百畝 井田之法一井凡九百畝每一夫授田百畝

百子帳 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圈故以百子名之後世書百子見于帳上亦取其意耳

百乘千乘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是爲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是爲千乘之國

一百六十二府 北直八府 盛京一府 江南一十四府 山東六府 山西五府 陝西八府 河南八府 浙江十一府 江西十三府 湖廣十五府 四川九府 福建八府 廣東十府 廣西十二府 雲南二十府 貴州十四府

二百六十六州 北直十七州 盛京二州 江南十七州 山東十五州 山西二十一州 陝西二十一州 河南十三州 浙江一州 江西一州 湖廣十九州 四川二十一州 福建一州 廣東九州 廣西四十一州 雲南五十六州 貴州九州

三百篇 古詩三千孔子刪定僅得三百一十一篇

三百六十五度 天體至員周圍三百六十五度

三百八十四爻 陽爻一百九十二 陰爻一百九十二

一千一百五十八縣 北直一百十五縣 盛京七縣 江南九十七縣 山東八十九縣 山西七十一縣 陝西九十三縣 河南九十七縣 浙江七十五縣 江西七十三縣 湖廣一百一十縣 四川一百三縣 福建五十七縣 廣東七十五縣 廣西五十縣 雲南二十七縣 貴州十九縣 已上北直陝西河南福建皆八府浙江江西福建皆一州浙江廣東皆七十五縣州惟雲南最多縣惟貴州最少

千日酒 劉玄石從山中沽酒酒家以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不醒家人以爲死葬之往酒家計日往視告其故起土開棺劉乃醒

二千石 漢太守祿二千石

三千禮樂 夏竦對策廷下有老臣以吳綾帕乞詩題日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旌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三千牘 東方朔初上書凡用三千奏牘牘之三月乃盡

五千言 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遺道德五千言于世

萬幾 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天子幾務之多也

萬壽 天子之生辰曰萬壽詩云萬壽無疆

萬國 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帝嚳創制九州以爲統領堯洪水湮浸使禹治之還爲九州舜揖位

分爲十二州夏禹仍分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商湯受命其存者三千餘國周初尚有千八百國及平王東遷諸侯更相吞滅而見春秋傳者百有七十國及周末僅存七國　出通考

三萬六千塲　人生百歲不過三萬六千塲

河圖之數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三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洛書之數　洛書蓋取龜象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星數　凡天文在圖昭昭可考者經星常宿中外宮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之象　出漢天文志

北極出地度數　北京四十度强　江西二十九度　山西三十八度　四川二十九度　山東三十七度　福建二十六度　陝西三十六度　廣西二十五度　河南三十五度　雲南二十四度　江南三十二度　貴州二十四度　湖廣三十一度　廣東二十三度　浙江三十度

記事珠　卷之六

歷代年世　紀年始于唐堯　堯在位七十二年禪舜　舜在位六十一年禪禹　夏十七帝共四百五十八年　商二十八帝共六百四十四年　周三十七帝并東周君共八百七十三年　秦二世共四十年　西漢十二帝共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凡二百二十年　東漢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二主共四十三年　魏五主共四十六年禪晉　東西二晉凡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五代宋八主共六十年　齊七主共十四年　梁四主共五十四年　陳五主共二十二年　隋西帝共三十八

原缺

〔清〕徐時作撰

棻堂節錄二十卷

清乾隆三十年崇本堂刻本

乾隆乙酉年鐫

荼堂節録

崇本堂藏版

序

建寧徐先生以名進士爲循吏既歸田益肆力稽古紀事纂言老而彌篤嘗所刻荼堂節録二十卷見示蓋先生讀書之室曰啖荼堂因以名其書云予嘗論著記一體自唐宋以來大抵紀載時事者居

旨而史家每採取焉
本朝王新城宋西陂周
櫟園輩則所述多涉
適館罕及當世之務
蓋以承平清晏無事

可述而朝章國典之大
則儒臣奉　命開局
編纂無慮數百卷而私
家之記具採拾鉛槧者
類皆不當事任則又

莫得而詳焉以故著録
者尠欽先生早遊京
國歷宦畿輔因允下
里儒生所藏畢閱
於　朝典故以倫掌

故其性又博達通而嗜
學不倦公餘退食每以
墳籍自娛致謹經史
辨訂鉤稽往往然是
里居後無暇多之録

杜門掃軌足之文字
爲緣識論並精醇
識見益超乎古賢一
義皆可以扶世教垂
勸戒是堂之有關於

風俗人心豈淺鮮哉茲
乃餘波緒論旁及高
諧謔樂之流亦間存
一二足爲博聞之助殆
其素所呼濯之二疏

非足他善可録史特
載其稱病去之一節
然其去也年皆暮矣
則亦不得謂之勇退
要及作鄉里又不

過設酒食與故舊娛
樂而已非有所撰著如
歐陽公歸田録撰著
美矣然亦十之五而猶
歸潁讀其自序及里

頼諸序若深以示後洵為恨者々先生壯、即解組何其早七十餘猶握管著書不輟又何勤也、夫人易退者

恐不肯踈進而濃於勢位而淡于學問予慕先生之風故為之序以驗其區々嚮往之意而又以挂名簡

端為竊榮云爾

乾隆辛卯秋日吳郡

同學弟王鳴盛西

莊氏再拜撰

余年已七十精力漸衰既不能遠遊以探五嶽四海之奇又不能爲會以總香山洛社之美惟勤學好古之心未嘗少怠世之仕宦倦於下者多築園亭購花

茶堂序一

鳥招賓客買歌舞吹竹彈絲爲娛老消閑之具雖白樂天之曠達高致亦不免此余性鈍拙頌讀之外無他好以圖史爲園亭以篇章爲花鳥以筆墨爲賓客

以簡牋爲絲竹日遊於翰苑藝林之中悦目賞心或録長篇或節小段間參管見略爲評品事皆論古今文無論奇正凡怪誕之辭荒唐之説亦有取焉者

茶堂序二

實於擴俗士之見聞開陋儒之心胸以破其迂腐之見遊於灝大之途此要之正倫理端心術厚風俗之旨未嘗不存乎其中此在讀者之自領而已積日既

久彙箧中所録遂得二十卷約十五萬餘言就正有道多為欣賞書成於家居詠棻堂之積先世遺書及宦遊續購諸籍頗多余坐擁百城朝夕翻手録不

厭時之展卷不勝快樂以視世之好嬉老消閒之具者為何如也昔余著閒居偶録一書分為十二卷閱者每惜其少詩老貢十硯先生語小孫家恒曰令祖

閒居偶録每不思多看僕閱時展玩三四篇閱解即止甚恐其閱之無餘也是惜少之意今此書又增八卷或足以饜閱者之心乎惜余老矣自念勤學好古

之心未嘗少怠從此由耄而耋再讀二十年書其纂述當更有進於是編者矣乾隆乙酉三十年暑月上浣篛亭老人自序

恭堂節録卷一
瀧江[illegible]輯
世祖章皇帝表忠録序云自古賢臣[illegible]王家卒授命
致身捐生赴義跡其所遺若無厚幸然而時遇論定
聲稱振揚及於代遠風遥流徽彌茂留連往跡如遘
其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覩後
人歎美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
心外無慚德而已顧竭智盡忠者人臣之誼善善惡
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結于中誠有不能自已
者也朕萬幾之暇由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
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
盛者以諫死於戮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疏凜凜
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道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家嗤為世昭鑒去繼盛
奚翅霄壤哉使繼盛獲遇明主庸其言顯其身所建
豈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歿與龍逄比干
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
為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其忠魂垂法將來由斯以
觀即謂繼盛至今存可也○又為著論云朕觀有明

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至於不畏彊禦
披膈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殺身成仁者
亦無如楊繼盛云當是時其君端拱倚元委政輔弼
而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專紀
綱蕩廢在廷之臣皆泄泄阿諛奔走承順繼盛獨能
申大義聲其十罪彰其五奸使隱慝昭明稔惡暴白
豈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曹郎耳非有貴戚之誼
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踈遠之臣惡權寵
之奸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
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摧折者方仇鸞
主互市議時衆皆頫首縮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
說力言不可致權臣恚怵刑之瀕死謫官遐方歷尉
令始得一曹郎今他人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
復蹈前轍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舍身圖報之章
蓋念君恩難負奸輔難容建言寧計崇卑報國不憂
生死洵忘身狥君忘家狥國者也且是時嚴嵩與仇
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為己用故數假王命
內示其私繼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則緘口屏
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藐權門慷慨
叫閽從容就義有臣如此非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

有生後夙罹閔凶艱苦備至故堅貞之性百折不回
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
乎繼盛位諫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尚能不畏彊禦披
膈犯顏如此今之為臣者乃身任言職直節罔聞感
私德而阜主恩畏威權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瀧
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禁三歎為直臣
惜也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頒行○臣嘗
論前明椒山楊先生可謂忠肝義膽銅身鐵骨人也
惟其忠肝義膽故能不畏權奸屢諫以匡君惟其銅
身鐵骨故能不避斧鉞殺身以報國直足與龍逄比
干爭光日月而為有明第一流人物也臣於畿輔通
誌中得疏讀
世祖章皇帝表忠錄序及所著論周詳曲盡所以旌表其直
嘆惜其忠者至矣繼盛以勝國部曹微臣得邀
本朝開創
聖君龍章寵錫之榮不獨足慰繼盛忠魂并足風勵在位臣
節也
天聖睿藻所及無在不可以垂教萬世也已
諭祭明內監王承恩文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
國難名炳千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惟忠義之性人

之于天人人可以自盡然變亂之際利害動於中禍
福怵於外依違瞻顧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
霜雪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掖庭之中貂珥之
列或恪共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
業亦可謂賢矣至于國家多難秉志不移忠誠貫於
金石氣節昭于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頹俗也如
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者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訌海
內鼎沸莊烈愍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
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
吏噂沓而營私以致草寇縱橫不能奏績逮逆渠犯
闕國勢阽危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縱垂纓
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疑難則苟且偷生言之
可為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九人無媿臣節業賜謚
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廷能赴義捐軀蓋不多見
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旁其嶽嶽
之風節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乃托體山阿
瘞骸林麓永近園陵常依隧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綏
貞魄者矣朕自踐祚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詢夫有
明恒深嘉歎其列代山靈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採
守護維嚴於順治十六年因東巡駐蹕昌平覩勝國

之松楸感履卯之霜露諸陵周覽心惻久之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遭亂亡國非辜躬奠椒漿尤增憫泣顧見陵側有土一抔即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酹酒焉適者當省斂之時展軫宵駕載履明諸陵拜陳酹醴徘徊于思陵之所撫荒墟而灑泣瀝卮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手一卮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謚義危身奉上嶮不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每未之逮貞烈之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誼無窮也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闈其責任不係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輔而獨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欺其志者哉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故當前依阿淟涊幸免旦夕其為人賢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為勸不忠者以為戒且以告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碑文云朕聞烈士徇名齎志而歿貞臣衛主捐軀以從自有明失馭寇陷都城懷宗皇帝敦國君死社稷之義崩于石室時有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者攀龍髯而失志甘雉頸以從君陪縊于旁死而猶跪嗚呼若承恩可謂事君有禮不忘其忠者矣夫人臣事上無二厥心為其易與為其難遂遲若分理從

則一人臣之懷有二心者倖圖苟免甘心事讐乃在平日侈談詩書高擁祿位之人無論生無以為人死無以為鬼對若人其亦何地置足耶朕殲除巨憝用彰民彝既禮葬懷宗皇帝於思陵因賜承恩塋域一區俾葬兆外以從厥志仍錫之香火田地畀之穹石使後世知艱危之際內員中乃尚有忠烈而死如承恩者順治十七年九月初六日立○臣嘗論自古宦官之中稍邀主眷求不作威福專權自肆者已難其人況盡忠報國者乎惟明司禮監王承恩當闖寇攻城危在旦夕懷宗敦國君死社稷之義崩于石室承恩從主自縊跪於其旁死生不失臣禮真可謂忠烈而無二心者以視當日宮監中獻城納款開關降賊者其賢奸奚翅霄壤之別哉

世祖章皇帝特為

諭祭豎碑以旌其忠文中援古証今咨嗟歎惜舉一王承恩以媿當日全軀貪祿位之臣不能見危授命使之無地自容其立千古臣道之防者豈不大哉

聖祖仁皇帝暢春園記云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濊濊匯於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頃沃野平疇澄波遠岫綺合繡錯蓋

神京之勝區也朕臨御以來日夕萬幾罔自暇逸久
積辛劬漸以滋疾偶緣暇時於茲游憩酌泉水而甘
顧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
侯李偉因茲形勝構為別墅當時韋曲之壯麗歷歷
可考圮廢之餘遺趾周環十里雖歲遠零落故蹟堪
尋瞰飛樓之鬱律循水檻之逶迤古樹蒼藤往往而
在爰詔內司少加規度依高為阜即卑成池相體勢
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計庸畀直不役一夫宮館苑
籞足為寧神怡性之所永惟儉德捐泰去雕視昔亭
臺邱壑林木泉石之勝絜其廣袤十僅存夫六七惟
彌望漣漪水勢加勝耳當夫重巒極浦朝煙夕霏芳
蕤於四序珍禽喧於百族禾稼豐稔滿野鋪芬寓
景無方會心斯遠其或穡稼未登雨暘非時臨陌以
憫胼胝開軒而察溝澮占離畢則殷然望詠雲漢則
悄然憂宛若禹甸周京在我戶牖也至以春秋佳日
天宇澄鮮之時或盛夏鬱蒸炎景爍金之候機務少
暇則祗奉顏養游息於茲足以迓清和而滌煩暑寄
遠矚而康
慈顏扶輿後先承歡爰日有天倫之樂焉其軒墀爽塏以聽
政事曲房邃宇以貯簡編茅屋塗茨略無藻飾於焉

架以橋梁濟以舟楫間以籬落周以繚垣如是焉而
已矣既成而以暢春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
三統之迭建以子為天之春丑為地之春寅為人之
春而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也
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使圓頂方趾之衆各得其所
跂行喙息之屬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皞皞焉
八風罔或弗宣六氣罔或弗達此其所以為暢春者
也若乃秦有阿房漢有上林唐有繡嶺宋有艮嶽金
釭碧帶之飾包山跨谷之廣朕固不能為亦意所弗
取朕匪敢希蹤古人娛美景軼安土階之陋惜露臺
之費亦惟是順時宣滯承顏致養期萬類之乂和思
大化之周浹一民一物念茲在茲朕之心豈有已哉
於是為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昔在夏如克儉卑宮
亦越姬文勿亟庶攻若稽古訓是欽是崇箴銘戶牖
夙夜朕躬棟宇之興因基前代巖宿丹霞簷棲翠靄
營之度之以洽燕處有沸泉源匯瀦斯在駕言西郊
聊駐綵存甘彼挹酌工築斯謀堂徹明鏡縈帶芳流
川上徘徊以泳以游因山成峻就谷斯卑咨彼將作
毋曰改為松軒茅殿實惟予宜亦有樸斲予尚念茲
撰辰經始不日落成豈曰游豫燕喜是營展事

慈闈那居高明遐矚俯瞰聊用娛情粵有圖史藏之延閣惟
此大廡會彼朱様鬱鬱溝塍依然耕鑿無假人工湫
瀰雲壑有鷁其舟有虹其梁可帆可涉於焉徜徉文
武之道一弛一張退省庶政其罔弗臧嘗聞君德莫
大於仁體元出治於時為春願言物阜還使俗淳暢
春之義以告臣隣○臣恭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天下六十一年四海飲和食德久享太平
之福實為前古所未有今讀暢春園記及詩裝揮所
又直與堯舜又安心源相契合而禹之克勤克儉湯
之不邇不殖文之止孝止仁無不包蘊於其中至論

暢春之義以三統迭建子為天丑為地寅為人
春并引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
理境靈亮尤足發前聖之所未發乃知
聖明天縱卽
宸翰偶形有非漢唐以下能文之主所能望其肩背而況
表章六藝之煌煌大章者哉
石鼓贊有序 朕釋奠 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
門之兩廡緬懷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
陽之蒐俯仰如昨魯壁汲冢閒有聞矣此文此石獨
巋然與日月爭光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

太學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搨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
心焉乃為贊曰 猗歟周宣纘緒文武一時從臣方
叔召虎蒐於岐陽陳列斯磬鐫功告成伐石作鼓以
歌以銘戩規戴矩肖備考擊致頌瞭聲鼓鞞思將義
蓋有取歷二千年鑠日蝕土蝌蚪失傳剝落誰補卑
攻馬同麀鹿麌麌晨星闕月完句可數天門詄蕩岐
山翔舞軒頡是班鍾王敢伍陳在泮宮設於廊廡是
切是磋匪擊匪拊榜門觀禮如對篔簹庶幾文治再
見三古
山海關詩并序 連山據海地固金湯明時倚為險

要設重鎮以守之我朝定鼎燕京垂四十年關門不
閉既非設險還慚恃德偶賦數言聊以記事 重關
稱第一扼險倚雄邊地勢長城接天空滄海連戍歌
終歲苦揷羽不時傳作鎮隆三輔征輸困百年笳寒
龍塞月甲冷雉樓煙歷數歸皇極經綸秉化權漫勞
嚴鎖鑰空自結山川在德誠非易臨風更慨然○臣
恭讀此詩雄渾高卓真
帝王大雅之音篇中如地勢長城接天空滄海連笳寒龍塞
月甲冷雉樓煙數語體大思精足為藝林極則結語
在德誠非易與序言還慚恃德相照應正望道未見

之心之所形也已

皇上田字房記云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年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西山遠帶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窓則四面風至不復知暑其北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藹聞於室焉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須刻忘也古昔聖王臨朝聽政之暇必有怡情娛覽之地故靈臺之詩美文王也卷阿之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意重農者豈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巔風來蘋末麥畦浪起柳岸煙開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匹偶而泳遊蝶裁五色之文蜂喧萬花之谷物華景麗則飲和食德熙穰於光天化日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颸四起鴻雁來賓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遥聞百室之盈箱盡實則思遺秉滯穗雖遺寡婦之利而悄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與諸王公子弟修家人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會心者我

皇父之同憂同樂憩息於斯較之靈臺卷阿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臣恭讀此記從靈臺卷阿二詩剝進一層寫出

憲宗皇帝憂樂同民雖燕閒遊觀之地無非重農之至意較宋臣范仲淹岳陽樓記更覺規模宏遠矣

四餘室記云康熙壬寅三月

皇祖聖祖仁皇帝特命予隨侍宮中承歡侍顏之下每得追隨諸叔父諸叔父惟

皇祖愛育之勤感舊視予而二十一叔父尤肫然有加也及我

皇父踐祚謂諸叔父年尚少養之宮中擇師以授之業二十一叔父克遵

聖訓勵志向學每返諸身以達於事

皇父嘉之用是於雍正八年三月封為貝子未數月又晉封貝勒叔父曰

天子友于篤愛之心有加無已顧自慚譾劣特受褒異中夜以思惕然而懼乃以四餘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所謂四餘者除惡樹德以餘慶捨巧用拙以餘智知足安分以餘樂存理遏欲以餘壽也予惟人生於世不能無好惡則樂其有餘者不能盡適於正視軒冕冠裳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趨權附勢以自求媚者欲其貴之有餘也盈箱以貯之扃鐍以固之不受命而貨殖者欲其富之有餘也高其堂華其屋錦繡

其土木鏤刻其梁棟者欲其宮室之有餘也絲竹之亂於耳青紫之蠱於目者欲其聲色之有餘也叔文服膺正學好尚既端若富若貴若宮室若聲色皆不足動於心惟慶智樂壽則好之而欲其有餘而所以求其有餘者又皆本之於秉彝矩之以聖學以實其功可謂得立身之本矣予嘗繹其言而有會焉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德與惡不兩立樹德至於滋長則惡之本盡除矣惡之本除則身心泰然何慶如之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捨巧用拙以斷餘智者孟子之

意乎晉人王昶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則安分知足安分求樂之道也宋人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欲君子之求壽也非偃仰屈伸若彭祖噓嘔呼吸如喬松也惟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然養身求壽之道亦豈外是哉叔父以此四餘名其室優而游之以求於心饜而飫之以得於己慶無疆而智靡窮樂日生而壽歲增於以養德脩身對揚

一人之寵命維書史所載若河間東平何多讓焉是為記〇

臣恭讀此記以世俗貪富貴宮室聲色有餘之失正者形貝勒樂慶智樂壽有餘之得其正而又引伸觸類以暢其義末以漢河間東平二王最之古所謂頌不忘規者此也

二希堂記云吾師梁村蔡先生以二希名其堂而屬記于余且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古人之言也或者謂余不敢希天故曰二希然余之意固非若是也嘗慕宋儒范希文真希元之為人因名堂以誌之余曰美哉先生命堂之意也君子之立志也必以聖人為可學而至故孟子願學孔子顏閔諸賢皆曰姑舍是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諸葛武侯之自比也則以管仲樂毅卒之學術事功遠超

於管樂之上先生以漳浦名儒追紫陽之正學表率鼇峰因以所得於道德文章者發為經濟事業嘉言讜論日陳於朝雖古之名臣名儒亦無多讓然猶曰稷契伊周之所以致君而澤民者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范氏希文孔孟程朱之所以傳道而繼統者亦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真氏希元夫希文之事業非稷契伊周之事業乎希元之道德非孔孟程朱之道德乎希希文而至希文希希元而至希元漸而進之稷契伊周之事業孔孟程朱之道德孰得而限之乎先生之立志蓋可知矣抑余又

闡呂本中及朱子論宋朝人物推范文正公為第一
而朱子之從惟西山之信得其宗則先生之有志於
希二子乃實見以為不可幾與孔明志希伊呂而自
比管樂之意異蓋孔明以語於人故慮其或為時俗
之所驚而卑之毋高而先生自名其堂以志尚友之
切則義固各有所當也故抒所見以質於先生而因
以為記云○宗伯蔡文勤公為安溪李相國文貞公
高弟道德文章足為一代儒宗以二希名堂其志固
已遠矣惜年僅五十餘而卒未得大展其經綸使勲
業彪炳於天壤上林不無遺憾然公為

聖帝師此記發揮其底蘊殆盡自足以傳世不朽固不必
以事功之顯著為榮也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云古昔皇王以膺天命表正萬
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胥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者必其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歛福以錫民
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登庸
三十在位歷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臯陶稷契夔
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髪賡歌喜起於一廷之中
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天化日之中
者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郅隆而後世頌
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寖微惟殷中宗嚴恭寅
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
靖殷邦肆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
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
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其職
民恒其業庠生需霈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之
聖歛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下至
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之
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愷
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献酬濟濟在列遠追饋酳之
義弗拘三爵之儀孫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榮
覲茲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洪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正七年冬得詩
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煦嫗甘雨和風

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耆期艾而錫之以寵光介
之以繁祉方之帝廷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
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舉行此宴其禮
樂之明備賜賞之優渥臣謹登閱居偶録中今于
皇上樂善堂集中恭讀此跋覺當日上下交泰君民同樂
之休風恍然在目真千古盛典也亦千古至文也

十臣賛

張子房○卓彼雷侯家世相韓羸秦韓宗心存力殫
東得士力擊之博浪匿遊下邳受書圯上乃得其傳

乃遇其主謂沛公英仁是殆天所與帷幄運籌千里
決勝魚水之歡諫從言聽既遂其志亦遯而肥優游
赤松烟水鴟夷既彼渭濱同歸一轍渺矣風清泠乎
冰潔

諸葛武侯○南陽之藪有龍而蟠金玉其音碩人之
寬昭烈下賢三顧彌虔風雲蒸變乃出其淵東聘吳
都綸巾羽扇葉葉樓船煌煌火焰摧曹和孫克定益
州乃集其勢乃成其謀白帝託孤實肩鉅任盡瘁鞠
躬王臣之蓋七擒六出八陣千井集思廣益澹泊寧
靜察變以明動物以誠圻田丕草宮府肅清諸葛大

名星輝雲漢惟公一身存亡繫漢

高伯恭○渤海之疆篤生偉人元氣所蒸厚德無根
元伯鳳誓陽平卑庸清介自守讞獄惟公乃抗雷霆
乃蹈虎尾尤恐茲心負翟黑子忘身濟物卒感主明
數千人命賴以全生才本於學知發於仁敦仁力學
品乃大醇黃中內潤文明外照百齡純嘏六朝光耀

魏鄭公○隋失厥政豪傑並爭孰驅而除孰剷以成
有唐文皇龍準日角杜斷房謀偉哉厥猷九有同軌
仁義施治爰有鄭公鹽梅之器繩糾謬愆獻納忠讜
安國利人浩然盛養屢陳直諫事君以誠十思十漸

防患未萌維山巖巖維松植植猗歟鄭公古之遺直

郭汾陽○河之曲賊厲其厲矯矯汾陽疾馳搴其纛
藁之城淪於思明皤皤汾陽偏師挫其萌乃搴乃拔
祿山衣謀卒師虎臣克復神州滅安殲史旋定河中
吐蕃夜潰代宗復國緊惟公之功挫之即來麾之即
去往說葛羅仗此忠恕靈耀衛幣承嗣拜使朝恩欺
為長者懷恩麾下亦愧從於不義惟誠感物惟明保
身孰克當此維公之云

陸宣公○維山有玉惟璞藏之既斷其璞不圭璋之
維水有珠惟蚌孳之既剖其蚌卒棄置之卓哉宣公

明孫美王旋之不窮守之彌篤弱齡侍從歌詩宴遊
與元戡難乃展厥猷獻納論思興利除害舉直錯枉
靖內安外曾史之行管樂之才經綸奏列不待安排
事急則需事緩則舍德宗猜刻庸主以下君用則行
君舍則藏宣公忠蓋邦家之光維公一言自知甚確
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韓魏公〇奕奕相州維天之中孕社毓靈間氣所鍾
爰生魏公金堅玉潤相厥明時輔成景運弱冠登第
聿見嘉祥雲輝日下五色呈光大材不器小用亦效
西夏寒心兩宮諧孝齊范駕富宏展經綸臨事決疑

正笏垂紳皎皎易汙嶢嶢易缺維公德量山崇海淵
材既軼世學亦通方光輝事業爍爛文章肫然而仁
毅然而醇猗歟魏公古之名臣

范文正公〇嶽嶽希文學脩行淑本仁祖義正直明
肅陶鑄人材心宏誨育成兩大儒橫渠明復公之心
事天光日照諫垣氣凜西夏威讋進憂退憂江湖廊
廟天章論對十事聿陳長沙之策敬輿之文參政九
月讒毀交關志未大展千載經綸公有至性內行克
敦周友恤族率祖率親義田之舉大惠宏仁有宋人
物公允彪炳維雲之卿維星之景

司馬溫公〇仁英繼統韓富當朝諧孝兩宮伊韓之
勞爰有溫公維持左右直斥守忠議禮匡救熙寧元
豐新法聿行惟公上言辨之甚明宣仁臨朝自外召
之爰立作相心乎好之維士與民萬口如一僉曰休
哉相我君實既遇其時亦伸其志有猷有為補偏救
弊惟公一生志本于誠言可對人達於生平德化遐
宣膏澤普沐於何見之社祭尸祝

耶律文正公〇一代之興必有偉才元室肇造公實
鹽梅幼齡質異長究儒宗律歷術數靡不精通誠以
事君公以律己糾謬繩愆救惡將美育才舉士立法

垂猷元政之成維公之謀均稅均科慎選守牧不去
君旁國用充足懼法之涼錫民以福懇款陳忠為百
姓哭有元諸臣公為賢相允如公言治天下匠

皇上贊此十臣皆宇宙間閒始善終有數純臣知人論世
括盡各臣生平功業無遺漏亦無溢美詞簡義該仍
復跌宕生姿唱歎有神覺漢馬班諸傳贊未免浮夸
失寔唐宋以下無論矣

茶堂節錄卷一終

濉江 徐時作 輯

安溪李相國隱逸富貴君子說蓋本周茂叔愛蓮說推廣言之愈覺花之精神品格畢現紙上令人賞玩而不能已說曰花之表異於天地間曰香曰色菊之為物其色淡其香遠隱逸之風也牡丹之為物其色艷其香馥富貴之容也蓮也者其色潔其香清有君子之德特立而不孤叢居而不狎有君子之行出於深澤糞壤不近君子之志也結藕成房根華兩實君子之功也品既如此厥遇亦然菊之生也百卉痱萎

木枯故詩人以興亂離大易繫其剝廬乃能對元亮霜下之酌飽屈子日夕之蔬豈非所謂時之窮而節之顯道之肥而身之癯者耶牡丹之生也春物盛景風至前有桃李之蹊後有芍藥之戲足以悠傾國之遨遊極樂園之靡麗斯又所謂得志於時而光耀於世者也惟蓮之生也方春而不華正陽而始露序必歲中令必坤土律應於宮數會於五蓮於是時其花始吐及乎秋風颯颯涼氣淒淒蘭桂方競而未歇而蓮獨偏其反而銷沉摧折委翳離披淵潛泥蟠無所尋窺其逕與畦如蒹葭白露之伊人上下求之而路阻且躋斯又非消息盛衰不失其時者乎溫陵蔡介夫曰菊隱者為高也牡丹仕者為通也蓮則君子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斯亦善於名言可以繼愛蓮之志

又觀梅說云百花之格尤高者曰蘭曰桂曰蓮曰菊及梅而五雖然語其開之令則梅冣先語其實之成則梅冣彩且五者之香皆異梅則異而尤異者乎南嶺之梅恒以冬月開不俟春至故謂梅為寒花而爭霜雪者有矣夫陽以至日復而萬物莫之知也梅則其知之者爾傑然於霜雪之中殆非氣之強而神之

靈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等彫也何取於後蓋謂新舊之葉相繼而不覺其彫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世之極亂禮樂詩書掃地而盡雖有起者而終不足徵也故守先王之道以待来者斯後彫之節相繼之義與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守之堅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言待之切也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其守也長而待也遠矣夫松栢非能自為時也亦陽之無終絕而松栢知之爾故吾於梅亦云

又同類說云物有相似者則類相同故日應天月應

地晝從暑而夜從寒馬似龍也故均為乾之象蠶似
馬也故同為星之精鳥羽如葉故依樹獸毛如草故
伏莽魚鱗如波紋川泳蠃蚌黿蠏之介如石故穴藏
蒨如血故滋血豆如腎故益腎霜降而鐘鳴者金氣
至也月上而潮來者水氣升也木火相生故燧取火
而於日金水相涵故鑑取水而於月男為尸者以陽
求陽也女為巫者以陰求陰也以氣求魂故用香薌
以味求鬼故用鬯臭由此言之雖上下四方之大古
今去來之遠類不變則其所以相感者不變可以理
推也已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是堯而已矣夫人之為人者貌耳服其服誦
其言事之淺者耳而以為聖人者堯者惟其相似故
同類同類故感通雖天地大矣而求其與人相似者
而似之則天且不違也況於共受血氣而生者乎如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而揚
子釋之曰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
子之肖仲尼也雖然仲尼不易肖也七十子比於衆
人則肖顏閔之徒比于七十子則又肖故曰子夏子
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
微夫或肖其全體而微減止肖其一體則等而下之

有髣髴其影響近似而不可得者矣如之何勿思哉
說中將同類引伸觸類洞徹貫通出入意表未嘗不
在人意中後引孟子堯舜與人同類在服其服誦其
言及七十子之肖孔子有一體具體之分皆氣類感
通而無有或遺者可謂充類至義之盡也
同安林次崖先生名希元理學經濟儒也在前明為
泉州表表人物同邑陳舍人鴻亭重刻其文集可謂
能表揚先哲者高士陳太初惠寄一部於予予快讀
十晝夜最愛其咏竹亭記云同年胡汝誠使南都以
其尊翁澹菴先生咏竹亭屬予記予請其說胡子曰

家君早業制舉尤長於詩以多病輟進取性澹於物
無所好獨好竹嘗擴地舍旁種竹數柯作亭臨之時
攜同志玩咏其中既以澹名其菴復以咏竹名其亭
蓋菴以名其無所好亭以寓其好也而四時旦暮隨
時改觀以發吟眸入詩案者皆效於茲亭之下如春
陽發育則含煙帶雨舒青而長綠也如赤夏蒸炎則
接葉交枝納涼陰而却煩暑也如金行肅殺則蕭蕭
瑟瑟釀白露而吟寒蟬也又如霜雪嚴凝則伴歲寒
友孫松迎新梅而送殘菊也至于風敲而潛韻響自
出而疎影斜朝暉夕曛曉光暮色又屈伸相感於無

窮也家君目接而心賞心賞而情動情動而聲形雖人間萬戶之侯要未易亭間一日之樂焉予謂胡子曰古之君子遊情於此君者若知之乎猗猗以詠君子冉冉以咏入臣竹林竹溪或尚清曠或資隱逸彼為道不同志各有在今若夫子拳拳於是封植於亭而吟咏之誠如子云云已焉不既淺耶胡子欣然答予曰微君言吾不及其詳宗明嘗聞命家君矣夫竹去塵絕俗以立清清以礪廉君子咏其清則思廉潔之士貫四時寒暑以立忠忠以事君君子咏其忠則思忠節之士圓外空中以立虛虛以受人君子咏其

虛則思謙冲之士吹之成聲聲成變變成方方以立音音以作樂君子咏其音則思造律呂制音樂之聖人列為簡牘寫詩書象義以立文文以載道君子咏其文則思畫八卦造書契之聖人君子之咏竹彼亦有所合之也乃若四時旦暮之變以發吟眸入詩案者竹之餘耳予聞胡子言不禁竦然敬謂人曰胡澹菴殆有道之士也因退而取其言作咏竹亭記此記寓竹極有關係可以開擴學者心思故備録之以供賞玩

王阮亭先生為 本朝風雅之宗昭武嚴滄浪詩話自宋元迄明詩家佩服無異議先生亦許其以禪喻詩為妙悟獨錢虞山訾議不遺餘力其贈貽上古詩中有云彼哉諓諓者穿穴紛科條初盛別中晚畫地成坐牢妙悟掠影響指注闢蘧毫甕天醯雞覆井月癡猿號化為蛩詩魔飛精入腑焦窮老蔽蔀屋不得瞻泬寥等語噫亦太甚矣滄浪何遂至此想漁洋心亦鄙之故尊奉滄浪如故也

漁洋詩文海內名公稱頌者衆皆見一斑而未窺全豹惟相國王公掞作先生神道碑詳悉無遺因節録于此碑文云公以詩古文詞宗盟海內公卿大夫文

人學士無遠近貴賤識公之面聞公之名者莫不尊之為泰山北斗凡公所撰著與其所論定家有其書戶誦其說得一言之指示奉為楷模經一字之品題推為佳士益 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而一代風氣之所主斷歸乎公未有能易之者也獨是公之一生受 聖天子特達之遇自郎署改官禁近位躋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有與文章著述相表裏者而天下重公起衰救弊揚風於雅之功以為公不朽之業于是乎在而其實公之蒞官行事與文章固並昭揭於天壤間而未可軒輊論也或以未登

相位惜公用之未盡而不知公之高名重望業以奔
走海内震耀後世矣設使公而秉鈞當國居三公之
位享萬鍾之富夫亦何所加於公即不然而使公翛
迹名山以布衣終老其所以繫天下之重輕者固自
有在而世以未及大用為公惜者亦目睫之見也嗚
呼此公之所以為不朽也歟公之文章既為天下所
宗其於詩尤人人能道之然而公之詩非一世之詩
公之為功於詩亦非一世之功已也公之詩籠絡百
家囊括千載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無不有以
咀其精華探其堂奥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公獨

得其象外之旨意外之神不雕飾而工不鎚鑄而鍊
極沉鬱排奡之氣而深造自然盡鏡刻絢爛之奇而
不由人力嘗推本司空表聖味在酸鹹之外及嚴滄
浪以禪喻詩之旨而益申其說蓋自來論詩者或尚
風格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公則獨標神韻神韻得
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明自中葉以還先後
七子互相沿襲鍾譚陳李更相詆訶　本朝初虞山
婁東數公馳驅先道風氣始開猶未能盡復于古至
公出而始斷然別為一代之宗天下之士一歸于大
雅蓋自明迄今歷二百年未有踰於公者也元微之

敘少陵詩云唐興官學大振世之能文者互出然而
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至于子美上薄風騷下該
沈宋盡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獨專詩人以來未有
如子美者東坡作昌黎廟碑云東漢以來道喪文敝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而不能救獨韓公起布衣談笑
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以公而較韓杜庶
幾可以無愧故曰公之詩非一世之詩公之為功於
詩亦非一世之功已也公于書無所不讀于學無所
不貫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山水之地又嘗奉使
南海西嶽遍遊秦晉洛蜀閩越江楚之鄉凡海内巨

川喬嶽雄關隘道戰場砂壘古塚殘碣手摩而足歷
目擊而心賞所至訪其賢豪辨其物産考其風土旁
搜博採融繹薈萃而一發之於詩故其詩極天地之
壯觀盡古今之奇變而蔚然成一代風氣之所歸而
或者但執詩以求公之詩又或執一家之詩以求公
之詩其亦終不足與於知公也明矣公生平主持風
雅別裁偽體持論極嚴而喜汲引後進一篇之長一
句之善輒稱説不置口以公薦頻成名者不可勝數
其指授為詩文無不度越流俗一時名流大都出於
公之門如元和之韓元祐之蘇著籍稱門弟子者不

下數千人與兄西樵子倡皆以詩名當世而友愛尤
至對床風雨倡和尤多亦如東坡之於潁濱也公所
著詩古文詞不下數百種旁及填詞說部各有成集
其詩總訂為漁洋集復有精華錄蠶尾集夫于亭諸
稿選詩則有五七言古詩唐賢三昧集十種唐詩選
唐人萬首絕句選諸編真一代偉人也卒未五十年
後嗣零落諸書板亦散失公高弟黃崑圃先生官山
東布政司渙為補刻諸板先生著述全書完好如故
予官開州時曾托東人購先生諸集各種皆得內有
香祖筆記池北偶談為蘊進士借去不還殊深耿悵

後於友人往新城歸者復得二書快慰累日益先生
才筆寔由天授非人力可到張吏部九徵題先生集
有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寄託知言
哉予讀精華錄箋註因記之於此以誌向往之意云
風詩源流變易自漢魏晉六朝隋唐宋元前明　本
朝各名家辨之詳矣求其簡而該括而盡者莫如徐
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
十九首變為黃初建安為選體流為齊梁俳句又變
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為趨艷雜以捉搦企
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為詩餘流為詞詞變為曲而樂

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近體為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
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
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
極矣
丹徒布衣金京年老工詩尤長近體中秋月蝕詩警
句云自滿定知多外侮處高原忌太分明沈歸愚宗
伯極賞之謂上句有滿招損謙受益意下句有晃旒
蔽明黈纊塞聰意因與定交
無錫董以寧字文友與太史陳其年進士鄒行士並
有才子之目席上看弄丸歌臨淄即墨天下聞關雞

走狗紛如雲我来作客喜納結唇舌不娍楼君鄉銀
花之脯八帶魚主人邀我飲半醺當筵少年擊鼉鼓
吏一少年袒臂舞足下紅錦韡腰間五色組手持一
丸摩雲端一丸未落後一丸雙丸將落承以頂須臾
垂入雲中看更出七丸在肘後兩手承蜩左復右旁
有少年拍手啖大言此技安足奇摩頂至地身倒懸
以足弄丸目不施七丸上下摩相擊擊聲一以鼓為
節是時我醉不欲眠紛紛羅袖屏前列沈歸愚宗伯
云前一人弄丸已如莊生所云矣後少年以足弄丸
而目不加施尤為幻中之幻如史公作傳毫髮畢現

韻語中不意如此神奇
羣芳譜新城王盡臣先生所作雲間陳眉公為之序曰今海內推喬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肩項相望家有諸刻皆聖賢軌正普世之書非值花萼集棠棣碑也今康翁所著群芳譜譜花木也按天文農丈人一星在斗之西南與箕柱相近桑亦箕星之精也農桑之業天且弗遺而況人乎譜蔬佐穀也譜麻佐桑也而未聞有譜吉貝木棉以佐桑麻之所未及者蓋自王公始其次乃譜花木譜形譜名譜占候什器譜種種接插收采諸法譜製用療治譜麗藻

亦俱自王公始雖托名農圃而大人三才之能事畢具矣夫家有譜猶國有史也李九疑之敘花史也以月令為花編年以姚魏牡丹哀家梨安石榴為花世家花列傳以東籬孤山為花隱逸以天女散之如來拈之為花方外似亦濃麗極矣自王公譜出而覺花史盡可廢公非為農圃設也洪荒到今其間正閏興亡理亂不知歷幾千餘年矣正如羣芳之榮落悉聽於廿四番花信之風而究竟本深者末茂人定者勝天寧詎委之氣數而已乎老臣以養惜人才為主老宗長以愛惜子弟為主老農圃以愛惜花木為主接引生機此花之初學也護持香艷此花之盛年也葯其英而收其實此花之晚節末路也刻虞稿別蘇蘇踈堙滯此去夫花之敗孽他族而成就為家幹為國楨者也若大養失其性用違其才豈花之罪也哉吾故於王公之是譜也得收族之義焉得國家樹人之術焉富哉言乎此譜錄周禮薙氏柞氏靈樞本草以及經史二氏百家之流無所不裒採而引證之其博辨可與崔寔范氾陸師農比肩其以無用為有用即何迪功之花木考賈平章之花蟲艷異經方之茂如矣雖欲不傳得乎王之先潁川公煮糜賑飢門有槐

樹可十圍啖粥者挂策笠其上世稱大槐王今公家兄弟父子直追司徒之世德而栽培之以道義為雨露以名節為風雷以拔茅連茹為連枝同氣里人過必動祠而指之曰茲非王氏三槐之報耶余聞聲而不得至但乎羣芳一編神遊于二如亭中作吾家灌園於陵子足矣此序以喬木世家領起作一篇眼目譜花木即所以為培養人才根本說得為譜之意煞有關係崇論閎議得未曾有讀此可以開發心思增長筆力真文家之金針也
王漁洋皇華紀聞云鐵樹如棕櫚幹甚奇古六十花

甲子以鐵樹開花而名吳江袁棟戲作一對天上蟠桃三千歲結實人間鐵樹六十年開花閩小紀云鐵樹即鳳尾焦性宜鐵種者每埋鐵其下故名鐵樹

李宮保衛官浙江于西湖立花神廟中為湖山土地兩廡塑十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陽月為男陰月為女手執花朵各隨其月其像坐立欹望不一狀貌如生蓋祖湯玉茗牡丹亭花神意亦可謂風流人豪也

吾邑北鄉楊林朱太史梅崖以古文名天下叙乃兄筠園仕玠谿音詩集中一段云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櫧雜他葉卉彌望蔚然中夜風雨

四至水潦聲與羣木殽相亂悲越激壯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闋而奏莞絃絲竹之音或時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籟隕沙頹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釆之響里巷謳吟和答舂杵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于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渼漫洶湧駴耳盪心足以震蕩詩之意氣頗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為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此一段沉鬱頓挫俯仰揖讓神似歐陽公令人讀之一往情深真天地間之至文

吳郡徐枋字昭法前明孝廉隱於天平山麓著書自樂雖一貧如洗蕭然自得湯潛菴斌撫吳日特屏車騎過訪徐踰墻而避湯入其室不見其人慨然歎息而去徐善書吳人貴重之以其品之高也湯為　本朝有數人物撫吳尤多善政徐固避而不見王漁洋

官揚州日徐乃作畫題詩送之高人性情亦別有不可解者沒後貧不能瘞有武林戴山人南枝者以片言心許自任窀穸然貧亦不能猝辦而特工分隸乃賃居郡中鬻書以營瘞具吳人高其誼爭售之得金以瘞語其子曰吾欲稱貸富人懼先生吐之故寧勞吾腕知先生心也潞稼堂耒為刻其居易堂集若干卷

吳中巡撫署前東西轅門匾額一曰澄清海甸一曰保障東南宋牧仲犖撫吳日于閶門桃花塢野圃中得片碣題唐六如墓為封樹立碑焉又重建菉子美

滄浪亭刻滄浪小志二卷桃僊遺綴集二卷可謂風雅逸事遠勝俗吏所為然猶為人所不滿為口號曰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坟亦以為大吏者當務其遠且大者而不在區區表彰前人古跡遂足以垂後也

江陰孫作字大雅元末人為文醇正謹嚴動有依據其座右銘云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强毅以篤其志去惡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己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狥俗以移守毋矯偽以喪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

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于屢空而心不失萬鍾之富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

朱竹垞濋泉記云宛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于聽事西北掘土深二尺有泉涓涓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甃以甎養魚百頭清可鑒髮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彝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為濋其濋泉乎記之曰天下之水源澂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則衆水混之也航於下流者見其濁以為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謂之濁也固宜為政之道亦若是而已吏至廉也為之賓客者苟萌營利之心惑于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己于上賓客咸以公之心為心若泉之在甃纖塵有所不納雖極而至于大小清河而入於海無非清者矣公曰旨哉子其書之以告後之居是邦者吾觀今之幕客多營利之徒關通書役內外線索甚于子弟長隨惟利是嗜忍而敗乃公事者比比皆是誰是能以清官之心為心者讀此記知劉公主客之賢為可嘉也

安溪李相國與何屺瞻書云兄志在以學自通於後科名原不足為兄喜所可喜者出自

聖明特數為昭代美談二則為高堂垂白苟非以險幸得之亦古人所以變色動心者也趨禁有日深知慎默容忍又因此得大精進賢人君子歷乎寵辱榮顇之途處處是學正為此等如必同矯矯直遂而已此以肆志山林則可入世之後即如千金良藥亦須炮製幾廵獨存真性然後自度度人其道不窮況在我者未必盡是在人者未必盡非即令全非又不足較覩

景因作浮海歌一篇贈之

錢虞山詩人傳載吳人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惡劉子威好為聱牙詰屈之文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處以為姍笑子威怒訴於邑尉笞而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能改口沓舌妄讀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益唾子威傳為笑柄吾邑謝兆申耳伯宗仰劉子威文亦艱深晦澁難以句讀故朱竹垞有開道於盲之譏然耳伯博極羣書潛通釋典海內名公如湯臨川錢虞山鍾伯敬譚友夏輩極為推重客死

麻城諸友作文追薦于雨花臺畔耳伯寔一代奇才也邑人甯愚川以其集送臨川李穆堂先生讀之數日出而歎曰此海外奇味非深知味者不能領其奥妙果然名下無虛士然周櫟園方伯閩小記有文不解謝耳伯之嘆此如嗜味者鹽酸各有所好正難以一視強同也

周櫟園書影載一科甲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冣作孽蓮池曰公等科甲七篇頭老先生為冣其人愕然曰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來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

兒近事直能以是自撿勒此尤區區之所歎服詩於子弟以為悞我深期者會場已迫想未免費旬日揣摩壇長及小兒輩先後來集晤言之次可以陳所未悉小兒倘其度外置勝負恣意吾所作如此則神完守固未必不於局促規趨者愈尊意以為何如按岵瞻先生生平勤于獵古自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諸子離騷文選俱一一討論鈎貫天下共想望之時文選本特其餘事先生為相國高弟負正氣湯文正公為大司成某所劾先生時為選貢生詣司成堂責之并索名帖入共高之康熙癸未特受

聖祖深知賜舉人連賜進士官翰林庶常卒後復贈侍講學士賜金辦喪事

君恩之厚實為異數觀相國恵書相朂之旨先生蒙

聖祖深知而受恩厚者皆相國薦舉之力也而相國樂育英才之懷亦于此可想矣

援貢朱仕玠字碧峰博古工詩初至京師極為宮詹張南華宗伯沈歸愚二先生所激賞廣為延譽詩名大震屢試塲屋不利例官德化廣文未四年調任臺灣鳳山縣學舟過重洋風平浪靜幾忘浮海之險鳳山山水秀遠學舍前平湖浩渺堤竹瀟疎有西湖風

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所患已寔惡而藉口親戚反間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旬朝夕計過孳蔓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獨能逃乎

黄静御山東四女祠記祠在黄河岸邊市鎮尾祠荒凉惟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老屋三楹中坐像二一老翁龎眉而古衣冠一老媼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兩旁侍坐四人雖儒衣冠而脩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説乃捫藤剔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

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為四女愀然曰父期于子者為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共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奧義如大儒閒行善事德化洽于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駭異以為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于庭樹化為龍載翁媼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為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與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煙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可勝道哉

桼堂節録卷二

棻堂節錄卷三

濰江　徐時作　輯

予於雍正丁未科登甲榜時年三十二今計年六十
八矣廻思傳臚日情形如在目前客有話及新進士
入
朝儀注何如者適閱京報禮部摺奏乾隆癸未科傳臚
儀注抄以示客俾知
朝廷取士之典如此其重也禮部等部謹奏為禮儀事
恭照四月二十五日
皇上陞　太和殿傳臚儀注是日　法駕鹵簿于　太和

殿前照常設樂部和聲署設韶樂于　太和殿簷下
兩旁設丹陛大樂于　太和殿門內兩旁俱北面王
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在丹陛上文武各官在丹墀內
朝服排立諸貢士俱穿公服戴三枝九葉頂在丹陛
內于各官之次兩翼序立禮部鴻臚等官設黃榜案
一張于　太和殿內東旁又設黃案一張于丹陛上
正中設雲盤於丹陛下設龍亭於午門外內閣學士
具朝服捧黃榜安設於　太和殿內黃案屆時禮部
堂官奏請
皇上具禮服出宮午門鳴鐘鼓禮部堂官前導

皇上御　太和殿中和樂作奏隆平之章　陞座樂止內
鑾儀衛官贊鳴鞭鳴贊官贊排班丹陛樂作奏慶平
之章鴻臚寺官引讀卷官執事官排班立鳴贊官贊
進贊跪叩興讀卷官執事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樂
止內閣大學士自黃案捧榜至　太和殿簷下授禮
部堂官跪接由中堦左旁下跪置於丹陛正中所設
黃案上行三跪九叩頭禮退立東側鴻臚寺官贊排
班引諸貢士至行禮處次第排立鴻臚寺官贊有
制諸貢士跪鴻臚寺鳴贊官于丹陛上東旁立傳
制畢唱第一甲第一名姓名鴻臚寺官引狀元出班

前跪唱第一甲第二名姓名引榜眼出班前跪唱第
一甲第三名姓名引探花出班前跪唱第二甲第一
名某人等若干名唱第三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
不引令出班仍于原跪位跪鳴贊官贊叩其丹陛大
樂作奏慶平之章諸進士行三跪九叩頭禮退兩翼
原處排立樂止鳴贊官贊舉榜禮部堂官進黃案前
跪捧榜起由中堦下置於雲盤內禮部司官恭捧張
黃蓋由中路出　太和殿午門中門禮部堂官及一
甲進士三名隨榜出鴻臚寺官引諸進士由　昭德
門　貞慶門左右掖門出鑾儀衛官贊鳴鞭堦下三

鳴鞭中和韶樂作奏顯平之章
皇上還宮樂止王以下文武各官皆出捧榜官捧黃榜置
午門前連雲盤龍亭內行三叩頭禮校尉舉亭
樂部和聲署作樂導迎御仗排列前道至東長安門
外張掛狀元率諸進士等隨出觀榜順天府備傘蓋
儀注送狀元歸第所有金榜於東長安門外張掛三
日後臣部照例恭繕內閣為此恭摺奏
聞謹奏奉
旨依議
予丁未會試大主考史鐵崖老師江南溧陽人年二

十官翰林薦至內閣大學士紀其宦遊外而為七省
督撫內而為六部尚書歷事三朝從無蹉跌至是年
八十三卒於官署真一代完人也內閣奉
上諭大學士史貽直練達老成年登耄耋歷中外參贊
綸扉宣力三朝勤勞夙著前以衰老乞休奏請解任
朕降旨慰留并令肩輿入直俾得從容頤養近聞患
病遣醫診視尚冀速痊遽茲溘逝深為軫悼着皇六
子前往奠醊加贈太保入賢良祠并賞銀二千兩治
喪所有應得卹典着該部察例具奏欽此伏讀
皇上諭旨真可謂

主聖臣良為千古難得之遭逢也予會試卷謬蒙師拔取
後官滄州遣師署直隸總督任予以母老援例告
養時藩臬二憲皆不許師特為題請始得南歸娛
母十年獲奉含飯服闋部催補官自顧年幾六十不
敢竊祿貪位以塞賢路始終出處毋忝名節者皆師
恩賜也至是閱邸抄知師終潸然淚下紀此聊以表
心喪之誼云爾
冢宰陳公弘謀乃兄弘誠貢生年登九袠
皇上特賜匾額陳上摺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屢蒙 召
見均荷 垂詢臣家兄弟子姪時時頂感臣胞兄貢

生陳弘誠年屆九旬復荷 恩賜匾額聞命之下榮
感交深念胞兄弘誠讀書未達閉戶家居忠厚世傳
誠樸自守臣自幼執經受業刻苦共勵臣之遭逢顯
達皆家兄督教之功也今得並邀 恩賜
御書匾額 宸翰遠傳粵嶠 天章煥若星雯里黨羨華
袞之榮圭蓽慶輝光之燦窮念 恩施父母本屬
聖朝錫類之宏仁今蒙 賜及弟昆寔為臣子希遘之
曠典殊榮逾格感幸難名從此垂之子孫珍為 墨
寶傳之奕禩永戴 鴻慈所有臣感激微忱謹繕摺
恭謝 天恩伏惟

聖鑒臣謹奏公為一代偉人名儒名臣兼而有之計公生
平膺皆撫封疆重任已歷八省其大烈豐功深仁厚
澤謳歌遍道路矣今蒙
皇上隆眷 台為吏部冢宰屢荷 垂詢兄弟子姪得知
公兄年臻耄耋
御筆親題壽區賜之一時 恩遇之隆寔逾常格公謝表
云竊念 恩施父母本屬
聖朝錫類之宏仁賜及弟昆實為臣子希逢之曠典諒哉
斯言也作自念八歲失父賴長兄時伯教養成立幸
登科甲官僅至州牧告養而歸不能表揚長兄盛德

能不對公而增媿哉

語云農桑為衣食之原棉花禦寒衣被尤廣建邑民
戶不解種棉亦不事蠶桑予嘗有意覓江浙庄戶解
種棉樹桑能織布帛者夫婦數口來建以教庄農有
志未逮時懷耿悵閱直隸按察裴公宗錫奏為請収
養山蠶之利以廣民用事切惟天地之利無處不有
然必藉人力經營斯生之無窮而用之不竭本年九
月臣自保定省城赴古北口哨門口恭迎
聖駕經由喀喇河屯并熱河四旗廳見所過山場遍長紅
葉其葉之大小與東省養蠶之波羅樹無異詢之土
人亦云各山場所長樹木原係波羅樹居多但砍伐
作薪不諳養蠶或云天氣寒冷不宜養蠶其說不一
查波羅樹本名橡樹子名橡子入土即生三四年後
即可放蠶東省居民除種地之外率以波羅樹養蠶
為業臣久任東省知之甚確大概於樹嫩時則放蠶
収繭一至樹老即砍伐為柴薪燒炭之用居民隨砍
隨種生生不窮獲利甚多前臣在濟東泰武道任曾
飭各屬廣収波羅樹子分給居民在於曠廢山場遍
行栽種官給印票填明花戶承認頃畝數目如係民
地給還民人租息如係官地即照例繳納官糧行之

頗有成效今臣在差所又詢知八溝廳所屬之雜兒
河與塔子溝廳屬之三座塔木城等處亦長此樹併
有東省民人在彼養蠶織紬售賣臣思該二廳與熱
河三廳同在口外若論天時則八溝塔子溝未始不
寒何以該二廳又有養蠶之處可見天寒難養之說
亦屬未確夫以徂収繭絲之樹僅供柴薪之用殊覺
可惜以臣愚見所有熱河等三廳應與八溝等二廳
亦照東省養蠶之法一體勸民試養再查波羅樹一
種於口外旱寒地面既多滋生則口內山場自更易
於栽種應請無論口內口外凡有曠閒山場俱勸諭

百姓廣為栽種養蠶官給印票票內填明花戶姓名及頃畝數目仍仿催東省素諳放蠶之人教導試養如三年之後果有成效官為酌定租息給還地主若係官地則照定例陞科如此則地無曠廢之土而民間獲利無窮于地利民生不無裨益但事須勸課若非地方官寔心經理恐不免虛應故事仍無實際並請責成該管上司就近稽察將各處是否寔力奉行之處于歲終詳明總督分別記功記過庶寔心辦理者愈加鼓舞即因循觀望者亦知勗勉矣臣因一時見聞所及用敢冒昧瀆陳是否有當復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並將購得塔子溝所出繭紬二疋恭
呈
御覽謹奏奉
硃批方觀成寔力妥辦○此疏委曲詳盡足徵裴公畱心為民興利之意不獨直隸地方當行凡薄海內外有民社之責者皆當實力勸課庶地利盡而民用廣裴公之言其利豈不溥哉

御選白太傅和荅元微之詩四首并序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日又左轉為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于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於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于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消憂懣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迨於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騷緘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惟與杓直拒非及樊宗

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詞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即時如意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閒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荅并別

錄和夢遊春詩一章各附於本篇之末餘未和
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
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
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
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詞
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
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餘具
書白

和陽城驛

商山陽城驛中有歎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

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陽道州名姓同於斯
憐君一寸心寵辱誓不移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
沈吟不能去意者欲改為改為避賢驛大署於門楣
荆人愛羊祜户曹改為辟一字不忍道况無姓呼之
因題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詩成寄與我鏘若金和絲
上言陽公行友悌無等夷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離
次言陽公迹夏邑始棲遲鄉人化其風少長皆孝慈
次言陽公道終日對酒巵兄弟笑相顧醉貌紅怡怡
次言陽公節蹇蹇居諫司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
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

一一皆實錄事事無孑遺凡是為善者聞之惻然悲
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無其人來者亦可思
願以君子文告彼大樂師附於雅歌末奏之白玉墀
天子聞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
宰相聞此章政柄端正持進賢不知倦去邪勿復疑
憲臣聞此章不敢懷依違諫官聞此章不忍縱詭隨
然後告史氏舊史有前規若作陽公傳欲令後世知
不勞敘世家不用費文詞但於國史上全錄元稹詩

御批此詩分兩大段看商山陽城驛至事事無孑遺詳敘
元詩凡是為善者至末贊歎之中自攄胸臆中有所

感借題發揮正合緇衣好賢之旨不以理太周而詞
煩為嫌也

荅桐花

山木多蓊鬱茲桐獨亭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
是時三月天春暖山雨晴夜色向月淺闇香隨風輕
行者多商賈居者悉黎氓無人解賞愛有客獨屏營
攀花枝立足蹋花影行生生憐不得所死欲揚其聲
截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云待我成器薦之於穆清
誠是君子心恐非草木情胡為愛其華而反傷其生
老龜被刳腸不如無神靈雄雞自斷尾不願為犧牲

况此好顏色花紫葉青青宜遂天地性忍加刀斧刖
我思五丁力拔入九重城當君正殿栽花葉生光晶
上對月中桂下覆階前蓂汎拂香爐煙隠映斧䓫屏
為君布緑陰當暑蔭軒楹沉沉緑滿地桃李不敢争
為君葓清韻風来如叩瓊泠泠聲滿耳鄭衛不足聽
受君封植力不獨吐芬馨助君行春令開花應晴明
受君雨露恩不獨含芳榮戒君無戲言剪葉封弟兄
受君歲月功不獨資生成為君長高枝鳳皇上頭鳴
一鳴君萬歲壽如山不傾再鳴萬人泰泰階為之平
如何有此用幽滯在巖垌歲月不爾駐孤芳坐凋零

請向桐枝上為余題姓名待余有勢力移爾獻丹庭
御批元詩中爾生不得所我領栽為琴安置君王側調和
元首音此詩前段命意相似所謂同者不能自異也
我思五丁力以下推廣言之放聲大作所謂異者不
能强同也詞意本之杜甫入蜀鳳皇臺一章然彼以
淒凉激楚勝此則纏綿濃至一唱三歎可知居易非
無意用世者惜旋用旋黜不獲竟其才耳
答四皓廟
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
矯矯四先生同稟希世姿隨時有顯晦秉道無磷緇

秦皇肆暴虐二世遺亂離先生相随去商嶺采紫芝
君看秦獄中戮辱者李斯劉項爭天下謀臣竟悅隨
先生如鸞鶴去入冥冥飛君看齊鼎中焦爛者酈其
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八難掉舌樞三略役心機
辛苦十數年晝夜形神疲竟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
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漢高之季年嬖寵鍾所私
冢嫡欲廢奪骨肉相憂疑豈無子房口口舌無所施
亦有陳平心心計將何為皤皤四先生高冠危映眉
從容下南山顧盻入東闈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儀
却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畫一計口不吐一詞

闇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爾所知
先生道既光太子禮甚卑安車留不住功成弃如遺
如彼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
勿高巢與由勿尚呂與伊巢由往不返伊呂去不歸
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隠逸何必長濟時
由来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盈握舒之亘八陲
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頗予辨其惑為予吟此詩
御批元詩責四皓定惠帝以釀呂氏之禍此事後之論未
免過苛假令當年廢長立愛如意嗣位所恃以託孤
者獨一周昌耳絳灌諸人未必帖然心服且禄産輩

根蔕深固呂雉搆患孟息保無意外之變耶居易駁之自是正論起引孔子語末又歸到聖人之道前後照應中間以子房作陪襯當劉項逐鹿之時羣雄擾攘皆功名之士子房獨具入道之姿其傑出者也借賓定主身分愈高隨即帶出陳平則賓中賓也末又以伊呂巢由作襯議論瀾翻不竭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直可當一篇四皓論讀

和雉媒

吟君雉媒什一哂復一歎和之二何晚今日乃成篇豈唯鳥有之抑亦人復然張陳刎頸交竟以勢不完至今不平氣塞絶泜水源趙襄骨肉親亦以利相殘至今不善名高於磨笄山况此籠中雉志在飲啄間稻粱暫入口性已隨人遷身苦亦自忘同族何足言但恨為媒拙不足以自全勸君今日後養鳥養青鸞青鸞一失侶至死守孤單勸君今日後結客結任安主人賓客去獨住在門闌

御批正意多喻意少言下竦然驚心動魄

池上篇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版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筦磬弦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間者久之曲未

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
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
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
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
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
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
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
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
乎其間

御批池上佳境詳于序中詩更不覼縷淡淡寫來自見老
潔識分知足四字是樂天一生得力處真寔受用在
此序中未及詩中特為清出可為奢汰踰分營營無
厭者痛下針砭

齒落辭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
而雙齒又墮慨然感嘆者久之因為齒落詞以
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爾俾爾嚼肉咀蔬銜杯漱水
豐吾膚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
非無斷齶胡然舍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情
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
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為
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
君之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齶日削月朘上參差而
下䶥齬曾何足以少安嘻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臣老
辭主髮衰辭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
嗟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
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
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為乎嗟
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御批戲遊名通莊子寓言之旨也後段分三層功成者去
一層是盛衰相尋之理道經一層歸于曠達佛說一
層衆之虛無小中見大視韓愈落齒詩更覺波瀾不
竭

吾邑前明令何公孟倫號藥樵新會人嘉靖間進士
初任蘭溪以不避權勢改知建邑守正不阿庭無宿
訟吏無隱情扁其堂曰節愛凡有利於疆圉士民者
無不盡心建置三年之内百廢具舉為綏邑從前縣
令之冠其泮池記云學之有泮古也或曰泮班也所

以班政教也或曰泮之言半也東西南有水形如半璧以半於辟雍也班以事言教之始也半以制言示有尊也今郡邑有學古諸侯之學之遺也綏之壞地雖褊小而必置學焉教無不在也有學則有泮制之不可廢也綏之有泮舊矣因革廢興代有升降今其地且不可考矣然則今之泮可容已乎于蒞任朞月于邑務亦既有序矣而惟是之未遑可謂知先務乎乃集多士謀之進僚佐告之僉曰可於是鑿渠通流導玉井之泉由西入城東折而南以注於泮周甃以甓跨橋以三旁繚以石欄焉考半之義而今為方者

因地之宜制而用之者也維新之度昔無而今有于以備王制之遺於以做閭里之規于以廣士類之觀其導有源其行有委其流注有常其停蓄有方聖人之道無不備以覩于泮而道其不可挹乎是故其溉物類仁其可近不可犯類義其坎止流行類禮其淵澄靜映可以鑑物類智其流行不測類神思樂泮水君子戾止豈惟其迹焉已哉學問之道無他焉疏其源而大其停蓄體仁以物身則公溥以通辨義以範物則矜直以方致禮以正志則經德有常秉智以先物則明察以章存神以應變則周流曲折無所處而

不當聖人之教無不存以泮而推而教其不可見乎深於斯義而後泮不為徒設矣何公學問淵博任內著作甚富升記引伸觸類頭頭是道讀之令人開擴心胸增長智慧

吾邑宋劉剛中德言嘗讀老莊荀楊之書有所得皆為發明及游朱子之門剛中質以所業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於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榦為友築室講學四方人士翕然從之着師友問答為儒林傳誦嘗著疑夢篇慨世特深翻空出奇仍不詭正道其詞曰宣王考室之詩有曰維熊維羆男

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釋虺蛇之說者曰是為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子閭里人之占者異於是每孕者之夢必生男子諗之十中八九始猶以為偶然繼與人言每問之則佀佀曰信然蓋自是始以詩之說為疑一日觸然悟曰予何知之晚也大世之柔者多活剛者多折和者多利介者多戾宛曲者多與直方者多忤順從者多全執強者多冤自世習之日趨于下每畏禍而倖福也於是坐廟堂者格天下之大議而以循習守條貫為明哲握兵柄者養天下之大敵而以羈縻不生事為安靜為侍從以無所獻納

為識大體為給舍以無所繳駁為不近名具諫官位而不力於諫諍尸臺臣祿而不切於糾彈凡若是者皆得夫和柔宛曲順從之道為善守富貴全軀保妻子之良術也至於為人師則以不規過為善誘之術為人友則以不責善為耐久之交以至處鄉閭則以隨俗上下為通履閭門則以笑語嬉狎為和是又得和柔宛曲之道為和光同塵自媚於世之良策也噫斯人者是以名為男子而實女子之冠履圓方者爾是其生也婉娩聽從者也安得不形為蛇虺之夢哉若夫宣王者南征北伐以成中興之功夜未央而視

朝以圖復古之道可謂艱難矣苟為之子孫者以柔弱繼之何以保大業壯王室哉詩人之祝其君宜以維熊維羆為室家君王之望而乃生女子則其望不過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耳有若男子其生而蛇虺其夢者固世之所謂庸人腐夫也詩人又安取此乎因考室之詩感英賢之不世出真君子之不多有而蛇虺之夢將滿天下而盈室家也於是乎釋疑也

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吾黨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頹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虖池而後河若韓歐者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菜堂節錄卷三終

菜堂節錄卷四

濰江 徐時作 輯

觀察永年王公謙平苗神異記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廵檢司苗民雜處不及什一數歲輙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恆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廵撫閻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爲寨者聞父老談往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雖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巍然踞城上邑人敬

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爲予危予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粤西全州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獠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搶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憂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寔卑騎相地勢秘受討閱七日賊直薄城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兵不復有鬬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揔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鋭出城乘賊

暮氣眾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用符呪演法無一效皆手戮之餘黨胆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步下牌將助賊爲奴者苗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兩見無異詞曰既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曰維凉德何敢貪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

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攘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請百年來所未有苗犯逆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當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浹示靈異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吳寶崕曰按明初某勲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借而馬助兵旦起視廐中

馬僵卧不起蓋懾其神往矣迨奏凱勲戚益敬服京
師人異之用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
破賊輙騎白馬以為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
則城步平苗神異洵哉為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
兎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瘏用人
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博聞之釆云
又紀香木作像云觀察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
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
浮一香木於張家沖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
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於公作像奉之公為

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黄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
一枝長七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
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
二事何先後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
水之物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為彈壓溪蠻百世不復
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於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
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為
嚴嵩祟者可勝道哉
又紀老生妄訟云永年馬兆烽中崇正庚辰進士癸
未殿試　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

某投牒云逕將鼎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
令訊之馬可其請遷發鄖陽司理親鞫司理奉令惟
謹委胥役往拘之役亦莫知所從詣關廟叩首謝過
起見香爐側白鏹一錠始未嘗見也愿悟神亦如人
世賞勞然者旋從司理懸牌某日聽鞫屆期老生果
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冥現帝像衣冠皆與今
時同隱示氣数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
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仆七竅流血
死愚哉老生惜天運而咎神神其能主予若廷方貿
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

現身說法所以警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
尚存案卷永年王觀察及見之稽古生曰自古神之
威靈顯赫者莫如帝帝之跡像昭著於歷代薄海內
外者更難以枚舉兹特錄其一二而靈異已如此那
得不令人怵然生敬畏之心也夫
西遊記載劉全進瓜入地府鬼送夫婦還陽婦屍潰
適太宗妹死鬼以婦䰟入公主體生而訝曰吾方同
夫行何獨至此舍犨以為寓言予歷觀各野史所載
換身舍者甚多如西藏活佛僅百年已換身五度矣
偶閱陸雲士北墅奇書中記順天江霞子云母舅汪

公崇正間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馬死封無所出忽有少年曰我當覓馬以乘公左右以為奸人揮之去少年出門而馬忽活公甚喜乘之至轅門甫下馬復倒矣公謁事畢乘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即少年也老者曰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覓馬乘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為此人所佔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曰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法無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脚交加少年惟有矣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

若另尋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為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今公書吏之子夜暴亡明日弗令掩殮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恵公許之明早陞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爾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曰爾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舁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郊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爲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已衣衣其身隨脫已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卧地棺中

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僊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早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曰固有定數不可强也遂辭去明年冦大警公卒於官

明末關東有為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鬚之人也其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黒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即借張舍舍之

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大活矣予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予我父我夫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子我妻何以不夫我子何以不父我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鬚而爾多鬚大異矣何謊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憑為器為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

於是信其果為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
此王艾衲道邊親見其事云
雲南有愛鐵道人見鐵輒喜必向人乞之頭項肩背以至胸背股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嗜飲言人禍福多奇中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為衣而服之者故號銅袍道人嘗携杖頭錢飲於市醉則歌嗚呼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夫以鐵為衣以銅為袍二人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張山来曰既有鐵便有銅愛金銀者為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洛陽橋乃宋蔡端明所造親書碑記漳泉人嘗搨以送朝士蠢重其書也聞橋中塑有下得海像傳奇演以為端明事洵矣乃閱宋中丞犖筠廊偶筆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来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脩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以醋字出錫意以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傳奇中妄語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按廣輿記載洛陽橋在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名萬安橋郡守蔡襄建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先是海渡歲溺死者無算襄欲壘石為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遺檄海神遣一吏往吏酣飲睡於海崖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易封矣歸呈襄啟之惟一醋字矣襄悟曰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八日夕而工成費金錢一百四十萬至載明蔡錫知泉州奏除洛陽東山大橋三成兵公私皆便是蔡錫亦賢太守也本傳中載脩洛陽橋檄海神事與端明同豈後賢效前賢所為至誠感格海神皆效靈以助其成功乎然亦不必深辨也

吳江袁漫恬曰天地間火是五行之一隨處有之能為火光者亦不少文選海賦陰火潛然拾遺記西海浮小穴水其色如火波濤灌蕩其光不滅又滇中洪治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又小西洋一處入夜海水通明如火持器汲起滿器俱火光則水能為火也唐扶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是玉能為火也腐草為螢有光宵行蟲亦有光有人

夜行遠視樹上有火光如燈大疑而即視則光漸小
乃宵行蟲附木上過而遠望則光仍大焉則蟲能為
火也人血及牛馬血皆為燐則血能為火也常良山
有螢火芝大如豆夜視有光又明莖芇夜如金燈又
夜明苔照耀滿室又黃山有放光木塞外有夜光木
則草木能為火也以至螃蛡骨脚暗中能為火魚鱗
積地有火光寇㮇蜊殼入淺土內亦能為火朽葉能
為火昔有人在寺中夜見有光明飛入佛殿以手掬
之乃一朽葉耳腐竹根亦能為火有人野中見火疑
而取之乃腐竹根一枚異之劈為三片則仍為三片

火馬精油見日亦生火肥猫晴中抹之則火星迸發
出所以田野傍晚有火倏東倏西忽大忽小者人皆
疑為鬼火不知皆燐血朽葉等所為也
又云人之異産夜郎廩君而外徐偃王卵生高麗之
先朱蒙卵生非子為馬卵所生宋元嘉中寶誌公現
於古木鷹巢中手類鳥爪王梵志生林禽樹癭中唐
陸鴻漸江流鳥卵所出陳義大卵所出宋大年生時
卵形剖之紫毛被體廣州官庫有異卵一枚大踰斗
云部民陳鸞鳳之胞明胡總戎某生時在肉毬內剖
去數十層乃見唐先天中牛左腋有一人手長尺餘

真寧縣羊胸前有人手井陘民家牛生犢人首武强
民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又一兵胸前有猪毛
睡時作猪鳴朱子云只是稟得猪氣漢竇武生時與
蛇同産慶雲民婦産女并産一蛇烏程士人妻産一
蛇宋時海州漁戶婦産鯉魚十四頭元江陰民猪産
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明李顧妻生
一鱉手足則人長州縣呂氏鷄産一人揔之氣類偶
偏畜産人形人産畜形有不可致詰者毋相驚怪致
疑於釋氏輪迴之說也
京都有戲為象聲者一人而能象百樣聲㝡為奇妙

每欲記其事而未暇適閱虞初新志載林鐵崖秋聲
自序內有云京有善口技者令賓客大讌於廳事之
東北角施八尺屏障一人坐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
撫尺衆賓團坐少頃聞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
敢譁者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
夫語猥褻事夫囈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
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戞戞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
兒乳兒含乳啼拍而嗚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床
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
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

許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堂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為妙絶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床寢小兒亦漸欲睡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作咳嗽聲賓客意稍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裂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

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絶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序所謂口技即象聲也然豈不止此也有象為萬國朝會聲有象為兩軍戰鬬聲車馬畋獵聲江河舟楫聲凡天地間所有之聲皆能一口傳之技至此神矣

虞初新志又載王猷定湯琵琶傳湯邳州人名應曾善彈琵琶中一段云湯能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天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勝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凄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聲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泣之無從也前象聲以口彈琵琶以手口手之妙一至於此真令人咨嗟歎絶

又載陳定九狗皮道士傳道士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嘗冠道冠衣狗皮乞食成都每至人家作犬吠聲家犬聞之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隣犬聞之羣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無

獨居破廟夜深初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聲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命麾賊策馬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馬不能及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驚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執笏列班中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廷如數千百犬吠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

犬聲亂也猷賊大驚而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所往
張山来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
而不如狗乎快語令人鮮頤
與友談論神僊事或以為渺茫莫測然歷代史傳所
載多有異跡不得盡以為荒唐也如建邑誌乘所紀
王文御貴雷公事朱大仙尸解三溪山中隣邨遇旱
往山禱雨無不立應徐文君張文光李文通各有異
跡可述信仙者之有人也廣文邱君德孚上杭博雅
士也因談杭邑前明有王破頭不知何許人相傳隨
王文成公至杭遂寓焉踪跡奇異不肯道名字因頭

破爛故人稱為王破頭云 王顛狂狎人有賣茄者戲
以茄塞其破處王怒遂盡取其茄百餘納頭中賣者
見茄没而哭王笑曰已送還汝家矣賣者不信不得
已歸家視之茄果在不失一枚羣訝其異值元宵與
友言能携幼兒到蘇州看燈友試之破頭負其兒囑
閉目覺馳如飛少頃到一城三街六市盡張燈結綵
一一指以示兒看畢仍負歸兒述所見誠蘇州風景
且買燈數盞果蘇製久之破頭謝諸友言去一客友
求同往夜至城南渡無舟破頭解一巾置水中跳立
巾上以手招友友不敢上破頭遂順流飄然而往不

知所之遺寓屋一間夏無蚊後拆其階有一石如蝦
蟇狀撒起蚊忽聚鳴如雷隨砌之蚊終不散異跡種
種當時祗目為幻術去後想其行踪羣以為仙云
蘇州山塘有五人墓乃義民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
陽周文元五人天啟丙寅魏閹以緹騎逮周吏部順
昌順昌居鄉有名士民哀憤聚以萬計呼冤擁撫按
車請疏緹騎尉素暴橫擲銀鐺厲聲曰東廠拿人鼠
輩何敢爾于是顏佩韋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
東廠何得逮官即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墻走脫
知府寇慎委曲調護士民乃安吏部閒行赴詔獄拷

掠慘毒抗詈不屈死獄中中丞毛一鷺逢璫意令御
史搜捕五人擬大辟五人臨刑意氣自若談笑以死
後二年璫誅蘇人毀其半塘之生祠以為五人墓先
是順昌之倪文煥都人所傳百叩御史也家居維揚
白晝見五人嚴裝伏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
旗衛從數十人導尊官来登座冠服儼然文煥大懼
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墜
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亡何文煥以黨逆伏誅崇正
元年贈順昌為太常寺卿謚忠介
東林列傳載常熟顧大章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逆

瑠外舍及廣微寫宅瓦俱飄盡樹木盡拔去柳城外
三十里椅桌隨之室內為之一空其妻妾被衣立雨
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葢金牌燈火如按察副使狀者
行其屋上廣微曰我為宰相內倚魏公如天之德何
妖鬼之為祟乃爾耶奸惡之不畏天如此未幾魏閹
敗而廣微亦誅烈皇帝更定先朝爰書白其罪贈太
僕寺少卿

禽族性慧而能言者莫如鸚鵡吾閩及粵東大家多
雕架育養有客造門即呼客來客來呼童婢姓名看
茶待煙已為靈異及閱周櫟園先生書影所載數則

又有解佛經工吟咏者如云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
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illegible][illegible]悲長老曰小
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
啾啁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
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
方便令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腋下尚有翅毛○有
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
者以一贈陳子右蒭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
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
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
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
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悼不勝遂不食越日亦斃去二
子廣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
彙為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為之序序亦悽
惻動人物固多情如此又吾郡山貨店市肆養鸚鵡
甚悉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
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
言不荅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
便為所窮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
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

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
之五日若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歷年
間事也余同書中記古鸚鵡夢二則已為奇絕鸚鵡
能詩尤所未聞詩選入列朝詩集中尤奇然毎以語
人人多不信後閱逸史唐武后蓄一鸚鵡名雪衣能
通心經后貯以金絲籠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
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
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鳥常念南無觀
世音后喜即為啟籠居数日立化於玉毯紅上后悲
慟以紫檀作棺葬於後苑鸚鵡作偈頓證正果尤異

矣
天地間有殊生大物異於耳目之前者如珍珠之大
如拳蜘蛛皮可縵鼓蛱蝶翼如蒲帆各大物已載之
偶録中兹復得各書所載臚列於此以備觀覧焉滁
州有螢光如金鏡東山記蟻有重四十斤者抱樸子
蜈蚣大者長百步其皮可以鞔鼓天寳中廣州漂一
死蜈蚣剖其一爪得肉一百三十斤西域有鼠如猪
倭國山鼠大如牛海蝦蟆牙長一尺五寸有剌蝟皮
廣半畝許呂宋南邑有大龜一殼可容十人海蝦殼
長数尺照火其中如龍天矯鬚可為杖丹蝦長十丈

鬚長八尺有兩翅又海蝦鬚長四丈四尺有長四五
十尺者海蟹大踰丈許螯箝人首立斷姑射國大蟹
廣千里山東近海村舎以魚骨為大屋梁萊州水神
廟二魚目珠徑三尺餘光甚精汞山寺中魚鱗廣濶
数尺海上有大魚過崇明八日八夜始盡東萊海魚
毛長三丈餘條枝大雀形似槖駝頭高八九尺張翅
丈餘其卵如甕所謂駝鳥也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
尾長三丈利亦亞州犬羊一尾重数十斤外國大象
牙重貳百斤巴蛇吞象蚺蛇吞鹿温州茉莉高一二
丈蜀青城牡丹高三十丈雲南櫻桃樹大數圍髙數

十丈夜合樹髙廣数十畝南蠻有竹其節相去一丈
頓邛竹一節可為船交廣竹節長二丈圍一二丈羅
浮山十三嶺巨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長二丈
廣東木竹一節長四丈波斯國桃樹長五六丈吐谷
渾桃大如六石甕積石山桃寔大如十斛籠東北荒
桃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女人
國椒桃長二尺馬韓大栗如梨番瓜如斛大重至数
百斤木蘭皮國瓜圍六尺米粒長三寸番茄大如斗
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為舟航洛陽報德寺梨
重六斤扶南國甘蔗一丈三節大石勿斯離國甜瓜

大五六尺香櫞重二十斤麥粒長三寸安肅白菜一
頭重三十餘斤儋崖芥髙五六尺子大如鷄卵瓠皆
石餘襄陵葱莖大合拱髙出屋欄上烏哀國龍爪薤
長九尺餘各大物前載之偶録中者兹不復贅云
客又有譚小物者因憶書隱叢説紀載甚夥漢武帝
時畢勒國献細烏以方尺玉為籠数百頭如蠅聲如
鴻鵠粤東洋舶攜一小鶴高三寸長二寸許素羽丹
頂喙頸皆緑與鶴無異貯以匣匣中置玉盌盌中貯
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盌中竟日不食時含珠
於喙旋吐于水開匣則振羽吭而鳴聲極清越粤西

山中產小猴如墨色僅長二寸許嶺南有石猴小如拳性甚馴置几案間能為人磨墨可于筆筒中睡名粟子猴杜詩有從人覓小猢猻題交趾道士養一雞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睡覺又有龜狀如錢置盒中唐永寧王有大虫皮大如一掌高昌國獻狗高六寸長尺名拂菻狗荷蘭小牛白質黑文項領間有肉峰如槖駝又有小鹿長二寸許雙角嶄然不知其出處辰州小竹曰龍孫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者無不具備有詩曰如針能具體是也如許小物與康熙中外國進貢之小人長可一尺者並域而居又一世界矣

古有生百子者周文王詩曰則百斯男是也齊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蒼有子百人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梁鄱陽王恢男女百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明慶成王生一百子河洛周王亦生百子成化福建光澤縣老叟妻妾十一人共生百子　本朝平南王尚可喜有子一百三十餘人帝王百子以妃嬪多固無足異如光澤老叟妻妾十一人而生百子則尤為奇也

予任開州有報一產三男者為詳請報部每月捐給米一石然產三男者各省報部歲歲不絕又有產四男五男六男七男者康熙中歙縣民一產四子溪川縣民一產六子明天啟中大名民家一產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天順中民妻一孕五胞兒與母皆壽考最奇者北魏延興中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尤為古今所罕聞

棻堂節錄卷四

濰江[illegible]輯

書隱叢說載似人非人窮極[illegible]博覽兒長人
見聞謂天地之間人為貴其似人非人亦不一而足
猩猩能言狒狒能笑大石國海中樹生小兒不語能
笑頻婦化為人魚自尾以上悉是人眉目髮膚以及
男婦二體俱具惟尾為魚耳海女上體是女子下體
魚形鮫人居水中泣即成珠昆奴色黑如墨黃髮白
齒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曉人言而自不能言飛頭
蠻夜卧則頭自飛去天曉則頭復還合於頸海人種

種如人鬚眉畢具惟手指相連如鳧掌人有得之者
不言亦不食西洋海中獲一女子與之食輒食亦為
人役但不能言身有肉皮垂至地如長衣然粵西有
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自腰以下
有皮蓋膝如犢鼻有狝者狀若狸狒與野婆為夫婦
散育茸莽開不空而處南方海濱有一舟為風所飄
中有人頭頂上生目沃沮東大海中有人項中復有
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南海有海人如僧人頗小登
舟而坐頃復沉水羅刹國黑身朱髮獸牙鷹爪碧眼
夜叉國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無脊國在北海人

無肚腸食土穴居一目國在北海外人一目北丁令
有馬脛國其人音聲如鴈鶩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
不騎馬而走疾於馬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泥離國
兩角如璽牙出於唇自乳以下有垂毛自蔽雲南半
箇山婦人怪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家化猫狗化
去可歸狗頭國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
其言如狗吠犬戎如人但有尾尾濮蠻有尾坐則穿
地如穴以安尾尾折便死三佛齊山深處有村其人
盡生尾婆羅遮狗頭猴面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西
北荒小人長一寸大人國人長三丈小人國人止三

四寸面目形體與人無異雖而鞬國有人身羊足者
東粵有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自牽掛而
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人都樓大樹如人形而絕小
男女自相配偶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異
在恍惚有無間猓玀產蜀長七尺一曰馬化路見婦
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為姓黃丈鬼生東粵身著黃
衣彿為疫癘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
十為羣依人以居山臊長尺餘畏竹爆山魈長三尺
口闊至耳鱉腹中有小人五官四肢皆具謂之鱉寶
高麗國貢人參長三四尺如人具體笋根稚子如人

眉目口鼻皆具足指拳踢如鳥爪茯苓千年其形似人此外尚有蛇頭國三頭六臂國長腦國頭與身分半長手國穿心國長足國大肚國頭小縮兩手兩足皆短蹶如鱉様天地生物奇形怪狀即似人非人者如此其多其他亦難以悉數也已

武場鄉會試除馬步合式外又試硬弓大刀巨石有膂力者能挽弓十二石連持三滿舞刀一百二十斤以二百斤并二刀層三百斤石兩手掇起神色不變者為超羣大抵力能千斤如伍員之舉鼎然亦不足為異也南史羊侃六大用弓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嘗

于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北史沈光驍捷踰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號為肉飛仙唐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嘗着靴上甓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時人號為壁龍宋令文有神力有牛觸人莫之敢近令文按兩角拔之應手倒勁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能以一手挾堂柱起以衣壓于下令文即之問之父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不下無難重之色又建中時三原戲竿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明張進諫蹻捷如飛鳥以二食指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无不墜裂亦無磕撞聲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毆千斤乘馬過獨板橋馬蹶蹄不行毆以右臂挾其馬高步而過顧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此等另有一付骨力非尋常意計之所能度書隱叢說彙載如此此中或有幻術或經鍊成予官燕趙見戲竿走馬婦人弓靴倒豎兩脚舞百斤車輪或大水缸旋轉不墜又

能擱小梯于脚上令學行乳兒緣梯入缸內拜揖令人一傾神驚至走馬則翻筋斗挾磁碗數十立馬上頃刻收放無一差跌他如緣繩橫走拍竿直上上刀梯跳甑圈種種妙技覼縷難盡或云藉神相助烏鎗一照則必跌下又聞直隸揔督何公審河間府某新婦于歸成親夜殺响馬八賊一案何公見新婦纖腰細步弱不勝衣疑未必能殺八賊詰之新婦請叢標下力士比較有千總劉千斤者雄冠一軍願與對壘意欲兩手抱住新婦入懷為快樂趨而直前新婦用纖掌劈去輕彎一鉤劉背跌倒地不能轉動何公笑

曰是何女子神力一至於此既而知此女父兄一家
皆鍊習武藝能使一身之力歸一指用女處閨中亦
曾鍊習純熟故八賊授首此所謂鍊成者也軍中笑
劉曰千斤之力乃為弱女打翻何也劉駭曰此神女
也他兩掌一劈直似數百斤大刀橫截輕灣一鈎更
如大雞蹋鐵錘倒掛不能立脚故倒地上至今肘脚
受傷痛猶未止乃知人不可以輕視也因并記于此
陸雲士傳賓婺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生夫
婦相失散婦為軍所獲移師駐華亭生從覓婦不可
得因為旅館勷事勤代主人勞主人逸甚利倍入主

人有女欲妻之而未諧也一日有人遽趨而來飯畢
酬值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啟之燦然白鏹五十
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未幾其人復遽趨而來汗漬
衣詳視几地茫然生問之告以遺金五十生曰何用
曰持向營中娶婦生曰金固在還子無苦也其人受
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簡至蒙子還金事諧
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
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稟主人命至
期往見失金者亦一善旅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見
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擁几而坐云新

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
然故夫也于是生一慟而僵于碧草之上婦一慟而
伏于孤蓬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
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
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卧不
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
噎不能續娶婦者悟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
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
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為報乎生難之娶
婦者請其主人以為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

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
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為善而兩從
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兎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
失婦為健兒妻健兒亦夫妻為商山婦征途相遇各
易以歸嘆其奇絕而賓婺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
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
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
格天者吾以為不在天也
壽光李允高字坦之幼聘某氏既雙瞽女家辭婚允

髙曰聘固不與聘而瞽將誰適邪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瞽者越數年允髙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户欲為娶妾允髙泣沮之奉母尤孝壬午之變允髙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瞽妻避勞山事定又自御歸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瞽婦為累者後母卒允髙哀毀竟死于孝子震字乾一瞽婦出母皆之甚嚴能砥行有聲庠序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髙孝義之報云

廣文陳心齋云平和縣東七十里至琯溪石峯排列如刀鎗劍戟髙出雲表有兩山夾水瀑布飛流而下

如玉龍夭矯聲震山谷下有一潭深不可測順治年間有怪物穿穴而出一時雷電交作風雨如注水勢洶湧新安里居民樓屋不没者三板有及笄未嫁女從母避水屋上將大桶收貯衣物女子坐其中俄大水至漂蕩中流五里餘水漸殺岸上有少年持長鈎拾物者鈎桶至岸奪女衣物仍將女納桶推之水中又流三里有人鈎得之見一女子卧桶中憐而扶歸半晌不能言以熱湯灌之稍甦問其姓名乃知為中表兄妹數日水退訪其持鈎之人即女許配之夫女子慟哭誓不成婚衆為作合歸中表兄後持鈎者失婦竟夭死無後

又云琯溪東三十里有大潭衆水所滙深不可測兩岸多種楊柳荔支等樹蒨葱掩映宛如圖畫中有二鯉一青一赤每天氣清明泳游升降宛為可愛其旁居民臨溪取魚每操罟網妻孥從事天輒雷雨大注人不能取如是者數十載順治年間六月某日暑氣炎蒸村中老幼方憇樹下忽有黑雲從空而下潭中波浪涌出風雷大作雨所樹木抜起飄流數十里外不傷一人不數日沙平水淺二鯉無存蓋已變化成龍而去矣父老因更其名為龍慶里

又云曾叔祖新治公名揚美萬歷壬子舉人與林鶴台先生友善鶴台名釬舉昴甲第三人官至文淵閣學士公始授侯官教諭以銓次擢四川梓潼知縣將赴任未至夔府有樊龍樊虎者謀作亂出視各處形勢薄暮於河邊謬稱梓潼客商搭船舟人不可公曰吾民也何害許之既登舟公見其貌甚偉延之入坐停數日別去二人感公長者曰使君治小邑倘有警當身自巡城可以無患至治數月亂作賊勢猖獗鄰境望風瓦解公憶舟中言登城率百姓固守賊望見公觧圍而去百姓賴以安合部以公能獨守孤城飲

取入京晋刑部主政累遷至郎中轉大理寺丞以審魏忠賢案稱旨擢温州知府以廉仁稱年七十三致仕終于家可見長厚之吏雖盗賊亦能感化味公吾民也何害五字仁愛之心畢形於口卒能守城池安百姓以老壽終宜哉

又云陳天定世居漳州鶴鳴浦素高自位置藐視一切崇正年間舉進士時温體仁秉政公不欲仕退而徜徉山水間先是讀書於漳浦大碧山僧舍高峰插天公每造其巔以恣奇觀一夕躡屐失足忽墮千仞之谿賴古籐捆住公益自負為山靈呵護嘗寓漳郡

與友縱談膽畧友曰子敢於東嶽廟暮夜脫內殿閻君靴當酬十席酒筵公欣然往東嶽廟重簷複屋自幽明殿入鬼使森列中庭猙獰不可向邇見者膽寒次進十王殿木雕神像冠帶衣靴儼然如生上座黑面閻君尤威嚴逼人公竟脫靴而出以示其友友以酒席酬之羣服其膽後丁明末甲申之變寇陷漳州開府署虐文聘名士暴虐百姓莫敢喘息公以義見陳說利害寇稍霽威自後兵荒薦至海氛尤甚沿江一帶地方村落為墟賊獨相戒以不得犯公里門鄉人賴以安全遠近附者益衆悉為撫恤公或不再食

吟咏自若教授生徒文辭經其指示者多自成家漳人高其行請建坊以表其門所著有詩稿清風集行于世

又云漳州陳考功者忘其名居城之東門家貧無兄弟採薪以養母一日忽思為門戶計白母欲就學母笑而許之鄰有蒙師教童子十數人陳造門願執弟子禮先生視其人頎而黑愕然曰子何為此陳以寔告先生曰子年過三十始就外傅古未有此陳率爾對曰上午採薪以奉母下午採薪以奉師願於黃昏時就學先生許諾既為之正句讀甫及第一句陳隨

以手掩第二句問曰上一句當作何解理通繳及下句每一句一字必求解晰明白貫通而後已如是者數年博覽羣書成進士官至吏部考功郎漳之父老喜談其事即以官名其人益自明至今人皆稱之不置云

又云卓上良不知何許人品骨脩然遠俗善丹青尤工寫梅與瑄溪善士張虗舟相友善好遊寺觀性不喜和尚一日與虗舟往開元寺寺僧方款接富人不加意二子卓笑之以指畫地俄有癩疾人伏戶門外臭不可聞達於方丈座客驚散寺僧方失措惶恐請

救于卓卓笑曰無傷也復以指畫地大風從地起吹
尸遠去虗舟心異之卓因請別伸紙濡毫寫古梅花
一枝以贈虗舟雛嗣至是生一子卓益贈梅以示慇
也虗舟強畱卓不可乃訂以後會何期卓以是子婚
娶日當到門後十數年虗舟已老子長大至婚日有
乞丐至門外與酒肉不受惟索某書厨中古梅花一
幅虗舟聞而趨出邈不知其所往始悟卓假丐以踐
約也卓豈仙者遊戲人間故與善士相往來乎至今
其畫尤存人多異之
又云泉州府後山名清源形如半月石骨嶙峋高峯

挿天横亘十數里巍然端重世傳宋韓魏公父為泉
郡倅側室孕公將生先日郡城夢城隍押儀從鼓樂
送清源山神入署旋即生公公貴後凡泉屬道路橋
梁皆其所建惠安一帶歲久傾圮有居仁里鄉賓陳
元椿捐金脩葺完好各監碑其旁大書宋丞相韓魏
國公造居仁里子民陳元椿修陳居家力行善事久
而不倦郡制府盧大中丞重其行誼題達于　朝
御筆特書樂善好施匾旌之仍賜其子為即用通判嘗撫
臚列其善行風示全閩鄉賓益自謙謹不伐接見貿
寒親戚退然若不勝予聞諸同年友陳國璜樂道洋

津故能詳也
又云族兄補来先生者幼習舉子業恂恂古處年八
十餘猶事蒙訓精神強健能書蠅頭小楷過于後生
人問其故兄愀然具述其弱冠時患洩精病一日侍
食乃祖鳳儀公側墜淚不能下咽祖詰其故兄以實
告祖投箸拍案而叱曰汝父以是病早殀遺腹生汝
故取名補来今復患是其何望耶祖方言時聲甚厲
情甚戚兄自是謹於調護凡飲食寒暑嗜慾不敢稍
縱壽九十四形神矍鑠未嘗曳杖或與子姪談及往
事色憂貌瘁猶如其聞乃祖震怒之言蓋兢兢於守

身之訓至老猶不衰云
予年六十外每歲到冬月兩脚生瘡如粟子大鱗疊
成片癢極難忍愈爬愈盛日須沸湯洗之妙難言喻
邑有患此瘡者謔曰未知明年再生否戲言令人解
頤水南袁醫生授異人秘方合藥油為丸如彈子大
約于早夜心口滚擦至三日而癢止七日則全愈予
試之果驗真奇方也因憶周櫟園先生書影載有爬
癢癭語曰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
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寔可喻道及見楊
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爬時輕重

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
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
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棲霞寺雲谷老衲曰二
先生不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
辭之當下了徹也予因戲和二詩云癢在身中藉手
爬爬時心手兩無差若還癢去心忘了亦忘爬不
着他癢極何能忍不爬世間學道等爬沙爬來爬去
渾無覺妙解虛空是夢華未知雲谷老衲與周先生
視此詩較楊焦二詩為何如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

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
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画徐上海利西士之歷
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
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
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歷五十年無
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此論前述當時人
才之盛足令學者神往於其世後論詩三語要言不
煩深中萬歷年間詩學之病

艾千子曰弘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
書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
既狹中無寔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字句
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大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
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為腐勦至今
未改南城主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日矯俗自
正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
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為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
為可師者皆公之力也千子先生此論當矣唐宋八
家文自茅鹿門論定天下皆知所宗仰即王元美晚
年亦自悔少時意見之偏其詳已載前卷中矣

吳梅村誌席處士允來墓云余閒往洞庭東山則必

訪席君允来氏自其父震湖君世居莫釐峰下有茶
僻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其弟南濱亦年九十
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為人孝友廉謙中歲棄其
所學計然術灌花瀹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
夫多稱之允来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
風所居繚垣三楹床茵几杖皆得其處蘭蕙数盆怒
芽競茁墙頭有木瓜朱櫞二三株垂實纍纍向人窗
前置拳石面勢膚理似長與人向背起者其下嫩草
雜卉竦密可數嚴淨甃潔殆非扱箕縛帚所能及而
牡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

之妍媚靚艷如笑如迎即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花之榮也則欣然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老寢興食息語默醉醒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為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餉余余彳亍徬徨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彝圃卷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即君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延游

者過之而後訪君皆嘆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為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病無子病既篤友人吳亦昭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欷歔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高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心道流餐落英飲瀣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余既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焉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為之銘曰昔之侍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煙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蒐鬼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真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此文摹寫高人境地清幽草木妍秀及為人性情愛花精神待客體貌遊人悅慕色色俱到可謂入神之筆末一段推開感慨照應前文風神宕往不讓韓歐銘詞括通篇大旨滴滴歸源亟讀一過如入武彝九曲曲曲皆有奇觀真天下之至文也

福州府城西北有湯池或謂地有硫黃理固可信而

輿地志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又南徐州記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熱處可爛物冷處如冰熱處魚入冷處即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種稻則溉熱水一年再熟今廣楊脩有詩云江南龍節水為鄉水不絕陰又半陽一片湖光共深淺兩般泉脈異溫涼則此半冷半熱又有不可解者

六朝事迹云郗氏梁武帝皇后也崩數月帝嘗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窣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睛呀口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

嚴𫎇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祟朕耶蛇為
人語欣帝曰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
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射物害人死以是罪
謫為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饑窘困廹
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唼嚙肌肉痛苦其劇若加錐
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為阻
耳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托醜形骸陳露于帝祈一
功德以見拯拔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旣而求蟒遂不
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
贖其苦誌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欵不可帝乃然其

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抒睿思灑聖翰撰悔文
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為其懺禮又一日
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
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
帝功德已得生忉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也殷勤致
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夫陰惡之人多變蛇蝎
固不獨兒至謂禮佛懺悔可轉則未知其果有是事
否耶
周櫟園書影載無小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袁仲
韶之女四歲能誦楚詞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

桂寒清露濕即應曰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
其為殆徵也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吳門有
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
身墮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脩四儀密諦往生西方
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本名寒簧今復名葉小鸞吳俄
而招瓊章至瓊來賦詩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師演說
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大師受記師云
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
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
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女曰

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
女曰曾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
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
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就
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
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
生怕蕭開說燕子為憐花謝駡東風師又審意三惡
業曾犯貪否女云曾犯經營緗帙成千軸辛苦鶯花
滿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韞敲枯硯薄彼
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拋弃珠環收漢玉

戲捐粉奩整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温李諸公血竭將枯矜詭累日者予於受戒一刻隨口而荅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予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綿麗附存於此葉夫人宜脩字宛君生三女長曰紈紈次曰蕙綢幼即小鸞葉公彙為午夢堂十集行于世

又載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諜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

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秪會火炕上搏老公乎婦面赧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韡褱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豬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十彈殺一人四人拔刀禦婦婦接戟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卻婦更言曰急置銀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舁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异常善刀藏之下馬犒稱諸捕曰姤予著力不使縱此三寇要是裙儒伎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弢口授于予予為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此與前紀河間新婦夜殺八賊事同不意閨閣中竟有如此神勇真古今僅見也

茶堂節錄卷五

桑堂節録卷六

潍江　徐時作　輯

西鏞廖司農蓮山先生諱騰煃康熙己酉舉人初任休寧氷蘗自守決斷如流俗多以人命誣陷株累者輒破家公痛懲其弊刁風始息庚午分房薦拔稱得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晋光禄正卿乙酉典試江南得人尤盛擢順天府尹遷都察院副都御史位司農治休寧日著海陽紀畧俱述任内善政文筆古雅不減唐宋大家乃孫其乂博雅上以書見恵因摘録其佳者数篇其序東閣放生池云造化一機耳人與萬物或出于機或入於機先後變易流轉不息此理之必然者也而迂儒不信以為荒謬怪誕聖人之所不道不知六合之内聖人固有存而不論之事欲使人自得於意言之表如此類是也古今之生相残殺死相報復怨毒纏結無有窮已往往載於史册不可枚舉豈盡未之考耶夫世之善人少惡人多若善惡之去来冥昧一致善者不登吉祥之籍惡者不淪獸畜之類是造化無所是非之一物而聖賢脩心養性亦無益矣若使三世之理非誣而輪轉之説不虚則人與物原為一體受純氣而為人受雜氣而為物至于

悦生惡死之性未嘗或異也而昧者悍然謂天地生物以養人可以恣其屠割以肆其貪饕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不知聖人雖未言戒殺亦業禁殘殺如湯之解網孔之不網不弋宿孟之遠庖厨及無故不殺牛羊犬豕不取麛卵不竭澤而漁不焚林不覆巢亦未嘗不深切言之後世不知神明其説反以為迂濶不經之事以生類至繁不可盡救縱能救池沼而不能救江河不如已之不知仁者惻隱之心不過去其太甚而已若以不可盡救即舍其力之所能救譬如見旁有井衆孺子皆將入井亦以不可盡救遂撟足不之顧哉汪子聚五於東閣潭放生一事竭力多而用心宏非寔有見于聖人仁術之意而得于意言之表者何能若是耶此文直説透吾儒萬物一體至理不肯一字旁涉二氏昌黎大文自足起弊扶衰

又義塜記云余讀月令至掩骼埋胔未嘗不歎先王大公為懷以天地之心為心萬物皆為一體悠乎自私者皆不之知也海陽之俗君子固多知理義小人亦不乏挾智用私毎見健訟者無有止息而爭故爭地殊居其半富者惑于形家利害之説非分妄圖貧者無力經營停喪不葬於是北邙萬里纍纍相望以

王累世暴露余心惻然傷之將立義塚以給貧乏之無以塋者而有志未逮不謂國學生程君時發慨然以九都西館老栢山一所周遭数十丈割為義塚與余志良合於戲此即先王掩骼埋胔之心也斯明理尚義君子公而無私者也可風也於是余因程君之賢而益嘆世人之愚夫人之富貴福澤貧賤壽殀自其身以及於其子孫或得或失皆由其人之善惡以定殃慶葬地特其一端而已今不求之自己惟葬地是求興大訟搆大獄竭其智慮厚其財賄以與人爭捺必勝以求必得適遇不畏人非不懼鬼責長官苟

以肥已私槖而委曲以成其惡使得以勢侵奪乘機盜竊彼遂自喜以為得計從此可以傳之萬世而無窮不知轉眄之間其身不保而其子若孫斬然無復後繼者昔之封樹鬱鬱葱葱而今則半牛羊樵夫踐踏而斬刈之昔之積土成山垣闕畢備巍巍峩峩而今則犂而為田平而為路矣行人過寒煙斷雲之墟猶有識者莫不笑而指之曰夫夫也臧理害義利人之有以營其私而不知今日已如斯也使死而有知得不悲悔而無及乎嗟乎世人若有行此者聞程君之風其亦可以自勉也已于是遂勒之于石為善者

勸為不善者戒儲同人曰六經三傳秦漢史書未有談及墓地吉凶者今則身之通塞家之豊約族之隆替與人之賢不肖盡舉而歸之營新遷舊汲汲恐不暇雖敞鄉皆然但不如徽之甚矣衣冠一席之宴談風水者過半或問欣卿知葬經乎曰知曰何如欣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某所讀之葬經也座中咸笑以為迂濶不意夫子所見不謀而合也

又重脩休寧縣志序中一段云觀郡邑志於輿地建置食貨官師選舉人物藝文通考之類綱舉目張靡

不備載鄙儒或不知其意類以為迂濶不切於政事不知紀山川所以察其阨塞要害可以備征討之遠略紀星象所以辨氛祲可以預備其儲蓄紀食貨所以制田土之肥瘠可以則壤而定賦紀物産所以備朝廟祭祀軍戎之供用而徵其貢獻紀風俗所以辨習尚之澆淳而施法令紀吏治所以考政術之純駁與乎豎之淺深而黜陟其廉貪紀師儒所以審道教之興行紀選舉所以別甲乙科明經國學及貲郎騎郎之用舍紀人物所以重彛倫尚節義端士行其他如隱逸道術及方技雖無關於治道亦必紀之噫可

謂倫矣茲編悉準舊志而前之漏者補訂之後之逸
者增入之辭之淺拙者改竄之理之舛謬者平定之
古人常言脩史有五難志猶史也其難正等但欲表
章以立教化則不因微戒而屏弃欲黜惡以正是非
則不畏豪强而疑阻含譽怨之隙絶請托之私論斷
嚴而綜核當則質之鬼神而無愧庸何恤夫人言此
一段淋漓痛快條條俱有大關係有補吏治不淺真
經世大文也太史汪紫滄曰從來脩史秖需三長修
志兼需有守有骨有膽否則或以利誘或以勢動或
以力挾矣百年廢墜一旦具舉非吾夫子氷鑑鐵面

安能及此
予總修邑誌見先輩有鄙薄成均者著論未免太甚
特為改正謂此中奇才異品居官建功立業為監司
督撫者多人寔為經生家所莫及不謂蓮山先生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其壽休寧太學何彦公云余考
成周論秀造士合千八百國人才聚於成均未聞試
以藝文定以程式也漢承周制郡國人才歲與計吏
偕入京師待詔金馬門外間復舉孝弟力田暨任子
貲郎騎郎以至藝術史書莫不選用其間不少賢智
未聞有所輕重也及唐始定制科以詩賦論策試士

宋元明一準舊制惟文體遞有更變雖以制科為重
然皆未嘗廢成均之選我　國朝始廣開成均之典
旁搜博採俾天下通達幹濟之才平日限於詞章不
能自見者舉一時收録無遺上自勳衛子弟下逮士
庶充是選者或授州縣或授縣倅由此而至卿貳節
鎮方岳者比比皆是嗚呼何其盛也余每見習呫嗶
者多懵於世務昧于時變誠緩急無當於國家之用
也況今日制科又非寔能工于呫嗶者類多襲父兄
之門第附權貴之餘勢狐媚夤緣而得者其人才又
何獨高於成均之士哉余竊以今日掄才之道度越

千古故余獨重成均之士有以也夫末一段寄慨良
深世之倖獲科甲不能博古通今為國家有用之才
而挾以傲人者讀此文如欲覺聞鐘須猛深省
又程夫人傳云余閱邑志已知程夫人烈行夫人父
雋祚明飛騎尉母吳氏亦以節聞夫人自幼端莊不
苟言笑十七歸雲溪王之璘好學士也不得志鬱鬱
嬰疾死夫人時年廿二撫雛奉姑家貧窶紡績勤苦
克盡婦道如是者十年戊子歲寇大至夫人奉姑避
匿山中為寇搜攫拔刀刼欲牵去夫人嚼口大罵寇
釋之欲先砍姑夫人張臂捍之因眴姑趨出寇復欲

牽夫人夫人奮臂以衛其刀欲奪之冠急揮刀以斷其臂死焉嗟呼予觀夫人立節之貞奉姑之孝罵賊之烈未嘗不流連嘉異而嘆所遭之不幸然不如是不足以彰夫人自守之難吾儕每見忠臣孝子至于百折不回之際皆以為非平昔信道之深志學之篤不能及此夫人者其知道與學耶抑出乎其性哉何其所操者彌久而彌勵愈挫而愈堅有如此也方之古烈婦何以加焉余以古者布衣之士有道德文章見重於時者皆稱之為公故余稱夫人為程夫人此

傳傳神寫生得龍門筆意起結尤具史法

陳古士實明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擬百問第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及記里鼓論成祖臨軒命林環陳寔對試環條答詳悉而寔詞義更覺斐然竟以廷爭遠旨發戍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寔赴伍無何卒戍以奇才負奇氣而得奇禍也又寔為諸生日上司某謁　文廟屬寔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寔高聲唱曰拜下禮也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升明倫堂聽講命寔講大誥益難之也寔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寔展誥詳緩讀之復詳為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然然而行其奇傑多此類百問策云聖人之育材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遇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報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宮墻列姓名于廊廟天下後世稱師道君道之極者有以夫今自夫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予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

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卹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為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遊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雕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處或學君子或務自修壤駟赤樂欬孔忠或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冶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為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鄡單榮旂或以操者或以才名公晳哀良孺原

亢籍步叔秉或敬治己或惠及人其為聖門之傑出
何如哉兄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
作蜀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
不淪俗咎細節而守不詭隨申棖罕父黑琴牢左人
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
公夏首狄黑秦商顏之僕燕伋秦非焉仁孝備而貌
如愚粗鄡變而志仁道孰若髙柴公堅定鄭國樊須
馬避叛兄而能潔遵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柳
耳至于句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賝同姑而
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聞詩禮

而喜得三公西輿與陳子禽耳至于顏噲廉潔任不
齊叔仲會邽巽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
之匹與吁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為天下萬世所崇祀
者也復自夫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當
夫斬將搴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為
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光復為必可為鄧禹
壯矣然鎮守河内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恂乎
八戰八克以敵國為不足誅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
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鑾旁三
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

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祭遵王霸克追焉耿
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
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
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
而邳彤熹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
巨擘乎王梁杜茂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
志馳伊吾之北者臧宮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
斬王郎矣乃善治障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
也景丹傅俊李忠或脩戰勝之烈或參帷幄之謀為
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以有終者

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
建不同而其效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
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申黨夫三人
者將以為是則德業闃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
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
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為非
則并畫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
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
之出每待王者觀聖廟者甚毋以七十二賢為絕德
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從祀

之列觀寔臺者甚毋以二十八將為奇功當如國朝
徐常沐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得與乎畫圖之選者
哉此策條對詳明結構精密不蔓不支好整以暇才
高如此何必以狀元為榮學問雖博而德量未宏味
百問百對之語猶是少時驕矜氣質未能變化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陳爭狀元不惟無益於功名而且有
害于身命惜哉
宋寶祐四年狀元文天祥二甲一名謝枋得二甲二
十七名陸秀夫一榜之間忠義萃焉洵為一代所獨
盛

閩書載謝皐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
可以宋人例之也鴻門讌一篇云天雲屬地汗流宇
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
舞鵾鷄淬光雖不語楚人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
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
服賀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元楊廉夫樂府
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皐羽矣其他如短歌行
秦淮没日如没鶻白波搖空溢弦月舟入倚棹商聲
樂洞遶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減武
昌城頭鼓紞紞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對神龍下

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
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塚上無啼鳥俠客吳歌
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伏飛廟下蛇
含草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
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
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壁田山鬼下
茅屋野雞啼亭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鄰逋燈
下宗鄉夢戍邊田祟閱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
毋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蹋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
望開元天寶之門墻亦可以據長慶寶歷之上座矣

篇中所摘警句如盃影龍蛇分漢楚洞庭脫木如脫
髮神龍下宿藕絲孔奇思妙想求之李賀集中亦不
多得五言如海白夜疑曙波濤在空樹暗光珠毋從
尤精拔非常雖云效孟郊體而氣象雄偉不似郊之
寒儉也于此可悟詩家脫胎換骨之法
閩書又載乾道元年寧德大旱官民禱雨不應潼灣
士人阮元齡撰愬旱魃文齋禱龍湫大雨三日乃止
是夕元齡夢黃衣使者來曰上帝命取愬魃文君請
促裝元齡覺悟乃起齋沐錄其文而焚之明日遂卒
年三十五其文曰吁咄哉酷魃肆虐多歷時所恒暘

烈熇炖燥灼朒礬堪與大於一萬祖窮極萬有羅致
罙弆（音舉藏之）百億鱻屬悉持巨炬爇炎烨毛箇簋紋皎
箇（末五切）鈫（音吾火烈也）盧（米古切）風伯睡怨（睡音篆怨音恋不辭也）勵厥貪污
勵（音盧助也）動堀堀堁（音課塵也）出入胥昜（音鼎）熇雲疾雷震赫
時暑九泉焦而場塵蹟荐燎而成旌（音華菜也）乾流泉石
之淵淵窖蛟龍而就肢（音汝魚不解也）粢盛莨於萬艾粃粃
彌於稷黍民秫而顛（秫音覽秏也）物妥而腧（妥音墮落也）倒懸
不足以喻其急喑荼不足以擬其苦迺封羊迺盎醑
盎（音啞盎也）乃鳴螺乃戮鼓（戮音兇擊也）乃登崇邱而臨吉土
巫咸抑揚歌閶降汝汝魃百億於時處處濟濟衣冠

盤礴俯傴亦有奇章彰我肺腑汝醉而歌汝樂而語
巫咸受辭曰為我語我語諸甫無病斯旱無徒斯楚
吾將倒天潢而下流吾將擊滄溟而下霈（音沛雨也）吾將
瀉積石之源吾將決常山之渚遲吾須臾百美俱舉
人皆汝然歡聲嘖嘖閭閻涉旬俯伏以佇石燕不飛
商羊不舞縱一鄰會不入意杅咄哉酷魃僕吾之舉
嗟魃汝來無念爾祖在昔帝乙孔仁宣王孔武戒五
事而嘉應未符率圭璧而寧莫我許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屢書不雨歷漢涉唐其間循良之吏聰明之主
憂民重穀小心翊翊乃祖惻然悍如螔蛟名聲不祥

談者孰數少而乳汝小子凶緒遭逢聖明宜規宜矩
如何不悛尤深鉏鋙（音語）訐汝之辜當膏鈇斧我胥不
凡行蹻飛霧（孳上聲）之帝閽再拜覲絲帝哀下民寧不
震怒諒勅六丁撅汝驍鼠汝於斯時雖悔何補言未
及既有一旱豎狎洪而來剖析今古曰予儒者也言
胡妄吐洪範之書如日之忤恒暘之罰由僭之取方
今上自朝廷下至郡府細及黔民遠逮戎虜或專咸
福或司衙（音汝）倡優之篩猶犾楚楚凡庶之居侈於
禁御乖天之和以來斯阻於我何辜而蒙我啞（鳩音）淫
巫不信又何足與肯彼之言疑我騰但子殆未明耶

主人未及應雲霧滃然而去文之奇古奥峭自足動
天地感鬼神大雨三日宜哉李賀詩云二十八宿羅
心胸筆補造化天無功二語足以贈此文也獨怪上
帝既取其文何促其壽豈真天上神仙無奇才而必
借才于人間耶抑才為造物之所忌長吉殀此生後
不永年殆有數存乎其間耶
昔人云文以不切為陳言作詩亦然然坡老云作詩
必此詩定知非詩人非謂詩不必切也特以興會超
妙不必拘拘於題借題以發揮其學問抒寫其性情
而已如鄭琰屠緯真席上賦得閩中山海珍怪四首

周亮工賦劍津朱竹二首夏之方臺灣紀廵詩四十
首大雅精切而興會仍復超然可謂極詩人之能事
鄭詩云海上孤城控大荒管絃聲裏六街香荔枝新
剝琉璃滑柚肉初開琥珀光赤甲美人還有舌紅螯
公子已無腸思鱸客尚投簪去語罷徒令憶故鄉
風捲旌旗暗軸轤鼉鼉吹浪島雲孤燕窩細白盤銀
縷鱟子先凝迸日珠月出山魈驅虎豹潮平海鬼探
珊瑚日南貢道雄天塹夜夜神魚送寶桴　五嶺雄
關瘴霧開千溪如帶自天來幔亭橋斷虹蜺老劍浦
灘崩黯淡哀赤鯉湖邊仙子宅白龍江上越王臺鴟

鵬秋起波濤怒鎮海樓高鼓角催　山海重關控福
唐一春榕葉暗江鄉樓船絕島窺蛟室舴艋乘潮折
蠣房紅綻芭蕉霜後色白簪茉莉月中香窮厰自昔
稱鄒魯今日詞華更擅場　周詩云高情直與晚楓
鄰佳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
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足春曾在龍門
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　亂擲桃花映客酡斜披
鶴頂閒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番吹赤帝歌酒
醞宜城先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遥看巖下斕班處
或是秋深柏葉多　夏詩云海天諮度報皇華早卜

昇平遍水涯載得行旌繞出郭暖烟晴竹已家家
節旄高插引晴嵐人擁花驄弛轡衢拜罷耆童迴道
左紛來朱履又青衫　野田清曉碧天空地指扶桑
東復東赤嵌城邊雲散彩拓開海日一輪紅　負暄
童叟愛冬溫紅稻成堆擁華門桐竹週遭雞犬靜教
人歷歷認花村　牢拴竹篋怕身肥帶孔頻頻減舊
圍愛把細腰偕鳳卜楚王宮裏夢雙飛　牛車無日
不當官沒字郵符顛倒看踏水衝泥何限苦忍教橫
撻更無端　鋤田捕鹿洽婚姻樂事相尋滿社春爵
得甕頭姑待酒木瓢椰椀競奇麟　手製雲簫别有

腔吹來鼻息愛成雙月明引得風前鳳未許當門夜
吠尨　不須挑逗費閒心竹片鉛絲巧作琴遠韻低
微傳齒頰依稀私語夜來深　男拔髭鬚女繡頭乍
逢鑷貌儘多疑雕題鑿齒徒矜尚未解雙蛾夜畫眉
　杵臼輕敲似遠砧小鬟三五夜深深可憐時辦晨
炊米雲磬霜鐘咽竹林　秋盡官催認餉忙一絲一
粟盡輸將最憐番俗須重譯谿壑終疑飽社商　虐
灘水落漲沙泥南北中分虎尾溪一帶草荒村舍少
年來新集有蒸黎　南山中斷北山連逗漏雲間半
線天道是孤城還少郭竹環壓市起炊烟　獻芹再

拜語呪喃歎苾芳揩舞繡衫具道殷勤猶女意粉粢
親製手摻摻　花冠銀釧錦為衣妙舞清歌笑合圍
低唱一聲金一扣獨番太上古音希　諸峯攢集黛
螺青玉嶺如銀色獨瑩展拓晴雲千萬里插天一幅
水晶屏　莽葛輕便破碧沙弄潮如戲語諠譁依稀
佛子乘杯渡彷彿仙翁泛海槎　倭來高枕樹為巢
藤蔓延牽枝格交栩栩夢回非是蝶一身幻化類蠨
蛸　蹈溪問渡少舲艭石澗分流遠擊撞腰上葫蘆
頭上羽隻身飛過水淙淙　抄陰尺布不堪縫無褐
無衣可耐風北地乍寒偷射獵人人盡是鹿皮翁

北轍初回又指南迢迢原隰未停驂看山幾遍還遊
海閱盡邊方烟與嵐　成帷成幕逐飛塵紈袴多纏
輿隸身慣習淫奢無善俗少年思怕老來貧　二林
迤邐接三林淡水縈洄鹹水深極目滄波浮海市一
拳真欲笑蹄涔　晚霞散彩覆陂厓海曲人家逐岸
排烟水幾灣帆幾幅頓教風景憶江淮　木岡東峙
曉雲凝咫尺陂陀未即登指點萬山分脈處一峯獨
秀鎮平陵　觀音山徑幾灣環羅漢門邊虎豹關笑
指當年空守戍但知深谷有烏蠻　陂卧晴沙號七
鯤如環如抱復如蹲驚濤夜拍殷雷起遠勢平吞鹿

耳門　龜蛇對峙鎖孤城形勢空傳統領營不築埤
頭築海口為憐安土重紛更　打鼓山頭石鏬開懸
崖倒拍海潮迴雷聲鼎沸浮空翠萬里風檣認影來
矯首南荒欲盡頭影浮拳石小琉球天迴地轉渺
無際萬水朝宗亘古流　仙山縹緲闊斜曛石上棋
枰舊印紋沙馬磯頭人罕到爛柯樵子話烟雲　赤
山葱翠漾春烟沙暖雲晴別有天日午崖邊人語沸
村童隊隊浴湯泉　生成野性氣如梟出沒無端血
染刀剝得頭顱當戶掛歸來轟飲共稱豪　內山遙
夾外山高複嶺重岡疊翠濤一帶阿猴林下路須防

藪澤有逋逃　八社丁徭力漸紓番娘餉稅蚤捐除
只今宵晝辛勤處謹護官家十萬儲　生熟番情百
種餘半生不熟亦山居當年戶口可知數盡向魚鱗
冊上書　問俗殊方竟未厭忽教放綍轉丹旛天南
水挹山窮處瑯嶠雲從馬首瞻　星軺廻處轉旌霓
入海無聲馬不嘶敢道霜威堪鎮俗長思濤靜水城
西
傳自得金溪逐舟序云紹興丙子八月十一日攜酒
襆被謁朱元晦於九日山向晚幅巾藜杖相與徜徉
於金溪渡頭喚舟共載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無纖

雲兩岸古木森然微風摇動龍蛇布地溪光山色隨
月照耀遠近上下更相輝映殆非塵世境界朱子曰
樂哉斯遊乎擧杯引滿擊楫而歌楚騷九章聲調壯
大潛魚為之驚躍棲鳥起而飛鳴予亦誦東坡先生
赤壁前後賦以和之每至會心處輒泝起相献酬時
常飲酒率不過三盃皆大醉至是連酌十餘觥而月
愈好舟愈快氣愈逸飲愈豪興愈無窮酒且盡檥舟
岸側命老兵貸錢於酒家保亟挈一榼来解維復去
洗盞更酌少焉斗轉参横風作浪湧余曰樂不可極
将安之耶鼓棹而還會宿於東峯道塲明日朱子賦

詩以紀一時之勝次韵為謝殊恨筆力衰退無傑句
以稱清遊也○序泛舟之樂寫得情景與會色色入
妙歌楚騷九章和赤壁二賦想見兩賢胸次洒落真
堪與造物遊讀竟當浮大白以酬之

朱文公武夷山圖序云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
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
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懸崖
絕壁人跡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槎插石罅間以度舟
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
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
君長盖亦避世之士為衆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今
山之群峰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卯
焉豈即君長之居耶然舊記相傳不足考信故有版
圖迫近湮漫亦難辨識今冲祐羽人高君文舉始復
更定此本于是向背隱顯之間為能有以盡其秘
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為題其首云○武夷誌記
神仙事雖似淑詭荒唐然却奇偉奪目此序括盡圖
中事跡意歸避世之士為衆臣服引峰號大王為証
論最正大筆亦欹嶔拔俗

桼堂節録卷六

棻堂節錄卷七

濉江　徐時作　輯

寧都三魏伯子叔子和公兄弟皆以古文名世𬞟子尤為傑出大鐵椎傳云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褱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

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荅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韈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强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鬬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

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鬬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滚滚東向馳後遂不復至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

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錢塘徐野君汪十四傳云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為盜凡經商往來于兹者輒

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
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嚮矢聲汪即彎
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不
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忮
之莫敢誰何未幾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
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
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
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
通乃踉蹡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
川俾嘯聚之徒不敢逞志于我是時汪壯心未灰遂

許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叠嶺之
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
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
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
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後有一人持利刃向
弦際一揮絃斷矢落汪怳兒無計遂就擒入山寨賊
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劫汪之貲行者暫置汪於
空室縛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頭陳之鼎俎以
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
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

我則救之娘子罪不足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
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
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
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
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箭鋒哉因相對慷慨激
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
旁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闖行
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
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
弦倒者數十人賊人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

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為蘭省給事中退
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
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
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
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遇明公得一拜嚴
君妾乃獲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娘所賜京華雖
遼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水陸奔走數千里同起
居飲食非一日畧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
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
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

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為新安生色而文之天矯奇肆堪與汪十四相副也□崇本山人曰汪以善射清道西川使山冠畏威衆商感德功成歸里可謂得知足之道矣獨怪壯心未灰技癢思逞復出而為狡盜計擒似非保身之哲然不如是不足以顯俠烈之奇也觀其感美人解縛重生之恩挾以同騎得脱虎口衆賊追之汪連發數十矢應弦而倒者數十人何射之善也及送美人歸京國水陸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何志之正也義昭千古俠傳百世里人感其奇節廟祀不替豈偶然哉

其登華記總論云

華之狀一言可蔽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全眞崖見北削其半搦嶺一脉貫之以達雲臺如斗之杓馬其麓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為削成四方之下踰之則至三峰三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為倚伏非搦嶺綴之則壑中可環三峯而走也搦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雁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石樓在右西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縣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肩或以為南峯善藏其高然惟東西二峰皆高故能藏南峯之高耳昔明高皇帝嘗夢遊其上御製夢遊華山文鐫于三峰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戕華

蓋以華居三條之中高為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絶攀援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星有北辰嶽有太華皇都有關中蓋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天以北辰為心地以太華為腹王者建京當上法北辰下師太華以居天地之心腹也又天下名山至太華而高深至極其東自錢來西迄少華北從谷口南達商雒為山者千數四面屏蔽望之以為盡華山也而皆非華山蓋華山以三峯為主其形不同三峰之外峯峯皆削成而三峰獨四方峰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

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華陽則是太華擐天下之大中至正為兩戒山河之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華以太華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峯之脉又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嵩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為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携武當荊山至於衡陽

而東循嶺徼達甌閩為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華之所磅礴故自天地初闢太華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華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其又何之

又唐晉王祠記云唐晉王祠在代州之西八里柏林寺中其像中據胡牀將巾緋袍龍衮碧玉帶手持一矢晚而視當時畫工以王一目微眇軍中號獨眼龍故諱之旁六像左一人面白而王冠黃袍拱手立為莊宗右一人王冠而紅袍為明宗東前一人面赭赤冠虎頭冠青戎衣叉手臂掛一鐵撾脚下立一白犬為飛虎將軍存孝餘三像莫知其誰皆黑面虬髯戎帽披甲一人背弓矢一執[illegible]鉞一臂鷹自王以下凡七人王故有畫像大小二軸數百年物也其大者武宗皇帝幸代時取入大內小者獨存寺中隆慶四年代人某某以絹素磨滅乃依畫以土塑像並建祠代有晉王祠自此始書曰唐晉王祠不曰唐太祖武皇帝者王志也歲丙午秋予至祠瞻拜作而歎曰嗟乎王忠正平難有大功德於唐蓋汾陽之後一人也使王而永年必將求神堯之子孫立之以建中興大業

其不肯悖負國恩墜臣節而自為一代也明甚當王疾篤以三矢遺莊宗其一則以復唐宗社為言莊宗弱齡英武能解潞州之圍滅朱梁之國以成乃父之志可不謂孝所憾者欺天下以復唐卒自取唐其迹嫌於篡耳世有欲改五代史為後唐書者然莊宗非昭烈比也昭烈可為季漢而莊宗不可為後唐蓋晉也非後唐也莊宗稱晉之罪小而稱後唐之罪大稱晉則唐亡於朱温稱後唐則唐亡於後唐唐亡於後唐而朱温之罪至是輕矣嗚呼千秋而下有大勳勞而嘗賜姓為親王者其尚思繼晉王之志終始一心

毋以異姓而亂人之宗毋以他族而絶人之祀以自
同於篡奪斯代人所以為晋王塑像建祠之意也哉
此記叙王以下七人英姿颯爽氣象萬千可謂雄偉
絶特後段議論掾縱有法痛快淋漓不減歐陽公五
代史神致

又藥王廟碑云漢口之北後湖之南當大别之巔而
出有藥王廟焉其祀為孫真人思邈考列仙傳真人
洞曉天文推步尤善醫以方濟世嘗入涇陽水府療
治蛟龍既化復夢語玄宗乞武都雄黄為用真人明
治人物幽治鬼神凡為精氣之所生游魂之所變者

身苟有疾無不妙為攻理蓋自神農嘗艸巫彭作醫
以來至真人而其道大善自唐迄今凡以醫藥名家
莫不俎豆尊之為藥王噫嘻豈非真人神明之德所
致乎覃懷李君某常為藥賈念漢口一大都會人民
繁庶業醫者無慮數十人而未嘗有華陀扁鵲之為
者求之於人何如求之於神神於藥豈非真人用是
建廟使道士張李二君來乞予文以紀予作而嘆曰
嗟夫仁人君子以天下人之病為病念天下人之病
非藥可療人用藥於陰有窮神用藥于陽無盡知人
之病本無則神之藥亦可不有神之藥可不有斯神
之藥所以為靈也已易曰无妄之疾勿藥益知吾之
真本無疾則有疾者妄也无妄斯無疾矣无妄之疾
而何以藥之試為真人固善易其所以默運其精神
以使人知夫无妄固非世之智識所能窺予亦不能
言張李二君先朝内大臣嘗賜蟒玉國变黄冠入道
以真人為師主斯廟也不可以不誌因系以詩俾晨
夕歌誦以樂真人之聽其辭曰真人之學日精月神
以之療疾萬物皆春身雖蜩蜕陰用其仁有求斯應
屈者以信峩峩廟貌江漢之濱芝宫桂宇元氣瀰淪
鸞精返魄一縷埃塵金膏玉液觸目皆真真不受病

所悲惟身來求藥者勿問君臣中和自致可育天人
○醫家微言文中含蓄不露然引易无妄之疾勿藥
一語已得妙旨矣詩詞聚精會神尤為元氣瀰淪

又樊義士墓表云義士樊君名潔字清溥商州人也
事其父母至孝事師如事父父母死皆廬墓三年師
死亦如之居貧力畊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之曰父
母有子不子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亾
人亦間遺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人之食食吾父母
為父母則不受已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君輟畊走華山西峰日夕哭山

中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謂其以明烈皇帝與烈皇后為父母而以殉節諸臣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餘人為其師云華山之東中條之西其踰大河而迤邐而北者其山為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極哀形容癯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于是著黃冠躡草屨而自託為道士結廬於西峯以居凡四年間值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蓼莪或誦離騷山鬼其聲悲酸悽楚斷續於幽

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有一白鹿嘗旋繞其門哀鳴至旦久之君目腫痛失明旁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死年止四十餘歲丁亥年八月日也山中人憐之瘞於西峯之旁小峰名之曰孝子峰　　曰嗟乎君固孝子也然君實以節死不以孝死夫以孝死稱孝子以節死宜稱義士今請名其峯曰孝子峯而墓曰義士墓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為然華山從無墓墓自樊君始故為之表以為華山之光罷云

孝子義士得此妙筆寫到十分至處却以淡宕出之尤見高超篇中著論奇警仍歸平正此所以為大手筆也

又長山烈婦墓誌銘云長山烈婦者或曰姓鄔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逆賊李自成南竄荊襄人民以行烈婦與其夫至壽昌以間脫走夫尋病死於長山舖烈婦慟哭數日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鬻者既念珥又喜婦之少而無依也為之穿穴穴成強以相偪烈婦曰結髮夫妻有棺則同棺無棺則同穴夫肉未寒而去之去將安歸夫在穴中婦乃在穴外其可乎撫夫屍連結衣帶遂不出其色暇豫如就寢席鬻者始微覆以土試之踰時聲息絕乃重瘞

焉以告黃岡胡珙珙往拜而哭之曰嗚呼烈婦之以生而殉也甚於以死嗚呼長山有此烈婦乎嗚呼烈婦遂有此長山矣於時過者不知婦之邑里氏族皆稱之曰長山烈婦云　　　闢之曰嗟夫華山識之事死而棺木為之開長山之事生而黃泉為之入死而無間於生生而豈可間於死乎充是心也雖人盡聖人可矣長山為武昌通衢墓在山麓流水之坑去舖右數武乃為之銘辭曰嗟此墳乎天下所無左有生婦右有死夫一人一鬼同穴為娛煖君白骨有此丹膚千秋螻蟻食妾之腴此誌頓挫駘宕唱歎有神而

敘事峭折生動尤擅公穀之長
又施氏女傳云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七許字同
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
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欲殉生家人謹
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蒞政以事下江寧獄女
於是髡髮服箭衣詐為男子携稚弟饋食獄中父倉
皇弗識其誰熟視乃大驚慟獄吏及諸罪囚皆泣下
稱為孝女自是間數日輒携稚弟一往歸坐蒻室刺
繡翎毛人物易米以為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
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乎救吾父以辱身吾何

以見死夫辱吾身以救父吾何以見生父謝之久之
其父病亟女懷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
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踰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
錢鄰里感其義醵貲以斂女朝夕上食哀踊成疾垂
草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四諸生黃虞稷吳淇
葬之於分山口　　曰昔楊文懿公嘗題武進胡
氏貞孝卷有曰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於其翁
天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為則男也天不得而女之矣
施氏女有焉　女男裝事父亦無足奇奇在謝貴人
數語凜然難犯卒死于孝以成事父之志烈矣贊語

引女能為男天不得而女之奇語驚人足傳不朽矣
又汪節婦傳云節婦汪氏歙人同縣程國賢之聘妻
也年十五未嫁而國賢卒請於父母往奔喪弗許以
死請乃許哀絰入門撫棺哭極哀至數日水漿不入
口其母曰吾女若是志堅程與汪兩家之幸也然汝
獨不念暮年父母乎汝弟尚童齔煢然二人汝朝死
汝父母夕死矣節婦乃勉從母命少進食既襄葬畢
有以為尼勸者泣曰吾舅姑老矣為尼則不終婦吾
舅姑並不終婦吾泉下之夫子矣吾不忍也　　聞
之曰嗟夫節婦與節臣固一道哉節婦不可以為尼

猶節臣之不可以為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內若雪
菴和尚之流猶可也竟為僧則與遜荒之義相悖君
不得以為臣烏乎其節夫無君而為有君不忍死其
君者謂之節臣無夫而為有夫不忍死其夫者謂之
節婦錄汪氏之言推之豈不可以為節婦之則並可
以為臣而節者之規也哉汪氏性尤孝謹舅死事繼
姑不少衰年六十餘乃終歲之己亥某月云此傳議
論開闢大有關係節婦節臣同道可謂要言不煩
又楊烈女傳云楊氏女者竟陵楊薇垣之女同里王
嘉相聘為室歲癸巳嘉相涉水死女聞痛甚其父母

欲嫁之女曰夫婦也豈可以一鬼而一人婦而鬼其夫無以為人夫而人其婦無以為鬼比距其壻死且百日女先数日不食衣其衣十餘帶之十餘令堅結不可解夜出赴水死死之所則其壻溺之所父母求屍不獲越三日而浮即其壻浮之所色如生髻鬟不散里人嗟異乃合葬于甘露寺之旁時年十有七也○烈婦之語奇事奇文亦簡峭而奇可謂諸奇畢集當與好奇者賞之

又浮湘記云某月日始至衡州宿於湘江勢甚曲南嶽九向之九背之向之則嶽在舟前背則嶽在舟後

古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夜聽漁歌云衡州彎彎似杷子石角尖尖對鴈峯角上有石鼓名石鼓山石鼓在北廻鴈在南為衡州之首尾廻鴈峯形如鴈廻故名非鴈至此廻也廻鴈峯為南嶽之首嶽麓峯乃其尾嶽與江岸蔽虧其影時明時藏嶽峯聳出者五最高曰祝融諸峯一一廻繞一峯獨與嶽遠不相連昂然外向少陵所謂紫蓋獨不朝也嶽色純青半照湘水中湘水五色不定深則綠淺則碧嶽色染湘湘色染嶽一日不知幾變江底霞紋摺疊錦石繽紛水得之益清媚兩岸皆平坡逶迤不斷嶽如長雲繚繞其上直至洞庭之西乃已人家掩映竹木異石參差一一可玩由衡山縣石灣至朱亭為湘潭縣境遥見天嶽在前南嶽在後天嶽形迤長如陣雲峰與白雲相間而出日光亂之精彩璀燦奪目直至淥口東有小河最饒魚米江上多架竹為漁梁漁人唱欵乃歌其聲柳怨與竹枝相似蘊子瞻云路入離騷國江通欵乃村誠然經湘鄉河口至湘潭沿山上多樹木有僧寺東岸有小山迤邐聳起相屬不斷其北有三峯尖秀葱蒨絕可愛至中州江漸大水漸深矣至長沙對岸為嶽麓峰峯半有岣嶁碑洲中一高閣意即古能

湘閣也湘與嶽同行湘至湘陰而止嶽至長沙而止此記寫衡湘幽異之景為繪畫所不能傳不意柳柳州八記後乃又有此奇筆直令前賢畏後生也

又宗周遊記中一段云嶽廟門有灝靈樓複道相屬左右兩夾楼甚宏麗南對太華三峯日照神掌膏墨所潏指骨澗然五色蓋白帝所居以太華為旗黃河為帶其體最尊非此楼不足稱金天巨鎮也楼後有青牛老樹長二丈餘上拳曲而下擁腫不榮不柯黝黑堅潤若角沉一截相傳老子繫青牛其下或曰凡樹千年化為青羊萬年化為青牛關秦文公時梓樹

化為牛以騎擊不勝或墮地髻解披髮牛畏入水又
始皇時有老樹化為青牛入於黃河此樹或精去而
形留乎有一古柏大合抱內包槐樹一株亦千年物
唐玄宗封禪碑在其旁碑為雷震僅存篤如二字隸
書徑四五寸最為尚存高丈許次門曰金城有柏數
百株酈道元所謂列柏也柏林多碑版然無漢碑有
後周華嶽碑制作精雅洞達若元鑑餘碑多唐人名
蹟漢無碑者以嘉靖中一縣令修嶽廟碎為砌石合
瀾霏樓下多有古碑淪沒云廟正殿額曰少皞之都
又曰蓐收之府階前槐柏多奇詭殿後有萬壽閣倚

渭背河中刻太祖夢遊西嶽文云此段蹟奇而文亦
奇嘗聞孔林有檜木釋氏西來廣東有曇花高數十
丈花如蓮開時香聞數百里今老氏繫青牛樹亦高
二丈餘拳曲擁腫雖不蘖不枯經二千餘年猶存可
知三教並峙天壤各有不可磨滅者其書皆歸於脩
身養性故歷代尊崇而不得偏廢焉耳
又末一段云予為文贈天生進以橫渠之學時天生
方編九經大全未就予謂學貴自得九經者吾心之
註疏吾心者九經之正文不得於正文但從事於註
疏是謂玩物橫渠所謂天地之塞者九經也天地之

師者吾心也子能先求之於天地之師苟有得焉則
九經之言皆我之言是為九經註我非我註經天生
以為然此亦本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腳意然能會合
張子西銘之旨則青出於藍不同勦說所以為名論
又怡怡堂詩韻序云古聖人身為度聲為律凡有所
言莫不協乎自然之韻易之彖爻十翼書之典謨訓
誥或三四言或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為節奏與詩彷
彿蓋亦古聖人之詩也古聖人之詩體不必分蓋多
藏於易與書之中而人不知若專以詩為體則始於
黃帝時斷竹黃歌至堯而康衢擊壤有謠神人有暢

舜則有元首股肱之歌皐陶入百咸稽首進和至禹
而包山襄陵塗山諸歌及岣嶁碑碣蒞洋洋麗藻矣
上古聖君賢相聰明睿智天才所發無不善為詞章
惜乎年代緜邈古詞亡而古音亦失故今學士大夫
所為古詩皆往往不知古音夫音惟古乃雅音之圓
者曰韻韻字從員員為天規屬陽方為地矩屬陰陽
雷之聲也出於性之正陰風之聲也出于情之偏為
詩者能善用夫一陰一陽之韻使清濁高下以序相
諧大不過剛細不過柔其文辭復足以暢達其喜怒
哀樂之志斯庶幾既和且平可與三百五篇不相悖

予少喜為詩每慽天下人用韻不知簡擇一韻之瑕累其句且以累其篇以為詩必宜選題而後作題不雅則宜㢠其篇韻不雅則宜㢠其句蓋篇之雅以題句之雅以韻一陰柔之一陽剛之剛以行其氣柔以使其才然後宮商相叶正變得宜可以被絃歌登朝廟而神人悅豫此乃神明之道感應之樞關乎治穆元化非可以一藝而易忽之也使君兄弟最相友愛政事之餘流連景物輒分題倡和思以詩世其家聲其詩務在選韻韻以甲乙分之甲韻以為今體詩乙韻以為古體詩而命東莞陳子錄之以成怡怡堂韻

一書予見而稱善謂詩家金科玉律之本在是為序而歸之其言如此○大易尚書凡三四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為節奏音誠古也夫音惟古最雅音之國者曰韻古韻世多罕識惟前明陳第季立先生曾著毛詩古音攷一書金陵焦弱侯極為推重攷中引証淵博摘易與書語尤多　或見此書而歎論與抑矣雄所見畧同與要之論韻推天地陰陽剛柔之理歸於性情之和平亦風雅亦理學其有功於詩學不淺矣

又渦骨龍贊并序云有黃壯馬形如龍頭方額有旋毛而白眼碧爍光若流電蹄高五寸許瀝水毛長可七寸高六尺有半長八尺通身渦骨寸有半瘦甚番人以鬻於市莫有顧者張雲舉一見驚異問之云得於玉門關外以二金買歸鹽水調芻豆飼之數日漸解食經三月而膘㦿然猶肉不掩骨其渦節節可數偶騎之從高梁橋越河冰頃刻二百餘里至南海子一嘶而羣馬辟易不敢近人始奇之常從諸裨王圍獵一黃麞突出未及射此馬逐及之口銜麞脊諸裨王驚為龍種因號曰渦骨龍贊曰　爰有龍馬產自西戎其奇在骨渦出身中天然瘦削一一玲瓏方頭

廣額紫電為瞳聲如猛虎嘯吼生風草甘不食吞嚼胡騘紛紛飛肉逐及秋空口銜麞鹿不待彎弓以神為駿非力能雄○物奇識奇事奇得此奇筆寫之可謂奇峯雲擁奇波海翻

茶堂節錄卷七終

棠堂節録卷八

灘江　徐時作　輯

陳第伏羲圖贊云大哉圖乎象之所立其畫天地萬
物之撰者乎何者圖無言也言之所指多局於一事
象之所含惟人所觀取或問乾夬何也曰天運渾淪
地處物立人而匪骨起居不疾能無乾乎八耳十目
視聽瞀而舊迅立斷庶事然而能无夬乎百足之蟲
輔之者多一人元良萬國謳歌能无大有乎勇士首
鼠豺狼攫食一夫奮戈三軍辟易能无大壯乎桃李
之華弗叅松筠庶人之職猛事耕農能无小畜乎江

河泛漲拍天風濤亂流徑渡公死奈何能无需乎家
有韶濩不食細娛被褐懷玉聖王所需能无大畜乎
雷風既息甘雨霡霂鳳舉龜游怡然自足能无泰乎
言極墳典衆庶生疑桃李之下成蹊可知能无履乎
西施怒色衆視而驚嫫母笑言人亦可親能无兌乎
樛木之枝甘瓠交之機心一動鷗鳥逃之能无睽乎
天之與地剛柔相成日之與月晝夜相生能无歸妹
乎石之可破人皆稱堅首陽窮餓百世稱賢能无中
孚乎霜雪夜墜抗之以松舉世滔濫貞士阨窮能无
節乎枝葉盡落液注厥根心不留塵神乃中藏能无

損乎晚食安步童僕兩心一朝好爵仇怨朋迎能无
臨乎鱗介羽毛胥從其類矯俗獨往終乃困悴能无
同人乎宮商不叶必調其序駟馬參差必更其御能
无革乎百鳥求食鸞自高飛崆峒獨步願與世違能
无離乎商賈千金盜則守諸萬鍾不屑一何有餘能
无豐乎有風有雨協氣乃通文王在宮樂意雍容能
无家人乎雨暘時若物類憤興坦途易跌機穽難明
能无既濟乎禽鳥之識雌雄飲食屏而文章民安所
式能无賁乎伏火於灰用養厥神睿智招忌守之以
冥能无明夷乎四時之信萬物攸期甘言如雨妻妾

懷疑能无无妄乎黃鳥出谷同類續聲意氣交孚千
里同行能无隨乎鳩雀仇鷂莫之敢忤讒夫敗羣投
彼豺虎能无噬嗑乎雷聲而起蟄伏欣喜因循次且
進寸退尺能无震乎象牙龜皮二物之寶珠玉是散
德義是蹈能无益乎月借日光時或掩日擇地而蹈
災青匪測能无屯乎漠北交南舟車匪息君子无求
量腹而食能无頤乎重陰之下化而為陽須臾悔悟
心返其良能无復乎重陽之下轉而為陰動極而靜
適遇我神能无姤乎拔木飛石迅雷烈風弗狎弗順
太甲居桐能无大過乎魑魅魍魎擾亂天常鑄金著

象民不逆殃能无鼎乎泰山之溜久而穿石或哭或
歌所業弗得能无恒乎東風啟戶到處春陽色授神
與何人不將能无巽乎小草根短淺水泥侵至人養
德其息深深能无井乎果熟離蔕風不可搖芬芬積
穢火烈則燒能无蠱乎朝日出林忽登中天志士上
達夙夜勉旃能无升乎日月移西江漢流東市有駔
驗物價平中能无訟乎日落重溟晦霧鬱蒸政由寗
氏祭則寡人能无困乎牛馬其風邈不相及鬻者增
價買者減直能无未濟乎賤女爭桑吳楚流血怒可
復懽怨不可結能无解乎杯酒相酬如膠漆投浮雲

在日注矢捺矛能无渙乎道路偶逢腎腸相委面轉
步移譽反為毀能无坎乎戴瓶望天不見星辰眼中
有物諦視弗明能无崇乎巢者知風穴者知雨我有
所求毋失宗主能无師乎江河之決萬里横奔疇臧
疇否捫舌固存能无遯乎兆民失所上帝怒之精神
所至鬼神輔之能无咸乎踰汶豁死渡淮橘枳逢士
好遊桑弧蓬矢能无旅乎一寒一暑尚有愆期百言
百動誹保不與能无小過乎豫章之生知之七年織
女匪懈累絲成縑能无漸乎魚網之設或罥夫鴻挨
斂刺鬼或傷於鋒能无蹇乎泉水日流山岳峩只凡

事見幾知足知止能无艮乎海湖彼岸望之汪洋我
見不足人謂有臧能无謙乎百鳥養羞潛於山谷冷
氣侵人農葺其屋能无否乎豺獺念本烏鳥知慈聚
我嘉言養祭以時能无革乎大地山河天光耀只古
今載籍靈神照只能无晉乎雖有絲麻亦集菅蒯帆
檣早理涉川不殆能无豫乎人藏其心鬼神若昧靜
一深潛明哲有慧能无覩乎張弓縮肱乘桅展脚與
人周旋或進或却能无比乎犀犬猜猜必傷孤麋彼
衆我寡先察其機能无剥乎廣博載物上配皇天羣
生之母順德靄然能无坤乎或問其義何也曰人而

匪骨柰肉勝也八耳十目混相競也萬國謳歌順大
君之政也豺狼攫食覓必其命也庶人之職儲積以
字子姓也亂流徑渡不待天之定也被褐懷玉蘊抱
何盛也鳳舉龜游油然樂其性也衆庶生疑言不必
長也西施怒色何可當也甘秫樛木不相戕也天地
日月男女頑也石破稱堅堅有常也松抗霜雪貞乃
强也心不晋塵塵盡乃康也仇怨朋迎畏其煌煌也
物以類聚矯俗難行也宮商更調樂乃聲也鸞自高
飛遺世自珍也萬鍾不屑道充盈也協和乃通家道
成也坦途易跌盛之傾也文章不飾何以別禽也舂

智招忌劇厥名也甘言如雨不如其實也黃鳥續聲䕺不失也投讒豺虎交乃密也進寸退咫動弗力也象牙𧿹皮非身之壁也月或掩日難莫必也南北舟車養求疾也心返其良天真不息也動極遇靜肅以清也伊放太甲大過人也鑄金著象德休明也或哭或歌不可貞也色授神與入人深也其息深深藏心於溟也果熟時落風不可任也志士上達業日新也彼此平中事之和也政在臣下不可如何也牛馬其風順逆謠也怨不可結毋拔刀也注矢捲才心有他也腎腸相委祇自勞也戴瓶望天乖所遭也我有所

求資觀摩也疇臧疇否如莫之闢也精神所至罔弗通也達士好遊无所介于胸中也寒暑愆期災青非終也織女匪懈循序有功也魚網罹鴻出門有戎也知足知止可以風也自見不足天下之極崇也潛於山谷時不可轉也豺獺鳥鳥人不可不自反也天光之耀明之遠也亦集菅蒯用不悔其晚也觀人明哲鑒其微也縮肱展脚物莫之違也彼衆我寡鳥則飛也上配皇天地德輝也○吾閩陳季立先生湛深經術博極羣書雖為武將何異通儒生平著述甚富于嘗為刻毛詩古音攷一書海内名公共相寶貴今讀

伏羲圖贊上能扶四聖之精微下克窮五子之奥旨昌黎所謂醇而肆奇而法兼而有之儒林中當鑄金事之

王齡劉將軍碑云嗚呼五季之亂士之立人國者以苟生為得逃難為智視置君若易吏視變國若傳舍靦顏勸進旁睇反噬者恬然不以為怪蓋不復知有成仁取義之風焉歐陽公作五代史謂開平顯德五十餘年僅得全節之士三予每三復而悲之比為將樂令謁劉將軍祠於邑南門乃召故老詰祠由輒俊為之酸鼻嘉將軍之節能伸於五季訝五季之亂獨

治於將軍嘆作史者遺將軍於希有之世也將軍者五季時閩王審知部將劉瓊也將軍從審知起固始王閩中審知殂諸子相殘内難屢作巨寇乘之橫潰莫支留從効送款於金陵李仁達投降於吳越將軍擁孤軍奮據屬郡既度其主之不足以有閩又度其力之不足以摧敵羣黎依依倉皇失謀萬歲之呼黃袍之加忠臣不能無動焉訟朱文進之所以失國陳橋之所從代周也御温序之攅以自裁洒侍中之血以見志者誰與嗟乎將軍不以一時南面之樂而易其主平報主之忠不以同盡有限之生而喪其永存

不死之氣要之輕重素明取舍素定可貧可賤可殺之植於天者素完故生乎濁世而不知其光迫於機宜而不怵於利蹈乎遥洪而必殘其軀其慷慨激烈較之歐史所稱王彦章裴約劉仁贍三君子者彼曷以加焉時移事定身後之名寄於國是而後有幸不幸吾于是重悲將軍之沒也殘卒哀而收之邑人義而祀之五馬山三峯之下墓于斯廟於斯自是郡邑有誌廟額有勅將軍之名雖不登于國史而赫赫為閩巨靈越宋元逮於今加之以封爵崇之以明祀將闡幽潛昭示永世俾與自古亾身殉國輝煌汗簡者

相與齊芳競耀窮廟食於天壤間無軒輊焉嵗之嘉靖辛亥予實譾劣承乏兹邑時去將軍已六百餘年假廟傾賾題額奕奕風旙雲斬凜然若挹其猶生之氣乃嘱其土民之好義者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壬子工告成民悦忘勞士仰益欽遂相與極論神之顯晦摘文景纂劌諸麗牲之石 ○余康熙庚子科往三山鄉試舟過將樂維舟觀化樓攜同人謁將軍廟觀此碑嘆其激昂慷慨與歐陽公五代史筆力馳騁足以發潛闡幽可補正史所未及恨爾時未能抄錄久懸于心不能忘今於省誌中後得快讀覺四十餘年爵懷頓釋亟錄與集中與老友輩共賞之又閱壁間詩有云竟與劉虞相伯仲可知漢祖不英雄用事切當不同泛泛并記之

真德秀重脩建寧府學記云寶慶紹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於理顧瞻頖宮是維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脩亟三十祀曰予奉天子命實来固欲為國毓材以姓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學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於三賢

堂然後增辟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以成於是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遂請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論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公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人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圯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脩之之功歟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闊且麗也私欲汩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

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闍黯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緐特藻餙之美耳聖門教人俱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丹雘可設也蓋繕脩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自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

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旨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義理之學以義理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力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嵓括蒼人○此記借脩學之功以明為學之旨言言精切學之本末兼盡真公大儒作大學衍義一書大有功於聖學子朱子後一人也此文已畧具梗概矣讀者須體會之得其要領不可以其詞之平易而忽之

又崇安縣復賑糶倉記云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没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盻盻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無策則身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儲侯用始置倉藏米四千石市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儲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嶜稍脩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嘆曰此文公之意儲侯之澤可使壞不脩至是乎越明年政

成恵決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儲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逋索之煩名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欲所宜未有盡協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備之素而糴於既饑固

舂秋之罪人已後世為吏者苟平居視民歉感漠然
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茀時死者相枕藉則諉
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
汲如𢌿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不寧一夫罹罰饋為
之茀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圄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
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窃然長慮且及於數
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
昔之縣爾前乎為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歉若
茀給矣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
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千計而公家未嘗

以匱告餘力猶能及倉頋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
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
階序皆因儲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
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誌
其事予聞侯題其倉之兩扁曰聊為吾民留飯盌豈
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
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
必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
若夫勉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茀書○社倉利

弊自宋以来列朝痛切條陳詳且悉矣究之官吏奉
行不善有弊無利于民無益也此事總在地方官廉
明公正擇有品紳士耆老為社長令其照例収放糶
糴官總其大綱無苛細目不假權書役庶幾有利無
弊善夫此記所云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
人其本固有在也官與社長皆無私心何患社倉之
不利民也文前後記劉侯為令愛民屢一片仁慈撫
恤之意流露言表雖古之循良何以加之
周之夔海寇策云善醫者必察其受病之源而後病
可除也善兵者必察其致亂之因而後亂可靖也自

古治外盜與治內盜不同治饑寒之盜與治桀驁之
盜不同治方張之盜與治盤結之盜又不同外盜驅
除之而已內盜則屢肘腋心常有潰決重傷之禍
饑寒之盜撫循安集之而已桀驁之盜天資喜亂犯
上恣睢於法無赦方張之盜一舉撲滅之而已盤結
之盜叛服不常黨與日盛使吾民離逷轉徙而彼安
受其燼終可以逞鬬今日寇患深矣其始非有饑寒
失業迫使流亡也生長海濱袵席波濤一二桀驁智
力自雄既不能耕耘作苦粗衣悪食長貧賤而老子
孫而洋船違禁以暹羅占城琉球大西洋咬𠺕吧為

名以日本為寶者絲寶盈衍而出金錢捆載而歸艷
目薰心啟戎海盜視洋船如原獸分內垂涎即殺掠
為生涯講求日篤於是乎寇遂不可問矣始而通倭
者有主萃既而掠通倭者又有主萃則奸富遍國中
也始而掠番船以圖厚實者無已時既而掠商船掠
漁船掠兵船以壯聲勢者亦無已時則鯨鯢遍海上
也闌入焉或夫力而拘諸水貴人贖而釋諸庭矣要
挾馬衣冠未耕更實弁以疏榮桑椹厭飫後掣鏇而
颺去矣一冠未平一冠復起殺人之父而使其子弗
敢仇殺人之兄而使其弟不敢報嗚呼是尚有法乎

無已則明問標本之說對症之藥其憂深其慮遠敢
以臆而暢其旨所謂治標者有四一曰禁接濟以絕
賊資夫堅壁清野兵家所先賊踪跡在水其精神未
嘗須刻不在陸而其巢穴又未嘗須刻敢離水也彼
多掠金錢所不足者粟米耳奸民貪數倍之利陰售
之其一二為乞糴救荒者遂經賊疆力無捍禦適足
賫盜糧耳誠禁接濟則賊無所得食必登陸苟登陸
則失其所恃失其所恃則人能制其死命此司馬仲
達之所以困公孫淵也二曰練鄉兵以衛村堡賊既
登陸掠食矣非敢盡登也必以其半守船以其半登

陸焉夫海船苜能近岸拋泊潮至以小船往來潮退
即行於泥中矣沿岸之民方其未登俯而擊之便及
其既登躡而伺之便但苦無兵器火藥也誠立般戶
為雄長授之火械俾募豪勇而官又為之明斥堠伏
奇兵以相策應一村團練村村皆然此李崇之所以
平兗盜也三曰謹間諜以攜賊黨夫賊非異人即吾
民耳掠商漁而乘其船脅其人故黨日蕃焉計一船
之真盜巨盜無幾餘皆被虜耳吾無以制賊毋論既
虜者畏賊即未虜者褱賊誠開脅從之生路重懸購
賊之賞格鄉兵既控之於陸水兵又要之於水被虜

知賊之虛實必內應而相圖求脫此高仁厚之所以
破阡能也四曰擇水將以教攻戰夫水戰長技只在
衝犁放火奪上風燒篷棚射舵工既破敵矣然數者
賊與我共之恒以被虜前驅使吾之火藥器械幾盡
乃出精銳乘吾傪吾舵工繚手畏賊而不敢直逼賊
船倚帥紈袴乳臭暈嘔怔亂又何暇指揮哉誠擇將
於老漁簡兵於海戶以漁船駕銃突入賊圍募水工
入水鑿沉賊艘或誘之入港而絕其歸路或與之夜
戰而乖其所之此岳武穆之所以破楊么也接濟禁
則以飽待饑鄉兵練則人自為戰間諜謹則以賊攻

賊水將擇則輔周國强兼此四者而有合於太公曰
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之旨而後賊可殲也所
謂治本者亦有四一曰申法令以一人心夫人之所
以餒寒困苦而不敢為非者畏法耳使為盜者必生
不為盜者必死則民化為盜使為盜者必死不為盜
者必生則盜化為民洋船之為日本非日本也無辨
而貨物則有辨盜賊之劫剽掠未剽掠也辦跡而奇
富則易跡嚴保甲篤嚴津梁為窮賊而必窮其與援
之淵藪獲賊而即賞以所獲之贓物投給不厭刻鳴
桴不憚勞此太牀所以戮萑苻也二曰扼要害以壯

形勢舊制烽火寨北界浙江南界西洋小埕寨北界
西洋南界南茭南日寨北界南茭南界平海浯嶼寨
北界平海南界擔嶼銅山寨北界擔嶼南界柘林五
寨在海中如處弓弦之上每寨兵船分二艅也劄外
洋會哨交界聲勢聯絡互相應援自移寨內港而形
勢縮判寨為遊而兵力分寇所以侮而動也誠復外
洋之汛地考會哨之故規不惟使內寇灰心且使外
夷破膽此太公望之所以廓四履也三曰汰破冒以
肖兵餉夫每寨兵船四十隻約用水兵二千二百名
五寨通計用船二百隻用兵一萬一千比國初已減

無容再減矣今船則敝漏稀少問之舡曰缺餉而無
從改造兵則包攬虛無問之舡曰缺餉而莫能勾補
以敝船載弱兵遇賊不敵也甚者舟在水而兵居岸
有急反自焚其舟以先遁夫額設兵船原有額設之
餉隔汛小修五汛中修九汛大修十汛改造原有修
造之費今皆安在而待別區畫乎誠核舊額而養新
標乘改造而易為鳥新標習風濤勇足鼓也南鳥使
遊遂製易就也則有增船增兵之實而省其費此路
博德所以靖東甌也四曰清海道以通商販夫閩三
面距海山多田少雖豐歲尚資隣粟故漳泉販之惠

潮興寧販之溫台省會販之上四郡上四郡不足則
又販之江廣此定界也海寇多外販塞遂交責其仰
給於人者而給人閉之則有遏糴之譏開之則有從
井之誚彼寨遊會哨正為驅盜護商設耳誠召商給
牒以兵衛之販粟故道則興漳泉不仰省會而接濟
無從闌入不亦彼此俱利乎至於海壇地廣可耕內
徙之後隔為孤島東番淡水乃夷漢出入樵汲之地
多粟少貨今紅夷據之民私互市勢不可絕曷若大
開海壇耕墾之路明立東番市販之格收其稅資其
粟內充軍實外縻屬夷此劉晏所以通四方羊赫所

以蘖鄰敵也法令明則民與上同意要害扼則致人而不致於人破冒汰則役不再籍粮不三載海道清則無遼輸貴買無此四者而有合於尉繚農戰不外索權敎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之旨而後賊可銷也夫除盜之法非撫即勦彼龔遂張綱虞詡之槩從寬政戴淵周處李祐之卒為忠良亦古今不再之局耳即思田之役盧蘇王受褒甲受杖議者猶謂文成之幸其斷藤效命不減雪夜懸瓠耳即閩已事鄧茂七王直徐海林道乾輩何嘗不膏斧鉞哉今天子聲靈赫濯執事文武壯猷而蠢茲奸民無端為上

東門之嘯介冑言戰生雖愚不能俔俔伈伈為賊下矣

此策據海洋時勢以立言窮極海寇根源流弊痛哉其言之矣篇中治標治本二條尤為扼要碩畫援引確鑿洞晰機宜括盡古今無限兵法周公文學士也乃能詳悉兵畧如此正傳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吚唔章句士所可及哉

閩志盧岐嶷傳云岐嶷字希稷長泰人博學多聞與汪道昆以古文詞相砥嘉靖甲辰成進士授歸安令當賦重役繁之區岐嶷節約均勻以貲產高下相配隸入為戶部郎飭戎政條上倭三策坐糾舉吏不法自劾失察出為廣信府同知廣東叛卒八百人自福建道鉛山聲言掠永豐岐嶷乃抗卒千人為中軍扼其來路選丁壯三千分兩翼夾攻之遂敗賊於南昌遷江西按察僉事分司九江嶺南寇盜屠戮湖東西四殺憲臣巡撫檄岐嶷攝湖西巡守屯兵袁州岐嶷趨臨江出牛酒犒守江卒整舟艇備火器藥弩賊至發擊連奪賊旗殺傷二百餘人賊潰去泰和縣諜報廣寇震天雷沿途殺巡尉守將岐嶷勒兵趨泰和下新淦邀擊生擒百餘人斬馘殆盡頃之廣寇數千屯陽湖將攻豐城進賢二邑岐嶷曰進賢城堅無兵不

害豐城無城可守乃檄豐城備餉督瑞昌兵逆流而上約豐城令具輕舟數十夜發抵樟樹鎮蓐食趨陽湖五鼓至賊尚未覺賊五千人分五營鄉兵官兵僅千八分攻東中兩營岐嶷下令自一里至十里分設火炮未明鼓譟進賊倉卒出拒岐嶷預令兵為小袋數百裝石子繫之既合戰賊營高數尺壘出袋中石仰高投擲皆應手倒生擒劇賊四百餘人及其渠魁謀主等斬馘千餘級餘黨遁入撫州臨吉撫建盜皆絕壬戌大征饒寇張璉有旨發江西兵夾攻岐嶷為護軍以計購獲璉從以偏師攻林瓚等七十二寨旋

以舟師邀衮三餘黨於鄱陽湖斬戮無遺癸亥麥畧贛州兵備適巢賊萬人出刼移檄招諭皆悔禍聽撫先後平賊功中外交薦為嚴世蕃所抑遷雲南參議攝安普守道事時易門嵋峨昆陽南安新化五州賊首阿方李向陽等聚衆二萬攻圍易門所城岐嶷出師擒之復擒尋甸犴渠獨遮破其巢穴餘黨乞降遷雲南右參政兼臨安兵備副使撲賊部落萬人頻為臨患岐嶷牒兩荃發兵三千自將邀捕之斬賊酋七人從賊三百人丙寅鳳繼祖叛謀據武定城巡撫呂光洵檄岐嶷與副使張天復等分道進兵以僉事張

澤督尋兵守普渡河截其歸道澤不聽岐嶷節制先發與戰被獲岐嶷兵至武定賊殺澤從直勒渡江去渡訖悉瘞其舟適入山中岐嶷収軍入城捕斬殺澤者以狥因遣人之元謀縣金沙江採木造船度里屯兵開通餉道部署已定自督之行至直勒江破直勒洞知繼祖所埋舟處發而乘之順流下直勒得繼祖於青鷄羅山中殺之函首軍門光洵歸功岐嶷同事者心嗛之轉貴州按察使竟為嗛者所中罷岐嶷自言兵戎大事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立致萬戶侯不為然後為天地鬼神所佑江西巡撫胡松為人言

方今文武治兵可當緩急者敎練節制莫若俞虚江紀律嚴明莫若譚二華若料敵設奇以少禦衆則惟盧君臨江志言岐嶷為臨江人殺賊料敵設機刻期調遣疾若風馳秘密莫窺薄暮惟聞傳令饋食巳未又炊俘馘相望於道井肆晏然其讚頌之如此著有金膏瓊液鈎元類纂等書子碩萬曆間進士官戶部主事○盧公真文武全才也稽其生平督兵征勦設奇致勝動合機宜從無敗北求之古名將中亦少其人乃為奸臣阻抑蜚語中傷不得大展其出將入相之經綸當日公忠之太臣未嘗不為之太息也然龍

飛在天豈必盡露頭角始顯神靈即鱗甲偶現雲霧中而變化之能自在嗚呼古來聖賢之不遇也識者每致恨於當時君民之無福而揆之聖賢之性分曾何加損于毫末也哉

菜堂節録卷八

桼堂節錄卷九

濉江[illegible]輯

予讀閨誌列女傳擇其事之[illegible]奇者著於卷誠以事不奇不足以震世文不奇不足以驚人究之奇者卒歸於正是大有關于綱常名教之防自不同於索隱行怪之為也至尋常節孝義烈不勝枚舉故茲從略云

漢李誕少女將樂人名寄邵武庸嶺北隰中有大蛇為民患巫言神啖童女乃可禳前後啗送九女寄受令長直應之自買好劍作數石米飯用蜜澆之置諸

穴中蛇夜出食餌目光如鏡寄放犬咋蛇從後以劍斫之蛇踊出至庭而死東越王聞而壯之聘以為后

崇本外史曰此女有識有膽有力知巫言之不可信預買好劍以殺蛇識已精矣及蛇出穴食餌目光如鏡毫不畏怯放犬咋之膽何壯也至後以劍斫蛇蛇踊出而死力之强更可知矣少女具此三長豈可為庸人婦越王聞而壯之聘以為后后當為賢后王豈非賢王也哉

唐江梅妃莆田人年九歲能誦二南詩父母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選為妃性喜梅明皇以其所好號為梅妃善屬文有蕭蘭梅花鳳笛綺窓諸賦明皇常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吹玉笛作驚鴻舞一光輝鬬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娛戲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明皇大悅會楊太真入侍忌之遷居上陽宮後明皇憶妃夜遣小黄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戀而太真至妃歸宮作樓東賦以寓意太真聞之訴上以妃宣言怨望願賜死明皇默然他日嘗封珍珠一斛密令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桂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汙紅綃長門自

是無梳洗何用珍珠慰寂寥明皇覽詩惻然命樂府度為新聲號一斛珠及安祿山犯闕妃守節不屈死棄尸於溫泉池東梅枝旁明皇歸感夢命發視大慟自製文誄之以妃禮葬焉崇本外史曰梅妃以工詞翰善技藝選入宮禁深為明皇寵眷非獨其才色之美其德量大有過人者味其與明皇鬬茶不敢居勝數語隱寓引君當道之意較之太宗之徐惠妃因事納諫何多讓焉厥後楊妃奪寵避居上陽雖明皇眷顧未衰而却珠題詩自甘退廢釋楊妃之忌動明皇之憐保身遠害其智與張曲江詩諭李林甫之意無

異也迨祿山犯闕更能不屈以死卒邀禮葬視楊妃醜禍宮中播遷蜀道蒼皇展轉就絕於尺組之下其榮辱奚啻霄壤之別哉

唐林氏漳浦勤自勵妻天寶末自勵充健兒隨軍安南及征吐番十年不還林父母奪其志將婚之夕自勵還聞之不勝憤伏劍詣之行且至暴雨天晦電光中見道左空心樹入避之少頃聞有呻吟來者驚問之答曰妾林氏夫勤自勵從軍未還而父母逼嫁我以今夕婚我不從避於宅後為虎所逼至此自勵曰我即勤自勵也告以已還及伏劍之故相持而泣頃

之虎至自勵以劍刺殺虎負林還家崇本外史曰此天之巧於成全林氏夫婦也自勵從軍十載未歸歸適值林父母逼嫁成婚之夕聞而伏劍前詣為暴雨所阻避入空樹此豈有意于遇婦哉林義不從婚避宅後而虎逼之又豈有意于遇夫哉惟其無意於遇而適相遇一則呻吟以逃生一則殺虎以全婦天之成全林氏夫婦良巧矣彼奪志之父母將何辭以謝自勵哉

南唐練夫人名寯浦城人章仔鈞妻生而深沉端毅不苟言笑仔鈞仕閩為行軍掐討使王審知使屯兵縣之西岩南唐將兵來侵仔鈞遣二校請師於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得免二校奔南唐皆為大將即邊鎬王建封也南唐遣查文徽代閩取建州鎬為行營招討建封為先鋒克之時仔鈞沒已久獨夫人存二校遣使送金帛遺以白旗曰吾欲屠城夫人宜植旗於門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還其旗併金帛曰君幸念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不忍獨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必克昌厥後寯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躋顯貴人以為全城之報寯二十世孫存道求遺像學士宋濂賛之崇本外史曰夫人勸夫

不斬二校可謂能識人矣而二校不忘舊德感夫人之仁言息屠城之殺機并預卜夫人之仁必昌後非賢而能如是乎然而二校之賢皆夫人之賢有以成之也夫人豈不為女中丈夫哉

宋晏氏寧化人為曾氏婦夫死撫幼子紹定庚寅寇破寧邑晏依山為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甚急晏召田丁曰汝曹衣食我家念主母當用命不勝即殺我無被賊辱因解首飾悉散與之田丁感奮晏自撾鼓使婢鳴金賊敗退鄉人挈家趨砦甚衆晏助其不給又析砦為五互相應援賊不能攻全活老幼數萬人

招捕使陳韡遣以金帛晏悉散其下韡且請於朝封晏為恭人賜冠帔補其子為承信郎名其砦為萬安砦崇本外史曰晏恭人可謂知仁勇兼備也觀其義感田丁數語實足動人又能散首飾以結其心何其智也又與賊戰親自擂鼓使婢鳴金俾田丁皆奮力殺賊退不敢犯又何勇也至避賊者衆分為五砦助其不給安全老幼數萬人官勞以金帛晏不自私悉散其下更何仁也恭人兼此三德求之古名將中不易得何況巾幗之列乎宜其名標青史事傳彤管照耀於後世哉

宋趙氏晉江人徽猷閣待制傅察妻趙清獻女也宣和七年察以吏部員外郎遣接伴金使為金所殺及察柩還攜子自得自脩避地於泉葬郡西之太平嶺因家焉郡守王十朋輓詞云能寬國俗貴不御鉛華學佛窮三昧燃松數五車崇本外史曰傅察為臣死忠夫人守節教子播遷流離不憚勤苦真不愧清獻女也十朋輓詩語簡意該更足為夫人寫真

宋曾氏晉江曾會女魯公公亮妹也嫁侯官御史王平生子五人回向固同冏皆有學行回為有道儒宗向同尤能文三人皆身在隱約而聲震天下氏就其子謙教京師而魯公方當國然處里舍甚約其後回向固同皆早世人謂不堪氏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教養其子孫至男有六女有歸後封金華縣君崇本外史曰縣君之賢不以外境為欣戚其志量有過人者當其處順也能約而不奢及其處逆也能泰而不亂教養子孫至皆有成立賢母不當如是耶縣君誠過人遠矣

宋岳氏岳武穆女許配漳浦高登第四子武穆被収女方幼遂抱銀瓶赴井死世傳銀瓶小姐是也按察梁大用亭覆其井榜曰孝娥劉瑞銘之畧曰天柱虧日為月禍忠烈父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泉名不可滅崇本外史曰武穆精忠貫日子能盡孝女亦能盡烈秦檜戮忠誤國之罪上通於天至今人猶痛憤不平予嘗謁岳王廟有鐵鑄秦檜夫婦像跪於階下旁設鐵椎凡祈禱者必以椎擊像乃靈應予有詩云鑄鐵難消千古恨融金專報一家勳蓋謂此也

宋陳氏永安人黃貞勝妻夫死自縊巡道查約改觀音閣為氏祠題詩曰人間處處觀音閣天下寥寥節婦祠除却余身祀木主不知公論是耶非崇本外史

曰為祠祀節婦當矣但毀觀音閣并除金身恐於公
論亦有未協吾則有兩全之道立節婦木主於觀音
金身旁或另作一龕祀之庶幾公私兩得未知世之
儒者以為何如
宋張氏浦城人章惇妻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
曰君作相幸勿報怨張歿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瓘
曰與其為無益之悲孰若念臨絶之言惇無以對崇
本外史曰子厚可謂有賢妻直友矣使能聽幸勿報
怨之言何致遺禍朝野而為後世所呵罵張固遇人
之不淑陳亦苦口之無裨君子恨吾閩何不幸而生

章蔡諸大奸為海邦千古之玷也惜哉
宋盧夫人仙遊蔡琇妻端明襄之母襄為講官時仁
宗遇之甚厚嘗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賜冠帔
以寵之萬安橋之建出自母志而襄成之崇本山人
曰盧夫人欲建萬安橋以濟渡海之危襄承母志能
使海神效靈駕長虹以利萬世洵稱母賢而子孝也
予按洛陽志建橋脩橋事蹟宋有蔡襄明有蔡錫前
後檄海神若出一轍豈不怪哉其詳已載前卷中茲
故不贅云
宋陳氏晉江人封魏國太夫人龍圖閣學士從易之

女內翰蘇紳之妻而丞相頌母也從易守廣州有清
德為仁宗所知元豐間神宗問頌母誰氏頌對以從
易女神宗曰天聖間學士耶從易紳頌皆嘗守杭夫
人三至杭即題卽柱吾少從父至此中與吾夫偕來
今同吾兒凡三閱江山之勝蘇文忠軾詞鷄鳴為善
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寔為朝
廷生異人崇木外史曰太夫人真福德無隊人也父
與夫子皆貴而賢三從至杭任尤大異事題柱數語
足為太守署增榮多矣蘇文忠公輓詩語語切實非
太夫人不足以當之也至今猶令讀者景仰嘆羡而

不能置
宋邱氏寧德陳晏妻孝慈好義姑病篤邱刺血寫經
為姑求祐姑果感夢而愈初建寇兼儴犯私鹽擊司
日久嘗聞邱賢孝建炎間儴寇縣境戒勿驚孝婦遠
近避寇者依邱賴以全活者無筭其後孫言應元應
俱登第崇本外史曰孝婦之德至矣能使盜賊不敢
侵犯并全活遠近避寇者無筭其昌後也宜哉
宋吳夫人崇安胡安國母仙州居士羨門之女也幼
通詩書能析大義既歸胡克盡婦道姑余太君老得
末疾寢食盥櫛皆待人夫人侍膳問衣委身同起卧

者亟十載及歿足屈不伸宗長欲火瘞之夫人泣曰
姑不得以全體歸地下吾當與俱默禱於神以手徐
摩姑足遂伸安國稍能言遣就外傅且戒不得歸宗
人曰兒稚弱少休之夫人曰休正在此安國自是感
奮力學未冠遂預計偕迨罷歸宗人為惋惜夫人獨
喜因語之曰兒學短淺急切名第必惰且驕難遂大
期也安國既登第復好奕夫人責之曰業只一第即
安國遂焚奕終身乙典教荊州以事數忤守夫人曰
人貴德義耳不貴以氣陵人安國遵訓飭勵母教居
多焉崇本外史曰傳稱夫人幼通詩書能析大義夫

義莫大於能盡婦道盡母道也夫人孝事病姑飲食
起居至十年之久竭力而不倦其盡婦道為何如夫
人教子以義自幼及壯至為官無不因事訓飭其盡
母道為何如夫人於婦道母道俱能盡而無忝真可
謂知大義者矣吾故亟採之為後世凡為婦為母者
法

宋王氏趙子乙妻本睢陽人夫卒王守義事姑秀容
縣君維謹靖康夫守王以塑土自毀背負姑携幼子
避地而南越四年始達溫陵徙居于莆終焉一時陳
正獻龔莊敏及諸名士皆以詩表之有云疇昔干戈

百戰場衣冠墮節半倉黃如何婉娩閨房秀能麗精
神日月光其子伯思伯達皆登第仕進不絕崇本外
史曰王氏夫死能守義孝姑至流離播遷避地南從
溫陵教子登第莆田諸名士以詩表之宜哉當靖康
失守時士大夫忘君失臣節者比比皆是詩云衣冠
墮節半倉黃王氏巾幗能守義而衣冠反墮節則衣
冠之愧巾幗多矣詩人之感慨不良深哉

元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人適李文景子誦文天
祥六歌欷歔泣下至正間青田賊犯浦城從父嗣源
逃山谷俱為兵所掠賊欲殺嗣源氏直前願代父死

賊義釋之頎語父曰父速去兒必死之賊拘至桂林
橋拾炭題壁間云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女心
清世又傳其寫懷詩云萬水千山去路賒青鞋踏破
幾層沙登山總頂重逢嶺渡水愁深又汲涯雁字只
傳夫與子魚書難寄母和爺回頭遙望鄉關處雲下
峯前是我家苦調悽音頗得信國遺意崇本外史曰
彩鸞才女也同父被執願代死能使賊義而釋之亦
孝女也觀其題橋寫懷詩令人凄然感懷傳稱有信
國遺意洵哉傳中未詳死所想題橋後即畢命于水
中也故有千年照見女心清之句

明李氏永定賴伯英妻年一百四歲伯英被冦害時長子玉以貢入南雍氏馳書命綏奔喪急奏勦賊玉如其言讐得報治家嚴而有禮日課子孫勤學子孫皆登仕籍氏卒潼南道旌曰百歲慈幃天下少七旬孝子世間無崇本外史曰李夫人智略實有大過人者當其痛夫為賊害命亟致書子玉綏奔喪而急奏勦賊玉亦克承母命卒報父讐洵稱母烈而子孝也其後教子孫篤學皆登仕籍壽臻百齡有餘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明江氏海澄人歸於張夫卒遺一子會隣火延張屋江揮子出閉戶撫棺思與殉大雨俄作火滅子將娶婦又死婦未奔誓同姑守嘗與江庭中坐織指枯榴樹問曰盍取而薪之江曰汝夫手植者不忍也婦投梭起倚樹哭姑亦哭越數日榴復花且實十餘年姑死又數年婦亦死榴旋枯崇本外史曰觀江氏姑媳已事而歎天人感應之機若是其神也姑撫棺思殉而火滅媳倚樹痛哭而榴生精誠所至遂能轉禍為福化枯為榮似天地亦有喉扶而默相之者易曰苦節可貞貞者恒久而不變也節恒久而不變名亦閒世而常新二婦之名標青史奉旌後世有以也夫

邛美娘福清周墀妻年三十四墀死家無十金親掾井臼勤儉兼至課兒讀書孟澤年八十二仲濟年八十六叔壽年八十二季聘任潛山丞年七十八五代同堂邛九十六卒哀杖之男皆龐眉鶴髮人稱罕見崇本外史曰邛美娘非世所稱福壽兼全人哉當其夫死教子似無奇行可紀然母壽而四子亦壽龐眉鶴髮一堂燕喜箕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傳稱壽母勤儉兼至課兒讀書夫勤儉則能致富讀書則知好德身獲康寧命歸考終此理之必然者壽母一身兼之非無奇中之故奇者哉

明張氏平和陳夢龍妻病革張侍藥不效醫曰盡今夕矣張泣將自刎時坐夕碧空如洗忽黑風從院中起屋瓦皆飛咫尺莫辨家人駭匿床下須臾月復明視之則張血淋漓死矣是夕夢龍亦死七日合葬于孔道之旁隣家井盡變為血三日居人禱于墓乃復故崇本外史曰烈婦為夫捐軀世所常有亦無足異獨異夫張氏自刎乃能使月朗星稀之良夜忽變為天昏地黑之慘夕碧血流地并井水亦赤豈不為奇事哉世有此奇事得此奇筆傳之足令讀者驚心動

愧浴嗟太息而不能已也

明祐溪貞女失姓名沙縣人正統間鄧茂七殘破縣治匿草間為二賊所獲貞女許過橋從一人以終所事二賊信之攜至橋心貞女忽以兩手結賊投于淵與之俱溺弘治四年副憲楊澤郡守蕪章立祠祀之崇本外史曰貞女以未出香閨之處子而為賊所獲能以甘言紿賊以釋其縛而結賊投淵以免其辱貞女則智矣二賊何愚也然以二賊多行不義必遭誅戮將身首異處骨肉朽穢今得全軀于清流中此不幸中之幸也二賊當感貞女之德為何如哉

明鄭氏永安陳選士妻歸未二載生子甫三朝夫卒哀毀欲絕或解之曰死易立孤難為其易孫失所恃矣氏忍死撫孤成立藩司聞而奬之并題以詞曰看之于易從一而終稽之於禮爰有三從守禮一意今古所同維彼存孤美哉母功以為女紀俾仰休風崇本外史曰或借晉趙客語以勗氏情至而辭婉故足動聽氏能忍死撫孤盡慈即所以盡孝也奬詞引易禮歸功母道實足風世故録之

明林氏名淑圓莆田人副使林時女永樂間第進士觀政刑部緣門籍事註誤繫獄毙北京營建淑圓甫七歲擊登聞鼓訴父冤仁宗監國南京矜其幼賜以飯遂宥時罪後隨任陝西母王氏病諸藥勿效淑圓年十二潛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得瘥長嫁西安左衛指揮使黃銘壽七十卒崇本外史曰林淑圓方七歲能擊登聞鼓以鳴父冤十二歲又能割左臂肉以療母病不意幼女中乃有此奇傑之行配賢夫而享大壽宜哉

明戴氏名清莆田蔡本澄妻嫁未二年本澄戍遼東念婦少艱跋涉買妾與俱戴父與約曰遼左天末寧得遽返五年不歸可聽女嫁許之立券為信至期父

語清曰可如約清泣不從獨居凡十九年本澄歸生一子未晬相繼亡戴哀毀幾絕父憐清無依潛受吳公瑞聘清聞曰吾生平事畢只欠一死使人呼為蔡家婦足矣即往父家與吳絕婚公瑞訟之官欲奪其志太守陳表嘉嘆判令歸蔡太守王弼匾曰寡婦清之門崇本外史曰余讀柏舟詩至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未嘗不嘆其母之殘刻不仁何至此極也及閱閩誌戴清傳而嗜利無恥竟出于其父尤可怪焉當本澄出戍即約以五年不歸而嫁及歸而死復潛受吳聘真不識人間有羞恥事也而清堅貞自矢始終如

一覩絶婚數語直與之死靡他之言同一決絶共姜之志不以母而奪蕪清之操不以父而移太守嘉其賢而旌其門門因清而榮而清之名亦與共姜並垂不朽矣

明陳氏名若瑛義門人許字舒郎未嫁舒沒陳不食死題詩云有女名若瑛義門陳氏子女紅中饋餘頗亦嫻書史十九聘舒郎雙璧燦盈貯百年偕老期竟為天所阻妾身雖未明妾心良已許豈無展轉匹志奪妾所恥名既為君婦能不為君死我生尚氣節賦終毛髮竪崇本外史曰陳貞女真讀書能知大義者

也詩中云名既為君婦能不為君死大義凜然直足以植綱常扶名教世謂女子不必讀書此俗儒之見如陳貞女讀書之效如此非女中丈夫哉

明黃氏德化人仙遊曾先圭妻年廿九夫卒母欲嫁之泣曰受托幼孤豈忍負之若復相逼有死而已郡人林俊贈以詩曰白日湘娥淚紅顏孑建詩仙湫還本脉慈竹又新枝心事寒燈火年華舊布帷青鸞消冷影春去不曾知崇本外史曰觀黃節婦對母之言情至理足詞嚴義正雖止十六字而無限低徊婉展之致溢于言外其母聞之當汗顏無地矣林詩俊逸足為節婦寫照故并錄之

明陳氏名彩玉莆田諸生昌言妻言死陳經理喪具畢從容辭姑及娣姒作絶命詩飲藥死詩曰結髮為君婦十年琴瑟調秋風隨蝶化誓與子同凋針刺易書卷奠君名業新君既中途殞何惜此一身絶粒求速死衆口與我違姑姨苦相勸留我欲何為或言俟卜葬此事不須時同室宜同穴山移意不移俯仰惟長嘆捨身死若生魂既與君俱心同蘭水清崇本外史曰彩玉以才女而盡烈巾幗中不可多得之數也所作絶命詩沉痛抑揚哀音婉轉令人讀之如見其

人如聞其聲詩中所云誓與子同凋何惜此一身留我欲何為山移意不移心同蘭水清決絶之中仍含蓄不盡深得風人之旨噫可哀也夫可敬也夫

明劉氏二女莆田人被倭擄繫入知府林介祠中倭飲而酣遍視擄中得二女出之姊妹也姊十七八有殊姿倭先取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賊倭微笑慰之曰若從我終當詢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罵益甚時黃昏賊乃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大罵曰我姊為汝死豈肯為汝污耶賊見其色厲甚露刃挾之不為動曰死則死

耳汝賊獨不死乎自投火死賊恚甚連鏹刺其屍殺
其被繫者四五人以洩怒又有二小女亦莆田人姊
妹也賊欲污姊姊厲聲大罵值火發遂赴死已而及
妹亦投火從之賊吐舌去崇本外史曰四女義不從
賊皆赴火死何其烈也此豈有得于性生哉抑服習
於禮教者深歟莆田稱海濱鄒魯名賢輩出其教化
之留遺風俗之漸染雖婦人女子亦知守身大義不
為强暴所污其烈性直與烈焰爭光日月矣獨其名
不傳僅留姓氏於人間惜哉
明林雅娘同安人許字海澄謝昂昂病劇母髣髴見

女子榻前以為祟也禳之如故昂死雅娘自縊昂母
憐之往視其襝驚曰曩之日侍兒病者乃吾婦也耶
吾習其容久矣亟家異之卒歸葬于謝焉崇本外史
曰雅娘聞夫病而鬼侍榻前人莫不驚且怪之吾以
為不足怪也凡人心之能思慮知識身之能舉動勇
決者魂也易曰游魂為變蘇氏軾疏曰志氣為鬼魂
為神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雅娘心誠而志有專
注則無形可為有形無象可為有象此即游鬼為變
之說也讀易者當于此參一解焉
明廉氏延平衛戎籍仲華女名曹婢早失怙恃依父

妹居年十九許配王文珍未嫁珍卒氏知珍將葬柩
必過其門乃登樓于天窗隙中目送其喪即自縊邑
人尚書劉挽以詩云玉顏未嫁痛夫亡潛上高樓目
送喪淚洒西風輕一死芳名直與日爭光崇本外史
曰廉氏早失怙恃未必知學未嫁而目送夫喪自縊
全貞此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也劉尚書挽詩亦工
雅可誦足慰貞鬼于地下矣
明蔡玉卿漳浦學士黃道周繼室幼讀書知大義嘗
與其姐割臂療母疾及適道周事姑盡孝益博覽古
今事通性理道周廷杖繫獄玉卿寓書謂天王明聖

不日霽顏語不及私迨道周出關後致短札云自古
忠貞豈煩内顧身後之事玉卿圖之道周既死乃使
長子偕門客之江南得齒髮以歸葬北山墓側雖流
離播越不脫衰絰與子姪言不踰閾晚卜居龍潭長
齋二十載卒年八十三玉卿善臨池代道周作行草
幾奪真嘗偕北上舟中臨衛夫人帖人皆以匹錦售
之然皆署道周名晚年乃自署亦不輕與人也所著
詩文多不自傳止得其寄隣母及憤慨數章崇本外
史曰蔡夫人可謂真知大義者矣觀其所致夫書勸
勉文盡節以忠貞并身任後事卒能得夫齒髮歸葬

誠不媿為忠臣婦也至其善詩工書此特技藝之末不足為夫人重昔管夫人為王孫趙孟頫婦不能勗夫守義致苟仕以貪富貴雖夫婦相得甚歡丹青翰墨照耀千古然以蔡夫人較之不啻丹鳳之視山鷄也技藝有何足重適滋後世之訪議耳

明張義婦鄒平人李午妻午同從子零戍福寧客死張力作養舅姑凡四割股療其疾舅姑死喟然嘆曰夫死千里外不能歸骨舅姑在也舅姑歿矣猶不獲歸何以生為卧冰自誓曰夫骨能歸終不凍死月餘不死鄉人驚異相率賻行揭狀書衣背且行且丐四

閱月乃至見零問夫葬處則荒莽莫辨矣張哀號幾絕忽憑童子發狂言將死時狀且曰西郊天人橋我葬處也張啟視得之持骨祝曰誠妾夫也入口當駐如雪黏如膠已果然有司上其事請給使零護喪歸至正間旌其門崇本外史曰巾幗中備嘗艱苦如張義婦克盡婦道者曾有幾人張知夫戍遠死孝事舅姑四割臂肉以全生誓歸夫骨月卧寒冰而不死誰復能耐此苦境也至鄉人感義以資路費夫鬼降靈以示瘞所卒能辨骸護喪埋故土以膺旌表此天特闢盤叢另設險道以彰義婦鐵石之堅操也豈偶然哉

茶堂節錄卷九

荼堂節録卷十

濉江 徐時作 輯

昭武李忠定公為宋代名臣精通易禪深識儒釋合一之道如與吴元中書有云華嚴以一塵含法界易含容無盡此固二書妙處不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含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乃存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人正謂此事恐不當析而為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易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華嚴之方以

十圓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盡天下之剛健坤以三偶而盡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於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於無窮此即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界而視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勝計哉然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闔闢一氣之盈虛是也寶刹現於毫端一法周於沙界遠則不禦不亦大乎邇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含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耶易以卦為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以卦為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火海建立如倒浮屠遞相圍繞其說至於不可說然不離於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蜜建立為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有百千無量三昧法門然不離於十位易自乾坤立而為八卦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為六十四步歷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處九會雖升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群生前而常處菩

提會每位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鏡相照光明交處其中妙影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即乾坤也百億日月即坎離也百億山海即艮兑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出世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一理哉嘗觀善財之入法界徧叅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仙人醫

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
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閣開攝
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為菩薩道行
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蜜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
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叅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
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而大非精進乎
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脩德儉德辟難
非忍辱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忿窒欲
慎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
非禪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育萬物所

謂慈也議獄緩死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飲
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
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
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
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也豈有二理𢧵繫辭
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
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毗盧遮那
之類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
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
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說法而

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
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
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則易也
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不在無不
為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身翾飛
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反而觀之
則大千法界與大地天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孟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楞嚴曰
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
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

吹一微塵若存若亾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
此心地法門也為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為華嚴之說則
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
妙功德心靜而明廓而大虛而通寂而靈建立萬法
為之主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者暗大者小通者礙
靈者頑所謂操存而舍亾也故易立象以含容無盡
華嚴表法以一塵含法界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之
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莫若誠至
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

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心者
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為道元功德
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諸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
上道由此充之為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成等正覺
猶育孩稚以為成人養根萌以為成材其骨節枝幹
初以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為群
生入諸惡趣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況死生禍福毀
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於夢

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之法界得於一心
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法故吾儕之所當有事者心
而已了此則廓然更有何事夫法華之喻非不表法
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之比興非不立象
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竊謂二書聖人與
之立教於中國佛以之立教於西方其揆一也然易
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華嚴之教頓直以白牛
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浄精微由域中以趣方
外華嚴之教廣博妙嚴由方外以該域中此其不同
者而其歸一也而彼來教皆有不復措意儒術之語

初固疑之今乃知以世間出世間法判而為兩之故
夫晝之所想即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即死之所為春
之所種即秋之所穫所以處世間者所以出世間者
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搬柴中
坐脫立亡在著衣吃飯中無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願
試思之此書分別大易華嚴二經原原本本洞徹無
遺而於支流派別彼此互証纖毫不爽非具大智慧
大神明安能信手拈來無不妙合至道如此書後尚
有論易微旨數千言亦發前人所未發另當歸於讀
易錄中玩之

又書僧伽事云世傳僧伽為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
示現之跡載於傳說著於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
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
告假於朝返覲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
脩供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朏齊走人報曰塔
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攜家以往則日始出矣
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
固已歎異得未曾有及辰已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
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
如水晶旋轉不停光彩炫燿鑠人精目凡一餉時若

有掣之者珠自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
前珠等須臾入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
級至第十三級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
隱不現其極桷間小鐸中亦各有珠垂布周匝璀燦
相射如白月晝然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
往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熠爚繽紛若可承攬至
午未間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
張根劉焘奉使徐禋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
庶瞻仰謂自昔顯宗神變未有若之盛者其後朏齊
具圖以聞有旨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於

所見者八年東南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溢不及城
者數板城門不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
家人情惶駭莫知所為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
以餌餅施之且告之言此何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
荅徂去上脈徑趍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
壓水道于是人力可施水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
樓之摧斬斬然無尺椽片瓦之遺積於壞門如累疊
然始知是夜乞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下
鬨傳則所施餅餌尚畱鉢中此一事予得於所聞者
明年改元宣和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

江湖是時僧伽出見輦轂之下者凡三初見於感慈
塔若揮扇然又見於天清塔又見於相國之東塔皆
從二侍者為行道相都人瞻禮闐溢衢巷已而水退
都邑底寧有詔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
之辭有曰其儀屢見萬目具瞻歸然靈光佑我昌祚
蓋謂此也予時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兼得於
見聞者惟普慈巨濟大士臧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
以光景形相威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
著如常住世蓋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
此土衆生有大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

化身而維摩詰所說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
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
書所見聞者著於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寔参脩菩薩
行者有所稽考凡與見聞皆發信心皈依妙覺時宣
和二年三月十五日昭武李綱沙陽寓軒書

元祐中忠定公父諱夔官脩撰後封太師初任松溪
尉與中峯寺長老慶餘語道甚契合時参政呂公諱
居建安審詢衲僧中可與語者李以長老對呂諭州
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約李同遊武
夷山及歸慶餘已遷化一日矣方示寂時升堂集衆

告辭跏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泣涕痛悔恨
未嘗扣問鍵李謂長老平日所得奇特盍歸誠祈懇
倘能復來呂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耳根擊之至數
十聲長老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當為公再留
七日遂下坐後居方丈呂咨問道要請再開堂以疏
文屬李擬疏曰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
通達磨西來之旨萬派殊流歸於一海千年暗室
光在一燈雖桃蔌前村自含真諦而琵琶逸妙指方暢
清音喻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盍飯色之
殊寶器所感不齊則耦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有

宗匠誰為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為已
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殺活臨時禪律通融昔契樂天
之問雲山靜遠今難思大之居而况維摩示疾而莫
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既俯從於輿願宜遂
演乎潮音肯令鷄嶺曇花不開閫嶺必使曹溪法雨
重洒建溪至道無煩當仁不讓謹疏長老復開堂說
法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為作碑具載本末置寺中
宣和元年忠定謫沙陽道建安遊寺見碑讀再過私
竊嘆仰紹興壬子宣撫荊湖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
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亾矣為之歎息又三年

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長老法眷也問訪遺跡惠然
見過出公父所與手帖相示翰墨如新公讀之泫然
因留藏以示子孫而為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之
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死生一如
去來自在有如此者人知忠定精禪學不知其淵源
出於乃父讀開堂說法疏嘗一滴可知大海味也
忠定公作武剛君傳云武剛君姓金氏名辟彊其先
楚人也七世祖鏷居於越之邪谿聞歐冶子者通於
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得鑄人術因往見之歐冶
子熟視鏷曰子之質美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為國

器乃晋與居汰去粗悍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礲而
淬礪之文采黯蔌其材氣天下無雙歐冶子撫之曰
子所謂鐵中錚錚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
其猶龍乎因號曰龍淵子薦於楚王楚王悅之起居
必以自隨威震海內名聞諸侯於是晋鄭興師以伐
楚曰必以龍淵子為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晋
鄭之師伏尸十萬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
淵子之力為多親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
當戰國時尤寵任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干越王
勾踐勾踐將封之以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

薛燭曰此國寶也三鄉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縵纓短後之衣以術干趙孝文王孝文王好之終日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為陳其祖之功德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下而頭胡縵纓短後之衣其術特世人之所好不足多也王悟乃踈之遂廢不用而當時游俠之士荆軻聶政之徒往往私從之遊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武剛君辟疆者起於楚漢之間挺挺有祖風辟彊之為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鬬之術性剛果不喜

人柔佞見有禍亂姦宄必欲削平之其志氣凜如嚴霜秋木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膽破股慄不敢仰視其與人交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斁茍非其人捨去弗顧泰始皇帝既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遯逃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時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豊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

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行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泰既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滎陽成皐間武剛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卧內甚見寵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伏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即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為君第國有大事則召君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往往勁直明敏淬鋒歛鍔以節義自將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

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飱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果篡漢繇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晋雖異代猶禮遇不衰至晋太康中回祿氏作亂刦武庫焚蕩武剛君之第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者與其妻莫耶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豊城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煥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耶氏而斗牛之氣戢然煥私匿莫耶氏而以

干將歸華且曰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邪氏也亦曰久當復合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携莫邪氏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遣沒人視之有二龍蟠結風濤洶湧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而華煥之言驗云

太史公曰古者五行各立其官金姓蓋出於少昊氏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姓其北方之強者歟觀其為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物勁正之氣毅然見於色其亦鍛鍊淬礪之力歟卒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來延平感干

將莫邪氏之事考諸傳說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大畧著於篇此傳之作蓋公所以自況也篇中所云為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陣之術性剛果不許柔佞等語皆自道也不同他人假物以逞才者故録之

歸太僕有光書郭義官事義官名和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畱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以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恵為崑山主簿為予言此又年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書表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為人誠樸無異術也予嘗論之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

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異類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事奇文亦有奇趣

又送童子鳴序中有云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

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耳予鳴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此段文字語奇而理正用筆屈曲動宕如三神山在海中可望而不可即讀之令人神往

又壽周秋汀八十文云先生年八十其子通判君設廣筵大會賓客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知足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攖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氊絳帳棨如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己嬉嬉然若與得意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

為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可乎先生聞而喜卒爵而歌頹然就醉予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此文闡發老莊之旨闇合得壽之理家為名通人誠能知足之而心泰適情而累絕則仁矣孔子曰仁者壽誠哉是言也

周櫟園云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說與人鑿鑿不相下迨識益高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美其始與歸震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屬妻子叅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予叅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為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簀時床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

過爾剪抑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古創造名語
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
但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
之以為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
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
彼短未為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
又傷獧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
誤後人而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踳北地而擠
長沙者元美為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
之啟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舊學銷亡霜降

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悔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
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談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為
金科玉條引繩批根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
悔以其言為土苴唾餘乎津刻舟之人知劍去已久
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合觀元美先生所言與牧齋
先生所論後之人見地未明擇述未定者其持議何
可不慎哉

周櫟園書影載楚有張君燧為陳士業言廣南有常
土官自言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客某匿其三歲
兒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
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潺湲下客見其誠以情
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
南粵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於陀曰此淮陰兒公善
視之陀養以為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用韓之半
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間有酇侯所遺之書尉陀所
賜之詔勒之鼎器士業曰予嘗怪趙陀以魋結箕踞
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遽蹶然而起今
以嘗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
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此悲夫　或有難士
業者曰子記常土官事奇矣奈與史牴牾何長樂鍾

室之禍蕭相國寔紿之司馬遷云呂后用蕭何計誅
淮陰蓋定錄也何忍於其身而通稱冤於其客不亦
謬乎曰唯唯否否何之紿淮陰也蓋出呂后之謀何
亦懼禍而迫於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
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
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
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為報
功而以為見疑乎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
自古功臣冤死者衆而淮陰為最悔不用蒯通之計
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以反之一字加之非

為呂后諱為高帝諱也崇本山入云予嘗有弔淮陰詩不聽蒯通真義士能酬漂母亦奇男論兵久觸高皇忌學道難憑太史談亦此意也

客有謁項王祠者述王塑像東向面深赤左右范增龍且夾侍且亦面深赤石刻王遺像圓袍短幘廣顙豐頤宋人所摹勒也傳聞金海陵師渡江卜珓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颯颯聞戈甲聲遂止迨崇正乙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不敢犯而退益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

商邱侯方域曰余少游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論公教余為文必先馳騁縱横務盡其才而後軌于法然所謂馳騁縱横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濆薄吹湯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夜以一吟耳悽兮目駴性痱乎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與法合而非雕鎪組練極衆人之炫燿為也今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縠紋之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徼而無間者氣也水之所以瀠洄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而踈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而柔然有能割水者否耶故曰氣莫烈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鎪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菜堂節録卷十終

濉江　徐時作　輯

宋韓魏公琦重修北嶽廟記云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山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来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苟非質於圖志人咸不知嶽之所在焉于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廵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其後世之文乎然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㘭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别林焉而萬

幹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霆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蕲於是畋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若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象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遠禍而趋福雖異于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剷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以建皇極封太山祀后土曠絶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加以安天元聖之號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也故廟宫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繕修厯年既長吏識廢忽日風月雨以圮以溺每歲立冬天子以所署祝册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頹落壞廡之間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歷八年夏六月琦蒞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於庀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毁民之擅為佛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若開謹于其事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勉焉弗懈于是敝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

宜神之喜肸蠁来宅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以記功来告僚屬請以文志諸廟石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鑒也有禍福焉福善禍淫惟神之宜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已以愛其民入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按北嶽恒山一名大茂山在唐縣西北一百五十里與契丹分界北亘雲蔚南連正定為河東河北之捍蔽五嶽廟俱建於本山惟恒嶽廟建于曲陽縣之西城去嶽百餘里凡嶽有形有神形之大足為一方之望神之靈更為衆庶之利故王者祭天地外首及五嶽此千古祀典

之不可易者文首叙嶽廟之莛以祀神以神能司陰
陽禍福之權威靈顯赫所以警動人耳目震懾人心
志者無非欲民之服教而從善耳次叙歴代位號祭
祀以公以王以帝典禮攸崇以神能庇民故報神之
禮重着于定令廟貌以時脩繕歲久吏職廢弛守臣
祭祀亦循行故事聽其頹敗宜公有慢臣瀆禮之慨
也後叙修葺未即竣工以歲歉不忍擾民尤見公心
之仁至州判游君率縣主簿恱使其衆趋事不懈能
今廟貌煥然一新仍歸于守臣脩已愛民聽神之禍
福焉叙次得宜前後照應章法渾成一片公為宋代

名相初不欲以文著而文之峻潔清明如此視曾王
歐蘇有過之無不及也
又閱古堂記云慶歴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
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師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
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予以
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脩職尚懼不能
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
策勵且患俱汩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
歲久不葺于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
事實可載之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
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
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
持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
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日夜
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
道未充而君之孫殊厚任重途遠惟仆踣之是虞故
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絲竹
篚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
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遑
責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

終日予之所樂悪有既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
於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
教化用兵者莫貴乎權謀而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
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遺風餘烈可以被於
旂常傳于簡策越千萬歲而凜然如存咸有嚮慕之
意不以酣歌談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獨
已之為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爽塏
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而増葺
之宜免夫毀圮污慢之患矣此記○按堂以閱古為
名公非徒為名也意欲責實焉故摭於古守将六十

條足為法者繪于堂左右壁朝夕觸目警心勉自策
勵俾政成功立俯仰無媿古人以報君恩選帥付任
之重公之心何如心乎至篇中反覆明己之樂揔在
與古為徒并欲賓客僚屬之聚斯堂者監觀于古不
惟有益于己而且有益於人末一段寫得躊躕滿志
公之生平功德事業施於當時傳之後世盡流露於
行墨間令人想見其風範雖使歐公執筆亦不能道
之親切有味如此聞公居相府日有惜公少文章者
公曰吾薦歐陽修為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公固
不欲以文章自見孰知文章之一至于此乎

宋范文正公仲淹竇諫議陰德碑記云竇禹鈞范陽
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為
一時標表初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
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諾禹
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僕盜用房廊錢二百千僕慮
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臂上云求賣此女以
償所負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即焚券留
女囑其妻善視之及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嘗
因元夕往延壽寺忽於佛殿後得金三十兩銀二百
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主還之其同宗及外姻有
喪不能葬者公為葬之凡二十七人有女未能嫁者
公為嫁之凡二十八人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
困則擇其子弟可委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
自給由公而活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
者不可勝數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
行之儒主師席遠方寒士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凡
四方之士由公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先是公夢亡
祖父後十年復語公曰吾嘗告汝三十年前寔無子
分且年壽短促今數年以來名掛天曹特延三紀之
壽賜五子各榮顯公益修陰德享年八十二歲沐浴

別親戚談笑而終五子八孫皆通顯於朝後之教子
必曰燕山竇十郎云〇按記中謂諫議義風家法為
一時標表末又云後之教子必曰燕山竇十郎云竇
氏義方教子能令千古稱頌者非以其子孫顯榮之
為貴寔以其行仁積善始終無懈之為難也但憐僕
女還遺金葬親族不能葬者多棺嫁親族不能嫁者
多人以至周濟貧困體恤賢士後世義俠尚有能行
之者惟特建書院廣聚書卷禮聘名師遠招生徒為
朝廷造就人才為郡縣普施利澤此則福惠生民無
窮之德也語云積德昌後又云故大德必得其壽其

實諫議之謂乎宜文正公詳為記之也已

郝侍郎林為陳公彬傳云孝廉姓陳氏名彬字半千
直隸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
達如往来不數月盡殫其蘊既而覺其誤遂謝去不
復與通聞容城孫徵君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徵君深
引重之一時居門下者皆莫能先值明季之亂盜賊
蠭起崇禎十七年春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數十人
流入州境州民驚潰而婦女往往從賊中逃出賊亦
多有徑棄之去者流離相屬於路君悉收養于州城
朝陽觀中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多兗州士大家

及事定悉遣人送歸其里又遍收遺次棄兒令家人
飼養之全活者甚衆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嵇其貧
以金餽之君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
非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置君寓
中以去君為緘藏之踰年事平訪其人與之取視其
故所封識猶完好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舍于君及
君他出輙私竊之而取其直君知之不問曰朋友之
誼固然也戔戔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州人史姓者以
事繫於官君察其無辜為一言于太守因得觧史謝
去後一日攜其女至欲以為君媵妾而遂巡未敢言
微語以逆君意君正色曰吾所以急汝難者以汝負
深怨而力不能自達故不惜援手以拯汝豈其有利
之之心耶且使心于利則亦無恤于汝矣因一言之
德利其子女以為報汝其以我為何如人疾驅之去
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刻苦力行年既耋而學不倦
於宋元以来諸儒先書靡不淹貫而陽明傳習録及
鹿忠節公尋樂大旨等篇則尤其所得力焉年七十
五以疾卒於家子鶴齡博學志行能世其業
王大宗伯安國與陳鶴齡先生次子殿撰悳華同年
友也為先生作傳云先生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

隸安州人父諱彬倜儻好義負海內重望從容城孫
徵君遊先生少承庭訓以故有得於濂洛之緒好讀
河津姚江二子書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等編而以
身體認之父没家業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産
先生恬然于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
內無間言康熙甲子舉于鄉高陽相國李文勤公夙
重先生之為人至是延至京師館於其家先生念母
篤老輙謝歸設教家塾從遊者數十人每秋冬篝燈
夜讀聲滿里巷毋殁選授正定縣教諭效胡文定公
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

文藝進者先生反覆指畫懇懇無倦色士咸悅服依歸之郡屬三十二城爭聞風請益焉正定學宮舊粗完歷歲為風雨所摧傾圮殆盡先生蒿目憂之毅然謀修葺鳩工之始醵金無幾而先生獨以力任邑人重先生之義群輸資以助踰年落成勒石以紀其事滹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村堡水災有密授意謂宜以不成災報者先生詰其地蹙然曰百姓嗷嗷待哺吾目擊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蒙賑恤全活者數千家又太守命偕隆平寧晉諸邑民蝗時捕蝗令急所在騷擾先生甸日歸太守問狀先生

曰蝗不食苗苗已盡民不畏蝗官即蝗也太守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既遷順天府武學教授掌義學事其訓迪一如正定雍正四年以疾卒於官先生表裏粹然踐履篤實素精制舉業六試於禮部凡五薦皆不第而經先生講授者率列庠序及獲掇科名者指不可勝屈教人務盡其誠而行之以恕聞人片善輒獎勵不置有不率者以理婉諭之久乃薰之而化在家在官凡涉人身名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夥嘗對人曰某生平不道人非樂成人美默默此心天鑒之矣歿之日遠近之士咸聞而悲之赴奠者數百人

其門人李鈞張誌請于其友李塨方苞私謚為懿長先生子三惪榮惪華惪正惪華登上第惪榮惪正俱成進士○予讀安州陳公父子二傳其行誼超卓較之竇氏義方家法若合符節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陳公當有明末造盜賊蠭起收養難婦全活棄兒恩德廣被頌義無窮至贈金不受還金不欺敦友誼而不較小利釋史罪而不納幼女高風峻節真堪風世其子鶴齡先生博學樂道克纘父緒仁心義行歷歷可紀雖以竇氏處此未必能勝也且為廣文時放蘇湖教法一以造就人才為己任經其指授獲掇科名

者指不勝屈與竇氏之建書院延名師招來學同一樂育之心也其後嗣顯達直可比隆河東三鳳又何忝于燕山五桂哉吾故錄其傳為世義方教子者法云

孫徵君諱奇逢字啟泰容城人年十七舉於鄉慨然有經世志與定興鹿正俱以儒俠聞左光斗被逮過白溝奇逢延之月下縱騎環列慷慨不異平時後倡道蘇門以紹往開來為己任遠近問業者接踵性高介不就徵著有四書近旨理學宗傳卒年九十有二其弟奇彥生而端敏髫年從諸兄處纂明天啟中魏

忠賢肆虐毒害左光斗葦奇彥冒險引救醵金完諉
坐贓義聲震一時順治初以貢生令武城有循蹟著
書亦富
孫徵君北學編序云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梓於
內黃因與湯孔伯商搜洛學一編與魏蓮陸商搜北
學一編壬子冬魏子持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
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
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
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
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制行雖有不

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
若嚣之靜脩伯玉學本朱程克恭脩鶴伯順力堅陳
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偽
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
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
自待豈宜菲薄魏子垂歲掛冠亟亟於表章前喆自
任則其居心可知矣編已成始獲見王端溪公所著
海樵子七篇念去端溪之居周衰不越數百里某生
與公上下不踰數十年而聞見固陋至此益知余宗
傳之多遺不敢謂北學之能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

其端
又畿輔人物考序云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畧具有燕
趙士過視夏峯者曰吾鄉勳名節義不減中州豈可
無述因擴案頭諸書暨夙昔所聞見者次第之類分
例議一如中州因思予生於明代長於明代垂老于
明代本朝典故人物宜與有聞焉按自洪武戊申十
六傳至崇禎甲申二百七十四年有開國靖難之功
臣有遜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
於時死綏授命之士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
作人之化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遜

國諸忠殺戮太慘未免干和此言不知有當否高皇
之制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璫逆賢輩相繼煽亂
屠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寶也人之云亡則邦家未
有不殄瘁者蓋為善者誅則人相懲而不為善人相
懲而不為善則何所不至矣璫賢二案士大夫以節
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節見也甲申大難
先帝即銳意有為而元氣銷鑠殆盡欲速瘳適以促
之速亡耳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原非二
致而神京陷没死社稷者僅二十餘人以視建文時
又何如哉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

隆替而其原本總造於大君之一心予述明代二百七十四年來歷幾成案案各有人人各有事幾輔為京師首善之地更不可缺第愧哀遲寡陋聞見不博敬俟後之君子再為考入

又新安縣志序云予讀高陽志至孝子齊薦以促燈為業日市酒餅餉其母旁為唱讚以侑觴又讀鹿伯順為魏童子傳其母他適童子傭于人聞而急追之為奪者所持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雲靄衝激昏羅蔽日咫尺莫辨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為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不疑其人之

微末事之細瑣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臣義士循吏名儒同類而共稱之似覺非倫丙子春偕鹿伯順過孫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隨其分量以諸侯王之孝律士庶人士庶人何敢望以士庶人之孝律諸侯王諸侯王豈屑顧哉正謂孝友之行不以銀黃鐘鼎而加豐不以說詩敦禮而始有愚夫愚婦行格神明則庭中之愛膝下之懽視移情於少艾妻子得君者此中正千里耳人人親長而天下可平既無煩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人者無非啟之以興孝興弟之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人心以此稱美詩歌文賦以此興思即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烈女貞婦皆篤摯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為仁之本百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薦之日市酒餅也當與茅容之殺雞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童子之孝感風雷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聖人全在此處看出予聞而躍然曰此可以得志之全體矣傳前之為循良後之欲為循良者勸矣傳前之為賢孝後之欲為賢孝者勸矣世有升降代有污隆總人心為之人之賢愚好醜雖

憑世以轉而轉否為泰轉危為安轉澆薄而歸淳厚道之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提即醒總是以人治人之事若非其人之所有而強以令人堯舜亦必不能然則志也者其譜人作善之路與人為善之心乎新安有考有志第因仍其舊文飾所未備景前事以為師綜後事而有據顧亨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概忽為他人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是役也侍御君以提衡世道綱紀人倫之意亟為此舉而是非去取則一聽於士大夫與國人考覈往牒撰次新事則什九出薦馨之手予衰病

樂觀厥成期不負諸君子與人為善之意云爾

湯尚書斌徵君髙弟也為徵君文集序云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為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廟堂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歷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為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

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輔樞鳴鼓舉旛為之鳩衆伙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貢堅辭不就晚年攜家蘇門辭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為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多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為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溪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夫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臆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惰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于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强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困運會為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以為

聖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歿後三年門人彙輯

詩文語録為若干卷屬斌為序不敢辭謹述所見以附編末

魏尚書象樞為孫徵君墓表云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都先生家壯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

濂雒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為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
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毁成疾喪葬
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
下詔旌焉家故貧饔飧常不及有巨室以金粟餽者
婉却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
麴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
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力寔得力於此天啓末魏忠
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
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為友于先生有國士
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

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冑横
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芥男子耳謝
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
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
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
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
尚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
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諸公申救忠
賢聞之謂高陽興晉陽之甲夜遶御床而泣乃馳詔
止之時左誣贓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

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為三輔屯田使有遺愛
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
張果中倡義醵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榜
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條散當是時邏校嚴急
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絶先生慷慨急
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
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
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
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圮率宗族閭
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

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
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
雙峯娟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
暇則講詩習禮脩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
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
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
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
剡上先生堅卧不應蘇門為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
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
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

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入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懽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販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為十一子別為諸儒考附之發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

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容城孫鍾元先生北地間出之名賢也理學經濟節義文章兼而有之雍正丁未科予初入京纔謁諸大老云徵君講學蘇門山四方豪俊不遠千里從遊甚衆經其造就悉成名儒名臣以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猶稱頌之不置今錄其文數首得一班可窺全豹也湯公為序其集魏公為誌其墓先生生平品行德業可名世不朽者大約畢備于是書此以志予景慕之夙心云爾

葉堂節錄卷十一

棻堂節錄卷十二

濰江　徐時作　輯

七月七夕乞巧風俗古今所同唐王建作却巧文亦別有見其文曰歲惟壬辰七月之七夕王子燕居釭釭弗懌適吟風颯颯然月綻雲拆桐竊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嫣娟歘蹤吾廊析析步採灩灩縈繡睨王子而言曰吾帝之女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藝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覷覷忘忘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不冀通今子勿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祇業專攻末塗嚼嚙龐言滋出技發思成計違狙公鳥翼蛇騬蜂聚蟻同託根岩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含馬致斯崇路欺揉矯衹天袪蟲陽縱陰戢內傾外融懵陋忻嫭入心攸同韓俗讋世誦行迂蹤季子由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乎烱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陣左繩右規笑淀微露戲焚玉毀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微喙成訟轉趾微飛子予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横起滅提挺符天授

地斷蛟剸犀藤鮀緻縛附降驅魅氣劇原子曰短相如諸侯見摶豪傑爭傭一譽可甚一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今子謇吃頻顰沉吟文頋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諦思汝不改轍馬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狐狸吾將錫子語穽助子嘲譏納子之黠驅子之痴豈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麒麟踢躅各有攸得奚慰奚慁良玉渾然烏事刻琢焉宮善宮俛寬樸學寧為拙傷毋為巧獲岐途異術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擎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汩此靈府命棲險竿射星游弩蔦目遂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枘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情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讐么麽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寔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收攻苦數淡羈如楚囚非徒羞之吾寔汝憂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敝臣之智固偏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懽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筩固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法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于是天孫喜然

冥逝茫無所得出門槐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予向讀柳子厚乞巧文嘆其辭義精卓華力峻挺雕刻巧拙情形畢露無遺語似乞巧意實守拙結處盡吐作文本意歸以抱拙終身尤見堅操當與韓昌黎送窮文並峙不朽此文雖不及柳州骨力堅峭然理直而詞正亦自成大家不似所作宮詞之靡麗也乞巧却巧立說不同要其大旨統歸於安分守己意亦未嘗不同也結語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蘇東坡赤壁賦結云開户視之不見其處似本此然彼以不見承上文此以但見撇上文各有歸宿固不為襲取也

晉人書法以側鋒取姸為秘為文亦然事有正用之不見奇反用之入妙者如后山詩話九日詩多用落帽事獨東坡南柯子詞云破帽多情却戀頭反之尤奇特東忝晉云我欲揷萸重整帽肯如坡老賦南柯亦反坡意也杜詩不眠瞻白兎百過落烏紗東坡閏九月題披雲樓云九日再逢堪一笑終朝百遍更深憂謂短髮不堪落帽也坡語運用入妙予憶西廂曲有云是槐影風摇暮鴉是玉人帽側烏紗繪畫月夜情景逼真尤令人研味不盡又東坡補孫盛嘲孟嘉落帽文及補孟嘉解嘲文亦風趣盎然嘲孟嘉文云征西天府重九令節[illegible]言龍山宴凱犖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柟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鶩塞鬱[illegible]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唯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纓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解嘲文云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卯盤散髮箕踞墮車天全頭巾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歌詩寧擇請歌相鼠訶此鄙人俾出童羖○坡仙文遊戲三昧皆成妙諦如此二文調笑以嘲嘲之不傷雅道曠達以解解之悉通名理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可謂文之至者矣

唐歐陽詹玩月詩序云月可玩玩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玩也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游在秦寓於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詰陳之居修厥玩事月之為玩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雲大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玩秋之

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之月數則蟾魄圓况埃𡎺不流天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楼肌骨與之踈凉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玩也○此序寫中秋玩月妙處曲折周到語意清雋步步引人入勝詹為閩中特出才士惜年壽不永韓昌黎為作哀辭有集傳世亦可以不朽矣

元祐二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於秋月色秋月色令

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来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矣遂名二歐飲作減字木蘭花詞云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后山云老杜亦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予意月之宜玩無論春夏秋冬皆有可玩之妙歐序秋蘇咏春亦各因所值之時可玩而玩之矣然歐謂夏月太熱冬月太寒月既可玩亦何傷於夏冬也夏坐凉亭月出而暑氣潛消呼朋吸月豈患雲蒸冬會暖閣月出而冷意頓除圍爐醉月豈患霜寒彼愛秋月則言秋好亦不計及於春愛春月則言春好

或并見薄於秋故女懷春士悲秋每當月夕愈流連感歎而不能已者此亦玩者因時而各異其情究之明月亦何容心於其間哉

東坡云今歲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遍遲予嘗夜起登江楼或與客游豐湖西禪寺和羅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曉乃歸杜子美詩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楼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楼為韻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掛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氷輪横海濶香霧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

楼下風枝久未停草露不可濕歸来掩關卧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棲烏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驅驅掃泉溜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横野橋多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五更山吐月牕白室幽幽玉鈎還掛户江練却明楼星河淡欲曉鼓角冷如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五詩幽情逸韻觸緒紛来描寫五更景象心迹蕭然塵外行墨之間别饒古趣直可上凌陶謝下逼常柳坡老真詩中之仙也

東坡和僧守詮詩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絶及讀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其幽深清遠亦自有林下風味也○讀二詩令人起然有遺世獨立之想后山賞坡詩清絶謂詮詩幽深清遠知言哉

東坡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二首詩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　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蛇龍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

御批讀其身與竹化一語覺墨君堂記為繁次作見畫而思其人卻因人亡而歎其畫不復得珍惜之至○李衎畫竹譜云文潮州教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為不能然者不學之過況後之人乎

東坡題文與可畫竹刻云故人文與可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歿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詩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誰云生死隔相見如龔槐

御批集中有文與可墨竹絶句序曰與可有四絶詩一楚詞二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而詩有空遺運斤質卻吊斷絃人蓋作於為王執中題畫之前一年其作墨君堂記謂與可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予為文以頌君德又矜其畫竹之工以為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

畫其性矣由此文觀之軾自謂賞會獨予最者良非
虛語而文同必待軾來作詩其側亦見知己惟此一
人豈特筆墨相推重已哉
東坡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詩　論畫以形
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
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
幅踈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
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
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
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御批軾嘗言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語
本歐陽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詠情之句若
詩言詩畫一律又與軾他詩所云韓生畫馬真是馬
蘇子作詩如見畫以及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
不語詩等句互相印可然彼猶曰此詩此畫誰當看
又曰此詩此畫今已矣嘆索解人不得也豈若此詩
直以詩畫三昧舉示來哲乎次首言竹言花言雀言
蜂又言花之枝花之葉花間之雨雀之翎蜂之蜜濃
淡淺深得意無餘待格〇王直方詩話云論畫以形
似六句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讀數過殆欲嘗以為

法也〇漫叟詩話曰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
以諭蒙者又詩云藏盃從仿此洲曾豈知之處詩云
孔堂曾子避漢殿蕭馮重可謂著題乃東坡所謂作
詩必此詩也〇呂氏童蒙訓曰東坡詩云賦詩必此
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
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
哉〇予謂坡老詩論詩畫至矣
御評尤為細入毫芒漫叟舉詩之切而涉俗者以符坡論
呂訓舉詩之切而極工者以駁坡論皆舉一偏而言
然各有所見不妨舉以参觀而得其中也

東坡書林逋詩後詩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
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
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未識君曾夢見瞳子
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遶西湖看不足詩
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生平高節已難繼
將死遺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
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脩竹不然配食水
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御批將以稱美林逋乃至謂吳儂之傭販皆如冰玉深一
層說入而林之神清骨冷其為高節難繼屬不待羅

縷矣軾論文章嘗有郊寒島瘦之目其讀孟郊詩有云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又嘗論西臺御史李建中之書以為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若此篇所言則謂其詩如東野而不能至于寒書似西臺而又不嫌於肉是兼有孟李之所長盡棄孟李之所短也後人多於西臺句誤會其意此未深考耳〇歸田録曰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書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

為句云茂林他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自逋之後湖山寂寞無繼者〇香祖筆記曰郎瑛七脩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以西臺為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為西京御史故稱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黄嘗稱之郎未知耶

御評指示坡老作此詩妙法開藝林無限慧智學者解此變通盡利鼓舞盡神無不可於此深一層法中領悟也後幅稱其詩美其書借賓形主尤見波瀾不窮終以高節難繼遺言可録說處士品行無遺矣他如妻梅子鶴世所豔稱者詩中不一及非遺也盖得其大端瑣屑不足言也坡仙大手筆豈肯效人云亦云

東坡云楊康公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為狂道士山谷恣騰蹤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岩間岩石為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迷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為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盃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為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無是叟

御批猿化石石化道士都是課虛責有此特偶爾以文為戲非武昌銅劍歌等可比也故結出吾言豈妄言得之無是叟見所謂妄者乃不妄不妄者乃妄耳〇呂氏童蒙訓曰此詩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〇韓駒曰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醉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及作鶴嘆則又替鶴分明〇此亦坡公遊戲三昧之文以一石狀似醉道士便擬老猿所化且

因醉字想出偷茅君酒致囚山岩三年化而為石無中生有說得情景逼真可謂造化在手結撰從心豈同捕風捉影徒為怪誕者可比

東坡海市詩引云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冰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御批海市只是重樓翠阜此固不盡形容亦正不能形容也從未見之前與既見之後與歲晚得見之異結撰至思熇燁精光欲奪人目○文昌雜錄曰予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煙霧中有城闕樓臺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予意海市乃海中蜃異微物之氣所結而成故變化萬狀莫可揣測此亦海中之幻影也試思人生功名富貴無不當作如是觀坡公借海市以寫懷心知所見皆幻影一語足知此老之曠達也蘇知其幻自識其真公生平屢遭貶謫皆能隨遇而安超然自得初不以外至之升沉為榮辱也至謂信我人厄非天窮亦援天自信非真有憾於人厄也昌黎正直能動山鬼公引以証己祈禱能動海神其抱負為何如哉結語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收拾通篇挹歸幻影與起處照應為章法詩之空靈瀏亮不屑描寫海市情狀特見大雅

秦太虛遊西湖龍井記云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于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獸蟲之所憑依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澌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

而遠馳虎兕駭而風雨怒遇者摧而當者壞乘高而
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
所脇而不暇以為高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
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以斲疏其氣故嶺
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三年辨才法
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
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
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
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
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于時

是歲余自淮南如楚省覲過錢塘訪法師于山中法
師策杖送予于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
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
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
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何以加於此○程泌遊龍
井記云余舊讀秦太虛記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
不記幾年矣辛亥歲出清波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
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於月林月
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欒城參寥辨才
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像仁皇飛

白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瀹茗復汲二盎
以歸經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為近晚不暇入四
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視西湖如盤狹處僅若
帶沿路居民視昔不加密炊煙斷續相望澗泉則濺
濺如故但太虛乃宵征所不見者怪石西湖及炊煙
耳元豐去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
然當時可為太息辨才結廬今為廣福寺一山屹然
內向故脩錄以告來者○虞集次鄧文原遊龍井詩
杖藜入南山卻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紛屐舃
空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清晝

入門避霑灑脫屐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絕遺構
澄翁愛客至取水挹幽竇坐我簷蔔中餘香不聞嗅
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
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講堂集群彥千磴坐吟究
浪浪雜飛雨沉沉度清漏令我懷幼學胡為累章綬
○子讀秦程二記意境蕭然絕俗位置亦天成自得
皆非苟作秦記謂泉者山之精氣所鍾可謂言簡義
該隨以西湖浙江景物形之推波助瀾愈顯龍井之
神異末以養源蓄流類古有道之士贊之仍照應前
文作收束結構極為精密程記欲追太虛故步歷敘

所由至謁龍祠酌龍井瞻辨才之塔飯月林之廬得觀前賢遺像書畫瀹泉煮茗及歸坐所見妙景為太虛宵征所未覩因而感今懐古不一語及泉以奉記搜索已盡也二記景象雖殊妙迹則一可謂異曲同工虞詩蕭散簡遠刻畫處絶似坡公風範不同元詩之纖巧故并録之

東坡六一泉并序　歐陽文忠公将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慧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于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傑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岩架石為室二仲謂予師聞

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公之没十有八年而名之六一不幾其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泉在西湖而名六一蓋東坡與慧勤示不忘歐公之意慧勤諭歐公数語創闢奇偉足為公寫照語雖怪而理則實故東坡引以為序勤弟子二仲寫歐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足見法門宗尚不苟銘亦瀟洒不羣歸重歐公尤為得體

李日華重脩放鶴亭記云昔人次第隱逸以聲光泯絶邈不可追如被裘石户推居太上余曰此程品之論也亦憎夫借逕終南佐命句曲者耳夫隱品當程而隱材尤當覈璞惟引虹是以貴其不凋劍惟犯斗是以惜其終掩彼碌碌錚錚者譬如猿蹲樹杪鷇飲澗阿頎然有生一無表見則真深山野人何從見幾希之異而命之隱君哉宋和靖先生嶔奇歷落之士也應制科不第退隱錢塘明聖湖初亦婚娶生子洪著有山家清供一編每稱先生非不妻而妻梅不子

而子鶴也祥符天聖間二虜月嬌韓范之畧未能綏
靖忠佞標雜丁夏之黨宜為水火先生吟咏宜紓
軫於懷故裝其遺書曾無封禪之句所貴之志概可
見矣當日有繪湖景裝軸寄錢湖上於林麓端標數
字云林君復放鶴處先生見之曰世亦有知老逋耶
後人想像其處作亭非先生自亭也先生一日倚杖
柴門得句云夕寒山翠重秋淨雁行高吟諷滿意抵
掌曰生平讀武侯傳未嘗不心折其鴻材然視予今
日秦句于翠綠中覺神韻孫上番似過之適之者軼
之也亦驚之也先生未嘗忘世世亦不能忘先生想

見點雪冲虛綠鏇不設八瀛照影指縱由心飄蕭塵
埃之表先生與鶴其俱在耶閣崔君仲徵沉潔耿亮
丰采毅如生平宦轍所經惠澤照若春霖風積凜于
秋鍔一觸瑲熘幾焚崑墟幸沛新恩大節昭布來佐
鹺司責我邦國迴翔湖山之上狎主驅壇之盟其品
與材與和靖先生而兩雖其顯晦異阻判乎各遭然
皆金玉其音而糠粃萬有者也崇禎壬申嘉平月友
人陳則梁以書來云崔使君剳廉標勝孜孜未替前
月一新湖心亭藍山人田叔監之韓太史求仲記之
今又新放鶴亭徐文學仲麥監之吾子應記之余謝

不敏既而曰是誠在我余既慕崔使君之品與材每
坐馳明聖湖頭即胸中着兩和靖而生平詮次隱逸
所耿耿欲吐如是敢附見之○予前錄東坡題林逋
集後詩以不入妻梅子鶴為高此亦就詩論詩以別
於人云亦云非謂二事之不足重也二事逸情雅韵
為處士增輝足當千秋佳話記中程品論材援引贊
歎脩極追蹤景仰之深情非僅波瀾壯濶為藝苑之
能手也按西湖志亭在孤山之北原為處士故廬元
至元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因植梅花數
百本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處士妻梅子鶴不

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遂構鶴亭後與梅亭並廢嘉
靖間錢塘令王釴重建曰放鶴亭崇禎壬申鹽運副
使崔士秀為新之日華為之記

茶堂節錄卷十二

桑堂薊録卷十三

濰江 [illegible] 輯

自古賑饑活民之多莫如宋富鄭公為最公知青州是時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就食公擇所部豊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輙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大塜葬之謂之叢塜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反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弼亦每自言之吾知青州活飢民五十萬人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鄭公賢相范文正公見而奇之為王佐才固不僅以賑飢為能即賑飢一端已足為後世法後世為民牧者不畨心民膜反因之以為利者是真為富公之罪人也予嘗讀明楊椒山先生上少師

徐少湖翁救荒書因嘆自古能盡忠于君者未有不畨心于民者也其書云某以言得罪宜絶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寝食故有欲黙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亾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民也葢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来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恵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恵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将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囬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亾道路之慘矣連年豊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葢官倉除倫邊緊急不可動支外

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踴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奬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减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産傭工正可得錢今乃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踴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舖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内自獲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内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于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滞則来者延遲恐緩不濟事盜賊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

遇壅塞則遣官夫搜運一若轉運官粮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廵捕防守護送則販米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来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吩咐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衆貧者月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徹綱紀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所以救荒也〇此書詳說京師賑飢利獘洞達國體悉合機宜辨其所從生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明白曉暢使為大吏者循而行之自能賑濟流民遠近得所活五十萬生靈富鄭公不得擅美於前矣

刁包序楊忠愍家訓序云嘗讀魏鄭公傳而深有感於忠臣良臣之分也忠愍所遭遇者聖明也而乃同龍逢比干不獲為良臣尚論者未嘗不悲其遇而憐其才陳欒亭曰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外莫若楊忠

愍噫知言哉雖然幾亭之知先生也以才愚之知先生也以學學以濟才然後臨大事而不亂蓋徵之家訓矣家訓者先生臨命之前一日援筆直書以訓其家者也方是時係徽纆而寘叢棘明知旦夕人耳而從容暇豫為忠臣若無以異於為良臣豈非其學有過人者與先生之學本苑洛韓先生韓先生遠祖橫渠近宗涇野其學得關中嫡派在晉都為大司馬時先生以屬吏北面焉其於朝聞夕可之道講習蓋有日矣其朝聞夕可其道莫著於易繫詞云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太極圖所為以此終篇者也先生

從苑洛先生受樂書而知六律之理與八卦相通遂妙契乎始終之旨始與終豈有他哉生死而已矣生若死豈有他哉晝夜而已矣通乎晝夜之道是故可生亦可死其從容暇豫為忠臣無以異於為良臣者有以也然則天假之年先生之學何必不媲美文成而豈徒以其才與之相頡頏哉昔文信國凜凜大節日星為昭而弔古者未免以夷齊之志擠程朱之學愚於斯文正統中脩言之先生成孔之仁取孟之義與信國異世合符人皆知之至於淵源所自則未之或知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先生一代才人亦一代學人也先生有孫諱遠條字蕃升英年稱選士克世其家常繇金陵容詣祁出家訓問序言愚於先生曾孫為十世之好義不可辭故因幾亭陳先生之言而進之〇予謂桃山先生才擬姚江學傳橫渠陳刁二公表揚皆具特識惜先生才未見用於世學未盡傳于後每為論世者所太息今讀先生上徐少師救荒書詳悉周到觀片甲可以知祥麟全身之異觀寸羽可以知威鳳遍體之彩也

賑饑救災原無一定之法要在因時制宜而已富鄭公楊忠愍行有成效言有成筭能實心奉行無往而不宜也而救災之法則莫如南豐曾子固一議云

熙寧元年甲申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

之變也遺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得復修其畎畝商不得復治其貨賄工不得復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

之望非至来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来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

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葢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

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鉏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貲平日未

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
得脩其畎畒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
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
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
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
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
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于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
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
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
授之弊疾痛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

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
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
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
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
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
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
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
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
賴而自安於畎畒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
子脱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

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
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如是而人和
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
悅于上然後王略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来
享疆内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
于無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
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
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
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
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

姓富寔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國獨能保其富者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
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
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
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
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
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
獨安可以過憂將来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
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
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

害所被十餘州雨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識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河北非常之災必用非常之恩以救之百姓始得安全儒生俗吏不識時務拘泥成法安能有濟曾公此議絕頂識見絕大議論絕妙文章通盤打筭利害昭然不獨經術湛深而濟變之才亦無所不備非古所謂識時務之俊傑哉

前明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以御史出理京畿屯田上三因十四議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改任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以私取吏可法尤為特識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贍貧生并給八府鄉試卷永為例又請開武學以較諸生射刻兼才錄與文並興人競趨距後與楊漣同諍移宮及漣疏閹二十四罪光斗亦草三十二斬繼之未上而謀洩奪職歸自知不免乃取楊忠愍赴西市事時時為其父言又為母夫人談范滂母故事冀一日禍作不至大傷其心也未幾逮至京同楊漣考訊死謚忠毅公之豐功大烈載在史策足爭光日月今錄其二疏于後亦見公之經濟偉略為畿輔士民營田所利賴云

屯田疏云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俟命闕下問取農

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求內解之符如雨而不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為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早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

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開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西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豈盡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民與地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為魃而下之不為魚相反而相為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為此謹條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

有近見莞蒲魚鱉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狐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為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

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可尋或方便可設工力多者官為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即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池為港掘地為井汲而得灌以

畝一鍾即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闌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即如滏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為害加以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啟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淤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縣種秔稻恐不驟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粱宜黍宜荳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原一開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

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為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做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期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為農夫不欲為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如𢓜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為律令永為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

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為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為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做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碍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於白鏹而鬻青衿者乎盖先師與后稷並猶勝與猗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元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

外之勞耒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勳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徙豪寔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脩治西河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銜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

民無追呼之擾穡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即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幕者廣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耰鋤是不然近見出關觳觫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域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為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為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疲於養兵而不耕兵又恥於為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

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嘗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以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已今時勢殆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明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著實舉行勿狃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即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嫵怨臣等力為主張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為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和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

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命之
至
屯學疏云臣惟寓教於養者帝王之所以治世寓兵
於農若地水之所以為師今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
士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
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為救目前之急而猶存古人
之遺者莫如屯學便臣逡巡兩年未敢具題姑一試
於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
今春出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
舊墾者俱不准算而人爭趋如流水時方春暮樂往

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
行天津踏看我疆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
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
為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為滿目黃雲鷄犬相聞
魚蟹畢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迺秋水灌河之後而
穰穰猶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
苦心寔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
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
入籍者所至遮訴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
恐以客雜主起目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地

日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
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為他
人入籍者田既為清楚之田人亦為實在之人其便
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
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
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
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負
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子世
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
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偽

公行半錙顆粒未入大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
立官莊六百畝秋獲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
子種車梁廬舍工作顧覓為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
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
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
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
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之呼既迫小海而咽喉之斷
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
矣其便五頃妖賊為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禄至不
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尚方

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後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耰鋤之衆即為干城横槊之儒即為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入於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文學黯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額取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遊心今此遠來入籍者同以撥嘗儲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靳焉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為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為士而使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

之榮益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學宮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為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心血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廳七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臣御史馬鳴起攄實上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聒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創始卒難就緒若使本學興而屯臣按畝徵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設十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賜俞允結今秋際場之局而開來春于都之端屯政幸甚士子幸甚臣愚幸甚臣已巡河間入籍子弟專候進止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二疏指畫詳明真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公有文集未刻其弟光先宰吾邑出其稿付梓請序於邑文學丁日新序載縣志光先在任多

善政擢御史巡按兩浙祀名宦不愧為太保公弟也

柒堂節録卷十三

茶堂節錄卷十四

濰江　徐時作　輯

天地生物五土各有所宜遷其地勿能為良比比皆是故同一種類而形色臭味各有不同今擇地所產奇異者著於篇以備學士觀覽此特就予一人耳目見聞所及而言非敢自居博雅也

果有桃李杏三種何處不有味佳者亦多然總不如北土之良客遊雜記京師佳果桃八紅桃白銀桃小桃蟠桃合桃酒紅桃霜下桃肅寧八月桃畿輔舊志甘酸不一惟肅寧最著河間府志銀桃味最佳絡絲桃紅白相間金桃紅扁桃形如小餅秋桃熟遲長垣縣志梨兒桃最佳予宰青苑縣肅寧歲貢桃經耆院驗蕆青苑馳驛轉解送予百顆食之味佳不同凡桃肅寧桃久不潰爛皮縐而肉鮮可留至來年春三月市中尚有賣扁桃予於滄州食之味甘如蜜核尤玲瓏剔透可玩洵佳果也〇李五紫李綠李黃李麝香李盤山李形大而味甘比閩中牛心李不相伯仲閩李可作乾名家慶子凡行聘禮者必用之謂之家慶滿堂云〇杏長安客話杏仁皆味苦有一種甘者名巴旦杏或謂八達杏北遊記房山車營廣環數十里峰頭澗底皆是杏林又東一小嶺樹尤奇古高者三丈低者丈餘狀如垂柳綮花綴之舊志梅子本杏屬土人呼為梅杏閩中有桃杏有李杏蓋以桃李幹而接杏枝故杏結實大而且甘絕異凡杏焉

奈子長安客話帝公莊里許有奈子古樹婆娑數畝春時花開望之如雪三夏葉特繁家列坐其下烈日不到袁宏道謂戒壇老松顯靈宮栢城南奈子可稱卉木三絕

棗神異經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元和志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漢煮棗侯國六國時於此煮棗油客燕雜記棗五纓絡棗賽梨棗合兒棗蜜雲棗冀州論安平好棗地產不為無珍舊志博野棗強為最番予宰邢臺日山東盧布政送無核棗二封味如冰糖核如線小不比凡棗大不過寸較之浙江蘭溪南棗味厚補氣似為過焉南棗六枚長足一尺者為最貴小兒痘不發者煮湯飲之立見功效棗有白棗青棗紅棗黑棗黃棗肉棗肉棗皮薄而肉多最為益人諸棗出自東省甚賤糧艘載之南歸故江浙閩廣皆利賴無窮

葡萄

聖祖御製文集近得哈密各種植於苑籞中結實有白者綠者長如馬乳者又二種大葡萄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一種小者名瑣瑣葡萄種類雖殊食皆甘美移植南方便失本味大約其性於北方沙石水土相宜

容城縣志馬乳多有玉葡萄味甘廣群芳譜北方天寒初冬草裹埋地尺餘春分後取出數日後架起子長去鬚蔓使露風露則結子肥大葡萄可釀酒西涼葡萄酒味佳李白詩葡萄美酒鬱金香是也予宰成安縣有吳氏善釀葡萄酒法以麥燒酒十觔葡萄汁十觔和勻用甕封逼七七四十九日取出煮熟香味

辛烈不亞西涼之美西容送路酒羊膏酒皆不及也

紫薇酉陽雜俎紫薇北人呼為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猴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又紫籐吏部堂右古藤十丈為明侍郎吳寬手植亦奇物也

優鉢羅花日下舊聞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寔中金色佛一尊者枝也在禮部儀制司秀水李日華有記閩中有佛手柑形奇異可愛而香更清遠襲人亦優鉢羅花之類天地生物不測如此

銀杏一名白果一名鴨脚宋梅堯臣詩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繙鴨脚類綠李其名因葉高珂雲齋集法雲寺在西山後有銀杏二枝大數圍舊志今近山諸處植之鴨脚性寒涼不可多食其樹二更開花即卸落罕見之一枝結實百十經霜乃熟爛去取核為果兩頭俱尖三稜為雄二稜為雌樹必雌雄種乃實或鑿一孔內雄木一塊泥之亦實南北園丁識花木性皆傳移花接木之法不知始於何朝何人遂使南北人皆知之此所謂人工足以補天拙也

松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利松栢

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詩序無暑清涼之南長松環翠壑虛風度如笙鏞迭奏不減西湖萬松嶺也燕山紀遊石徑山東南行至林衙署有古松數百株參錯平野盤山志盤山之松以百萬計而奇絕者多生石罅中擁腫拳曲如怒龍之攫又陂陀土壤而生者大數十圍龍鱗斑駁或挺茸直上或青葱垂下口北多松栢蔽雲干霄為千里松林字說云松猶公也栢猶伯也松栢為百木之長大而且高秦松漢栢四海名山多有存者不勝枚舉松四時不改柯易葉花如粉黃實若豕心其精液精華為松脂皮上綠蘚名艾納香燒煙不散凡松皮內自然聚脂為第一根下不見日月者為

陰脂尤佳餘氣結為茯苓千年松脂結為琥珀其木入水千年不壞栢字從白白者西方也萬木盡向陽栢木獨西指蓋陰木而有貞德者栢有數種入藥者為扁柏有椰柏有血柏側生者曰側栢又一種檜栢不甚長其枝葉一枝間屢變豎其子如坐禪僧曰羅漢松仁入藥而補辛能潤不寒不燥香能透心腎益脾胃肝經分藥也

椿 宦遊記聞涿州靈椿寺椿木一本大不可量凡樹影皆隨日月升沉以為斜正而椿影旦暮未嘗少移畿輔舊志芽可充蔬按椿有二種一曰香椿一曰臭

椿香者芽可食鹽醃為小菜絶佳臭椿木理亦堅細可為器用亦良材也椿大而直莊子云八千歲為椿木之壽者

桑 五雜俎涞水道中有桑高十餘丈蔭百畝即昭烈舍前之桑也蠶齋詩話庚子山詩桑葉紛紛落薊門王介甫詩幽燕桑葉暗川原幽薊古多樹桑今則絶少矣固安縣志人素不事機杼楊太僕家種桑千株繅絲織紝以為衆倡大名府志魏以西南多桑絲子曰甚客齋三筆幽州人以桑葚為糧異苑北方有白桑甚長數寸食之甘美按桑本資民用蚕之命衣之原也字從叒東方神木名扶叒此加木别之也桑葚釀酒最佳

娑羅樹 帝京景物畧香山卧佛寺娑羅樹大三圍皮鱗鱗枝槎槎瘿纍纍根摶摶花九房葉七開實三稜西域種也

蘆 丹鉛録蘆葦通一物北人以水傍下濕處生者為葦其細不及指人家園池間植者為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為碧蘆排悶録京師無筍以蘆芽為筍燕都遊覽志帝中貴别業四圍多水荻花蘆葉寒厲秋風令人作江鄉之想廣羣芳譜荻似萑而細高數尺中

實蘆葦可作席又可充運糧脩河工料凡人家墊地圈貯粮食皆須用葦席細滑者可當簟用不獨村庄炊爨用當柴薪已也

櫻額

聖祖御製文集櫻額樹叢生果形如野葡萄而稍小味甘澁性温補脾古北口外亦有之山庄之千秋島遍植此種每當夏日則纍纍綴枝遊觀其下殊堪娛目不獨秋寔之可採也

西瓜 魏文帝與曹質書憶昔南皮之遊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范石湖詩註西瓜味淡而多液本

燕北種延壽詩瓜性寒北人壯食之無虞月令廣義
燕都士庶中秋饋遺月餅西瓜之屬名看月會　帝
京景物畧京師七夕以瓜刻成花舊志唐山出者佳
子寧青苑縣肅寧每年進貢西瓜瓜大重五十觔一
圓剖食數十人啖之不盡閩中瓜亦佳不如北地大
味甘寒消暑毒有天生白虎湯之號世稱金主征西
得之又云洪皓使西攜歸然瓜中稱美種遍天下不
應為晚出異方之物豈後人因西之名而附會耶此
謝樵夫志書中辨之當矣予謂西瓜之種各異即南
北郡縣所產不同皮有青有白肉有紅有黃味有淡

有甘即謂形大而味甘者為金主洪皓得之西域恐
非無據而妄載之野録已
甜瓜清異録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列市道路濃
香故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選學圃餘蔬甜瓜以
香而小者為第一但味太甜不甚悅南人口香比木
瓜更清味之有悠然不盡之妙
菌畿輔舊志木生者如芝草生者如蓋土生者如丁
土人揔名曰蘑菇惟凍黃天花延壽猴鷄腿羊肚為
最日下舊聞松鑯出盤山土人目為紫蘑菇口外蘑
菇尤肥大香味甚佳南方菌為雜色菰木生曰蕈地
生曰菌六七月間山中多生菌有紅黑白黃各
味甘滑間亦有苦者慎防蛇毒不可輕食煮菰三
薑與米試之或用白銀器同煮黑則有毒不可食誤
中其毒者用漿水甘草汁或糞清解之寧化李元仲
曰凡中菌毒必笑不止解之以甘茶白礬勺新水并
咽之無不立愈然雖有解毒辨毒諸法究不如不食
之為愈也又有一種香蕈俗呼香菰每冬春之交于
深山斫楮楠等木以米汁沃而生雨雪多益盛極香
美南有香蕈北有蘑菇廣行天下又延平硃菰建寧
茶蕈硃菰鮮甜茶蕈香滑亦菌中佳品近外省亦知

味美不惜重價購之然硃菰終遜茶蕈之美故茶蕈
價貴硃菰價賤以硃菰離本處百里便失鮮味也
白菜一名松廣羣芳譜北方多入土窖不見風日長
出苗葉皆嫩黃色脆美無滓謂之黃芽乃白菜別種
畿輔舊志出安肅者佳有箭幹白四時可用又太倉
白出廣平府予官青苑有同寅送白菜四頭用二驢
馱進長五尺重四十五斤圍大一尺中黃芽如大毛
竹筍味甘脆鮮美無比較南方冬筍更佳安肅市集
貨賣萊子南歸擇地種之初年尚如飯碗大葉亦肥
厚味已遜北再一年則葉薄味失與南方松菜無異

此所謂遷其地勿能為良也
韭五雜俎京師有韭黃蓋地窖火坑中所成畿輔舊
志出正定者尤肥美京中宦尚山西黃芽韭莖嫩味
鮮初到京每斤價值紋銀三錢與關東野雞天津氷
鮮浙江冬筍讌客尊為上品按韭各省皆有以一種
而久生故名一歲三四割根不傷冬以沙壅之先春
復生根白如牙者極香美禮謂韭為豐本言美在根
也

稻

聖祖御製文集豐澤園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穀種六月下

旬穀穗方頴忽見一科高出衆稻實已堅好因收藏
其種待來年驗其成熟之早否明歲六月果先熟米
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
稻米一歲兩種亦能成熟廣羣芳譜有秫有穤北方
以為佳品北方地平曠惟澤土宜旱稻種類甚多烏
臺筆補范陽去都百里而遙土風宜麥與稻皆亢舊
陂歲收稻數十萬石燕山叢録房山石窩稻色白味
香美為飯雖盛暑經數宿不餲遵化州志稻有東方
稻雙芒稻虎皮稻穤有早穤白穤黃穤河間府志隋
時滄州魯城縣地生野稻水穀二千餘頃燕魏民就
食之邢臺志稻有紅口芒稻廣平府志產府西引滏
水灌田白粲不減江浙予宰邢臺日派解京米三千
石縣屬多水田稻粒長大碾米瑩白如玉味香而甘
不讓華亭香米京畿稻禾向推玉田為上予在京城
買食較邢米似不如也予邑有早稻名觀音鮮色白
如雪味尤香美每送閩中諸友咸稱為福省第一上
米但生在僻邑故名不甚著

麥廣羣芳譜北地燥冬多雪春少雨麥晝花薄皮多
麪食之宜人陳者更良畿輔舊志小麥具四時之氣
春種者曰春麥大麥仁可作飯生芽可作餳遵化州

志小麥中有一種名小迎春又名轉芒質類秋麥土
人珍之邢臺縣志麥有黃皮麥赤麥白麥光頭麥紫
庭白粒等名南方大小麥俱有大麥芽入藥可止汗
消食積小麥可為諸麪冬種夏收農人利賴甚多但
不能備四時之氣故終遜北麥之良又有秋種冬穫
名麥而與麥異形者則為蕎麥但作粉餌食農家可
以佐穀

粱韻會小補粱粟類正字通李時珍曰粟即粱也周
禮地官註北方水土深厚窖地而藏可數十年不壞
元和志潰州賦粟廣羣芳譜北方直名之曰穀脫殼

則謂之曰小米北人日用不可缺者粟中之大穗長芒而有紅毛白毛黃毛之品者即粱也河間府志穀有粱穀水穀金蠶金苗水裹紅耙齒金羅裙帶柳根赤朱裹紗箭桿白龍爪金竹根青大葉黃等名余邑粟屬有金釵粟狗尾粟高粱粟又有一種名笆粟似蒲萄子着身纍纍排比鱗疊大者長三四寸圍寸餘蒸剝其子可佐盤餐

豆苗菜盤山志叢生似豆苗山家採食之作羹極鮮美僧智朴詩豆苗競茁紅侵步杏葉才高綠滿筐亦北方佳品也

荷花

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詩序長虹飲練處湖光澄碧一橋卧波橋南種數漢荷花萬枝間以內地白蓮錦錯霞變清芬襲人爾雅志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日下舊聞涼水河蓮塘最勝有坊額曰十里荷花織輔舊志順德府最著城壕周圍一十三里水深岸濶夏末秋初花開紅白相間綠葉田田香聞數十里古所謂眾香國此其是也按陸璣詩疏云其莖為荷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蕖其實蓮蓮之皮青裹白其子菂菂之殼青肉白菂內青心為苦薏花葉嘗偶生不偶不生故根曰藕節生二莖一為藕荷其葉貼水其下旁行生藕也一為芰荷其葉出水其旁莖生花也其葉清明後生六七月開花花有紅白粉紅三色花心有黃鬚蕊長寸餘鬚內即蓮也花褪蓮房成菂菂在房如蜂在窠之狀六七月採嫩者生食脆美至秋房枯子黑其堅如石謂之石蓮子八九月收之去黑殼貨之四方謂之蓮肉蓮晝掘藕食之藕白有孔有絲大者如臂紅花者蓮多藕劣白花者蓮少藕佳花白者香紅者艷千葉者不結子

北方又有一種金蓮花

聖祖御製避暑山庄詩序金蓮映日處廣庭數畝植金蓮萬本枝葉高挺花面圓徑二寸餘日光照射精彩奪目

榴花遵生八箋燕中榴花有千瓣白千瓣粉紅千瓣黃千瓣大紅單瓣者比他處不同中心花瓣如起楼臺謂之重臺石榴按石榴花本名安石榴來自安石國蹄萼皆真紅盛夏開花鮮爍可愛又一種千葉石榴花雖盛不結子石榴甜者名天漿子白者名水精道者謂之三尸酒言三尸虫得此即醉也石榴之大者如東明縣歲例解京名江榴一顆重三四斤剝出子可二升餘紅色鮮明味亦甘脆予牧開州時同

寅送十顆衆皆驚異剖食子大味亦殊衆可謂石榴中之王也

菊　帝京景物畧菊種最繁種菊之法自春徂夏辛苦過農事草橋圃人蘗晨昏者半歲而終歲衣食焉

按月令季秋寒露後五日菊有黃華季秋土王黃華土氣之所成也季秋非華時言有明他所無也菊譜劉蒙泉有三十五品范石湖有七十一種亦不能盡收色有紅黃紫白各樣其形亦迥別考其名爾雅曰鞠治蘠菊本作蘜從鞠鞠窮也花至此而窮盡故謂之蘜本草謂日精又曰更生陰成朱嬴女節女華女莖周盈傳延年金蕊節華併治蘠為十一名本經以花大氣香莖紫者為甘菊葉可羹花可釀囊可枕寔可傳此日精也花小氣烈莖青味苦為野菊名為苦薏非真菊也花相似惟以甘苦別之閩中有數種就目見者而言紅如丹者呼為硃砂菊淡紅不艷者呼為舊朝衣花瓣大純白無黃心者為白鶴翎花瓣白而細有黃心者呼為銀紐絲花瓣黃而細者呼為金紐絲花瓣大而黃者為漢宮粧又有黃而小者為滴滴金六月間開花黃色者為六月菊京中人善種菊花極大名家買數十盆紅黃白粉相間為菊屏有排

成字者亦異觀也內有墨菊藍菊一本具五色者於花含蕊時用各色染之故開時如天然本色此人巧足以奪天工也

栗　史記貨殖傳燕秦千樹栗草木蟲魚疏五方皆有栗惟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唐書地理志幽州土貢栗宋史地理志廣信軍貢栗金史地理志薊州產栗王逸荔支賦北燕薦朔濱之巨栗明王嘉謨石甕記幽薊棗栗千子可食數口綿津日記燕京市肆及秋則以餳雜石子爆之栗比南中差小而味頗甘按栗生三顆為房房有刺如蝟毛中顆褊者為栗楔秋熟罅發寔驚躍而出如爆謂之栗駭夏小正曰八月栗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故不言剝味甘醎氣溫益氣厚腸胃補腎果中最有益者一種頂圓而末尖者謂之勾栗即榛子又名錐子山中有小栗曰茅栗凡門以栗為關夜可遠盜

檜　一名栝西山遊記碧雲寺前二栝大十圍日出映之山中蓊蓊如青雲起按樅檜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字說云檜葉與身皆曲樅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以曲而會之也皆大木參天

桐　有椅桐青桐梧桐燕京賦注荏桐多生楚越椅桐

宜於北地按福州志閩產有三種葉有三岐子如胡
椒可食曰梧桐一種葉圓而末尖二月開紅淡花可
壓油曰油桐一種花葉不相見花不結子村可琴瑟
曰岡桐三月陽氣乃花遁甲書云桐知日月正閏生
十二葉一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閏則十三葉
視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東坡云凡
木本寔而末虛惟桐反之取小桐削之皆寔堅如蠟
而其本皆虛故世貴孫枝貴其實也
柳唐書地里志滄州土貢柳箱宋史地里志滄州貢
大柳箱金史地里志大定四年命都門外夾道重行

植柳各百里按柳樹天下皆有之白玉蟾記箕宿之
精化而為柳夏小正正月柳梯梯者發孚也花如金
花熟時隨風狀如飛雪曰絮絮中有小黑子着水泥
灘上即生芽乃柳苗也古今每以楊柳並稱楊葉圓
而上舉柳葉長而下垂楊發生亦後於柳實一類而
二種也予牧開州日脩文廟基址廣濶周圍附以垣
墻植柳數千株今已歷三十年邑有往開貿易歸者
為余言當日所植已大數圍州學二廣文每年斫折
柳條貨賣百數十金開學廣文清苦亦可藉此以助
俸薪所不足也

竹　帝京景物略燕故難竹至水盡頭林林畆畆竹
犬始枝筍犬猶籜竹粉生於節筍梢出於林根鞭出
於籬孫大於母昌平志城東麻子港甚繁筍亦可食
謝樵夫曰字從倒草非草非木別為一類其種甚夥
是物之有筋節者故筋節皆從竹竹性叢生鞭深遠
故曰苞竹萌曰筍從旬旬內為筍旬外為竹又筍生
旬有六日而齊也竹篁委地者曰籜竹箭曰篠喜東
南引而生故種法劚取東南根於園角西北種之語
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也人治竹必
芟其繁亂乃茂擢日洗竹竹六十年根槪易即華寔

而枯死曰伏實落於土六年復生戴凱之竹譜六十
有一後人增附其名更不可紀數竹有猫竹慈竹人
面竹觀音竹形奇而名美故載之猫竹名義不知所
取或曰筍如猫頭故名長大堅勁去其皮可編以為
筏百器多需之其嫩者可造紙慈竹一名義竹一名
孝竹生不離本根芽簇聚終不遠移所居最不可少
人面竹宛如人面根下數節密促而凹間亦有凸者
作杖特良一名佛眼竹觀音竹細葉蕭踈高僅踰尺
可供盆玩
芝瑞草也漢舊儀曰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寔又政

本草芝有青赤黄白黒紫六色王充論土氣和芝草
生古瑞命記王者徳仁則珠草芝此草不常見大約
出則必有祥瑞

蟹唐書地里志滄州土貢糖蟹遼志渤海螃蟹紅色
大如碗螯巨而厚春渚記聞霸州遙塘霜蟹不論錢
天津衛志秋間肥美味甲天下螃蟹以山東獨兒窠
為第一大而且肥螯尤肉滿可啖味勝北地所産又
楊子江金小下生蝌殼薄而味甜謂為肉蝌每枚價
一兩漁者偶網得之故貴重閩海産蝌各種味美莫
如蟳余邑有紫蝌産東楚溪澗中秋末稲熟時土人

取之先以清水漂淨後納甕内以醇酒及椒浸之味
極香美殼色紫故謂之紫蝌産於楚又呼為楚蝌按
蟹殼脆而團臍者牝尖者牡八跪二螯八跪折而俯
故曰跪二螯倨而仰故曰螯從解以隨潮甲也仄行
謂之旁蟹

金魚　帝京景物略金有魚蓤池魚之種深赤曰金
瑩白曰銀雲質黒章赤質黄章曰瑇瑁魚有異種者
曰銀鞍曰鶴珠曰七星曰八卦有蝦種者曰銀目金
目雙環四尾南方名為變魚初生黒色久乃變或紅
或白或黒或紅白相間尾三四岐脊尾皆金而眼突

起者號龍眼身屈曲者號龍腰畜之盆中亦奇品也
白魚水經注大房嶺山下有石穴其水夏冷冬温秦
秋有白魚出穴数日而返人有捕食者美珍嘗味蓋
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又銀魚寶坻縣志銀魚霜降
後自海中蛤山出逆流北上薊州温泉下育子其色
瑩白如銀又白條似銀魚而身細肉薄乾可以蓄俗
曰麵條天津永平出味不如泗州銀魚遠甚
豕符子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年百二十矣人謂之
豕仙方言燕謂之豨南方深山中有野猪重数百斤
齒露口外長二三寸不知其歴年数有幾有射獲者

肉粗皮老不甚中食此豈可謂仙豕乎
青鶴拾遺記幽州之墟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
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青鶴按鶴有紅有白
有灰色紅鶴巢江西白鹿洞張江陵毀天下書院先
一年飛去後當復時仍歸巢此鶴能前知應稱仙鶴
至白灰二色處處有之幽州禽善鳴形質怪異恐非
鶴類不過如海鳥鵁鶄之屬拾遺記事豈盡足信乎
龜甲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蛇首龍頸外骨内肉腸
屬於首其息以耳雌雄尾交亦與蛇匹上隆象天下
平象地背有盤衍而旁象邱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

交錯象列宿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者通天知存
亡古也
蠶龍精與馬同氣月值大火則浴其種夏小正三月
妾子始蠶蠶喙啣啣類馬黑班班似虎初拂謂之蚝
以毛拂而名又細如毛蚕長濕畏暑不欲見露氣其
飼葉必拭其露水使乾乃飼淮南子曰蚕食而不飲
是也養蠶室宜明而温足于葉則生長易二十七日
而老寒餓之則引日多蚕老不食口吐絲績之為繭
化為蛹則紅而短曰紅蚕其獨成繭者曰獨繭自二
以上曰同功繭細而有緒蚕天下之中氣也其食桑

柘中央木繭多黃間有蒼有白黃中色蒼中春色白
中秋色無赤黑者蚕化蛹入繭三十六日蛹化蛾而
出作雌雄交交而卵生蛾似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
故詩稱蛾眉
此卷多述畿輔通志建寧縣志物產極奇異者彼此
參互証佐纂成一卷總祈悅目賞心符於眉山蘇氏
辨其所從生推之至于其所終極之意建寧物產志
出諸生謝熙樵峯乎樵峯深心好學為博雅士不求
人知人亦少知者予曾于姪子漢卿處見其所作記
序古雅絕倫適脩縣志特舉志　文廟祀典土產物

類二部叙次明晰簡括為衆推服此卷多引用故特
為表之愧予老病生平學問未深不能廣搜博採卷
中纂録自知固陋不免為大方家所誚然物情各適
其適正不必與人强同也已

茱堂節録卷十四終

濰江[illegible]輯

宋丞相信國文公南朝末造[illegible]也凡公宦遊處立祠祀之名公作碑銘賛者不一其人然未有如羅一峯先生祠堂記叙公生平事包括無遺其行文一氣流轉真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筆力之横文詞之雄直與蘓文忠潮州昌黎廟碑相埒讀之令人忠義之氣油然而生真曠世大文也記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臯亭三宮震動宰相遯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正州如楊州趋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冦内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絶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堕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黄萬石之嫉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蘓子曰其所

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亾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在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必當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亾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

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為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欽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録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郷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篇中記文公大才大勇大忠總歸於仁者之能宋亾死國者多惟公出萬死而後死其死尤足震動天地扶搞至此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予官邢臺日城內有豫讓祠城外有豫讓橋橋為南

北往來通衢橋與祠歲久頹缺予捐俸倡首脩葺邑人士皆踴躍樂輸襄事閱六月而工竣適予奉調青苑未暇作記書碑嘗耿耿於心今讀倪公謙重脩豫讓橋記曲折詳明足表義士之心前明知縣何君友聞捐俸倡脩與予有同心是記雖為何君作而予竊有景仰之思焉記曰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橫亘於道古有橋架水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圮於水褰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滔起廢有為有守歲甲子秋八月嘗出按行至水涘愛仰遺烈惕然懷感乃說駕召諭父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知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伯為趙襄子所滅壞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廁以冀得志於襄子也至被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遠妻拒友必欲成其志去伏於此橋下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斬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略不少變雖未得扼其喉揕其胸而一念之加於襄子者固已甚矣此其義何如也讓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于此橋乎今頹缺斷壞民病於涉無讓猶將舉焉矧有讓之烈乎

昔南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憩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為委質事人之法吾將表其迹以風厲吾民爾謂何若父老咸稽顙曰諾於是首捐俸資衷與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乃募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除旁殺廣二丈長倍之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妥其靈費不在官役回及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予家屬記其事予以君斯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

一舉三善其可謂能知為政不有過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脩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脩宣聖廟以暨城墉壇壝固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〇何公能吏其所規畫皆有過人遠者予雖有同心終愧才力不及讀倪公記不禁爽然自失矣

邢臺為順德府附郭邑有百泉地廟祀龍王予官此五年每歲春秋會同城文武官致祭其古樹參天廟

貌宏敞已載閒居偶錄中惟是百泉河流自邢臺由南和直達任縣三縣地畝藉以灌溉府刻大碑於廟側限時啟閉故府縣官歲脩祀典然水利各縣多建石橋築隄疏渠以防旱潦蓄洩其間循吏愛民者無不盡心于此如邢臺前明縣令朱君誥尤為宰官翹楚若南和之門侯晉心水利亦有足紀者李西涯先生為之記曰洩地利之藏以補天工之不足者事之難也捐一朝之勞以為萬世之佚圖者功之大也故禹功與乾坤而並垂姬澤與溝遂而偕流末代苟簡莫克與此閒有循良之吏師古聖人之意則亦隨其惠之所及而起斯民之跛蹇或廟而祀之或指而姓之各與其所脩創相終始若白公之於涇召信臣之於南陽蘇子瞻之於杭是也後世有克任其難而大是圖者雖未可即與於聖賢之事而一時民心之所歸亦獨非君子之所嘉與而樂為後世勸者乎順德府有百泉河自邢臺東注南和之河頭郭村舊有石橋水門止二券水洶難於容受歲一奔潰怒氣噴風泛濫有聲及或為患且能激沙淤民田多所墊溺又有故渠士民所仰以溉沃者苦山水漲日就湮塞吏其地者率相習以為難至置不問成化丁未宣府門

侯往蒞南和縣事信乎政通百隱皆達爰曳石鳩工增廣其橋為三水門以殺水勢而又築隄以豫捍之繼疏六渠以灌田用是旱備潦擭天時不能為之災利興害除地靈不能秘其寶聲隨事彰澤以功流在上者以為能欲奪治他邑而邑民不忍侯之去已也相率晉之既得請且慶小邑之不能久留侯一日或去無以嗣其功也於是耆老范英輩侯於道奉書求予記且言侯之振頹起弊類此者若干條其大者則建郭門橋而構樓其上奪所占牧馬場三百餘頃以贍貧民之補馬者餘皆息盜止訟之寔惠要之侯今

之良有司也不然則簿書期會亦足以塞責而何汲
汲焉犯此難且大者之為慊邪予故樂為之書以告
世之急吏若其民之德侯果如召父之云而所稱述
必欲如白渠蘇隄然者則有此渠與橋隄在至於役
之歲月工之名數橋隄與渠之丈尺及費所自出則
虛左方以俟民之自書庶得其詳且實俾後之記渠
者有所考云○此記頌揚門侯記水利而并及他政
稱之為良有司宜也予官邢邑興𢉖舉墜如城池
聖廟俱捐俸脩葺至利害有關於民者尤無不留心
訪察聞東鄉臨河村庄地畝多為水冲沙壓難以耕

種百姓每年賠粮二百餘兩歷數十年官為詳請未
得達部苦累不堪至是予特禀督憲李宮保衞具題
豁免一時民困頓甦予涖邢此舉差可以對百姓而
無愧也已

葉臺山先生吾閩一代偉人也其生平相業極隆在
朝時保全善類當時海內羣相推頌卒能見幾而作
退歸林下以終蓋其為人温恭和平宜其膺福壽而
無窮也已其記首善書院曰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
君所創為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
首善者以在京師為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為記余
曰記講學者必其素常學問之人苟不知學何以為
辭二先生固強之余乃言曰古之所為教學則庠序
學校盡之矣當其時里黨之習師儒之所脩明舍三
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孔門之學興於洙泗
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
庠序學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學者始欲得聖
賢為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相為補
救如此漢唐以来以雜述詞章取士置德行倫常於
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緒鄒魯之遺言轉
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壇之

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令載在
卧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額其堂其大指與三
代同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於漢唐
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脩濂洛關閩之餘
緒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書院而
京師獨缺欲講學者率寄跡於琳宮梵宇黄冠緇流
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羣之地蓋二百餘年於茲矣
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歸於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
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而要其所止
又不外於君臣父子之倫蓋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

不為輿說渺論又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而後成其為邦畿可為民止故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生之惓惓於此舉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幷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起又若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譚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

不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疑遊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太山喬嶽生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值聖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源鍾先生輩相與吁嗎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闡皇極以示會歸使凡有志於大學者毋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所補於世道豈淺鮮哉往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紳借以為市江陵矯之至盡毀天下之書院使世以學為諱余愧不能為文貞奉二先生於皐比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謦欬又讀

其論學之書目覩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之願世得無執江陵之見以誚余乎余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雍坊十四鋪貿易自民間為貲一百八十兩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史周君宗建以天啟二年月日開講是為記○有明自開國迄天啟年間歷二百餘年而首善之地竟無書院論者皆謂張江陵作相盡為毀之此學士大夫所為痛恨也按江陵相業不無可觀獨此一事犯古今之怒昔人有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處見才難此評江陵最為平允記中引徐文貞之講學

形江陵廢學之失抑揚感慨無限情深而文品之峻潔清明尤不囿於當時好為艱澁之弊真一代文章之宗而可為天下後世法也已

孫鍾元先生孝友堂記云余家未有堂也自吾弟武城宰築室三楹有數椽片瓦於其上鹿伯順顏之曰孝友東海劉幼孫書之遠近親友因而堂之也余兄弟四人姻戚朋友飲於斯食於斯終其身共以此為堂余來蘇門十三年矣廬舍垣墻十類八九獨此堂在圯而未圯之間憶潘子美過余余適過江邨就黃鶴嶺子美徘徊久之謂先仲兄曰不意徵君尚有如

此三間草堂仲兄曰此武城宰
而有此堂也便不足言堂矣因過余讀書處望其所
居之室曰前聞所聞今見所見矣時鶴嶺正欲過余
子美止之曰入孫先生之門登孫先生之堂門三進
室三楹總不見有尺椽片瓦而室中之樞候容之物
固不待問而知先生以貴人而盛僕從得毋為孫先
生累乎鶴嶺曰僕曾以先生之食貧樂道入告今正
欲覩灸其高風耳即同過草堂止宿飯脫粟而去此
堂蕭條偂陋不敵富室一廈何足以記茲之記此者
記吾弟之孝友也弟寒氈七年為令十四月未入官

暨解組後皆館於京師束脩與常祿皆以供其兄余
嘗為吾弟作狀曰敢美侍父母之日短而孺慕獨真
處兄弟之日長而友愛彌篤官非有意求廉而生不
能倫饔飧沒不能具棺槨庶莫有過焉者矣行非有
意求潔而口無作偽之言身無遊襟之事潔莫有大
焉者矣此弟之實錄也與弟訣二十年情緒悲凉不
堪多敘姪維雅常欲索余手字存以示後人余作孝
友堂記貽之孝友二字是吾家箕裘之業是在子若
孫共勉之○是記予官清苑日曾讀之深為歎賞謂
為仁者之言藹如動人字字自至性中流出閱三十

年常耿耿於懷今復於直隸通志中見之如逢故交
諷誦再三而不能已亟錄以公同好知孝友如鍾元
先生兄弟者實足為世楷模云
李安溪先生重脩董子祠堂記云凡仕宦所至首考
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為
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子
祠而窄隘無覩廡且蕪不脩無以動州人仰止之敬
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
出資營葺凡門堂室廡齋房具備自舍菜降登及官
史止憩學者講肄之所皆寬然有餘又能以扈從自

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懇
誠款為可書也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
觀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況雄
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
以為王佐之才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
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則
非楊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楊雄
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
是是皆以華實為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

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擬七篇而與之相
接益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
雖原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
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
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
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没董子之學獨醇
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
熙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
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讀之處皆責以
天章高鼇巨牓而董子舊里近屬

畿封亦微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顯微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恩
明意美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謂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地適以持節於茲因木石
之竣記識月日自托不腐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
舊聞表新褒以告來者仍使錢董其事而勒之祠左
○董子為西漢大儒天人三策直足接孔孟之傳漢
唐以來雖有表彰其道德人品者要未得其統宗此
記原原本本以程朱之言為定論而行文醇厚渾樸
亦有西漢風味董子祠在景州景為河間府屬去滄
州百里予任滄州時曾路過謁其祠讀此記三復而
不能已因歎周公賢吏得相國詳為記之亦表揚先
儒獎進下僚均堪不朽矣
蓮花池在保定府城內為省會第一名勝地予於乾
隆二年調任寺苑凡　畿輔師生誦讀膏火暨內外
節使信宿供應皆予為經紀稽蓮花池脩建書院增
置使館則自李宮保始其記曰
皇上御宇十有一年久道化成俊乂輩出諭德宣遠輶軒
四達

命直省建立書院教育英才德意之厚與天同功
畿輔首善之地應
詔宜先而上谷城中樞接桓連擇地不易又惟周禮國野
之道有廬有宿有候館亦王政也會城當西南十省
孔道貴戚近臣奉
朝命往來及分節　畿輔大僚以公事來者郡無公所假
館市廛何以佐
明德恢政體也古蓮花池上有臨漪亭肇自唐上元間志
謂魚泳鳥翔得瀟湘之趣地故寥廓元守帥張柔崇
構館榭始成鉅觀明萬歷間闤闠四集軼有其地先

後守者購其遺址葺其頹圯正其方面位次池館之規制遂相傳至今迺諸學道之士澄心利物攬勝好古今昔同揆良有悠然當余心者而余於斯地迺一舉而兩得也始余以雍正十年建節保陽環池行數十武亭館就荒池水閼不東注顧以林泉幽邃雲物蒼然於士子讀書為宜周迴餘址寬閑爽塏又於冠蓋駐宿為便輒欣然有得期於公餘葺理整頓以為吾職所當為而建立書院之

詔適下爰與司藩王君司臬竇君觀察彭君郡守縣令高度以大門甬道折行池北故有南嚮聽事堂後精舍

便室東西廊廡大小曲房若干間因舊起廢建為書院凡棟宇檐楣榱桷軒窻階除牆垣門戶之制無不新鐵石瓦甓丹雘黝堊屏障几席之材無不飭計徒庸書餼糧屬其役於清苑令徐德泰而董其成名以蓮池書院從其始也又即書院東甬道西地鳩工庀材構皇華亭館如干楹方嚮規模略如書院公遇讌見退食居息賓從登眺騶服僕御莫不有所制綦備美循甬道直行池東折而南地可五六畝舊有敞軒曲廊葺而治之益構南嚮聽事五區東嚮精舍三區亭一所小山叢樹竹籬松牖參錯其間為垣三面別

曰南園備課士譚燕之所又使節之同時並集者可以環池而居也新舊共為門三堂五齋四左右廡八魁閣一廊五平臺一亭二樓一小屋四十餘區池二橋一經始於雍正十一年之五月落成於是年之九月共費金錢若干萬動支公費若干餘皆余捐養廉以足之既成延名宿集諸生肄習書院勸學興德敬以

賜帑千金置常稔地歲課租以資膏火此後從遊日衆脩俸饒薪定議公捐以期經久榜所下

詔旨於院之上方而志其條約於講堂之次雍正十二年

冬　親藩奉

命過保陽搴帷池上亦得適館之安若其他公卿侍從行李往來車馬有所無患燥濕使館之成於政體得也兩院東西相屬面清流為限跨石梁為關使節應酬與匡坐唫誦不相妨雜至其叢薄交映碧浪成文犀籟吹萬時鳥變聲雖喧寂異境動靜殊趨然一俯仰而同領畧其高曠一開見而同觸發其天機遊神物外不分畛域會意象中通無隔閡則又天造地設而兩得其兩者已曩余制府脩舉紫陽敷文兩書院訓廸制士頗有振興又凡湖山勝槩舊蹟所存加意脩

葺以為太平浹洽詠歌之一助也今玆之舉既以宣
朝廷樂育人材之雅化而益以廣
聖皇惠使臣軫原隰之盛心且以表
王畿都會之中巍乎煥乎有以廓大古人之遺蹟而更新
之吾知莘麟鳳於文苑徵杞梓於儒林樂嘉賓之至
止頌德音之孔昭絃歌詩誦旨酒吹笙池館之勝山
川之靈且自慶其輝光之日新而遭逢盛事有什伯
於千載以前者是固封疆大吏有事斯土者所樂為
而後之君子亦頫以時脩葺歷永遠而勿替者也遂
記其緣起而鐫諸石以告之

聖廟樂器之設由來舊矣而府州縣學百無一備乃至
省會亦然保陽為直隸學宮之首前此樂器亦皆殘
缺翰林王公蓍任藩司始捐俸廉製造俾諸生以時
教習古樂賴以不亡者公之力也其作保定郡學樂
器記云古者造士之法必以詩書禮樂而樂為尤重
自虞廷教胄歸之典樂周禮成均之法掌於司樂學
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幼而習之迄於
大成而不廢其效能使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
俗天下皆寧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以有此具也
三代既衰古樂放失至秦火而漸盡焉世傳始皇定

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僅存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房
中曰壽人沿及漢魏代易新名而仍其音節然惟用
之朝廟非鄉人邦國所得與漢明帝作大予而以雅
頌之樂用之辟雍享射嗣是春秋釋奠器設軒縣舞
用六佾得與士庶共聞之有唐定制獨尊吾
夫子為先聖樂用宣和之舞後世釋奠用樂多仍此意
雖聲容節奏不必盡如雅頌而音希節澹進旅退旅
以視淳古遺風或庶幾焉我
皇上推崇
先聖追封五代鼎新廟宇祀典器物出
內府製造頒之

闕里而郡縣之學備樂者寡歲在巳酉余承乏保藩春
秋釋奠屆期行事則尊彝俎豆粗畧不完而樂器尤
缺樂舞諸生俱未嫻習凡聲容之奏器物之陳未嘗
一接於耳目於時制府晉陵唐公亦聞而深慨焉謂
京畿首善保陽大郡何為至此以余世職館閣習聞雖
壁遺音今職司宣化顧玆殘缺能無補輯乎又言
聖廟之樂音必太常器必倣古余感其言為捐廉俸金
如式製造為金鐘四玉磬十有六以備金石之器簫
八鳳簫二笛八篪六琴十瑟四以備絲竹之器笙十

塤二柷一敔一搏拊二清苑徐君復捐大鼓一以備匏土革木之器應用架臬無不全具至舞者所執干戚羽籥羽旄麾節節竿節架之屬亦皆備焉祭器所缺則大銅爵九小銅爵五十牲俎一亦為添補又置焚爐一座擇諸生之老成者二人受業太常歸而以時教習次年秋祭陳於宮庭雖演習伊始節奏未熟而堂上堂下更唱迭和詘伸俯仰進退有序求諸樂宮雅正之制亦若中郎之虎賁尚有典刑也於是籍其數目誌諸學宮俾典守者無復隕越焉嗟乎古樂之不作也久矣余聞忠愍楊公嘗欲訂正古樂以為

審音之法莫先制器古器不作元音不可得而復也於是殫思極慮刱為十二管精誠上格九疑示夢以忠愍之忠誠篤摯必非為謾語以欺人者君子讀其書未嘗不悲其志而惜其功之不就也忠愍故籍容城於保陽為屬邑今者郡庠樂器雖制數僅存未必盡合於古而太羹元酒遺味斯存安知不有忠愍其人者更起而釐正焉復簫韶之逸響洗箏笛之俗耳以佐
聖天子陶淑文明之化然則是器之存豈惟櫝而守之效挈瓶之遺智而已哉古人不遠來者可畏跂予望之

矣○此記序樂之設元元本本典核精詳具見王公之留心禮樂而為一代文献之宗也已

棻堂節錄卷十五

濰江　徐時作　輯

世有奇物美味非習見人所常食者必不可還食食之每中毒不可救藥而暴亡者多矣如夷堅志載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興中部諸寨兵五更入受俸至錢湖門外以候啟閉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命從執縛送於家復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着淡絲袍軟幘黑鞾烏犀帶手執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戲于緑野蒙君虐執慮必遭鼎烹害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

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徼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啟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詑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妻與狄存此不辨物而還食者之一証也又武林記事載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菌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僕報寺主驚喜以為奇珍不敢食獻于楊和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為玉食乃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葢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仍持至寺承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沾濡兩犬爭舐一時狂死寺主乃悟為毒物之氣所結致異茍入天廚必遭大戮亟瘞諸地以絶其迹豈萬乘所御自有神護王亦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於意外之禍耶此不還食者之一証也吾觀世人飲食嗜好各有所偏多食久食未有不生病者如人嗜鱉嗜蟹嗜鱔嗜蝦嗜蛤嗜犬嗜牛之類多食必傷脾胃久食必發奇疾史傳所載不一而足世人多不知省者偏之為累也乃知論語不時不食不多食二語可謂得飲食之正不獨可以衛生并可以延壽也已

嘗讀北窓炙輠録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惟嗜鱉

日羹數鼈一日其庖者絶鼈以為熟也揭釜葢有一大鼈仰伏於葢頂乃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廚適臨河乃縱之河葢餘鼈以進主翁為訝其少以為盜之也鞭之兩髀流血庖人痛甚卧竈下既覺頓覺痛止視兩髀則青泥封其痕訝之俄而見鼈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鼈後遂捨其廬為寺即今之黃家寺是也○愚意此大鼈想是菩薩化身以警黃翁戒殺捨廬而為寺否則安能出入湯火而不死且知庖人之受責痛苦自河負青泥而封其瘡天地間神

明感格之事有出人意外者不可勝紀此特舉其一端與前之食大蟹不食大菌者可類推而發人深省也

東坡仇池筆記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却蛇有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〇愚謂逸少特愛鵝耳未必不食鵝也即陳仲子因母殺而食之因兄諭而哇之亦惡其損廉名也東坡學佛戒殺過屠門不忍百鵝之哀號著其能而憫其死亦

仁心之動於不容已也前世嗜味者有鵝生四掌鱉着兩裙之言聞東坡此記其亦知所警乎

造化生物奇奇怪怪有令人不可思議者所在皆有然自奇人得之又得奇筆傳之奇詩贊之而其奇遂傳於後世如六研齋筆記吳循吾歙縣人少豪放喜聲律晚年拓落寓居武林吳山松關竹屋脩然如在塵外家有伽南觀音像二尊大者高幾三尺小者高尺餘皆糖結之精者供置室中奇香溢於戶外誠異品也曾攜一木癭鼎示李太僕日華天然有兩耳三足週身文理蹙縮成雷雲獸面之狀色瑩淨如黃金

太僕作詩記之曰木鼎非範金雲霞自陶鑄空山無良冶雕鐫亦非虞野火燒枯枝泉溜暗相注上亦蟲雙耳下亦歧三柱齟齬夔蟠螭鬣鬚鳳鶱翥黃目突海濤紫英發山樹摩挲輝光澤文彩炳然著吾友歷落人幽奇每延佇天忽俾此物攻堅殫神智刻中有所容筒蕨不以貯竹風飄翠縷松燼吹紅炷華陽十賚中缺此亦欠事常笑彌明翁頑石勞險思何羨魯廟陳聊供薰臺治木火自宣發無煩尋叔氏盡讀蘂笈書攜上蓬萊住〇讀此詩嘆其奇思海湧奇論山立人物文三奇並峙天壤不朽矣

宋鮮于伯機嘗蓄一蠻獅水滴瑩如碧玉鬚髮眉眼膚理衣摺種種精緻蠻腦為竅置吸子乃漢時物也把玩未嘗釋手一日於斷橋水閣倚欄偶墮吸子湖中百計求之不得悒怏慨嘆形神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斷橋俯瞰湖波適霜降水落泥漬星朗吸子儼然可拘便解衣泅取如獲至寶易號曰神人獅子一時能詩者歌詠其事

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痴吳人博學多能之士閻子靜徐子方趙松雪諸公莫不友之一日與客遊孤山聞湖中笛聲子久曰此鐵笛聲也少頃子久亦以鐵笛

自吹下山遊湖者吹笛上山乃吳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顧笛聲不輟交臂而去一時興趣又過於桓伊也又謹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聪適過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東美不問聪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四人瀟洒不羣各有自適其適之趣求之晉人中殆嵇阮之流乎

觀音大士世稱靈感觀世音菩薩又像塑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蘇東坡嘗為記然觀世音神通廣大有求必應有感必靈宜四海九州之大千秋百世之遠

在在供奉而不替也霏雪録上天竺觀音像石晉天福四年僧道翌一夕見山間光明徃視之得奇木不能名乃命匠者孔仁謙刻像治平中郡守蔡襄表其異上之賜靈感觀音院額至正間丞相達實帖睦爾敬事之累有奇應歷朝所賜及士民樂施者珠貝金玉等物設一大廚貯之一僧專掌扃鑰予嘗見其玉鍾玉觀音像玻瓈瓶寶冠數種其他珠寶不見矣洪武戊午大旱時參政徐公本總制徐公某以下乃免冠徒跣入山迎像祈之不許第三日復迎之乃出擡幢鐃鼓儀衛之盛溢于道路是日亭午富民孫氏設饅頭瓜果之供像抵西天寺而安焉時天赤日無纖雲至申牌忽海東頭黑子一點如大錢狀自西而來旋息間如車蓋乃雲也隨近隨展不頃刻間已溥覆矣無暴風雷雨之作又頃之大雨如撒菽衢中潦水盈尺至酉始霽人心感悅懽呼之聲載于道路此予親見者也感而遂通之理不信然耶

元高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墓在南高峯左麓姚綬嘗脩其墓歲久徒存穹碑竟失其埋骨處至正德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掩

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粟菴家鄭頓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再至墓中取其一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書翰不知其有道術也

琴棊書畫四種騷人韻士多尚之而林和靖乃曰生平所不能者擔糞着棊其鄙賤之如此蓋以其勞精疲神廢時失事實為無益之技藝若琴以養心書以記事畫繪天地萬物之情形皆為有用之藝無怪和靖于棊獨鄙賤之也世之好手談者可自省矣

宋贈岳鄂王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

興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武之蹣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鴻章灼如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秉毅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皆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勿異垂之典冊何媿今古之同祠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爲宜

湖壖雜記忠武王靈爽昭昭牧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向在墻内游人溺而擊之胸體不完穢氣四徹或慮其褻忠靈并分屍檜移之墻外而擊者愈衆旋毀旋鑄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碎其體奸人既死誅之者殆無虚日非快事歟因思丹陽陳少陽墓亦鑄鐵人肖汪彦伯黄潛善嘉靖間鄭普過之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二像應筆而仆檜卨日受敲扑而不知似媿恥之心汪黄猶不泯矣又湧幢小品岳王墓木皆南向亦一奇也

湖壖雜記栖霞嶺上有五洞紫雲家奇洞前有牛皋墓有牧童牧牛墓上忽馬踯牧童於山麓而牛角自折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爲武穆部將屢

立戰功紹興十七年上巳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歸逸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其赫赫厥聲千秋不昧

又載秦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狂言譏檜問其居住僧賦詩有家在東南第一峯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告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又載靈隱塑風僧於中挨秦檜遇風僧于冷泉亭事不載乘志予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設至今厨中檜齋僧鍋尚存有款識雖遽漫猶可辨提醒東窗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存此跡於天地間以作回邪鑒戒

詩話類編岳武穆之死人皆悲之往往形之歌詠今精忠録所載無慮數千首其爲世所稱許者葉紹翁趙子昂潘子素數詩而已然皆責秦檜而不責高宗邱瓊臺獨不然以爲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一大將作沁園春詞一闋曰爲國除忠爲敵報讐可恨堪哀顧當時乾坤是誰境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爲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潜摧雖然天道恢恢奈

入衆将天鈞轉回嘆黄龍府裹未行賞酒朱仙鎮上
先奉追牌共戴讐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
雄恨向萬年千載永不沉埋説者謂此詞可與文山
題睢陽廟並傳予嘗作岳廟詩有神同壯穆宜稱帝
罪定高宗擬霸軍亦此意也
宋奸臣秦檜以後莫如韓侂胄賈似道尤為擅權恣
肆後皆不得其死其大者載之史冊足為後世鑒戒
而其逸事亦有令人齒冷者聊摘録于此並見趣媚
權勢者更遺臭于萬年也如昨非菴日纂韓侂胄過
南園山莊趙師睪偕行至東村别墅宛然鄉井間見

林薄中一牧童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泉林風月共
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争得功名到白頭趙訶曰平
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廬屏上有詩云玉津
園内行天討怨血空啼杜宇紅後韓為史彌遠誅於
玉津園又鶴林玉露韓平原作南園于呉山之上其
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常
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絶似但欠鶏鳴犬吠耳既出庄
游他所忽聞庄中鶏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
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鵷
鷺乃作村庄犬鶏一日氷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刲

四朝聞見録臣僚論侂胄鑿地為園下瞰宗廟窮奢
極侈僣擬宮闈又曰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
笑語徹聞神御之所𪘏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
罪宜萬死葢自寧壽觀梅亭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
地也韓侂胄擅權舊居於太廟側遂掩觀之山而有
馬為閲古堂為閲古泉舊名青衣泉為流觴曲水泉自青
衣下注於湖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於
閲古堂渾涵数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宴則殿岩用
紅燈数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岩之最奇者
曰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於中侂胄居之既久歳

累月積剔奇抉勝洗石而雲根出剷土而泉脉見危
峯稳石淺湾深沼宛窈渟深疑為洞天福地之居不
類其為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為禁地
云又慈福以南園賜侂胄有香山十様錦之勝有奇
石為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献高
至五丈出於沙蝕濤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
皆記所不載予已略具記於前集近聞併閲古記不
登於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懼後人無復考其詳今
併載二記云陸游閲古泉記見山水南園記見古蹟
揮麈録賈似道當國時臨安童謡云滿頭青都是假

逕回来不作要其時京師粧競尚假玉因以假為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愁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司户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其遭貶乃賈擠之也後似道貶漳州為解官鄭虎臣一路凌辱竟殺于漳之木棉菴亦當日之大快事也

涌幢小品楊璉真珈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己像雜之刻于飛来峯石岩之内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

府陳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於圊田汝成為記其事云飛来峯有石人三元之浮屠楊真珈閩僧聞剡僧澤像也葢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為掊擊至是陳侯命斬之聞者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間真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鬼垢於九幽莫可雪滌巳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寖微覆宗海瀕天不慭借一坏以葢藏凄悲夫陵谷遷移觸目鮮故梟髡儼列啚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顱骨瓢藏穹廬高帝藉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上聞者乃今竟誅滅于陳侯宣皇祖之德意洩異代之憤嫉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快矣昔申屠通毀曹掾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為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脩哉春秋之法剪除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讀此文者皆當浮一大白以賞之予嘗閱輟耕錄載禿賊掘伐宋諸陵墓每為之痛憤不平今三復此文亦可以少息矣

武林紀事于肅愍公謙有奠安社稷再造之功英宗復位為奸臣所害死之日天日無輝先是西湖旱埧

土裂郡人驚異時孫元正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人之生實藉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未幾公果卒○忠臣之死關乎天地山川如此孫公先見可謂識微之君子矣

陳眉公雜記云魏瑺建祠於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净地俱為腥穢一朝瑺敗往時稱功頌德者亟欲仆豊碑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芳梅與鶴無一存而皆有生氣孤山如故氷山竟安在哉○眉公此記寄慨特深但和靖風高千古豈可與魏瑺連類而稱此孤山之不幸亦和靖之不幸也

鷄與梅有靈亦當致慽于陳先生擬非其倫也已
葛錢塘志田子成品泉以龍泓武林第一吳氏著泉
品録天下之名泉盡矣獨遺武林不知杭州自有名
泉人不識耳安平泉在臨林東坡詩當時陸羽空收
拾遺下安平第一泉是也塊兒泉在古蕩內梅花泉
在西溪田塍間有五孔如梅花故名惟虎跑泉最為
人所賞捐貲僱役擔不憚遠方此外又有子午泉在
吳山正聖觀其井每日子午時水流動可汲餘時則
否故名〇予謂海潮有子午今井泉亦有子午想此
泉潛通於海錢塘江去海甚近故海潮長而此泉亦

漲於井可汲吾聞近海村庄井多類此亦無足異也
蕭士瑋湖山小記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煙披薄
飛流木末江懸海掛稍倦時踞石而坐亦倚竹而息
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
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白太傅碑可
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梘上沸波竟夜不息
梘聽幽獨喧極反寐益信聲無哀樂也〇幽異之境
非此雋妙之筆不足以寫之比之柳州八記令人悅
目賞心無多讓焉
李流芳題跋會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冷

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
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為孟陽
寫出真是畫中矣〇此跋絕似東坡小品曲折動蕩
情景逼真可謂寫生妙筆
湖壖雜記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子古直偕女史素
蓉曲工金叟邀予舉杯西冷橋上為邀月之飲素蓉
歌東風無賴一曲聽者凝神叟曰子之歌善矣然毫
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
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如陽平拖韻稍
長即類於陰陰平叢音稍亮即類於陽去聲亢矣過

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復續雖有一
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
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
薄陰音以雙氣出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
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盡予有數字未諧試反
尋之自得也素蓉起拜謝予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真
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曰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
袁中郎謂度一字幾盡一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
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槁木纍纍如貫珠能
盡節奏之妙故宜知音莫古聖人若也而子得之雖

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叟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四聲各有陰陽平去入三聲辨論精微得曲音中三昧惜上聲未見分晰予不解音律故于此不能無疑豈上聲或可以去聲統之乎此在知音者別有會心處否則金叟何為不論及諸聽者亦無一言問之也

又記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鷲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為証二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一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

于峰頂如積雪映月逾潔辛卯冬青蓮閣下一黑猿帶笠而趋衆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而去是二猿至今尚存理公之言其信然耶○晉理公呼黑白二猿事固奇異猿數千年隱而不見而見于　本朝安知此二猿即晉時之猿文人好奇多引古事而附會所見如湖壖記者甚多不必深究其寔而無不可作如是觀以佐談鋒也

靈隱遺事靈隱寺僧元肇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圍與月波亭相對史彌遠遣人伐松淮海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青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有鶴飛來○大數十圍古松遭史彌遠所伐真靈隱寺之大厄也淮海詩怨而不怒意致動人殊得風人微旨

山居隨筆穆陵在御閻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勝靈竺乃伐隣松供屋材僧作詩曰不為栽松種茯苓秪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惜攜將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徹於上遂命勿伐○此僧作詩能徹大內感上勿伐不獨其詩之工其才亦足多也

草木子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其側問之曰汝何為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

中有漁翁遂命詠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曰篮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僧既能詩則僧亦不俗何為徘徊于權奸之側詩雖工無奈其品之濁何此僧大遜前二僧之高也

都元敬詩話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掩竹房輕寒脉脉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遊塵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曉更荒竹枯

湘淚畫花蕪楚蒐香涂居士見訪云並坐夜深皆不語一燈分映兩閒身其造語之妙當亦不減於惠勤參寥輩也

至正直記錢塘老儒葉森景常登趙松雪之門松雪甚愛之蓋謂其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所藏王右軍籠鵝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為妙品張外史賦詩貽之有云家藏逸少籠鵞字門繫龜蒙放鴨船意語新梭屬對尤工

武林梵志周公謹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曾過南屏小蓬萊有詩云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

前御愛松二語曲折盡致言園林變更御松獨存悲之乎亦幸之也若非御愛安知不同靈隱寺大數十圍之古松遭砍伐乎

堯山堂外紀錢塘莫景行維賢築别業於靈隱天竺間繞舍栽杏樹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遊咏其中時人比之輞川莊黃溍詩旋移小隱傍南峯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溟濛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窓面面通别作新亭供戲劇青帘搖曳杏花中此詩俊逸超羣宜為風雅之所傳頌

西湖塵談趙半江提學之西湖詩曰輕舸翩翩畫裹行煙波如酒醉詩情磬飄雲外林藏寺山缺湖東樹繞城花下人閒鶯自語雨中春去草猶生欲攜賀老蒼龍杖直上峯頭頂上橫可謂文彩不羣矣

又載呂太守蔆守杭日泛湖詩負郭千家半酒壚玻璃碧色是西湖平林樹擁開簾幕隔浦山行入畫圖荇帶水清跳雨鱖荻芽風急下霜鳧並船穩載遊人去安得官閒一事無呂西江人有詩才

詩話類編淨慈寺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閣學士錢公溥題詩倡腰橋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貼嘉靖間僧法聚者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遥金

勒東風細馬驕芳草幾經留帝輦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明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臺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裹外六橋於湖最切所云少年平章指賈似道也

檀園集子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曰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雲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窓含墨信風行此詩有行雲流水自然之妙天機所動非人力所能為也

初學集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歷代詞人戲作絕句單衣家住斷橋東好句清如湖上風近日西陵誇柳

隱桃花得氣美人中○二詩風調絕美令人吟玩不
盡

閩小記萬歷巳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奔何浪跡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官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叟旌五馬逐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是夢終軍原是棄繻生○此與木蓮菴王播事前後相同若惡詩妄行跡壁亦是恨事無怪寺僧之號呼欲滌也

詞苑叢談宋觀察荔裳羅官遊西湖與鐵崖頤菴西樵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觀察曰殆為余輩寫照也即席賦滿江紅云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龜茲無恙二島神僊遊戲外百年卿相還盧上嘆人間難熟是黃粱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樣茅店內黃雞唱閱今來古往一盃新釀蒲類海邊征戍碣雲陽市上儋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座客傳觀屬和為之慷慨罷酒○吾謂此詞仕宦讀之而不興急流勇退之思者真鈍根人也

輟耕錄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殷實户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一家侵用官錢太多無可償通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貨納官不肖輩犀起馬鮮于伯機因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徊忍泣傍郎船貪得纏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逐令桑濮歌行露後土之子孫亦有如湖邊女者天之報施何捷也○世如此事者甚多聊舉此以為鑒民放蕩官殘忍皆報應不爽天道其可畏哉

棻堂節録卷十七

濰江　輯

[stamp]

傳曰文以經邦武以戡亂是文武之道迭舉並重然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如　孔子為文教宗而墮三都却萊兵實千古兵家之祖觀其答子路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盡行軍之要道矣又曰君子義以為上義則經權常變各有所宜後世名將出奇制勝建非常之業者皆析義之精者也茲採其事跡而節録之為談韜畧者取則焉

范蠡臣越為大夫與勾踐同患難棲會稽嘗用奇計以餌吳而吳竟為越所沼進天地人三語以諫主誡得屈伸之道連晉齊楚以伐吳是審動靜之機賄嚭而行間親而離之也屈己而厚敵卑以驕之也黃池之會一舉竟成檇李之功知越王不可以共安樂諭文種遠引以避禍患乘扁舟而泛五湖變姓名以歸相印可謂功成名立君臣始終相免于惡真智而賢之士也

張良為韓報讎徒空博浪之擊出遊下邳深得圯上之教由是說天授之沛公觀其重寶以啗秦利而誘也秦宮而勸勿留志圖大也鴻門之急不去不背義也且燒絶棧道示不還之心遺齊反書奪項王之慮共謀則舉黥布任彭越薦韓信而强楚卒斃于垓下畫策則籌前箸封雍齒招四皓而漢鼎竟定于關中高祖謂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皆子房功洵哉尤難其功成身退欲効赤松明哲保身漢室功臣誰能及之龜山先生謂良之從沛公為韓報秦韓王成既立辭漢歸韓因說沛公燒絶棧道豈復有事漢之心歸見韓王為羽所殺于是又間行歸漢意欲為韓報項羽也至高祖用其謀破項羽定天下遂導引辟穀從赤松遊蓋良為韓之心于是方已良之生平行誼盡于此論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為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兵法通知四夷事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詛盟充國奏宜遣使行邊兵豫為備可謂老於將略矣故問可將無如老臣至金城圖上方畧不貪小利以殄滅為期不務近功以安邊為策行必為戰備止必為營壘若充國之兵真可謂先計後戰矣擊先零而和好罕开坐得致勝之術先零破而罕开自下不煩兵甲之威此帝王之兵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故隨行以驅而不急攻以致其死先零破而豪靡忘來歸留屯

田十二便宜一欲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二欲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叛之漸三欲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四言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六言
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言兵出乘危徼倖
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
之患坐得必勝之道八言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
言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十言亡

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其十一曰治湟
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
上過師其十二曰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其
計可必用也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振旅還而
圖列未央非老成持重者能之乎龜山先生謂漢將
當以充國為最凡將患於勇而不詳充國閫西羌之
事不敢以遷額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凡將患急近功
充國則籌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為根本不可動之
計凡將患果於殺而不恤百姓充國任閫外之寄要
使百姓安邊圉强而西戎坐消此殆三代之將非戰

國來推鋒折敵者可班㧑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
諸葛亮字孔明躬耕南陽好吟梁父當其在隆中時
其志固已遠矣三顧後出遂成魚水之歡一言決策
頓定鼎足之勢合孫權以破曹取益州以為國而五
月渡瀘不憚勤勞七擒孟獲俾彼心服奇運牛馬智
制連環功益三分名成八陣真天下奇才也觀其二
表出師一心復漢斬馬謖以謝三軍報先帝而効六
出閒門却灑則仲達遁屯田渭北則魏心寒不留代
兵何其信也慶徙梓潼何其公也漢中之師攻魏摧
吳謂三代之兵若時雨其庶幾乎惟天不祚漢營星

告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凛然忠義千載下猶想
見其人也○孔明天資特出學問醇粹心事如青天
白日論其行師調度則屯田渭北根本已固使天假
以年必能取中原不止鼎足也杜詩云伯仲之間見
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評品當矣
羊祜字叔子叔子在軍不主戰伐者也綏懷遠近甚
得江漢之心墾田襄陽獲有十年之積輕裘緩帶不
多侍衛之人與敵交兵不為掩襲之計據膏腴之地
以奪吳貲增德信之脩以柔初附有進譎策而飲以
醇醪追斬吳將而厚加殯斂羊公德量雖樂毅孔明

不能過也賴張華以成志薦杜預以自代身死之日
覩峴山之碑咸墮淚焉○按祐守江陵既據險要以
奪吳人之貲修恩信以懷吳人之心晉之取吳大抵
皆祐為之基非獨王濬之功也

陶侃字士行賦性機敏勤於吏職常惜分陰運百甓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類孔明以運船為戰船
而擊破陳恢詐商船以誘刼而肅清山寇料賊之必
向武昌則速還以拒之料溫賊之函紙可定則下書
以諭之降王貢而走杜弢謝公每言陶公為法恒得
法外意戎政整齊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至

造船而不棄竹頭木屑則其綜理之密又有如此也
○晉室朝野名士皆尚風流放誕惟陶公精勤以匡
王室固已超王謝諸公數等耳梅陶稱其機神明鑒
似魏武忠順勤勞類孔明諒哉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能明通興廢之道
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身不跨馬
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故其間吳將
而表還所獲之軍襲樂鄉而咸驚飛渡之旅兵威已
震勢如破竹百年之寇束手迎降績著平吳立功也
集解左傳立言也聽南土之歌吾深為公喜覩洛中
之餽又竊為公惜生平才藝出衆號稱武庫洵哉○
歷代名臣傳論曰自諸葛武侯以綸巾羽扇之風運
籌決勝嗣後如羊祜之緩帶輕裘杜預之身不跨馬
射不穿札並能御大衆有成功蓋發縱指示智固在
追殺者上韓盧雖鷙豈能爭先于人哉叔子寬和恬
靜恂恂如儒者而元凱自謂庶幾立功立言平吳之
舉釋例之作不負生平期許矣雖然祐預皆魏臣以
功名顯於晉預又封襲祖爵者以是歎太上立德洵
非功業文章之士所得企及也預可謂自知而不自
欺者歟

慕容恪字元恭東胡鮮卑人燕王廆之孫皝之第四
子儁庶弟也幼深沉有大度容貌甚魁奇每言輒及
經綸世務從征數出奇策獲勝斬石虎軍三萬餘級
虜虎大將楊裕等衆以歸鎮平郭屢破高麗兵不敢
入寇討冉閔禽斬龍城下并降其衆輔少主以矢忠
貞誅叛逆不動聲色其為將也不尚威嚴專以恩信
御物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周故慕容恪尚存
所憂方大其見畏于桓溫如此其後王猛入鄴城令
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為設太牢

以祀之○名臣論曰自來偏安竊覇之主雖因亂乘釁亦必有非常命世之才借之羽翼如慕容恪于燕王猛于秦皆智深勇沉曉暢時務觀其運籌決勝不啻指諸掌亦一時之瑜亮也恪生長深宮而器識遠到才猷練達固遠過其父兄當偶寢疾時恪威命已行於境恩信復結于民託先君之命抗弟及之禮宜不難取而有之然卒守臣節百折不變彼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有天下者真當愧死入地矣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

戮部將以狥三軍士殊死戰晝揚兵而夜擣壘賊不得休誠善射者之謀僞遁伏發卒而待之也下言戰者之令堅壁不出强而避之也单騎見回紇免冑示誠執手譲觴羅以酒爲誓破吐蕃而復河東國家再而再造非卿力而誰哉功盖天下位極人臣詔至就道無纎芥顧望非貞慎而能若是乎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此所以来肅宗千萬之賜而下承嗣不屈之膝也魚程二子毀嫉其功而媒孽其短者亦何爲哉○子儀爲将以謀畧勝敵以寛厚接人以忠誠事主當安禄山史思明之亂而克復東京值懷恩之叛而討除虜患中興之功臣無有出其右者名臣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盖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忠誠之所感也在易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于回紇魚朝恩等見之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清介廉謹申令戰下丙至悅服伐西蜀攻河東既平西蜀之亂槖中惟有圖書衣衾而已攻克臨清秋毫無犯被枕櫛刷之外蕭然其伐江南也破峡口克池州破鸞州新林港連破呉州其伐契丹也敗固安破涿州敗城南破新城累勝

契丹緩師待煜之自歸克金城而不妄殺一人茂功獨賀昭其常典也自謂仗天威乃能成事不自居其功也緑太原之未下故靳使相謂舉甲兵之精鋭勇太原之孫壘奚啻摧枯拉朽皆有成算惟後北伐喪師岐溝實違詔旨使能持重緩行何至退軍援餉不貪小利何至爲敵所敗此亦諸将所誤爲武意之一短耳然卒二子堪爲名将後事因之有頼足爲宋室功臣重也○名臣論曰古稱元首股肱明一體相待而成非獨輔弼之臣也征伐爪牙之将亦有之藝祖初興武恵著節擐擾軍旅之間躬擐甲冑日不暇給

乃能以仁慈恭讓為本廉儉立身以禮進退可謂瀞
躬君子也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喜讀書通春秋三傳于左
氏尤深舉措老成綜理周密築城隴東以遏虜騎給
田護作以安土人得安內攘外之道也知渭州則上
渭原環慶之圖而畫戰守之法在秦州則子廝敦寶
帶之患而獲棣州之首宴飲未幾賊首已擲于階下
對客為奕叛卒即斬於邊庭厖囉聞名舉首加額天
雄過虜騎不馳驅益師行有紀律臨戰多奇謀故出
入神速不可測瑋之仁厚大似其父而幾智勇略遠

過之矣〇名臣論曰瑋之在邊筭無遺策其料元昊
也于其為童子之時十年之後毫髮無爽何其神哉
忠誠謀國所以思患而預為之防者無所不用其極
也父子著節宜矣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資兼忠義
善斷大事秉道嫉邪不為流俗所喜始而奏事不合
輒引帝衣必事決乃退既而帝意已屬嘉可大任遂
知無不言直猶文皇之得魏徵也至勸帝親征出天
雄軍決策渡河契丹為之氣奪且邀以稱臣獲獻幽
薊之地因畫策以進可保百年無事南北弭兵皆準

力也奈孫注之謗興于欽若而望重之稱空來契丹
準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言雖有體而意
可悲矣〇名臣論曰準傳所載澶淵之役帝已至澶
州聞契丹兵盛不欲過河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
勸幸蜀非也初契丹兵至準勸帝幸澶州帝博問羣
臣而王欽若陳堯叟等各異說準極陳利害帝乃從
之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觀兵勢準與高瓊固請渡
河史所定本如此及和議欲成而準固諫曰用臣之
策可數百年無兵不然四五十年後又生戎心矣帝
曰朕不忍生靈受困遂許之真宗疾時以準與李迪

可託大事其深知之如此以性剛褊不大用也非畢
士安則準無所施其長若士安者豈非在齊鮑叔鄭
子皮輩之下哉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貧苦好學大通六經之
旨舉進士第累官至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復進龍
圖閣學士同韓琦副之時元昊寇延州諸砦多失守
仲淹自請行遂知延州日夜練兵更出禦賊敵人相
戒以勿犯知慶州詔書褒賞諸羌受命悉力以為國
用陝西節制號令嚴明對使焚書志益忠于朝廷也
此特就其將畧大綱而言之至公生平以天下為己

任仕宦政績為有宋第一人物宋史載之甚詳茲固不能盡述云〇名臣論曰仲淹與韓富齊名然懷堯舜君民之志業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規模尤為宏濶呂本中及朱子皆稱為宋代人物第一諒哉在臨軍事而懼斤斤尺寸若過于畏慎者及其居廟堂總機務百度齊舉雲行飈逝若不足為其故何哉是時承平日久兵弱將懦守備不完仲淹為將居外廟算中制未必如意欲為惟期謹守方畧少抑其銳而已然用兵數年卒能設險疆埸分委將帥棋布星羅隱然成犄角之勢遂挫亢逆之鋒者仲淹之謀也及中書所設施皆深慮熟籌非一朝之積論之朝堂付之有司順流更化固無難者向使聰用其說百年之基俄頃可定而復以他說亂之惜哉仲淹所造士張橫渠大賢也富弼元輔孫明復名儒种世衡狄青以將帥顯其餘不可勝數本深而末茂源遠而流長有學術而後有事功豈不信乎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元祐進士智勇深沉精于將略王黼趙奢之流也食祿不避難奉使不生還何其壯也止割地之議抗守汴之疏何其明也治兵繕壁計固守而不移孤軍守衛十三戰而皆捷渡河欲邀二

帝報國必効捐軀於金兵也既死戰以勝之又徙軍以避之既不為其所襲而又能襲破之單騎馳營泣動河東之巨寇對客奕棋敗走兀朮于白沙拔武穆于臨刑斬景良之逃遁威名遠播北人有爺爺之稱忠義素孚張撝恥宗公之見期還二聖遣子上疏積憤蒙塵貽疽發背嗟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連呼過河者三一語不及家事宜都人為之號慟也〇按澤外抗虜金內撫羣盜出奇制勝動合機宜始終以和議還幸為非蓋其智慮忠誠識見超卓誠非人所能及名臣論曰澤初在汴京金師屢至及數月之後渡河北去不復侵擾矣故得以選練材武収名豪傑糾合四路之兵以成長驅之勢澤之功雖不成然悍蔽北門奮揚威武使行在君臣得整兵輯將終成南渡之基者非澤之力耶澤之守舊都以李綱之舉及澤連疏數十上為汪黃所抑綱之去位久矣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人豈謂此耶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傑岸鷙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故其至銀州躍馬斬兀哆次杭州擣穴擒方臘布蒺藜而自塞歸路得焚舟背水之意也馳單騎而遠造賊營得奪氣先聲之法也粮盡不去雲

夜擣巢稱疾下行脩造戰具舟分二道每縋一綆其
出奇何無窮乎料兀术至金山不爽可謂虜在掌中
矣平建冦汝為先據上流是得勢也降虜賊曹成而
信宿奔走出不意也奕棋張飲堅壁不動伏兵馳入
大呼如雷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撤釁示真移屯
紿虜聞鼓譟伏所向視鞭善間者敵不知其所自也
戮吳湛執世脩不勞餘力殆忠義無二名將莫加焉
堅報國之忠切戴天之恨存主憂臣死之義抗和議
恢復之章使天若祚宋則海舟無可破之策金山有
兀术之擒而錦衣騘馬之相公可以還兩宮復土宇

而全中興第一之功矣與復有機竟沮秦檜自此閉
門謝客不言兵跨驢携酒遊西湖北方空使聞名將
佐罕得見面其風致可想矣○名臣論曰中興諸將
首推岳韓非獨用兵之能乃其忠誠義勇遠過於人
世忠章数十上與秦檜争和議之非不以禍福介意
其在行間挺身決鬬百戰不急老而益奮非夫忠義
激於心者其孰能之飛多方面之功而世忠扃鑰北
戶與金人進退如邀兀术于金山擒孛也于大儀皆
呼吸存亡在于俄頃世忠獨任之張浚劉光世輩未
有肯與為首尾者也至誅苗劉平羣盜功尤多固將

帥中社稷臣也
劉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善經學通天官陰符家言
遊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識天子氣應在金陵
逃歸青田著離郁子十卷以見志孫炎来聘陳時務
一十八策以匡君其欲斬納降及奔鍾山者又豈其
肯奉妝豎耶故進拔江州擣其巢穴是衝其虛也然
見青雲起而設伏黑雲起為賊伏黑雲薄田與青雲
接者為賊歸衘枚以躡其後善籌一何神乎且也蹴
胡床悟主以受廷瑞之降入衢州安衆而寬夏毅之
憂宣威德而方氏即降止勿擊知士誠必走先征陳

後征張與夫決勝于金木相犯挽田乎熒惑守心諗
獄而霖雨隨澍日中黑子知將東南之失頭血土傳
知帝衆土之得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亦懸斷不
爽矣故揭奚斯奇之為魏玄成之流而英特過馬趙
元澤奇之為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帝謂人亦以為
吾之子房故手詔以叙公勲令青田以五升為額者
正欲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温也第歸田里而上
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令子勸上脩德省刑祈天永
命且寛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
重兵與京師形勢相聯絡則其清貞明哲實居晋侯

之前誠哉渡江國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〇李秀翁
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頗寝薄以太剛
故不肯為子房和光同塵此其識見人品實居留侯
前今觀公封天文秘書以受子璉且責令亟上又為
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
十三年竟誅惟庸果思公言召璉拜官卒孫廌繼之
襲封誠意伯仲璟復奏上遺疏拜閣門使璉與廌咸
卒于二十五年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後公為開
國功臣第一仲璟為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授
書于仲璟為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
然何貴于知天文〇按伯温功不在戰而運籌決勝
動無遺策張良一流人可為王者師矣

徐達鳳陽人沉毅剛果仗劍往從委任必効而時以
王霸之畧進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皆為諸軍冠尋
而擒元將埜先破蠻子海牙又率諸軍攻鎮江號令
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為將矣敗張士誠於
龍潭追奔至常州五月而下進攻寧國下宜興走普
勝復池州微達何以紓內顧設伏於九華山雖勁敵
而毋多殺達於是專為大將矣其攻友諒也縱火焚
舟而太平復遇于鄱陽湖而軍威震申約束嚴斥堠
鎮靜若不知有兵者益其更涉世故則智明歷患難
則慮周雖微帝諭之而達自沉毅有謀也亡何率兵
狥友諒而湖湘悉平其攻士誠也欲奉上威德以
大兵厚賞楊茂而因以為間勵士對門而士誠縊死
其初約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
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
故益皆敬體上諭毋虜掠毋殺僇毋發邱壠毋毀廬
舍不得不曲赦以申上不忍者也亾何率軍圍益都
移兵下東平而且降且走所屬州邑悉隸版章益其
仗天威取之如拉朽矣噫彼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
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誠毋如將軍
達〇弇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
陳友諒角寔在行間其他十七戰皆大將軍力也大
將軍之廉靖仁武沉機策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
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
微矣元女侑配英主整其成師于十五年後而資靖
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群辟夫豈幸哉〇按達
忠義仁厚恭謙不貪取鎮江定南昌伐燕京復河南
兵不血刃可謂近王者之師宋之曹彬明之徐達可
相伯仲矣

常遇春濠州懷遠人為人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
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雖不習書史而用兵决勝常
與古人合察劉聚之無遠志以私卒歸帝于和州請
為先鋒以効犬馬之力飛舸至采石應聲挺戈躍而
上遂敗其衆疑兵以惑之精兵横衝之大破蠻子海
牙南北既通而扼江之勢衰矣克常州取池州攻衢
州守江州援長興而伯昇拔營以遁射定邊而上之
膠舟乃解不欲與諸將縱去而友諒中流矢以死討
諒子于武昌破擒必先而陳理奪魄出降擊士信於
湖州悉降其衆而執縛士誠以歸决力誅郤榮偁欲

宥臣以反名誼不與同生節何壯也獻策取中原欲
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解氣何勇也由是而破
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而悉平其諸郡邑與
大將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已大矣勞且
倍矣故高帝諭諸將曰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向
披靡無如副將遇春一時與徐達並稱名將云○按
遇春忠毅性成有勇力敢於先登雖不學兵法而行
未嘗有失且功高不伐猶為可取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為人博涉書史詩歌文章援筆
立就而藻思逸發好談經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

志廷對而旋風攝策知當任風憲矣名見而儒服短
袂知可弁而將矣故總督視師輕騎襲虜選騎為將
設伏徵賊諜知三酋分寇東西率精騎以襲其妻子
更為十伏以相救奏功于紅鹽池素識汪良詞察中
外謀西討得為都督乘其風雲而進薄收績于大同
鎮揮兵上山而敵不敢擊形之敵必從之也夜襲威
寧而俘斬虜寇善攻者敵不知所守也屢談而喜指
姝麗以與之而千戶為之効死天命贊我趋上游而
擾之賴老卒為之成功視士飲食數賜酒肉及其犯
令不少假貸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脩堡塞北邊良

將誠無如也○逸史云余聞沈先生云始威寧伯與
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衆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
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
馬銜枚魚貫而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
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
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
無軍聲故虜不覺也○按越文臣也而有此膽畧奇
術文事不忘武備然汪直太監何人乃能知君哉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守仁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
用兵也訓練嚴明籌察故王瓊奇公請上而與兵符

也遂首誅吳讓隨督兵入南康破橫水左溪連攻桶岡盡殪其衆破巢八十有四復歸流亡度地居民險阻悉為平康緩師誅俐頭計擒魁孽懈連破三俐乘勝逐北滅巢二十有八還師開縣堅明約束諸賊蕩盡為治境誓不共濠俱生故與頥泌指心籲天急返吉安使不得據上游與文定謀兵討賊故容譴諜四出投檄發兵疑濠使不敢出南昌遣入容書與賊心腹若有約為内應者親而離之也先攻南昌改圖安慶俾回顧而縱火敗之者攻其必救也以恩信示藤受班師撤旅蘇受自歸而密約過八寨搗巢夾擊八

寨亦平勒石序文蓋其深機曲筭内戢亟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故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有不知也若謂其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此特桂蕚疾公之言耳○按守仁之平亂賊討宸濠也俱有妙筭而戰兢自守敢忤權奸則原其性之忠義氣之剛大有非利害禍福所得而撓者况其才其學寔超絕千古後之假道學妄肆訕評何異鴟鶚之誚大鵬試歷一小利害必至心煩意亂漫無主張况平亂賊犯權奸也哉宜其位列兩廡享祀千秋而不替也已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多權奇隆準方顚豰面鷹揚英氣勃勃及舞象折節為儒相者已預知其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公矣既而匈奴大入條上便宜任中軍而務輯衆心故有以服一軍矣其備倭也識義烏之敵慓先為之簡訓習一旅可以當三軍然又以地險不利於並驅宜間長短夾進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則鴛鴦陣之名成焉亡何而勦島夷定台州軍聲益震其禦閩寇也攻彼分之三窟自橫嶼以趋牛田俘馘為之立盡且也窮追絕跡平遠勦功其策備邊也備陳大七原六失四獘知西北之什倍東南戢

將封積首以當雄飛請簡部將分出三輔州縣募兵將調營部連衡專制而簡練訓習長驅出塞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而坐致富强焉此誠百世之利惜其議之不得行也既而總理專任薊門則請更版築跨墻為臺陴守番休又議立車營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步則拒馬排擊騎即乘勝逐北軍政畢張所以西酋聞知悉款入貢總以内備既脩不戰而伐虜謀也○按繼光之練士卒因地設謀宜其無堅敵也况以景通之廉為之父乎惜乎今無有繼其業者

茶堂節録卷十七

棻堂節録卷十八

濉江 徐時作 輯

嘗觀天地生物何止萬數約而計之不過飛潛動植四種統而名之不外羽毛介鱗倮五蟲髙誘注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植物則草木是也而人為萬物之靈諸蟲變化禎祥妖孽假托奇怪歷代以來不勝紀載茲特舉其最異者著於卷為博雅君子悅耳目娱心志之一助焉

拾遺録載堯在位七年有鶱鵲歲歲來集麒麟來于澤藪鴟鴞逃於絶漠有折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搏逐猛虎使妖災不能害飴以靈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洒門戶以留重明之集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于戶牖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画為鷄于戶牖之上此遺像也此録本書鳳凰來儀之意而推廣之惟堯舜治世乃有此瑞鳳降祥後世假托附會以媚世主者未免失覧德輝而下之意豈足為世重哉

宣室志貞元十四年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千類俱率其類列於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啣蟲穉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咸翼其旁咸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為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翺客于睢陽翺曰此真鳳鳥也于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按鳳凰鳥中之王一身文彩五色俱備古人論之詳矣然史冊所載又有赤鳳白鳳則此鳥色青亦可稱青鳳但世無青

鳳黄鳳之稱惟有黄鳥青鳥之目故人于此鳥多異之不敢以鳳名之然此鳥能致衆鳥護衛如人臣之禮天子非真鳳不足以當之葢陰陽五行生物各因其時春夏秋冬稟氣各從其類春木色青夏火色赤秋金色白冬水色黑色有四時之異而揔為鳳之靈正如聖之清任和時而皆稱為聖故李習之曰此真鳳鳥也知鳳一章豈漫作以震世哉

浮生公相鶴經論鶴詳矣述異記鶴生五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壽三千歲矣酉陽雜俎齊魯之間謂燕為乙作巢避戊巳在

中記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髯千謂千年鶴多矣千年燕則少聞也鶴壽三千歲燕髯五百年正是一佳對

宣室志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育鷹隼甚多皆莫能比嘗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為市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鶻也善辟蛟螭君宜于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嘗為人患鄴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鶻忽投陂中頃之乃出得一

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鶻獻焉此鶻真可謂神鶻也能投陂中而除害民之蛟不識夷人何以知之夷人之神識與鶻之神用皆堪獨絕千古耳薛嵩得之又不知作何遣用也

王拾遺周穆王即位二十二年巡行天下馭八駿之馬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雷夜行萬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趋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遍而駕馬按衡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遠謀使轍跡遍於四海故絕地之物不期而自報又西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綠螭驄七名龍子八名麟駒九名絕塵號稱九逸有來宣能御馬代王號王良焉崇本山人曰周穆八駿漢文九逸穆王荒淫無度文帝恭儉守成上下豈可比倫然八駿九逸雖有其寔而其名皆後世文人強為附會侈陳以動世主馳騁之雄心耳漢史載文帝卻千里馬豈重此九逸哉穆王乘八駿而亡天下足為後世鑒戒馬雖駿何益于人國之

有

宣室志海岱之間出元黃石茹之可以長生元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三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元黃石遇一翁貿甚妙而丰度明秀鬚髯極豊衣褐衣自道左出扣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邀之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

命其吏王乾貞求龍馬于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于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鬐鬣嘶鳴真虗萬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常沐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悅詔内閑廐異其芻豢命西工圖其狀用須示中外崇本山人曰嘗元宗勵精圖治身致太平可謂英明之主矣末後侈心一萌遂不可遏故李邕因採藥献媚得售其遇神八獲龍馬之説若當時九齡輩在位豈使至此乃知入君侈心一萌内外臣工逢迎無所不至卒至奔竄流離幾于亾國豈不為後世殷鑒敟志内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年此何語也龍馬何益于人乃能享國萬年元宗君臣相蒙若此吾知龍馬在廐而胡騎已入關矣甚矣其愚也

明皇雜録元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錢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上而舞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

馬舞于榻上樂工数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黄衫文玉帯必求少年姿容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禄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数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知之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厮養皆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于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則終不敢言按明皇末年縱欲奢侈幾于荒淫無度者不止舞馬一事然即教習舞馬觀之蹄聫四百樂田数十三層旋轉一榻縱横喂養服物之費何止百萬一旦為禄山所有樂工猶能感恩而死舞馬豈能戀棧而不散乎至馬嵬之役美人縊而駿馬亾雖欲悔禍嗟何及矣其得歸國善終者幸也

論衡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醫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皆可預言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服醫藥而愈所酬帛甚多乃以邉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欹跛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

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縂試復還如此累月不售鄰伍有王生貨易于中貴之門頗甚貪宴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置于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之亦不約償馬之價自此經旬不至謂其脫畧亡逸一旦復來所置且踰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僕馬至于妻孥服飾亦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兼資計三四百萬初甚驚試詢其事生初不甚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物獲售頗多未知駑劣之材何以至此曰初置馬于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

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馬褒詢左右數日前魏博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其後王生因大索起價遂以四百萬酬之是以物逢時亦有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耕革築野伊傅未遇良途奚異于此語曰良馬比君子此亦借馬以喻人也末數語露出本意感慨良深

瀟湘記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惟自乘跨左右不敢輕騎每令二人曉夕專飼忽一日馬化為婦人美麗奇絶立于廳中左右還白張公親至察視婦人前拜曰妾本燕中婦人癖好駿馬每覩之必嘆美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為駿馬遂奔躍隨意南走千里被人収之至君廳幸君保惜每自追恨為畜淚下入地被地神奏帝命還舊業思往事如夢張公大驚異因養於家經十餘載忽求還鄉張公未允婦人仰天號叫撲身化為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所之崇本山人曰美人好駿馬遂化為馬馬復化為美人美人復化為馬奇幻至矣細思此事亦不過文人借美人換駿馬之意而演之然不可謂無其事也好

僧化驢龕捕化蛇載之傳記者不勝枚舉錄此為好奇者之一粲云

玉堂閒話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岸之下其絶頂有洞穴相傳為神僊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于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齋醮焚香祝數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于壇上餘人皆揖訣別而退遥頂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衣冠不動合雙掌躡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羨慕望洞中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

有道高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卯自武都山住與訣
别比卯懷雄黄一斤許贈之道中唯重此藥請寢寘
于腰腹之間慎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
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巖臭穢數日後有
獵者自岩旁攀援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
後上昇者骸骨山積于巨穴之間葢五色雲者蟒之
毒氣當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又云巴賨之
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無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獵
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測其所往獵
師縱犬于此則多呼之不廻瞪目摇尾瞻其崖穴于

時有彩雲垂下迎獵犬而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
道者呼為狗仙山偶有智者獨不信之遂繩一犬扶
弦弧往之至則以麄緪系其犬腰于拱木然後退身
而觀之及彩雲下犬縈身而不能隨去嘷叫者數四
旋見有物頭大如甕雙目如龜鱗甲光明遠照谿谷
漸垂身出洞覰其犬獵師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復
再見須經旬日臭穢滿山獵師乃自山頂縋索下觀
見一大蟒腐爛于岩間狗仙山之事永無有之崇本
山人曰遐仙場狗仙山皆有彩雲迎之上昇而入洞
吾不知蟒腹中道士有異於犬耶犬有異於道士耶

神仙窟宅竟成臭穢洞穴世之求仙者當有鑒于斯
矣
傳奇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棟宇
半頹墻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咏庭際俄聞叩門
聲稱桃班特處士相訪茵啟関覩處士形質瓌瑋言
詞磊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畆而殷勤與
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覩風月皓潔聞君吟咏故來
奉謁茵曰某山林甚癖農其為隣遘華既深輪蹄罕
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遂延入語曰然處士之業何
如願聞其說特曰某少年之時弟兄競生頭角無讀

春秋之類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輔其間讀史記
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臂其間讀東漢至于新
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俱快意並不能逢
常恨恨耳今則潦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况又
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即不
敢當生芻一束堪合謳咏又聞人扣関曰南山班寅
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毅旨趣剛猛及二班相
見亦甚欣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
泰伯為荊蠻斷髮文身因兹遂有班姓寅曰老兄大
妄殊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穀於兎有文班之像

因以命姓遠祖固婕妤好詞章大有稱于漢朝及皆
有傳于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自班超投
筆從戎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頷
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
遠侯某世為武奔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
伏夜避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閒
步聞君吟咏因來追謁况遇當家老增慰悅寅因覩
某碁局在床謂特曰願老兄一局特遂欣然為之良
久未有勝負茵玩之教特一兩着寅曰主人莫是高
手否茵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兩班笑曰大有微

機真一葉兩中茵傾壺請飲數巡寅請脩脯脩以送
酒寅設鹿脯寅嚼缺須臾而盡特即不茹茵曰何故
不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稍小疾不敢
過飲寅曰談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學紂為長夜之飲
覺面已赤特曰弟殆為鐘鼎之户一坐躭躭不動後
二班飲過語遂紛挐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昔相
凌何也復曰弟詫猛毅之軀若值卞莊子當為虀粉
矣寅曰兄詫壯勇之行若值人如庖丁當為頭皮矣
茵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甯老有尺刀二客
不得喧競但且飲酒二客悚然時吟曹植詩曰箕在

釜下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諺云鶺
鴒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
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馬能履虎尾
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馬能當路蹲凌
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悲甯戚終是怯庖
丁若遇龔為守蹄涔向北溟茵覽之曰大是奇才寅
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即有班馬之才
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向偷我
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復怒曰終不能採
尾乞憐于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

白眉君今白額不慚形穢乃以一言之譽相怒如斯
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惟虎跡牛跡而已甯生方
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猶帶酒
氣虎即入山矣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崇本山人
曰此亦借虎牛以葉胸中之蘊蓄矣妙在語語貼切
貫串玲瓏風趣盎然無非本色所以為佳
述異記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
化為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
黑色仙方云玄鹿為脯食之壽至三千歲餘干縣有
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字

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献蕊鹿又交州記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一丈許雷州有鹿腥不可食海魚所化郡人嘗見魚首而身為鹿者與鷹鳩雀雉之化無異虢州獵人殺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又録異記姚陽縣東華山昔有人獵見二鹿一霜毛純素照耀山谷一五采成文煥爛曜日獵人驚異不敢射行数里見一人訶責云使君何来不見二馬耶答云唯見雙鹿曰吾為虞帝所使至衡山與安邱道士相聞君所見鹿即吾馬也又異苑記鄱陽樂

安彭世晋咸康中以射獵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却習其事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鄉居年月焉覩之悔懊自此永断射獵又洽聞記常州江陰縣石箴山梁時有伐樹村人入此山見麀鹿産子仍聞小兒啼聲往視見産一女子因收取養及長乃令出家為道士時人謂之鹿娘梁武帝為置觀名為聖觀抱樸子昔張盖蹹窟成二人並出家于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黄練單衣葛巾前曰勞乎道士因以鏡照之乃是一鹿遂責

問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假為人形言訖化成老鹿而走去陶潛搜神記曰有一士人姓車天雨舍中獨坐忽有二年少女来就之着紫纈襦立其床前共語笑車疑之天雨如此女人從外来而衣服何不沾濕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掛一鏡徑数寸回顧鏡中有二鹿在床前因将刀砍之而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以為脯食之崇本山人曰古今記鹿者窮奇盡變聳人聞見者説郛一書詳状不可紀極矣兹特就覩記中擇言雅馴者著于篇或人食鹿脯而增壽或魚化鹿身而顯奇或人化鹿或鹿生女或假書生以試道或

變美女以惑人至于歴年既久銅牌銅環後之神人猶能識其年號如張果老之對元宗事雖荒唐然不可謂盡屬子虛也

瀟湘録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第宅華麗擬於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来至于珍膳芳醪雖有千人諸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道士謁祐自稱華山道人學真携一張琴負一壺藥来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問之欣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祐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何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于門下以俟賢俊耶

以待餓者而飼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粮栖畝人無乏絕又何飼之若以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是以知君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若有憑痴之誚諠譁於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常感君倍常以敬我也祐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實存游說之志讀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我某手携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樸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

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吁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剥削人者則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忤矣必以賢愚有別愼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祐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終囑遽辭而去祐令潜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崇本山人曰此鹿得道仙鹿也化為道士箴規富豪義挾風霜語皆警策說出携琴負藥本意名言如屑令人尋味不盡王祐為富而好禮之士覩其虛懷善下足為處富者模範故天遣仙鹿化為道士以曉之所謂欲窮千里更上一層彼富而驕者讀此當自省矣

傳奇載廣德中有秀才孫恪落第遊於洛中至魏王池畔有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此袁氏第也恪往扣扉不應戶側有小房簾幃頗潔恪遂搴簾而入忽聞啟門一女子光容鑒物艷麗驚人恪疑主人之處子潛窺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間開簾覩恪遂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此恪乃語以稅居之事曰不幸衝突頗益慚駭幸望陳達青衣以告女曰顧郎君小佇內廳當飾裝而

出恪慕其美喜不自勝詰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少女孤無親戚惟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現求適人未售良久出見恪驚艷美愈前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即無第舍便可遷居此廳指青衣謂恪曰少有所需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因進媒而請之女亦忻然而受遂成婚袁氏贍足頗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若服玩華麗頗為親友疑訝恪因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居洛四年忽遇表兄張雲閒處士恪謂曰睽違既久願攜衾裯一來宵話張諾之及夜半將寢張握恪手密謂之曰愚于道

門會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過
事之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不肯言張
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
掩魂消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全陰也仙人無影全
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
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神彩陰奪陽位邪干正腑真
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蕩動骨將化土顏
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鑠何堅忍而不剖其由也恪乃
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
恪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張又曰豈有袁氏海內無

爪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為可異遂告張曰某一
生迍邅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
以為計張大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
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
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
大丈夫乎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也凡有魑魅見者
滅沒前後神驗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倘攜密室必覩
其狼狽不然者則不能斷恩愛也明日恪受劍張告
去恪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責
恪曰子窮愁依我得富足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

用心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被責
慚愧曰受教表兄非夙心也願以飲血為誓更不敢
有他意袁氏搜得其劍寸折之如斷藕恪愈懼似欲
奔逃袁氏乃笑曰張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
乃使行凶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應不如是吾匹君
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曰
奈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問劍之所在具
以實告張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
十餘年袁氏已育二子治家甚嚴不許參雜後恪之
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為

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
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壖有峽山
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僧
法行甚高能別形體善出塵垢倘經彼設食頗益南
行之福恪曰然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袁氏欣然易
服理裝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境者恪頗異之遂
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
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僧臺後悲
笑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
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笑一

聲烟霧深乃擲筆于地撫二子悒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仕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笑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懼若蒐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長馴擾于上陽宮内及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不復能之任

也崇本山人曰猿養寺中旋入大内雖異類常與人同羣後遭亂變化隱身洛邑匹孫恪而生二子志稱慧黠真不愧矣乃緣滿假道而入原寺題詩擲筆與夫訣別仍化猿而去寺僧追憶前事歷歷可記亦如大夢之一覺也張處士諭孫人秉陽精妖受陰氣十數語真剖道家之蘊兼可為觀人者法特以寶劍驅邪未免術疎宜為老猿所竊笑也已

瀟湘錄楚江有一漁者結茅臨流惟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略不介意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為漁之隱者或問子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於青史皆以為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清風浪靜得魚以供一身足矣餘則易酒獨醉又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服之忽一日有人挈一小猿經此地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小猿亦不肯前去有愴戀之情漁者乃堅拜求小猿言是前年所失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失山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送之漁者恩養小猿經一載忽告

漁人輩曰我自於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一老猿攜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崇本山人曰老猿論漁瀟灑曠達深得漁中之趣以姜子牙嚴子陵為釣名尤為特識情深族屬拜求小猿恩義無盡彼人之同類相殘者能不對之而慚愧乎

柔堂節録卷十八

棻堂節錄卷十九

濰江　徐時作　輯

余邑石谿劉蘭村先生博覽經書貫通子史幾四十年著史話五十五卷余與老友黃于叔擇其中有關名教足維人心世道者刻十二卷以行世作序言以弁其端恐不無珠遺滄海玉韞崑山之嘆茲更採其議論精湛者著于卷是書之大畧已具于此讀者能無慊心哉

論少康自古以一成一旅克復天位者未之前聞然此雖少康君臣志復舊業奮發有為之績寔亦大禹聖德鴻勳膺天眷而未衰得人心而莫忘是以如是其發之微弱而成之迅速也向使非天心相夏民心德夏則有窮之逃虞思之娶靡鬲之佐二國二燼孰為默佑以成其志而夏祚之絕已數十年民知有寒浞安知有少康區區夏衆烏得以當窮凶之浇殪全盛之浞勢哉故知少康興復之奇功天人之交相與為之也而所以得天人之與者大禹之功德為之也不然覩河洛而思明德之遠千載而下尚不忘之豈有當日之天人忍遽忘之與○此論少康之興復總歸大禹之明德天人交與成功迅速可謂探本窮源之論末更推開一步謂千載而下覩河洛而思明德之遠欲合故離尤為跌宕盡致

論后羿此拒逐篡弒之變所由始也然太康淫于畋遊羿因民怨逐而代之旋即自蹈覆轍以罹於鼎烹之禍殆天厭亂人故奪其鑒而使不得漏于出爾反爾之報歟頃吾觀史冊所錄凡為羿之行者無不受羿之報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如莽卓操昭楊堅劉裕之徒歷歷屠滅天道好還曾不少忒亦足以寒奸雄之心而重為之警矣乃晉效魏尤齊效宋梁效齊陳隋效梁一脉相承初無念殷鑒而覺悟者豈謂好還之天庸可以徼倖脫之而不必有羿之報乎吁可慨也已○天道好還自古而然后羿篡弒之祖旋及于禍後世凡為羿之行者子孫無不受屠滅之慘此論連類及之足為萬世奸雄鑑矣

論晉獻公去讒遠色九經首務蓋其二者專用其一已足禍國況讒色之交倚以為禍哉故外讒而無內寵為之主則讒有時不得行內嬖而無外孽為之黨則愛有時而或衰此貴妃力士狼狽互依不可缺一也武后李勣許敬宗所以傾唐室也故讒色合雖以英明之元宗不能不隳於昏德以召亂又何責于濆

瀆之高宗為然以晉事觀之二五耦而後譖說行內寵專二子去奚卓亡九載之亂不解十年之臭弗泯噫譖色之害國可畏也哉此九經所以遠去二者為首務也雖然當姬與二五比而為殃之時固自謂能巧去其偪而成立子之謀矣顧烏知為二子速其死哉此又人之巧于作惡而不知天之更工於反報也悲夫○桀紂無道亡國不過聽譖嬖色耳南巢之放太白之懸實足為千古烱戒獻公蹈其覆轍遂使弒奪相尋禍亂不息石谿叟并引唐高宗元宗之事以垂戒反覆辨論作惡必報之理凡有國家者可以鑑矣

論虞公天下愚者不必皆貪而貪者未有不愚烏非不樂生貪食而忽乎弋魚非不畏烹貪餌而忘乎釣桀紂非無過人之才辨貪色貨而喪其身吾觀宮之奇之諫虞公可謂語約而意周利害可否瞭如指掌而卒無以開虞公之蔽者可欲之利在前而未形之禍在後則貪心障于內猶醉於酒者之不可猝醒魘於夢者之難于使覺故愚人之愚可以開導貪人之愚不可破悟此象齒焚身惟寡欲者能惕之蚤也○虞公之貪至于亡國可謂愚之至者三傳敘斷已明

石谿叟更旁引曲諭繪画貪者情形清言娓娓分外動人杜詩所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者此也

論楚巫臣申公巫臣以一女子之故啟滅族之殃而不恤令尹子文以一女子之故棄謀臣以資敵國致強吳陵楚之患寖至入郢而莫救一則凶其家一則凶其國而皆以夏姬造孽嗚呼可不戒哉夫物之尤者必為妖孽妖物害人鮮不亡滅故三代之季皆以女戎喪亂殷不鑒夏而紂以妲己亡周不鑒殷而幽以褒姒滅巫臣子反不鑒陳之君臣而不保其身族此叔向之母所以深龍蛇之懼也予嘗謂冶色甚于鴆毒飲鴆者必死迷色者必危然鴆毒止傷一身而冶色則舉家國天下而覆之能不令人寒心哉○此論女禍比論驪姬更覺深切著明可以覺世夫以一夏姬之尤物既禍陳之君臣又覆楚之邦國石谿叟謂冶色甚于鴆毒鴆毒不過害一身冶色遂害及家國天下其言豈不當哉

論二世族誅李斯斯與趙高為奸立二世而矯賜世子死蓋斯求寵於二世以固其祿孰意五刑之具天所以報其焚書坑儒之罪者不出於他人即已所矯立之二世耶嗚呼斯之進也感於太倉之鼠斯之亡

也抱悲黃犬之牽庯知倉鼠竊一飽于主粟及其族
誅車裂雖有粟得而食乎其與厠鼠之食不潔畏人
而數驚者寧有異乎故曰道德之儒蔬水彌樂岩石
彌安功名之士堂厨厚廩大厦温旃無往而非氷淵
也〇李斯之惡至於彌天雖極五刑豈為過哉太史
公謂斯感于厠鼠倉鼠以圖進已薄斯非人也惡之
至矣斯嘗師荀卿荀卿為戰國大儒誦法孔子李斯
背師而為焚書坑儒之大惡蘇氏歸罪于荀卿之放
言高論至謂人性惡之言有以啟之論亦奇快吾謂
荀卿性惡之言特為李斯言之也不然荀卿豈不知

孔子論性之旨哉為李斯而言惡則其言亦未為失
也

論樊噲噲燕市狗屠耳非能學問有高遠謨略者也
而還軍灞上之諫排闥問疾之語辭嚴義正雖見道
者無以加之乃知王業之興從龍之彥雖不必槪屬
名世要與區區市井之雄弄筆書生遠矣〇此論最
為切當并身分亦出史公叙鴻門譙繪西噲之情狀
飲啖勃勃有生氣令讀者至今猶為神往此亦史公
筆也

論除挾書律以蕭何較定法律而挾書之禁終高帝
之世猶仍秦弊久而不除此則焚坑之後草莽英俊
不學無術莫克知有典籍之益起于吏者徒習圖冊
以事刀筆起於野者徒仗智畧以務功名而虞夏商
周諸聖賢之前言往行幾于入暗室者雖有日而莫
窺所有之美惡也綱目書除挾書律于惠帝之四年
所以幸其除而惜其晚也〇李斯焚書坑儒至挾書
有禁此真罪大惡極為古今學士之所痛恨一旦除
之快何如也嗣後經書稍出雖殘缺尚可補葺景帝
除律之功豈不大哉

論酈寄君父親友皆倫分也友之不容責與君父之

不容欺等也酈寄刼呂祿歸印太尉議者以為賣友
嗚呼此陋儒之說也祿產違漢盟誓非分而王罪在
不赦而兄弟擅執南北司將之權謀危社稷此凡有
人臣之責者皆當起而誅之況寄父子為漢勳舊世
臣可坐觀已乎既不獲有討罪之柄而幸有與契之
機義在不容坐觀君之宗社任其危撼則制而責之
誅其人以安社稷此寄之所為毋戾於義也管蔡周
公兄弟也石碏石厚父子也公與碏皆以宗社之故
不惜舍同氣之愛父子之恩殺叔與厚而無所顧恤
會何嫌于寄之紿祿哉故使寄以利祿之故欺友以

媢君父則罪在寄而不在祿不義甚矣使祿非有傾危社稷之惡尚可諫之而使遷反邪而歸正寄不諫之而紿之使陷于族誅之殃亦非義甚矣義者稱乎倫分之得失而權其輕重者也令祿將不利於君而寄何有于友故祿者寄之所當聲其罪而誅之者度力不能而刼之以成安漢之勲可謂權義之輕重矣石厚為州吁謀和民于石碏紿以朝陳使請王命而陰告陳以討弑君之賊君子不譏碏為賣子而謬詆寄以賣友非愚之所敢知也○君友皆以義合然友非君比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友欲危

君社稷豈忍坐視而不為君計若有權則聲罪致討無權則乘機制變寄刼呂祿歸印太尉此盡義之變而不失義之正者也宜石谿叟闢賣友之言而叱其陋也

論汲黯武帝好大喜功崇尚武略故衛青以人奴得著邊功儼然位于公卿大夫之上而趨附勢利者不惜以皐皇縉紳屈膝私門盍冠履倒置矣獨一汲長孺挺然風節理所不合觸宰相而不顧道義自尊凜崖岸而不詘絕不隨人卑屈漢廷中可謂鶴立鷄羣矣然而武帝不冠見弘踞厠視青而于長孺奏事不冠則不見但使人可其奏帝獨重黯亦由黯能自重也世謂嘵嘵者易折人無所見遂莫不削觚為圓以求寵于將相大臣之第乃黯面論觸宰相抗禮揖將軍渠朐中詎復有將相介其間哉嗟乎吾誠不知長孺何如人然而卓絕之風千古如見矣○汲黯為武帝朝第一直臣帝深重之此論雖本各代史贊以立言然包羅無遺曲折歎美亦得歐陽公俯仰揖讓之神故不同勦襲

論漢武帝亟蠱悟而後恨讒佞之卤神仙杳而後知方士之妄輪臺悔而後斥利臣之非計貳師敗而後

痛黷武之傷民此皆由望思臺作之後一念至性之觸良心發而天理呈從前百種妄幻頓歸日灼冰銷如覺者自笑其夢之顛倒也嗟乎漢武事事效法秦皇之獘不有此悔何以别之然後知人性之果善而習之當慎學之不可以已也○秦皇漢武世所共稱然漢不至為亾秦之續者以武有此悔末年託孤之得其人也荀子曰人性惡孟子曰人性善惡由于習善本於初善端觸發惡習自改武帝能悔前事之非而改行其德猶不失為漢之令主也

又曰天生人才如五行之偹用無缺特觀人主所好

而後聚耳武帝始好儒術則董仲舒申公等出好詞學則相如枚皐等出好神仙則文成五利等出好戰功則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出好通遠則張騫傅介子等出好聚歛則桑弘羊孔僅等出好刑名則張湯王温舒等出及晚悔前好之非轉而好農功則又有田千秋趙過等出一人之身迭變所好而天下之士隨起而應然則苟能以誠心好堯舜三王之道安知不有真能為禹皐伊旦者出而相佐耶而惜乎內多欲而不求力行卒食汲長孺申公之言而無能改其德也○天地生才雖多亦在人主用得其當而已武帝苟能用董仲舒為相汲黯為諫官其餘因材器使各盡其長漢之令主即謂武能繼文可也惜內多欲而好大喜功遂至窮奢極欲後雖悔之晚矣安望其能好堯舜三代之道哉

論滹沱氷合帝王之興未有不上膺天眷下合民心而克成大業者也世祖昆陽之風雷滹沱之氷合皆不欺而得其助脩宮之役民觀威儀而皆屬心河伯之徇民持牛酒以相慰勞天眷人歸昭然矣而況鄧禹策杖而投耿弇自此馳附馮異以五縣降服所在英雄傾心雲龍比合其視更始王郎何啻麟鼠鸞雀之別大器所屬雖欲辭而却之不得矣紛擾之頃欲觀成敗之迹以決曆數之歸亦決之此而已○世祖天人眷屬復得英雄歸服克復大業以成後漢基命規模宏遠此為探本之論非同浮靡之談

論雲臺圖像馬伏波識足以知興廢才足以濟王業賢足以垂模範忠足以示臣節節足以扶綱常勳足以光竹帛二十八將中未有能尚焉者也明帝徒以椒房之戚避嫌不列不知帝王之道唯公而已較其功之大小以定其高下而心一無私焉則奚可舉午安可舉玄毛遂廣漢可以自薦人誰不服奚為拘俗

之避忌哉不計其功而避之反謬於天下之公論欲以自明無私適示其心之狹而不廣耳豈帝王之公心哉○伏波為光武開國功臣雲臺圖像正當首列明帝乃以椒房之親避嫌而不得與二十八將之中欲示公心而反成私意亦未明帝王大公之道宜石谿叟之深著其謬也

論張儉古人云臨難毋苟免故君子有殺身成仁無偷生害仁者况禍由己作而忍累無辜之衆以自免乎觀儉之望門投止與滂之自詣詔獄何相去之遠也君子曰滂馨德至今死猶生焉儉苟免一時雖生

亦死况終歸於盡何如取義者之全名節于不朽哉
○東漢之黨禍亦諸君子待小人太嚴有以激而成之也張儉為黨人名士天下豈有偷生茍免望門投止之名士乎儉不能殺身成仁致累孔融家母子兄弟爭死義乎不義乎義既不知何有于仁黨人中而有張儉適為黨人之玷也矣

論關雲長雲長表三約而後降可謂皎皎不欺人矣曰降漢不降操義也禁上下人不得到門智也知主去向便當辭去忠也而尤難在辭去之約是明明不降也凡此皆義氣凜然見於言表操之從約亦心折

於忠肝義膽耳天下唯義足以服人雖奸雄能不詘哉當時能終遂三約而不媿惟一雲長能悉依三約以成雲長之義而不加害唯一孟德二公真千古好男子歟又論拜書辭曹世俗咸以秉燭待旦奇關侯不知侯忠義之節烈若冰霜堅于金石死生不以易而謂貨色足以亂哉故秉燭之事侯之小節不足為侯異也吾所重者從約而後降立效而即去然此兩事在天資刻薄者決不能從操獨能服從之義而消厥忌心成侯忠介來則禮之去則聽之侯亦不能不心折於操之依約不渝所以眷眷之懷復有華容之報也○此論寫出關曹二公心事光明正大曲折詳盡關能以義服曹曹能感義敬關曹去留聽關而不負約關始終報曹而不背德兩人意氣真可謂磊落懸天也至關之所以為關曹之所以為曹史有定論茲特就事論事而已

論武侯出師表出師二表忠言嘉謨傾倒肺腑詞文意恪體正思精賈董有其醇茂無其駿偉匡劉有其切寔無其細密蓋伊訓說命之遺也勉以高光之隆效戒以桓靈之傾危有懇篤之誠而出之委宛何其醞藉曰不宜妄自尊大引諭失宜何其侃直以勳伐

之老臣事幼孤之少主犄露矜嚴易生鞅鞅之嫌而尊崇居上退抑自持又何其謙尊之光行墨彪炳真兩漢第一文字也視陳情表忌故媚新風骨猥鄙蟊薰猶雲壤矣又曰武侯生平得力只是謹慎二字鞠躬盡瘁慎在臣節師有節制慎在行軍和孫伐曹慎在謀國南蠻既服不留外人慎在治夷擇賢任職慎在用人校簿流汗慎在政事無之而不慎故無之而不謹此所以忠節昭著百世以下不獨賢哲所景仰奸雄之流亦莫不心折而思服之此武侯之所以為武侯也程子曰三代以下文物只一孔明知言哉○

出師二表評品切當益集衆論以立言故能權衡而得其中也後蔟揮謹慎二字尤為精詳武侯生平事業盡于是矣結以程子之言洵不誣也

論謝安辭爵不受淝水之捷晉祚危而獲安二謝之勲可謂偉矣朝廷晉爵酬勲禮也而安與元皆固辭不受若忘乎勝敗之績而毫無施勞之心二子之所養視渾濬之争功相害何啻霄壤之別噫若二子者良可為居功者法也〇古来功高震主不知謙退以攖禍者何可勝道二謝辭爵石谿叟謂可為居功者法誠哉是言也

論頋凱之凱之嘗曰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安意僥倖徒虧雅道無聞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愚謂斯論識高理徹詞簡意周足為啟矇覺聵之名言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凱之可謂知命矣〇凱之所論不過中庸居易俟命之意然經一翻闡發自足啟人一翻心智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凱之之謂乎

論唐元宗遣中使祭始興張文獻公於曲江智士之先見燭之于吉凶之未形忠臣之遠謀防之於涓滴之微漸故人所見為已安智者之所憂為危也人所忽為無害忠臣之所深其懼也方天寶之初四海富庶明皇方侈然自謂為昇平視祿山一小胡如過眼之塵遽謂其後日必反能使全盛之天子流離播遷于兵革此萬念所不到故曰鄉無以王夷甫之知石勒害忠良頋烏知祿山之禍甚于石勒哉是故與亾無定局禍機無鉅細篡夏之羿一成之遺裔可以後之强大之秦揭竿之匹夫可以滅之棲保之越可沼爭霸之吳八萬之甲可敗斷流之鞭盛大何足恃衰微何可忽此聖人所以安不忘危而憂勤惕厲之無已也惟必有終身之憂乃可無一朝之患益世運之

盛而必至于衰者上以天下為已安而侈泰之心積禍於無窮也治而必繼於亂者上恃當前之豫大而玩忽之意階厲於其微也安史之亂天以開李郭之功名然吾謂李郭者焦頭爛額之上客也九齡者曲突徙薪之智士也遣祭曲江其亦念曲突徙薪之先見乎顧何補于室之已焚也然室不焚不足以彰曲突徙薪之策倍于焦頭爛額之勲祿山不反不足以顯始興公請斬祿山之謀倍于李郭恢復之績此又天之巧於白張文獻也〇此論雄辨卓識華勢凌厲直欲奪三蘓之席明皇不聽九齡斬祿山之言以杜

禍端反寵倖日隆爲貴妃養子濁亂宮闈復封范陽大鎮養虎反噬長驅犯闕致乘輿播遷流離至是始追念曲江先見遣中使致祭亦已晚矣然而忠臣愛國惟願君聽言于生前豈欲君追思於死後明皇遣祭曲江吾知張公有知當更有愁然心傷者矣

論段秀實斬郭晞暴卒郭晞不知御下之律而能勇受秀實之責改而自戢亦賢於狂悖怙惡者遠矣秀實之言語語破的故能令晞雄心頓挫欲驕爲懼不以朝廷軍法爲解而反爲郭氏功名計轉殺暴卒之怨爲深愛郭氏家門之恩義正辭確雖頑石可令點

頭所謂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真曉人哉○段秀實才略蓋世大節凜然後笏擊逆賊致殺身成仁光昭史冊唐朝有數人物也柳子厚叙述斬暴卒事奇警奪目石谿此論亦覺曲折匠心

論元白居易始爲翰林學士屢進直言輔益德宗者不少中更降落竄寘外僚而勁氣不衰至晚歲完節無玷爲後世士大夫所忻慕元稹于江陵之貶一經挫折靡然毀節疾正朋邪因緣作相而不知恥世以元白並稱愚謂元稹詩人中奏鬱輪袍之王維也白公詩人中諫迎佛骨之韓愈也名俱膾炙一時而節

之堅脆迥殊矣○此論詞簡義該元白生平同異盡括于此足當史公傳贊

論柳公綽誅舞文吏法有輕重罪有淺深庸人但知贓吏之可惡而不知奸吏舞法之可畏也柳公綽可謂得其平矣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此真能以心法裁法而得法外之法者也若漢相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則輕重緩急倒置之甚豈宰相事無不統均平庶政之義乎史稱公不讀非聖書則公生平所學可知矣宜其理法權衡之當如此○犯法法在舞法法亡此權法之變而誅心之

論也柳公綽讀書有得于精義之學故能深明于法之中決斷于法之外石谿叟謂能以心法裁法而得法外之法者信哉

論謝枋得死節燕京初枋得遁入建陽設卜肆于建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御也時程文海至江西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方居母喪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雖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

明矣既而劉夢炎亦力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令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卒力辭乃不行至是福建參政魏天祐朝京俘召枋得卜易偏以北行枋得知不免遂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克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蔬菜果積數日困殆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卒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石谿

叟曰文山疊山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文山崎嶇閩再敗再起終不以天命之去貰以一綫之孤忠挽萬鈞之國脉妻虜兒亡一家凋喪殆盡而形之詩詞一唯綱常節義之大為心噫非氣配道義者孰能幾其萬一耶故以狀元言之則為鼎甲之光以宰相言之則為鈞軸之耀以文儒言之則為學術之粹可謂三代以後名教中精金美玉矣疊山安仁一敗之後有志再興而力終不支則寧匿跡山林以堅志不仕者完臣道之忠以賣卜養高者終子道之孝迨老親既亡决意拒徵遠薦視富貴若浮雲負孤忠而貫日夫

忠有家妻先死義夫婦皆名教干城矣嗚呼使二山而在吾願為之執鞭馬而晉出於江西合明末之艾南英楊重熙諸公觀之昔人謂衛多君子若諸公者西江不洵多志士仁人哉○此論疊山幷及文山以二公皆宋宰孤臣忠君孝親當時無有出其右者文山崎嶇險阻至殺身成仁始終本末人無有不知者疊山則遁身賣卜養母却聘偏挾北行至燕身死以全大節人或有不知者石谿叟並舉而賛之亦足以資知人論世者之嚮往而已

論廷試賜曹鼐等及第出身有差鼐正定寧晉人以

舉人授曹州學正辭改泰和縣典史中會試第二名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上親擢為狀元愚按明之典史皆儒臣為之如今之州縣學職得與會試而以典史魁多士者唯鼐一人故有詩云莫道微官不狀元傳為美談今概以雜員為之而此職愈卑矣至中葉以數官殿試第一者則有翁正春亦兩奇也○前明典史半屬舉人貢士故歷科會試多中進士特中狀元則鼐一人如吾邑建文元年吳琬中鄉榜以遠官程點為江夏典史後中湖廣舉人成進士亦典史半屬舉人之一驗也

論秦王請關中田為牧地時中官朱寧江彬等受秦賄助上許之科道交章執奏不聽內閣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上大怒命內官促草制梁儲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謙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為不軌震我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宗親不可得矣王其慎之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草制只就與地害處說得透徹不言與之

以厚其利而言與之毋得為害此所謂不諫之諫有深於諫者宜上駭而勿與真有回天之力也其立意之精措詞之妙殊得東方朔譎諫微旨曉人不當如是耶

論籍交通宸濠太監錢寧家宸濠反江西詔收交通宸濠太監籍都督錢寧家金拾萬五千兩錢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及首飾共五百六十箱珍珠三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胡椒三千五百石蘇木七十杠緞疋三千六百杠其先劉瑾以謀反誅籍其家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圓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宮牌五百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八十副玉印二玉帶四千三百六十條而八黨臧賢尤寵幸寧彬皆倚託之所積財帛珍寶更多其籍沒之數不可考石谿叟曰明自英宗信用王振以來諸權閹如汪直李廣劉瑾錢寧臧賢江彬等既敗籍產俱以數百萬計碎金散玉亦以櫃計或千百箱杠入錄嗟乎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而八黨嬖閹皆厚殖若是豈非閹剝諸官官剝諸民吾不知爾時之民困何如也然

不轉盻皆以誅臧一切所積盡歸朝廷老氏所謂多藏厚亾不其然乎○按明宦官多恃權勢厚積剝民然不可謂其中無一好人如御馬監暨祿請寬盧鳳嶶安雜稅二十萬兩實徵起解以甦民困又如太監田義諫罷礦稅觸上怒不為動一貫矯諭義唖其面此皆軫念民瘼宦官中之佼佼錚錚為閹臣所不如者如禽中之鳳獸中之麟何可多得哉

桼堂節錄卷十九

濰江　徐時作　輯

予生平無他好惟好讀書偶讀書隱叢說蒲傳正戒子弟云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尤延之儲書甚盛飢讀之以當食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錢思公言生平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讀小詞六一有云至哉天下樂終身在几案陳履吉云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徐興公云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

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羅綺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古人於書篤好如此余雅有書癖搆鋤經書隱二楼貯書萬卷于中明窗淨几誦讀不輟除酬應紛務外苟有片暇即勤編閱左右羅列高下崚嶒殆比于曹氏之書倉陸子之書巢矣亦可滌性亦可怡情以日以年不知天壤閒更有何樂也以上書隱所述諸公言讀書之樂洵為名言予謂書無論經史子集說部讀之皆有益惟淫詞邪說如金瓶梅肉蒲團之類萬不可使子弟入目在作者本以垂戒讀者不以為戒反以為勸長其淫心肆志害身殘生者多矣此又讀書者之不可不防其弊也

為學之要以朱子白鹿洞規為最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于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士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其要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其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此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為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陳榕州相國巡撫江西時刻此規于豫章書院又為學

約十則一曰立志向一曰明義利一曰立誠敬一曰敦實行一曰培仁心一曰嚴克治一曰重師友一曰立課程一曰讀經史一曰正文體十則切實精要足為後學指南果講明而遵守之則處為名儒出為名臣文章事業盡于是矣

子弟讀書固須循謹然有一種才性傲岸者使之讀書更足以有為也書隱叢說引宋胡安國庶子寅號致堂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未過數旬寅都刻畫為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易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盡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為名儒明王守仁少亦黠宕不馴父閉之空閣中父友試探之則以散髮結繩縋於其上蓬蓬勃勃不可勝窮父見之益怒友曰是心思可以有為毋輕視也乃私詰以不學之故乃曰書已讀矣歷試之皆能暗誦乃益奇之遂為延聘名師得成大儒累立奇功夫桀黠難制駘宕不馴者以其能讀萬卷書也不能讀書雖循謹緘默不過一守家子而已況又不能循謹緘默者乎

予記東山書院舊有聯云學貴有常何必三更眠五更起功求無間最怕一日暴十日寒有常無間即是

時習之意學能如此何患不深造而自得也

書隱叢說偶檢案頭書得十七醫頗有意味摘其尤者存其十云一曰讀書醫俗二曰安分醫貪三曰彈琴醫躁四曰痛飲醫愁五曰省費醫貧六曰苦志醫賤七曰量力醫鬪八曰面壁醫動九曰靜坐醫想十曰爇香醫穢予亦成十醫以補其未備云一曰勤苦醫惰二曰知足醫癡三曰有容醫嗔四曰索居醫浮五曰忠厚醫冨六曰勇退醫貴七曰吟詩醫悶八曰習書醫倦九曰灌花醫痱十曰譜棋醫拙前十醫中九醫誠為妙藥獨痛飲醫愁偶一為之則可若杜甫

一生愁則日在醉鄉豈足為訓予後十醫索居醫浮
浮氣豈索居能除不如換主静更為穩妥
又論病痛引漢匡衡疏有曰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
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
温良者戒于無斷湛静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
者戒于遺忘数語説盡人病痛
論百歲臣工康熙中有主事陞轉引 見者年已九
十六矣
聖祖以其老而邁也主事奏曰上有萬年天子下有百歲臣
工 上喜為特轉髙官乾隆中潮州檢討劉起振百

歲廣撫請
旨建坊 上特給侍講職銜又 賜上用緞四疋銀四十
兩視凡民之百歲者為加優矣
論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人大槪以父子相承
三世為言而寔非也古之醫師必通于三世之書所
謂三世者一曰黄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問
脉訣脉訣所以察症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去疾
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䟽語甚詳若必云相承三世
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終無服其藥者矣雖然
今日針灸之學亦非盡人而能之者矣

論遇合之奇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
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有詩十二
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
笑君王便賜緋明髙祖時光禄寺中厨人供御茶稱
旨賜以冠帶一名髙祖微行聞有老書生吟云十載
寒窓下何如一盞茶髙祖即應口云他才不如你你
命不如他唐盧延讓二十五歲方登第卷中有狐衝
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為張濬所賞又有餓猫臨
鼠穴饞犬舐魚砧為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氊破猫
跳觸鼎翻句為王建所賞人曰生平投謁公卿不意

得力于猫鼠狗子也嗟乎得官者以猴與茶見賞者
以猫與犬言之令人慨然昭宗之猴朱梁簒位乃跳
躍奮擊為全忠所殺與明皇之舞馬同盡其忠尚不
愧供奉之名也
論噶張互叅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科場事発督
臣噶禮撫臣張伯行彼此互叅兩次遣大臣質審未
决而撫臣張伯行漸次淪落不堪矣忽然 温旨中
出云朕御極天下五十餘年凡内外小大之事皆以
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正一文不取大小共知但
才具畧短耳噶禮捺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

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朕幼讀書研究性
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
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陳鵬年稍有聲譽
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
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參朕以張伯
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參他手批不准噶禮曾將陳
鵬年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
干礙凡作詩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抑鬱如
指摘一二語以害人皆不臧奸狡之尤東坡為人所讒神宗曰彼
自詠檜何與朕事古今一轍也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

蓁堂節錄卷三十　七

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又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
爾等皆係大臣知張伯行清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
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爾等諸臣皆能
體朕保全清官正人之意使為正人清官者無畏懼
則人皆歡欣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隨即奉　旨噶
禮着革職張伯行着革職仍留任張伯行具本謝
恩情詞悱惻江南士民感激無地各捐年壽一歲添
祝　聖壽無疆集暢春苑執香跪謝以申至意云
論戒色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中人隱微千古龜鑑三
者之中色尤宜審慎不但少時當戒即壯與老亦所

當戒何則少時血氣未定不待言矣吾見世人有至
壯而反甚於少時者或少時拘謹自好不敢為非壯
年磨鍊既久肆情縱欲或少時父師束縛未至踰閑
壯年親匹師遠毫無顧忌此壯之當戒也有至老而
反甚於壯時者或壯時利名心重碌碌不遑老年百
事俱廢專心務此或壯時貧賤未遇有志不遂老年
功成名就惟我欲為此老之當戒也所以三戒之中
色為尤甚人當終身戒之哉此論裝捶壯老所以當
戒色之故沉着痛決壯者當銘之座右老者更當鎸
之杖頭矣

蓁堂節錄卷三十　八

沈特貶筠州時方售一妾年方十七八携與俱行處
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歸之猶處子也潞矩獻詩
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
夜直歸時渾未識春秋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
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本朝
尤展成侗作西廂曲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
義流傳都下宮中傳誦呼為才子
世祖心賞焉謂弘覺師曰請和尚下一轉語天岸師曰不風
流處也風流又翻出一重公案矣
客有戲以梅香春意動屬對者謂此語意雙關久無

人對予對以桃葉晚情濃客喜其工穩又有以長聯請對曰八斗才人要中解元會元狀元連中三元魁翰林歷十八學士予對曰萬年天子必尊爵一齒一德一達尊歸一宣丹詔曉億萬生民又有以藥名屬對者曰白頭翁牽牛過常山遇滑石跌斷牛膝予對曰黃髮女炙草堆熟地失防風燒成草烏又有以字屬對者曰十口為田四口方中出上由下甲予對曰二人成天一人大未来益夫添丁又有以古對屬對者曰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舊已有人對就但不工細因為更正上句云六旬花甲再週天世

上重逢甲子又有屬對者曰二木成林二火成炎二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予對曰三瓜為𤓰三水為淼三石為磊瓜滴水水滴石滴滴歸原又一屬對者曰二人合口成吞口藏天下予對曰又女變心為怒心恨奴孫又屬一對曰天設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來共成三白散予對曰地生良藥名苓名連名栢煎去都化大黃湯以上数對雖未甚風趣然亍初學作對者亦可開擴其心思焉

元末倪雲林為陶九成作十萬畫圖今藏陽羨陳定生家侯方域為倪林十萬圖記一曰萬壑朝宗圖臨顧虎頭一曰萬竿煙雨圖彷佛郭河陽一曰萬丈空流圖臨荆浩又常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作萬壑争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峯雪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圖萬松叠翠圖萬横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雲林自跋朝宗記筆之妙足與圖配真成千古之大觀也

周櫟園書影載王遵岩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為邊閧諸詩意氣激發不拚于聲律之外如弾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戸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盤招他人以歃徐出讓

言又如晚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憑軾而有擊轂之争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為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遵岩為吾閩古文大作手魏叔子汪鈍翁皆素所推服有尊官妄訐古文舉其名竟不知為何如人兼鄙歸震川手筆為庸俗吾不知彼所為大雅者更何在也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画一人撫鬢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云一自辭家入道門始知身内有乾坤眼前幾見氷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愚謂宦海風波誰不知危險然能知足知止者幾人哉

鹿百順有僕來寬同儕三人議娶婦既定寬愀然曰小人喪父服未滿願遲數月以遂烏私主嘉其意不忍強後女父病危欲急嫁女浼兩隣女言主母白鹿公以語寬寬從涕泣訴其父母生死之苦曰倘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舊宿處以避女室焉嗟乎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弃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愚謂不獨汗顏應當愧死矣

枚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為祭酒時閹振擅權公獨與抗禮不為下又不賀其生日振不說及進香文廟舊時司丞有茗蔻之献公獨否振深衘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彝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並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為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為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毋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帕子然辱此君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桁楊之辜臣席無此人竊為不樂奏上太后即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請會昌為壽蕃宗相曰夫權璫為朝廷進香文廟欵之茗蔻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忍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刑權璫熾煽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令人情宜可釋憾何以忘情捐怨從中導欵卒脫其難則當時人

心之公其不以喜怒為仇德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貫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令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扼而知節此豈出俊廚諸君子下耶計閹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天忌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聞閹振氣焰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概業者聊筆之

畫家名手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

亦何由佳近人惟遠度可語此書影此評不惟得畫
家器量幷可通作文胸次矣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負重名乃謂不及
乃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拜求畫以傳授故與齊名
見畫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于人必欲盡得其技
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乘舟而隱居者六
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
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氷雪了無脂粉必是老
萊子北郭先生之配愚謂此婦此畫此跋可稱三絕

令人愛慕而不能已

湯垕畫鑑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
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氷磨圖于謝在杭家絹素極
古穿插之奇之影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
委相傳為郭忠恕畫或即賢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閱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
為之古人虛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
澄心紙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浙錢氏家縮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
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如臂大筆
蹟圓勁沉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
筆如此峻利古今絹畫之濶大應無踰此得見其一
鱗足矣讀是記不啻其畫當前令人神動

韓晉公好畫牛戴嵩為其幕客專師法于韓而青出
于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吾友
堵棻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
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黒牡丹隱隱如聞夕
陰塍隴間作短笛也結語妙絶得畫中神并得畫外
趣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見十
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為別不可不
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濃
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脂絹雖百斷
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辦且詑余曰君
嘗誚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予十指間嫮婷多矣飛
燕身輕楊妃體肥各臻其妙章侯不得以偏長自詡
矣

巨然與劉道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
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為別耳見畫鑑巨然聲施至今

劉遂寂寂堵萊木曰劉何必專画道巨何必專画僧乃于絹素中爭坐位耶余曰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愚謂爭不爭總不過形影間事不如兩忘之得其妙也

李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画鑑令人但知其能作山水耳

天游子放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嶮差窊窆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令人但傳春山四句亦並作郭河陽語○人能跡遍名山而識春夏秋冬東南西北各山之形勝則於画家一道已思過半矣至于結構蕭疏用筆深微設色淡遠各有天分學力所存古今來分為妙品逸品神品皆有所長則皆有可取正無容軒輊于其間也

董華亭曰画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于刻畫細巧為造物所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

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画為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愚謂元宰先生云畫手眼前無非生機故能多壽名論得未曾有寄樂于畫更得養生之旨先生福壽俱全尤精繪事故能道之真切如此也

李君實曰嘗聞人說黄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頬一時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欝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為仙去予向疑䏁画者餙之令緇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録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啟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特其撒米狡獪之一技耳

嘗讀沈宗伯歸愚先生寄張山人墨岑詩中一首云山人山作伴興到寫山林竹石有閒意風泉無躁心画師常得壽大藥不須尋永結煙霞癖何妨詣涵淫小註云米虎兒八十餘黄子久九十餘沈石田八十餘文衡山九十近人吳漁山王石谷皆八十餘得画中雲煙供養也時墨岑病初起故及之吾閩汀州長汀縣画手上官周有画譜傳世年亦八十餘寧化黄慎自號癭瓢山人字畫尤為淮揚推重今年八十餘

尚在沈宗伯畫師常得壽一語洵哉

西江新城縣陳翁浣脩家素清淡翁以貿遷刻苦自勵起家富逐甲縣生平以仁義為本好行善事歲費數千金不少靳嘗謂天與人以財當節惜有餘以補不足不當擁以自奉故施予無嗇而服食器用具有分寸不改常度又嘗謂勤儉二字雖治生常談然勤則無邪思儉則無妄求士人居官行已大端亦不外此吾生平得力在是囑子孫恪守之陳翁器識宏遠議論〻及皆足為世法故録之翁子道篤學成進士恂恂如寒士尤為難得孫守誠官浙江觀察尊賢敬士意氣不減元龍年僅四十而卒惜哉

儒者以治生為急元許衡之言良是然陽虎云為仁不富為富不仁所以作家治生之道最是難處強者苛斂以肥身而聲名大喪弱者冒昧以狗人而家道中落惟處強弱均平之間為仁富兼收之術最為上等富者不必多藏為富也量入為出四字足以致之仁者不必姑息為仁也寬而有禮足以播之治生者其務法乎此哉若三年耕無一年之食者一遇冠婚喪祭大事束手無策矣力田者必有豐年惟于豐熟之時堅忍留餘則餘三餘九可以稍辦大事而不致掣肘之患也書隱叢說諄諄言此足為儒者治生家法也

昔人云為善最樂又云讀書最樂然真知其樂者鮮矣世之樂善不倦者固難其人至讀書人人可以自力乃不以為樂而以為苦殊可怪也吳江袁漫恬云世間極閒適事如嬉泛遊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同事惟讀書一人為之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遍觀四海千載之下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牖滌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擴聞見天下之樂無過于此世人不知殊可惜也讀書最樂得此發揮足令頑石點頭何況學者予不禁有味乎其言也

袁漫恬曰人生在世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擾擾碌碌無有止期唐人所謂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養生者第一以清心養氣為主清其心則事感不能亂養其氣則外物不能侵古人曰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二語寔為養生要訣能于擾擾碌碌中稍有閒隙即行此法勝于汩沒者多矣況當經年無事之候行之久而不懈有不却病延年者乎若方士家之服食閉氣往往多致災戾而殞命慎勿從也予細味袁君言雖若為勞苦身心不能養生者而

贌人能清心養氣行久不懈即可延年却病此中自有至理莊子養生主程子定性論可于此中叅其微也

又云人在塵世紛紛擾擾無限營求自以為得計而不知為得為失揔莫逃乎數也數當得雖失亦得數當失雖得亦失有數主之莫能逃也小而一舉一動大而為死為生無不皆然數者純任自然之謂如萬物之蠢動草木之萌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非數而何非自然而何即上天之四時春夏秋冬循環自然亦有一定之數焉偶有愆陽伏陰上天亦任其自然而已故人之遇大得大失如春夏秋冬之循序也遇小得小失如愆陽伏陰之遭際也識此可以寵辱不驚可以進退兩忘然純任自然非徒任運而不務脩省之道也天道福善禍淫人定可以勝天此又不可徒委之數也

西湖遊覧志同仁祠在祥符橋畔嘉靖十七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奉孫公燧王公守仁胡公世寧者燧餘姚人正德十四年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寧庶人反時以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起兵討平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世寧仁和人正德十二年為江西按察使疏舉寧庶人不法事下錦衣獄謫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浙江登科初場之日空中大聲曰汝三人做好事衆舉子暨百執事無不聞者及寧藩宸濠之變胡端敏公世寧發其謀孫忠烈公燧殉其節王文成公守仁成其功皆是科所舉士也始信豪傑之生非偶然而神語為足徵矣後合祀三子於省會榜其祠三仁云今祠尚存

周亮工書影載燕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建人瑞狀元坊世傳毛翁生平樂善不倦故身享上壽而孫致顯榮天之報施善人豈或爽哉

棻堂節録卷二十終

〔清〕馬時芳撰　孫道恕注

續樸麗子二卷

清光緒二十一年王樹森刻本

續樸麗子序

易以時爲大子曰學而時習之曰時哉時哉因時制宜隨時處中此聖人所以示天下後世神明變化之道也自章句訓詁之學興儒者守爲典要往往拘文牽義昧時勢而泥於成說於是乎率性之道不著而國家天下皆隱受其病而不自知 先生有憂之既著樸麗子於前復續成樸麗子於後其書大約皆辨其非中之是與夫是中之非而一以時字爲定盤針

而迹象不恭焉學者刻苦清謹之餘自謂執德固信道篤矣然不進此一步道其所道於世終爲礙物所願觀是書者悉心平氣而深究之將必有心目開朗恍然於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之故而不可以尺寸繩者矣庶幾乎有用之學光緒甲午仲秋上澣末學子忠氏謹識於梁園之悅心齋

按前樸麗子嘉慶年間著續樸麗子乃道光甲午在肇卧房崩塌後所著也前編九卷續編十卷合爲十九卷兹刻各分上下兩編云

續樸麗子上

古鈞平泉馬時芳著　鞏邑孫[illegible]附注

天津葛丙南春喬甫　大梁王栖梧澗春甫刊

大梁安腴田霽浦甫　鞏邑任基嵩毓甫甫並鑒正

鞏邑吳東鼎新甫甫

樸麗子村西里許有泉焉圓其形大可丈餘洩出小溪注村內弦而東流甚緩常若不動園圃資灌溉者數十家其來無所考不知幾千萬年也是泉出平疇湫砌深固風至而波不興挹而飲之清且甘視之淵

然靜深殆不可丈尺計中頗藏鱗甲然不輕出入人罕得而窺見也雖當大旱水不消滅丙午夏自去歲至此凡十閱月不雨伊洛之水皆斷流而是泉充然如故或霪雨連綿溝澮皆盈而此亦不見有所增益夫進銳者退必速極盛者必極衰高山之下必有深池過與不及其弊畧同故天地之道消長乘除聖人之教進退損益務使得其平而已平者中也無太過亦無不及中和之理得位育之功存是泉不爲旱減不爲潦溢渟泓充實歷千萬年如一日其殆有得於平之道與是泉素名搠刀泉考搠刀泉在武昌府地志載之然亦荒渺難信此更無稽不足據昔陸子讀書金谿山中愛其山因形似象易其俗名以象山名之今從其例名曰平泉

此平泉之號所由來篇中摹寫平字處將千聖淵源與先生學問遭際都包涵裏許末引陸子事作結誌得力所由來也

樸麗子曰余聞之英雄忌人人也者敵乎己者也忌非妬忌之謂畏忌也英雄能知英雄惟深知其才之足以敵己故畏忌之畏忌而無所假則有相持之勢至如彼碌碌者縱復擲躅跳蕩焜耀一時曾不足當有目者之一盼顧之倒之左之右之即飲糟啜醨亦無不可何有於斤斤也是故英雄相值其道危汾陽臨淮素不相能史言其同一麾下對案而食不交一語各持其能而不相下斯不相能矣知埒勇齊屹然

如雙峰對峙天表汾陽知臨淮盡臨淮知汾陽未盡此在器識大小間臨淮所未諳也如臨淮者豈能爲汾陽下哉汾陽能下臨淮然不當下亦不可下故不下也及天下大變執其手而涕泣以國家下之臨淮遂動或曰當是時也下之所以上之此語不爲無見然是時汾陽若畧有是意臨淮未易可動感應之幾間不容髮故大學以誠意爲本嗚呼此自古成敗得失之樞而人品學術高下純疵所由分也汾陽而在

也其然予言乎哉

聞之臨淮御軍極嚴汾陽極寬而忠君愛國之心皆同故寬嚴各有所濟并足爲英雄然臨淮之嚴猶是御軍常法汾陽之寬非縱弛也以忠誠相結而常得法外意故收效爲尤宏當時各行其是而不相下及天下大變忠義觸發撤盡藩籬執手涕泣倘寬者能之倘嚴者不能也此二人之相知所以有盡有不盡而汾陽所以爲大與結未歸重誠

意非知幾者烏識此千載後汾陽有知己矣

嗚呼怪哉郭巨埋兒鄧攸繫子之事斯可謂滅絕性根者矣推其故在好名推好名之故彼時鄉舉里選之制未盡廢在因名以媒利祿此何異易牙豎刁之所爲而世顧稱道勿衰何也許武讓產之事趙惕翁詆其欺罔世道不明勉焉益厲郭巨鄧攸許武異行而同情皆名教之罪人必不容於堯舜之世然安得如龍坡居士者與之讀書論古哉

摘伏發隱使矯誣者不得容其奸

一優者名噪嵩潁間或問之曰爾來前爾亦有秘傳乎答曰我等小人苟謀衣糧塗抹青紅粧扮男女隨金鼓爲旋轉而已有何秘傳然我每當場留心觀者欣不欣戚不戚輒以爲大慼退而思至忘寢食思之久以人之欣戚爲我之欣戚而我不自有其欣戚抑以我之欣戚鼓人之欣戚而人亦不自有其欣戚是以我欣而觀者笑我戚而觀者啼至於欣戚啼笑環

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

相應和若操桴鼓而我之心乃慰矣唱者觀者咸喻於情情之既眞戲亦非假坐是謬蒙一時之賞蓋苦思曲赴而得之何有秘傳哉

斯義也雖帝王之治天下何以踰此

趙士王三存問曰史稱伯夷考散宜生等獻美女名馬脫西伯羑里之囚可信乎樸麗子曰非此無以救文王此正古人之忠孝達節若之何其不可信也曰紂虐方張復以美女名馬逢迎其意而求容焉非聖

賢所爲曰臣子知愛其君父不知其他且紂惡已貫盈無加於紂之惡而可以救君父之難若之何其弗爲也夫硜硜之節子子之義豈足觀大人作用乎亦使文王知之乎曰不必使文王知亦不必不使文王知

儒者拘文牽義好爲美名以美女名馬賂其君拘儒所不爲也而事以無成通權達變明於率性之道則叢棘中自有康莊之路焉不然以美女名馬爲逢迎豈與於見知之選者所爲乎 又陳白沙有言人只爲愛人道好怕人道惡所以做世事不出若是是爲人非爲己也今學者好泥成說多類是

故學不患不循理而患認理不眞

樸麗子過岳忠武廟反復太息低徊不能去從者問故爲粗述忠武生平大畧從者曰昔日憂勤今日快活矣曰何以見其快活曰春秋廟祀賢愚欽仰無與爲梗者樸麗子俯首默然者久之顧而慨然曰不然

道無間於幽明生死使忠武之靈尚存其憂勤當無異於生前時若不憂勤必至逸豫即是半途而廢則如子所謂春秋廟祀賢愚欽仰者適足以觸其懊惱而增其愧赧耳何快活之有

金敵未滅二聖未復忠武死有餘痛如從者言是忘忠愛何以爲忠武

樸麗子遊大梁謁洛陽郭堯民先生先生道呂明德事甚悉毅然自拔於凡庸八字著脚所謂豪傑之士

又言明德少時呼一小奚攜棋枰茶具遊歷諸宗人間或曰子嗜棋與茶乎曰吾不嗜此吾宗人無不嗜此者姑假此以相聯也久之察宗人有厭薄意遂止或曰子今不嗜棋與茶乎曰吾非不嗜此顧吾宗人之意頗不喜吾不敢數以此相擾也觀此又何其情致斐亹藹然以深乎嗚呼懿矣

宗人者吾一家一體之人也當習俗澆漓之後無所假以聯之則愈暌愈戾所謂薰德善良者奚有

焉且使美惡顯判安在其爲一體乎以聯之者化之斯眞仁人之用心與

莊與信行歸於泛如是言也從千古得失林中細意稱量而出不如此則仁者見累於其仁智者見累於其智爲善者病矣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說者謂其善於形容有道氣象夫有道之士湛然虛中情順天下而無情故其氣象如此文中子是也

夫國運之廢興人事之離合皆有數焉非可以人力與也遇事將迎求成求可固有因求得而反失者至於失而爲善不已窮哉夫惟泛如因物付物而我不與得固得即不得亦不失爲自得邵子云事到强爲終屑屑明道云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未有己不立而逐物可以了天下事者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鍔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右齊梁其弊尤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爲古拙以詞賦爲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搆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明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請加采察送臺推劾詔以其奏頒示四方夫言者心之聲文章有醨漓而世道之升降分焉侍御之言所見者大足以扶衰振靡昌黎河東由此奔逸絕塵也

天地以易簡成能人心以樸實返本文日繁政日

亂其機誠有不爽者然文體之變存乎司衡者之提倡至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在當時只以式浮矜靡在今實致治之要務今大小官署爲文翰故多置幕席捐俸以償不足勢必多所侵漁是使之貪汙也如是則不可以訓儉卽不可以養廉卽不可以懲貪官方不肅賄賂公行欲國家之治得乎若文翰皆從實錄自可裁革無限省費不貲惟借此自肥者盤結深固據爲利藪一旦而欲革之非君相英斷於上不能也夫誰肯議及者

齊章子之母死其父埋之馬槽之下及父卒不敢易也齊侯因是使爲將軍曰彼不負死父豈負生君樸麗子曰改葬爲是妥母而蓋父愆爲子而坐視其母終古委糞土中天理滅矣或曰傳者之訛也章子不如是何以知之曰孟子與之遊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人之生爲血肉錮蔽愛惡皆失其正至於死則血肉謝而神明復與生前愛惡自別故人子之於親也曰蓋愆曰幹蠱看似相悖實不使尤悔於地下也

劉豫州詰孫權求都督荆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置吳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猥割土地資業之非計權不聽宋藝祖聞南唐主好佛密遣名僧數人往政事益廢樸麗子曰美女玩好以娛耳目名僧以廢政事是皆於淡中著手如日銷膏而

人不知計之至毒者也機變陰森不寒而栗抑陳同甫有言君父之讐恥有所不顧士大夫相於低眉拱手以不談性命爲恥斯南宋所以不競也夫性命不徵諸事功則亦名僧而已矣美女玩好而已矣

美女名僧之毒以毒毒人者也性命之毒以不毒自毒者也以毒毒人者人或覺之以不毒自毒者雖毒極而仍不知爲毒也則卽謂更甚於名僧更甚於美女玩好焉可矣

凡進言者不切不足以成功亦不足以獲罪所由來尙矣一友人問曰吾與人交無不獲吾益而往往至於相怨者何也荅曰余知之余自知之曰既知之何不以告我曰余恐告子而子復移人之待子者待我也

一語妙天下

持蓋長者謂樸麗子曰向者子頗露頭角今何不競也應之曰愚夫愚婦一性同形何競之有長者曰適

聞子言與人接移下一層常移下何有於上曰上不上在內豈在外乎長者作色曰老夫豈不知此顧以爲自置不高則人必卑我卑生慢慢生侮夫高冠長佩芳澤雜揉瓦釜雷鳴轟我鐘簴當此之時果能處之怡然不以毫毛屑意斯誠涫古君子矣非老夫所敢知若始也不能無悶積悶成怒積怒成讐此謂引盜入室與相撕鬪雖勝之所損已多其視峻垣墉而設重門者相去何如也

涫古君子不易得長者言正好參觀

伊川云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曲直此言誠是也然必其人本堂上人則可耳若堂下人忽據堂上聲思擊之矣伊川之言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之意學者不察泥焉爲告嗟乎不揆事體之難易不悉人情之委折不諳風土之殊何不酌古今之異宜拘儒小生昂首鼓舌詡詡焉競爲高論矣

今誰爲堂上人者今又孰不自以爲堂上人者無

論予智自雄者各自以爲堂上人即學問中分門別戶互相撐拄又孰不自以爲堂上人者究之誰爲堂上人誰非堂上人也耶夫人性之善原於於穆公是公非古今爲昭自來有並行不悖之理即必有並行不悖之人而唐虞之朝歸美弼直友朋之道不廢忠告不思補偏救弊而欲各徇所好可乎由此推之其自以爲堂上人豈皆堂上人也耶吁可哀也已

或問曰避嫌之事賢者不爲信乎答曰避之而害於正誼不必避避之而無害於正誼不必不避道在各隨其人之時地審處以求其事之合先儒論說無有定格

末數句是全書注意處不惟避嫌一事爲然

唐刑官徐有功用法平恕當時稱爲和風甘雨瑞日祥雲諒哉士大夫寧優容而失之寬勿操切而臨於忍一念之刻覈羣倫環之大則爲酷烈小則爲洸潰

冽寒重陰烏噤花謝氣象愁慘夫人世婆娑異體同情卽奈何不與黃童白叟林林總總者熙然共遊光天化日中顧乃嚼齒皺眉日近湯火厲人以自厲乎哉

有功値則天慘殺之日故寬爲宜今日大勢非嚴不治但不審所當嚴者之烏在與夫先乎嚴者之烏在則不可耳

或問有唐元武門之事於樸麗子不荅固問之乃言曰此千古大變倡其謀者房元齡杜如晦斷之太宗半明半昧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太宗以問李靖李世勣皆辭太宗重之靖世勣非能正於房杜也蓋器識不同不免有所顧慮爲身名計耳抑靖世勣皆在外明知其事不能已辭如是不辭亦如是自以辭爲高房杜天上人物近世宰輔冠冕其生平極爲謹愼小心乃出首力贊此事余聞之師曰足高一層眼高一層夫識不及房杜而違心曲附者賊也識不及房

杜而拘墟横議者妄也此事成於房元齡杜如晦則亦還問諸房元齡杜如晦而已矣

天下事有論其理則非揆其勢有無可如何者故伊尹佐湯放桀而不以爲過太公佐武伐紂而不以爲疑非明於天人之故者不及此識不及房杜四句有多少含蓄在惟設身處地思創業之艱難審建成之淫暴度生靈之安危較時勢之輕重則固有確然不疑者然終不得謂非憾事也後世立

太子不可不愼

宋昱知選事進士劉迺遺之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今主事者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藉使周公孔子處此詞華不及徐庾利口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此有益世道之言當與李鍔上隋文帝書同觀

三代後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詩文取士舍是又

無良法要當於歲進後館之夏屋優之廩餼擇德業名世之儒董率之設爲科條精爲考課其才德成就者朝廷隨器差遣以觀其效成才既多復分以教天下四方其法明道上神宗書二曲四書反身錄所言皆可採取教育得則人才起人才衆則郅治興此 聖君賢相之責也

夫人情與勢有所必不能已不必已者顧且介介焉屈心抑志後顧前瞻遷就因循強思已已未始非誼士之美行達人之曠懷然而斷水仍流吹網不滿必至滅東生西能暫而不能久愛惡內攻得失外判必多悔誤煩惱大起其極也至於輾轉激搏百凡頹廢其失轉多君子知其然不若決機於早隨其分而利導之揆厥由來猶爲彼善於此

總爲矜持者效一忠告

或問唐肅宗靈武卽位議論紛紛子以爲何如樸麗子曰是非僕之所能知固請乃慨然太息作而言曰

吁子來前吾今告子夫唐之天下汾陽再造假使元宗遠遁肅宗不立聲聞隔絕人心潰亂無所繫屬雖百汾陽亦何能爲肅宗因父老之請承元宗之命卽位靈武收拾人心號召諸路將士掃除凶逆恢復兩京遂遣使迎上皇上皇至咸陽備法駕迎於望賢宮當是時也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拊之而泣索黃袍自爲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

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上皇不肯居正殿肅宗自扶登殿尙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肅宗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鞋行數步上皇止之肅宗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肅宗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之肅宗始流涕受命嗚呼此誠千古盛事其視

社稷邱墟君父流離於荒陬何如哉而論者訾嗸其事不已是議也大足助賊祿山喜聞之而唐之列祖列宗及海內臣庶之所蹙額而疾怒者也

太宗肅宗之事伊川先生皆以爲篡以其時建成兄也且爲太子馬嵬之役元宗雖有命而靈武即位迫於羣臣之請未及俟策命之至也然而古今人情旣難概論時勢艱難非可拘執先生獨設身處地因時勢酌其輕重而不爲苛論是故得伊川之說而萬古綱常之義立由先生之言而經生拘迂之見破皆非後世貪位竊國者所得而藉口者也

唐憲宗命諸將討吳元濟李光顏戰最力韓宏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遺光顏光顏大享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並女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

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樸麗子曰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此女若留氣餒而人心不服軍威替矣光顏流涕坐者皆泣不審後之觀者亦何以唏噓哽咽也夫天機勃發嗜慾自捐不如此烏能戰勝於理欲之間氣吞鯨鯢哉文文山聲妓滿前一得勤王詔立揮使去古來賢豪都非無情輕重之間取捨斷斷惟有情而不溺於情斯所以皎皎與日月爭光耳

嗜慾深則天機淺嗜慾淺者天機未必即深亦存

乎其人耳觀於文山益信

庸流多嗜慾而易溺佛老絕嗜慾而已冷聖賢範嗜慾以入理豪傑耽嗜慾而善轉要其耽嗜慾也亦非猶乎人之耽嗜慾也

唐文宗親策制舉人時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威權出人主上人莫敢言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歎服而不敢取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物論囂然稱屈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時裴度韋處厚二公爲政論者曰

優容切直賢者亦難之余謂勢不足以制閹寺而以虛言挑釁不如其已也老成深慮未易窺測

論事易任事難讀此段而知天下事非可以悻悻爲也老成謀國含垢納汙遺惠無窮

夫遇失意之事至於末可如何斯亦人生之大不幸矣然知其末可如何而安之與知其末可如何而別求一途焉以安之乃人事之自得亦天道之可通困而亨險而出未爲不幸也若斤斤焉力與之角必至轉相激搏治絲益棼則眞不幸矣余聞之莊生云知其末可如何而安之若命此達人之言也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出見季孫此達人之行也尺蠖之屈所以求伸屈於此或伸於彼輊於前或軒於後得失在己成敗由人是爲立命之學

世之盛也勢隨理轉世之衰也理隨勢轉是皆無可如何者也不知審勢而欲伸理於勢之上事鮮有不敗者夫惟達人知理不能與勢爭而屈以爲

伸如狄梁公之於武后李東陽之於劉瑾王文成之於江彬之類皆能含垢納汙使國家轉危爲安易禍爲福彼執理任氣者縱能取一時之名其如天下國家何此義惟大易闡之最精欲有用於世者遯姤夬諸卦不可不急講也

李愬既克蔡州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知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

之尊度乃受之此聖賢心腸宰相作用雪夜擒吳元濟良將所能也此非良將所能也觀乎朱批露布及恕此舉西平父子光昭萬古矣

恕用李佑克蔡州觀其委曲保全於羣疑衆謗之交識力作畧已高人數倍及膚功克奏復抑抑然以尊卑之禮示頑悖非本源洞徹不以功名動念者何以能此哉

或問曰周禮設司夢之官豈漫然與僕每夢升必有

得意之舉夢墜必有失意之行適夢墜懼甚子將何以教我曰子之所謂得失者何也曰心與理合之謂得心與理違之謂失余起拍其肩曰不亦善乎吾何以教子信如子言將子之所謂失意者庶幾其寡矣吾聞之其要無咎懼以終始

準理以驗得失本懼以爲始終今之占夢者有一能如是者乎

或曰古來功名之士亦未有不洗心愼防檢者若塵垢渣滓便如子產所謂滋心不爽迷亂百度豈能復有所濟耶齊桓公賜管仲酒不飮公問故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語失語失身棄臣以爲與其棄身不如棄酒元太子眞金置酒餞大將軍伯顏因請教伯顏指手中酒曰可戒者惟此與女色耳此皆能向肯綮處著力也樸麗子曰子之言誠善矣抑以管仲伯顏爲功名之士豈以別於道德乎曰然曰功名非道德不立道德非功名不著二之則非是何事區分曰

其性情隱微處畢竟不同曰但有精粗耳煮石焉能成飯且無微非顯顯爲微徵觀人於顯而微在其中矣子張皇幽渺乃益膚淺吾不能從子格格作三代後人語

五伯假之所假亦仁義也非是其何能伯顯微一源二之則談性命而略事功學術治術皆失之矣

苑陵劉母於余爲中表尊屬夫卒食貧教子閨中則之元旦戒宗婦食一富者託故辭及富者答請輒行

當時或有微嫌不宜校者故以一往弭其隙

或止之母悽然曰勿止我我復不去自此往來遂絕矣我不忍也相見怡然如常時母熊文端公曾孫女仁不輕絕況宗族乎婦人具此見識想其胸中定有乾坤在

杜淹如晦從父王世充僭號親近用事譖殺如晦親兄並囚其弟楚客楚客瀕至餓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救如晦不許泣曰叔父殘兄今兄又棄叔一門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於高祖得釋嗚呼楚客

可謂能為人所難為矣至親骨肉之間但求自盡而無所責望厚人即自厚也孟子言德慧楚客可謂有德慧矣豈亦得諸疢疾者深與

兄者己之手足也叔父者親之手足也豈恩仇報復之說所得與於其間哉然使楚客稍有一點形骸之間鮮不聽如晦所為觀其泣請數語是從操心慮患後浮氣磨盡光光留得性體始能如斯故以為得諸疢疾者深後世有不幸遇骨肉之變者準此

樸麗子曰唐太宗時封德彝謂三代之後日漸澆漓故秦任法術漢雜霸道魏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桀紂無道湯武征之皆及身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樸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斯言也真有裨治道之言也夫萬物之性人為貴人知其貴於物則有以自重而不肯為非為

政者欲風化之行在先去其薄人之心以君子待人人以君子應之以小人待人人以小人應之烏有日漸澆漓如封德彝所云哉魏公面折廷諍此尤理亂大關貞觀之治所由為千載一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以蕭瑀言欲復封建衛公李靖著論駁之其略曰臣聞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穹飛名帝籙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之盛衰有關人事周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强而

文武之器猶在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偪陵夷之甚
封建爲之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欲以百王之季行
三代之法五服之內盡封諸侯鍥船求劍未見其可
且數傳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疆埸彼
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
返斯蓋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至如滅國弑君亂
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甯歲縱使西漢哀平之
際東漢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陛下獨照宸

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以親諸侯請待琢琱成樸刑
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行之未爲晚也瑀
議遂格樸麗子曰聚數十百人授以利刃而禁其無
割難矣孟子曰定於一一乃定耳況由漢魏而來封
建之得失較然可見夫千古大利大害之所存天下
治亂安危之要樞也不有巨人誰開太平五百年王
者之興名世出焉衞公非其人與
樸麗子曰嗚呼帝王之道有行於古而必不可行於

今者亦多矣而封建井田其尤大者也封建之不可
復李衞公已昌言之未聞力明夫井田之不可復者
予欲畧舒管見而筆不足以達之又事體極重難於
措議且復已已比見馬貴與田賦考辭甚明悉雖聖
人復起莫能易也其言曰古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
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其間又各有公卿大夫采邑祿地各私其土
子其民子孫世守之其土地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

之如其家不煩考核自無姦僞故其時天子之田悉
屬於官民受田於官食力而輸其賦仰事俯畜一視
同仁無甚貧甚富此三代之制也秦以海內自私一
人獨運於上吏役驟如傳舍情僞難以周知也守宰
之遷除其歲月有限土地之受還其姦弊無窮故秦
漢以來官不復授田遂爲庶民之私有亦其勢然也
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
制然不久其制遂隳者以不封建則井田不可復行

故也三代以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指田産以與百姓矣承襲既久反古爲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産以招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不復問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

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改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田賦古惟什一後世頗較輕矣但察有司之巧取横征則有田者沾實惠常平義倉社倉皆善政所以通井田之窮也平市糴之價核出納之平則無田者得飽食其權只在長民者一操縱間固亦我無爲而民自治亦不必發思古之幽情而可以收實效與此閻儒張甄陶之言可謂鍊達治體一往有深情

封建井田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端然執之以行於後世未有不亂天下者自諸人昌言之先生復表而出之而後經生拘迂之見可破矣此天下後世賴以太平者也所關豈淺鮮哉

賢過也病在是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

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以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樸麗子曰至矣哉仁而能反則不弱矣辨而能訥則不支矣勇而能怯則不散矣莊而能同則不乖矣此四子所欲學於夫子者也抑凡有所立於世者其誰能外此乎哉

道本中庸有所偏長長在是短即在是挾此以行

於世則所得不償所失故欲變化氣質不可以不
學
道與天地爲昭秦先暴戾石氏俗美大業之間河汾
成小洙泗而或者謂道喪千載如江河日下此言啜
啜久矣不但誣道並且誣天天不變道不變人安得
盡變然或謂道歸一人以傳如近世諸所論列豈不
謂然要亦不必如此說道不孤奇於一人亦非一人
之所能盡散於天地萬物渾淪布濩隨處皆是但有

隆汙無有增減
此之謂知道學問經濟都含裏許
樸麗子侍坐於鄉之杖者杖者曰老夫有兩諺語子
欲聞之乎作而曰敬受教杖者曰蛇穿孔蛇知道曰
善哉物各有知越其知以爲知知各有涯出乎涯以
爲知皆取困之道也敢請其二杖者曰一人只管一
人曰善哉理有所不得而喻情有所不得而通勢有
所不得而禁雖父之於子且然況其他乎抑又聞之

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塡壑古之學者終身戰戰兢兢
如臨深履薄正恐一人管一人不下耳一人且恐不
能管一人長者又以爲何如
論其理雖知遍天下之知仍是穿孔之知致知本
於良知也雖管遍天下之人仍是只管一人親民
無非明德也杖者專爲貪不知止者發可謂洗刷
殆盡先生復就只管一人上推進一層更覺意味
無窮

樸麗子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王者大統傳授非易
烏桓軌周之勳臣然其捋武帝鬚之語不太造次乎
後卒以此見殺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與獨是武帝賢
君也明知太子之不克負荷與齊王之賢乃舍憲而
立贇何耶余聞之師曰立嗣以賢不以嫡古之聖人
尙有擇賢於異姓而讓之况子弟乎武帝一念偏私
神鑒以昏祚以不延哀哉奚厥沙鉢略以其子雍虞
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處羅侯沙鉢略死雍虞閭遣使

迎之處羅侯力辭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屈於卑幼乎且父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以雍虞閭爲葉護葉護者突厥大臣之官也當周隋之時突厥最爲强盛中國畏之彼固大有人歟嗚呼自魏晉以來骨肉相殘遞爲戎首觀突厥父子叔姪間能不作天際眞人想

繼嗣以安天下不宜有常格昔帝乙欲立微子太史執簡而爭遂兆商辛之亡唐高祖不早立世民

明太祖不早立燕王而兄弟叔姪之變亟皆拘墟之見誤之也然立子以長古來既有成法違之又易生亂看來莫非命也

繼嗣無常格堯舜所以遜讓然堯舜不再三代時不惟不敢言讓並不敢言擇賢者爲慮至深遠也觀史策亂亡之禍多起於爭立立長所以息爭也然亦無定局惟治平之世則論長金革之世則論功教太子之官必愼必備數語似不可易唐高祖明太祖皆當開國之始草創甫定非得英明之主不克鎭撫天生太宗成祖爲唐明生也而違之所以致亂其他治世立長似未可厚非但亦難執一耳嗚呼難哉

郭汾陽一身繫天下安危三十年寇來則倚之寇退則疏之有詔卽罷聞命卽往卒無幾微怨意大人所由與觖觖者異與或曰大臣與國同休戚君臣大倫本乎天性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汾陽固應如是何觖

望之有余謂應如是卽如是非汾陽其誰能之不如此不足以見汾陽之極忠

汾陽之功業器量人共稱之而其所以然之故人未必知也夫應如是卽如是言之似易然古今來舍知命達天素位而行之聖賢卒未聞能如是者何也克己有未盡耳克已者聖學也忠節原於聖學豈易能哉豈易能哉

春秋大改過人至於涕泣謝罪宜無不可釋矣然亦

有必不可釋者若夏太師言之於嚴嵩是也方言之再相也斥逐嵩黨嵩不能救子世蕃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父子長跪榻下泣謝嗚呼其謝也非眞有所悔也迫於勢之無可如何姑用此以緩我而欲他日之寢處我也使言能察其奸發其罪狀於朝是時嵩失帝意而言倚任方專事必有濟何至八十老人授首西市哉吾故曰言之死不死於河套交搆之時而死於牖下長泣之日卒至屠忠良禍生民且二

十年國脉用以凋喪誰貽之厲與大臣貴能生人又貴能殺人小人之罪不可以泣謝免而後國法伸亂源塞

謂君子不爲已甚則仲尼不應誅少正卯矣此其間有辨奸之眞識焉無其識則刻者非寬者尤非

如夏太師之於嚴嵩初亦何嘗非不爲已甚者哉

朱滔叛三號其軍無應者潛殺數十人軍中堅執以爲不可滔乃大誅麾下二百八衆懼率而南由此觀之人之爲不善也不綦難哉徐廷光爲李懷光固守長春宮城北平王馬燧挺身至城下喻以大義廷光感泣請降三軍皆流涕燧以數騎入城其衆大呼吾等更爲王人矣嗚呼誰非王人者逼於凶威至欲爲王人不可得吾等更爲王人矣此語喜極痛極悃悃惻惻至今如聞其聲余讀史至此三復扼腕不禁涕泗之横流也卽此見天理之常存人心之不死

後世官逼民亂者不可勝數不以聖賢之事律已

而以聖賢之事責民夫人性不可拂也衆怒不可犯也躬始亂之道行病治病欲以已亂難矣哉

元末羣雄蜂起海內鼎沸非以朝廷素無紀綱上下之分不嚴而人各挾凌競難馴之氣哉太祖仗劍芟除天下數年底定大哉聖人之德畢一世而震疊整肅之不如是烏足以撥亂反正開太平之治哉大理卿李仕魯因言不用遽於帝前曰還陛下笏願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

仕曾鄱陽人帝聞其賢徵至闕授以官何始沓用意之誠而卒相暴棄也憑氣而不衷諸理天威咫尺任已以逞豈帝之過哉然而廷杖詔獄之刑自是赫然而起矣

嘗讀明史竊嘆孟子所謂視臣如草芥者爲不誣也及觀此段而又知其所由來彼爲人臣而憑氣以逞者縱不爲身計甯不爲人主作倆慮哉

魏中尉甄琛乞弛鹽禁尚書勰尚書巒奏曰琛之所

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善治民者必汙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今鹽池之禁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大官膳饈後宮服玩也然自鹽禁以來有司多慢出納或不如法此乃用之無法非作者之失法久而弊去其弊可矣請如舊式

樸麗子曰尚書所奏練達之言也浮薄新進及書生貴游競言建豎喜紛更皆國之蠹甄琛異是唐以後多以鹽禁致亂琛豈有見於此與然爾時南北構兵軍輿實繁宣武揮費不貲不禁其源而欲塞其流二尚書所謂行之則事闕者也夫爲政不尚美言高論望屠門而大嚼何如粗糲之充虛也揆時濟務在彼不在此

汙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數語非有經濟人道不出所謂深人無淺語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之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是人也不

早圖後將噬臍魏立蕭詧爲皇帝取其雍州而資以荆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諫之曰江南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人盡仇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收江南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

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
遠略勿懷匹夫之行晉曰卿策非不善然魏人待我
厚若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
乃恨不用德穀之言樸麗子曰三甥德穀所陳皆非
人情若用三甥言其亡更速不足論德穀實握勝算
當必有濟然此乃聰明神武之事晉豈能之乎或曰
晉終不失爲長者曰忘君父之仇恥棄祖宗之舊業
而博一長者之名乎抑先儒放蝎文云殺之則害仁

放之則害義此義亦當善會夫仁主於愛義主於斷
當愛而愛仁之至卽義之盡當斷而斷義之盡卽仁
之至但須權其輕重不相妨也

仁義無二理得則兩得失則兩失至成敗之機尤
當於時勢上辨之三甥言不惟悖理並不諳時

圍師必缺窮寇勿追將道亦相道劉謝二公之於八
黨何操之亟也武宗年少氣盛方倚諸奄作活以顧
命元臣並力剪除一二訓飭其餘庶幾有濟卽不然

當時帝嘗命司禮王岳等詣閣議欲安置瑾等南京
是不且宜奉君之命而徐圖之乎必欲遂誅之至於
推案大哭不已甚乎迨至八人環帝而泣帝大怒命
岳下詔獄而以瑾掌司禮監二公跟蹌去國天下事
遂大變自古人臣盡忠國家激烈太過無益而又甚
焉者比比然矣若非西涯李東陽委蛇其間少事補
救其害尙堪問耶二公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於進退
之義得矣而返諸先帝孝宗臨崩執手之情毋亦有

所未盡而惘然於懷也乎包無魚起凶至哉易也垂
戒無窮矣

此段與上夏太師段若相反要當從時勢上識取
故道無定體事無常格有識爲難

樸麗子曰余自授經之始翹然時有遠思徑途殊別
迄於今三十有餘年矣家愈貧遂愈塞五陵裘馬四
面爭來薄人至使章句腐儒亦揶揄相笑臘底積雪
度歲缺如幾同袁安之餓何來陶潛之酒噫民生各

有所樂余常此其安窮乎顧影自憐頗悔學術之大拙矣偶散步鄰家見歸熙甫稿首列論文三篇閱之神爲一動大概先本根後枝葉拳拳以通經學古陶成人才爲事而不急急於當世之榮名其言皆爲我意中之所欲出反覆誦維輒復栩栩有自多意乃知拙者非獨於余古亦有然然則余又何悔

讀此益信生於憂患之不誤也然至此亦復大難爲情若非豪傑之士亦烏能經百折而不回者乎

明太祖既定天下晚年多猜忌功臣罕有全者徐中山尙不能無疑況他人乎開平暴薨於柳河川蓋其幸與有事時爲軍之冠無事時即罪之魁十萬衆橫行天下帝豈少假之哉帝好讀黃石公三畧嘗爲儒臣口講其義其經制天下大概祖此而誅鋤功臣亦本此下畧云豪傑低首國乃可久

末二句以理勢度之豈曰不然然宋祖杯酒釋兵權傳爲美談果欲全之豈無善處之道而必誅鋤之爲快也耶

所謂國君死社稷者計無復之殺身相殉非據有可爲之勢舉祖宗之業而以一死坐棄之也夫宋澶淵之警當時有請南遷者是爲亂道何也國家當全盛之時而金陵無守備之固也明之南京爲本根地士馬粮儲畧與京師等而自成以百戰梟雄長驅擣燕勢之不支亦已明矣假使是時率衆疾趨南京扼河以守練兵積穀俟人心固士氣振然後力圖恢復即

不然亦不失爲晉東遷宋南渡然此亦時勢窮迫不得已之謀當賊初陷山西都御史李邦華請帝詔太子監國南都而已固守如永樂時故事是策之最得者顧狃於國君死社稷一言置不用卒使宗社爲墟九廟之鬼呼號而出悲夫

國君死社稷一言非聖賢之格言乎泥而不達其宜爲害益甚故學不明理而高言法古此不如無書之所由致慨也

崇禎間大學士錢士升上負扆四箴帝心銜之而勉爲優詔以荅未幾有請括江南富民者士升力諫其不可語甚聳切帝荅曰前者負扆箴已足得名何必汲汲如此嗚呼是何言也以諂笑尖薄濟其剛愎人臣復何所措其忠愛之心乎一言喪邦此足當之矣皆諸臣悞朕非莊烈臨崩時語乎由此段觀之固不得專歸咎於臣下也

樸麗子驅車古胙祝問小憇鄉塾塾師儀狀修偉目

炯口敎鬚髮皓白面色紅如渥丹異之架上經史諸子百家皆備偶抽問其義辨且晰几上一冊其所爲詩文也書亦工文蓋學昌黎詩學太白書則右軍參以顏魯公不勝驚喜作而問曰僕閱人多矣無如先生者相去僅四百里何以都不聞知微笑曰僻處荒村與人言不及詩書詩文脫稿卽藏破簏中有索書者隨手畀之不自珍惜知書者何人平生與人同趣略無矜飾脫有小善而人亦莫之見也卽有不善而人亦莫之不見也區區名且不出委巷況四百里外或樸麗子肅揖而出行旣遠回視林木翳然不禁感慨太息曰彼何人與彼何人與

處承平之世閭里宴然旣無奇人奇士與相往來又位非通顯無緣與當途相接足不出於鄉里名不列於縉紳雖有賢達之士無怪埋沒一生

或曰曲逆傳國至曾孫而絕論者謂其多陰謀留侯非平比嗣亦不延何也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留

侯請因其懈擊之鴻溝旣畫項羽東歸留侯請追而滅之其以此與樸麗子曰不然二事漢業所由成四百年治平之基不足以償數萬凶殘之命乎

二事要當觀其連和東歸之意由來何如如謂信不足守則人宜趨於詐如謂盟不可背則孔子固嘗背蒲盟矣

蓋嘗論之漢祖之於秦項非如鄰封之可以講信修睦也論當時則勢不兩立論後來則秦項滅而

治平之基可與秦項存而生靈之禍無已且其速和而東歸也豈真息兵罷戰不欲苦天下父老哉不過力窮勢迫欲暫緩兵以爲後圖耳當時若執硜硜之小信坐失機宜貽將來無窮之患此之謂不知此之謂不仁留侯固籌之熟矣故識時務者爲俊傑彼迂儒烏足以知之

韓文公從裴晉公討吳元濟請精兵千人閒道擒賊是時賊頁固而頑王師已老蓋一奇也未發李愬自

文城入得元濟後謂晉公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公從之承宗割德棣二州以獻此又一奇也是二事用奇握機各極勝算足以見公特畧嗚呼真儒必有實用諒哉

文公有將畧非先生表出之公不且爲腐儒哉

唐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並力攻之城破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答曰興唐之忠臣

言若見聽李郭皆無用矣惜哉

固無降理今數刻入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樸麗子曰張興當死生呼吸之際論議侃侃一毫不亂可謂大丈夫士大夫讀聖賢書平居談精說妙一旦臨小利害慼慼柴栅胸中恍

惚莫知所措見張將軍能不羞死

觀張興之說思明動以義中以欲因人立言不爲迂論尤足操轉危爲安之券第是時安史之交方固視天下如在掌握卒然聆此必無轉圜之理然思明之欲得張興爲己切矣使興肯爲姜伯約之所爲隱忍曲從俟意氣既洽然後乘勢以前所云云委曲開導於密勿之地或可冀其聽從如是則再造唐室李郭亦歸無用豈不千載一時哉然而

忠臣之義有死無二權謀求濟有似偷生與臨危不亂義無旋踵誠一時人傑也哉

張夫人代夫疏向竊以爲忠愍自作亦東坡所謂歸命投誠控告君父之意蓋夫人素不聞能文卽能文亦安能如此非公自爲而何顧此文較公生平作爲勝竊又以爲椒山先生獄中三年造詣精進文亦如之今乃知非出公手王鳳洲作也言爲心聲著於簡畢之謂文在天曰天文在人曰人文其道甚重非漫

然也文到成家數後如精金美玉極易辨取

此文卽爲忠愍自作亦復何嫌然而忠愍必不肯爲斯言也今讀其文悽悽切切吞吐回護哀音動人固已至所謂誤聞市井之談傖狃書生之習等句皆從何處得來先生以爲精金美玉知言哉

樸麗子曰善哉孫文正之論挺擊也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涉貴妃不可深問龐寵劉成而下不可不問龐寵劉成而上不可深問曉人不當如是耶而當

己者己見也與天對

時方以深言爲忠爲能言人所難言倘亦所謂果敢而窒者與夫明之瑞禍極於忠賢然使士大夫能如葉福清孫高陽適不至此學之不可不講也不學則六言之蔽可勝道哉王文成觀政工部時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晚年以爲浮意氣嗚呼如此矯矯風節如何謂之浮意氣浮意氣烏足與於功名之會乎以此爲浮意氣其所謂不浮意氣者又何如耶則亦烏可不深長而審思之也乎哉

聖學貴克己凡執理任氣好名之弊皆己也克之未盡不免爲浮意氣所使事未有能濟者矯浮之弊莫如沉沉機應變高下在心因應協宜非克己之盡而能然乎哉

學非眞知致焉而日棼眞知則知至善之所在道合內外時措之而咸宜矣故大學以知止爲先斯孔子所以師表萬世也余竊見古來賢豪之士奮志前修矻矻不遑期爲世用一旦致身逼顯攬轡擊揖慷慨

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幸而功建名立焜耀人間揆之於道或未能悉合其左支右絀雖拮据艱難卒無裨於天下國家而踉蹌末路至於進退無據者比比也此其失不在致而在知之未眞也是知也有得諸天者焉謂之生知生知不待學問講論其餘莫不由學問講論而入是以古之學者必有師師所以傳道解惑也夫自古無授受淵源而能眞知者幾人哉師爲天下善周子於通書三致意焉而陸象山教人先

定宗仰宗仰或在古或在今統名曰師得師然後眞知可幾也何其重歟何其重歟

師得其人則所知所學自能超出乎塵表而後眞知可幾以之處世而咸宜

夫德曰明德所以燭萬事而特措咸宜者也自氣拘物蔽而明者昏不得不有借於格致之功然致知而不得所宗或至泥于成說則聞見積實爲道障而愈致愈棼矣故知辨眞僞僞非襲飾之謂但執滯而不通時務卽非率性之眞卽僞也誤己誤人誤國家率必由此

學道須得聰明子聰明子益不可不學道聰明而不學道盡其材質而爲之羅刹鬼國未足喻其失之遠瞎馬深池未足喻其危之甚也聰明反被聰明悞豈不可惜

聰明不學道反不如不聰明之爲愈然道亦未易言學也

金將某怒宋使臣洪皓脅之曰吾力海水可使之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樸麗子與一老友閱此笑謂之曰兄能之友以爲戲侮怒徐謝之曰兄勿怪每見吾兄於愚者而强欲使之智於不肖者而强欲使之賢非使天地相拍而何

祇一强字便是吹網欲滿祇自耗竭處可使由不可使知不可與言而言失言聖人縱婆心何嘗有一毫强爲也哉

此段宜詳考先生嗣人而知之

道光己丑秋八月朔壬戌之夜樸麗子寢不成寐輾轉床席憊甚無所聊賴披衣起回旋房中忽覺胸中汩汩有所省發乃掉臂捩目燒火而書之曰語貴真切透快然亦不可不審天下有拗人焉真切透快轉足觸其剛愎之氣又愧可生而不可使也勵可生而不可强也又諺云猫狗識温存是言醰醰有餘味又施惠勿念於人猶然况至親骨肉乎又程子云於事上接下多有未盡處明道猶如此况其他乎思之思

之自責不暇何暇責人執筆到此意甚開洒然樂也飄飄然有淩雲御風之致因喟然而歎曰一我也一時也心有開塞則境分仙凡大抵非思不爲功慎思哉時鷄尚未鳴也荆妻亦起屬令煮酒連飲數杯振袂而起揚聲高歌曰瀟瀟風雨夜深時自惜自憐還自怡又到困心衡慮處得來兩字是思思

樸麗子偶得醇醲獨酌花下念無以佐酒者抽取架上書見史通云左傳敘事談恩惠煦如春日記嚴切

此語煞非易出是從戰字上再三戰逆來的

凛若秋霜敘興邦滋味無窮陳亡國悽然可憫連飲三盃見殷瑶云文有神來情來氣來曰知言哉以神通神以情聯情以氣鼓氣千秋可結契焉連飲三盃見李穆堂與方靈皋苞論所評韓文書歷斥之不少徇飲一盃又見其與所評柳文書歷斥之不少徇余嘗讀穆堂書數遊豫漳悉其爲人蓋既博反約躬行而有得者名下士浮氣滿胸那得不一磕粉碎遽飲三盃又見其與所評歐文書據云三宰二字不典按

齊語工立三族臣立三宰斥爲不典誤矣飲一盃至隴岡阡表云矧求而有得六句據云此良士恒情耳沾沾自喜則淺之乎爲丈夫矣按崇公修父此言矜炫於人謂之沾沾自喜可也本私語於家而妻修母述其夫子修稱其父謂之淺丈夫可乎求其生而不得以下一句一意曲盡聖人用刑哀矜之至意所謂驚心動魄一字一金奮筆删之可謂不慎非所望於賢者也連飲三盃至末云要之此等文章非後人所

得增損一字霹靂一聲足使心膽驟地余不覺大笑
絕倒連飲之不復計數遂大醉仰見明月口喃喃含糊
而歌曰醉了醉了手握殘書玉柱倒瞪目直覷青天
表怎不見丹桂把香飄怎不見白兎把藥搗見只見
玉鏡銅鉦金波口邊遶吞入胷中卻在那雲夢裏邊
照照得俺腹似雪肝似霜心腸兒猶如白日皦五蘊
四大並空妙聹眼細瞧開口大笑手中書也不知早
向何處拋若問及個中情由都不曉

借飲酒將古書細細評定閒中寄意字字都歸平
允是從五蘊四大空妙中來即此已具有經濟手
段結尾一歌直將一生牢騷萬世隱憂和盤托出

水滸傳於諸人莫不窮極情態字字寫生可云戛戛
獨造然作者子孫三世喑啞何與由此推之左邱盲
太史腐是皆天道夫得於此必失於彼乘於上則除
於下大美之中有大惡焉語云達人知命知命者知
命之本乎天而安之也

先生富著述自成一家而學繼夏峯道源洙泗所
以闡王道之精蘊標率性之的傳者較夏峯言之
益直於學術所關最大而卒困於遇是亦命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何其鄭重而丹書之陳亦
在武王齋戒之後蓋凡自古知言之士未有輕出其
言者也美言蹲沓等於糞土執途人而聒之以乾坤
之奧欲其不玩易而弁髦視之也得乎張乖厓謂寇
萊公曰霍光傳當讀渾厚有餘味寇公請教猶不直

言道破如此入稱張公是絕世聰明漢聰明漢那弗
爾爾

聰明固已然非熟於閱歷亦烏能深沈蘊藉乃爾
哉、

冉有聚斂阿附權門凡今所傳漢唐以來名臣不為
也問一得三仲尼豈賢於子何其闇塞而宰我短喪
食稻衣錦更為有傷名教夫子所痛斥夫陳蔡諸賢
考以四科今稱十哲矣即以漢一代言之若江都康

成之德行鄧侯長沙之政事在聖門亦居高第至於言語文學益裒然不乏人矣學者眼界須放開撤去胸中一應藩籬

四科十哲萃於一門江都長沙散在一世卽以春秋言之如蘧僑嬰肸輩德行政事正未可以一二數固非杏壇一席所能盡也而必謂一列聖門後來卽不許居上想亦不然　夏峯先生有言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之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哉

可知眼界不空拘拘目前安識宇宙之大卽他日之成就可知矣

樸麗子曰嗚呼宋至南渡箕尾歸天朱仙班師而後可謂日月無光乾坤痿痺者矣强敵方狠吞虎噬而卿相以武人爲諱渡嶺竄海朝不計夕而君臣朝野間爭以虛文相詡自古粃政弱國未有如季宋之甚者斯眞小朝廷哉然而末路得一文文山收場何其壯也凌空起步拔地倚天

宋南渡後有三人曰宗澤曰岳飛曰文天祥謂之三忠臣可謂之三眞儒亦可蓋未有眞儒而不急時務者也

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是言也始聞之不勝驚愕棖觸不得於心道學安得有假假須不是僞只不免有粧點做作王泰州所謂飾情抗節矯諸外者是大儒不儒學不明於率性之道飾情抗節自命爲儒卽非眞儒子曰無爲小人儒曰今之學者爲人

小人須不是徇欲之人爲人須不是欺世盜名之說也

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緯武經文並臻絕特而貞觀之治實爲千載一時才德勳業名位皆造物者之所靳太宗何其美備也斯蓋極人世遭際之隆者矣然而建成之爲兄也元吉之爲弟也承乾之爲子也亦自古罕有一人也何其所遭之大相逕庭歟然不如此何以見天道若能看徹時只是平常以義處

之那弗豁然或曰若非大美亦不畀以大惡何則非太宗有不死於建成者乎天之生之也何居夫天下之亂久矣天生太宗所以成貞觀之治也房杜尉遲並爲帝簡

天地生才有應一家之運而生者有應古今之運而生者卽如太宗高祖何德而堪此子亦天欲啟貞觀之治耳既治矣天地之力竭太宗之事了必欲再得賢子弟恐天地之菁華不繼而有唐亦無

此福祚矣天豈區區爲一人計哉然持此意以讀是書又不禁爲作是書者掩卷而吞聲也

曹操司馬懿高歡宇文泰並挾震主之威懷自危之心握固權勢不敢稍釋雖終身北面迹同䟦扈嗚呼非甚盛德烏能當此而無慚也乎古人云願相公無權有以哉至於劉裕則游行綽綽朝廷方感德慕義之不暇乃及身篡弒而後快覩曹馬輩猶在天上子孫自相屠戮殆盡元凶劭尤爲開闢未有天之報施彰彰哉

盛滿難居成功者退雖古聖人不免存形迹之見權勢之難居也如是三代後如諸葛亮郭子儀之主不疑人不忌亦以其盛德所致豈曹馬輩所敢望然跡同䟦扈而及身篡弒猶有所顧忌而不爲也若劉裕而下尙何說之辭運會遷流不極不止夫固有莫可如何者矣

新安呂某與郟縣劉太史有親誼求爲其父作傳辭

強之曰衰老須藥力助之乃可呂饋遼參一兩友人尤之曰是以貨利市也太史曰彼擁厚貲屬我以乃父重事而畧無所致意於我何爲也哉曰不太多乎曰彼擁厚貲屬我以乃父重事而至有所儉嗇於我又何爲也哉且吾與若素交好所以斤斤者爲義非爲利也樸麗子曰劉先生名德碩望其所持當不錯然薄俗重利遺義少有需索動致紛紜盡己而畧無所責望於人不亦可乎諺云世上若得人情好賒得

去物不取錢推此以往何所不宜哉何所不宜哉

財之自我用者必愼諸己而罔敢揮霍財之自我得者一聽諸人而無所責望是意也雖不能至然心竊懍之矣

陽明待江彬畧無所阿見其正包容之未嘗顯與之角見其大與彬大閱徑就上座見其精或曰徑就正位非顯與之角乎樸麗子曰將士耳目屬於一人彬方包藏禍心若一據正位則威權盡歸之矣其不讓也蓋勢所不得不然非動於意氣而悻悻爲無益之差池也其所爲者大也

宜顯宜晦或屈或伸此處具見眞儒作畧非曲儒俗士所能知也

傳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胷而欲出其妻聽母言而止此蓋周之末季或秦漢間曲儒附會之言也曲儒以矯情苟難爲道往往將聖賢粧點成怪物嗚呼若此類者豈可勝道哉

袒胷小失也出妻大變也矯情者害理大賢不爲

輩縣學署東臨巨浸種蓮其中特築小亭開窗對之及花將開輙爲人折去余旣揭帖窗外聽人採取復出截句於亭有云可見人家亦愛蓮亡何小厮以童子折花偶喝止之其家大咟余微聞之閉其窗曰吾不以目害心

樂與人同心貴善養

有明宏治十八年間論者稱其百度俱舉觀先端肅公奏議畧知其所由來公遭逢明聖言聽諫行其經理庶務眞欲盛水不漏及武宗嗣位歸休農桑堂中年已八十矣日與朋舊飲酒賦詩精爽不衰似五六十歲人一日閱朝報見逆瑺瑾亂政氣結胸臆而卒嗚呼還念生平成之何其難今敗之何其易安得不氣結胸臆耶

成之甚難敗之則易雖曰人事豈非天哉然八十歲老臣回念据拮君國倏付逝水回天無力砥柱

何人氣結而卒亦可悲夫

昔在封邱同學張晴皋索書兩爲書皆不喜又言之余曰拙書都不中兄意未審兄之所以見屬者何耶晴皋曰如垂香樓詩稿中某書卽佳耳愕然答曰是余沈醉後書也若是字若不是字若是我書若不是我書是書殆不可得

是偶然之化筆也卽再遇沈醉後恐亦不可得

貧自好惟貧擡舉人是言是也然終不若富之教之

及有恆產恆心爲萬世不易之論先儒所言蓋爲學者立一矯強法使志節之士步步做逆挽工夫耳豈可以盡概之人人若盡如此便是富不如貧之說揆諸洪範嚮威之用亦殊不合先儒誘掖婆心欲堅人骨力往往立論矯枉過正聞者驚怖河漢或繼之以揶揄與所謂下士聞道大笑者又自不同故畧爲分晰之

豫章省浯先生每自誦云除死無大害到乞再無貧

一人作而言曰語爲吉祥滋厚福先生奚爲時出爾許語先生曰福不福在天吾欲服此二語作一碗定心湯耳夫從來難堪之挫摧莫如岳忠武于忠肅而二公皆以一笑付之如此而不動心此眞千古定心湯也每見人臨小拂逆輒慼慼柴搁胷中忘魂喪魄何其蔽蔽古詩云隨時愛光景其孤負好光景也不既多乎

只是所見者小故有排遣不去處然非可強也若

強爲曠懷亦何足貴

信如賒物不取錢語則人情當無不美雖奸狡之夫無自起波可並游於湻古之世若無懷葛天者也然財物謂之泉貨取其流通相準爲人世之用如此好人情今豈可一日行乎哉是故士君子於辭受取與間操縱高下自有權衡非貪人所可預亦非俗儒所能知

此便是眞實學問

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獻魚受而懸於庭又進出所懸以杜之魏時苗爲壽春令之官乘牛車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犢是淮南所生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當隨母不聽由此名滿天下或曰懸魚或性所不嗜抑與意違儲之用拒來者未爲大失留犢則眞怪矣彼其意不過以此力取異於人人耳史稱由此名滿天下將無世間暾名客固不可不如是乎樸麗子曰世俗尚新奇而棄平易不如是烏足名滿天下乎

情不可矯矯情多由於好名即非好名已非中節之和行即不能無弊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已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觀孔子之言知所見者大可以爲法矣

劉瑾必欲殺劉忠宣都御史屠公執律謂瑾曰查律劉尚書無死法瑾怒曰即不死得毋戍耶譴戍甘肅未幾赦還赤水之言正而裁嚴而不激妙在聞瑾語隨之而不與之爭斯忠宣所以生也任事易濟事難濟事必賴曉人此事張胡不能及李范亦不能及也屠公可謂曉人矣

曉人辦事只是因時勢而與爲化裁不執成格若執理任氣欲成事而反至敗事轉以氣節相高亦

不自克之甚矣

漢宣帝尚文法而疏儒臣旹元帝爲太子嘗從容以爲言帝曰儒臣俗士不諳時務往往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我漢家自有家法本是王霸兼用奈何純效周治乎壞吾家者太子也樸麗子曰宣帝之言固遜純王之政然在斯時亦安得不如此乎道無常格期於濟務握珍饈而飢不如食粗糲而飽也

宣帝論俗士數語確中經生家流弊故曰識時務

者爲俊傑然亦必有純王之心因時勢而出之則霸術莫非王道若心非純王之心而曰王霸兼用其隱以鑿國家之元氣爲不少矣嗚呼此人心風俗之所以不古也

善氣迎人親於骨肉兵氣迎人毒於鋒鍔仲爻可謂知言招懷匡合皆善氣之布濩云夫一氣動乎詞色性情之間而天人之應立至蓋氣與氣相交而順逆見順逆見而吉凶生自然之理也羅念菴云屠狗人

空手入市則羣犬吠而隨之必其形已變也善惡之相感微矣哉

氣即心性所流露處天與地一氣相交者也人與人亦一氣相通者也明道一團和氣想見一家一人之模此物我所以無間也其由來不外一誠蘊取不得

有偦生以事牽累在縣余憫之以便言於縣尹釋之復有二偦生亦罣事中求爲一言余曰此案前已爲縣言開脫偦生三人矣豈可再有所請其人復浼相好者固求且言厚有所酬余笑應之曰事只論可與不可何得以貨財相買乎客去矣幸異日以他事教我

知止不辱君子焉可以貨取

或謂樸麗子曰每見子與人接人或吶吶而子剌剌究其所言亦止平平何也樸麗子憮然爲間曰僕無似爲世所擯凡所相接皆於僕有緣者也士吾與之

言功名農吾與之言耕穫工吾與之言斤削商吾與之言買賣且復欵語二氏旁及雜流時忝游戲諧笑云云都漫然無所關檢豈直平平而已哉子之言意在相規僕亦自知其非是顧惟老子婆娑遇物爲盡苟非頑讒不類不欲以冷面冰人

堯夫到處嘻嘻延平晚年家居隤然如田夫野老我不作町畦於人人誰弗暱就於我人我浹洽所謂薰德而善良者或庶幾焉冷面冰人究亦何益

一生懇學使補考遺才學使侮其老厲聲喝斥之繼以嘲笑聞者攢鼻居亡何學使者奏事失指罷去其子亦獲罪當死營救得末減遂癲瘋不知人事倘卽陳希夷所謂與物難堪不但傷身定害子者耶

觀學使事使高傲者戒與

虞公爲相數以書招張敬夫欲與共濟艱難不答而上疏論列時政之失使帝察之虞公豈畧不可與言之人作此情態讀史者頗爲虞公前業亦奚啻鼻飲

醋醋耶敬夫當時所稱大儒大儒舉止固應有異與世之盛也士大夫和衷熙績國家將亡人情乖戾上下睽孤雖在賢者亦所不免悲夫

敬夫之不答或是於心有未安處然已不是又論列時政之失使帝察之抑何不近情耶學術之戾與國運之衰與

嗚呼十年之計廢於一旦朱仙班師可以已矣忠武功太盛名太重勢太震忌之者眾檜之所以必欲殺者也計忠武此時雖如少伯之五湖子房之赤松猶恐不免和議成賀表末後云云誠爲壯烈抑豈不可少自抑閑乎樸麗子曰余聞省菴先生言野史載檜獨造滕高宗云岳飛今日說迎還二帝明日說迎還二帝不知二聖還朝置陛下何地帝意遂大變表末二句高宗無顏復與公相見而檜置身無地不殺公兀朮寢不貼席雖欲不死其將能乎斯君子所爲撫卷帙而流涕者也然而稱情而談死且甘心陰霾晝

冥天崩地塌何用生爲公固籌之爛熟

忠武事論者不知凡幾各有所見至此段造膝數語悖理喪心信如是高宗眞匪人哉結末六句確得忠武心事

學以處事也一鄉先生汲汲編摩雖博極羣書遇事茫然是人也幸而牖下終老不過一窮措大出則人己俱病矣是謂以勤學廢學吾夫子憂學之不講非不講學之憂而憂學之不講也學之不講不如不學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若以上句屬知下句屬行便易啟口耳之弊博極羣書遇事茫然亦無足怪玩其語意乃曾子為徒會文而無與身心者杜其弊也若曰君子之以文會友也即其以友輔仁云爾仁在文中不在文外故曰約禮是博文的主意博文是約禮的工夫

未信而勞且諫民以為厲君以為謗甚無謂然此等豈是悭流聖賢垂訓於世間英傑特地關心大抵自

古格言至教決不苦物即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到此時定以不得死為苦耳古之人或視如歸或甘如飴良有以耳

人而英傑較庸碌者奚翅什伯又奚暇多求乎哉然而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時多不遇堯舜湯武之世其間敗壞天下者大半出於英傑之人夫至英傑亦敗壞天下其他何賴焉故聖賢於此等人特地關心關心如何亦惟是斂其才抑其氣從千折

百回後歸之於德德立而才渾焉然後出而用世只是性天作主因應咸宜上下交孚而昇平致矣不然執理任氣英傑何濟故又曰聖人惡的是豪傑

釋氏有言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座靈山塔好在靈山塔下修余少時以為然迄於今五十有餘年矣亦不得以為非然蓋即道不遠人學求放心之意而陽明子所謂個個心頭有仲尼也

但釋氏之修離物以為修吾儒即物為修一踏實一蹈空遂判天淵耳是故大學着落在格物

知意身心家國天下皆物也誠正修齊治平皆格物也大學只是明明德明德着落只在此

孫夏峯與茅止生會江村鹿伯順處止生曰劉元德四海無家以一言結無地樓台願卧元龍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屬之元德我三人亦各有百尺樓不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答曰吾欲郭汾

陽李臨淮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靜王伯安矣夏峯
曰郭林宗陳太邱是吾客也余方書此客問於君何
如余笑應之曰吾自有鄉先生焉其張子房司馬德
操乎

各有所寄託志事所同亦時地所值也

馮猶龍所輯智囊有用之書也周易開物成務極深
研幾然其意多隱是書乃宣言之余少而樂觀焉今
老矣時還取讀每至肯綮處輒咏浮白搖膝長吟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口占云汝賴閒人野老
裝亂頭粗服甚頹唐一般蘊藉無人見斗酒微吟看
智囊

時勢所值無慮千萬應之之道亦豈一端而已要
恃有智焉是智也雖間以術數總不出德之藩近
是輯智囊者智誠高人數倍哉達權通變所見皆
大先生以爲有用之書誠然

中秋既望月光入我幃闥明白如晝小步庭中偶憶

李舄輓蘇文忠公聯云皇天后土鑒一生忠愛之心
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諷誦數過忽慷慨俯仰
掉臂長吟聲殷梁壁不禁涕泗之橫流也

迴環往蹟撫念生平不禁曠百代而相感

好樂者愛之至也愛至則不能無恐懼恐懼則不能
無憂患恐懼憂患中安得無忿懥四者環至循生而
心之神明喪矣故曰心不在焉心不在焉者心死也
心死而身亦隨之耳目口俱失其用非死而何欲正

其心者宜以屏除好樂爲第一義

惟天生民有欲凡聲色貨利與一切日用所需莫
不有好樂所在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好樂
而有所則恐懼憂患忿懥環而生矣屏除好樂四
者俱絕然所謂屏除者亦只是以義爲主安之以
命杜絕顧外之私而已若以冥情爲高則又大誤

岳忠武智勇絕倫生平議論與其他一才一藝莫不
逈出流輩自古凡若此類未有不大顯鑠於世者然

三代後全者幾人若抑塞不爲世用尚可粗安然亦必坎坷必無諸福之集矣世嘗謂一分才一分福此言非也乃是一分才折一分福耳

才而以識量濟之庶乎免矣抑塞數句是先生自慨　才豈真折福乎哉蓋才者少不才者多故才者人之所忌自古皆然末流尤甚坎坷奚怪焉然此亦自有命焉耳

王偉之才高出一世觀其作詈其亦張賓之流亞與

然侯景猶非石勒之比而欲因之立功名愚矣且夫朝廷已與之盟拜大丞相喻止援軍矣哀我憚人汔可小息背盟而成一語禍極滔天止爲小人之尤厥後釘柱鉤舌而死不亦宜乎

夫才而無德奚可哉才而無識又奚可哉三代後非無才之患然往往失身匪人且極其才之所爲更至有悖理喪心而不恤者身世俱害才何有哉故才必如諸葛武侯識德俱優有才而不爲才所使始爲三代後第一流人物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同一背盟也留侯以安天下王偉則贊成貪亂者也才失其正毒人適以自毒則卽謂之無才也可

續樸麗子下

樸麗子曰素位中有理焉循其自然而無所違素位中有欲焉順其自然而無所矯故所居易也難莫甚於徼幸徼幸卽不能不行險卽行險保能徼幸乎不能徼幸枉爲小人卽能徼幸亦是安危利災大抵君子步步便宜小人步步喫虧彼昏不知詡詡施施然亦未有竟至不知者

到喫虧盡處定有悔悟之日然已晚矣

鹿江郝先生云人生陷在苦海怨天尤人履危蹈險夫子特示一方惟求本分無虧自具海闊天空境界愚謂人生莫苦於求人雖智勇皆絀惟在我爲可恃耳只須方寸間一掂量運轉卽得

素位而行自無入不得然談何容易惟是遏欲存理漸漸尋得頭緒耳

安成有七世進士坊立坊後無復登甲第者新安呂氏科第坊亦然或曰造物忌盈或曰彼其建坊時氣已盡也士人曰吾縣令徐公嘗笑之曰吾家自明迄今三十餘進士幾鼎甲幾尙書幾閣老不曾立坊此何爲者旁一人曰徐君亦在科第勢位上掂撥正恐笑人者復爲人所笑也然科第坊楹聯云文穆之傳多相業東萊而外有儒宗特提文穆東萊固自輕重較然

觀忌盈氣盡之說安得不抑然自斂觀輕重較然之說安得不皇然自修能自修自無虞不自斂矣

祝髮者曰吾鄉有呂太守者於里黨貧困者之求無弗應也必盡其力自江甯歸七子皆豪蕩田園日落嘅然曰自吾兒失之不若自我失之也歲大饑盡鬻其產赴江南船粟而歸賑其宗族鄉黨全活甚衆樸麗子聞之起嘆曰是人所稱呂翁子中篤者也是大智慧能因敗以爲功

苟皆豪蕩產雖豐何益苟不豪蕩產雖不豐何妨況自已失之則積德自兒失之則積惡積德者有

轉機積惡者有餘殃得失較然太守固計之熟矣
湯潛菴作司空時勅家人毋得張仲誠片紙隻字即
事差投遞哲人嗜道如此耶而夏峯云吾交江邨二
十年今見仲誠又一江邨仲誠晚年道日章雖伏處
下僚罕所設施固已巋然隆重未可云世界茫茫知
己何人矣

仲誠之學不泥史册不拘迹象獨見真切故其言
皆從自心自性中流出畧無一點腐氣觀所爲理

學宗傳序探源透頂獨標真諦真見道之人也宜
兩先生契之深矣

嘗謁本府太守李公令與二府倅同見府倅當行叅
禮余旅見三恭而已既至庭余立門限外二人禮畢
乃入出客問何以行禮告以故客曰同恭不可李公
謙於几拜者必答拜此方跪而叩首先生獨立亦不
可先生固爲得之李公嫺於禮豈藉是以觀先生乎

樸麗子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余不敏少有志於學雖
黽勉不遑冉冉至老未敢計及於修名比者謬承嗜
痂之癖聲譽粗起薄命人蠅頭微名亦復何堪又素
門下位性復迂謹而所在猶如里黨人情翕洽七十
餘歲老人耳聰目明手足輕健日委身太和中惟是
讀書談道寄情詩酒俯仰寬然傳曰外甯必有內憂
是以常懍惕惕耳客曰人間一分名簿上三分命蓋
義存折罰云先生頗有所折罰否徐答曰其有之然
亦僅矣此實彼蒼格外之仁力從末減感激高厚益

用黽皇

名之所在人爭效焉不足效而爲人所效其傷實
多宜造物之忌之也蓋造物所忌者浮名耳若名
由闇修而得何忌焉

孫夏峯云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怪
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余觀自古小
人之毒君子至不可言彼亦人也何至於此蓋亦君
子之毒有以挑動之君子亦有毒乎曰君子性偏氣

盛加以急名譽而求大快於心遂不覺恐而毒發小人從而益甚耳生平不作皺眉事是言也由不爲已甚來

性偏氣盛急名括盡三代後君子之患故凡大有造於國家之人皆存乎量而量原於識識進則量進必於大本大源處有會通而後不以斤斤自鳴故學貴識仁

尤西川謂講學是解縛法有世俗縛經傳縛師說意

見縛縛解方可言學陸子減擔亦此意擔非所擔視泄泄者何加焉夫仁爲已任重擔也擔重實輕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晦翁作昨夜江頭春水生艨艟大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倘即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也耶

一向縛束於經傳師說中至是縛解矣知道者曰此晦翁聞道時也豈虛語哉

龍谿王氏曰千古聖學從一念靈明做起保此一念靈明謂之學以此觸發感通之爲教隨事不昧此爲格物不欺此爲誠意樸麗子曰一念靈明知也保也觸發也不昧也不欺也致知也知非他良知也致者致良知也一部大學致知焉盡之矣陽明一生宗旨致良知焉盡之矣龍谿此言透快精確萬古不易使讀者手舞足蹈心花俱開

靈明即明德保也觸發也不昧不欺也即明明德大學十章皆明明德功夫即皆致知功夫故曰得

其一萬事畢

繁文縟節曲謹小諒與夫一切特節奇行自周末教弛世所崇重大率不出乎此至程伯子盡數廓清故稱明道焉斯其直接鄒魯處也即其所謂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莫道語近禪關非深造自得元氣會合道不到倘亦庶幾無意必固我而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者哉

道者率性之謂所謂純乎天而人不與也宋儒惟

明道無憾焉

嘗有所訪不遇其同寓有司鐸者在焉顧其氣貌不可近詧叩里居姓字乃年家後輩也始粗修賓主儀余遽詫故去嘆曰人不知學詩書適以長傲士子少識文字弄筆墨輒自矜大訑訑拒人廣文爲無氣官乃亦復如是也耶

詩書長傲訑訑拒人以所見者止此也若稍知學則知其可醜矣故人不可不學

趙中令補掇薦牘必得請乃已其人卒稱職世皆稱之以爲深識定力久矣我

高皇帝不以爲然著論嚴斥之大哉

王言蓋凡事到必難行時略放鬆一步徐徐圖之亦無不可執之太堅有似角氣以氣角氣變而愈厲夫苟角氣雖所持甚正而自古能有所濟者幾何哉

趙中令之事遇聖主猶可後世以角氣而決裂天下事者不知凡幾是烏可爲訓

高宗嚴斥之非苛責人臣也蓋鑒於往事而爲後世慮者至深遠也

有鄉先生者樸麗子之故人也與其地二三少年辨論事理鄉先生拍案大嘷余適過而聞之少年去觸窗揚聲謂之曰白頭老儒稽古窮經方落落執數寸管欲以進退百家乃爲鄉里乳臭兒爭是非作聲色乎甚非高明之所宜出也鄉先生即趨出握手曰吾過矣一時急不能耐遂被黑風吹入羅刹鄉先生出

時猶帶怒色謝過後斛然間氣貌雍雍如常余戲拍其肩曰此老故不失爲傭中佼佼

唐虞三代道行於上天下同風三代下王迹既熄百家爭鳴即以孔孟爲學者亦復妄分門戶人持是非道不可不知道又安能使人人盡知哉

艮知艮能孩提皆具然而疑似毫釐之際夷險常變之遭畢生莫能造其深而詣其極故須學焉惟有志於其深也與其極也然後凡夫讀書考古尋師訪友

汲汲討論折衷者皆學中之事無志則一任悠悠忽忽汨没於俗情浮氣中饞挨到老斷送一生

致良知決不至遁於虛陽明所謂八條目工夫都該在內也遁於虛者無志致良知也

五代時南唐國勢日振諸將請藉兵力乘亂取中原南唐主僾然曰朕生長干戈中血戰二十餘年目覩殺戮之慘今諸侯方有分地疆場粗定願卿等無復出此言我不忍聞嗚呼大哉王言此實天地父母之

心也衣被無窮可不謂之仁乎

鴻溝既畫張良背約追項王先生不以為非而此複云爾何也蓋垓下之役一舉而開數百年太平之業南唐時非糜爛其民以求之不可故不同耳

夏峯先生講學百泉上晚得潛菴逸菴諸君子其道大光海內莫不知有夏峯先生也至於今益顯同時有樊隱君者在浮邱稱其為孔孟的派乃屏迹桐柏山中抱經而歿與荒煙野蔓俱泯滅矣

同師孔孟一顯一晦時耶命耶非先生表出之千載下誰復知有樊隱君者

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期以百年然而七十稱古稀者何也傷之者多也曰勞曰耗曰逆曰滯傷飢不與焉勞則竭耗則散逆則亂滯則結皆死道也人既有生則有生之趣趣者中心融融造物之生機也趣非君子不能得得趣者壽

所謂養德養身是一事

岳忠武誓欲迎還二聖又請建皇儲忠在此得罪亦在此于忠肅對北使曰賴天之靈社稷已有主矣忠在此得罪亦在此或曰忠肅勢不容不死忠武請建儲帝曰卿專閫於外此非所得言忠武下殿面色如土已知帝心啣之矣當斯時也可以止矣嗚呼是言是耶非耶要亦悲忿無聊者之所為欷歔而出之者也

夏希革冬毨毛禽獸皆有自然之享受而人多不免

於飢寒者豈造物者獨於人有所靳哉夫人有心思耳目手足之用卽其希革氄毛也棄其用而嬉造物其柰之何是以古人有言曰民生在勤

心思耳目手足各有其用而惟心思之用爲大學是已其他農工商賈之類皆耳目手足之用皆可資以養生雖大小不同實共湊成一箇完全世界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缺一不得棄其用而嬉是謂戮民

鄉有燕賓者置席先祠側饌具祀而後及賓或叩其事於樸麗子答曰別具饌祀先可也以客饌祀先不可也曰茅容割雞供母遺客何爲曰茅容孝敬其母客爲輕今特延賓於家而使食吾先人之餘可乎然而賓卒食焉不大介於懷者彼其所持者正也嘻世事含糊八九件烏可切切焉就繩墨以深求之也

事各有天然之裁制焉本乎命率乎性非載籍所能具亦非人力所能與也燕賓本小事然斟酌一失其宜心之用便難裕如矣

儉以養廉固爲美德抑量入爲出所以足用也然苟節嗇籌度至於斤斤焉浸薄胸次轉不如揮霍自喜者猶爲彼善於此夫制節謹度愼始慮終不亦善乎但因其所至輕累及其所至重自古賢達之士有一如此者乎

昔居京師一同年顧余旅次天涯萍水中不覺油油然有親密意自是數相見余周旋都在形迹外而同

年雖復欵接不免有落寞意竊有所未愜於懷中夜思此忽汗流溼被嘆曰吾過矣同年了了我乃被槼檢點在下邊同年乍遇何親密之有

自名利心熾交遊徵逐類以文貌相市貌邇骨肉而心隔楚越炎凉世態中誰敦古道以痴情婆心致被冷落愚已然非學道功深鮮有不尤人者先生可謂能自克矣

高晉既得罪抄沒其族叔擁厚貲逮審嚴刑以需至

徐陳其與晉年相當自幼同學相善入學如何中舉
如何至作宰山右曾赴其任贈路貲六兩而還問官
曰誰與汝道家常速將平日與晉交通情節說來對
曰犯人若道並無交通情節大刑立加今舉生平與
晉實迹一一挨敘其間有無交通情節執事自能詳
悉而得之問官默然挨敘如前直至晉作總督拿問
不復語問官沈吟少時旋謂之曰第如此乎吾即依
此陳奏揮使去大難猝臨隣里狂奔而神閒氣定辭

色穩舒始終無少變動蓋有養之士也司獄司雎陽
張端云

神閒氣定數語可以出生死離患難然非養之有
素安能猝辦故人不可不學尤不可無養

蔡九霞廣輿記序軒軒霞舉能自攄其意以出彼其
囊括古今包舉宇宙豈直便便誇腹笥之富爲文人
騷士掞摛之資哉第儒生蕭然一室偶有所撰述而
自序之不過明示其梗概使讀者知其意之所存而
已斤斤與 國家典製互相比校矣爲其詞爲剩其
意爲多揆諸孟氏之書無亦心之稍放矣乎至其末
言心同理同放之乎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九州之外
九州之內莫不廓然符合是謂言之有物可稱知要
而忠襄公之淵源不其遠與

或稱陳北溪無不讀之書無不格之物座中一杖者
曰無不讀之書心役於書無不格之物心役於物心
日奔放於外而所以主乎身者何也晦翁言吾門之

士臨事不得分毫氣力身己無主何有氣力北溪其
甚者耳究竟書亦不能無不讀物亦不能無不格

聖人時至事起自能開物成務學止從大本大源
上徹悟縱讀書格物亦止體當吾大本大源所在
耳學不知要矣可哉

三原王端毅公著有石渠意見其生平磊落確實遭
逢明主宏治三臣與劉華容馬鈞陽並爲一代名臣
冠冕可謂盛矣然亟亟刊行諫草毋已而不爲吾君

地何其好名之太甚也坐此明良之遇幾至不終論者烏能無遺憾乎是可惜也

一事不檢不免抱愧完人可懼哉

所貴乎聞道者何也蓋身世多危舉足卽分得失聞道則有得而無失平步四達處處康莊此其所以貴也

得失以理言非富貴貧賤所得與得乎理則安失乎理則危斷斷不爽非深於道不知也

子產哭子皮曰惟夫子知我韓昌黎惓惓致其情於孟東野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恨諒哉抑余有所聞張無垢編置南安步帥解潛因不附和議忤秦檜謫此三年矣見先生大哭曰潛之心惟天知先生曰但求自知何必天知由此觀之天且不必知何有於人

不求知於人並不求知於天乃是爲己之學

鄒忠介負過人之質好讀書屏迹龍泉巷衣環木葉照讀力敦名義奮發前修惟是少講習磨礲之益專己守殘翹然自多夫當其披肝膽直言天下事磊落壯烈生馳令名沒贈美謚誠英異士哉然徒以一番意氣流光閃閃畧無所裨益於世而卒阽危潦倒流離客死豈不惜哉嗚呼倘亦所謂無師友則愚也耶

學之於人也非止以濟世亦所以安身也至學焉無益於世並危其身安賴有是學哉嗟乎學術不明害至於此豈僅無師友之患師友或在古或在今惟師友不得所宗之爲患耳然猶有說或問所

宗在程朱乎曰否在陸王乎曰否在孔孟乎曰否然則一無所在乎曰一無所在究亦無所不在無所不在實則一無所在

醫藥以療疾而居宅亦安身之要務古人相宅而知衰旺有由然也安成王氏世傳風鑑陽宅尤精余與秀才王之菴同學鷺渚畧聞其要領復叩之笑而不答徐曰趨吉避凶兄亦庶幾其可矣顧欲盡吾術耶其法以八卦輪流左旋分東四宅西四宅坎坤震巽

如上元坎坤震則兌艮離爲背元巽乾爲將來巽於震爲接元餘可推

爲東乾兌艮離爲西而運轉三元坎坤震爲上元每卦二十年巽乾爲中元每卦三十年兌艮離爲下元每卦二十年歷六十年爲一元一百八十年爲小三元三週五百四十年爲大三元天地轉關也當元者吉勦元者次吉如今歲道光十一年辛卯係下元艮卦當値自甲申年起至甲辰年止勦元者兌離也餘可類推背元者凶凶者無弗凶也吉者無弗吉也東爲風則西爲水風施而水受施者來也引之宜空廓

宜開路宜立門受者止也塞之宜杜截宜築墻屋鑿池沼

國家無大威權則政事不立必啟內外之侮漢業衰於元帝宣帝已預知之唐有天下屢興屢替至文帝遂不復振無他仁弱也鹿江邨云辟人可也莫道貴賤不分是盛德事其義所包甚廣江邨每發此捧喝正是俗士頂門一針是故下車泣罪其事近嫗三面祝魚其事近巫古聖當不如是

寛猛交濟恩威並用治道章矣國家承平日久人心積玩生偷無威權以整飭之朝野上下綱紀不立仁柔之弊與戾虐等先生發此段於晚近所關尤大

有採玉於山而喪其資斧傀焉廢於中途惝怳狼狽其友唁之復握手語之曰兄方欲得拱璧連城而乃不能自保其行李耶一笑而去樸麗子曰語有之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張皇千里之外而患在几席

之下世事大都如此耳採玉者其將奈何而其友之言婉而多風使人挹絜不盡有味哉有味哉足爲趾高氣揚窮大而失其居者頂門一針

不學者舍身心不顧却向外圖名圖利悲已其知學者又不知從自心自性中體驗於時勢之間却向書册上求聖求賢其失居一而已矣

鄉人稱孝廉劉星槎父早卒事其母左右承歡能得其心及母卒寢室中所有一切幃幙几杖茶鼎酒盞

等物畧不移動晨昏省視毎飯必祭三年如一日樸麗子曰余初至鞏星槎見過見其人沈靜淵雅重之訪其鄉人得前所云云以手加額喟然嘆息曰爲人子不當如是耶是可以教孝矣

星槎吾輩神隄鄉先達也刻勵淸謹司鐸南陽貧苦終身合讀此段可無愧於孝廉矣

樸麗子游龍山拜王蒼谷祠徘徊久之觀四壁圖書之錯落與其外山水之雄秀慨然嘆曰人傑地靈可

以登高而賦矣蒼谷與先端肅同朝爲後輩端肅行狀蒼谷筆也蒼谷官至大方伯依然儒素端肅身歷四部門無侍姬食不兼味斯所謂素履與迄今流風餘韻並披拂汝頰間亡何一鄉貢後生至問作舉人當何如曰如作秀才時既去謂同游者曰只一作字已爲舉人所動再進再動不數進還有我否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坐此耳哀哉

龍山劉翁杰年四十時得一弟方嬰孩撫養捧復不離左右少長應出繼旁門翁悽慨對諸親族曰吾父逾花甲後生此子今以予他人耶伏地慟哭諸親族嘆息去及授室擇上產分與之余爲作荊花吟有句云若向紫金山下過荊花村裏再聞香今八十餘猶矍鑠能健飯也

晦翁謂子靜實見得道理所以不怕天不怕地胡喊亂叫黃石齋以爲傳神寫照之筆而 本朝河南大中丞姚公至今民猶歌思不忘也然當時屬僚多

不悅嘗聞一縣令感頌曰幾個蠢百姓被渠護惜得像親兒子一般斯言也卽以爲善頌也可

今有見子弟蹈於水火而不胡喊亂叫以拯救之者豈情也哉子靜惟見得道理眞故救世之心急天地皆理也何怕之有書云若保赤子赤子卽見子也愈蠢愈親

客言一達官夢中大叫某咬我脅醒瘡隆起痛不可忍謂家人曰余令某縣時嘗怒拔一人鬚至盡咬我

者是也樸麗子聞之怵然若傷拊肩謂客曰出乎爾反乎爾虎豹噬人亦爲人噬是固然矣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聖門學主求仁若平時目用誦習問詈一存省詎至是耶士大夫閉目冥心於詩書弦歌之際一旦藉勢恣睢以逞毒人而適以自毒也豈不哀哉

誦習不知存省藉勢恣睢縱不爲人計寧不爲已計耶讀此段可悚然懼矣

史稱魏高祖親任賢臣從善如流嘗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與物能是二者則雖胡越之人皆可使親如兄弟矣及伐齊殂於穀塘彭城王勰徒御卧輿出入神色無異太子至乃發喪即位咸陽王禧謂之曰汝此行不惟勤苦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初魏主伐齊假勰中軍大將軍辭曰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求而得何否泰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樸麗子曰嗚呼若魏高祖之爲君彭城王之爲臣三代後未有或之先也豈不盛哉然高祖志欲混一寰宇移風易俗而草創未就中道崩殂魏之不能比隆於殷周也天也

樸麗子曰骨肉天親總無絕理苟有一線之路可通亦當委曲優容以需其機之自轉迨其機之既轉則如嚴冬大寒中一點春光復馴致花開滿院矣荊州刺史巴陵王子響有勇力好武事左右數十人皆有

膽幹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械長吏劉寅等密以聞子響殺之齊王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率數百人撿捕勅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所謂天下無不慈之父者耶諧之至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此轉機也且有勅旨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勞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執其使噫亦

太甚矣處人父子之間自非有胸無心誰能狠戾斬絕如此子響怒遣兵與臺軍戰而自操萬鈞弩射之臺軍大拜略死然仍乘舴艋至建康欲自明竟不得一見其父之面而死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王思子響因嗚咽流涕嗟乎齊王自哭其子何與他人事而余讀史至此亦不覺嗚咽流涕者何也豈非以其事大不悖於倫理而有傷於萬古之人心者重歎不見子響

之可怒但見子響之可慟不仁哉尹略君子以爲尹略非人也地獄之說若真正當爲此輩設

魏王慧能爲滎陽太守十年農戰兼修歸附者萬餘家宋人縱反間不行復遣刺客呂伯元刺之慧能疑收得尺刃伯元叩頭請死慧能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伯元無以制後慧能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捍蔽何憂乎後慧能卒伯元守其墓終身不去樸麗子曰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豈篤論哉王慧能足稱卓犖呂伯元亦人所難能觀二人之事覺皇初正復不遠雖古之仁人義士又何以加焉

客問曰吾鄉有某人者年壯而身逸居尊而養厚眾皆羨之而彼嘗慼慼攢眉嚬齦若重有恨而無所聊賴者然樸麗子捧腹大笑吶吶無言固問乃言曰吾聞之福者德之致自古未有無德而福者也是天道也而人事因之子試度之若彼人者若不自尋苦惱

如此則其福量爲何如而天道不幾或爽乎哉

小人常戚戚不常戚戚何以爲小人既爲小人安有不常戚戚乎哉

夫游戲之極何所不可清潔所鬱激爲昏狂士大夫旦夕不檢昏氣乘之甚至晝不見太山百昌枵然乾坤無色昔人作危語曰盲人騎瞎馬夜臨深池豈若是乎哉

十丈光明錦儲之無道至使破壞是謂敝錦持以與

人猶不如綾羅絹布為無用也夫物而無用真不可
與然彼誠錦也見之者不得不鄭重而愛惜之曰是
猶是錦也夫是猶是錦也夫

夫錦其小焉者也抱美質而不學至為廢人何以
異是

樸麗子讀書三峯山與友人觀學宮諸儒先傳見過
目成誦或日誦數千言之類友輒嘖嘖歎曰聖賢真
有分豈容強乎至司馬文正每日讀書不過數行特

指而謂之曰溫公何以如許鈍友復云四書如天書
未易曉曉且難何從學之乎少選友以踐諾故持蓋
衝泥下山樸麗子送諸大門之外執手而款語之曰
是行也非所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乎友舉目瞠然
若有所省

闡發良知指點親切學豈遠且難乎哉

古人亦人耳耳目口鼻之所同嗜未必大遠於人人
但其詳不傳所傳者僅落落數大端論者於古人見
其精未見其粗而求之也疎於今人見其精並見其
粗而求之也密故古今人本不甚相遠而自論者觀
之則如河漢之不相及

此段道前人所未道

銖銖而計至石必差寸寸而量至丈必失天下事固
不可太細密太清白太細密清白未有不立致紛紜
者也書言敷教在寬又云有容德乃大而周易保泰
始於包荒此天道也不如此何以為京師謝東山故

不俊俊

綱舉者目自張遇事無大識量斤斤比較鮮不僨
事故以曲謹者任重猶不如疎曠之為得

王文成公執父喪賓席間用酒肉湛甘泉面非之公
唯唯謝過而已甘泉出門人問之公曰為吾親而來
者豈可使與孝子同食樸麗子曰始余讀書至此瞿
然不能無疑既而忽豁然有省曰此真是矣道固如
是之易簡乎信如是也吾道自此太平矣

爲吾親而來者亦吾親之屬也使與孝子同食可乎而賢者有不喻何也成法泥於中而靈明有所蔽故也

作事不求濟不慮敗信已以往而曰行之自我者當如是也迄濟濡尾何利之有夫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凡事皆然不第行軍已也明之一代其間士大夫偉然負盛名於世者其於遺大投艱時往往以決裂而失之事僨身辱害及於天下國家而自古聖人所以

惓惓垂教之意微矣嗟乎任事而不審時徇勇而不好學執理而不通情弊之所從來也久矣

此弊先生屢屢發之一片婆心千古若揭究其由來亦祇學術不明之故此樸麗子心書之所爲作也

司馬公作御史請焚天下葬書而呂新吾力詆斥風鑑家言以仁義禮智爲龍穴煞水非不正大然信如是則周公營洛邑何以取背邙面洛澗東瀍西公劉之陟巘降原相陰陽而觀流泉者亦奚爲哉葬書言鬼福及人穴吉鬼福是亦安親之大者世間亦不盡不肖子孫停柩覓穴以祖父屍骸求利益也相傳北宋末吳景鸞上言皇陵王氣已盡獻一萬年吉地坐妖言死獄中所獻地卽明鳳陽陵也此實忠謀安得爲罪想是如溫公一般議論意見撐橫朝廷搢紳間故鸞不免耳天不欲以聰明全畀一人優於彼則絀於此有所明則有所蔽若司馬公呂新吾之於風鑑

是也

龍穴煞水天地自然之脈絡安得無之但貴賤有等必無倖獲覓地者宜量德量力無涉妄想無用陰謀吳景鸞之言固爲不誤然北宋若得一萬年吉地恐亦無此國運也固宜留待大明

東坡與賈芸老書云處士貧甚爲畫古木怪石一幅開覩可飽否如有好事每月給米三石酒三斗便可贍之不則使雙荷葉收貯俟添丁長付之雙荷葉芸

老侍姬添丁其子也東坡自重其筆墨如此蓋墨寶也不知此畫今尚存否抑是書也惓然有以見古人友誼之厚

唐天寶間長興沈氏畜一鵝雛其母病卽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銜草芻列前若祭狀長號而死沈氏異而葬之名孝鵝塚觀此不覺淚涔涔下爲題詩以旌之有至性所闕難自已物猶如此况人乎之句

誠能動物觀鵝雛事今日讀之猶令人淚涔涔下

也

文中子與人欵曲而待其曾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周濂溪胷懷洒落一府皆傾而陽明在龍塲土人鴂舌鳥語久而益親是卽舜有膻行所在成都之意儒者若不透此關與世隔閡動致紛紜無子之温而厲過之威而猛恭而不安正恐是一矜爲累耳

此學術誠僞之判亦人事通塞之機

塾師入塾怒甚二客在坐問曰先生何怒也塾師撚鬚自顧曰彼何人乃亦敢侯我蓋里中有優者憇卧道旁見塾師過趨前致敬也二客粲然而出一客曰優之品固下矣恭敬亦非耶信乎愛不知惡惡不知美之言耶抑何其僻耶一客曰若能人人愛知惡惡知美世間那弗風平浪靜自古天下國家爲僻者所累而僻者不知也而人亦未易知也而於僻者或矯矯鬱爲民譽矣

觀塾師言其所見已淺末後客所云云確中後世

學道之弊愼勿一往而不返也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斯時也不聞孔子出一語豈所謂遂事不諫者耶孔子請討陳恒公曰告夫三子告三子不可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其他亦無一語將聖人御事固有分寸而生長收藏天地固有自然之節奏人弗能違耶昔人云天下本無事人自擾之耳觀於孔子益信

凡事到不可爲時其氣機發見於外深識者早一

望而知之可已不已徒增人己之病耳然非純乎
天不雜以人鮮有能中其節奏者
萬石之舟藉帆以行不得風則帆亦塊然無用之物帆之不可無風章章哉聖人能爲帆不能必風於天然雖不能必風於天而能必天之必風則第善視吾帆而待之豈遂卒困於行乎哉
道非權不行君子藏器以待時轘轅返駕青牛出關偏熱心人會冷宜熱而熱道在

熱宜冷而冷道在冷英雄慷慨豪傑意氣無有是處嗚呼斯之謂與時偕行入而能出者與
英雄慷慨豪傑意氣到底有益耶無益耶試取史册中所載歷驗之
或曰昔有人問謝顯道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不絕某則斷此已二十年觀此顯道勝伊川與曰否既不勝則此亦無關輕重乎曰然然則傳者奚爲記此曰亦是一些小得力處即受用處也獨不解上蔡奚爲斤斤以此自與師長相比較耳
樸麗子曰嗟乎壞盡世人心術者豈非利哉且童穉皆喜有如性生何哉然而國計民生莫先於此雖大聖賢大豪傑非此寸步難行余嘗游墟市間一老人言金錢世界聞之刺骨痛心然得謂其言之非是乎哉人既不能遺世而獨立則其取與出納間固亦學者切心致力之實際哉
利之一字壞人心術在此鍊人心術亦在此不妥

取不妄與眞學問未始不從利中淘洗出來夷甫諱言錢淸談所以誤國也
宋高宗深湘東王繹之流亞耳復然死灰拮据江表倚岳武穆以爲安及其既安則陽合而陰與背馳秦檜知之武穆不知也至精者愚也夫當其建儲祓斥朱仙班師擬諸孔子之時豈直受女樂三日不朝已哉韓蘄王西湖遊遨若絕不知天下事者不其遠與嗚呼進退存亡之機未嘗不與吾性情相參蓋其道

難言之矣

二帝蒙塵豈臣子安樂之秋武穆蓋不爲身謀者也至被斥班師猶不忍置身事外忠悃不可及矣然卒於國家無分毫益徒以死殉意者値天翻地覆之時生亦何爲武穆早辦一死來耶故必忠如武穆而後明哲保身之說不足言

項羽因惡草具謀臣疏間卒以滅亡李懷光因犒師菲薄致叛青菜白腐胡紘與晦翁因之成仇夫飮食

口腹君子之所甚輕而小人之所甚重故精力萃焉孫高陽督師關門朝廷遣中使勞之時軍中方禁酒肉待之無異食中使不悅歸而讒搆滋起論者謂高陽生平鍊達深穩此等刺頊儓夫銜命而來何難爲特設一饌哉此論未爲無見然以高陽之明豈不知此大賢固未易窺測想當別有道存

晦翁之待胡紘高陽之於中使二事實令人滋疑或曰我行我法成敗命也亦是然又令人思孔子不置意者當年時勢所値後人不盡悉耶

甘食悅色人之常情陶淵明好讀書既云好與食色詎有異乎然食色之好有厭時讀書之好無厭時故書重焉至若伊唔以取科第非好也急利祿也既得利祿則各徇其意之所喜而棄置之矣相傳張曉樓通籍後酷嗜葉子戲然猶不廢書固爲彼善於此然其好讀書終不如其葉子戲也何也若好讀書如葉子戲豈復爲葉子戲耶

人心理欲分主輔酷嗜者性情以之也酷嗜葉子戲則嗜葉子戲爲主而好讀書特其輔耳其故在好讀書而未深於道

舉天下之人疏爲十分耆年者約不過一分耳飢寒荼毒與夭札疾病刑戮者二分其他七分皆爲酒色財氣死酒一分氣一分色二分財三分嗟乎死生亦大矣人奈何不自珍惜而以父母遺體輕擲於糞土中哉

十分就一世統計之也若一人所犯者其多寡分數又各自不同學者當自審而自克之

男以氣爲本血常不足然氣之所附者血也血耗氣必妄作故男之病不一治法亦殊大要以滋陰爲先吾宗丹溪焉女以血爲本氣常不足然血之所根者氣也氣逆而血必亂行故女之病不一治法亦殊大要以扶陽爲先吾宗東垣焉

一日與府學陳漢策謨會於公所漢策曰諸務倥偬

不獲就館相與談道論心樸麗子曰吾輩因公奉檄在此日所營繕趨蹌皆道也即皆心也更復向何處談道論心漢策唯唯首肯起立云所行皆朝廷典禮道根於心心外無事心外無道

樸麗子方飲酒大嚼一生進曰肴嘉乎曰嘉酒旨乎曰旨醉乎曰醉矣曰旨酒嘉肴而醉猶握杯不止得毋情恣而蕩乎樸麗子作而言曰嘻余平生貧困抑塞茹苦辭甘迄今七十有餘歲矣既老且憊無所求於肴之嘉忽得嘉肴因而嘉之無所求於酒之旨忽得旨酒因而旨之恣啖痛飲以極余一時興趣之所至誠爲疏於檢制然而偶爾作達如此亦僅矣斷斷乎且夫食甘飲醑情也亦不得謂非性也情得而性行乎其中矣吾惡夫鑿性而溺於情者又可矯情以牿性乎哉矯情以牿性其覡覡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相去幾希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夫子第告以顏回好學而

不言其所以好學若非哀公問則其義隱矣今其義夫子已自說出曉然明白猶須後儒擬議耶胡安定掌國子監命諸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吾惑焉　本朝方靈皐苞過鄭縣訪仝車同遇二人講靈皐文各執一說以問靈皐俱不以爲然因疏舉其義二人怫然曰君非方先生安知此哉靈皐默然去或曰本人自解其文而不信可怪哉又一人曰此猶不足怪彼實不知其爲靈皐故耳若知其爲靈皐安有此耶然

如胡安定則又何說

四書五經布帛菽粟也左史莊騷綾羅珍饈也蘇李陶謝太白少陵之詩甕頭醽醁醱醅新綠也衣布帛食菽粟時進綾羅珍羞興至隨意飲新綠數杯自韶齡至白首日日享受未嘗歉缺人生世上如此當復不惡

以先生之學之才未及用世徒使寄託於經史詩酒間雖復不惡亦可慨矣

不窮理中之欲則疑似以爲理而吾性失矣不窮欲中之理則矯揉以爲理而吾性亦失矣二者交失然前之失易辨後之失難辨告子以食色爲性疑似以爲理也以杞柳爲性矯揉以爲理也後學多旁門大約不出此兩途一失於疏疏則放放則踰閑一失於密密則拘拘則鮮通夫聖人從心不踰賢人謹身寡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除此三者外物雜言龎如治絲而益棼

祛此二弊率性之道出矣此樸麗子心書之所爲作也

書家有清和朗潤之言而見世之有德者動曰道氣道氣者大概不離乎清和朗潤者近是清和朗潤見乎面而心可知矣得謂非有道之士乎哉然人孰不欲清和朗潤而卒不得者蓋極難耳若之何其可也曰第取其有害於吾心之清和朗潤者而力克之使不爲吾心之害則其於清和朗潤也何有

害之者有二弊上一段是也

安成王惺菴者博洽士也以所著書呈學使學使嘉歎遂出示亟稱其書令闔郡生童共爲矜式惺菴一老明經自是望重南州樸麗子曰余遊豫章嘗見其書大概詮疏圖書象數雖頗精該而於敦行實詣未見宣發蓋亦第二等筆墨也然彼學使何人乃能爲人倣美若此故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若有能爲第一等筆墨者正恐曲高和寡如葉公

好似龍者見眞龍則驚而走耳
有達官窖金宅中子孫不知而問巫巫漫應以有將待有福者及金出粲不勝舉乃一浪子也不久耗費都盡或曰官若不貪安得如許富此金若畀有福則爲積金以長子孫豈天道哉然此金歷久無災無害第使浪子消耗之則彼達官者想猶非十分貪惏放恣故從末減
樸麗子曰昔在廬陵至鶩湖拜文丞相墓徘徊左右

抗聲誦正氣歌山谷皆應又於文山上公祠中讀公紀年錄壬午下書曰是歲春作贊擬臨時書之衣帶間即孔曰成仁云云末書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附載鄧光薦傳畧曰公正月二十後病臥右臂患癰痛甚南八仕於朝者奏請釋放爲人臣好樣上令千戶所且好好與茶飯者公使謂績翁曰吾義不食官廩數年矣果然吾且不食遂止十二月初七日司天奏三台折初八日上召見公長揖不拜或以金撾撾其膝堅不爲動上曰汝在此久若能改心以事宋者事我令汝與中書在一處坐對曰天祥受宋朝三世厚恩今事二姓非所願也上曰汝何願曰願賜一死足矣麾使退初九日叅政麥述丁力勸從其請上可之宣使金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卒之日大風埃晝晦年四十七或曰公之在獄也張洪範數請開釋而姚許諸儒方向用何不聞一言及之樸麗子曰文山作梗本朝臣子蓋所難言抑文山以死爲得君子

愛人定不姑息也且矢黃冠備顧問之言若遂雖於義無害終不足色亦烏能貫日月而塞蒼冥如此其盛者乎
氣數已到盡頭處再延一刻即覺其贅噫文山死矣噫文山幸死矣
理學宗傳云逆瑾竊政一日賄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塘獨長揖瑾怒不以賄受扇者復跪謝塘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翰

林何塘僕則以爲眾皆跪而又跪我獨長揖固已介然不苟於君子立身之道得矣不必喝斥眾人渠未嘗以姓名問我（一本蓮大怒下有問我爲誰眾莫對云云）我亦不必挺身出對揆諸夫子邦無道危行言孫與其所以待陽貨者似猶不免氣魄用事爲賢者之過然僕近於風燭學鈔亟取文定此事大書特書所以憫夫奴顏婢膝者之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而大爲之坊亦矯枉者甯過其正之意不得已也而人亦有言孔子之待陽貨

惟孔子能之未至於孔子而欲效之鮮不躓矣信斯言也孔子之後不聞復有孔子論語之書奚爲而作乎不直惟是如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曰民則盡乎人矣非必賢士大夫也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所以處中也無大無小皆有中庸人人有人人之中庸即人人有人人之權諺所謂三條路中間走是也脫有過不及立致紛紜而說者謂惟聖人乃可用權則中庸宜爲絕德夫子亦何怪民之鮮能

也哉且中庸之外豈別有道而夫子又何怪由戶者之不由道哉夫聖人之書所以裁成萬古英豪世之硜硜者誠不足與議而磊落志節之士又過執學不躐等之說使皇皇明訓視如畫餅尼山道上遂無人行此可爲有心者蹙眉而道之者也

士希賢賢希聖安勉原有等級然人性之善初無所謂等級也孔子之權亦祇是率性而出人各有性有時不爲物欲所牽即愚夫愚婦亦時時離權

不得不過大小精粗之判耳而必謂惟聖人乃可用權是自外於性道安在其爲中庸乎有明小人之禍多是君子激成之文定之學總由於聖門爲仁之旨欠體味故其待小人未免尙意氣而忘遠慮豈知黨錮之變清流之禍小人之毒天下其初嘗因君子之意氣開之乎即此已非一體之仁矣易姤卦曰包有魚旡咎曰包旡魚起凶又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嗟乎易象垂訓豈祇爲聖人

告哉明道云學先識仁夏峯云學要直入聖人之室安有許多等級此皆從性善二字斷取必如後世之說是將闕里杏壇栽滿荆棘而驅天下於斷港絶河中是真可悲也已

樸麗子曰余之封邱訪前明黄都堂故里慨想其爲人相傳其巡撫延綏時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嘆息曰健兒貧至此吾何面臨其上乃預給餉三月嚴核諸將扣剋人人感激願出死力爲黄都堂

一戰嗚呼其俯首嘆息也良心也其預給餉嚴扣剋也實用也有良心必有實用至人皆舍死欲爲一戰此等士卒一以當百

心之靈曰良知其不能致者物欲間之也然只是良知未真切真切則誠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致字固在其中矣

樸麗子曰戰國四君信陵稱首漢高帝所爲置守塚世世奉祀也其却秦救趙非生死而肉骨哉及趙王掃除迎公子公子引過退讓言有負於魏無功於趙至使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趙王公子並有古人風可以敦薄矣惟是晉鄙之死大不厭人心非侯生公子斷不爲此但侯生既爲公子畫救趙策即不容不竊兵符竊兵符即不容不椎晉鄙晉鄙死侯嬴豈容獨生嬴之所以自剄與嗚呼此之謂士爲知己者死

侯嬴之死向來以爲怪事由此言之豈徒然哉然

此段亦祗是就事論事無容深求

宋義不聽項羽之言遂下峻令孟浪有取死之道夫起事者本項氏也義以羇旅突據將壇未饜衆心項羽責以逗留未爲不是奈何遽欲斬之乎當是時羽不殺義義必殺羽其勢然矣羽即帳中斬義頭矯詔持號將士疾馳破秦羽之才智不及此竊以爲范增教之也然無彊不可使皆斬之令增雖教之不能用也不觀鴻門之事乎

惟智者能見事於未形不可使皆斬之令事之已形者也

昔人有言曰一人只管一人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非恕也理勢則然夫因人之不咸而我病焉者惑之甚者也是故君子開懷春温閉目秋冷道因時異我何與焉斯亦明道所謂萬變都在人其實無一事也

聖賢於人無不盡之心而有無可如何之勢惟見

理明者能脫然而無累

天下一情之所融結聖人無處不情長然情易溺也肆焉而益偷儒者矯枉過正往往至於不情覺日爛雲燦桃媚花明莫不盡態而極姸者頗爲多事無裨於世教或從而橫決益甚矣故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

情不可溺亦不可矯知聖人亦人則知其日用間定不違於人情而後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無復

過湯武以時勢言

有橫決之虞矣

或曰茲有人焉責以公誼則取齊以自擬戒其冥行則謂律令經訓皆虛語將如何樸麗子曰之人也吾不敢知其前蓋法少伯對吳使也其後蓋法荆公行新法也之人也吾不敢知抑余有大懼焉曰何懼懼其貽害也封豕長蛇不足喻其毒

初沛父老率眾欲立高帝爲沛令高帝對父老之言婉而壯沈雄而有體可知平日狎侮隨便作戲耳一

遇事如泰山喬嶽鎮撫中天矣及爲義帝發喪慟哭盡哀將士莫不感泣過曲阜以太牢祀孔子是萬世之木鐸實始高帝特表章之之力也凡此皆所謂天授不減湯武而詳校其功績殆將過之要都非湯武以下之英君令辟所可企及也

秦火後聖道荒蕪雖高帝天授之姿不免遺憾然眞英雄人必非小節所可拘一遇事而本眞畢見矣帝素不學即數事觀之謂之天授誰曰不然

高帝見儒衣儒冠者輒欲解其冠溺之輕儒甚矣然其太牢祀孔子也又謂之何可知所輕者腐儒耳今有人勤誦讀廣著述箴銘儒先語言矩步方行自謂儒宗在是矣及遇事非手足莫措即泥古不通此非高帝所欲溺其冠者乎飾邊幅飭繩墨稱先則古而不諳時務儒不幾爲虛設哉故學期有用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比周驕泰聖人特爲判清鄉愿似忠信廉潔聖人惡

之大抵學問之醇疵人品之高下都不在形聲迹象問鏡照面不照心聖人照心不照面也孫夏峯與人書稱其不入會不受請二事如嚴霜峻潔愛之敬之復言亦當問其立會請客之意意果無他何妨應之人之失足權門勢燄者爲利耳如以明白坦易之心出之隨地維挽何處非學問所及之地所及之人願更進此一步

一部春秋褒貶之嚴較量不出心地間觀夏峯與人書何等圓通然其嚴辨於方寸地者固毫無假借耳形聲迹象何足據以論學哉

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皇后崩逝　勅詔過百日薙髮期在八月初十日及初六日縣令知會本日薙髮教諭芳問故蓋有委員自府中來已薙髮也越二日與寅僚相會爭問何以不薙髮答曰感風寒頭痛耳既退門人復以爲問答曰奉　勅有期改期亦必奉　勅今未見　勅不敢不及期仍初十日薙

髮

於不薙髮見其方於感風寒見其圓若以已是形人非便不是

樸麗子曰余遊安成聞一日者預推云來年九月九兩箇麻子一壺酒至期果然茲所謂一飲一酌莫非命也耶夫天之於人無弗愛也尤注意於善人其日用過活默爲籌度審矣然操若權衡必無濫斑若能於此無所沾拖挂累便可向荊棘叢中掉臂游行

樸麗子曰君子無入不自得自得謂得其理也理卽道素位者之所行也正己無求正己則得求人安能無失必至怨天尤人行險徼倖反復洗發一自字坦蕩蕩自得也失則戚戚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亦此意一點方寸地立判雲泥孔子子思孟子看透人生得失之樞為君子慶幸為小人愴懷特地提呼欲使顛沛流離之徒一轉頭而奠諸衽席之上

理欲顯判憂樂顯判賢不肖顯判此豈難辨者而

人不知也卽知之仍信不及也豈非求得之心累之與今設兩人於此一循理一循欲循理者豈必不得卽不得而不愧不怍循分自安到底將便宜占去循欲者豈必皆得卽得之而患得患失儻來儻去到底將不便宜占去歷觀往事固已不爽而安危利災樂所以亡者卒不肯回頭一顧不至載胥及溺而不止也悲夫

樸麗子曰欽明濬哲何以與人同禹稱神禹何以途之人皆可為之理障不撤此類皆成誑語程明道體認天理陸象山力提本心撤理障也至陽明直揭致良知之旨人人各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為善而去惡則理障盡撤矣六經者所以闡發此良知記載之昭示萬世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愚夫愚婦同此良知特能盡致其良知並未嘗於良知有所加而人亦何不可學之有夫舍窮經稽古之力與愚夫愚婦較論良知曰人人皆同無分高下但爭能

致不能致耳其誰甘棄之我故曰陽明大仁人也義之盡也功在萬世也

良者天理也性也知者虛靈不昧也致者擴充其虛靈不昧以復性而全天也知愚賢否良知各具於中士農工商致之各如其分仁義禮智信皆良知所固有學問思辨行皆致良知之實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言良知之皆同也孔門言仁曰欲之斯至言致良知之甚易也舉上下古今天下

後世學術治術之要領修齊治平之功能惟以致良知三字該之論學至此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附鄒氏德溥曰從祀四子其品則有辨矣河東薛瑄粹質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陳獻章深造自得語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干胡居仁端慤篤中踽踽自飭抑猶在河東之後乎會稽王守仁則直接孟氏之統無論數子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篤信會稽者會稽之學取

諸吾心之本然者而足一無所假借以爲其約矣然乃隨事而裁之各當其則抑何周也遂探乎先天之秘以爲其微矣然乃即夫人倫庶物抑何顯也懸解獨契直握千聖之心印以爲其高矣然乃要諸衆人之所與知與能抑何平也順帝之則不以一毫人爲與之以爲其超矣然乃反身自治孳孳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是故卒然聆其說而可喜愈玩而意旨愈無窮後生小子由之而可入宿學鉅儒有所不能殫其蘊孔氏所謂下學上達之旨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世人不能掩其勳業則舉而歸諸其才不知此自其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以也自曲儒不適於用而論治者始倚辨乎才矣古者徒稱以道治天下曷聞徒以才哉道之既明何適而不可善乎我皇上稱引世宗之言曰王某有用道學夫均是學也彼何爲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學之大矣

先儒有云英氣最害事蓋爲夫中人以上者言也若學少年之士則必不可無英氣明道云吾門中惟楊應之爲有英氣英氣者進德修業之基也陽明三詩日光玉潔鳳舞龍騰是謂長劍倚天外有吐納風雲推倒英雄之氣

英氣害事爲中人以上者言亦爲處世用事者言也若論入道之姿實非英氣不濟此段極有分別狂狷可入道以此彼曲謹者終歸鄉黨自好而已

理一而已無顯晦升降之殊宋如范文正司馬文正當時所稱爲道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然不入道學傳豈道學作宰輔卽不道學耶將勛業足以掩其道學耶卽此可見宋立道學傳之非是徒滋異論起爭端耳甚無謂也宋史道學傳卽前史儒林傳也稱儒林爲是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安得有升沈顯晦之殊其殊焉者則爲曲儒爲伯術其不殊焉者則隱居求志

行義達道之士也

於未顯仕者立道學傳勢不得不於已顯仕者再立名臣傳然名臣中不道學者多道學者亦復不少則道學不轉爲名臣掩耶夫道學者名儒也名儒可爲名臣名臣猶是名儒今判而爲二則明新一理窮達一致聖訓皇皇皆將棄如弁髦矣此風會所以趨而愈下也抑何悖哉抑何悖哉

明太祖嘗稱方孝孺爲莊士以遺子孫建文時特超

相位總天下之樞學術有偏猶不如無學之爲愈

用之與議朝政斯眞大丈夫有爲之時矣然夷攷其行事何其戾也夫太祖聰明神武創制天下陳紀立綱規模宏遠孝武不務修補潤色紛紛變法有如更張不亦悖乎且井田不宜於今昔人辨之甚明愚儒皆知其不可而孝孺銳欲復之是亂天下也至其議罷北方學校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四千年神聖首善之地一旦悉夷而榛柸之何異李斯焚書坑儒哉蓋孝孺爲人强毅介特嗜古而不達於事理託迹孔

孟實類申韓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爲正直之士故得以節義終然而七百餘口纍纍市曹男婦老穉瀝血白及彼其遺毒爲已烈矣

孟子言詖淫邪遁生心害政非胸中八面玲瓏烏知之故學術所關甚大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孔子以時中教天下後世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今學者無論其他卽如學朱駁陸學陸駁朱者各守意見不肯虛心平氣本孔孟以酌程朱陸王之逼其

始相去幾何一旦握樞要未有不至遺害者可無懼哉

犖之節烈康氏舅姑早歿夫亦歿唯一叔十三齡矣父欲嫁之婦不應越二三載復以爲言且曰叔長宜避嫌疑亦不應及爲叔授室慨然曰吾所以不死者爲弱叔也今既成家吾死無憾矣乃縊樸麗子曰余向有言君子不避嫌疑蓋有重於避者不避可也否則避爲愈婦有重於避者也適三學具呈其事請

旌表余慷慨欷歔爲洒淚出評云五年狗夫從容尤難義烈深沉女中奇士

重於避卽不避卽此是時中然非實有貞正之操又不可觀此女子知中庸不可能而夫婦可與知與能

高景逸攀龍諡忠憲過汀洲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倘卽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者耶蓋吾心之神明所以稟承於天者實超乎形色聲臭之外耳而我陽明夫子縱令天下皆反吾輩祇合如此一時骨中利害如洗此其變有加於金革百萬曲肱疏水者而利害如洗豈非本來無一事耶非陽明不足以當此非此無以見陽明性之定也明道發其蘊陽明造其極道之所以歸二明也

道不歸於二明日講孔孟於孔孟終有毫釐千里

之憂以其猶有形色聲臭之見存也

三代而後漢如張良鄧禹耿弇諸葛亮唐如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魏徵宋之韓琦范仲淹元耶律楚材明之徐達劉基皆天生名世以成一代治平非詩書所能啟牖師友所能輔成者也或曰比之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何如曰將毋同曰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古之大賢大聖道統攸繫豈數子所能同曰子安見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不同乎數子又安

見數子之不同於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耶夫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人亦無古今是古而非今貴耳而賤目學士之通患也視古之聖賢若地與天必不可相及卒天下之人自絕於聖賢之途者必子之言也夫

天生名世未有是古非今不達時務者至以數子與尹朱望散同非妄也合前古人亦人段云云參觀之自見擴此眼界而後可與言學

聖賢之道本之以安身推之以濟務雖尢蹈者鮮誠僞攸殊然未有舍此可與有成者也袁紹逢田豐之諫敗於官渡歸而殺豐袁術窮蹙坐繩床上恚曰袁術亦至此乎此二人者困不知反變而愈厲卒至滅亡張繡降復反曹公中流矢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無復敗矣是役也荀攸諫弗聽謝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由是觀之其視本初兄弟何如耶非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耶夫湯武責己其興也浡焉操雖未敢擬此要之與安身濟務之道有合者不如是烏足以削除禍亂雄視一世乎哉

操事以爲反求諸己固已然所以能反求諸己者猶不在此蓋其不取質也謂己足以制繡而輕信之一旦不然始覺其失非如袁術之庸妄從事其不聽攸之諫也謂己之見或過之聊欲一試非有所疾於攸如本初之忌克識量全無也得失之事雖見於臨時而其機早決於平日亦靈與蠢之分焉耳

帝廷明試以功周易無不利功利者莫上下者也古之仁聖賢人大都正誼以謀利明道以計功斯功利悉歸道誼之中矣後儒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徒爲大言耳不謀利利於何有不計功功於何有功利者道誼之載也離功利而言道誼則道誼虛而無所措倘虛詞而藐實務究其害

至於破國亡家魏晉淸談南宋性命所由靡靡也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非正誼不謀利者乎曰何必曰利非不謀利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其爲利也大矣此之謂正誼以謀利

持論不宜太高太高則上焉者必迂而寡效下焉者且望而裹足矣

嗚呼不計事之濟否發言必據其勝曰道固如是是烏知夫道哉耶律楚材之聞屠汴也馳驛力諫不許

又言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實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皆原死文正聖人之徒豈不知帝王之道與物同體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而乃屑屑於弓矢金玉等項爲霸者所羞出何也蓋蒙古主好戰嗜殺其視生靈不如其急貨利不如是則諫不行也其言弓矢金玉也義之盡也義之盡也者仁之至也夫道豈一端哉緩急輕重之間非上智烏從而議之乎是時避兵在汴者一百四十萬戶

權字最緊要人徒拘於未可與權之言便以權爲不可及其實一時離不得特判鉅細耳拘儒好爲美名立言不屑降意此事之所以不濟也

明世宗驕而戾加之以矯誣權臣竊弄威福決非士君子仕進之時也考其時明於出處之宜者其陸文正乎敷詔用皆辭不赴直至穆宗初政爲朝廷一出覩江陵難與共政旋引去懿哉奉道以周旋者矣華

亭徐公階補偏救弊功績爲多然委蛇泄沓其用心良苦嗚呼微徐公無以立臣道微陸公又何以厲士操哉

厲士操者必有相時之識立臣道者豈以激烈爲高

夫國家所乘者勢也勢至易爲力勢過難爲功季漢之勢在得荊益時如漢高之王巴蜀漢中高帝出昭烈入高帝進昭烈退興替決矣蜀於天下十分之一

二耳時過氣衰精銳耗損乃復欲以寡勝衆弱兼强夫自古小之所以能勝大者必昏明仁暴之殊不則出奇制勝徼倖於萬一耳當時兩國之君才德不相遠魏之政事粗亦修舉其士卒固非若牧野倒戈之衆而且將能兵鍊謀臣猛士如雲武矦又謹愼持重不用險計以此欲得志中原知其難也然痛心於漢賊不兩立而鞠躬盡瘁以死自効足以勵千古臣節矣

季漢之勢其來也在得荆盖其去也在失荆州先生於此處每多遺議謂武侯坐視關某孤軍深入而不爲援也然考當年昭烈稱帝至失荆州時中間纔二兩月耳其時西蜀百事草創日不暇給昭烈武矦固未可須臾去也且荆州之失咎在關某不能遵武矦之訓輕與吳挑釁非當時兵力不足敵魏必待武侯之助也昭烈甫稱帝輒失關某於是不以中原爲意移仇於吳此魏之大幸而蜀之所以失亦若有或使之然者至於魏得天時中原旺氣正盛若以天意論之當時武矦即用子午谷之計恐亦未必如志萬一一蹶不振又將奈何武矦之持重似未可訾而天命人事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以泰山北斗之望累累於權門閽寺間始頗怪之今日則否凡人安常處順庸夫俗子皆能操是非之柄睥睨一世而幽人志士不見諒

者多矣然而古今來幽人志士孤行己意不憂譏避毀以自沮亦未嘗求諒於人者何也彼其心誠有所不得已而難以口舌爭也

處萬難之勢必欲伸不得已之心容有爲衆人所不屑爲者但詳察其志其亦足悲也夫

明太祖神武創業振立紀綱正大嚴肅然往往失於暴戾矣明之一代其君自孝宗其臣自名德卓卓諸公外大抵挾帶戾氣上下內外隱相角持盛於嘉靖

極於天崇之世迨至太廟之鬼呼號而出社稷墟血食斷矣此亦太祖有以啟之也自古開基之君其精神意氣與國運相始終云

有明之禍皆君子激成之不關小人甚矣知道之難也其由來亦遠矣

文成王子之平宸濠也搏虎如搏雞所謂多方以誤之濠雖有百萬衆無所措力只一往復疑信間已潰爛不可收拾故陽明之難不難於平宸濠而在處江

彬之讒當斯時彬握重兵據帝側包藏禍心必欲殺先生而卒無恙者何也未嘗一與之角而有與援於內也張永宦官之善者先生因而用之要之雖無永必更有道以處此不死彬手禍及國家彼江彬安能害先生哉觀於微服戒心之義鄒魯之日月本寬也先生講之精矣及平思田謂門人曰當時猶有微動於氣處今處之當更別至人之妙用固未有窮與嗟乎功名之際難矣哉

誠則如神妙用自不可測保身濟國行所無事夫固有所由來矣

樸麗子曰余遊衞源聞一孝廉於廣坐中大言曰凡今所謂理學者無不可惡竊謂人曰魏了翁爲僞君子真德秀爲真小人其惡之也可言既乎第昔之所惡於理學者爲其與己作梗實相水火耳今誰爲理學者猶復嚼齦乎其言狺狺使人驚怖雖然人同名而異情東陵盜跖豈無伯夷首陽山何必非盜賊淵

藪若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如何善山所謂今之號名講學者要其中類無人心則謂之可惡也亦宜但彼孝廉者祇騰輔頰未必有此特識至如儲同人云今竟以不近人情爲理學則謂之可惡也亦宜

爲理學者不必避可惡之名切勿蹈可惡之實

孟縣有湯姓者精武藝其地多師尊之一日謂其弟子曰汝等進退伸縮若自覺得手足着着輕便則得之矣是藝也可以喻道道未有不輕便者也然必非

沾沾拘墟者之所可及夫道如大路惟爭知不知耳人誠知道開目卽是蕩蕩平平何有阻滯就令偶值險塞一轉足來路卽是去路亦無弗輕便也吾觀古之真聖賢必無棘心事真豪傑必無棘手事

遇有窮時道無窮時通權達變隨時轉換精粗異同屈伸隆汙皆道也沾沾拘墟知道者鮮矣

楊子殷官禮曹大宗伯吳公謂之曰聞君守甚淸苦與吾受朝廷大俸不同凡餽遺無礙義者不必峻拒

對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樸麗子曰吳公名德碩望余所素欽其言當不誣而楊君矯矯風節所謂履白雪而方潔者耶是皆表表然於中故當有辨曰何辨曰餽遺無礙於義而其人爲君子也者則吾願從吳公餽遺無礙於義而其人非君子也者則吾願從楊君

君子不與小人爲緣然分內之交際或所不免至於餽遺雖無礙於義而氣味不相投且一假之緣更恐他日有難處之處故不受爲是然峻拒不如婉辭之爲得

人之升沈得喪皆命也一飲一食皆有定額百日之用用以百日百日盡用以十日十日盡額有豐嗇伸縮在人非分之衣衣年者也非分之食食年者也而且有踰量之享受必有非意之災禍是故君子制節謹度尙樸素甘澹泊於焉足用亦以引年明陸文正官大宗伯告歸遣官存問時年九十五矣騶馬郊迎

觀者夾道目爲天人其居恒常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有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源嗚呼此翁之所以矍鑠與

廉取薄享二語士大夫當製爲座右銘

錢塘于忠肅公謙祠凡祈夢者無不立應　本朝李文貞公光地未遇時曾見示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就不成後拜相戊年成進士也又一人爲書曰尙早尙早綠衣人小及登第其座師祈夢時始生也或曰是

不涉於皴弄機巧乎樸麗子曰非也是仁也蓋神明
昭著於冥冥之中欲藉是爲作合之緣温然於斯世
斯人時相聯屬耳

自來有關世道之人神明早於冥冥中預爲慶幸
示之兆固是數有前定亦可見幽明本一氣爲流
通也

耿公（裕）掌禮部儲柴墟（巏）因事爭於堂上公不可柴
墟曰必如是公何異王介甫（安石）公默然良久曰郎

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二公皆賢者而耿公遠矣
宏治朝多名臣而六卿之長尤稱得人天所以襄泰
運也大抵皆沈厚寗謐得力於動心忍性云

宏光（明南渡）草創未定劉宗周以羇旅至憤請復仇
奏劾諸大臣之罪言皆可殺不綦烈哉然自古未聞
用壯如此而可以有爲者也其不死於奸人之手者
亦僅矣當時大勢雖去尚有天下之半拮据圖存猶
堪爲國孤臣遺老忠悃可恃足以整屬人心公與史
道隣兩人而已然史公弱劉公激俱非濟時才尚不
及王謝何論趙岳然足以立名義振勵人紀蓋矯矯
然天壤間矣

德易成名易立惟濟時才卒不易得天耶人耶令
人於邑悵惘莫能已已

郝奇遇世爲農家崇禎甲申聞變謂妻曰吾欲死義
能從我乎妻請先之飲藥死乃詔親族與訣衆曰子
草茅賤士捐軀徇國好名不已甚乎答曰士各有志

豈以死名高特以愧事君懷二心者耳亦飲藥死樸
麗子曰凡死職死親罷必義有所大不容已死安於
生也死恐不得何敢告人死有餘痛何暇愧人郝君
奚死也抑子平家有言祿命盡則死郝君想是數合
盡故如此不然甚無爲也噫矯激輕脫等性命於兒
戲君子無取焉

義無可居事不足訓

樸麗子適一親暱家小醉而返憇盤石上風叟叟而

來忽動於中斥口高歌歌畢復行且行且歌其詞曰說甚麼將才相才說甚麼庸夫愚夫要其分量不甚相遠而確乎有逕庭之異河漢之殊夫何如哉亦惟是時乎不時乎

生平抱負隱隱於一歌傳之

樸麗子曰聞韶不知肉味則孔子知味可知也惟酒無量則孔子能飲可知也委吏乘田則孔子謀生可知也由孔子以觀周公醯醢鹽梅掌之有司則公之

食定不廢烹調設酒人則公之飲定不貴魯酒之薄而且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卽其宮御嬪嬙定不尙黃髮大足短衣椎髻大都聖人皆與人同其不同者人異之耳觀聖於其異不如觀聖於其同同則易親異則易疎親則引而近之而日上㬥入君子之途疏則去而遠之而日下卒爲小人之歸

運有升降道有隆汙士君子不幸生當晚近漫矜過人之奇節宜懷救世之婆心平泉先生深慨士習之弊誤己誤人作爲此書大旨不外去其異以歸於同使人人各得其本心以全尼山斯人吾與之仁而已而此段指點尤爲確切末究言其效而婆心若揭矣

汲長孺黯面折天子長揖大將軍而屈於楊緐論者謂楊緐無賴小人不可以情理喻焉者也譬之油膩近則汙人又如亂絲偶一撩撥觸手盈紛自古君子與小人角不至兩傷不止與物薄而自與亦復不厚

胡爲乎士大夫不幸與此輩相值雖大難堪惟當委曲婉轉度外置之則風波無自而起身世間自覺寬平

豪傑聖賢無棘手棘心事此其一耳

歸震川偶見李崆峒所爲于忠肅碑未數行卽擲去曰那得通余家無崆峒集未審其文果何如然崆峒爲人矯矯立異善使氣事多不通文能通耶唐荊川順之字應德家居日有送新修府志者荊川方浴面側覽

封面標題輒不閱曰大明八修蘇州志而標籤曰姑蘇志不通可知俗士籤耒筆墨如嫫毋著脂粉愈醜㢠德指出不值一笑矣夫文者心之聲所以載道也當以六經爲宗輔之以左國莊騷史漢縱未能登峯造極蘄至於古之作者亦必使文從字順有意義可觀覽大抵不離乎所謂通者近是然如此者實亦未易見莫怪歸唐二老好吊白眼

斯文之重如此

夫宋咸湻之時何時也天子尸位襄陽被圍七年不救當國者方據半閒堂鬪蟋蟀斯時凡在位者進則爲長纓之請退則爲見幾之作他無住足處也文山贛州聲妓必至燕獄鬼火矢到弦上那得不爾然却藉此做得轟轟烈烈遂成振古人豪

大丈夫做事全憑一段至性身家性命皆置不顧使少參以意氣又安能奮發從容百折不回若此

昔文山嘗以法天勉其君此足見文山之法天處固宜與天地同悠久

天台齊宗伯名南少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吏役者執刺以逕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掩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迹耳及入史館修明史因請開皇史宬見公諫疏著易儲十論以暴其事樸麗子曰于忠肅公在明爲第一流獨其

不諫易儲吾惑焉大難猝乘國賴長君景帝之立是也易儲何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乎及見孫夏峯答湯孔伯以爲當日必有造膝陳請而人不知者嘆爲知言然亦想當然語豈可據以爲信乎今就皇史宬所列昭然有若發蒙

大臣公而忘私其心迹容有不白于後世者然幽光斷無久而不發之理固不獨忠肅諫儲一事爲然也

樸麗子曰明世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道學有無用者耶無用猶得爲道學耶然自章句訓詁之學與精力都困敝在册子上內溺其心而外作偶人形尋常著衣喫飯動致倒顛失措遑問有用無用耶抑世動謂迂儒腐儒瞀儒俗儒曲儒陋儒不聞愚儒余嘗有言不圖象山已先言之其言曰今風俗敝甚獄訟煩多欲得其情豈免用問馬柰牛之智愚儒以鈎拒非之則是曲直顛倒奸惡肆行乃謂道耶害道傷治學

者當明辨乎此此尤愚之易見者夫儒爲人之所需而窮經所以致用諸如此類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嗟乎人無師友則愚誰爲之講明也者而安得不愚

道也者隨時適宜期於濟務故不窮也古人豈能預爲後人謀而不啻切切爲後人謀者恃有心與理而已自窮經者不知經因不知所以窮遂至泥於迹象致有溺心喪志之患而理乃滯而不可通此豈經之不可窮哉善乎陽明之言曰讀書能曉得已是第二義讀書要明自家本體能明本體則知行合一隨博隨約一以貫之矣此已講明到十分玲瓏處夫經書所載誰非吾師誰非吾友而猶需外索也哉

雍正十三年癸丑殿試張若靄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廷玉懇求降甲繼以泣乃改二甲一名

樸麗子曰此泣千古人孰不欲其子之貴且尊乃遜讓至於泣何也豈非稔知夫乘除消長之機深以盛

滿爲懼與明相國楊公方開壽筵子慎狀元及第捷杯曰肉爛人散時矣二公之意畧同然則人生之升沈榮辱何異浮雲之往來無定象而豈足措意於其間哉觀二公之事使人翛然意遠然楊公知之明又不若文和辭之固也

書曰滿招損邵子云好花看到未開時總一留餘忌盡之意天道亦人道敢不懍懍乎

嘉定秦簪園大成續娶婚夕新婦啼不止問故曰妾

許隣村李氏因貧休親改嫁竊念身更二姓名節有乖是以悲耳詹圍悚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語之故且曰今夕良晨可於敝廬合卺所有奩資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樸麗子曰觀秦君此舉使人心醉夫豈有所見聞於前而作意仿效之也哉亦惟是力行其不忍人之心而不令邪思雜念得以闌入其中而使薄之耳遂能作得爽利酣暢至於如此何其

懿與想彼蒼當亦顧之而喜爲之囅然一笑

人不難於作好事而難於作得爽利酣暢者不能致良知故也觀秦君事使人心爲之豁然一開秦後中乾隆癸未科狀元

鄉老年五十餘喪其偶遺一女自撫養之衣履盥梳皆與相依爲命及笄當嫁女請終養不許爲擇壻近處里許將出閣相對泣目盡腫合卺日父三往又往外戶閉徬徨達旦門啟遂入屏息臥房外待壻出潛入撫慰良久視其梳洗粧飾畢乃去數以爲常每得一臠之味必攜與女共食久壻厭苦之以語妻妻爲哀陳其自幼相依狀又久之女亦不怡父至或避之或相對不言父怒然不能已仍頻往一日又至女變色曰父何必爾兒始請終養後嫁嫁父意也既嫁矣便爲異姓人人生如鳥同宿及曉各散飲啄期自適耳且人各有嫌忌七十老翁何事不嫺顧乃瑣瑣求敗人意只生一女尚不體悉若有數女將撲殺之耶

父瞪目視女如呆倀倀然走復回首含糊大呼曰我自此去不不復來矣歸數日歿樸麗子曰老人於女可謂情至矣始而壻厭苦之繼而女厭苦之而老人不渝無他其情篤也夫人情各有所鍾情之所鍾實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鍾情之過往往至於失情觀老人之所以待女其情良苦使人感傷若能少爲控制父爲慈父女亦不失爲孝女矣何至煢煢孤息相失如此且父女恩愛無有已時女既無狀少淡斯可

何至飲恨以歿哉始爲毗陽後爲毗陰不節若則嗟若老人之謂矣

仁主愛義主斷離之則兩失宜其有不可行者矣樸麗子方高步乎通衢見醉人橫路卧叫號無狀甚止步欲返一杖者曰子胡爲乎前卻指醉者曰如此安往杖者莞爾小語曰子何不潛身迤而左從其旁見若弗見聞若弗聞也者而過之

杖人之言卻得曲暢旁通之意

自古宦官之禍烈矣然如呂强之剛正張承業之篤悱士大夫中亦不多得誰謂糞土中無菌芝哉有明四璫尤爲凶橫國以滅亡而張永始聽文襄楊一清言除去劉瑾後復能保護文成陽明於羣凶交搆之日而武宗回鑾得終於豹房永有力焉蓋亦呂强張承業之次然上下千餘年間可稱道者祇此數人耳可不懼哉

樸麗子曰人生有涯遭際無涯命之强弱事之吉凶有機緘焉雖大力者莫能與之相爭也豪傑矯强而益勞庸夫頹唐而自廢二者交譏夫强者自强不必算卦推星而無弗强也吉者自吉不必官占詢夢而無弗吉也雖命之理微事會有變而誠能安之若素制之以義則卽弱且凶焉而復有强於此者乎而復有吉於此者乎是故君子之道約而精循循焉日求其在我者而無弗足

盡人事聽天命事以義制命自我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無言姓氏道遇疾雨避鄉坊其家不納公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咲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樸麗子曰鄉人之言甚至吾因之有感焉昔遊京師見車馬塡轟人無緩步蓋只是爲名利忙耳皆六月出門者類夫拔山蓋世無意得雖若非鄧侯誰識無雙國士大抵默默中自有安頓不須人忙然使騅踶跑不任馳驅卽非霸王之騅蕭何不薦卽當跨下終老忙亦何益求則得之而非

由於求也舍則失之而非由於舍也儻然而得亦儻
然而失已爾君子知其然故得不以爲喜失不以爲
戚委身太和中隨緣過活從容閒泰用適於大順
諺云人無利息誰肯早起亦好人那肯六月出門
意然如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則又何說
第持此語人人且不信謂世安有是者究之爲利
早起早起未必即利先生云不須人忙又曰忙亦
何益固是閱歷過語要祇可爲知者道耳

樸麗子游吳楚於越而歸至西華艤舟上岸遇老人
貌古厚風致洒然立而共語自言其初習刑名家言
爲人幕客以糊其口於四方既而悟其非遽棄去歸
老於此又言今儒者家人人讀孔孟之書何未聞知
道者也其無乃汨没於利欲而不返耶抑無知道者
爲之前導耶忽喟然嘆息揚聲曰聖賢之道天地所
以與立人心所以常存而不敝安得竟晦昧隔塞如
此哉余南船北轍幾徧天下矣所在各殊惟開歸陳
許等處猶爲近古世而無其人也世而有其人其在
茲土與其在茲土與
此人殆有識其所謂晦昧隔塞者非汨没利欲之
謂所謂知道者亦非步趨孔孟之謂也
天運五地氣六五六相錯而有餘不足見有餘不足
而乘侮出乘侮而勝負相爭民病生焉治之者在逆
其勢而燮理之夫體靜身涼無病病則熱發治病者
以辨熱爲先凡熱症實者三曰飲食曰鬱積曰瘟癘

此皆邪熱輕則和之淸之重則攻之虚者二曰陰虚
曰陽虚陰虚晝重陽虚夜重陰虚多動陽虚多靜陰
虚發熱陰實則止陽虚發熱陽實則止至於風寒而
熱熱非邪也乃吾之眞陽爲寒所遏鬱而與之搏使
然陽勝則風寒出陽敗則風寒入以扶陽驅邪爲主
能食邪在外宜扶陽不能食邪在內宜驅邪
學術之病亦不外虚實二者治之者亦貴逆其勢
而燮理之故醫道同於相道其理一而已矣

嘗與友晏廣坐中一故人哭至眇其一目不覺涕淚闌干推酒伏案久之拭淚起曰禮云朋友失明則哭之良有以也抑豈非子靜所謂六經註我也耶旋又手巨觥時酒已酣嘻笑謂同座曰適者鄙人婆娑爲諸君觀笑然若因禮經有言勉强而哭却辦不出一付急淚來如安樂公卿輩又當如何舉座皆笑而起執杯相屬曰馬八定要學王平子出語令人絕倒

六經註我註其誠也勉强便是義襲我不能註六

經六經安能註我哉

明中山徐甯武達史稱其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凛凛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撫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効死以故所向克捷又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里宴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還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嗚呼此正所謂彼蒼之所不容輕假人力之所莫能强齊者與天下有大變則大才生豈偶然哉

有明一代中山以武而兼文之德姚江以文而兼武之功中山之功在一時姚江之德及萬世皆關崧生嶽降之奇

樸麗子曰理樂欲不樂理無不足貞遇而安安故樂欲無足時行險而危危故不樂子曰君子坦蕩蕩從

理也小人長戚戚從欲也然人多舍理而從欲者謂欲樂理不樂也欲樂理不樂安肯舍樂而從不樂且夫天下不乏刻苦清謹之士於一切世味介然無所與人見其異於眾也羣推以爲理學而亦矯然自異曰理學理若不在日用應酬飲食作息被色別聲之中株株焉別爲一不情苦物之詣也者由是理遂爲世之畏途而烏識夫理樂欲不樂乎不識理樂欲不樂故舍理而從欲然則知之於人也誠大矣哉夫亦

安得使天下人人而皆知之也理樂欲不樂

必使知理之可樂者安在而後人皆樂之理可勝欲矣若以實不樂者爲樂則言樂適以欺人人誰肯以爲樂哉

黄石齋忠端公初成進士授館職時魏璫肆虐欲盡言報國稿已具因迎母且至三疏三焚之當時以爲怯樸麗子曰人子以祿迎養其母萬里外垂至矣而以國事批龍鱗捋虎鬚致身不顧尙得謂之有心人

耶顧此事不待再計決而猶三疏三焚之以是嘆是非疑似之交盡危極微而能立判於悤卒紛龐之會者之難也

當時卽欲盡言報國亦止以身殉耳而於迎母之意何如故不待再計決

石齋先生學貫天人資兼文武余少時得其古文鈔一册頗殘缺可讀者纔數首耳實宏深奥衍及讀東林列傳益惓惓傾慕其爲人然風格太峻才高而負氣卽如十朋軒九串閭奚爲乎夫才高多忌負氣而人角之相持益厲迹其生平顛頓齟齬亦多歴閔凶矣至拮据海隅翊戴唐王欲撥死灰而復然之斯誠振古人豪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與

才高多忌相持益厲學問之得失在此事功之成敗在此卽國家之治亂因之負才者安得不更進一步

程伯子云吾學雖有所受而天理乃自家體認出來

理而曰天蓋本於於穆而不可以私意與焉者也人苦無理而非理之理殆尤甚焉夫所謂體認者何也天下事有三曰理曰情曰勢天之發動倚著有自然之撰而理行乎其中理有是非衷諸天常非體認烏從而知之所謂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善體認也夫

只是天然之理不假人爲理情勢俱存乎其中此處正不易體認人亦自不肯體認耳

陽明子之謫龍場也瘴癘與居魑魅與游而且多意外摧辱岌岌乎不可終日因自爲石槨以待盡噫可謂困矣然而窮居三年磨鍊出繼往開來學問掀天揭地事業豈非困之所以成之與孔子曰烈士不困行不彰陳蔡某之幸也亦二三子之幸也大抵人生險阻艱難之境皆彼蒼所以玉成英流大丈夫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何時非揚眉吐氣

學術之弊久矣即天生豪傑不免爲世法所拘不

有龍場三年艮知安得出頭不有艮知之說天日何由復見知龍場之困天之所以開天下萬世也

孟子末章本論語末章以立言見知聞知謂知道也道即治天下之道是道也必不可不知不知道則雖有願治之主靖共之臣而至治之澤不可復見孟子此言非合古今聖哲而考定品題之也其所以爲斯世斯民抱千古之憂者至深切矣然自是有治統道統之分吾不能無疑焉道行於上以治人道行於下以治己雖有廣狹舒卷一而已矣如何區分必强從而分之治爲何治道爲何道

斯道也孟子早即所舉之人參差不齊中隱隱寓之蓋祇是時中而已分甚歷治統道統其分焉者不知道者也而天下因之嘖嘖多故矣

道光甲午秋八月望樸麗子成帙　初以房塌幸免感天地再造之恩不敢虛此歲月嘗有詩云沈思測帝載怙冒知何如無計酬高厚還成一部書

至是書成

接歲元日昧爽題詩云空庭寂歷覩茫然抱此區區祇自憐倘有癡情消未得還思敦迫叩諸
天

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正月朔旦肇縣教諭馬時芳設几肅衣冠出其所著樸麗子十九卷陳於上焚香稽首虔告於　天此條從芝田隨筆補出

附誌

求人則怨尤必多安能自得乎自得者正己而已故曰射有似乎君子反身而誠孟子之自得也自是厥後周子常泰無不足程子晨夕怡悅邵子到處嘻嘻皆君子之嗣音乃其所以然者何也夫見其大而忘其小非周茂叔乎能堪人所不能堪非程伯子乎求人信而人不知非邵康節乎凡此者大率皆從不得意時淘洗出而其容貌形象間亦有可得而言者濂溪光風霽月明道一團和氣堯夫空中樓閣並足使

百世而下瞻仰不盡昔余屏居又損菴酷慕諸先正風流不揣固陋思欲竊取萬一書門楔云須撲去俗塵三斗要飲乾醋醋十壺而卒未見湊泊也如何如何甲午新正望前三日中夜夢航海遇颶風舟幾覆徐徐泊岸而登見一道士披髮跣足過我前蹀躞拍手而歌其音琅琅可聽醒而紀之不解所爲稿失已久今忽拾得益復惝怳既而思之不覺瞿然四顧仰天而嘆曰嘻道士之歌其殆知我當厄示以朕兆轉

相慰藉乎蓋夢之次日黎明住房崩塌幸不死感天地再造之恩因續成樸麗子十九卷是書也內多寓言而生平遭際畧具於此大抵皆從拂逆困衡中千錘百鍊恐力討論稱量而得之其言頗不儳儳未敢謂與道符合也亦庶幾叩心而出疏發諸義蘊不狹不溢粗無憾於懷來耳道士之歌其爲此乎其爲此乎然吾又烏從而質之烏從而信之故是夢夢丁酉重陽見吾道人識其歌云咄咄無端怎麽過這般没

情致講張多變態爲鬼復爲蜮百折千回演成好把戲這也短嘆那也長噓却不知道是艱難中弄出一椿大好事不覺淚紛紛忽然笑嘻嘻前後通盤計好奇異咍也不枉莽男兒一番孟浪討盡了齷齪氣破几破硯破椅住房崩塌惟下榻處獨完余尚未起房中諸器物俱破印盒去枕尺餘亦從旁擊碎印飛出二三步外榻上余幸免糜爛耳甲午正月十三日七十三歲老人芳識　人說原來世界寬也曾屢次費叅觀忽然又見房中物任是愁時也喜歡

是書也凡意之所欲申與夫卷曲不得於心者稱

情而談畧不閉匿非云騰口蓋不容已庶幾少祛遺憾嘗中夜焚香稽首開卷而質之於天性是茫茫世宙寄託無所有奄在茲知之者何人竊恐他日祇流落作人家覆瓿物亦復奈何雖然嶺雲可悅石氣自青吾將抱此區區以終老矣

濬翁跋 王濬泉新鄭人名鈴舉人李文清公在京邸與商訂陽明之學 又平泉先生別號濬翁未知孰是

馮虛子曰樸麗子一書余不足以知之然往復尋繹粗有以得其大凢焉曰渾精粗合內外徹幽明

平物我契天人一窮達言近指遠詞少而意多其於道也濬源溯流稱情而出昭昭然若發矇矣吾師平泉夫子居又損菴中七歷寒暑著樸麗子九卷越三十有三年甲午春又續為十九卷吾師青年嗜學白首不怠用力得力畧見於此書其間議論透出一層功夫追進一步大約博覩約取默會自得順情協理期歸至當其於斯世斯民之故成敗德失之機固已悃悃款款不遺餘力矣

道光戊戌九月門人劉瑞律頓首敬跋

平泉先生樸麗子一書力辨理中之欲欲中之理闡明率性之道而立言之體美無弗備早已膾炙人口矣然能神而明之默會自得者自文清李公暨

先生高弟敦五馮公諸人外指難多屈其故在心之不精而非關言之不備也不揣固陋已取樸麗子前册摘要錄出而偕注之謂即此已足揭　先生之苦心標斯道之的傳而善身世之用矣癸巳夏復獲閱樸麗子續集其寄意益深其用心愈苦竊嘆

先生憂世之心之無已也然區區終恐務於博而率無所得輒復擇其尤要者錄出十之七八循前例贅以註語其他或說非特出或意涉重複者仍畧從删節以此書未經付梓固爲　先生未定之本也吾輩讀古人書但求洞澈本原自能因心作則徒務博覽而未有心得或道聽塗說或刻舟求劍旣讀以後與未讀以前器宇識量未見判若兩人雖博亦奚以爲哉至此書皆就實事發揮無語錄空談性命之習而性命自流行發見於其間撤盡理障中道而立厝契默悟惟俟能者從之耳甲午季秋中浣末學子忠氏載識

余賦質魯鈍兼汩舊習不知所謂學又烏知所謂道
光緒乙未春因　師子忠先生得讀馬平泉先生
樸麗子一書暨　師注語心欣欣不自禁畢平日
所不敢一言道及者今始知聖賢之道乃愚夫婦所
共由而不容自外躍然曰是即中庸所謂道不遠人
者乎流連省覽莫能已已顧此書舊無刻本爰與窗
友吳君新甫請於　師剞劂以公諸世則是書不
沒於六七十年之後如前跋所云流落作人家覆瓿

物或不負平泉先生憂世之苦心與

光緒乙未秋八月中浣後生王樹森謹跋